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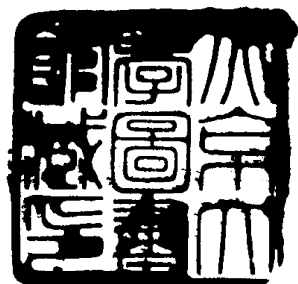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七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B62/0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七六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群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二)

不著輯者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賈性刻本

.....一



群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

(二)

不著輯者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賈性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羣書集事

淵海四十七卷》提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二

臣門

明辯

明見事情能辨別者

顏回聞哭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曰也孔子曰曰何為而叱曰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曰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曰何如曰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賈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邊子辯辛櫟之非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羨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邲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邲子南宮邲子曰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無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曰曰吾欲室之佚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孟子辯萬章非孔子之非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頻雖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  
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  
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齊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  
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昭奚恤知詐

楚國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請  
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  
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  
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奚恤曰請而不得  
有說也非如何也

郭躬議刑

郭躬字仲孫為郡吏辟公府奉車都尉實固出擊匈奴騎都尉  
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  
明帝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  
得斬之帝曰軍征按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  
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兵事呼吸不  
容先聞督即具漢制禁鉞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

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  
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部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  
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罪重詔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  
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誤於事為誤其文輕帝曰章與囚  
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若王法  
天刑不可以妄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王重榮報瓜士唐書

王重榮唐僖宗時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殺武冠軍擢  
河中牙將主何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輒之士還訴於中尉  
楊玄英玄英執重榮讓曰天子瓜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  
姦盜孰知天子瓜士具言其狀玄英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  
更設於府權右署

錢惟濟服盜宋史

錢惟濟字嚴夫真宗時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  
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多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  
盜以左手舉匕筋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  
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帝聞之謂宰相  
向敏中曰惟濟守郡親明辨後必為能吏矣

劉天孚按實民田元史

劉天孚字裕民世祖時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官陝都  
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校屯田臨潁  
鄧文公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為古屯陳于中書請復  
禁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為辨其罪章數上乃止

王忱辯詐元史



王沈字允中幼讀書明敏有才識世祖時平章趙璧引見沈  
潛邸語稱旨命宿衛掌錢穀計簿授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  
副使駙馬伯忽里數馳獵民田沈以法繩之憲更耿烈言微  
北京宣慰司積年通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鈔帝遣便覈實罷  
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等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十二字追  
紫官吏至數百人沈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

### 明斷

明見是非能剖決者

張良斷曉關固解可擊前漢

張良從沛公入武關公欲擊曉關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  
其將屠子貢豈易動以利可使人為疑兵却令卿食其持寶嘆  
之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良曰此則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因遂擊秦兵大破之

兒寬斷封禪宜帝自定前漢

兒寬武帝時為左內史時議封禪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  
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百符瑞足以封泰山  
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慮統攝羣元宗祀天地  
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微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  
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事薦之儀不著于經以為  
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  
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  
建中和之極無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意垂萬世之  
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曹據詰門士晉書

曹據字顯遠晉惠帝時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  
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據使收門  
士眾官咸謂不然據曰官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上以  
燎耳詰之果服

符融辨盜晉書

符融字博休前秦主苻堅季弟也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  
傷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却者逐誣行人為盜時日  
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  
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  
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數擿伏皆此類也

于仲文決獄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周文帝時為安國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  
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于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  
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疆禦有次武

于仲文決牛北史

于仲文周文帝時為安國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  
兩家俱認州郡久不决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國少年聰察  
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  
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  
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劉徽察奸金史

劉徽字子君美金熙宗天眷二年擢進士第遷洪洞令徽柔明  
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

訴哀切微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姬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于法

張詠對換章彥家財

張公詠宋太祖時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貨不平公撻而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

韓琦引乳醫辨証事文類聚

韓忠獻公琦宋仁宗時知洋州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資索嫂姪訴于州申陷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眾皆伏罪

韓絳殺青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仁宗時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娘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眾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官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孫唐卿斷盜母之喪

孫唐卿字希元仁宗時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刑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贈其家

程顥辨詐

程顥宋神宗時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史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吏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幾四十安得有翁稱史駭謝

李南公察姦

李南公字楚老宋神宗時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娼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齒尚何爭命婦見族

程顥辨証

程顥宋神宗時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族向年曰四十年彼借居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視之謂族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歲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辭答

石公弼治奸詐

石公弼宋徽宗時為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校其所藏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富谷妻通接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為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辜

婁機判城地

婁機字孝發孝宗乾道二年進士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城



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

包恢辨狀後疏字 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知隆興府燕江西轉運有母愬子者年  
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  
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睦步  
不離僧無由至母迺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  
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龍公庫逾旬吏報籠中具達  
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

李孝壽杖僕 宋史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愛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  
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李孝壽押字  
判曰不勘案決賢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切其狀走府曰秀

集案

才日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  
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  
其狀知數決之是歲舉子會試具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戰  
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敬儼辨偽平刑 元史

敬儼字威卿成宗大德九年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  
有偽為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  
有警豈得離職是公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皁隸為民  
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至有從違儼曰  
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  
貸用是等減死者甚衆

長孺用計決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民有溺器於  
田偶觸軍卒卒水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  
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戰手稱快執  
諸所隸杖而償其器又羣姬聚浮屠菴誦佛書為禳祈一姬失  
其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以年麥實群姬令掌中命繞佛  
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  
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

長孺以步搖歸弟 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武宗時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  
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為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  
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發盜証兄  
受步搖為贖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

集案

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  
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

王約原情決獄 元史

王約字彥博仁宗即位拜河南行省右丞至泰定元年召拜集賢  
大學士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  
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歐母實獄者其母泣訴  
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  
州民有兄許其弟嚴祖者獄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  
日良信乃立繼之使還拜樞密副使

堅持法度不移易者

# 守法

牟尹文斷司馬子期之旗 新本

平凡文前之歐龍冕者也遇司馬子期獵於雲夢戰於長地  
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軾援矢於箭引而未發司  
馬子期伏軾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獲地故也  
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期國有大夫而滅  
三等文之斷不亦可乎期悅載之王所王以斷旗之故王將殺  
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乃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李離伏劍史記

李離者晉文公之大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  
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  
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  
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  
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楚莊新辦

楚莊王有茅門者注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驟雷者斬  
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驟雷建理斬其轡而戮其御太  
子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楚建理王曰法者所以教宗廟尊社稷故  
能立法從令尊故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太子乃還  
走避舍再拜請死

趙奢治賦史記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  
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  
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威宣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趙國賦太平民  
富而府庫實

叔向議三姦同罪國語

晉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賈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  
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  
者宣子曰若何對曰斷也斷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  
也而干之夫以回國之中與絕親以賈直與非司寇而擅殺  
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

張釋之止車前漢

張釋之文帝時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勸不下公門不敢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張釋之平法前漢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  
是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謁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  
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獨當之罰金釋之  
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豈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王環得文帝怒  
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



廼盜北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過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孝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胡建斬姦前漢

故建字子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負無軍馬常與走卒起居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後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詣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建絲是顯名後為渭城令值昭帝幼

士

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滅公王廬更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更散走主使僕射劫渭城令游傲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谷永奏薛宣執法事文類聚

薛宣以明習文法漢成帝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法毅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賤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

於羣卿以充其缺竊見少府薛宣才茂行潔遠於後政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何湯開門後漢

何湯字仲弓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開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負辜公卿皆異露請雨洛陽令著軍蓋出門湯將衛士鈞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賞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

樊儵理獄後漢

樊儵字長魚宏子也嗣壽張侯拜長水校尉徙燕侯其後廣陵王荆有罪明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

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火之臣等以刑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測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陳蕃殺冀後漢

陳蕃字仲舉桓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

朱穆呵士後漢

朱穆字公叔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陳蕃罪非禮後漢

漢桓帝時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壹華親而不聞疑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壹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歲而孕育其中詎時或聚歆汗鬼神乎遂致其罪

徐璆舉奏後漢

徐璆字孟玉漢靈帝時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減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還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減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請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減汗者悉徵案罪風

大行

于禁斬綈魏書

于禁字文則漢獻帝時為偏將軍冀州平昌縣復還禁征之禁急進攻綈綈與禁有舊詰禁降將皆以為綈已降當送詰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圖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綈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綈訣而斬之是時操軍淳于聞而歎曰綈降不詰吾而歸禁豈非命也益重禁

滿寵訊兇魏書

滿寵字伯寧漢獻帝時曹操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果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曰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耳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必府孔融等並屬

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知法數日永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職融問考掠寵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楊沛梓黃門頭魏書

楊沛字孔渠漢獻帝時曹操輔政轉為護羌都尉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曹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使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自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撻之而逃得去衣憤皆裂壞自訴於操曰汝不死為率矣由是聲名益振

高柔奏請告者魏書

高柔字文惠魏文帝時為廷尉時儼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請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司馬芝決獄魏書

司馬芝字季華文帝時為河南尹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繁徽卡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少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

每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初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

武侯戮諫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蜀後主建興元年封武侯六年春揚聲白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直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諸將今南安天水安之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震震諸葛亮征張郃之拒之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棄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遂戮謖以謝眾亮為之流涕自臨祭之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

合卷卷二

未

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西海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孫策斬逃吳書

孫策字伯堅漢獻帝時太傅馬日磾校尉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碑策表拜懷義校尉時策術喬韓張熱皆傾心敬為策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詔術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

呂範典財吳書

呂範字子衡孫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違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

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劉頌詳平晉書

劉頌字子惟晉武帝時守廷尉時尚書令史彪實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實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謫為詳平

荀晞義殺弟晉書

荀晞字道將晉惠帝時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欺欺其後母依之奉養甚厚後母求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時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赦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

合卷卷三

古

張興世止吹鼓角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孝武時補南中郎參軍督護明帝即位進龍驤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仲子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李安人斬盜南史

李安人宋明帝時為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後又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緝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知負我也於軍門斬之辱為飲於軍府皆震服

游擊不從降怨北史

齊世宗宣武帝為廷尉帝嘗教筆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趙綽據法論刑

趙綽字士倬性質直剛毅陳宣帝時隋文帝為北周丞相時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文帝受綽為大理丞處法平允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特重其法綽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納之時故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從綽去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持政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雲京衣緋綽俗云利官上以為厭惡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

趙綽執法

謂曰卿惜辛置而不自惜也命高顯將下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置至朝堂解衣將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毀美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柳或復切諫乃止

周撫質直

周撫字世安周閔帝時為晉州總管時隋文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撫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辭甚富

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文帝以其奉法每嘉之

劉行本駁元肇蒙賜

劉行本隋文帝時拜為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時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劉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令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源師執法

源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隋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教習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

趙綽執法

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開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趙綽執法

趙綽隋煬帝時為少卿時刑侍辛而嘗衣緋綽上以為厭惡將斬之綽曰據罪不當死上怒將斬之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上入良久乃釋之賜物三百段

李素立諫論

李素立唐高祖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輒殺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

李乾祐執法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郎令裴仁軌私役門卒



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  
輕罪被重刑非盡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錄是免死

段志玄拒使 唐書

段志玄事唐太宗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薨與宇文士及勒  
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  
巨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  
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焉

戴胄諫刑 唐書

戴胄字玄胤時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  
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  
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

廿

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剝飲食舟舫雖誤皆死陞  
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  
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成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  
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

戴胄執法 唐書

戴胄字玄胤唐太宗命為大理少卿時選者盛集有詭資陰冒  
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肯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  
死帝曰朕詔不肯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  
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  
而使朕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  
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  
也若阿念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

狄仁傑平恕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遷大理丞歲中斷獄萬七千人時  
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台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答  
昭陵祈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不  
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  
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  
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  
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

狄仁傑斥惡 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唐高宗時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  
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立者不  
赦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郡臣戒本立抵罪由

集賢堂

廿

是朝寢肅然

劉蕡器勅還 唐書

劉蕡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賁人為妾蕡器勅  
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蕡器曰法為天下縣衡  
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緣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  
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  
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詔可

馬懷素守法 唐書

馬懷素字惟白唐武后時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  
忠為張易之稱調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韓之祖道易  
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  
者從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餓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肯

起以逆誅樂布奏諸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志罪非越比不宜  
坐候關之人且陛下採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  
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負慎等乃免

裴懷古理冤

裴懷古唐武后時遷監察御史時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  
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折不聽因曰陛下  
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被無辜以希威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  
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杜景佺擢職

杜景佺唐武后時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  
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陞元方  
按負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

景佺獨曰

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  
罪臣奈何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  
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

宋璟請按月將罪

宋璟唐中宗時遷黃門侍郎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  
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  
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  
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  
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

袁從一縛奴送獄

中宗時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  
臺侍御史從一縛送獄主人訴帝為手詔喻免從一曰陛下

納主訴縱奴騷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劫奴則  
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

蘇瓌廷諍

蘇瓌字昌容唐中宗神龍初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  
宗復政鄭普恩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黨偏岐隴間相煽誅  
為亂瓌捕繫普恩窮訊普恩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  
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憲范獻忠瓌使按普恩者進  
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  
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恩法當死帝不得  
已流普恩於儋州餘當論死

薛謙光不避權勢

薛謙光唐睿宗時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  
奪百姓謙光將加彈奏或請緩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  
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張說執奏濫刑

張嘉貞唐玄宗時遷中書令時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  
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伯先抵罪帝問法如何  
希貞復復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  
可辱向皎得杖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  
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伯先豈容復濫哉帝  
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  
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也乎

韓休言去大姦

韓休言去大姦唐書  
韓休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

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玄宗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見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

崔隱甫執法不回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察御史竟為官政畧元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无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羣僚側目

李光弼斬衆事書

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李光弼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唐書

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譟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抑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衆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宜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柳渾論律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殺一鎗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遷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設傷棄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李晟救田希鑑唐書

李晟字良器事唐德宗為鳳翔龍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晟惡田希鑑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鑑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鑑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鑑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鑑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希鑑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墜之希鑑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鑑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守者拒元膺見擢唐書

呂元膺字景入德宗時

唐書

呂元膺字景入德宗時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

袁滋不署唐書

袁滋字德深唐德宗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

王彥威據法唐書

王彥威唐憲宗時舉明經甲科累仕至學士兼史館修撰時與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更因其人與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

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殺殺人者有詔貸死考成諫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柳仲郢明刑唐書

柳仲郢字諭蒙憲宗元和未及進士弟後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所公蔡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廢嘉其守

牛僧孺直諫唐書

牛僧孺字思黯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操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

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

韋子漢欽豪唐書

韋子漢改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漢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漢具道悉狀且言必真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歛跡

李石論兵民一體金史

李石字子堅世宗時有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為國根本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法禁使之無爭是為長久之術趣有司極問自是軍民之爭

還息

元忠拒公主之屬金史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實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朕滿授吏部尚書

李仲略懲惡金史

李仲略改吏部郎中遷侍郎燕死王傳時知大興府事統石烈執中坐賊世宗命仲略鞠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有之上曰卿言是也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阿權貴臨

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完顏仲德杖李德金史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進士弟歷仕州縣哀宗時拜尚書省右丞無樞密副使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發於罵詈郎中移刺克忠白之完顏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哀宗諭仲德曰此軍得方方欲倚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唯陽之禍官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更克厥厥實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

馮瑩劾二將金史

馮瑩劾二將金史

馮瑩劾二將金史

馮璧字叔獻金宣宗時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用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瑩易其人不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袂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龍臣而都水者訖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邪璧嘆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

馮璧擬斬牙吾塔

金史

馮璧字叔獻金宣宗貞祐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金宣宗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

金史

宋史

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謀以吾帥無罪為言璧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

馬仁瑪論兄子如律

宋史

馬仁瑪宋太祖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遇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瑪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

宋史

宋史

擊登聞鼓訴冤有詔問狀成務歎曰忝為長官杖一胥而被劾何面目據堂決事邪乃求解職

孫瑜出使

宋史

孫瑜字叔禮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如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頭子邪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幣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善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

錢惟治妻族杖背

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廢王侁之長子太宗時進檢校太尉一夕廐中

宋史

宋史

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

蔡齊諫以恩廢法

宋史

蔡齊字子思宋仁宗時拜樞密副使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大后姻家未更赦復官蔡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函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

曹修古請罰晏殊

宋史

曹修古字述之事仁宗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專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



請付所司初治帝聞立命答之晏殊以劾擊人折齒修古奏殊  
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

王吉甫寬平 宋史

王吉甫字邦憲舉明經練習法律為大理平事累遷丞正神宗  
時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鞠之吉甫  
議當答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答  
大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氏  
類此

苗時中論囚 宋史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壹關徙宿州以陰主寧陵簿邑有古河  
久陘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傳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

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其峻時中曰寧歸田里  
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神宗熙寧中拜為司農丞

沈疇追問內使 宋史

沈疇字德倬徽宗時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  
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  
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帝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撤蠻直言諫正 元史

撤蠻者嗣國王速渾察之子脫脫之父也幼穎異自襁褓時世  
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其云 天繫之御榻  
及長常侍左右帝嘗語之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禮不  
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李羅羅命遽出行失其次撤蠻怒  
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恠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撤

繼因進曰今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  
言誠是也由是有意大任之會以疾卒不果

趙璧按律論刑 元史

趙璧字寶仁成帝時改為樞密副使率水軍追宋將夏貴舟師  
大敗之遷中書右丞冬犯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竈下  
已甚汗幣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逐其人  
得不死

虞集黜劉生失禮 元史

虞集字伯生受學吳澄時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左丞董士選  
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成帝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  
臣薦授大郡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  
供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

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

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  
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  
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  
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

慶童除患 元史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平章至正十六年平  
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約結同  
黨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以為患慶童言于丞相達  
識帖睦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  
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

# 正法

正其法以罪人者

于產明公孫黑罪殺之左傳

昭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辟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側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木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楮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仕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櫛如木焉

趙禹與張湯論定律令前漢書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武帝時遷為御史帝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繡作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諸葛豐抑挫豪強前漢書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擢為司隸校尉舉無所避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華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

節詔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賜章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溫嶠削去王敦畫像晉書

溫嶠晉成帝時為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柳公綽誅姦唐書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更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竇建德斬奴還王執首唐書

竇建德隋末自為王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等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往關中及東都者悉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斬奴而返軌首渭人德之

朱珍斬仁遇拘軍五代史

朱珍唐昭宗時為朱全忠將善治軍士時秦宗權遣盧瑋張旺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全忠乃拜珍滑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拘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全忠大喜曰賊在吾郊若感吾麥奈何今

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火而未知珍承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陸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

張錫善判宋史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官據為鄆之屬郡郡有魏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魏三斤牙將欲真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魏事魏錫判曰魏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實于法至末初擢錫為給事中

趙昌言議斷獄宋史

趙昌言字仲謨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

才在人豈以寒進世家為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官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

相威鞠奸臣俘略為民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

大夫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有旨命相威及知樞密院博羅自開平馳驛大都共鞠之阿合馬稱疾不出博羅欲回相威厲聲色曰奉旨按問敢回奏耶令與疾赴對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喻相威曰朕知卿不情願而復命還南行臺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三萬二千餘口並放為民

相威奏執昔里伯元史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縱兵肆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聞治之得釋者以數千計昔里伯道還都奏執還揚州治其罪

袁裕治妬服辜元史

袁裕字仲寬世祖至元十九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為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

張思明待法峭直元史

張思明字士瞻武宗時為戶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至大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淳厚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末者雜還故寧違旨獲矣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父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為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

納麟請設官治僧獄元史

納麟順帝至正二年除江浙行省宣政院使上天竺普濟僧彌戒徑山者舊僧惠州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

### 治獄

能平治獄訟者

寒朗辨誣悟帝後漢

寒朗字伯奇後漢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陳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

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引異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心

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延

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

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上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

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

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狀惡大故臣子所宜同

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

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

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

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

中朗乃自繫會赦免

高柔察色服姦魏書

高柔字文惠仕魏曹操為廷尉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管以為亡衣言逐捕沒其妻及男女為官奴婢禮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空泣對曰夫少時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輒投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獲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未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

得其屍詔書後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世

韋鼎斷獄如神南史

韋鼎字超盛隋文帝待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上蒙外修造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追過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將通主家之妾及其逃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故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該妻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以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

司馬悅辨刀削北史

司馬悅字慶宗魏世宗時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

蘇瓊字珍之齊孝昭帝建中賜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微檢四隣防宿又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悉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往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

崔昂即獲真狀北史

崔昂字懷遠齊文襄時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據盧斐為王敬賢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鞠掠不獲實司徒妻昭付昂推問即日詰報諸獲其真狀昭款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所憑甚以為愧

憑甚以為愧

蘇瓊悉獲實驗北史

楊汪隋文帝時守大理卿帝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一朝而奏曲盡人情帝甚嘉之

薛胄識偽字北史

薛胄字紹玄隋文帝時三遷為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貫

斷旬日便了因園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時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獲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

劉保勳按獄奪奉宋史

劉保勳字修業保勳少好騎射後唐清泰中裁十許歲攝潞州左司馬隨父署彰德軍衙內都校父卒補供奉官習刑名之學頗工詩因獻詩宰相桑維翰奇之知開封府寡婦劉詣府訴夫王前妻子元吉實養食中毒已將死按驗獄成元吉妻獨登聞鼓訴冤事下御史臺其實劉有姦狀元吉知之劉慙慙成疾故誣告之保勳坐奪奉三月

趙德彝平冤宋史

趙德彝字可久魏王廷美子也宋太宗時判沂州有儒生一怒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實於法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候未幾果獲殺人者恕遂得釋

宋韓億推金獲實宋史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時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



隱廢金末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語釋不問

杜衍理冤宋史

杜衍字世昌仁宗時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為作辨獄記尚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遂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中將鞠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詔為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

包拯察奸無隱宋史

包拯字希仁仁宗時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

第歸殺而捕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

告之盜驚服

張逸誅守囚者宋史

張逸字大隱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諸其民風華陽驕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正誅之蜀人以為神

單煦縱食獲盜宋史

單煦字孟陽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巡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離垣而與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

洽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

陳希亮察冤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時知房州時劇賊党軍子方張將運使使供奉官崔德寶捕之德寶既失党軍子遂圖竹山民賊所害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寶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寶通州

魏琰平冤宋史

魏琰字子浩仁宗時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次于琯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入粟坐死者甚眾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縣之歷知壽州濶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

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當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

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觀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財而為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

劉慶釋疑宋史

劉慶字道元進士第補廣德軍判累遷尚書屯田員外英宗即位遷吏部慶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謀徐成疑二人者慶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

葛密得情不矜宋史

葛密宋英宗時以進士為光州推官其家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官賞密白州使勿言

陸佃閱實冤死宋史

陸佃字農師哲宗時知江寧府句容人盜毀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唐恪獲盜釋無辜 宋史

唐恪字欽叟徽宗時以陰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更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多若有告者且而得尸遂獲盜

李祥審誣詳密 宋史

李祥字元德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傍朝政鞠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

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其意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

徐誼釋冤 宋史

徐誼字子宜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彈劾奏三代聖三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歛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憲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斗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免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

劉宰斷獄 宋史

劉宰光宗時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構于叢祠以殺一人刀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

鄰其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夜各竊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懇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且復之廼召二旬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鞠之旬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其氏所租旬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無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銀惟二僕歸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冤命各持一蓋曰非盜銀者詰朝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蓋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媳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杜果辨誣得實 宋史

杜果字子昕宋理宗時父頴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果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鞠問于果溺死

劉應龍辨盜 宋史

劉應龍字漢臣理宗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選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認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

許緝釋佃者 元史

許緝字公度元世祖至元間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

富民有見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款伏  
毋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

劉正字清

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  
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五局考校連欠正字  
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建繁悅運使等四人微  
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荒遍閱吏牘  
得至元三年李介甫開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  
皆司庫辛德案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  
正庶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  
釋正由是知名

商琥釋冤罪詔

元史

商琥字合符元世祖時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  
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成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其家詔為  
反具琥知其冤罪誣者而釋之

田滋辨理詳明

元史

田滋字榮甫元成帝時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  
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  
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  
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香火求盡而去之  
爐中得其遺書云歲於壁間豈其入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  
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

伯嘉訥平冤

元史

伯嘉訥阿沙不花子也廉直剛敏愛國如愛家元武宗時嘗為

京尹屯儲衛誘小民梅凍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為盜而  
掠其貲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之盡得其冤狀白丞相  
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韓若愚知冤

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武宗時知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  
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為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  
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

汪澤民知枉

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仁宗延祐初  
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  
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  
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

楊不花精斷

元史

氏以貳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  
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

楊不花精斷

元史

楊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  
應對稱旨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  
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點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  
以誣怨者獄成不花獄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必殺殺  
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及不入屠邪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  
民饑先捐已貲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

汪澤民問獄立具

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仁宗延祐五年登進士第累遷南安路總管府  
推官鎮守萬戶朵兒赤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

訴郡同僚畏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之繫之獄系兒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作夜竟去乃率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珙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榘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珙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激澤民獄之獄立具人服其明

鄧文原獄按詳明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仁宗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食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熙詎服文原行却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與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且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

張福兒案

元史

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刀傷右脅而福兒索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

自當疑冤元史

自當元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有以冤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索訛死道傍因昇至其家臨之置數甕中會官索訛被盜捕索甚亟乃執而勒之其人自認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為冤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賊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獄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

盜聞冤始白人以是服其明

蘇天爵獄元史

蘇天爵字伯脩文宗時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因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已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真于理

汪澤民案

元史

汪澤民視刀元史

汪澤民字叔志元順帝時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筭楚潛往它僧所殺之明日訴官它僧不勝考掠乃認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王思誠按治明斷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順帝時為監察御史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懇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成案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懇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曰賊向盜某之藤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

復讎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賊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四年最少械繫顯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為盜告不從會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食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逐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親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致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 感夢鞠獄

有感於夢鞠問囚獄明驗者

黃幹夢井 宋史

黃幹字直卿宋寧宗時改差通判安豐軍准西帥司檄幹鞠和州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張洽遇夢決獄 宋史

張洽宋理宗時改萊州司理參軍民有殺人賄其子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怙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 平刑

刑得其中致囚無冤者

子罕言同罪異罰 左傳

魯襄公六年春宋華弱與樂繆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繆

經以子浩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華弱為司馬而指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張釋之議法與天下公共史記

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蜀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譚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人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吏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蜀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由是天下稱之

崔篆釋囚 後漢

崔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乃逐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并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于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有過申枉



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特有所悔乎纂曰郭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十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漢光武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其賢良蒙自以宗門受養偽寵慙愧漢朝遂辭歸不仕

張敏議輕侮法後漢

張敏字伯達章帝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較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知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殺萌生長罪隙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敵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大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秋秋一物華即為春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齊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盧毓引經駁議書

盧毓字子家獻帝時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思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北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更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床合卷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

為可殺之為重大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對

殷仲堪議擬公正

殷仲堪晉孝武帝時授荊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敏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歐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積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歐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敏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安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徐羨之善議埋子之罪

徐羨之字宗文初為桓胤撫軍中兵參軍稍遷太尉後加尚書僕射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射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于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中之殺裔從之

何承天平誤射人罪

何承天宋武帝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陽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僕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罪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微罰可也

邢劭駁奏

邢劭字神虎魏宣武時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時屬門人有

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猶其室有其二子糾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眷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既流甚矣饒禽獸之不若而使種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殺之可荷教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梟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宋世軌舍從

宋世軌幼自修整好法律齊文宣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因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平七百八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

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因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時問其獄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性傳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教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義雲曰卿此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比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嚴善思審獄唐書

嚴善思名謨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黎靜皆通儒術談曉圖讖善思傳延業緒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鉉聲幽數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日隱居十年武后時

擢監察御史燕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張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譴交趾五歲得還

蔣乂論法止及其身唐書

蔣乂字德源唐中宗時遣兵部郎中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罕相召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其可乎曰昔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盧姚執奏唐書

盧懷慎明皇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業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

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

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識為伴食宰相

裴遵慶議刑活人唐書

裴遵慶字少良唐玄宗時調大理丞遵將蕭克濟督役苛暴殺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報焉能反由是全赦數十族

李峴議罪不忍上唐書

李峴吳王恪孫也唐肅宗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東京初平陳希列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李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之意且羯胡亂常誰不

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鐵砧尚為仁恕哉書稱鐵厥渠魁督從罔治况河北殘孽初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因歐猶闕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諶皆斷斷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煩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視力也

阿沒里諫免連坐金史

耶律阿沒里字蒲鄰遼朝古可汗之四世孫幼聰敏遼景宗保寧中為南院宣徽使十二年行在多盜阿沒里立禁捕法盜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有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為令

李石議免緣坐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也天會八年除禮賓副使累官後拜太尉尚書令進封平原郡王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久不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之又議從坐久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世宗從之緣坐皆免死

越王永功明斷金史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除刑部尚書為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求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浹永功奏曰親軍入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侍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慈道傍婦

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刀望見伍長意其捕已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限問尸父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項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蒙猶不逞永功發其罪獄內肅然

梁肅釋無辜金史

梁肅字孟容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連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肅攝大名少尹金陵王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者驗得其情贖

出者十八九

賈鉉論偽印得原金史

賈鉉字鼎臣金章宗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篆作寶祿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偽學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章宗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

楊雲翼論渡河民無罪金史

楊雲翼字之美宣宗時拜禮部尚書後改御史中丞河朔民十

有一人為時騎所迫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楊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其所迫奔入於河為這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

竇徽上疏論淫刑宋史

竇徽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賢高祖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為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僭用酷刑徽上疏曰案多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斲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劇可久執論楊瑛免死宋史

劇可久字尚賢周太祖廣順初為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思美妻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實以大辟有司稱治瑛瑛具服可久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殺瑛召可久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邪可久執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

趙普不罪無辜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時人周世宗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宋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啟太且凡鞠之獲全活者眾淮南平調補滑州軍事判官

蘇頌定法宋史

蘇頌字子容宋仁宗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院小神宗時知審官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授季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賂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發掘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與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羞官比校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行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法

宋張洞議罪教令者宋史

宋張洞字仲通仁宗時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彊弟柳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職於朝果如洞言

孫覺諫首宋史

孫覺字莘老神宗時遷徙毫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強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為例

范百祿多所平反事文類聚

范百祿字功父宋神宗時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聞殺情可矜者職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无可

假則不可百標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

宋燕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

罪不敢議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斷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

袁裕止誅首惡元史

袁裕字仲寬世祖中統初為中書右司掾南京總管劉克輿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汴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實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眾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

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大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崔斌止誅其首元史

崔斌字仲文世祖至元十年進湖南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為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

子昂議刑允當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元世祖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張欲計至元鈔二百兩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

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廬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賊最為適中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劉肅斷無冤元史

劉肅字才卿金宣宗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為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擊斃人殊牙僧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冤宣宗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為

奏請

改具奏辨析之奏入宣宗悟因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害為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繫者不加賦民遂殷富頗准民有竄入宋境籍為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元世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安撫使

太初名言元史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成宗時為中書掾次年勞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披閱成牘多所平反改右司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為名言大德八年



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賂者不預矣跡抵推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賦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有盜而不宥吏何邪

### 韓若愚言輕刑

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元仁宗皇慶元年改刑部郎中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

### 蓋苗執法

元史

蓋苗字耘夫幼聰敏好學善記誦登進士第元順帝至正四年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宥宥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苗堅持不可御史趙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効苗其敢累朝廷之

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

## 失刑

刑罰未為允當致有寃者

### 顧觀之論刑過情

南史

顧觀之字偉仁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時徵中庶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住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割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割割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藏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繼議賜妻痛往導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觀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觀之議

## 理寃

申理寃枉者

### 朱勅訴馬援之寃

後漢

朱勅字叔陽光武時為雲陽令以馬援之功被譴見廢乃詣闕上疏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瑕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關險難獨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奉詔西使鎮慰邊境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銳如轉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鉞鋤先零縲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脰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御師已有業未克而死惟援得奉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雲氣僵死軍

### 車名滅爵絕國土

本

車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後歷未聞其毀卒遇三犬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陳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標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下恩恩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 辛術總理民事

事文類聚

北齊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

又宣開之教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為行臺欲埋  
邊民冤狂監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刺史  
先啟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燕總民事自衍始也

柳晟理辜唐書

柳晟德宗時擢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事其弟  
止曰天子之怒無詒悔不聽凡三上帝意解通玄得減死

孫德淵辨狂金史

孫德淵字資深世宗時遷沙河今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  
父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挾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  
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廢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  
也盜遂引服

伯嘉理冤金史

完顏伯嘉章宗時累官官州刺史職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為盜  
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半  
罪耳詰之果然

李復亨察奸金史

李復亨字仲修章宗時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晉主簿  
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  
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案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  
火燬之則刀青其人欺服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  
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編過之至一人前牛  
勿驚躍詰之乃引伏察燕遷臨洮府判官

盧克忠釋冤獄金史

盧克忠海陵王時除登州刺史改刺瀋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

人財而去有司報假宿之卒繫檄榜掠詎服克忠察其冤獨不  
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

邊珣辨誣宋史

邊珣字待價太祖開寶中掌永安軍權貨棄從務揚州有富民  
斬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郡收尉囚之官吏推劾累三百日獄  
未具州以狀聞詔珣案鞫盡得其實乃富民以私憾誣告尉即  
反坐之

王化基辨禹錫誣宋史

王化基太宗時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時  
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  
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王化基為辨其誣太宗感

悟以化基為長者

向敏中辨僧冤獄事文類聚

向敏中宋真宗景德中留守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  
人不許僧求寢其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  
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  
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  
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甕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  
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  
自認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忽為人所殺因殺之投井中暮夜  
不覺失足亦墜其足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  
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  
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因問之僧乃以實對

因密使吏人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詔之曰昨日已答死于市矣姬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姬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甲安在姬指示其舍吏就舍掩捕捉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明

程戡正殺母人罪宋史

程戡字勝之少力學真宗時舉進士甲科累遷通判蔚州徙慶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仇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

唐肅理商人之冤宋史

唐肅字叔元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真宗時舉進士徙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逸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趙具獄肅探知其冤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

張昱之理王申之冤宋史

張昱之字景山真宗時進士及第權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昱之廉得冤狀乃出申配戍更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

司馬旦立見情偽宋史

司馬旦字伯康溫公光之兄也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仁宗時以父任為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員更合為姦設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偽立見然更十數輩竟者以直又并元慶家欺鄉里

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

姚仲孫決疑獄活人宋史

姚仲孫字茂宗早孤事母孝仁宗時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繫解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幸毋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邛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徵仲孫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憚老事多決於仲孫

張存辨劉平冤宋史

張存字誠之仁宗時為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得戰其勢必不阻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

胡宿審獄宋史

胡宿字武平仁宗時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因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棄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繙閱深其本辭蓋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楊告疑証得真盜宋史

楊告字道之仁宗時通判江寧府盜殺商人繫舟死江中有被誣告者答服獄具告疑其無狀後數日果得真盜

唐義問辨明紋兩宋史

唐義問字士宣宋哲宗元祐中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

守道辨言字經亮宋史

歐陽守道度宗時吉州有賢年而大家修之厚誣以賊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早苦饑雲騰守道曰無以構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吾侯也克莫甚於前守寬不直而兵侯於構侯有辭失匹婦藏冤早或三年冤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手餘言或迂笑之中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

唐震治疑獄宋史

唐震字景實既登第為小官度宗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滑說友尹京特實似道勢甚驕蹇會府有具獄將鞫

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獲知惟州

有民庸重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

劉秉恕決獄明允元史

劉秉恕字長卿世祖至元元年授滄路總管滄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

趙孟頫雲寬見科不顯金史

趙孟頫世祖欲使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

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

曰不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

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至元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關孟頫獨署府事官軍情簡有元獄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得他人及逐誣告同役者殺獄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冤留弗決踰月獄兒自歸郡中稱為神明

陳祐辨誣構元史

陳祐字慶甫世祖時除兪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練永昌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為人誣構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冤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李好文勅使辨誣元史

李好文字惟中領帝至正四年後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將

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搆拾應訪使曹文

傳僉事九馬兒王武事文傳死元馬兒誣服武不直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縣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

貢師泰詳讞疑獄元史

貢師泰字泰甫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為史等所劫史傭作當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魚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徽徐裕以巡鹽為

名肆暴付落間一日遇諸盤商奪其所賣錢撲殺之後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松所以殺人伏復俾待報餘姚孫國賓以水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賄而釋之執高乙曾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高嘗為姚行用實非是造孫既舍姚因加罪於高而曾與孫有隙故并連之曾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曾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冤獄詳載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究治行為諸郡第一性僮僕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者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矣

# 申枉

仲訴枉屈者

鄒陽引事此類史記

鄒陽時於梁與吳人往忌淮陰故生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吳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獄中上書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投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眦

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貨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

劉隗奏薄于伯之枉

劉隗字大連元帝時為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奏以刑憲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薄于伯而血逆流隗奏曰謹按行督運令史薄于伯刑血著往遂逆上終極柱未二丈三尺旋復下流曰天五寸百姓誼譚士女縱觀咸曰其冤請免從事中郎周旋法曹參軍劉胤為李匡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導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

岑文本辨父舊書

岑文本字景仁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

年十四詣司諫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屈屬員命作蓮花賦文

成合璧遂賞遷得直太宗貞觀元年除秘書郎

安恒申元忠冤

唐武后時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紜陛下始革命動衆政權懣懣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諂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糺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君若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君位勢隆極指為獻備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脾忠臣鉅口懼易之之權恐先陳受戮盡死無名况賦

虜方疆威於重困而自縱說原權變通臣恐四夷低目窺視為邊鄙患育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吸吸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其羽翅無獲驕橫於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張儉中理有恤遠史

張儉與崇重熙年間為中書令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中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邪儉曰八家老稚無告以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

劉仲殊辨冤金史

劉仲殊字師魯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因鼓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殊知其冤上書力辨帝從之迺復鼓官爵而黨禁遂解

李昉訟李萬寬宋史

李昉字明遠太宗時居宰相位晉侍中李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崧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舉而官之然崧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僅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冤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崧著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

林大中言旌表降官宋史

林大中字宗時歷官歸外若十二年未嘗以私交干公事嘗為龜潭之上客至顯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爭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韓侂冑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聞君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益亦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侂冑既召兵學大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冑不可及侂冑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冑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冑過尤朱熹論侂冑竊弄威柄皆為中傷降官鵠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讎切侂冑以得罪者皆重真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褒罪者之冤

元明善言白復被賈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成宗時陞南臺掾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始明善在江西時朱瑄為其省參政明善有為駿而瘠瑄假為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為辨白其事者乃復擢省曹



軍書集序海卷之二十三

臣門

庸將

無謀畧自用致敗者

玄謨自用敗師南史

王玄謨字彥德宋文帝時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磔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譟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練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

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累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時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于仲文縱敵致敗北史

于仲文字次武仕隋煬帝遷左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回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一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遣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入所以功成名遂今者入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因篤方出之卒於家

房瑄用古法致敗唐書

房瑄字次律玄宗時拜文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瑄請自將

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出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揚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秩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陳鏖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筆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悉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罷賊投弱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程宗楚縱兵劫掠致敗唐書

唐僖宗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黃巢便  
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冠鳳翔為鄭畋將宋  
文通所破不得前敗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  
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  
數攻賊斬萬級卻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哀兵俄而殺致引軍  
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  
渭橋鄭延季等召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夜咸陽賊渭水  
破尚讓軍衆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  
停城舍都人共謀曰王師至處存選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  
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卻逐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  
掠貨財子女市少年可冒作髯髯為劇果伏野使現城中地備  
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卻江軍都人猶謂王師權迎之時軍士  
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苦敗

### 具臣

尸位素餐備員名者

沈約自負南史

沈約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仕良武帝居  
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  
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王凝廢帝北史

王凝字道長魏孝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  
訟者填門疑性儒緩不辭終日昏睡李斯鄭宗慶等號為明察  
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凝卒得自保時人語  
曰實凝實昏終得保存

崔損字至無大曆末中進士傳學宏辭補校書郎改大理評事

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道廣疾張延齡素害  
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  
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懷失而損性醜觀能自  
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常以疾  
卧家又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車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  
要至宰相母頃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浸不臨喪建中後  
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應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職  
病其持祿然憐過彌渥

張士遜號和鼓宋史

張士遜字順之事宋仁宗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年八十六

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甚謹姑已為行服後喪姑  
抵以焚追封南陽縣太君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  
堯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險人構陷善民也  
極朝廷姦偽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曹利用在  
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

楊偉清慎三補宋史

楊偉字子奇仁宗時累遷尚書兵部郎同修起居注清慎無治  
劇才常東小笏以朝知制誥缺中書以偉名進仁宗曰此非東  
小笏者邪遂命知制誥權諫院管曰諫臣宜陳列大事細故何  
足論然當時識其亡補

王珪三旨宋史

王珪宋哲宗時進金紫光祿大夫珪以文學進泥輩咸共推許

其文闕後環龍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  
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諂將順當時目為三  
青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託云領聖旨退諭臬  
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達識帖睦爾無謀元史

達識帖睦爾字九成順帝至正十一年台州方國珍起海上達  
識帖睦爾奏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往招諭之明年  
盜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敢  
犯其境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行樞密院事許以便宜  
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阻隔達識帖睦爾獨治方面而任  
用非人肆通賄賂實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為高下於是謗  
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為意十六年正月張士

達識帖睦爾

誠陷平江七月過杭州達識帖睦爾即棄城遁于富陽萬壽寺  
賢奴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嘉興亦引兵至敗走張士  
誠達識帖睦爾乃還

幸臣

諂媚獲寵幸者

鄧通謹身媚帝獲賜銅山

前漢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  
推上天顧見其衣冠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鄧通衣後穿如夢  
所見也文帝甚說幸之通亦愿謹雖賜洗外不欲出於是賞  
賜鉅萬官至上大夫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  
以媚上而已上使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  
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於是鄧氏錢布天下

通常為上叱咤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莫若太  
子太子入問疾上使醋醢太子醋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  
醋之太子怒然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  
告通盜出徹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沒入之通家尚負  
責數鉅萬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韓嫣寵遇前漢

韓嫣字王孫少與漢武帝同學書相愛帝為太子時益親嫣  
善騎射聰慧帝欲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  
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從帝獵上林中車駕未行  
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至  
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  
宿衛比韓嫣太皇孫此街嫣嫣侍出入未巷不禁以燕聞太后

張放殊寵前漢

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

張放殊寵前漢

張放嗣為漢成帝富平侯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  
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與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  
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  
放為侍中中郎將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微行出  
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闢關走馬長安中積數年上諸舅  
害其寵曰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  
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請免放  
歸國以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  
以為言出為天水屬國都尉以日蝕故久不還放置書旁問不  
絕君威餘微放視母公主疾疾瘳出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

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被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徐義恭獲寵北史

徐義恭小心謹慎魏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朋于懷中後義恭詣附元又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王敬龍遇禍北史

王敬字洛誠姿貌偉麗魏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與安初權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敬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察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園有猛獸逸登門閣

七

道讓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駭敬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又拜敬妻丁氏為妃敬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絲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帳閣宮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資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省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獻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焉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敬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讚京邑士女諠譁歌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

班樂府合樂奏之

王仲興被寵北史

王仲興父天德起自細微至致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魏孝文引馬園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領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劼參機要因自迴馬園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發體而承望焉

趙修葬父北史

趙修字景業父滋陽武令修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資力魏宣武時受遇日隆然天性閑塞不問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授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修能劇飲至於過勸觴爵建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過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峯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饋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歌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出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

茹皓巧佞得寵北史

茹皓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魏宣武時授左中郎將領直龍待如前皓既宣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焉

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還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上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楓北芒及南山佳石從竹汝穎羅時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昇開豫政事

### 和士開巧佞取寵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為淳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勿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國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欲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

### 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從之馬城乾明元年幸昭陽楊情等

救追還長廣王請之也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懷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位曉諭然後還還駕幸洛陽給後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

### 高阿那肱諂悅得幸北史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北齊世祖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辟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親狎士開每見為之言由是彌見親待後主

即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還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卑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和士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

### 韓鳳見寵北史

韓鳳字長孺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北齊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子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韓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救喚顧訪出後方引參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遽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

### 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提共處衙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

### 祖珽專主機衛北史

祖珽字孝微齊後主時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封燕郡公勢傾朝野珽又附陸令萱求為領軍後主許之陸媼又唱和之珽自是專主機衛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墮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羨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各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

晉持國陰術遺賂取寵金史

晉持國字秉鈞金章宗時人經童出身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以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薄欲藉外延為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為上所信任與妃表裏榮耀朝政誅鄭王永貽錫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奸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

韓熙載畜妓妾宋史

韓熙載善為文江東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賞賜由是畜妓妾四十餘人多善音樂不加防閑恣其出入外齋與賓客生徒雜處唐後主煜以其盡忠言事書收相

之終以惟傳不修責受右庶子分司供州熙載盡斥諸妓

士

即路煜留之改秘書監俄而復位向所斥之妓稍稍而集頃之如故煜歎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毀學士承旨太祖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

### 權臣

專權擅勢欺君者

晉文公召王左傳

僖公二十八年冬諸侯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士申公朝于王所

宋大尹矯稱君命左傳

魯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

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綏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師徒

靈不綏為左師樂後為司城樂朱組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敗乎冬十月公將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盡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毛加於桐門曰余慶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後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

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于路門得左

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拘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

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故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拘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季武子中軍國語

魯襄公十二年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俱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



軍自是齊楚伐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江充收公主太子車騎前漢

江充字次倩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漢武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後責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司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各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前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官殿於是責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初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上素者惟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

董卓以鴻鵠自喻事文類聚

漢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為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爾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

司馬師廢邵陵厲公晉書

邵陵厲公時司馬師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嫚女德

近世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又為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以承奉宗廟師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懷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灸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帝怒復以彈彈熙帝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

齊王歸藩奏可於是

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便忝重任不能歎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誅郭懷袁信等

東海王越殺繆播晉書

繆播字宣則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晉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起兵欲奉迎帝兵鋒甚盛播為越說河間王顒願於是斬張方以謝山東諸侯後悔又以兵拒越及帝反洛播亦從太弟歸及帝崩太弟即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中書令帝委以心膂時越威權自己心惡播懼為已害因入朝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

好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手涕泗  
歎歎不能自禁越遂害之

桓溫殺戮書

桓溫字元子尚晉南康長公主督表帝時以功加侍中太司馬  
都督中外諸軍事鎮姑孰晉孝武帝即位遣謝安徵溫入輔溫  
既至以廬懷入官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養慢罪也於是拜  
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  
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  
右殺消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溫  
所廢死消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  
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消為崇因而遇疾乃停京師十有四日  
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更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

之聞其病篤密綏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

桓溫廢海西公晉書

廢帝海西公太和五年十一月桓溫自廣陵也于白石詣闕因  
圖廢立詔帝在藩風有瘳疾廢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  
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  
后以伊霍之舉已西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  
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官靡立琅邪王奔親則母弟故以入  
纂大位不圖德之不逮乃至斯乎濁亂動違禮度有此三  
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  
廟且昏孽並大便秘建樹儲藩詛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  
孰不可憐令廢帝為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  
邑故事但末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

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  
桓溫使散騎侍郎劉牢之收帝璽綬帝著白紗單衣步下西堂乘  
輦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歎歎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  
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  
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慈招  
時議以宮闈重閣休第易劫乃言帝為閣遂行廢辱

桓溫廢立威勢翕赫晉書

桓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  
敗名實頹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  
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  
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更情殷消曹芳等是時溫威勢翕赫  
侍中謝安見而遭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  
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  
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就懼不得一言而出

徐羨之殺義真南史

徐羨之字宗文宋武帝時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廬陵孝  
獻王劉義真宋武帝子也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  
陳郡謝靈運瑯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常云得志日以  
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道人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  
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表求還都初  
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群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  
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  
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  
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

失德美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鈔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義之等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

戴法興行威南史

戴法興宋前廢帝時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果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懾尤甚

蕭道成立順帝南史

宋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蕭道成與褚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即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一此手取事於高帝高帝曰相

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

蕭鸞輔政南史

宣城王蕭鸞輔政齊廢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

于忠擅執朝政矯殺裴郭北史

于忠為侍中領軍魏宣武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遠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極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檢攝百揆奏中宮請即勅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遵等屬色不聽從門下之奏孫遵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即殿中牧顯殺之忠既居門下又擅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

初大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參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乃自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詎百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河王曄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對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非祚有師傳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疏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遠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為令

于忠擅執朝政北史

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威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惟懼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威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籍青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乃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為崇自知必死至是薨

宇文護誅太子遠并植北史

宇文護為晉公及周孝閔帝踐祚進李遠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良久乃曰大文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又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

楊素致人畏附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進爵越國公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瑋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拜雖然莫不畏附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進爵越國公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

楊素矯詔追兵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進爵越國公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

楊國忠誅王鉞書

王鉞唐玄宗時為御史中丞初與楊慎矜有隙鉞挾楊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為國忠謀奪李林甫政國忠即誅奏京兆尹蕭炎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鉞龍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邪僻事構鉞誅死已代為京兆尹息領其使即窮劾蕭炎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欣林甫疎薄之

路叢陰惡唐書

路叢字魯瞻唐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為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右僕射於是王政稅僻宰相得用事叢顧天子荒閑且以政委已乃通路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倖則爭故與保衡遠相惡俄叢為劍南西川節度使

朱全忠殺裴樞書

裴樞字紀聖唐昭宗時遷兵部侍郎朱全忠專朝樞與樞善樞左遷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樞右僕射哀帝嗣位柳契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延範為太常樞以為延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薄今乃爾柳契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隴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李克用上表止相五代史

昭宗復以張洎為相晉王李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

曰若陛下朝以濟為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濟命遽止

安重誨擅作威福五代史

安重誨為人明敏謹恪唐明宗時為中門使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宰相任園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園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未守殿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園而後白誣園與守殿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

弘肇專權奪賜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漢高祖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

德軍節度使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賴州趙陽官趙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極訴之弘肇以謂賴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漢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

李處溫擅立遼史

天祚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于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邪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

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處能持袖袍掖之令百官拜舞山呼聲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淳獲疾聞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驍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其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邪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欲抗長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邪已而淳死眾乃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

史彌遠廢竑立昀宋史

寧宗性疑重寡言緊脩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欲容會濟國公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彌遠日謀謀竑其失於寧宗欲寧宗屬意於帝理宗而未遂一日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及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揚石入白楊皇后稱道旨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令子昀嗣皇帝位

阿合馬私擢用人元史

阿合馬元世祖中統七年為平章尚書省事初立尚書省時有旨凡錢穀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開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為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

桑哥奏罷任職元史

桑哥世祖時為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通答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蠻皆熱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赦罷其任明年

桑哥奏

元史

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奏改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其職桑哥既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

世榮為國欽怨元史

虞世榮世祖時為右丞相御史臺奏前奉旨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無錢穀而廷臣皆以為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為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統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為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世榮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

燕鐵木兒專恣元史

至順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方幼中豈能任邪明宗有子安懼帖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鹵簿迎之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安懼帖睦爾卒無一語酬之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朋黨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有留數月而心志日以驚亂先是燕鐵木兒自東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鶯鶯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薨



脫脫忌臺官効弟元史

脫脫順帝至十一年為中書右丞相時汝穎之間妖寇聚眾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為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外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為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殺師辱國之罪脫脫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朵兒直班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

酷吏

非法殘人鍛鍊成獄者

鄧都蒼鷹為前漢

鄧都為濟南守濟南牒氏宗人三百餘家聚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守至則誅牒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是時民懷畏服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後以事免歸景帝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鄧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中都以漢法見殺

張湯巧詆前漢

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咎之湯湯懼熏徹鼠及餘肉劫鼠掠治傳爰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獄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武帝時精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湯舞知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漁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牧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蒙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後坐事自殺

杜周深刻前漢

杜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其治六抵放張湯而善候伺武帝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容有所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今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詔案斷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逐捕衛皇后昆弟子刺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義縱掩獄盡殺前漢

義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索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目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後為右內使武帝病鼎湖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街之以廢格沮事并縱市

王溫舒好殺前漢

王溫舒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亭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強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犯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罪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武帝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頌足歎曰嗟呼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遷為中尉拜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坐匿豪吏族

甯成如狼牧羊事文類序

甯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彫

嚴延年屠伯前漢

嚴延年字次卿宣帝時為丞相掾遷河南太守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書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陳咸地白前漢

陳咸成帝即位時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白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答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飲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懾服令行禁止

尹賞虎穴前漢

尹賞字子心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賂報仇相與標丸為彈得赤者所武吏得黑者所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簿幕塵起勸劫行者死傷橫道抱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成帝時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于無市籍商販作務而解衣凶服被鎗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太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廄寺門桓東指著其姓名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

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侯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効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

樊曄嚴猛後漢

樊曄字仲華光武時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罕不生出獄吏人反羗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冀天水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周紆刻削後漢

周紆字文通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明帝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安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更人大震遷博

平令收考姦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亂案條教為州內所則後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解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轉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貴戚備乎於是部吏望風言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官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謹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王吉酷虐後漢

王吉中常侍甫之養子也漢靈帝時為沛相性殘忍曉達政事

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計常有微過酒肉為戒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刑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洛陽獄

羊耽殘暴後漢

羊耽元帝時遷廬陵太守剛克殘暴恃國威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斃鏢後百餘吏亮執之歸于京都罪當死以羊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入議之有其賜命獄所

劉湛殺吏南史

劉湛宋武帝時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賊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趙伯符苛暴南史

趙伯符少好弓馬宋武帝時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討討時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近無敢入境

伯符鞭吏南史

趙伯符宋文帝時為丹陽尹在羣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戮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首頓與五十鞭

蕭惠開卧虎南史

宋孝武帝時蕭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聲譽於敘述間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不踈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

李洪之枉殺北史

李洪之魏獻文帝時遷拜尚書外都太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飽渴即荒深居山谷雖相羈縻主人罕到洪之及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來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

而利害之聲聞於朝野

崔暹北史

崔暹字元欽性猛酷少仁怨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後魏孝文帝和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九職汚狼藉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其遺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懷破章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賊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顯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

于洛侯北史

于洛侯魏孝文帝時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

胙饘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處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得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時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李洪之利害北史

李洪之魏孝文帝時為秦益二州刺史設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有犯禁者宣告斬決枉害者至有百數而利害之聲聞於朝野秦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標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大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瘡病交臻父柱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

李洪之利害北史

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水帛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數良久乃卧而引藥

鄒道元北史

鄒道元字善長魏宣武帝時為冀州鎮東長史行太守事三年為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于他境

牟祉北史

牟祉字靈祐魏宣武帝時自當官不憚疆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暴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其人患其嚴虐

薛懷吉北史

薛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本不屬清節魏宣武時為汾州刺史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為

然多持親戚悉令同行無為之彌縫恐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所備咸過本望

盧斐酷暴北史

盧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強斷知名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任簡斐然成草非嘉名字也文宣帝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兵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入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校事交楊楊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無俱病鞭杖死獄中

士文苛刻北史

庫狄士文隋文帝開皇初拜貝州刺史士文至貝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孥唯哭士文聞之令人捕擄擄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獨獸竟坐免

燕榮嚴酷北史

燕榮隋文帝時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禁錮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及除幽州總管嚴酷有威

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炎范陽盧氏世為著姓崇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嗽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答箠命取之鞭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擗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公况有過邪榜撻如舊

元弘嗣灌鼻北史

元弘嗣隋文帝時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用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答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謀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鞠囚多以酢灌鼻或啄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

王文同埋木槓刑豪猾北史

王文同性明辯有幹用隋文帝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檢桂州

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焚務有一人

豪猾每持長吏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多而數之因令刻木為大槓埋之於庭出又餘四面各埋小槓令其人陪心於木槓上縛四支於小槓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

趙仲卿號於菟北史

趙仲卿性兇暴隋文帝時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二百吏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徵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事多克濟由是收穫廣遠成無餽運之憂

趙仲卿深刻北史

趙仲卿隋文帝時遷朔州總管後以功進上柱國仁壽初檢校  
司農卿蜀主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  
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  
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瑤雜物稱是

楊德幹威嚴唐書

楊德幹高宗時歷澤潞并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  
斗炭不逢楊德幹

武懿宗榜楚唐書

劉恩禮讓及吉頊上驤車武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因引近臣  
高閑生平所悟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  
同日論天下冤之

武懿宗陰酷唐書

武懿宗以司農卿爵為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武后神功元年  
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萬師德  
少吐忠義並為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  
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眾無輜載以鈔割為命若按兵  
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  
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妻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  
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  
帥何阿小陷冀州殺入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  
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  
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斷中無有脫者其陰酷雖周來等不  
能繼也

侯思止誣周唐書

侯思止貧嫺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奴詭狼無良恒州刺史裴

貞答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鞠訊皆  
夷宗武后時拜思止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  
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解身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  
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  
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  
願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  
奴言語理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  
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捧即殺琅邪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  
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絰鐙為所曳者思止怒復  
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  
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河

王弘義慘刑唐書

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床元  
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背吐鄙而詆人効以為笑侍御  
史霍獻可數嘲誚之思止怒以聞后獻可我自用之何所誚  
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詭女  
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絕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  
住切慶詭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榜殺之

王弘義慘刑唐書

王弘義武后時以飛鸞擢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  
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獄室積薪施炭罰其上俄而死已自  
誣乃舍也獄每按獄州縣所至震宿弘義輒詭曰我文徵如狼  
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必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  
東捕逐畦錄無遺內史李昭德曰言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



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令許御史胡元禮使領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待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

來子均流死

來子均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出惡武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振夷先登得遷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

來俊臣兇慘罔上

來俊臣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為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吏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

來俊臣

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邪王中反狀為續所抑武后以為諂擢索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讎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索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司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臧衛遵忠等陰囑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蟻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顯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且為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醢于鼻握地為牢或寢以匿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

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鬼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孝游道表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顧以夷誅大臣為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提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對曰是因不視中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絳往視遽假仁傑襟帶立西廂絳懼俊臣東視唯唯去其取聞先是宰相梁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諱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借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

來俊臣

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賊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為合官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誓面訟寃僅得解禁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頊以法頊大懼承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戡以謀反誅其子許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剗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漢州

索元禮苛酷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鑿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闔手足轉之號籠翅或紡囚梁上鏈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數百未訊訖水冠氣號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米俊臣周與璉而奮天下謂之米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為假子故為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賂后厭眾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周興入甕唐書

周興少習法律中宗時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安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革有美名與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

姚紹之誣獄唐書

姚紹之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烝替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紹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赦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長揭羅滅無所問因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咭喘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

姚紹之誣獄唐書

姚紹之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烝替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紹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赦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長揭羅滅無所問因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咭喘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

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因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以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為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賊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項辱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吳得賊五百萬法當死章后女弟救請故賊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為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王旭三豹唐書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桂孫也中宗神龍初為兗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斬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事唐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

王旭三豹唐書

不待覆斬首齊還京師遷左臺侍御史崔暹敗其婦翁盧崇道自領外逃歸東都為雋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刻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絀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聲訐傑坐斥擯州刺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無御史其為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擷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之時監察御史李萬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將京師號三豹萬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間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為細帝令坐賊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賊數百萬希虬使奴為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曉旭請承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為上聞詔初治獲姦賊不貴

貶龍川尉而死

敬羽暴忍唐書

敬羽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玄宗時補匡城尉朔方安恩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權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寢顯凶態不誡忍乃作巨枷號勦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鞠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溫死遷余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羽獄忝按邊肥而羽齎則引遵危坐小牀彈且仆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囚我廷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賊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寶貴如珍等九人皆斬太子仇焉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諱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

人集事卷五

中

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鞠之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膝腓皆碎人視之以為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片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縋服而赴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吉溫慘刻唐書

吉溫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子姪奉父兄唐玄宗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稷得幸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蕭翼為河南尹御史盧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良不為未擬右相李林甫善吳故得免良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為吳恐於是高力士

間出就第吳多私謂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吳通謁溫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吳曰吾故人也吳揖乃去它日到吳府辭曰國家法不敢墮令而後沈心事公云何吳待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垆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垆兄均為侍郎林甫密遣吏摘其銓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案日情不得吳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吟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提出諸史迎備其酷及引前不訊皆復日終獄具林甫以為能溫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震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吉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夷為奔走推轂詔獄希夷文深虐其舅鵠鵠少卿張博濟林甫婿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為盛王妃

人集事卷五

中

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搆東官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發杜良婦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已盧寧徐徵悉連縛論死尸積大理坦下家屬離窶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諷勣引涉及嗣號王巨皆訴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鉉飛書言圖繼事委溫以微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極狎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州鐵鑊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欲具須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赦敬忠即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教溫謝曰丈人母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諷不得御史盧欽索其家挾誠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誅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夷相勗以屠戮羅鉉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

問震以威隨問輒承無敢遲鞭楚未收干壁而獄具矣

逢吉獄靜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驛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劉錫名杖五代史

劉錫漢高祖時為承興軍節度使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

高閭山違法行刑金史

高閭山宣宗時改遷單州刺史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前一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

合住黨類以酷聞金史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性復殘酷或言赴恒州朝廷羈其親屬合住出怨言曰殺却我即太平矣宰相以為清理斬之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為所移如徒單右丞恩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遵使特立號半截劊言其短小

鋒利也馮內翰壁號馮創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十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趙彥韜鞠盜宋史

趙彥韜為興州義軍裨校太祖乾德中故蜀主孟昶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綱為謀至都下彥韜潛取昶與并州燧九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并赦遇綱出師西討並以為鄉導克興州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為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劫物鞠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探取其心肝民家詣闕訴冤太祖怒令杖配蔡州

蘇曉深刻宋史

蘇曉字表東初事漢祖鎮太原太祖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先是朝廷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間守信盜官錢鉅萬既受代為部下所發守信至中牟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案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李即守信息女守信常用木為筏以遺適曉得守信所送書以進太祖將捨之曉上章固請寘於法仍籍其家餘所遺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隱沒官錢擢拜曉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賜金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監在京商稅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曉深文少恩當時號為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

周瑒酷濫宋史

周瑒太宗潛邸時瑒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福州卒歲數百補刺賊千餘遷供奉官又使緞銀州按邊事

還奏稱自權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撫使無  
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為變瑩擒獲之連捕就戮者三百餘人  
人以為酷監

惟濟修毒 宋史

錢惟濟字巖夫仁宗時知定州不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燒銅  
錢灼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  
多此類

錢惟濟苛忍 宋史

錢惟濟字巖夫宋仁宗時加檢校司空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  
忍所至牽蔓滿獄重囚棄市或斷手足探肝膽用以威眾觀者  
色動而惟濟自若也

韓縝乳虎 宋史

韓縝字玉汝神宗時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彼酒誤隨  
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勅妻持血衣  
過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  
汝

李穰嚴忍 宋史

李穰字長卿神宗時用蔭歷管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修拓  
深趙邢三州城役無愆素然稍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為言都水  
丞程昉亦訪其越職部令件折御史周尹又論穰父死二十年  
不葬僅從東路提舉蜀部茶場兩歲歲課七十六萬緡穰  
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任遂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  
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  
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穰察

蔡確除掠諸囚 宋史

蔡確字持正神宗時舉進士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鄧綰薦為  
監察御史奸險不常善逢人主意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離中  
丞鄧綰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  
確煅鍊為獄綰甫均不能制密奏確除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劫  
二人死有罪且詐使吏為使者覆問因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  
其濫遣還諫官及內侍審其情實畏言不寃由是綰甫均皆罷  
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官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盧革  
訟學官確深探其微連引御史自翰林學士將以下皆逮捕  
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沙食旋瀾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  
飯餅餠舉校其中必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  
問無一事不承

專殺

不待奉命而擅殺入者

冀尚安殺國語

晉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平鄭聘於秦且謝之而殺里克曰  
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平鄭如秦謝綏絡乃  
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陽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  
耳臣之愚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大夫平鄭  
與客將行事穆陽曰鄭之施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  
我弟殺必作難是故殺平鄭及亡與大夫共華賈華却堅雖  
勳虎特官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出奔秦

晉樂書殺三卻 周語

晉楚鄆陵之戰獲王子發鉤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卻

巴陵哀王劉休若擅殺夏竦期南史

宋巴陵哀王劉休若宋文第十九子也鎮雍州典籤夏竦期事休若無禮啓宋明帝殺之慮不許啓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竦期已死上怒勅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

于忠矯殺韋雋北史

韋雋字顯超早有學以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為州里所稱魏孝文帝時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雋與左僕射郭祚皆嫁故亦同時遇害雋終斬狂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雋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懲然者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雋焉

朱珍殺唐賓五代史

朱珍五代史

朱珍梁太祖朱溫時為滑州刺史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

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

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

浩唐賓友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

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且冀得以緩其事而圖之既夕

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

為太祖畫明日伴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珍去蕭舍珍迎

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

舉胡休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張全義忽殺監軍 事文類聚

唐莊宗朝張全義為太師尚書令無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

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

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為讖已大怒督殺之

馬希聲矯令殺高郁五代史

馬殷字霸圖唐明宗時封楚國王高郁為殷將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疆荆南高季昌患之嘗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時殷子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太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為然遂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管西山將老焉太子漸大能咤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管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更以狀白殷附膺大哭曰吾竟老如此而殺吾勳將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

王彥昇殺韓通 見宋史

王彥昇字光烈性殘忍多力善擊劍號王劍兒周世宗時遷龍

捷右第九軍都虞候累轉鐵騎右第二軍都校宋太祖北征至

陳橋為眾推戴彥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於路逐至第殺之

初太祖嘗軍入京不得有執毫犯及聞通免意甚不樂以建國

之始不及罪終不賜節鉞

敵賢 忌賢能而不舉者

李林甫忌士不中選唐書

唐玄宗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對詔或

斥已即寢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

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奏上



以為野無留才

馮宿畏中官不取劉蕡書

馮宿唐文宗時為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竊見劉蕡對策以為過古是董而畏中官耻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慙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黜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兒戲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卻曰蕡遂我留吾願其厚邪

王安石忌司馬光宋史

王安石為相神宗欲用司馬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剛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實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

與異論者立赤幟也

### 爭功

爭奪他人之功歸於己者

公子園爭穿封成所得因左傳

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寧婁也聞具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頤成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成因皇頤公子園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園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乎囚曰頤遇王子弱馬成怒抽戈逐王子園弗及楚人以皇頤歸

### 聚歛

夏莊聚歛財賦者

楚子常蓄貨奔鄭國語

楚聞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財而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允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貨聚財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財不妨民衣食之利聚財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御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于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出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

夫從政者以死民也民多曠也而我取富焉是動民以自封死

然自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

在至于今處鄭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齷齪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故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怨怒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愾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相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蕭世新蓄歛南史

梁蕭續字世新多聚馬依蕭養蠶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歛倉儲

庫藏盈溢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

王遂獻羨賞官書

王遂好與利操下以嚴唐憲宗時為柳州刺史親吏章行素柳李常當受課料兩泚吏見遂斥即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受犯賊法當坐而詔稱清缺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岳指淮西亟則賊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察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為光祿卿滑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謂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薄羨賞百萬以獻帝高其能

王鐸嘗貴唐書

王鐸字昆吾唐德宗時遷領南鄭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鐸租其屋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貢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百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鐸之財

孔謙苦民被殺五代史

孔謙唐莊宗以為度支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公偽崇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

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節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糞灰占庄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

王章括隱五代史

王章仕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則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勝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為省耗緒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錢鏐括歛奉中國五代史

吳越王錢鏐常重歛其民以事者僭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答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答數已則以次唱而答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答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海商賈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不與荆楚諸國相次歸命子傲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

合周括粟殘民金史

金哀宗時內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刈者主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

執而以令于眾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養故維蓬  
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不從竟死杖  
下京師聞之股票盡投其餘于糞溷中或白於李蹕蹕驚曰  
白之衆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  
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急欲存社稷邪存百姓邪當時  
皆莫敢言

### 桑哥增課元史

桑哥元世祖以為尚書右丞相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  
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  
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斂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  
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為鹽課每  
引令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定茶每引令直五貫宜增為  
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  
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  
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如所議行之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四

### 臣門

### 苛刻

為政瑣碎深刻者

諸葛豐以刑名見黜

諸葛豐字少季元帝時擢為司隸校尉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  
多言其短上從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  
夫張猛上不直豐適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  
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  
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  
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  
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者老不忍  
加刑其免為庶人

### 劉類關察親書

劉類歷位宰守苛虐尤甚魏郡王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  
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碎其頭又亂杖撻之  
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在市里皆有孔穴又  
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  
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  
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闕問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  
又遣鈴下及奴婢使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  
猪驚走頭挿欄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

察使使伊伯曳五官據孫弼入顛頭背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舊俗民誇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該自改

田式政尚刑殺北史

田式字顯標初仕周政尚嚴猛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牖以暢羈恩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拾揮拂去之

弘靖被囚唐書

式以為慢已立棒殺之或索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弘靖被囚唐書

張弘靖字元理唐憲宗時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與弘靖素貴有與而行人駭異俗謂標山恩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眾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峻列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仇酬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稅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術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資將士弘

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餘言合雍欲觀小將則人未嘗更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內弘靖約門館掠其家資婢妾航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眾辨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來畏其謀欲還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鵂眾怒繫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眾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賊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敗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

張業厚欲見殺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時張業用事業李仁罕之甥也唐明宗時為節度使昶即位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為相業無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欲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

楊邠不知大體五代史

楊邠漢高祖時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務應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兼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

王章增估見殺五代史

王章漢隱帝時為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太祖用兵西征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時剝削其下民甚苦之及百官俸廩亦皆取以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權

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禁酒麪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張瓊被石漢卿誣宋史

張瓊為牙中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代為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為巫媼二人銜之切齒發瓊擢乘官馬納李筠諫僕高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又誣毀太宗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建隆四年秋郊裡制一方欲誅石漢卿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棍下氣盡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鞠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歎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

陳堯咨不循法宋史

陳堯咨字嘉謨太祖時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敗武庫建觀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

張雍三急宋史

張雍仕宋真宗為兵部侍郎性鄙吝莅事勤恪善為米鹽嘗察以肅下恃其清幹受遇於時益矯厲以取名譽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帑集會賓佐醵食而已在三

司簞簞籍有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為特論所論

韓綱激變縋城脫走宋史

韓綱仁宗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剛初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餉餉多不特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帥與比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與僧帥衆劫庫兵為亂欲殺綱綱妻孥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為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

李中師深刺治辦宋史

李中師字君錫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據幕吏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辦然用法刺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宋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復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先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規他處為重洛人怨之

逢迎迎合君意者

楊興因問諸周堪事文類聚

周堪張猛為石顯等所譖漢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邪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文粹迎合曹操殺孔融魏書

文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漢獻帝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為軍  
訓祭酒與陸機阮瑀等典記室又孔融有過太祖曹操使婢為  
奏永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內寧招合徒  
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賊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  
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充中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襴  
衛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  
願復生凡說融語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  
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  
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傅亮悟劉裕肯還都南史

宋國初建除傅亮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  
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  
命已移戎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  
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  
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頃幾人自送亮曰頃幾十人  
於是奉辭

宇文愷以耆後媚帝北史

宇文愷字安樂在周武帝時以功臣子累遷御史中大夫儀同  
三司陟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  
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所有功故見赦後拜營田大將軍  
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醴山縣公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  
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  
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  
監文獻至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賜帝

即位遷於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  
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  
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我秋令愷為大帳  
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  
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我秋見之莫不  
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裴蘊重輕由口北史

裴蘊隋文帝時拜京兆贊務發掘鐵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  
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極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  
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  
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

明敏時人不敢致詰

裴蘊增樂北史

裴蘊隋文帝不好聲技還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  
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  
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  
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  
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

裴蘊迎諸道衡北史

司諫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裴蘊知隋煬帝惡之乃奏曰道  
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  
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味源其情意深為勸逆帝曰然我  
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重稱共高類賀若弼等外擅威權



自知罪當誅及我即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及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裴蘊逢諸縣威北史

隋煬帝問裴蘊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令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親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憚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捲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

王鉷進錢加使唐書

王鉷中書舍人王璿側出子也玄宗以為才進無和而市和糴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林甫方與大獄憾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擊殺張氏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欽嚮天子意入雖被錮貸鉷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開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脚士大抵貲業皆破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威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校內作閒廐使

周宗迎昇意見齊丘五代史

晉天福年間南唐李昇照鑑見白髮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

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默宗為池州刺史

李通道海陵伐宋金史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官者梁琬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于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

張洎揣摩言事宋史

張洎太宗時奏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大訝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觸切之

九

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指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異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晚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

呂夷簡迎帝意廢后宋史

呂夷簡字坦夫宋仁宗時為相章獻太后崩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耒夏竦皆太后所任用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歲中而以夷簡復相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怒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

淹率臺諫訪閣門請對有旨今臺諫詣中書或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

黃潛善乘間詔殺歐陽澈宋史

黃潛善高宗時拜中書侍郎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陳東誅之誠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

### 貶黜

以罪被謫者

馮衍字道見黜後漢

漢馮衍字敬通為更始將軍鮑永安集屯太原不降後審知更始已歿乃并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光武怒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集事書

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

祖璉以讒聞見黜北史

祖璉字孝徵齊後主時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封燕郡公璉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主提璉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焜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焜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

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璉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惘惘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微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者之極是罪過合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璉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

柳宗元貶永州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權擢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柳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貶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宗元久泊振其為文思益深

集事書

劉禹錫易連州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唐憲宗時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依狃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裴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申錫易朕侯命唐書

宋申錫字夢臣文宗時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得罪貶開州司馬既歸易素服侯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私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耨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惡佞納賄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

遺書朝野為答閱

# 失聽良言

不用善言事敗而悔者

太子申不聽黃徐言被虜史記

魏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急告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圓額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官則富不過有魏實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殺計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

殺將軍消軍遂大破

項梁不聽宋義致敗前漢

秦二世二年項梁自號武信君起兵大破秦軍時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以隋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樹故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之

劉表因韓嵩魏書

韓嵩為劉表從事中郎方曹操與表紹相持於官渡也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助操嵩與別駕劉先說表曰曹操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舉其弊可

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庸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表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以為將軍計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乃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舉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各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恩無負嵩表遂使之

人集案高

主

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拜曹公之德表以為懷陳兵見嵩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表皆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高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諫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外貌儒雅心多疑忌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軍能用曹操征柳城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操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自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曹操征表未至而表卒于瑯琊州降

却隆不用趙誘之策致禍晉書

却隆惠帝時為刺史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

虞綽不聽世南誠致禍此史

福

忠嗣沮光弼之說唐書

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  
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  
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  
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  
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  
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  
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

李惟岳不用從政言被殺

今集卷四 五

不聽良言

自是而拒人善言者

袁紹不聽田豐謀致敗

田豐事袁紹爲主簿。劉備據沛乃自將征備。田豐說袁紹曰。

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運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矣以機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操畏紹過河乃急攻備破之備奔紹紹進軍攻許豐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使敵疲於奔命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以為沮衆遂械繫之反紹敗豐遂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忤之若勝而吾必能救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救之袁紹既敗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日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高幹自矜致敗

高幹袁紹甥也靈帝時為并州刺史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張溫不聽紹謀被害

張溫獻帝時為衛尉董卓劫天子西都稍誅關中舊族陽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者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衆術交通遂害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違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斬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袁紹不聽授諫延良被斬魏書

袁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

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羅仇不納奇策晉書

沮渠麴粥北涼蒙遜之伯父也言於兄羅仇曰呂王荒老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若羅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呂光所殺

牢之不聽裕諫被縊南史

晉安帝元興元年桓玄為荊州刺史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劉牢之拒之劉裕然其軍軍玄至裕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裕與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於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

陵亦豈可得之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

向柳不聽范瑒致死而史

向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掾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瑒竣皆與友善及竣薨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瑒誠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遊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丞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宋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李訢不聽璞言致禍北史

李訢魏獻文帝時為相州刺史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

李敷

北史

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帝聞訢罪狀檻車徵訢初抵罪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婿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敷兄弟事豈可知有馮關者先為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關弟問之足可知委訢從其言又趙郡范瑒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免刑配為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謐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大舍尚書攝南部事用范瑒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諸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弊道路羣議曰高張歟

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瑒等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諛諛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瑒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瑒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瑒知文明太后之忿訢又知內外疾之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帝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瑒證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瑒曰公德於瑒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瑒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李敷

北史

天穆拒取言先征邢果北史

鮮于乞之弟天穆時元天穆討邢果以取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顯已據鄴城邢果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果威宜先略唯取以果為聚眾無名雖強猶賊元顯皇室昵親來珍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顯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果果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取行西兗州事尋為元顯所陷顯執取自隨余朱榮破顯天穆謂取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誤國

無謀自用誤國家之事者

景延廣致契丹人寇五代史

景延廣晉高祖時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晉出帝立議告契丹致



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然而已契丹果怒入寇晉出帝幸澶州以延廣從皆無功乃出延廣為河南尹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

### 蕭胡篤諛諛政遼史

蕭胡篤字合水般胡篤為人便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道宗大安元年為彰慰官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官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帝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諸任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刺離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邪律章奴以藉私奴為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辛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政廢自此始云

### 集事要

## 辱命

出使辱君命者

### 盧昶使宋大怖

北史

盧昶字叔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魏孝文太和中無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夸見於貌色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與魚菜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衛命之禮有死無辱雖

經流涕而節節致頌卿不能長懷為卿之正可恨乃俛眉飲咎自問大焉有坐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多貽之竹素何如其彼易殺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斯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厭黜

## 替安

越禮犯分者

### 王昌偽子襲僭號

後漢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縉王子林好奇數往依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昌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郎緣是詳細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詎者嘗下獄卒儻謂郎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偽易它人子

### 集事要

世

以故符全興年十二誡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東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成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亦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與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卿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晉天幸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與子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靈益聞為國子之蒙父古今

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與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  
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  
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親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弱  
者惶惑今元元創殘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  
卽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許稱之以從人望

思王鈞行天子大射禮後漢

思王鈞陳敬王羨子也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性隱賊  
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惡敬王夫人李  
儀等漢和帝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  
長平獄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殺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  
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後鈞取掖庭  
出女李嬀為小妻復坐削園宜祿扶溝三縣

董卓振乘舉服御後漢

董卓字仲穎後漢獻帝初平二年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璫持  
節拜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  
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轡時人號卓摩車言其服飾近  
天子也

公孫度自侯爵擬王者魏書

公孫度字升濟起玄菟小吏為本郡太守知中國擾攘圖欲自  
王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  
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  
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遂自立為遼東侯承制郊祀車服僭  
擬王者曹操表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傳至其  
孫公孫淵國滅

齊王同僭舞八佾晉書

齊王同字景治獻王攸之子惠帝時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  
築策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  
與西宮等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  
于酒色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趙王倫白版晉書

趙王倫惠帝時僭位刑賞僭差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軍  
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  
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黃巢妄陳符命唐書

黃巢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  
代唐又黃為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

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為皇后

充王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五代史

唐充王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潛宗族賓客諫之  
不聽其妻聞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  
大恐乃悉毀之

劉豫稱齊帝金史

劉豫字彥游宋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慤為知濟南府是時山  
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金將撻懶  
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  
遂為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燕諸路馬步軍都總管  
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

詔曰侯宋平當接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白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捷賴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天會七年九月朔旦授策授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母翟氏為皇太后其錢氏為皇后以辛丑年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鄭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開涉文移畧年止用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

劉豫見執宋史

劉豫為大齊皇帝高宗建炎中初金主欲廢豫先令捷辣兀朮偽稱南侵至汴給子劉麟出至武成驛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閭揚言曰自今不發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

偽丞相張昂知淄川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鄒瑗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傳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捷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

劫制

強臣制主者

李僊劫帝幸北塢後漢

李僊獻帝時為車騎將軍封列侯後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僊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僊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官人及侍臣不得以

穀米自隨入門有禁方不得出市困乏便就僊索糲米五斛牛乳五升穀為食賜官人左右僊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以吳錐不可啖食

朱溫威迫昭宗上道五代史

梁太祖朱溫以兵至河中遣寇彥卿奉表迫請昭宗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椳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

李繼筠劫唐昭宗東遷五代史

李繼筠昭宗時父為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幸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海等亦倚茂真之璽以為外援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繼筠與全海等劫唐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其父茂真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咸中新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入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置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餓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激譟茂真求略以為生茂真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真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耗安能不解

與梁和平天復三年正月茂真與梁約和斬韓全海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

### 跋扈

強梁之臣欺罔者

桓溫抗命

桓溫字元子哀帝時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帝使侍中顏施宣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輟輟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

川成樂張廣加疆疆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不陷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湯清如當假息將竟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德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是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開機務且不行者誰行牧園表裏相濟實深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無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諸圻詔又使尚書車駕止之溫遂城諸圻固讓內錄選領揚州牧

桓溫上疏觀望禪位

桓溫知朝廷伐殷浩等以況已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

國無他業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始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及簡文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為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言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鳴嗟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望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中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今答表便可蓋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

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開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  
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  
德尊重師保朕躬帝初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  
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

桓玄專制方面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桓溫之子晉安帝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荆  
川是時寧遠將軍殷仲堪慮玄跋扈遂與楊佺期結婚為援初  
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桓慮掩襲求廢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  
隙除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  
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  
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  
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

○秦書

文

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  
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敬敏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  
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與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  
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逐造金墉使仲  
堪收揚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  
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  
大水仲堪振旅血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  
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  
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  
偉遂還不知所為乃自贗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  
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  
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

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  
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  
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  
鄆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  
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  
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  
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殷琰以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  
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  
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  
之

高洋以衛士加刃見帝

北史

高洋字子進魏孝靜帝時進封齊王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  
陽殿從者千人悉前持劔者十餘輩洋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  
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洋令主者傳奏須  
臾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洋曰此人似不能見容  
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  
諱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

○秦書

文

史思明殺使

唐書

史思明唐肅宗至德年間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事外順命內  
實通賊蓋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其無嫌即擢  
承恩為河北節度副使使國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  
陰諭以謀諸將遂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恩故奏事  
還思明留館之惴所寢牀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臥夜半  
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明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牌又得簿紙書數番皆當殊將士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

王承宗拒命

王承宗唐憲宗元和中襲為鎮冀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祖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

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川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薛萬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切而歸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頌為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

王敬武遂帥自為留後

王敬武唐僖宗時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遂帥自為留後時王鐸方

督諸道行營軍援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

王師範斬張瑄

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卒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唐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瑄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政之弘與瑄運和師範以金啗之曰若君顏先人使不絕其祀若之患也不然願死瑄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政遂攻棣州瑄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師範拔其城斬瑄而安潛不收入

李羅專擅

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三月詔以李羅帖木兒臣老的沙謀為悖逆解其兵權制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計還四川曰里李羅帖木兒不令不受夏四月甲午朔命擴廓帖木兒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悉知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搠思監所為遂令李羅帖木兒舉兵向關士貢亮堅帖木兒兵入居庸關李羅帖木兒知樞密院事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于皇后店不蘭奚力戰不後而退不蘭奚幾為所獲脫身東走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亮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慰解之不聽丁未詔弄術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執而與之復李羅帖木兒前官仍總兵以也速為左丞相庚戌亮堅帖木兒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勸吳語乘帝就宴資之加字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亮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



改軍據廣帖木兒恭命討之羅帖木兒屯兵冀寧其東道以白  
鎖住領兵三萬守樂京師中道以豹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  
關係領軍五萬合擊之關係等兵逼大同李羅帖木兒留兵平  
大同而自率兵與亮堅帖木兒老的沙復太學向關丙戌李羅  
帖木兒前鋒軍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軍禦于清河也速軍于  
昌平軍士皆無鬪志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  
丁亥白鎖住扈從皇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往冀寧  
戊子李羅帖木兒駐兵健德門外與亮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  
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李羅帖木兒欲追  
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庚寅詔以李羅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  
老的沙為中書平章政事亮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布  
列省臺百司以也速知樞密院事詔諭李羅帖木兒擴廓帖木

## 諂佞

阿諛順意取容者

安陵請從王死戰國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  
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欽惟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之曰王過舉以  
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  
落而愛渝是以雙色不敵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懷楚國之勢而

無以自結於王稿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  
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  
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  
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  
夢結駟千乘雄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曉虎咆哮之聲若雷  
霆有狂兇呼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宮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旆  
而抑兇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  
誰與樂此也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  
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薦蟻蟻又何如得此樂  
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  
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王綽李斯頌始皇 史記

秦始皇時丞相王綽卿李斯卿王戌五大夫趙卿五大夫楊卿  
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  
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  
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播名故不久  
長其身未致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  
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  
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公孫弘飾辭對帝 前漢

公孫弘武帝時為左內史弘每奏事有所不可不肯筵辯常與  
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  
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聞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

陳萬年

陳萬年字幼公宣帝時為石扶風遷太僕庶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成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而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萬年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萬年嘗病召子成教戒於林下語至夜半成曉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挾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瞞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云云教咸謂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禹

張禹字子真京兆人也少為郎中郎後為太僕卿禹自臨問之成帝親拜禹休安昌侯張禹每病輒起居閑車駕自臨問之成帝親拜禹休下禹頗首謝恩賜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

張禹

第

張禹太守禹成妻不勝父子私情恩與相近上即時徙成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侯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休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晉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憂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趙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

不疑王氏後曲陽侯及諸王子第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馮統

賈充武帝時將鎮關右也荀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閒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開雖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馮統

馮統少傳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從越騎得幸於晉武帝稍遷左衛將軍統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勸乾沒救請故得不廢

和嶠

和嶠字叔道太原人也初為太子舍人後為太子中庶子武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荀勗及和嶠往觀之勗感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天下貴而賜勗

殷仲文

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東晉安帝時凡仲謀薦之於會稽王導引為驃騎將軍從黨於桓玄及玄初篡位入宮其休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王楨

王楨之字公幹子猷子也為侍中安帝時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獻之也在坐咸為氣咽楨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劉德願

劉德願性麤率為宋孝武神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

臣至敬恭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流  
勤撫膺擗涕泗交派上其悅以為豫州刺史

雲定興諂事文述北史

宇文述隋文帝時素好看奇服炫耀時人有雲定興者為製馬  
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微之名為許公缺勢  
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  
深植耳人又微之名為許公植勢述大悅曰雲凡所作必能變  
俗我問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袁充妄奏北史

袁充字德符隋文帝時歷蒙鄭二州司馬頗解占候領太史令  
隋煬帝大業間榮感守大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尤  
乃上表稱陛下修德榮感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

萬計

王劭惑佛罔上北史

隋文獻皇后崩王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  
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  
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積符備諸秘記  
皆云是妙善登隆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  
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  
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  
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  
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求安門平  
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  
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袁充稱文帝符合三五北史

隋文帝仁壽初袁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  
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  
本命行年生日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  
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  
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  
竿永永無窮上大悅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袁充及太  
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  
命年合陰陽歷數並符同唐堯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  
合三五未若乙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九一元三統之期合五  
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  
唐哉皇哉者矣仍調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

封倫構宮鴻修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時楊素營仁壽宮表倫為土工監規構鴻  
修宮成文帝怒曰素憚百姓力為吾捨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母  
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  
樂而感歸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  
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修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  
吾不及也

封德彝裁畫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時楊素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  
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  
章奏若忤旨則廢不聞外以峻文絕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  
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



王世充阿媚北史

王世充為江都丞燕領宮監善候煬帝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資貨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有合意則厚賞世充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溺殺之者前後十數世充為秘之又遷簡閱以供進益見親昵及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在軍中垢面悲泣夜不解甲籍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

表充安陳嘉瑞北史

表充字德持隋煬帝時領太史令煬帝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

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

世

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

士及機悟唐書

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唐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其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遠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阿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有陽若不肖徐嚼之其機悟率類此

許敬宗倚權肆威唐書

許敬宗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襲舊迹以女嫁蠻酋焉益于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除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騰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閣頃拜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成始就其後符堅姚襄宇文周君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勛力知后緝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稱逐良叔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宋之問媚附張易之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唐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武后時轉尚方監丞于時張易之等承寵寵甚宋之問與閭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及敗貶龍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請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

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籍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為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頌唐睿宗立以徐險惡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為御史劾奏貶新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使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

李勣迎合帝意唐書

李勣字勣功唐高宗時為尚書左僕射詔得乘小馬馬出東西臺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可猶無忌等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無忌等持不可帝後密訪勣曰特立昭儀而臣下皆以不可今止

奚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弘霸四其唐書

郭弘霸為寧陵丞唐武后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占見自陳徃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姚璿襲類取媚唐書

姚璿字令璋唐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襲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

郭弘霸嘗瀕疾唐書

郭弘霸唐武后時自陳徃討徐敬業武后悅之遷右臺侍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

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甚元忠惡其媚累語于朝

周利貞獻魚唐書

周利貞者唐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鈇疏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網不獲而有魚焉關得之刺史大笑

楊再思無恥唐書

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再思左補闕彥範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謂令言為長社令士愈出譏易之凡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謂教綴中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楊再思阿佞取容唐書

楊再思唐武后時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州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佞取容無所為違人吏所不善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讓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溝者叱牛不前志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違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貴宰相

二張虛謫唐書

張易之張昌宗武后時嘗宴朝堂列卿三品宋璟階六品俱下坐易之謫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效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

崔日用起舞唐書

崔日用權進士第為沔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頗時饋獻豐甘稱適賓使者楚客數其能奏薦之權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補遷神龍中鄭普

思納女後官日用劾奏中宗初不肯廷爭切至言思由是得罪

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縣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

祝欽明諂附亂禮唐書

祝欽明字文思權明經為東臺典儀唐中宗在東宮欽明無詩讀授太子經無弘文館學士中宗後位權國子祭酒桓彥範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臣親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緣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祫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帝

果用其言必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豆遵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眈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擅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談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漂核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

閻朝隱以身為儆唐書

閻朝隱字友倩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唐中宗為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

賈懷貞諂附權貴唐書

賈懷貞字從一齊宗時遷左御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諂詐善諂結權貴官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為之懼監察御史魏傳弓族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仕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

王鉞俯伏林甫唐書

王鉞玄宗時為御史大夫燕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鉞於第左建大院文書叢吏事入求



署一室而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約聲熾熾帝寵任  
鉞至李林甫而揚國忠不如也然鉞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位  
龍見林甫自事稍自息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  
鉞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鉞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忘  
其威亦以附已親之

李林甫迎合奏帝西駕唐書

李林甫唐玄宗開元間進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  
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  
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襄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  
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往幸何所持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  
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

陳希烈諂帝唐書

陳希烈唐學允深黃老唐玄宗開元間遷為門下侍郎天寶元  
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  
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  
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  
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未史官著願祥瑞無窮其喻  
佞類如此

馮希樂佞稱令政事文類聚

唐代宗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  
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  
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遽  
曰是必掠食使過

齊映措飲貢獻唐書

齊映唐德宗時為相後貶夔州刺史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培  
飲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巽為江西始獻六  
尺瓶至映乃八尺云

韋綬佞語見唐書

韋綬字子章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休字  
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為得全書邪綬白之帝喜即賜綬  
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為佞言以悅太子它日待太子為帝道之  
憲宗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夏  
州刺史

韓建誣害諸王五代史

韓建唐昭宗時為華州刺史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建遣  
子允請帝幸華州帝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

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

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韓建與諸王皆勸和之建心  
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初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  
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  
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遂  
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  
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  
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蘇循倡梁太祖功德五代史

蘇循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  
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悅首

畏禍或云不仕而循特博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  
下泝河梁太祖躁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  
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

蘇循以諛見逐 五代史

蘇循事唐昭宗為禮部尚書及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  
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  
涉張文蔚等皆數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與張緯薛貽矩盛稱  
梁王功德所以應天順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且  
少引首希見遂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  
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  
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

蘇循諂倖晉王 五代史

蘇循唐昭宗時為禮部尚書梁太祖即位以循父子諂說繼行  
勒歸田里及晉王李存勖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  
闕朱友謙道蘇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  
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  
州望州解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臣晉  
王大悅明日又獻書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  
使已而病卒

馬希範妄對 五代史

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殺都統印莊  
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護堤飲馬爾莊宗嘉之

陶穀先成禪文 宋史

陶穀字秀實為翰林承旨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

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為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  
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  
其多忌好名類此初宋太祖特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  
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  
戴貂蟬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

鞏中為安石放生 事文類聚

宋神宗時光祿卿鞏中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  
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德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臯吏走卒  
皆籠雀鵠就宅放之謂之放生中不聞詩什於是以大龍貯雀  
鵠諸客次檮笏開籠每雀一鵠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  
十歲時有遼寨之主事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  
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鄧綰阿附王安石 宋史

鄧綰字文約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宋神宗熙  
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  
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  
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  
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  
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  
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數陳其悉帝問安石及呂惠  
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  
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達事屬安石致齋後便知寧  
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  
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

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卿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鄧洵附蔡京宋史

鄧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宋哲宗召對為秘書省正字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譭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秘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才凡近學問荒謬不足以汙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

集事錄

史

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右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

趙師異學大宋史

趙師異字從善光宗時遷司農卿知臨安府韓侂胄用事師異

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挾侂胄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痕慙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冠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雞鳴師異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

許及之屈膝執政宋史

許及之字深甫宋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許叔似同權遣補皆為當時所干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謫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

集事錄

史

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程松夫婦諂奉侂胄愛姬宋史

程松字冬老事寧宗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具職使此松為僊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職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

李孟諂事仁宗元史

元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頗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貧窶使兆民又安庶幾

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米敢必今朕踐昨曾未踰月寧有物價  
頻減之理朕托卿甚重敢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 阿附

諂附權臣者

杜欽勸王鳳復起前漢

杜欽成帝時為議郎徵詣大將軍幕府王鳳以王章上封事言  
鳳專權蔽主鳳心慙稱病欽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  
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  
雖然楚無獨之臣執進退之分絮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  
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  
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  
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  
將軍哉夫欲天下始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然知之故  
攀援不遺書稱公母困我唯將軍不為西國流言自疑於成王  
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

潘岳越時晉書

潘岳字安仁晉武帝時尋為著作郎轉散騎常侍性輕躁趨世  
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怨懷之  
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  
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

何曾黨充抑純晉書

何曾晉武帝時為太傅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何曾卑充而附  
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  
賈充以女求婚晉書

賈充字公闕晉文帝襲位轉充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  
封魯郡公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皆充以要權貴  
者充皆賜以素意待之專以諂媚取容任愷等嫉之以充都督  
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既外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時之鎮  
百僚餒于夕陽草前易私焉充以憂告易曰公國之幸輔而為  
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  
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奇懷對曰易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  
子婚姻事易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顯  
亦並稱之帝納其言

王儉讚高歡舉大業南史

王儉字仲寶宋明帝時解褐秘書郎遷秘書丞及蒼梧暴虐求  
外出補義興太守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

肱為長史帝夜召肱却人與語久之肱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

帝慰肱難之仍取燭遣兒肱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  
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  
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  
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微之誑虐非公豈  
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  
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  
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諸公知之  
儉請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歎言後登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言  
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猶是未達理儉時為中書  
舍人甚間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

長史尋歸左專見任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  
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褚彥回諂附蕭道成尚史

褚彥回宋明帝崩遺詔輔幼主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蕭道成謀  
廢蒼梧王彥公集議衣紫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  
了此手取事就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  
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紫微郎曰褚公服情多白  
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紫微謂彥回曰國家所  
倚唯公與劉丹陽及蔡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  
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蕭道成輔政王儉  
議加黃鉞任還曰此大事應報諸公道成曰褚脫不與卿將何  
計還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退能制之果無健

蕭道成

李

異及沈攸之事起道成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豈難事必無  
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心齊  
建彥回曰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譏  
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  
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  
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國  
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為無益  
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  
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  
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  
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  
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歛衽曰陛下不得言臣

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

王晏附明帝諫廢鬱林尚史

齊武帝崩遺詔以尚書事付王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  
射及明帝諫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結鼓  
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詵  
兄弟握兵權進疑未決晏頓三夜微步詣詵議時人以此寬之  
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祇掌曰公常言晏法今定如何建  
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

蕭坦之附明帝廢鬱林王南史

齊臨汝侯蕭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  
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詵同族為東宮直閣以勤直為文惠  
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大孫文武變上臺除射

蕭坦之

李

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  
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官中及出後堂雜校槍坦  
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帝不可奉乃  
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  
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救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  
殿露著黃綬鞭鼓林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詵欲  
共廢我以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捕之坦  
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  
三年人不放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  
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  
尼姥言為言乎晏與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等  
肯復還道坦之從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

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侯遣內左右密  
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大臣  
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  
賜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違耳  
帝又侯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  
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着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  
昌殿壽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  
請發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  
心直屬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收內  
史蕭奉敬南陽太守蕭範基並應還都謀欲待二蕭至藉其威  
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曰廢天子古來  
大事比間曹道剛未降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

所後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湛惶遽明  
日遂廢帝坦之力也

高聰傳

高聰字僧智宣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  
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  
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聰琛  
李湛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之請曲事高彥寶獲  
自免筆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如暗之  
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修之傳乃因皓啓請田宅  
皆被遂許及皓兄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

裴炎附后廢帝

唐書  
唐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媼于五品官裴炎固

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  
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伯劉祥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  
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  
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三為皇帝炎以定策功  
封永清縣男

蕭至忠附納

唐書  
蕭至忠中宗時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唐隆元年以後黨應坐乃  
太平公主為言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廢用事至忠乃自附  
納且丐還公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  
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參主退謀先  
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

崔日用附託身

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得稍遷唐中宗崩奉  
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曠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  
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大舉無  
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  
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

李林甫附求進

唐書  
李林甫字哥奴玄宗開元中授諫德累擢國子司業武惠妃寵  
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  
計妃德之侍中張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  
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  
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摘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  
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



所待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郭王光王被讀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憫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苗晉卿附張倚唐書

苗晉卿字元輔玄宗時為吏部郎中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李林甫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命他官同較書判數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昶為第一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親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頭本無學故議者譏然不平安祿山因閒言之帝為柳花萼樓覆賞中裁十一二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

元微之附得相唐書

元微之字微之唐文宗時為尚書左丞後拜武昌節度使微之始

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

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嚴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薛貽矩附進五代史

薛貽矩字熙用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議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

韋悅附崇韜五代史

郭崇韜唐莊宗時為侍中樞密使自宰相王彥章韋悅等皆附之崇韜父諱弘草等即因莊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

張洎附禮準愈謹遂得擢用宋史

張洎太宗時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恩欲老儒附已洎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於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伏乃凡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任江左口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

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既然遂加

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

裴禹錫附比宋史

裴禹錫字玄圭太宗時權樞密副使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為疎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僂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為琪請屢多遜故第上惡其朋比坐琪以談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

崔公度附試帶宋史

崔公度字伯易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益開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出賦以示韓琦琦上之宋英宗即

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待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昭烈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故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王子韶內饋

王子韶字聖吳中進士第以年未冠神宗時守選後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權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安石惡袒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廢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制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

後期改軍部皆宗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神官劉安世言神宗熙寧初士大夫有一鑽之目子韶為衛尉少卿其父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汚擅樂之地

熊本專媚

熊本字伯通兖州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上第為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秘書丞及知制誥神宗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議者援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為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徒相與感頌時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園視四起交驩而合謀或靜於延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

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譟譟之眾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考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

蔡疑叔族

蔡疑字文鏡徽宗時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自布衣至侍從從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叔族屬專為叔父京命子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遂列拜之

賄賂

以財貨請求者

孟佗賂奴得官

孟佗資產饒贍靈帝時張讓趙忠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讓有監奴姓任家事交通貨賂威行諸郡佗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肯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大喜遂以佗涼州刺史

李廷珪以妓女金帛賂王仁贍

李廷珪七歲隸孟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知祥僭號補軍職王全斌之下劔關也相遣廷珪與其太子玄詰將兵來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詰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籍詰所在軍頂廷珪懼

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  
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樂遂求於烟威家得女妓四  
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瞻孫是獲免歸闕為右千牛  
衛上將軍太祖乾德五年卒

### 貪祿

當退而固位者

南郭濫於吹竽人中 事文類聚

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  
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  
昭侯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也

蔡母珍之自代求封南史

蔡母珍之宋明帝時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

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

本

丞用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  
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將王廟乞願得  
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  
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  
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

高閭請州徙降 北史

高閭字閭士為中書令每請本州以自効魏孝文帝詔曰閭以  
驍軍之年方求衣錦知進退有應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  
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

王祚戀祿責子 宋史

王祚宋太祖時為宰相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

顯位者甚眾頗吝嗇父王祚頗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  
累萬金祚在相位稱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  
置酒上壽祚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大  
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  
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挺將擊  
之親戚勸諭乃止

寇準服藥白鬚髮 事文類聚

寇準公準年三十餘宋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藥  
則膚段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盧多遜固位不決致禍 宋史

盧多遜宋宗時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多遜知  
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復用

本

普為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  
法之會有以多遜嘗遣吏更趙白交迎秦王廷美事聞帝怒下  
詔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卒于流所初父憶性儉素  
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齊儼章服用漸侈傲然不樂謂親友  
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  
服其有識

### 貪婪

受賕無厭者

子猶受幣 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  
幣錦二兩幣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賈子猶為高  
氏後受幣及書辭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辭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君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故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害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

范士執取貨飾辭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魯昭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士執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殺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禍之隘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惟免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歎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歎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子常欲利左傳

魯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獎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使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天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責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夕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晉荀寅求化左傳

魯定公四年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化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抵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使仲文受賂被奏免官南史

使仲文事宋文帝為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尚書右僕射何尚之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錢三十萬使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來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謂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蜀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酒利其百十亦足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聰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

使仲文受車被劾南史

使仲文宋文帝時領選既不結眾論又頗通貨賂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

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其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侍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侍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想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止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為政

劉休祐致百姓嗷然南史

晉平刺王劉休祐宋文帝第十三子也宋孝武帝孝建初封山陽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撒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羅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貴錢凡諸戎

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塔命

謝朓聚飲南史

謝朓齊武帝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齊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建舊臣朓內圖止足且實辦事弟滿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為數斛酒還書白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理常務聚飲衆頗譏之亦不屑也

王瑱受貨易宅南史

王瑱字奉光齊武帝遷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為公頃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瑱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

為黃銅及將拜印王鑄印六鑄而龜六毀不成謂之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亮

王筠苦屬南史

王筠字元禮梁武帝時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貸且有甚屬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

公孫軌運糧納餉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魏明元時為武牢鎮將初魏大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輔者自壯眾共嗤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赦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軌輒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東山馬軌執怒取罵軌者之母以子刺其陰而死之曰

李順受金北史

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勢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心族誅之

李順字德政魏太武時為太常龍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

凡使涼州十二回魏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將宴頗有悖言遜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累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密言於帝帝未之信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之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饑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

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為太武知  
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其謂考伯曰卿從兄往罪國朕意  
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

張赦提受賂致死 北史

張赦提性雄武有規畫後魏獻文時為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  
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事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  
通請食產流聞中散李貞香出幽州採訪牧守政績貞香驗  
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不要時不親貴  
自許詣至中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  
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其香昔常因假而過幽  
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  
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  
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命  
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  
當為仇讎矣

延和賣官 南齊書

咸陽王禧之子坦字延和傲倨凶暴魏孝武時歷司徒太尉太  
博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  
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  
出為冀州刺史事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  
後為受性好畋魚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免春夏捕魚鷹雁為常  
數百願自言每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史萬歲沉金 北史

史萬歲隋文帝初拜左領軍將軍萬歲請將愛沉入朝詔許之

與新陰有二心不欲詣關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詔而還蜀  
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  
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

安重霸設基受賂 事文類聚

蜀主王衍時為簡州刺史安重霸霸資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  
鄧能基其家亦賄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  
於西北牖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  
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  
為基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

趙在禮貪賄拔釘 五代史

趙在禮字幹臣唐明宗時為鄴都留守與唐尹後宋徒鎮橫海  
歷鎮奉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資

遼女里貽笑 遼史

遼女里字涅烈夜逸景宗即位以異戴功政事侍中泰貪同列  
蕭阿不底亦好賄二人相善人有齷齪為泉耳子所著者或戲  
曰若遇女里阿不底必盡取之傳以為笑其貪猥如此

斜也以鑄佛賦金 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熙宗天眷二年為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鑄  
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全而未  
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為金總管

昌齡留寄苞苴 宋史

昌齡留寄苞苴



李昌齡字天錫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  
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有韻太宗嘉  
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為淮  
南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賈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  
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常與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苞苴  
輒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樂物樂器而已曾有言其貪者太  
宗以為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

### 貪縱

貪慾恣縱者

智伯貪以致滅戰國策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

韓書

六

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驕復來  
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扭又將請地於他國他  
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  
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  
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  
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  
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  
之趙請蘭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  
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謀三使韓  
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  
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  
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台城郭之完府  
庫足用倉廩實矣無失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圍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  
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簋之功不能過也君曰失足矣吾銅少若  
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  
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  
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  
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坐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  
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  
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  
於延陵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

韓書

六

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  
之為人驕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  
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  
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  
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  
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  
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  
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  
護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

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石勒發掘陵寢晉書

後趙主石勒及從子季龍並貪而無禮東晉元帝時既王有十

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寶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囊代帝王及先賢陵墓森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于柵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以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裹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

石季龍徙洛陽鍾虡晉書

石季龍晉成帝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羽仲銅駝飛燕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經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輶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

元暉納貨北史

元暉字景襲魏宣武帝時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歲之於檀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侍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餓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六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歛無極百姓患之

宇文文化及兇險北史

隋煬帝時宇文文化及權授少府丞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騁道中長安謂之輕薄子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

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帝幸渝休化及與弟智及達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乃釋之

江安王府僚不顧事舊唐書

江安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魁大帶十圍食兼數人惟庸遊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王執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人語曰寧向儂崖振白不事江滕王執

元載不悛見殺舊唐書

元載字公輔代宗時進拜中書侍郎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初婦言縱諸子開通貨京師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第則竭主書城中開北第室宇奢麗當時為冠近郊觀樹帳帝

什器不徙而供音聲別墅張嶂相望具數十區名姝異妓禁中不逮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後帝怒收載下詔賜死妻及子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陳少游掠包信財賦唐書

陳少游德宗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克代宗時為宣歙觀察使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詔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時德宗奔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信所儲財賦於是悉為少游所掠信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信驚走度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信有禦過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信者至上元復為韓滉所留信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端九以聞會少游使至德宗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燔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職信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

逢吉市帶責永吉償直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奉王從職于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永使楚至是還逢吉意鉤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索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史弘肇貪財罔殺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漢高祖時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

德軍節度便是時李松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斯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校酷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五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贖余僮隱其錢福進答責之僅以詎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

白徹所過殘掠金史

內族白徹哀宗正大九年復拜平章政事無右副元帥賜劍得便宜從事時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桑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徹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秀輩仍掠人食之布白徹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僕大兵至矣白徹目不知書姦黠有餘傳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押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視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邪白徹終不悛以及於禍

符昭壽驕逸自恣宋史

符昭壽初補供奉官太祖開寶七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遷鳳州團練使益州鉉轄昭壽以貴家子日事遊宴簡傲自恣常紗帽素衣偃息後園不理戎務有所裁決即令家人傳道

多集錦工就解舍織織羅綺帛每有所須及給於帝餘半歲方給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債糶泰新米及成熟者亦取之悉貯寺觀中久之損敗即勒道釋償之縱其下凌忽軍校

陳自強附仇胃交貪賄賂宋史

陳自強字勉之宋孝宗淳熙五年登進士第寧宗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北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卿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泊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權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入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析衛秦國公韓侂胄額朝權包直威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開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曰押空名敕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燬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五

臣門

濫殺汎濫殺及無辜者

楊素臨兵斬辛北史

楊素字處道隋文帝時開皇十八年為靈州行軍道大總管多權略素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入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必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必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

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

裴蘊峻法北史

裴蘊隋煬帝時擢為御史大夫時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高駢逞殺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時為交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願有屢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屢候主調發駢嚴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屢詔斷定人未安

葉孤突將月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六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成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變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粟然密藉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貨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媼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嘸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今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

賊閭門如今日寃也連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為垂泣駢復錄突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惻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事駢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九地中人乃安

### 謀害

設謀陷害人者

無極欲去朝吳左傳

魯昭公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朝吳蔡太其有寵故害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帝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禁入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其諸蔡且微吳

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無極欲害卻宛左傳

卻宛楚也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即却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日賓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

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發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愛令尹曰不發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東軒焉國人投之遂弗愛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典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孫秀說害解系晉書

解系字少連武帝時為雍州刺史楊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諸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閹門自守及張華等被誅秀又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赦系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解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

殺之害及其妻子

郭默亂

郭默晉惠帝時次尋陽見平南將軍劉胤胤素佐張滿等輕默保露視之默常切齒至臘月胤餉默酒一器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僞人蓋脫與胤滿有隙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反逆之形已露惟忌郭侯必除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僞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開門胤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叩之曰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胤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及殺張滿等

庾懌餉毒允之

庾懌字稚恭假節鎮蘇湖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始有毒飲大大斃乃密奉之成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

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

劉湛附義康矯害檀道濟

劉湛宋文帝時為領軍將軍貪執朝政憲儀同三司檀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官車要駕道濟不復可制元嘉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還鎮下諸未發有似鵠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祭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秘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鵠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日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

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求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惠開斬吉納城

蕭惠開宋孝武時拜益州刺史略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

遙光謀殺齊高武諸子

齊始安王遙光高帝次元之嫡孫也生而璧姿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諒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殊賞之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明帝即位為揚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是疾不得同朝例常有與自望賢門入永泰初進為大將軍給油絡車明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

魏臣謀害沙漠汗太子

元魏文帝諱沙漠汗神元之太子也神元四十二年遣帝如晉晉武具禮護送至神元五十八年又如晉既歸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殺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無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



為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

元吉陰謀殺秦王 唐書

高祖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併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官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置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元吉記室參軍榮九思為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王帛權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矯殺之自是入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宴內侍以

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曰為兄計於我何

二張讒害宋璟不克 唐書

宋璟則天時遷左臺御史中丞居官鯁正張易之張昌宗等欲中傷后知之得免數忤旨詔按獄揚州又詔按幽州都督張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職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龍蜀復言龍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真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馬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

叔元給軍害李絳 唐書

唐憲宗時南蠻寇蜀道詔李絳募兵千人性赴不半道變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

為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掩節登陣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殺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

承宗殺元衡 唐書

王承宗憲宗時為深趙節度使留後時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齊使人白事中書懷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有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顯骨持去邏司傳謀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射乃審知是日伏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怒嚴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再不食白敏中遣人誣陷德裕陰事 唐書

李德裕宣宗時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斤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為黜御史問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

朱瑾畏害知訓 五代史

梁太祖時朱瑾奔淮南揚行密表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隆演年少繼立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疆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勸隆演誅之以去國患隆演不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理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

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踴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種精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理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踵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理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獲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遠墮側立祠其上

知訓殺昇不克五代史

梁太祖時徐知訓溫子也初溫養子李昇事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罵昇飲酒伏劍

士欲害之行酒吏刀彥勸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摘之鼻樞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况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趨去知訓以劍授刀彥彥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昇後為南唐主

秦檜誣殺岳飛宋史

宋高宗時金人攻淮西張俊分地不敢行師卒無功岳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張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紅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詠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統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秦檜捕著下

大理寺將以扇搗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怒初檜遂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已任兀術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逐飛兵擒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若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乃侯高與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錯置使飛還軍且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曰檜傳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

取行軍時日雜定之俚會其獄咸暴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

梁成大妄奏魏了翁真德秀宋史

梁成大字謙之宋寧宗時進士素苟賤亡恥作縣滿秩謫事史彌遠家幹萬所所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斯為達其語通判楊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以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面裏一不察焉董道同器涇渭混流失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眾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桷斲不侔矛盾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

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失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衛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錮三秩

拜住哥受賂謀殺古思元史

邁里古思字善卿由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元順帝時江浙省臣乃承制授邁里古思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鏈搗死之斷其

頭擲廁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

### 讒間

讒言間諜人者

伊戾諸殺太子座左傳

曾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其嬖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即公惡而婉太子座平公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取遠好之不取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如書徵之而駢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

與楚客盟美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賂而與之語過期乃繼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變人諸大叔遺奔晉左傳

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變人求酒於太叔信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晏嬰追封孔子史記

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

下崇喪遂家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威容飾繁隆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費無忌說諸太子奔宋史記

楚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姬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

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諱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費無忌勸楚王殺伍氏史記

楚費無忌說平王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怒等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殺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擊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

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優施教驪姬諸害申生國語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威驪手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妹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曲沃以速驪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微無辱之故公許之優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子之徒如何對曰早慶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必小也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價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彈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是故先施說於申生驪姬賂二王使言於公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

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士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以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故而行疆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殺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尚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既曰子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級衆執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執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欲其甚矣孰不感焉驪姬欲愛君感不釋也今天以君

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無章其惡而後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可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公曰吾將圖之驪姬曰以泉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創封疆君盡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聚之衣佩之以金玦太子申生伐東山反自糶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告君曰得衆若衆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狄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疆又失言於衆矣雖欲

有退然將責焉言不可食與不可強是以深謀遠慮不圖於將  
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  
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  
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  
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  
啗我我敬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為人皆集  
于菴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菴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  
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菴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  
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  
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  
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王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

卷之五

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不  
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  
變其志志少疎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  
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  
也子將何如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  
里克曰弑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不取抑撓志  
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  
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  
必速祠以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  
福乃真鴆于酒置董子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  
恐而出驪姬與犬肉大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  
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歟也不才寡知不

卷之五

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盟  
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說之也故陷於大  
難乃達子說然歟也不敢愛死唯與說人釣是惡也吾聞君子  
不去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疆也守  
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  
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  
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章父之惡取笑諸侯  
吾誰卿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逃  
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  
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  
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  
父忍之况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  
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  
之廟將死乃使猛之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  
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吾  
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  
謚為共君驪姬既殺太子甲生又諧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  
共君之事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令賁華刺夷吾夷吾  
逃于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為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太宰誥諸子胥吳越春秋

夫差復此伐齊越王聞之率眾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  
誥誥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誥之  
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  
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

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諂之曰子胥為強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

魏斯贊諸樂罕戰國策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魏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江乙惡昭奚恤戰國策

魏人江乙為魏使於楚使仕楚惠王為戶欲惡昭奚恤於楚謂

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今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善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昭奚恤又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受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惡臣之見王

郭開略使毀廉頗史記

趙王恩復得廉頗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代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郭開受金譏害李牧萬平龜鏡

趙王用李牧為將居鴈門備邊以便宜從事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異擊之大破匈奴數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趙王遂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趙趙以李牧擊破秦軍又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復禦退之秦於是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欲反趙趙王信之乃使趙惠及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趙王使人捕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王翦固急攻趙大破趙軍殺趙惠遷其將顏聚屠趙王而遂滅趙

趙昌謫害鄭崇下獄前漢

鄭崇字子將京兆長安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寬草履上笑曰我識鄭君卿後聲望重貴寵過我諫上由是得罪數以職事見責欲乞骸骨不敢趙昌倭調害崇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馬援遭薤菜之譖後漢

馬援封新息侯光武遣援率十二郡募士四萬餘人征五溪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非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援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病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或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



擊充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盡頭竟不得進大衆  
涕鬱行死誠可痛惜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  
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  
驛貴間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先是援病松來候之獨拜床下  
援不答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  
援在交趾常飢意愛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軍還載之一  
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及卒後有上書譖之以為前所載皆明  
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營買城西數畝地  
築墓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章索相連詣闕請  
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所究前後六上辭甚哀  
切然後得葬

連紀諸豐微言

田豐字元皓天姿瓌傑性多奇少親居喪哀日月踰過  
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漢靈帝時初辟太尉府舉茂才  
遷侍御史闕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素紹起廢辭軍  
幣以招致豐豐以至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  
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  
譏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  
膺而泣曰苟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  
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勉見之  
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  
豐之意

蔡瑁不令劉琦見表

漢獻帝時荆州牧劉表疾病子琦還省侯琦性慈孝瑁兄也琦見

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  
藩其任至重為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懷心以增其疾非  
孝敬也遂遣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劉表聽左右疏逐衡

衡衡辯於言而冠於論見荆州牧劉表目所以自結於表者其  
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發繩墨  
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  
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  
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  
名滅為天下笑者皆譖之者有形也

鍾會挾憾諸害嵇康

嵇康字叔夜魏時嘗為中散大夫貴公子鍾會造馬康不為社

會憾之因言於司馬昭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  
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  
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等言論放蕩非毀典  
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  
害之康將刑東市大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  
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  
於今絕矣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昭尋悟而恨焉

馮荀諸毀齊王攸

馮統字少曾晉武帝時為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荀勗見朝野  
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  
己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  
衆所歸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

孟玖譖害陸機晉書

晉武帝時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王粹率秀皆有怨心機以二弟為將還家所忌固辭成都王穎不許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刻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及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死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知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模皆死之宦人孟玖怨機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闓郝昌公師藩等皆致所用與率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黑驢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解戎服着白哈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率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惟懼出劉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成都王穎箋詞甚悽惻既而嘆曰率秀鸚鵡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是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子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

荀勗毀齊王攸晉書

晉武帝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臣庶皆屬意於齊王攸荀勗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彼恐其為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臣庶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皆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攸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既信勗統之言乃下詔策攸之國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待容儀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

信宿臥血而死帝哭之慟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蒙隕社稷之禍陛下何哀之過帝乃收淚而止

馮統疾譖張華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武帝時平吳有功封廣武縣侯初謀伐吳馮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慚懼疾張華如讐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今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

徐潤譖害令狐威晉書

劉琨字越石懷帝永嘉中為并州刺史素著豪傑聲色雖暫自矯勵輒復縱逸河南徐潤以音律自通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恃寵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威性亢直數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潤又譖威於琨曰威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

郭斬譖害太弟晉書

偽漢主劉聰即位中宮僕射郭荷有憾於太弟又謂太子祭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此父親入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入許以三月上已因譖作難事遂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

夢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願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采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祭深然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惔許諾祭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祭以為信然初新準從妹為又孺子活于侍人又怒殺之

集事五

而屢以嘲準準深怨準說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祭曰昔孝成詎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祭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宗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祭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冠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祭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殺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

然今朝廷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祭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荷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官人讌戲或三日不醒劉祭使王平謂劉曰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果甲以備之又以為信然裏甲以在祭馳遣告新準王沈曰向也王平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勿信於是使祭圍東宮祭遣沈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自誣伏發又為北部王祭使準賊殺之

劉瑀被殺及諸羊希

南史

羊希字恭聞少有才氣宋文帝元嘉間申為尚書左丞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

集事五

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土人妻為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華願兒譜法與賜死

南史

戴法興遷越騎校尉宋前廢帝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威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厭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

遠郡尋於家賜死

張敬兒讒害吳泰 南史

張敬兒先為襄陽府將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檐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鵠尾洲啓宋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觀為督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

蕭景王晏諸伯王 南史

任荀字伯玉齊高帝重荀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輟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

任荀事

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考回衛軍王儵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惛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載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竝見誣伏誅而胤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

王晏諸袁彖 南史

袁彖字偉才齊武帝時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為人晏請交不答

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為臣說之上衛怒良久

胡諧之貪慾諸害范 南史

胡諧之齊武帝永明六年遷都官尚書諧之有誠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茂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除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杲年求佳馬杲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杲年云胡諧是何倭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代杲年杲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武帝曰杲年恃其山川險固聚眾欲擅一州及杲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駭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

避光諸害高武諸子 南史

齊豫章王獻王次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儵見而奇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及率子恪為名而手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殺竟陵王昭賢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大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熱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輒卧主書單景為啓休旨斃之微孚堅執曰事須更密尔夕三更子恪從號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微孚以答上撫牀曰速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

謝超宗詭言諸王 南史

王瑩字奉光遷尚書左僕射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議興太子

謝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言如湯燒雪耳及至瑩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請實謂懋曰湯定不可燒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鮮饗懋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念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齊明帝時為中領軍

趙道智諧江革事文類聚

江革字休映梁武帝時為廬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情事好酒以王曇首代為行事南州為之語曰故人不道知新人倏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司馬申謔毛喜南史

司馬申字季和梁元帝時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感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諧毀朝之端士通罹其決參預謀謖乃於外宣說以為已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諧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陳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官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諧殺傅綽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書應於尚書下省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諧賢之効也

元暉諧害壽與北史

元壽與少聰慧好學魏宣武初為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

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諧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驅檢覈亮發自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與堅已為婢壽與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時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與因踰牆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與其上加麥戴之而出送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所諧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與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與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壽與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帝注可直付壽與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與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願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

元晏諫于謹北史

于謹字思敬魏孝明帝時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為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魏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其諷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

司馬子如挾怨諧害崔暹北史

齊文宣帝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崔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綱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

從之及踐阼諸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  
搜運家甚貧置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  
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遷於馬城畫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

鄭子默誘誘王所北史

王昕字元景為平陽太守時齊文宣怒臨漳令樞暉及舍人李  
文師以暉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  
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  
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辭之帝謂愔曰王元  
景是介博士介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  
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

高歸彥謫害清河王岳北史

齊清河王岳高歡從父弟也文宣時加太保性華侈尤悅酒色  
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高歡令岳撫  
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  
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為永巷但  
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獨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  
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  
以為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  
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後  
歸彥反武成知其謀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

和士開誘孝琰北史

封孝琰齊後主時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  
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性奔哭鄴中富商丁都嚴興等並為義

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都之  
止有一朝士號叫其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  
郎李瑒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諧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  
副馬拾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  
入辭帝遂決馬鞭一下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  
鄭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

封士讓祖穆謫害斛律光北史

斛律光字明月齊後主時為太保咸陽王遷太保侍中祖挺忌  
之又提提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  
不可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挺續之曰旨老公背上下大斧斫舌老母不  
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挺婆聞以告其母令宣以饒舌為斥已

五光

旨老公謂祖挺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聲震關西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懷既而丞  
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較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  
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曹武都  
慶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  
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挺告  
之又恐追光不從命挺因請賜其一駿馬須其來謝因執之帝  
如其言光將上馬頭駭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  
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  
絃貫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  
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邢祖信掌簿籍其家挺於都省問所得  
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挺又



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聞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挺具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

鄭譯解斛斯徵北史

周武帝山陵回宣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斛斯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因以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諧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元平被擒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

楊素譖殺萬歲北史

史萬歲英武驍健好讀兵書隋文帝時為河州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萬歲出馬邑道追擊大破之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勇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將士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上大怒命左右操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冤惜

周興諸害魏玄同唐書

魏玄同武則天時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弼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何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母久留興以為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蓋上變異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告事人

二張譖貶魏元忠唐書

魏元忠武則天時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礼丞高戢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辯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最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寢其境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

林甫姦譖毀短適之唐書

李適之恒山縣王孫也玄宗時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之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

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  
適之不誠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  
林甫所構得罪應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  
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韋堅裴寬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  
陰被詔殺堅等貶司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林甫離間國忠

唐李林甫始厚王鉷為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伏林甫大懼不  
敢面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為御史大夫林  
甫薄國忠材勇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  
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  
因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玄宗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  
待卿林甫聞之憂慙

邊令誠譖害高仙芝

高仙芝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元帥  
仙芝副之領飛騎驍騎及朔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伍萬繼封  
常清東討玄宗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  
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  
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  
甲伏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賊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  
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  
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搗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  
險盜票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  
庭條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  
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為盜詰資糧誣也謂令誠

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暴若輩本欲  
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  
輩可言不爾當呼狂軍中咸呼曰狂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屍  
曰公我所引援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與遂就死

權輿作偽誣詆裴度

裴度字中立穆宗時復度為平章事請入朝蘇逢吉黨大懼權  
輿作偽誣雲非水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  
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中樂里直第五岡權  
輿乃言度名應圖識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  
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王璠李漢譖德裕

李德裕文宗時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宗暴感風害鄭注始

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為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  
固諫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握手止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怨  
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興元節度使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  
大和中漳王義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府存問時德裕被召  
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  
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  
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  
臣不宜有此讒熾必哀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  
絳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李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  
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開城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  
悅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况申錫邪有司為我褒

曰德裕亦申錫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  
聚頃頃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  
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填懼而出又指坐席前示宰  
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李殷誣害程福贊五代史

程福贊者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  
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  
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贊身自救  
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  
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  
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  
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唐襲構亂致死五代史

唐襲前蜀主王建之嬖也建以為太子少保時太子元膺易之  
屢譴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  
罷歸元膺廷跪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  
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  
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  
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  
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  
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  
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  
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  
死

寇準左遷宋史

寇準太宗時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與知院張  
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刺  
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嘆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  
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  
厚既行念之嘗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  
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  
下思準不少忘間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

欽若嫉寇準宋史

寇準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真宗亦以  
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  
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

宋史

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  
曰滅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滅下之盟也以萬衆之責  
而為滅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為之不悅欽若曰陛下開  
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  
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

丁謂譖寇準宋史

宋真宗時寇準為相尤惡丁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  
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再敗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  
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謂曰居停主人  
勿復言蓋指曾以弟舍假準也

丁謂譖曹瑋為準黨宋史

曹瑋仁宗時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發書樞密

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準不附已指為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準以宿將為謂所忌即日上海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報矢腹自隨謂收復華州觀察使

夷簡毀仲淹宋史

范仲淹仁宗時拜尚書禮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適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

吳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

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

擇仁城堅宋史

吳擇仁字智夫宋徽宗時加龍圖進集賢殿脩撰為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曰新城雖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技之堅緻如削鐵譏不能售

應辰被中貴人側目宋史

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官方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之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勝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貶水銀邪

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辯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

韓侂胄誣汝愚貶出宋史

韓侂胄字宗時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誣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言奏汝愚以百姓居相位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出汝愚汝江亭待罪汝愚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洵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官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勤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

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周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乾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彼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衆龍授捕假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孫亦台譖張柔被幽元史

張柔字德剛少慷慨尚氣節元太祖時為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歸拔都魯置官屬將士遷授有差燕帥孛赤台數凌柔柔不為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尚被執而降今委

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殺我  
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屠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  
明日將殺之屠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

正寅誣謗廉希憲元史

廉希憲字善甫幼魁偉舉止異凡元世祖中統間進為中書右  
丞行秦蜀省事後李璫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  
憲勳名因言文統由張易廉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  
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  
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商挺趙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降人  
費正寅以私怨謗希憲因李璫叛亦脩城治兵潛蓄異志帝因  
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  
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

世

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尸請速繫有司帝撫  
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

阿合馬誣伯顏元史

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  
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  
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  
時取其玉桃蓋世祖命按之無驗遂釋之復其任阿合馬既死  
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  
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  
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哈麻誣劾脫脫元史

武宗時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為平章政

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  
汝中柏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為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  
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  
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  
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營壘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諧  
諸皇太子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素賽因不  
花等即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  
始允詔收御史堂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  
密院事汪家奴為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  
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逐以  
死並籍其家

鎖南誣奏的失被竄元史

鎖交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御諸物英宗即  
位拜監察御史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利于京西壽安山鎖交兒  
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為東作方  
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  
築初司徒劉夔妄獻祈右民田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哈  
木迭兒分取其半監察御史發其姦由是疾居臺諫至是帖木  
迭兒之子鎖南為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  
便弗即入白今訕上以揚已之直大不敬帝乃殺鎖交兒哈的  
迷失與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之眾諸退裔泰定初贈鎖交兒哈  
的迷失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平郡公謚貞愍賜  
其妻子鈔五百貫良田千畝仍詔樹碑神道

姦臣

設心陰險欺君害人者

陳乞偽事高國

晉哀公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左傳國夏者每朝陳乞必為高國陳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塞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盡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國之莫如盡滅之需蟻事之下也又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即高國聞之與惠子即國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絃施來奔魯

樓緩欺王

趙樓緩將也辭行恐趙王疑之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尋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宋然之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侯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王莽擅作威福

王莽為大司馬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脅持上下附順者拔擢肝恨者誅滅王受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王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為牙豐子尋歆子莽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求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川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因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咸陳莽功德後周成白雉之瑞宜賜曰安漢公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數上書稱疾固辭太后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後其後嗣嚙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詔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莽受太傅安漢公誨讓還益封嚙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復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下惠士民餼寡與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悅衆庶又欲專斷知太后厭陵乃風公卿奏言往者更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進女

王莽字巨君莽元皇后弟之子也既尊重欲以女配平帝為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庭廢未允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傳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即更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請



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威勳堂堂  
若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  
母并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

王莽篡殺立威前漢

王莽時王莽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  
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  
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  
餘捕得解運國師公劉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  
榮茶弟右曹長水校尉侯冰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  
侯奇友散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  
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群入視之曰此一大子  
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廼流茶于幽

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放資陰沮帝意免燕王官魏書

劉放字子棄為中書監孫資為令俱事魏文帝久專權寵特燕  
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也騎校尉  
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共輔政放資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  
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帝氣微宇下殿呼聲  
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夾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  
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云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  
若亦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  
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  
人侍疾若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刀趙高也  
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

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  
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  
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曰宜詔司馬懿使相參  
帝從之放資出舉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勸帝出放資趨而  
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為不能放  
即上林執事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  
得停省中於是宇肇歆朗相與泣而歸第

畢坦誣害張方晉書

晉惠帝時張方世食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顯累遷振武  
將軍初得長安留人却輔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顯  
奏軍畢坦為方所侮忿而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威  
不進宜防之其親信郵輔具知其謀顯召輔坦迎說輔曰張方  
欲反人謂卿知王君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  
若何坦曰王君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顯門曰張  
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顯乃遣輔  
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  
下發函便斬方頭而出

王衍三策晉書

王衍字夷甫晉惠帝時位居宰相不以經國而思自全之計說  
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

第三王澄為荊州族弟王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是以為三窟矣咸者鄙之

桓溫大言晉書

桓溫字元子海西公特領平北將軍徐亮刺史性儉每譙惟下士莫梓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親視非望或卧對親察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

郗超勸溫廢立晉書

桓溫字元子晉廢帝太和四年以溫領平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時郗超諫桓溫伐慕容氏以道遠汴水淺運道不通溫不從

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

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行廢立大事不足鎮壓四海溫素有此計深納其言

和士開勸帝逸樂取寵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幼而聰慧解捷疾齊武帝初為長廣王時辟士開行參軍武成好擢親士開善此戲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武成帝即位累遷至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逐之後俄頃即追求至之間連騎催喚軒詣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敝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選掌財用唐昌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宗胡長榮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和士開反害趙郡王北史

齊後主以武成頗託深委任和士開士開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叔與婁定遠元文選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太后勸朝貴於前殿面陳士開舉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官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多言戲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

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

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散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明日叔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選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榮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榮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叔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特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觀觀今若出臣正是崩陛下羽翼宜謂叔等云文選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叔等謂臣具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叔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選為西兖州刺史山陵畢叔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

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又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叔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祖璉誣殺忠良北史

祖璉齊後主時入為秘書監丞相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

趙令恒與吾等密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祖璉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璉璉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璉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少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鸞提獎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先府參軍封士讓格告先友遂滅其族

韓鳳誤國北史

韓鳳字長鸞弟鳳威及其二子寶行寶信比齊後主時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後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

遣監造晉陽宮陳得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後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用先自營造鳳又稱提獎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使信還具奏聞及華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怒與提獎爭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救突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為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九族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讚訴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諸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雖須殺却君見武職雖斯養未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裴蘊布黨北史

裴蘊事隋文帝累遷御史大夫蘊欲重已權勢本虞世基奏賜司隸刺史以下官賜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數點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與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過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司馬德戡將為亂遂見害

宇文述進計廢太子北史

宇文述字伯通隋文帝時為壽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主上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資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共感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

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誓曰何為者述  
因為王申意約然其就退言於素亦從之後卒廢更而之廣為  
太子

郭衍附晉王謀廢太子北史

郭衍字孝文隋文帝時為蔣州刺史陛下甚信事上甚畏晉王  
愛肥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托衍心腹遣宇  
文述以情告之行大喜曰君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  
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何王因召衍陰  
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托以妻電嬖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伏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廢衍又詐稱廣川侯反王  
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備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  
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

卷一百一十五

史

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衛衙門禁垣由之及上崩  
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  
衛大將軍場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行吐谷  
渾王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  
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  
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虞基抑損表狀不以實聞北史

虞世基仕隋煬帝拜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雁門為突厥所圍  
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  
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勸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  
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葦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  
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

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  
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  
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  
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  
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頭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  
鼠竊雖多不足為慮義臣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  
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  
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  
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歐  
欽鳴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  
女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  
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直取  
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密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不  
為此

卷一百一十五

史

封倫矯飾險佞唐書

封倫字德彝事太宗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  
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  
自如人莫能探其肺腑

許敬宗受金欺罔唐書

許敬宗字廷族高宗時為弘文館學士累遷太子少師子娶尉  
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盧立門  
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畏  
稱賜敬德鸞篋龍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  
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

劉伯英出其下遠甚

李義府姦謀廢后唐書

李義府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太亮巡察劔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一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為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李獻承華歲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明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謹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倫德倫者許敬宗甥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為福也義府即代德倫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

李義府姦謀廢后唐書

李

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孫善業相推較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欽恤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

游藝說武后革命唐書

傳游藝武后載初元年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說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權勢益盛得即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為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蓬閣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有詔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抱

自青及繁人誦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林甫說玄宗以固已寵唐書

唐太宗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多是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李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玄宗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勅兵慶十四年不從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致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楊國忠說敗哥舒翰唐書

李

哥舒翰玄宗時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祿山叛帝命率河隴朔方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母下百官郊錢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恩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搗也無關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平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為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諭請天子重違因偽為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誅之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徒放其家楊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

悉精銳度渚水誅君則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發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教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灊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練節下因詔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失又謀久不決數奏言孫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敵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孫山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孫山雖盜洛河所過殘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亦進取常山十數郡孫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自固而國忠計迫譟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老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眾守幽州吾直搗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孫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岨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眾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

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火偃如欲避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開關以氍毹為車畫龍虎飾金銀木目將駭賊將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燔燄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聞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臨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楫乘以度啞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整廣二文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走少選整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潼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技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

史思明給夷人入國邀功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罕于玄宗賜其名安祿震為有偃皆歆目側鼻寡髮疎髯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覬覦賊多所禽賊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項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選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瑊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成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孫山俱為授生天寶初思明累功至將



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

安祿山詭誕給帝邀功唐書

安祿山唐玄宗天寶二年入朝奏對稱有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使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錢鵬鵠等四載與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或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深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又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除令群賈市錦絳朱紫服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

唐書

安祿山

天子盛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酋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玄宗不知

安祿山詭言取寵唐書

唐玄宗時安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摘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議皇太子何官也玄宗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鉉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為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侶林甫欲讎寤之使與王

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鉞鉞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日必流汗林甫稍羣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倭人李龜年為帝學之帝以為樂晚益肥腹緩及膝衣兩肩若挽牽者乃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歸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部署祿山張孔大母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幣幕翠綵繡金銀為簾簾瓜籬大抵服御雖乘與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帷坐之左張金鷄大陣前置特榻詔祿山坐塞其帷以示尊寵太子諫

唐書

安祿山

自古恆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人忘戰帝春秋高嬖寵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網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林甫排構大臣唐書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事玄宗開元初為太子中允累遷中書令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穿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入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真給張璠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鉞吉溫羅希範為爪牙數與大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雲嘗感其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弼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

居之恩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

林甫斥其進以絕言路唐書

李林甫唐玄宗時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貨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今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路絕

李林甫詭譎被出唐書

李林甫為相玄宗嘗大陳樂動政機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騭絕道去帝愛其醜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於是廢

林甫重開樓壁唐書

李林甫玄宗時為相故事宰相皆元功威德不務權勢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悉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騎先驅百步傳呼何衛金吾為清道公卿拜易趨走所居重關復壁絡版堦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間臺省為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入入謁

陳少游諂賂官者求近職唐書

唐代宗廣德中陳少游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勢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為陳鄭留後來泰中復奏為龍古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語諂謂秀曰七郎親

屬幾何月費幾何秀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十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譎敦行小惠群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款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為忠

裴延齡許言以肆欺罔唐書

裴延齡權司農少卿京右偏故有舊華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傍數百頃願以為內苑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德宗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

延齡諂賄陸贄唐書

裴延齡性傾險德宗時度支判官班宏卒陸贄為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矣雖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欺僥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忠貞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贄賴陽誠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

韋渠牟巧佞得帝意唐書

韋渠牟唐德宗時權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

專召渠半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涕下二三刻止渠年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半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親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半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相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半等其擬伴人主廷齡實皆姦虐無所建明渠年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羊于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仇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

李實盡政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皋辟署江西府判官遷

新州刺史皋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皋卒實知後務刻薄軍實士怨怒欲殺之夜縱火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權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慢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早關輔飢實方務聚歛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魚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為殺之或言古者瞽誦歲諫雖諛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駟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今李眾誣逐慶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眾專情警色見顏間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

以杜請託實公諷曾初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獨入通租實格詔因歛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括取三十萬緡吏乞貸豪望輒死按之無罪者報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諫閣不喻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判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切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歸州

于頔致權誣害元洪

于頔字允元德宗時拜山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頔率兵戰長旁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璩又勝之濯神滯於是請陸贄治軍法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擱然有專漢南意所播者類治軍法帝晚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歛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襄陽頔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

盧杞

唐書

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頔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強使孽子與婚晚吏高洪縱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忿刺殺洪一府驚潰

盧杞姦詐陰出張鑑

唐書

盧杞字子良唐德宗時宰相杞忌張鑑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成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舉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無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節度使鑑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盧杞召亂

唐書

唐德宗時為戶部侍郎是時兵屯河南北軍不辭財用日  
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繒百餘萬而歲錢纔支三月祀  
乃以趙贊判度支其黨章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  
過千萬者貶其貳以濟軍軍既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恭肅  
其期較更甄大搜廩里疑占列不盡則管掠之人不勝寬自殞  
溝瀆者相望京師蹙然不闕日然悉由它奴婢之直縑止八十  
萬又說置資舍居貨粟者四貨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  
肆民皆邀宰相祈訴犯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念而所得不  
足給師罷之資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至二架為  
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更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  
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界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率  
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事相市為私藉自

皇甫鑄諸忠良唐書

皇甫鑄唐憲宗時以吏道遷既由聚欽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  
皆唯之崔群裴度以開帝怒不聽度乃表嚴政事極論鑄奸邪  
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  
輔相今王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興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  
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  
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洛宮觀自娛樂鑄與程  
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與援故帝

排眾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鑄乃益以巧媚自固  
建慎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  
所餘詔度支評其鑄貴書之以給邊兵故綽陳練觸手輒壞士  
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所著韓曰此內庫所出平勃  
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  
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鑄  
乃諸群抑損微稱帝怒逐群湖南

劉巨容縱賊不追唐書

劉巨容僖宗時為徐州大將龐勛之反自後歸授捕橋鎮遏使  
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簡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  
黃巢亂江淮授勳黃招討副使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  
使以干巢屯圓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

高駢望縱賊不討唐書

我巨容為北巢追之伏與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聞  
一舍旁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  
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  
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  
故巢復熾

高駢望縱賊不討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廣明初駢為鎮海節度使時黃巢陷廣  
州駢遣將張勳以兵五千屯柳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  
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  
王鐸兵三萬壁桂水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  
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從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  
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

以為重廣明初滿破賊大雲倉詐降巢集不意其襲遂大奔引  
殘黨壁上饒然聚亡幾會獲焉起人死亡滿遂擊之巢大懼以  
金帛誘勝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為求節度當其時昭義武  
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  
詔班師巢知其謀即絕駢請戰擊殺滿乘勝度江攻天長始巢  
在廣州承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  
鄭敏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讎不一亦不平至是欲  
繼賊以尊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  
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威賊使得北渡必亂中原駢  
嬰然下令將出師發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  
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沉賊平挾策主之威安所挽駕不如觀  
巢求福為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

高駢陰圖害援被囚書

援除和去廣陵統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吳通揚州衆十五萬駢  
將曹全最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  
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使駢討賊寇盜相望俄而兩京陷天子猶  
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駢若諸將有功許墨制除授進位太尉  
東面都統駢終不出討賊欲併江東為孫策三分計

高駢陰圖害援被囚書

高駢字千里僖宗時為淮南節度使加侍中封渤海郡王時王  
室微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頗沛大料兵陰圖割據故肆  
為醜悖脅邀天子冀獲故權用人諸葛殷為神仙術數望畢  
師鐸發其姦欲誅妖人師鐸者駢之將也使孫約迎奉考或計  
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  
典兵權在掌權四鄰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令彥為

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宜  
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渡江假足下能下彥揚行客夕聞而朝  
必至師鐸不決以告鄭漢璋漢璋曰善師鐸出高駢因南弟稠  
麾下求無厭燒資奉樓數十楹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  
不入天子賞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輝煌功巧至是  
為亂兵所割略盡師鐸徙駢東弟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  
姓交誅拔須髮無遺再繼乃絕仇家睚眦其目云市人投走鐸擊  
尸俄而成冢

師鐸討姦唐書

畢師鐸唐僖宗時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欲淮壽州刺史張  
翔奔告高駢命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  
師鐸合攻益急守閉者夜焚南柵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

高駢陰圖害援被囚書

逆戰死呂用之距三橋救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  
以昇師鐸左鎗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梁繼謝曰  
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  
大掠駢乃命撤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  
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劔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  
去丞相號于時何衛朱謹駢愛將中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顧  
奉公定出發諸鎮兵還則大恥哉不足平也若平則及將不  
得待公因泣下駢恒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  
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

崔胤禍唐書

崔胤字無休朱全忠將篡胤已率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  
固胤胤將挾唐昭宗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胤與都洛懼其具

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服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哭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人悉東徙自渭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謀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諸侯相持未敢決殺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疆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滅

崔胤心結全忠危國書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武安節度使陸衰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相陵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衰光

崔胤

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為吏部尚書復倚宸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內衙愾慨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勅搏交勅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侑由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

崔胤附朱全忠劫昭宗書

崔胤議以皇太子為元帥朱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冲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堡以謀僞陰佐胤卒不能却全忠還東到長樂驛臣班辭胤

獨至謂橋置酒乙夜乃還昭宗即召問全忠安否與欽命官人為舞劔曲戊夜乃出賜二官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初持類如此

崔胤乘機逐相制主唐書

崔胤唐昭宗時為相天復元年朱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昭宗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群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為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為所誑誤師衆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與茂貞効奏胤畜死士用度支使權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卧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昭宗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為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衰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東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者

崔胤

崔昭緯密結中外挾制被殺唐書

崔昭緯字蘊曜及進士第至唐昭宗時仕宦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外外連疆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鋌事王行瑜等寧幕府每它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已必使鋌密告行瑜使上書訐訐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贊梓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



其計則走告之激使弭兵向關遂殺讓能後又導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張昭緯為右僕射復請朱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鉅亦誅

處直任邪五代史

王處直字允明唐僖宗時拜義武軍節度使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聞得小兒劉雲即養以為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即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其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策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都

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

李振黨朱溫潛害裴樞五代史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振為唐台州刺史過梁以策干朱溫溫留之溫命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至朝必有貶降時人目振之為鴟梟溫之弑昭宗振與朱友恭謀昭宗崩溫問振所以待友恭振曰昔司馬昭殺曹髦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溫乃殺友恭等振嘗舉進士不第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溫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溫笑而從之

德鈞陰詣耶律德光求帝五代史

唐廢帝清泰三年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

疆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大兇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明年德鈞死

蕭革姦謀遼史

蕭革字胡突小字滑哥董國舅房林牙和尚之子警悟多權數聖宗太平初累遷官職游近習間以諛悅相比昵為流輩所稱由是名達於上興宗重熙初拜北面林牙十二年為北院樞密副使帝嘗與近臣宴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

李振黨朱溫

卷

曰臣不才誤蒙聖知無以報萬一惟竭愚忠安敢怠明年拜北府宰相十五年改同知北院樞密事革怙寵專權同僚具位而已時夷離畢耶律義先知革姦佞因侍燕言革所短用之將敗事帝不聽一日上令義先對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縱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革銜之伴言曰公相譴不既甚乎義先詬詈不已帝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翌日上詔革謂曰義先無禮可痛繩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聖監然天下皆知忠直今以酒過為罪恐拂人望帝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其矯情媚上多此類拜南院樞密使詔班諸王上封吳王改知北院進王鄭無中書令帝大漸詔革曰大位不可一日曠朕若弗寤宣即令燕趙國王嗣位清寧元年復為南院樞密使更王楚復徙北院與國舅蕭阿剌同掌朝政革多私撓阿

刺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出阿刺為東京留守會南郊阿刺以例赴闕帝訪群臣以時務阿刺陳利病言甚激切軍伺帝意不悅因諧曰阿刺恃寵有慢上心非臣子禮帝大怒繼阿刺于殿下後上知革姦計寵遇漸衰八年致仕封鄭國王九年秋革以其子為重元婿革預其謀陵遲殺之

蕭得里底沮抑飛章同惡為黨金史

蕭得里底字紇鄰短而僕外謹內倨道宗太廟中補祇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使乾統元年為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會之八年召為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聞志末帝保大二年金兵至嶺

金史

卷

東會耶律撒八習騎撒等謀立晉王敖盧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議曰及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

孟誣歡都縱火金史

幹勒部人孟乃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難孟乃將與烏春合間誘幹勒出居人與之相結欲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陰約諷人不歌東詭稱放火乃歡都胡土二人使注都來謂世祖曰不歌東來告曰前日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疑之石盧斡勒勃室曰孟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便歡都被甲執戰而起曰彼為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

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宴曰忙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爾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乘皆稱善世祖乃往見孟乃隔窗刺水而與之言曰不歌東既告縱火由歡都等謹當如約當先遣不歌東來不歌東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孟乃見之既而聞之放火者孟乃家人阿出胡山也孟乃欲開此舉故以誣歡都云

完顏亮三志金史

金熙宗皇統中完顏亮海陵初領尚書省事時高懷貞為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倭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謂海陵言夢公與帝擊述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

金史

卷

蕭裕啓逆金史

蕭裕本名遙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為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陵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竟成弑逆之謀者裕啓之也

張洎亡唐歸宋宋史

張洎舉進士上元尉李景遷國豫章留居守應洎為記室未幾景卒洎嗣洎每上言不即行遂稱疾強起之及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降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洎軍且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携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

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宋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迫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頃首請罪曰實臣所為也大吹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令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

皇甫繼勳被宋被擄

宋史

皇甫繼勳幼以父蔭為軍校父死難於滁州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勤於吏事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相次皆死而繼勳尚少遂為大將貴產優贍營第舍車服畜妓樂潔飲食極遊宴之好及宋太祖師至諸軍多敗繼勳欲燬之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盛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為巡檢常令紹傑

皇甫繼勳

宋史

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竄繼勳又密陳滅亡之兆備陳或有募勇士欲夜出營邀宋師者輒鞭而拘之又因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闕城為宋師所掩一日煜躬自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徧野始驚懼知為左右所蔽及巡城還繼勳從至宮煜乃責其流言惑眾及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軍士悉集劓割其肉頃刻都盡紹傑亦被誅煜皆赦其妻子

陳洪進宋太祖時為南唐主李煜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恩同領

宋史

兵柄累立戰功清原節度使從效卒少子紹鈺典留務月餘洪進詔紹鈺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副使張漢恩為留後自為使漢恩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恩諸子並為衙將頗不平洪進圖欲害之漢恩亦患其事明年夏四月

漢恩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半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眾驚愕而散漢恩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為備洪進于文顯文顯皆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恩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鏢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恩方處內齋洪進即鐔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恩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眾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恩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遂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恩昏耄不能為政授吾印請吾蒞郡事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恩別墅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

欽若五鬼

宋史

王欽若字定國真宗時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丁謂妖誕給帝被貶

宋史

宋仁宗即位丁謂謂進司徒兼侍郎為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潛結內侍雷允恭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死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

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先是文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康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者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欲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

蔡確肆為羅織宋史

蔡確字持正神宗時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奏險不常善觀人主意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七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是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

章惇詆誣宋史

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乃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章惇詆誣宋史

章惇宋哲宗時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斷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

楊畏三變宋史

楊畏字子安宋哲宗時遷侍御史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諫

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肯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三安石學術帝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者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惠卿下之拔畢漸以為第一惇入相畏貴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緣職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絳二人覺畏長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撫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實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秦檜始帝殺監者來奔宋史

秦檜字會之初宋徽宗欽宗北遷檜與傅叔夜何舉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宋高宗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捨潤色之檜以李賂達粘罕會金王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為任用撻懶攻山陽至高宗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連水軍水寨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大舟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果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今從軍從願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檜願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入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

學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

黃潛善聽浮屠悞事宋史

黃潛善高宗時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鄧綽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人無不怨憤會身農卿黃鏐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鏐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逼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浚劾之乃罷潛善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毅又論潛善

秦檜

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為責青堂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

秦檜矯誣陷善宋史

秦檜高宗時兩撥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忌讎敦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日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其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讎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即國事惟中省無一至上前者

秦檜致圖相位宋史

秦檜欲觀宰相時相位久虛檜乃揚言曰我有二策可從動天

下或問曰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高宗紹興元年八月朝廷以為誠有奇策乃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韓侂胄謀害汝愚宋史

宋孝宗時擢欽徽梓宮趙汝愚議贊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韓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慙忿齎書樞密羅點曰公懷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官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世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

秦檜

極言陛下即位未幾旬月而進退率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官觀汝愚神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遂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適年與郡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損汝愚汝愚為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願與侂胄合謀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為察官其黨牽連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胄



又擢其黨京鏐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儉和附視正士如仇離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叔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

### 韓侂胄斥朱熹為偽學宋史

韓侂胄字節夫以父任入官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朱熹奏其姦侂胄終使優人教冠閤袖象大儒戲於光宗前熹遂去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趙汝愚之迹始危寧宗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時熹諫迎侂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御墨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廼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斬侂胄棺取其首遺之

### 郭宗假王命毒殺忠臣元史

趙炳字彥明甫弱冠以勲閥之子持世祖於潛邸嘉其忠至元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要徙六盤山歲以為常王既北伐六盤守者構亂炳自京兆率兵往捕甫及再旬元惡授首十五年春六盤再亂復討平之王還自北嘉實戰功資賜有加是歲十一月王薨十六年秋被旨入見便殿世祖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煩可知已詢及民間利

炳炳悉陳之因言王薨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權恣為不法帝即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老者增健飲以上尊馬湏改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也田事餘職如故即令乘傳偕勅使數人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入炳罪收炳妻孥囚之時嗣至之六盤徙炳等於平涼北陞峒山囚閉益嚴炳子仁榮訴於上即詔近侍二人馳駟而西脫炳且械琮黨皆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於平涼獄中其夜星隕有聲如雷

### 桑哥紊亂朝政元史

桑哥巴國師之門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為西番譯史為人狡黠豪橫世祖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桑哥嘗奏以沙不丁近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為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告於世祖曰臣前嘗凡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還大都又不通議臣恐有以前奏為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察遞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凡臨官事者互相各察此故事也從之

### 桑哥亂憲綱元史

桑哥元世祖時為總制院使時世祖幸上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棄之可也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沽司文



簿凡經監察御史稽察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察善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聖童視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皆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御史赴省部者採令吏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監察御史通閱之而臺綱廢矣

桑哥專殺元史

桑哥世祖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譯國氏之教無治吐蕃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聞為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廬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為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局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

政事又言尚書鈔校中書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鈔校其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相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有美德者嘗為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為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

王文統陰奪許衡等權元史

王文統字以道世祖時官擢平章政事為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為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議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名等略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實然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樞為太子太師然為太子太傅樞為太子太保外伴尊之

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為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憚而罷

鐵木迭兒姦貪被劾元史

鐵木迭兒仁宗時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甚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為中書右丞尋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脇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挽而朵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徽乃與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險狠蒙上因下露政害民布置爪牙威壓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使人欽十四萬貫寶珠玉帶纓帽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揭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為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畧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為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賊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佛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

太不花玩兵養銳元史

太不花玩兵養銳元史

太不花弘吉刺氏順帝至正十五年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為中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我友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以養銳為名其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梁而猶按甲不進時雖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諫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無多言我自神策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以為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算

金瓶梅

卷

太不花活不為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

元史

太不花監起為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順帝至正二十年三月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乘間用事為姦利太不花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李羅帖木兒耶擴帖木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軋梁隙遂成太不花監與朴不花黨於耶擴帖木兒而誣李羅帖木兒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耶擴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亮堅帖木兒等皆稱兵與李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為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當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殽凡厥庶政悉

以委之豈期太不花實緣為姦互相壅蔽以至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奪其私讎誣構李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李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為惻然興念而太不花竄之甘肅以快眾憤李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太不花監仍留京師四月李羅帖木兒乃遣亮堅帖木兒稱兵犯關必得太不花監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為李羅帖木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太不花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章詔任情放縱竊奪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效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放難原曩者姦臣阿合馬之死劉棺戮尸太不花監之罪視阿合馬為有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之為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寬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太不花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為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為論者謂元之亡太不花監之罪居多云

哈麻姦謀不軌被杖殺 元史

元順帝時哈麻既為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為恥告其父亮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亮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亮魯帖木兒恐皇太子

為帝則已必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  
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  
耶帝即與亮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亮魯帖木兒走  
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與雪雪母早入朝其家居聽  
旨御史大夫糊思監因劾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  
兄弟二人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  
乳可姑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省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  
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遂  
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行俱被殺哈麻既死  
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  
麻兄弟寵幸方固而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讒害脫脫  
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悔之者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六

臣門

姦權

姦惡弄權者

何鄧丁樹黨晉書

魏齊王芳正始八年曹爽用何晏鄧飈丁謐之謀專擅朝政兄  
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  
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桓玄矯詔晉書

晉安帝時桓玄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

集事要

零陵營陽桂陽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  
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典又  
詔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偽上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  
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為楚王南康公主為楚王后

高歡陰討羽生北史

高歡仕魏節閔帝為大丞相既討平公朱兆逐東朝權雖內有  
遠圖而外迹未見公朱羽生為殷州刺史密遣李元忠於封龍  
山舉兵逼其城令高乾率眾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  
為之討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

乙辛誣害速撒遼史

蕭速撒字亮魯董突呂不部人性沈毅遼道宗時為北院樞密  
副使是時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至通顯速撒未嘗造

門乙辛衙之認構速撒首謀廢立案之無驗出為上京留守  
辛復令蕭訛都幹以前事認告上怒不復加訊遣使殺之時方  
威暑尸諸原野容色不變焉鵠不敢近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  
繪像宜福殿

乙辛誣殺撒刺遼史

耶律撒刺字董隱南院大王磨魯古之孫性忠直沈厚遼道宗  
時改北院大王是時耶律乙辛為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  
召之群臣無敢正言撒刺獨奏曰蕭巖壽言乙辛有罪不可為  
樞密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進諫者三不納左右  
為之震悚乙辛復為樞密使見撒刺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  
撒刺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誣撒刺與連撒同謀廢立詔  
按無迹出為始平軍節度使及蕭訛都幹誣首竟遣使殺之乾  
統間追封遼水郡王繪像宜福殿仍追贈三子官爵

史珪肆威宋史

史珪太祖領禁衛以珪給事左右太祖初臨御欲周知外事  
珪博訪珪庶得數輩白於上驗之皆實由是信之後乃漸肆威  
福民有市官物不當價者珪告其欺罔當實法列肆無不馴目

汪伯彥不聽良言誤二帝宋史

汪伯彥字廷俊由進士積官為虞部郎官金人陷真定詔徙真  
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為康王時奉蠟書開天下兵馬  
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母  
得輕動伯彥以為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欺我師爾如即信  
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  
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

秦檜矯召岳飛班師宋史

岳飛字鵬舉宋高宗紹興十年提兵與兀朮戰以背嵬五百騎  
破其衆十餘萬軍至朱仙鎮因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  
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知飛志  
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  
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  
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犒  
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  
示之曰吾不得擅留矣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  
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

桑哥檢覈省事誣枉忠良元史

桑哥元世祖時為平章政事至元二十四年三月更定鈔法須  
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覈中書  
省事九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皆鈔一千三百四十五  
錠平章桑木丁即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辯以為實子銓選  
穀非所事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與選事果無懸隔矣  
當者乎尋亦引服桑議伯降以下凡鈔考違情耗失等事及桑  
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件旨各款伏違參政忻都奏聞世祖  
令丞相安童與桑哥共議且諭母令桑木丁等他日得以脅問  
誣伏為辭此輩固狡獪人也數日桑哥又奏勅中書參政耶帖  
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為託臣謂中書之務繁簡如斗文  
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款服世祖命能詰  
之佑與居寬從桑市人咸冤焉

鐵木迭兒誣殺賀伯顏元史

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英宗在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已乃奏其以便服迎詔為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為之流涕趙世延時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怒其昔嘗論已方入相時即從東宮營英宗遣人逮捕之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啗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鐵木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為用問後數日又奏世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

鐵木迭兒乘間肆毒忠良元史

鐵木迭兒元英宗時累進至中書右丞相當於英宗前請言四

川行省平章趙世延昔與臺省諸人謀害老臣恃其權寵乘間肆毒

四

肆毒惟此之私無有不報英宗覺其所請毀者皆先帝舊人況不悅其所為乃任拜住為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外以疾死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逆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賊敗不叙

哈麻矯詔殺脫脫元史

脫脫字大用順帝時為中書右丞相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熱陟子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受節制西城西藏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威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關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

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為中書右丞而是時脫脫信用故中書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諸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書有子將真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為後患以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請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

今集卷五

五

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蓋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為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政龔伯述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公奉家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所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遇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晝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雪雪節制各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後刀刎脛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脫脫于

雲南大理宣尉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桐門脫脫長子哈刺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有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父改首發銀甲軍圍之十二月已未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四十二計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殮

### 黨比

黨附小人者

郝生黨溫入幕晉書

郝超字景興穆帝時桓溫辟為掾尋除散騎侍郎既與桓溫相得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王坦之嘗詣溫

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客矣

劉湛黨故文南史

劉湛字弘仁宋文帝時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領選以湛為湛軍將軍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誅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悼老遂就殷鐵千標由敬文間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憂故文之姦諂如此

陸質為執誼解釋唐書

陸質字伯仲代宗時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為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章執誼方執誼附王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唐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

本名淳遜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為臨問加禮卒

執誼鈞黨唐書

韋執誼及進士第對策異等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唐德宗執誼素與王叔文善後以母喪解起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錡裴蔭常仲孺呂洞徑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鈞黨事執誼即自咸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臥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權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據以

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

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梗遂詔怒及成仇怨及唐憲宗受內侍流叔文任分址支黨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婿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時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句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劉禹錫黨聖叔得幸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德宗時權進士第登博學鴻儒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兼善章



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僑不為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實劾禹錫挾邪亂政罷羣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遷退視愛愈重輕人不取指其名號二王劉柳唐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

王叔文黨執誼被貶殺唐書

王叔文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唐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待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

八

八

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權殿下收歆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緣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盡附之若韋執誼陸贄呂溫李景陰韓華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昇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疆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帷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群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陰居親

九

九

萬復出問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鑒殷者國之大本德其可因以市士乃曰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奪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嚴叔文學士詔出駭帳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論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褒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殺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聽然向之悉心勸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計

王伾黨王叔文被貶唐書

王伾者始以書侍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唐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侍詔任本闕茸親暱楚語無它大志帝薨寵之不如王叔文任氣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伾之無聞也叔文

入止翰林而任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任尤通天下賦謝日月不闕為巨賈裁毀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文既君喪任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總社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與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

逢吉朋黨唐書

穆宗暴疾中外阻遏李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領之而已明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貽往結守澄為與援自心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績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紇姜治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

耶律合魯黨之辛遼史

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耶律合魯字胡都董六院舍利耶古直之後柔侵喜苟合仕遼

宗清寧初時乙辛引用群小合魯附之遂見委任俄擢南面林牙乙辛諸皇太子教忠直合魯多預其謀弟吉也亦黨乙辛時婦二賊乙辛薦為比院大王卒吾也亦至南院大王

李符聽趙普言認賊廷美宋史

李符字德昌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春開封尹秦王廷美出守西京以符知開封府廷美事發太宗令歸第省過趙普令符上言廷美在西洛非便恐有他變宜遷遠郡以絕人望遂有房陵之貶普恐泄言坐符用刑不當貶寧國軍行軍司馬廬多遜貶崖州也符自晉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

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家之普不答

李定阿附安石宋史

李定字資深以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神宗時為定遠尉秀川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問曰君從南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曰定但知振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吾為之道之空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

舒亶附害忠良宋史

舒亶字信道神宗時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時王安石當國用為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時鄭俠既貶復

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俠既得所功名臣諫章有言新法害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眾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

欺罔 欺君惑人者

李斯收詩書以愚百姓史記

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私學以非上所建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執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

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盧生眩惑始皇史記

秦方士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愉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李斯焚詩書欺世史記

丞相李斯說始皇曰諸侯並爭羣起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

李斯焚詩書欺世

士

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間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其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執降乎大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說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李斯毀三代不足法史記

博士淳于越進言于始皇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輔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罕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友時變異也今陛

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陳勝吳廣造謠惑人史記

項燕秦末人初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振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

少翁妄誕以欺武帝史記

漢武帝時有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

少翁妄誕以欺武帝

士

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視云天子自惟中夜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密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為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臺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哀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伴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敎而視之得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

江充以巫蠱誣害太子漢書

江充武帝時遷水衡都尉凡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慶輒收捕驗治

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官中有蠱氣先治後官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振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主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延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語在侯國傳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蕭吉上書托術媚帝比史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沈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

卷十六

五

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微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計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庚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齊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

卷十六

五

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應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悅賜物五百段及獻皇后崩上今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因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址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知伍甚整日出乃寂同見者十餘人謹按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主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字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章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從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地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隨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決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

蔡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違私門之事未與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

元斌之給帝高歡兵至北史

魏孝靜帝天平元年七月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往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

劉炫偽書取賞北史

劉炫字元伯隋文帝開皇中除內殿將軍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生

李咏誣効有功免官唐書

徐有武功太后時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時寶孝謹惠寵為其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辭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咏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寃徐有功明其枉李咏効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於去武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為民

宗楚客諷陳符命唐書

宗楚客字叔教仕唐中宗遷中書令胃子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廷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地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為周王是在唐與周則天立陛下為皇太子是在周與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

泰洛水圖云水昌帝業三也誠曰百代不祧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龍八也起則天為一世聖朝為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詎君且有大有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平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卒以敗

徐嶠誣言給帝唐書

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繞五十八而烏雀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玄宗推功大臣封李林甫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姜撫長年藥感玄宗唐書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玄宗開元末太常卿韋縠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其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言悅帝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賜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詔藥石曰常夾者千歲藕也旱藕杜家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悻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延齡立庫欺帝唐書

裴延齡唐德宗時權為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史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贖庫穀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奇之然天下負皆窮入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

延齡詭言欺帝唐書

唐德宗謂裴延齡曰朕所居浴室殿一棟將墜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惠養客一君之庖厨陛下

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寺丞四夷用十一為

有藏陛下所御饗餼簡檢以所餘為百官案料餘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之況一棟哉帝領曰入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開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

延齡妄言財用羨餘唐書

裴延齡唐德宗權為司農少卿假領度支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請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貨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

搜市墮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誦曰敕索弗離其直名曰和顓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覆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按舊上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救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此乃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元司農卿李錡皆指延齡專以陰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憊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飢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眾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廩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怒延齡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

贄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監有詔御史審劾一

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數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吳陟辨治充等得不寬延齡資苛刻又切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請在貳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嬖臣時人側目屬疾臥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

鄭珏妄言欺主五代史

鄭珏少依張全義屢舉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唐昭宗時為監察御史唐亡入梁拜中書侍郎末帝聞唐莊宗兵至



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等相持哭召王問計王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如何王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王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大笑

侯章矯奏貧民宋史

侯章事後唐莊宗為隊長明宗朝遷小校晉開運末為忠衛指揮使屯兵陝州會契丹入中原與趙暉王晏謀斬契丹將劉愿送款於漢祖漢祖入汴擢為鎮國軍節度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尋移鎮邠州章居鎮無善政傲上剝下以貪猥聞用見戶為逃擅其租賦乃矯奏負民數千戶負稅租久禁繫不能輸願以已奉代時方姑息詔褒之副使趙彥鐸有良馬章欲之不與詔彥鐸謀逆殺之亦置而不問

路冲誣陷王嗣宗宋文

王嗣宗字希阮少力學自奮遊京師太祖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

王欽若誣寇準給帝封禪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是時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其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肅恥帝曰何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

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之乃可而心憚且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聞而從帝猶穴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察此意決遂召旦欽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九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李德偽獻蟾芝宋史

李德字智甫弟進士宋哲宗紹聖間知章丘縣又代任郟廷街徙永興偽為蟾芝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於水一夕而解

林希醜辭宋史

林希字子中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林希皆密毀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輩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數一日希草制歷舉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

黃潛善不以實聞宋史

黃潛善字茂和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徃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

徹里帖木兒欺君被貶元史

微里帖木兒順帝時為江科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在江制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其盛心頗不平改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為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法薛衣根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微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為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為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己欲斥之詔貶微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

## 評枉

敬宗誣構無忌反唐書

高宗即位遠長孫無忌大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

固辭尚書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中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褚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忌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武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旨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振袂一呼以肅同惡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

身臨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順帝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無忌反明甚請逮捕帝以口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漢薄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贊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人詔司空李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忌于檀口大抵其親皆誣徙

宋俊臣誣陷仁傑唐書

宋俊臣為大理卿狄仁傑為宋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滅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提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上使仁傑為此子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苑即巧筆書帛置褚水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做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武后遣使索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邪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石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士族亦得實

御史霍獻可首叩殿陛苦爭欲必赦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

李林甫誣貶忠嗣 唐書

王忠嗣玄宗天寶間授河東朔方節度使會討吐谷渾董延光請下石堡城過期不克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

張去疾上書言許遠失城 唐書

許遠寬厚長者明吏治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張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代宗大曆中巡子去病上

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

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絕巡功業隳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

疾與許琬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特去疾尚勿事未詳知且艱難以米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嚴

杜兼誣殺韋賞陸楚事文類聚

杜兼唐憲宗時拜荊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兼性淳陰恣克威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兼密誣二人劾勳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家有士林文官一朝以無罪受戮天下冤之

逢吉誣害昭等 唐書

李逢吉字虛舟穆宗即位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敬宗新立裴度求入親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為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並為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果敢而辯裴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大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景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

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願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

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

字君辭頗微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沙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權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冤之

逢吉排陷李紳 唐書

李紳仕穆宗為右拾遺擢中書舍人元稹為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李德裕浙西觀察使牛僧孺輔政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

易疵累而韓愈動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然愈是皆嚴之以紳為江西觀察使帶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樂外遷紳泣言為達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達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求省紳雅與相善程範善及者為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達吉達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權震程範與劉栖楚皆為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達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達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達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為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達吉惟右拾遺吳思不往達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達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敕書一筒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始大感悟悉焚達吉黨所上謗書

王守澄誣申錫反謀唐書

王守澄文宗時為驃騎將軍掌鄭注遣軍候豆盧革誣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跣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之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中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

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觀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伏京師譁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群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僅射實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聯係裴休等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衣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交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効正情狀帝悟乃貶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寃

延嗣構害崇韜五代史

郭崇韜唐莊宗時為相討使崇韜素嫉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放必為太子候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孝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

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送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

逢吉誣族李松五代史

李松晉高祖時加平章事後從契丹以北漢高祖入京師以松第賜諱逢吉而松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松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松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松與弟與等下獄松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陝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松家

蕭肄誣害張鈞金史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後諂事悖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雷雨電震壞殿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障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已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

張遜令王寅誣奏寇準宋史

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千天威及顧茲寡昧昧予小子等語肄諂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昧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斃其口而臨之賜肄通天犀帶總情恩幸倨視同列

張遜太宗端拱二年授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

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寅著與遜同事寅即遜又嘗數寅雅相厚寅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寅與仲舒同行蓋遜令寅獨奏斥臣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

趙鏐枉坐韓王宋史

趙鏐字化鈞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後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崇禹錫並掌機務管建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王剛殿不勝因誣王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王坐抵法太宗尋知其冤自後廢事不復聽

成遵被誣死元史

成遵字誼叔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爲導交衆知政事趙中書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賈瑄賈瑄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衆政趙中書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賊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

皆杖死中外寃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勅

元史

忙古臺害劉宣元史

劉宣字伯宣順帝至元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羣御史從有以軍船載輦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爲行省官所使詣揚州覆實忙古臺盛怒即國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蜀郡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同臺中達失臺官皆懷懼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惡宣愈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同務卿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以壞錢糧以聞于朝必欲寃宣死地朝廷爲遣官二員置獄于行省鞫問其事

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  
則今與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到于舟中始宣將行時書  
後事紙付從子自誠令勿啟視宣死視其書辭云禍怨大臣誣  
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  
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  
乎實鑒武心且別有公文言亡古臺罪狀後得某全注勾抹  
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為叙次其文讀者悲憤宜既引  
決行省白于朝以為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  
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

怨均主

下責已而出怨言者

顧峻言先官南史

顧峻字士遜宋孝武帝孝建初為吏部尚書領丹陽尹峻籍隸  
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  
與造峻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峻自謂  
才乏幹時恩寵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  
上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旨遂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  
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峻  
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遣人主得失及王  
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構臨死陳峻前後忿懣恨言不見從僧達  
所言頗相符合上乃使御史中丞更徹之奏峻怨詈方肆及脅  
腹誹先官

謝超宗憤言先官南史

謝超宗謝鳳子也好學有文辭齊高帝受禪建超宗為黃門郎

超宗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  
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  
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  
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  
免禁錮十年

賀若弼怨望除名北史

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隋文帝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  
總管平陳後累加至右武侯大將軍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  
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  
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顯  
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頽  
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

世

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  
威靈將八千兵凌江即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  
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  
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  
除名

盧賁怨言廢黜北史

盧賁隋文帝時為齊州刺史羅官米而自難坐除名後從幸洛  
陽帝從容謂曰我始為大司馬及總百揆頗繁左右與卿足為  
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頗齊坐與西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  
昔之恩復蒙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  
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  
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群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



用然遂廢卒於家

# 誹謗

造惡言謗國政者

潘岳字安仁晉武帝時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為眾所嫉遂遇害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戲岳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誹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裴楷和嶠刺促不得休

# 不忠

為臣懷二心者

羊斟私憾敗國左傳

羊斟

世

魯宣公二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王衍字夷甫晉懷帝時為太傅軍司衍以石勒寇鋒懼不敢當

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便扶出謂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長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

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

參平勸廢鬱林南史

衡陽公蕭詠字彥平齊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詠武帝宣傳詠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詠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詠督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詠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王齊內兵仗悉交付之心皆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詠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教詠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詠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詠還乃安轉衛軍司馬無衛尉丁母憂赦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詠四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與約語之不許

世

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日久眾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教呼詠其見信如此

魏玄成密通誠款北史

魏玄成字敬平少為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蕭警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二心密書與元帝具中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警警深信佛法常頌不殺誦法華經入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警後見之常曰魏公好得法華經力

三貴侮後主北史

韓鳳字長鸞北齊後主時為領軍大將軍與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韓曰三貴損害國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提婆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祭

城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

裴果密結周文北史

裴良字戎胎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周文帝宇文泰曾使并州與果過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孝莊帝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謂為黃驄年少孝武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又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關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璧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

郭衍勸文帝滅周北史

郭衍字彥文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之亂從軍平

裴果

郭衍

寃計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裴勸隋文帝授周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

封倫附逆責帝唐書

字文化及亂特煬帝出宮使封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為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乃切讓使就舍倫以秘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

鄭虔受偽官復求免死唐書

玄宗時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初百官置東都為授鄭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儒王維並為宣陽里三人者皆善書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倖死即極惡許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

僕固懷恩潛結寇以固寵唐書

德宗時僕固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眾皆按諸留回紇也河陽使子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壁城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滑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逢盧合有眾四萬據河以戰場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偽帥達盧降薛忠義李寶臣眾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懷恩與諸將皆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傾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今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

宋威

裴果

宋威養賊不討唐書

宋威僖宗時為平盧節度使時黃巢轉寇河南眾逐數萬帝使宋威與其副曹全勳擊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馬仙芝客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唐三月州縣素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念思亂賊間之趣郊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遇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我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燔聚鄆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鄆汝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賫布路中爭取之罕遺獲不歸

以轉入中允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今奇兵國舒擊廣壽  
沈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勸勵滅康承訓  
即得罪吾獨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  
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  
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瑒伐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  
勉代元裕

王繼忠順遼背宋 遼史

王繼忠不知何郡人仕宋為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聖宗統和  
二十一年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遇南府宰相  
耶律奴瓜等獲之太后知其賢授戶部使以厚賂記族女女之  
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宋以繼忠先朝舊臣每遣使必有附  
賜聖宗許受之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遺繼忠孤矢鞭策求和令

楊遵勗賊賊 遼史

小有侵擾聚所具悉爾亦備知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  
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官戶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守

楊遵勗賊賊 遼史

楊遵勗字益誠興宗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州軍事判官  
累遷樞密院副承旨道宗咸雍三年為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  
旨天下之事叢手樞府簿書填委遵勗一目五行俱下剖決如  
流敷奏詳敏上嘉之奉詔徵戶部通錢得四十餘萬緡太康初  
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誣皇太子詔遵勗與燕哥按其事遵勗  
不敢正言時議短之

武仙不赴國難 金史

武仙或曰嘗為道士時人以此呼之仕金封恒山公時宋將孟  
珙雖山敗去仙猶懼宋兵復來七月徙所川之石尤是時哀宗在

蔡州遣近侍元顏貴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  
至此忍憐兵自侍坐待滅亡邪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  
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  
誓不負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必  
恐不繼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  
姓據山為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  
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為根本然後選勁勇趨蔡  
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浙川汭流而上山  
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勝數糧食絕軍士  
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

趙普諂太宗負太祖 宋史

趙普字則平初為軍事判官後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憲太后

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 宋史

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因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命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書曰臣普書歲之金匱命謹  
密宮人掌之或謂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之建美而廷  
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命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  
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已而崇禹錫等  
告廷美陰謀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  
奏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太后顧命及先朝自慰之  
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悟召  
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  
普為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嘗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  
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  
則普之為也

不敬 怠慢君上者

林父傲慢取禍左傳

魯成公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  
衛侯既歸晉侯使卻轅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  
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亡雖惡之不猶  
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衛侯享苦成叔寧惠子相苦成叔傲審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  
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良大夫饋及禍左傳

魯哀公十六年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

魯哀公十六年

艾

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  
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與殺從已劫  
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先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  
殺之公曰諾哉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為虎懼於藉圃成求令名  
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乘衰而兩牡紫衣狐裘至祖  
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張融慢對南史

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  
革帶太急融曰既非女更急帶何為融假東出宋世祖武帝問  
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  
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李懷光以券抵地唐書

李懷光唐德宗時加副元帥中書令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  
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  
于地

馬植以賜帶與元贄被貶事文類聚

唐馬植為相神策中尉馬元贄為宣宗寵信賜通天帶植與  
元贄素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  
詰之植震怒言狀坐貶常州

姦惡 姦險恣惡者

巫臣聘夏姬奔晉左傳

魯成公二年初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食其色也食色為淫淫為

魯成公二年

艾

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  
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若其國之王  
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變殺御叔弑靈  
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  
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  
於郊不獲其尸其子黑要蒸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  
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  
其信知密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  
善鄭皇成其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  
鄭人懼於郊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  
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  
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

叔從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虞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杜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董卓被殺後漢

董卓字仲穎獻帝初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鄧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賈武又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劬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董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略婦女割男

董卓被殺後漢

貨物謂之搜牢言搜取之也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又何后蔡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官人屠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內外莫能自固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典州刺史韓馥與衣紹等各與義兵同盟討卓而五環周紹為內主卓聞而懼乃就殺弘農王於是劫遷天子西都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入布令騎都尉李肅以戟刺之卓哀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

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市又殺之皇甫嵩攻卓弟昱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豪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卓死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買珠玉衣紫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後李傕等乘早於鄠升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曹操領兵朝見後漢

曹操獻帝時為大丞相秉國大權帝僅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熹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啟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事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伏叩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今虎賁執刀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

司馬師過太后廢齊王芳魏書

司馬景王師將廢魏齊王芳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令大將軍意乞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者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

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  
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  
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  
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  
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  
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也

元又逼帝因害清河王懌北史

清河王懌字宣仁魏孝明帝時靈太后以孝明懿叔德先具瞻  
委以朝政懌竭力匡輔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擇  
裁之以法每以黜之為又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又旨  
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  
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

集事卷六

四一

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中官劉騰逼孝明帝於顯陽殿閉靈太  
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  
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為  
之勞面者數百人

高阿那肱表款敗主北史

高阿那肱壯齊後主時武平四年累遷司徒公左丞相其錄尚  
書刺史並如故周師逼平陽郡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  
奏從旦至午釋馬三至高阿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  
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  
奏知明即欲引軍版地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晉  
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  
肱曰賊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

及燒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王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  
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  
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  
軍遠來我何為守整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整進軍使內  
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  
頭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開府吳  
長樂謀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  
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  
亦曰軍聲收訖甚懸願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  
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壯馳  
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  
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

集事卷六

四三

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遷至  
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  
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閭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  
相後主走度何令那肱以數千人投齊州關仍遣候周軍進  
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  
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  
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  
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  
起兵誅死

李義府出罪納安逼殺王義唐書

李義府唐高宗永徽中拜中書侍郎累遷為侯有洛州女  
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承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



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治義府日窮過正義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高宗除德義府故貸不問

韋巨源倡韋后僭逆唐書

唐中宗景龍二年韋皇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韋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

武三思被殺唐書

唐中宗起建昌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武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齊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替人苦之武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即與主

八四

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三思竊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待其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履納崔湜甘元東相驅煽王同皎周際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冉祖雍宋之孫李俊所白皆坐死因連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踰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悅託其權熏炙內外其尤于政事者天下語曰崔也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汗點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為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憬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

以太子首祭三思區屠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斷棺暴尸夷其墓

楊國忠醜惡無憚唐書

楊國忠玄宗時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搏勢哥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毀繫連年誣蠹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為執鸞故國忠乘以為敵肆意無所憚號國居中用事唐玄宗所好惡國忠必深知其辭帝以為能權兼度支負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先是號國夫人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榭選趣號國第即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者禽獸然不以為羞道路為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褻侮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主大夫

詔恥之

林甫專恣唐書

李林甫裝耀卿張九齡三宰相就位二人磨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以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日悲而送乃止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玄宗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

林甫逢迎唐書

李林甫善伺上意時唐玄宗春秋高聽斷稍怠默緘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默無言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順恩信至裴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李林甫謀危太子 唐書

玄宗將立太子宰相李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章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隣與齊抑勸不相中勸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詎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在年儻為豹傷面甚合白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

林甫諷御史劾瑋死罪 唐書

李林甫性便佞陰容善迎合上意唐玄宗時累進至中書令時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李林甫隱悲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其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

極山樹結私恩 唐書

安祿山唐玄宗天寶元年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址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請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者一口更譽玄宗始才

盧杞陰險 唐書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稍遷吏部郎中為魏州刺史奏言魏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魏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憲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喻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陰賊寢露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眾市權為自固者揚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李希烈發杞素惡願其卿從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洎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鑑杞怨沮解之不使有功其袒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鄭注作亂被殺 唐書

鄭注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注諂諂陰校為勳善事未嘗不用後因王守澄薦注於文宗召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既權寵專鸞管射利其積巨萬李訓附注進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兩人日日議論帝前愬病瘳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瀛州隴右節度使訓畏鄭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今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視不暇聽仲清舉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

潰去注妻孔魏達尤佻險資注為姦數顧賊為率更令鳳翔少尹道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權仲清內常侍遼成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賜鳳翔行軍司馬兼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群臣皆賀乃夷其家

文傑陰計害吳英五代史

閩主王鏐後唐明宗長與初鏐以福州為長樂府而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誣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鏐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為然明日緇鏐使巫視英疾巫言

金鑑卷之六

四

入北廟見英為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鎚擊其首鏐以語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鏐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鏐以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

耶律乙辛姦謀進蕭霞抹之妹遼史

耶律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送刺視之乙辛執我我已食月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咄日方半而覺情不盡食之送刺自是不令牧羊及長美風儀外和內狡與宗重熙中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累遷護衛太保至道宗大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脩明乙辛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職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宮尋冊為皇后時護衛蕭忍古

知乙辛姦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

蔡攸邪佞以蠱帝心宋史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問百拜以懇徽宗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聞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乃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官中樞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袖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各道市井淫媒譁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

金鑑卷之六

四

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降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咎端自攸與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驂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阿合馬厭昧元史

阿合馬元世祖時為中書平章政事在位日久盡肆貪橫援引奸黨有益都下戶王著者素疾惡其人因密用大銅錢碎其腦五斃時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母問其妻子及詢掌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姦有名引住者籍其戚得二執人皮於櫃中

兩耳具存一聞聖事其高誦訓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咒時  
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綃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隱殿  
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為者書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  
者嘗推算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決不軌  
事聞勅錄四人者皮以拘

桑哥被殺元史

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也先帖木兒微里等劾  
奏世祖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曩聞桑哥沮抑  
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撻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  
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制文卷至今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  
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  
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奏曰前所西按察使只必因

桑哥被殺元史

辛

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傲臺微之二年不報恩故曰文之次第  
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贓可見速古兒亦闕里抱卷  
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為宰相乃拆卷  
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為姦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  
哥為惡始終四年其姦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  
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  
追奪惟上所裁數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  
新者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平章要  
東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  
俟要東木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  
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劾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省  
殺之

鐵木肆姦專殺元史

鐵木迭兒以父祖功仕仁宗為右丞相姦貪豪政利己要功內  
外監察御史留守賀伯顏等四十餘人共劾之奏上仁宗大怒  
匿補不獲恐出皇太后意僅強相位而已家居未逾年又起為  
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參政趙世延為御史中丞率諸  
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官者又  
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皇慶二年正月辛  
丑仁宗崩趙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為右丞相  
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兒只  
至徽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  
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還稱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晝  
晦暝都人恟懼

哈麻被殺元史

五

哈麻字士廉有口才尤為元順帝所寵累遷官為殿中侍御史  
帝每即山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  
啜茶即囑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邪帝一笑而  
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由是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  
賂之尋以謀害脫脫出貶南安九年太平為左丞相韓嘉納為  
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  
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  
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為名出入脫忽思皇后  
宮闈無間犯今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  
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尸於帝前折其非  
罪事皆太平韓嘉納所撓拾又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

片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官職居之草地

### 黨惡

黨附姦惡者

郊超遺書

東晉海西公時郊超實黨桓溫而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怒為憾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乘與溫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殷仲文黨桓玄又叛被誅

晉安帝時殷仲文少有才藻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桓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問之左遷新安太守

集賢堂

五

及玄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以為諮議參軍玄將為亂便總領詔令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桓玄九錫仲文之辭也以佐命親貴子自封崇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元帝初反正抗乞解所職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後復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驕貴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懶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其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備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入殿聞孔嵩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忽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恭恭超商便無忌

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此勇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駝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

羊玄保黨事太子劾

羊玄保宋太子劾弑父立以玄保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宋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劾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眾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劾為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

王克黨事侯景

王克美容貌仕梁武帝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僧綏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為僧辯乃誅克

集賢堂

五

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

周利貞黨三思矯殺五王

周利貞唐中宗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諂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為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素怨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人徂報錢不免先天初為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誦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琬護而免利貞諷事劉夷瓘苦其殘虐皆起為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

嚴訥附三思得賜

紀嚴訥者為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

思繇是款昵進為太府卿中宗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帝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風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掘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殿納衣一副綵六十段

高尚尊安祿山反唐書

高尚玄宗時母老乞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潘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為學善文辭嘗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斃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為新平太守薦諸朝費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為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為平盧掌書記因出入卧內祿山喜睡尚嘗執筆侍通書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議導祿山反陷東都偽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

集書英

五

赦令皆尚為之

源休黨朱泚為亂唐書

源休德宗時為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辭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為光祿卿休怨故望遷朱泚僭號為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王師不利喜見肩輿與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為賊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為火迫節候

崔胤黨朱全忠謀劫遷之計唐書

崔胤字垂休唐昭宗時為中書侍郎後罷為武安節度使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未幾召還還同空門下侍中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

繼以燭胤請盡誅中官以官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憐不自安乃舉劫幸之謀遂致昭宗播遷於外

柳璨字昭之擢翰林學士唐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

自禁中出驛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舉曰璨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上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天佑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將玄暉張洋範乃與璨謀殺大臣有宿望者璨手疏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二十餘

集書六

五

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朱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會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悲璨背已敗登州刺史俄除名為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叱曰負國賊卿璨死宜矣弟瑒瑒皆榜死

義誠附從榮見殺五代史

康義誠字信臣唐明宗時為親軍都指揮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秦王李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嗣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質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



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及白明宗涕泣  
名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  
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

周祚黨李昇縛送楊濛五代史

吳臨江王楊濛者怒徐溫捨已而立潘心常不平李昇者初少  
孤楊行密養以為子諸子不能容以乞徐溫冒姓徐名知誥及  
其將謀篡國先廢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  
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  
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邊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  
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

蕭得裏特善阿意順色道宗清寧初乙辛用事甚見引用遼史

蕭得裏特善阿意順色道宗清寧初乙辛用事甚見引用遼史

蕭得裏特善阿意順色道宗清寧初乙辛用事甚見引用遼史

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及皇太子廢遣得裏特監送上  
京得裏特捉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圍堵  
囚之大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穩壽  
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閹門籍與聖宮賁西北統軍司卒二  
子得末訛里乾統間以父與乙辛謀伏誅

蕭達魯古附乙辛殺太子遼史

蕭達魯古性姦險道宗清寧間乙辛為樞密使竊權用事陰懷  
逆謀達魯古比附之遂見獎拔稍遷至旗鼓拽刺詳穩乙辛欲  
害太子以達魯古兒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  
守蕭撻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給以有敕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  
以歸詠云疾薨以達魯古為國舅詳穩達魯古恐殺太子事白  
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末帝乾統間詔樞密使耶律阿

思大索乙辛黨人達魯古以賂獲免

耶律燕哥黨乙辛遼史

耶律燕哥字善寧父倭而敏道宗清寧間為左護衛太保大康  
初轉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復為樞密使以燕哥  
為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乙辛愛而薦之帝亦以為賢拜左夷離  
畢及皇太子被誣帝遣燕哥往訊之太子謂燕哥曰帝惟我一  
子今為儲嗣復何求敢為此事公與我為昆弟行當念無辜達  
意於帝請之甚懇蕭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為伏  
狀燕哥領之盡如所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殺害忠良多燕  
哥之謀為契丹行宮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遷惕隱大安  
三年為西京留守致仕

耶律塔不也附乙辛誣害太子遼史

耶律塔不也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道宗咸雍初  
補祗候郎君與耶律乙辛善故內外畏之及太子被諸按無迹  
塔不也附乙辛欲實其誣與訛都幹等密奏太子謀亂事本實  
臣不首恐事覺連坐帝信之廢太子改延慶宮副使道宗壽隆  
元年為行宮都部署天祚嗣位以塔不也黨乙辛出為特免部  
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思大索乙辛舊黨塔不也以賂獲免  
徙敵烈部節度使復為數睦宮使天慶元年出為西北路招討  
使

蕭訛都幹黨乙辛誣害太子遼史

蕭訛都幹國舅少父房之後道宗咸雍中補牌印郎君大康三  
年樞密使乙辛陰懷逆謀乃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  
撻刺等廢立事詔按無狀皆補外項之訛都幹希乙辛意欲實

其事與耶律不也等入闕誣首耶律撒剌等謀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從皇太子于上京北都幹尚皇女趙國公主為駙馬都尉後與乙辛議不合街之復以車服僭擬人主被誅訛都幹曉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孝傑黨乙辛害太子

張孝傑道宗時為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大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詩詔孝傑坐御榻旁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悅三年群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萬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萬下誠為得人歡飲至夜乃罷是年夏乙辛

分集卷六

請皇太子孝傑同力相濟及乙辛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乙辛既出上亦悟孝傑姦佞坐私販湖鹽削爵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屍

万俟卨附秦檜誣害岳飛

万俟卨字元忠高宗時錄樞密院編脩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高不以禮高憾之高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陛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高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置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追過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命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高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追過之事飛父子與

憲俱死天下究之

程松劾賢宋史

程松字冬老登進士第宋寧宗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松以結侂胄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韓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謙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滿歲未還意殊快快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

陳自強援秦侂胄為平章事宋史

陳自強字寧宗時為國用使以學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陪克民財州郡騷動方韓侂胄欲為平章猶畏眾議自強等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建祖九蘇師

且為叔

作亂

構為悖逆事聞者

觀從謀亂左傳

魯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殺令尹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其子從出奔蔡蔡聲子之子朝吳蔡大至是從謂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晉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拘於蔡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帥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永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季氏家臣背叛左傳

魯昭公十四年季平子不禮於南蒯欲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懼不克以費如齊將叛費人盟司徒老祁憲葵偽發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切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哲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憲葵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齊豹殺公孟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衛公孟縶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

公集事卷共

卒

無則取之公孟縶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尚美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惟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陽虎亂國竊寶左傳

魯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軌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軌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析焉辛卯掃于僖公土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欽慶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慶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蔡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欽慶父帥成人自上東

公集事卷共

六

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欽陽在公欽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讎陽關以叛

杜殺歸降復叛晉書

杜殺字景文晉武帝時為符節令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入汝班塞頌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殺在湘中賊眾共推殺為主殺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攻破郡縣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殺敗於巴陵殺遂縱兵肆暴偽降於山簡簡以為廣漢太守初刺史荀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

州事因率眾討之及為所敗察死之張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  
害長沙太守崔暕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  
南將軍王玠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玠將士多物  
故於元帝元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玠降詔書大赦  
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玠巴東監軍玠受命後諸將功者攻  
擊之不已玠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  
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擊  
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眾數萬  
玠乃逃遁不知所往

張昌造妖為逆晉書

晉張昌以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置其好論  
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眾數千人盜

卷之六

六

得憶聲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士瑞曰  
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  
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速西  
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十石免由是郡縣官長驅逐不遠屯聚  
劫掠是歲江夏大檢流人就食者多晉惠帝太安中據有江夏  
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  
名之為聖人咸車服出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為劉  
尼稱漢後以昌為相國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  
為鳥形水以五絲聚肉於其旁眾鳥群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  
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下乃下赦書建元神鳳

王如作亂晉書

初為州武吏晉懷帝永嘉四年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

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  
即將杜軻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  
襲二軍破之杜軻悉眾擊如戰于涇陽軻軍大敗山簡不能禦  
移屯夏口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參馮翊嚴凝長安侯昝等各  
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稱大  
將軍領司雍二州牧

周總合眾起兵晉書

周總字彥和晉元帝太康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  
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總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與郡功曹  
徐復護家有部曲總使復矯稱叔父札命以合眾眾俠樂亂者  
翕然附之以討王導乃協為名孫皓族人稱亦起兵於廣德以  
應復殺吳興太守袁粲有眾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

卷之六

六

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總知札不同不敢發  
黨懼殺復殺之孫弼眾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  
奕世豪望吳人附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總為札所貴失志歸  
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

孫恩起海晉書

孫恩字靈秀孫秀之族叔父秦以妖術見誅恩聚亡命得百  
餘人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  
有眾數萬於是會稽謝鐵吳郡陸環吳興丘冠義興許允之臨  
海周育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  
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據會稽自稱東征將軍瑯琊其黨曰長  
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殺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  
畿內諸縣屢屢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

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聞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庫焚邑屋利木埋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豪覓賊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祭饗盈月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安帝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蔡元濟恩緣海備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恩復還于海轉寇處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事衆要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拒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州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治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唐清恩遂遠達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況妖黨又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曰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載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千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敗賊晉書

盧循字子先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晉安帝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君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循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推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棄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棄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潯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遂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爲全為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循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

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憲度諱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鴻妻于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憲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蝦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黃巢聚眾唐書

唐僖宗時黃巢世襲鹽商于貨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王仙芝亂尚君長聚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

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

楊行密為亂五代史

楊行密字化源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僖宗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利史鄭旻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為州兵戍胡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為亂自歸八營都知兵馬事

溫韜發陵五代史

溫韜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梁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松州義勝軍為靜

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帛昭陵取同韜從延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六



三  
君言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外戚門

忠良

盡心於國而良善者

鼎壽為外戚冠冕 金史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欽懷皇后父也賦性沉厚有明鑒高熙宗女鄭國公主世宗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蘇州刺史瀋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府橫海軍入為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潭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改河間尹錦今必行豪右屏迹有宗室

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喪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為皇后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為外戚之冠云

忠義克終 金史

僕散忠義金太祖宣獻皇后之姪也世宗時為丞相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為宰相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無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

忠謹

忠良謹慎者

陰識慎言 元重 後漢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援建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延郡國職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勸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李繼隆謹謹 宋史

李繼隆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謹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弟候謁繼隆不設湯茗弟假王府從行茶

爐烹飲焉

忠能

忠於國而能事者

李端懿發倉賑飢教戰 宋史

李端懿字元伯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真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辭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齊州防禦使杜衍為樞密樞外戚子弟試外官適以端懿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服除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飢大發倉廩以賑之置弓手馬教以戰聞遂如精兵治汶陽隄百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

張堯佐平刑簡訟 宋史

張堯佐字希元溫成皇后世父也仁宗時舉進士歷憲州筠州

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敝以曉之訟遂簡

### 忠厚

存心寬厚利於人者

寶嬰散金得士

寶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漢孝皇帝三年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所賜金陳彭越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

吳湊奏元載黨人減死

唐書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代宗時宰相元載當國久懷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吳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信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野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

李石不念舊惡

金史

李石睿宗貞懿皇后之弟也少貧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為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為長者言如是

向經賑救多所濟活

宋史

向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為穎王選經女為妃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為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濰州防禦使知陳

州歲中閱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不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施公私儲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為此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所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主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

同卿善遂權勢

宋史

韓同卿宋寧宗皇后父也初知泰州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季父韓侂胄自以有定策功聲勢薰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慶元五年卒侂胄竟敗人始服其善遂權勢

### 明哲

明良保身者

攸緒素通

唐書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既為攸緒屢嚴下如素賄者后遣其兄攸宜教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嚴第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鏤馬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履栴檀皆流積不御也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瘦腫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懷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

又遣通事舍人李觀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陂為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恩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通達士為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恭謹

恭敬而謹恪者

蕭恩話今望南史

蕭恩話今望南史

五

蕭恩話字懿皇后弟之子也外戚令望早見任侍宋文帝時歷十二州牧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纖纖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曹彬執禮恭肅宋史

曹彬字國華其從母張氏為周太祖貴妃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瀘浦補供奉官擢河中府監蒲帥王仁鑄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執禮益恭公府讜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鑄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敬率也

郭崇仁不仕外任宋史

郭崇仁字永年字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太宗淳化四年補左

將還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同門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宅使康州刺史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為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靜不樂外官也

曹佺見稱純臣宋史

曹佺字公伯韓王彬之孫慈聖先憲皇后弟也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兼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

謙退

能避讓而退避者

長君兄弟不驕前漢

長君兄弟不驕前漢

六

竇長君弟廣國文帝竇后兄弟也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勾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特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感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權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王鳳以天變辭避前漢

王鳳孝元皇后之弟也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霸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恩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星天地亦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波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亦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適引過自

集事卷七

七

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嚴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願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

陰興知今辭封後漢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第宅為完裁蔽風雨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

知足今奢益為觀聽所讎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帝欲以興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鄧騭讓還爵土後漢

鄧騭字昭伯和熹皇后之兄也和帝時遷虎賁中郎將和帝崩騭帝立尊后為皇太后騭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騭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汚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

集事卷七

八

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勸厲冀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惶待命死陳乞太后不聽

裴頠辭重任晉書

裴頠惠帝賈后從母之子也帝以為光祿大夫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賈後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

王蘊退讓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之父也初為吳興太守後遷光祿大

夫領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慈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今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國讓謝安謂溫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今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需加散騎常侍溫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

武平一請抑損外家

武平一名軌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脩浮圖法屢詔不應唐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為起居舍人平一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

脩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時柔不君韋后悉亂外戚咸平一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榮感入羽林太白再誅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影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異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附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轡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賞疎故月滿必虧月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籍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憂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寵封如初高班厚位遠超涯極故陰氣潛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實氏專縱下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類類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

曹琮辭職

宋史

曹琮字寶童曹彬之子也仁宗時琮為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為后禮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獨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于理時論稱之

劉從廣待罪

宋史

夏執中辭寵

宋史

寬恕

寬洪而恕人者

寬恕

代勤令拔虎符

宋史

志節

有志而守節操者

庾袞居難有禮晉書

庾袞字叔駿明穆皇后伯父也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黎  
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獲  
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掘也  
不曲行不旁撿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  
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

庾袞不屈晉書

庾袞字叔駿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勤儉為學晉惠帝元康末穎  
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遺役之衣杖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  
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

集事卷七

士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嚮處焉形雖恭而  
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  
之厚為之禮而遣焉

孝穆賢臣見稱遼史

蕭孝穆諱欽皇后弟唐謹有禮法憲聖宗統和二十八年累遷  
西北路招討都監後為北院樞密使孝穆雖極房親位尚益畏  
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孥無驕色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  
忠直士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  
事凝滯矣自蕭令卓以吏才進其後轉効不知大體歎曰不能  
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為國賢臣

節儉

樽節用度者

臧燾分祿南史

宋武帝受命臧燾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  
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

正言

以正理而言者

郭釗言穆宗當視膳唐書

郭釗代宗朝以外孫為奉禮郎累官至司農卿憲宗廢疾昏聩  
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為太子當旦夕視膳  
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

直言

以抗直言事者

竇融降太后前漢

集事卷七

士

竇融字文皇后從兄子也景帝弟梁孝主母竇太后愛之孝王  
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  
傳王太后驛嬰引危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  
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主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

能幹

有才幹幹濟者

張弘策佐梁武帝得國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祚明帝崩時梁武帝長  
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  
於懿曰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  
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重教各欲專成且嗣主  
在宮本無令譽媒近左右鋒目忍人一居萬機愆其所當宜肯



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露塞人上天信無其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拓劉昭而已拓怯而無斷強弱而不才折鼎覆餗政體可待蕭垣留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陳開塞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國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鄂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前募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邑心未之許及懿遇禍武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曰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鄂城平肅領達揚公則諸將皆欲領軍夏曰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咸平帝

弘策

主

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勅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及梁武帝即位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進忠奉上知無不為友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鄭興商見稱不欺宋史

鄭興商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興商早孤叔父藻以字字之分以餘貴興商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孝宗乾道初知閩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鄭舍兒取其臂劍而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商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丁母憂服闋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楊與廬為隣初興商在廬嘗卻鄰道互送禮至旦按郡籍凡前所卻者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楊有

重帝之例羅他境與商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甘茅舍易焚與商依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免其償民其德之修學宮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外差法郡以大治楚州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易者命與商往視既至關地丈餘增築之帝閱奏喜曰興商不吾欺也

嚴毅 嚴切剛毅者

弘度杖叔北史

隋文帝開皇初崔弘度為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主妃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家吏曰人當城知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饗傳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饗美

弘度

中

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饗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食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知人 知人善惡者

廷璋勸姊宋史

楊廷璋字溫王家世素微賤有姊家居京師周祖郭威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今妹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威歸謂姊曰此人安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威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威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計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為淑妃廷璋為右飛

龍使

# 知命

知其命運之終聽自然者

吳濤病不飲藥 唐書

吳濤章敬皇后母弟也唐德宗時為兵部尚書及屬病門不內醫巫不膏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數進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

蕭柳言志而終 遼史

蕭柳字徒門淳欽皇后弟也聖宗時叔父恒德薦其才入侍衛南伐宋為四軍兵馬都指揮使後致仕臨終謂人曰吾少有志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諧進異寓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項之被寬

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

# 姿相

人有姿容清美者

杜乂形清 晉書

杜乂字弘理晉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一見而目之曰骨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 惡相

狀貌醜惡者

王莽鵠目虎吻 前漢

王莽漢平帝之后父也為人侈口顰蹙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惡履高冠以繁裝衣及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

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鵠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繫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 度量

大度量不以死生為意者

庾亮安衆 晉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晉明帝時假節都督諸軍事與蘇峻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舵工應弦而倒舡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殺心乃安

景文賜死不懼 事文類聚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敕

至景文方與客圍碁叩函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飲藥而卒

# 濟人

以財濟人者

竇武施財 後漢

竇武字將平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漢桓帝時長女選入掖庭立為皇后武封槐里侯五千戶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積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餼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奇糧於路旬施貧民

遠慮

思慮深遠者

楊濟慮兄專權有禍

楊濟字文通晉武帝時歷位鎮南征北將軍兄楊駿為太子太傅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甥李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傳咸曰若家兄微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微還共石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馬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

斛律金乃朔州敕勒人也神武時甚有功封召城郡公文宣

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除太師孝昭踐祚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武成即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光授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

技藝

精於一藝者

曹平破的宋史

曹評字公正仁宗光獻皇后從弟偕之子也以父任累官至溫州防禦使哲宗元祐中提舉萬壽觀巧外樞密院白為真足路鈴轄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會雙破的容驚悚

楊石三發三中宋史

楊石字介之寧宗仁烈皇后兄次山之子也慶元中補承信郎嘉泰四年充賀正旦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

貴寵

身既貴重兼具寵者

衛青字仲卿漢武帝立青姊衛子夫為皇后以青為大將軍封

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千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馬

王鳳柄用朝政前漢

王鳳孝元皇后之弟也元帝崩孝成帝立以鳳為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事主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顧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以

子欲通達有奇異何上召見欲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凰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

### 鄧騭以後元位特進故得就國後漢

鄧騭字昭伯和帝和熹皇后之兄也安帝時為車騎將軍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飲帝復申前命封騭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狎騭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患因誣告騭弟悝弘闖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等皆為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

入隲等貲財田宅又徙封騭為羅侯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

### 賈謐爭奕晉書

賈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位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

### 李評恃寵宋史

李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入遷皇城使哲宗時以父告老授西上閣門使為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鄜延之人皆謂城羅兀非便乞速毀撤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正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所論事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格權不忌多布耳目未聽外事自效以為忠僥倖進用中外交目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川還幹當三

班院副韓續報聘契丹且令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

### 恩宥有罪而蒙赦宥者

### 羊聃倚太妃得免晉書

羊聃字彭祖元帝時為廣陵太守縱暴殺人下獄琅邪山太妃入獄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大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成帝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終言權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帝母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消陽之恩於是除名

### 稱譽有善而見稱美於人者

### 褚裒皮東陽秋晉書

褚裒字季野晉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威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兩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晉康帝朝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 要譽要求名譽者

### 王莽匿情求名前漢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子乘時侈靡以

與馬援邑侯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傳學被服如舊事母至孝兄行甚教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尚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成宗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敬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馬衣裘服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諸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持者為之談說舉與隆洽傾其諸父矣政為激發之行廢之不從惡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有容滿室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其痛當飲其藥此客惡者歟起馬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

卷之七

世

元無子莽聞其兄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曰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稱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僭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巨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憂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僕問知其夫人嘗為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立董宏上書宜尊哀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姬莽劾止後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未傳奏莽抑絕尊號請亮為蘇人上弗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令自殺在國三歲更上書亮訟莽者以百數因日食賢良周護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

張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謂見莽莽禮自納休亦謂其名與相若後莽侯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具實細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曰見君面有瘕美玉可成厥欲獻其珠耳即解其珠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聊遂摧碎之自表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 謀議

有謀畫議論者

羊祜議伐吳晉書

羊祜字叔子景帝景獻皇后弟晉武帝時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命扶疾乘輦入見不拜甚見優禮及待坐面陳伐吳之

卷之七

世

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政虐甚可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若舍之而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也將為後患矣華深贊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則護諸將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

張弘策有匡濟之心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後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

策而已

李石止黜金史

李石字子堅貞懿皇后弟金世宗大定年間進拜太尉尚書令先是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李石與丞相紀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

### 矜誇

以家世誇於人者

竇威叙世為外戚唐書

竇威字文蔚傳學隋末大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

世

世

定制度唐高祖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謝曰臣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白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

### 避難

避難惠難者

李曉遇閻信以免北史

李朱榮之立魏孝莊李曉之弟四人與百寮俱將迎焉其夜曉衣冠為風嗟不成行而免其上三兄皆遇害曉乃携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皋為梁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

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能育長者之言乃其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免

### 傲慢

驕傲而侮慢人者

蔡搏不答南史

蔡搏字景節梁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嘗設大臣題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罷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聲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問遣之及其引進但瞻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 貪財

貪圖財利者

崇融負絹顛仆北史

李崇字繼長魏文成元皇后兄李誕子也襲爵陳留公崇性好財賄販肆聚飲魏孝明帝時靈太后嘗幸左戚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愈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而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斜也貪財納嫂金史

徒單恭本名斜也女為海陵后由是拜平章政事恣取部人財物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李弟之子查剌為



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強納元魯為室而不相能元魯嘗怒置斜也斜也妾忽捷與元魯不叶乃潛元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元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章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性賀其母元魯以言慰母母忽捷亦以怨望指斥詎元魯海陵使蕭裕鞠之忽捷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元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刺家財

### 黨比朋黨阿附者

胡長仁預政致佞北史

胡長仁字孝隆齊武帝后兄也以內戚歷位左僕射尚書令參預朝政左丞卿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托長仁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今史欲咨省務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

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時人稱為三佞

### 構隙構成怨隙者

田蚡毀灌夫受報前漢

田蚡景帝王后母弟武帝舅也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時灌夫為燕相坐法免官居長安魏其侯寶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疆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灌夫行酒至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過罵賢曰平生毀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効女曹兒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案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之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更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廷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以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廷推夫善

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欲毀夫所為構怨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僞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曰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餓而心飭矜視天倪畫地辟曉兩宮問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兵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也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侵細民家東巨萬橫恣顯川殺讎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輕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肉吏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貪取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輪局趣

效轍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解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獨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察君魏其必魏其杜門謝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買堅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離劾繫都司空考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又繫灌夫乘

卷之七

七

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威嬰家嬰家永封乃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有劾即陽病弗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繫者縛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宮欲殺之竟死

田蚡灌夫結怨前漢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武帝時為丞相時有灌夫字仲孺為燕相坐法免官居長安嘗有服過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實嬰夫曰將軍且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解請語魏其具將軍且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

西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語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舞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醉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慢好謝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沽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丞相事何請夫亦持

卷之七

七

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駢奔

駢後者用者

羊琇歎炎溫酒晉書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武帝時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燕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

承祐恣侈宋史

孫承祐吳越國王錢俶納其姊為妃因權處要職累遷知靜海節度事承祐在浙右日憑藉親寵恣為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第所居室中焚龍腦日不下數兩

後歸宋從太宗軍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肝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贈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

### 驕橫

驕肆而橫惡者

田蚡恃權勢前漢

田蚡武帝時為丞相景帝王皇后母弟也為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服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十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

其更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

其

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淳于長不法前漢

淳于長字子鴻王太后姊子也為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持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託太后及漢成帝帝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咸餘趙皇后得上立甚德之以建策止營昌陵賜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鉅萬多高妻妾滿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

后廢居長定官而長與后姊嬖私通受許后賂遺許為白上乃為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妾徒合浦

竇憲恃勢奪公主園田後漢

竇憲字伯度融孫也父勲被誅憲少孤肅宗建初二年以憲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自威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官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逼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恩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奔憲如狐離衛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竇憲立功贖罪後漢

三十

竇憲字伯度女弟為章帝后拜憲侍中虎賁中郎將賞賜累積寵貴日盛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大傳今伯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今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家齊賜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辟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官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建與青州

刺史雅考劉等後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軍騎將軍發兵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班師而還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

梁冀恣惡奢僭後漢

梁冀順帝時為大將軍冀帝后兄也用妻孫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滿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異因以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十萬奮以三千萬與

梁冀恣惡奢僭後漢

世

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畜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畜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賈貸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在怨毒異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柱戟雕鏤加以銅漆牕牖皆有綺陳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週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珍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異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詠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

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苑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苑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異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異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

梁守禮字克讓周太祖時以後族拜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初周太祖聖穆皇后無子養守禮之子榮以為子是為世宗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

梁守禮字克讓周太祖時以後族拜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初周太祖聖穆皇后無子養守禮之子榮以為子是為世宗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

世

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

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赤髮狀貌怪異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後故為內殿供奉官繼勳乃為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妻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為僧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也繼勳不能論上有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為之紛擾上聞大驚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自以失職常快快專以鬻割奴婢為樂開寶三年命令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逼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洛民

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戶部買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鞠之繼歎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歎於陽市及為疆市子女者文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歎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其後家寓西洛穎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

### 奢淫

奢侈淫穢者

武三思寵幸驕奢

武三思當武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爵為王契丹陷營州以榆闡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嚴為太子以保遷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

無義

世

迎諸主意鈞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三張方蒸蠱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視然如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與泰宮於嵩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虐待馳騁竊威福自私自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權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中書門下二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后遺詔還所減而封崇訓錫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思因事入宮中

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復備太后法

楊釗貴驕雄狐

唐書

楊釗字國忠楊貴妃從兄也玄宗時貴顯最久而號國又與釗亂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婢百餘駟炬客如畫觀狂盛里不施障障時人謂為雄狐

國忠宣淫不止

唐書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白貲于人無行檢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還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皆屈之然卒以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因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號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攜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

無義

苗

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歸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恩有以結納之為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耽頰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奏貢長安將行告曰卿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公賂宣淫不止

### 召禍

所為不善致禍害者

公孫賀子叔武帝時拜為丞相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

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賀有請遂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城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祖上且上其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實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何進無謀被殺後漢

何進字遂高何太后從兄也太后臨朝輔政錄尚書事欲誅宦官進意狐疑衣給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召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結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假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

金華集卷之五

三五

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匆匆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許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官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入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八守宦官屬諸臣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為實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

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以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托卿門戶耳今乃欲滅之亦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移後劍新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以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

楊國忠專權致禍唐書

楊國忠唐玄宗時既以宰相領選始建嚴長各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課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陽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今案注擬開元末宰相負少任盜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負集自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旁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皆格於錄無復綱序及安祿山反國忠聞難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梁肅為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使帝然之明日暹昉帝出建扶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驍騎立仗尚聞刻漏聲國忠與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乏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



射中兵頭殺之爭取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邪  
時吐蕃使亦藏失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  
又殺之四子喧咄咄曉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駭  
衆射之身貫百矢乃殆咄咄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  
奔漢中為漢中王瑀誘死曉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  
所斬柔被蜀僞也併以而瘞其黨翰林學士旅漸寶華中書舍  
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氏爭其富瑒國忠昱繼貴  
產竊入都為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識有卯金刀  
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為改今名

### 女權 姦惡持權柄者

梁冀專權自恣後漢

梁冀為大將軍漢桓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會公卿  
議禮於是司奏冀禮儀比蕭何增封比鄧禹貢賜比霍光朝  
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  
以所奏禮薄不悅專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官衛近侍並  
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所候微謝恩  
然後敢詣尚書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腰斬之  
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請關上書陳冀  
之狀帝得奏異聞而密遣人掩捕著者乃變姓名後託病偽死  
冀廉知其詐除求得殺之隱問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  
儒素善藏著與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絮胡武皆危言論  
與著友善先是絮等奏記薦士而不詣冀冀怒之又疑為著  
黨敕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

人烈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觀奏書異問書入仰藥而死家乃  
得全冀弟不旋好經書善侍士異陰疾之白帝轉官又諷人薦  
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年十六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  
見者莫不嗤笑胤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開  
門自守胤不與外與賓客交通除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  
陽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莫諷州郡以它事  
陷之皆髡答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 實憲寵遇致殺後漢

實憲字伯度章帝建初二年拜為郎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和帝  
即位以待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累遷大將軍大行封爵憲既  
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種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舉為心腹班  
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

### 金吾

射到壽樂殿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  
弟金吾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實景為執金吾實璽光祿  
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縱騎戲日  
黃金吾驕驕二百人說文曰驕昂丹 似倚形執侵陵小人強奪  
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  
舉奏太后聞之便謁者策免景官憲既負重勞陵肆甚封鄧  
疊為侯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孫及母元又憲女壻射擊校尉  
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璽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  
后遂共圖為殺帝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  
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憲及疊班師還京師  
詔使大鴻臚持節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  
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璽與皆

下獄誅家屬徒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又為景環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意為景到國自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

庾亮專殺晉書

庾亮明帝后兄也晉成帝即位聰敏有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得知及蘇峻平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亮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大大驚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懼聞飲藥而死

巨源專擅除官唐書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韋后近族也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

集事卷七

光

閣憲憲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中宗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賈似道專權喪師宋史

賈似道字師憲金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累遷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違子秀以似道所善陸龜蒙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以似道軍漢陽援

郭即軍中拜右丞相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恭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周周公甫葵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沅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似道雖深居內臺諫諍劾諸司為辟及京尹幾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弟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聞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蔡矣發其塚取之似道既專恣自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

集事卷七

甲

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齋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饗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神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悅首而已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騰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監察御史俞允升上疏於是始識似道為高州團練使補州安置籍其家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徽纈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謠之每多斥似道辱

之備至監察御史孫嶽史中書舍人王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使鞠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華虎臣俱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 害忠

虐害忠良者

高肇毒王勰亦死其時北史

魏尚書令高肇性兇復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魏宣武帝欲以為后彭城王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潘僧固之同王愉謀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懼前防閭高祖珎希肇提攜構成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

入東掖門

四

入東掖門變一小橋牛傷人墮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珎將武士齎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珎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得喪死與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斃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又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

### 凶禍

遭遇凶灾禍患者

賈謐柱陶歷林晉書

賈謐本賈充女夫韓壽之子晉惠帝賈后之甥也充卒無子充妻郭氏以謐奉充後帝乃詔謐為賈充世孫以嗣充爵其後歷

位散騎常侍謐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壁毀休悵謐益恐又惡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殺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

高肇怪異北史

高肇字首文魏文昭太后之兄宣武追思舅氏敬肇兄弟三人同日受封未幾為尚書右僕射一時富貴赫奕無比肇出自夷士時望輕之既專政結朋黨作威顯殺害宗室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又與清河王懌爭高后亡後愈肆縱恣及大舉征蜀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節度是日面辭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卧渠中鞍具先解行至臨谷車軸中折眾咸怪異以為不獲吉還也宣武崩赦罷征軍肇承變回至闕下縗服啼哭問太極殿蓋哀領軍于忠清河王懌等密欲除之潛備壯士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

周仁軌斷臂發塚晉書

四

周仁軌字后母族也方為并州長史魏時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日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唐宗夷韋氏貞觀墳墓民盜取寶玉略盡天寶元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

女妖惡

姦邪恣為惡者

梁異致意致禍後漢

梁異致意致禍後漢

梁冀字伯卓漢順帝時初為黃門侍郎累至大將軍至桓帝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特加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百寮側目冀敗逢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大史令陳援因小黃門徐璜陳災與日食之變奏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廷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宜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廷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刀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郭舉為議郎舉恐其意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舉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徒以告宣宣

公案卷七

四

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璆唐衡左官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使璆將左右親騎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秉旌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詣獄無長少皆棄市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苑囿以崇窮民百姓莫不稱慶

梁冀驕橫致族後漢

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秉執忌怨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桓帝過畏久桓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又皇后

崩帝因如廁獨呼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謝后姊妹對曰單超左官前請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璆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入室謂曰梁冀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耳對曰國之不振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璆等五人遂定其議帝趨起臂出血為明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毀悉誅之

賈謐諧適晉書

公案卷七

四

賈謐字長深韓壽之子也賈充死後妻郭氏以謐立為充之子黎氏為嗣初充一女為惠帝后少女為韓壽妻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適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又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其爭道成都王頴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而謀廢之

楚安黨惡事申宗晉書

宗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哲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番扶中勸武后革命進為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女姦賊流嶺外歲死而楚餘奏及客等還俄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第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峽州稍為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貶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卻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為太僕卿鄧國公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以晉卿為

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鄆被殺殊其首祭三恩等桓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婆娑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楚客等羅之婆娑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箋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管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唐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納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

### 惡逆 行弑逆者

褚淡之弑故主南史

褚淡之字仲原晉恭帝后族也宋武帝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晉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有養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入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鄭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七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八

### 人物門

#### 儒

#### 世家

孔聖之家世也

宣聖世代 孔子家語

孔子之先宋之後殷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武王伐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奉湯祀後武庚與管蔡霍叔亂周周公東征罪人斯得乃改命微

子後殷國於宋啓卒弟仲思衍嗣微之後故號微仲二微俱以微之號自微至于稽乃稱公治邦父何以國讓弟厲公何之後遂世為宋卿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四十七代孫傳推譜牒曰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魏有孔悝出於姬姓皆非子氏後蓋姓同而族異孔氏子姓為先聖後者世為魯人同居祖廟

宣聖歷年始終 孔子家語

孔子一歲至三十歲在魯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九歲娶宋弁官氏二十歲子鯉生為乘田為委吏二十四歲母顏氏卒二十七歲適鄭二十九歲適晉學鼓琴三十四歲適周問禮老聃訪樂於弘反魯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四十二歲反魯留十四年五十一歲為中都宰五十二歲為司空為司寇五十六歲攝行相事

與國政三月五十六歲適衛十月去衛過匡人國之過蒲復友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害之適鄭五十七歲自鄭適陳留三年五十九歲適衛去適晉及河復友衛如陳留一年六十一歲自陳適蔡六十二歲自蔡葉復去葉友蔡六十三歲留陳蔡間楚昭王聘之蔡陳發從園手野適楚不用友衛六十四歲在衛留五年六十六歲夫人并官氏卒六十八歲嘗以幣迎孔子遂自衛反魯不仕廼敍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修春秋六十九歲子鯉卒七十一歲感獲麟而春秋絕筆七十三歲夏四月己丑卒五月葬城北泗水上

## 師道

能為人師範之道者

夏侯勝卒太后素服 事文類聚

夏侯勝字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詔撰論語年九十卒太后為勝素服五日報師傳之恩儒者以為榮

包咸無往教後漢

包咸字子良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欽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遂遣子師之光武建武中拜諫議大夫

陽城教諸生還養 唐書

陽城德宗時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肖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片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吳充作六歲規訓 宋史

吳充字仲卿調較熟去薄入為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幼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歲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笑宗在藩邸書之坐右

王洵發明綱常 元史

王洵字敬甫元裕宗時懼太子贊善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鑒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洵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篆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篆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

## 師道自任

以師範之道能為已任者

歸賜字彥溫 元史

歸賜字彥溫元順帝時轉河西廉訪使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為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傳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者人各殊卒從賜議也

## 聖智

孔聖之知識兼盡者

孔子知墮廟火災 說苑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墮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墮王變文



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孔子知哀公侵上忽下 事文類聚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泰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泰而後飲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泰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泰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草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 聖誠

孔聖指事誠諭人者

孔子謂弟子記銘 說苑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災焚不戒災炎奈何涓涓不瀾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果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或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孔子觀欹器 說苑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于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納諫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 聖訓

孔聖設言以訓人者

孔子訓亡子之言 說苑

五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孔子訓知友已而知天下 說苑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友之已者也

仲尼正言抑季孫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說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

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孔子訓子貢以進賢為賢說苑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彼間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孔子以治民如腐索御馬說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

以道導之則吾蠻也若何而毋畏

孔子因盛服戒子路說苑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櫛櫛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貴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遘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孔子責建本重立始說苑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

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訓君子慎所藏說苑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孔子訓士慎三者說苑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孔子以正名為先說苑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定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喻君臣之理說苑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

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對三代興亡說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堯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孔子訓為天下者之道說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眾不亦難乎

孔子訓本立然後為君子說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

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歲其為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

九

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孔子戒曾參逃暴怒說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也性至孝常芸瓜而誤斬其根父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覺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其父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吏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孔子止琴張弔宗魯左傳

魯琴張孔子弟子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繫之賊皆由宗魯而後為女何用弔焉且君子不食不義之財而  
不為利疚於面不以四時人不盡不義不犯非禮何以弔為

孔子言帝王冠禮 孔子家語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  
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雖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  
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  
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  
也有自來矣今無識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位  
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  
作頌曰今日吉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  
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  
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冑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貌  
周道也章甫啟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孔子以子路琴聲無訓 孔子家語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  
之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  
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暴怒之威不  
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音則  
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  
不存于體乃所以為亂之風

孔子訓冉有五刑及禮 孔子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之

人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  
茲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  
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茲邪賊盜靡法妄行  
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  
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  
雖有弑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關雎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  
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  
故雖有變鬪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  
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事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  
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主各有源  
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絕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罟而陷之三皇五

集義卷六

士

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冉有問於孔  
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  
罪不可以加刑庶人刑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  
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  
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簠簋不  
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簠簋不  
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  
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  
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  
有罪之名矣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  
之域者聞而譴發則曰冠履纓帶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  
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掉引而

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過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遠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矣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孔子告宰我鬼神之道 孔子家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故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神者氣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桃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望之又從而思之孝子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子家語

士

孔子訓厄陳蔡皆幸也 孔子家語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餓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備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故憤厲志之始於是乎

孔子教季平子厚葬 孔子家語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璫與斂贈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敕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孔子訓子路以忠仁 孔子家語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孔子告子貢臣子之道 孔子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禍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孔子訓子貢三國之政不同 孔子家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憚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

孔子教子貢為政 孔子家語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

孔子訓子貢知事路之政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告子夏損益之道 孔子家語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

○ 集賢堂

齒

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斂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真集賢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三子言志 孔子家語

孔子北遊於襄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顓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纘纘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擗地千里麾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漕潏之野而

墨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頽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顏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頽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敬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數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告子路以正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顓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鑒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受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

難矣

孔子告曾子七教三至孔子家語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尚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腹下之親上也如父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違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



因天下之爵以尊知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與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孔子言為政最大 孔子家語

孔子侍坐於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無物從之

孔子告曾子王者之言 孔子家語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

余集卷之六

六

懼振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孔子書天王狩河陽 史記

晉文公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

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魯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天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孔子示君子小人之憂樂 說苑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後風易俗 新序

孔子在州里為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吹簫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氏者後矯供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買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

余集卷之六

七

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喻境而從魯之鬻牛馬者不敢賈

孔子化魯國無爭者 說苑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以數矣孔子曰魯國以東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

## 道學

傳聖人性理道統之學者

周敦頤為學知道 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宋英宗朝掾安南時程迥判軍事視敦頤氣

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友使二子願順往受業焉  
敦順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願  
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  
師聖學於程願未悟訪敦順敦順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  
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願擊其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  
人類此

陳襄四人偈道宋史

陳襄字述古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  
時學者沈溺於彫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  
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為守之不為  
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神宗時知諫院改侍御史

呂大鈞能踐履宋史

呂大鈞字和叔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哀戚  
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祭然可觀  
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  
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  
及神宗時為光祿寺丞

程顥立教宋史

程顥字伯淳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顥資性過人尤養有道  
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  
之容遇事優為難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  
南周敦頤論學歆服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  
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

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慕高遠卒無成焉  
張載學求為聖人宋史

張載字子厚神宗熙寧初召為崇文院校書既移疾屏居南山  
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識之或中夜  
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  
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  
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  
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  
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

大臨責躬為佛氏之學宋史

呂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  
生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

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  
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隨力  
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  
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若成  
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  
若夫移易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  
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哲宗時為太學博士遷祕  
書正字

程頤達六經宋史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  
心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  
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

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邪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哲宗時召為秘書省校書郎

程頤問答 宋史

程頤字正叔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湯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哲宗時召為秘書省校書郎

邵雍理學 宋史

邵雍字堯夫哲宗時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若刻厲寒不履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戒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過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源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

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碩玩心高明以觀夫天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榮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應則屢中者遂衍宏議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

馬伸受業程門 宋史

馬伸字時中宋徽宗崇寧初范致虛致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蓋遂學從伸注西京宋曹欽依頤門以學困張繹求見十友愈恭願面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媚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欽宗靖康初擢監察御史

蔡元定從朱熹 宋史

蔡元定字季通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義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義每至夜分四方求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熹嘗謂元定起葉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李通言而不厭也高宗時秘書少監楊萬里薦于朝召之以疾辭

李侗體認天理 宋史

李侗字愿中高宗時同郡人羅從孝傳何洛之學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後隱居教授學者多從之

陸九齡尊程教 宋史

陸九齡字子壽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遂成大儒孝宗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

教授

劉煥發明道學 宋史

劉煥字晦伯孝宗乾道八年舉進士第累任尚書郎官對言頌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及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遷湘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被入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煥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

九淵著述 宋史

陸九淵字子靜孝宗乾道八年進士第調隆興靖安縣主簿除

符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稱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者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六六六六官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吾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吳季勝復明道學 宋史

吳季勝字勝之孝宗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真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季勝嘗放荒濶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丞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

張栻作希顏錄 宋史

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子長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 穎悟成歲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十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試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孝宗時召為吏部郎

李衡字彥平 孝宗隆興中為監察御史除秘閣修撰致仕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

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儼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此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呂祖謙關洛為宗 宋史

呂祖謙字伯恭孝宗時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其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岸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必下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也

朱熹道義相磨 宋史

朱熹孝宗時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

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第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就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紫齋先生

李性傳言格物致知 宋史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粹臣之子也宋寧宗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

程頤行實 宋史

程頤字伯淳頤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彦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順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真儒則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辟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執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執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

邵雍車音爭侯 宋史

邵雍字堯夫居河南時富弼司馬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咸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離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

李侗字愿中

字或留信宿乃大好學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

王栢家學 宋史

王栢字會之理宗時人大父師俞從揚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必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李侗靜坐 宋史

李侗字愿中既從羅從彦學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

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王鶚窮理 元史

王鶚字百一元世祖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為人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為己之學也

許衡綱常 元史

許衡字仲平元世祖久欲開太學會許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至元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燾高凝白據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

選弟子皆幼雅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甚嚴若君

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其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劉因學識精正 元史

劉因字夢吉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將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在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世祖至元十九年詔徵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

耶律有尚遵許衡之教法 元史

耶律有尚字伯強世祖時為國子祭酒至元二十七年以親老辭歸成宗大德八年葬父還鄉里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

張文謙陳亮舜之道 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幼聰敏善記誦仕元世祖為中書左丞文謙蚤從劉真修學其教尤粹於義理之學為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為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

許衡以道自任 元史

許衡居河陽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懷盛世祖時為京兆提學改國子祭酒

趙復傳學 元史



趙復字仁甫得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姚樞楊惟中聞復論議如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淳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世道國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入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世祖嘗召而不仕家於江漢之上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達善經說元史

元史

張憲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憲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力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元世祖至元中行臺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遠從憲游或聞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為碩師不敢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穎達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憲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說說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憲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

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順帝至正中其州守臣以憲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吳澄自任元史

吳澄字幼清為人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聲響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執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武宗至大初召為國子監英宗時遷翰林學士

許謙講學元史

元史

許謙字益之元仁宗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俯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泥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成宗大德

中焚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火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  
侵謙貌如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  
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

金履祥並元王何之學元史

金履祥字吉父既見王栢首商為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  
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  
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  
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  
有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  
詳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  
稱為仁山先生

孔思晦數封元史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稟端重而性簡默童牀  
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璠講求義理於詞章之  
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懈遠近  
爭聘為子弟師成宗大德中游京師茶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  
母老辭而歸母臥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  
五日至大中興茂才仁宗雅崇儒道取譜牒授之以嫡襲封衍  
聖公賜月俸五百緡

許謙四書叢說元史

許謙字益之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  
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  
其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  
易心求之乎仁宗延祐初居東陽八華山講學人多從之

胡長孺一變文風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元仁宗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  
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  
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  
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  
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為  
人光明宋偉尊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  
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獄大  
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序數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  
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  
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  
璧碑版煨燼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

闕取士屢司文衡貴賤華文風為之一變

梁益師表元史

梁益字友直仁宗時人與陸文圭同里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  
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  
漸以西橋學術醇正為世師表者惟益而已

經學

能明經典之奧者

飛鵞受尚書於伏生史記

晁錯者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  
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  
所遂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

其辭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韓嬰詩易前漢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趙趙問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趙趙問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丁寬易東前漢

丁寬字子襄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漢景帝時寬為文帝子梁孝王武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

大誦而已

劉歆五經博士前漢

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河平中為中書校尉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讀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教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其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訛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以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氏明好惡與聖人同觀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歆以難

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注丹作易通論後漢

注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漢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尤武建武初為博士稍遷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

李育傳覽後漢

李育字元春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漢東平憲王君光武帝也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諸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被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未然謂不得聖人

張玄解職後漢

張玄字君夏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漢光武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公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職矣遂請上堂難問極

薛廣詩長後漢

日

薛漢字公子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以傳父業尤善說  
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漢光武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  
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董鈞傳通古今後漢

董鈞字文伯習慶氏禮事六鴻臚王臨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遷  
廣城令病去官漢光武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傳通古今  
數言政事明帝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樓望儒宗後漢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漢光武建武  
中趙節王相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仕至左  
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卒於官門生

會徒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張興聚徒後漢

張興字君上習梁丘易以教授漢光武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  
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馬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明帝  
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帝數訪問經術既而聲  
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

戴憑重席後漢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年十六漢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  
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  
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  
失後拜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

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  
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魏應講論五經後漢

魏應字君伯少好學漢光武建武初詣博士受業嘗嘗詩閉門  
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漢章帝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者錄數千人帝甚  
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  
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  
石渠故事

沛獻王好經學後漢

沛獻王輔漢光武子也少好學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  
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  
如一稱為賢王

杜撫詩法後漢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韓詩章句教授鄉里沈靜樂道舉動  
必以禮弟子十餘人後為光武子東平憲王蒼所辟及蒼就國  
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効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  
賜車馬財物遣之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衛宏劉書後漢

衛宏字敬仲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  
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由是古學大  
興漢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  
頌誄尤有旨傳於世

丁恭學義精明後漢

丁恭字子然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漢光武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豐等皆受業於恭建武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

夏恭勵學善文後漢

夏恭字敬公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得安全漢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卒官諸儒共誦宣明君云

丁鴻無雙後漢

丁鴻字孝公有經學至行漢明帝永平中徵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賜御衣及綬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後與諸儒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衆明帝數嗟美之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張輔誦書後漢

張輔字孟侯漢明帝開四姓小侯學置五經師輔以尚書教授講於御前論難常意遂令入授皇太子經漢章帝即位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輔及門生郡縣掾史逆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輔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楊政說經後漢

楊政字子行少好學從伐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鏘楊子行教授常有數百人焉章帝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召馴德行恂恂後漢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舉仕州郡稍遷騎都尉侍講漢章帝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

崔駰偉才後漢

崔駰字季伯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今古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漢元和中章帝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

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棄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獲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為上客

劉珍正字後漢

劉珍字秋孫少好學為謁者僕射漢安帝永初中和熹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騶駰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雜記齊整脫誤是正文字又詔珍與騶駰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拜宗正轉衛尉卒官者諡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

楊震三經後漢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大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

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鯉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鱷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安帝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

許慎說文後漢

許慎字叔仲性淳篤少傳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仲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安帝時為郡功曹

康成入室操矛後漢

鄭玄字康成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順帝時拜議郎轉武都太

守

後漢

守

朱穆出回後漢

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也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於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為有令得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類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類回矣桓帝永興中擢穆為冀州刺史

周舉五經後漢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桓帝延熹中舉茂才為平丘令

何休作公羊傳後漢

何休字邵公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

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漢靈帝建寧中大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弄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拜議郎還諫議大夫

服虔雅才後漢

服虔字子慎少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鄭玄道東後漢

鄭玄字康成靈帝時人鄉玄少為畚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法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而入關由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不倦會融集諸生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蔡邕正定六經文字後漢

蔡邕字伯喈少傳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詞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拜郎中校書東觀還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舛謬俗



儒宗靈疑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給事等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靈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  
外於是後儒曉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  
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任安通數經

後漢

任安字定祖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  
圖識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  
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獻帝時累辟  
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馬融絳帳

後漢

馬融字季長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數千涿郡盧  
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

樂詳

中

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帳帳前後生徒後列女  
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  
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  
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等書  
行于世云

景鸞著述

後漢

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  
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彙集  
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  
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  
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嚴幹鍾繇辨折春秋

魏書

嚴幹字公仲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在氏謂左  
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折長短繇為人  
機健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  
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文帝黃  
初中為五官中郎將

樂詳獨受五業

魏書

樂詳字文載少好學漢獻帝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  
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  
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  
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文帝黃初  
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  
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

無愠色

四

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  
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詔與大史典定律歷轉拜騎都尉

庾峻發明經旨

晉書

庾峻字山甫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太常鄭眾見峻大奇之  
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  
魏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中  
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武帝時加諫議大夫

杜預有左傳癖

晉書

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身居將率投物禮恭誨人無隱立功  
之後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眾家諸第謂  
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左氏歷備成一家之學時王濟解相馬  
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杜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晉武

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謝莊隨國立篇南史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美容儀為宋文帝所愛重後為隨郡王誕託室乃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為一

王儉經學大興南史

王儉字仲寶宋孝武帝時襲爵豫寧縣侯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時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

何佟之讀禮南史

何佟之字士威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

四

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初為國子助教齊明帝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遷驃騎司馬

王承經術為業南史

王承字安期梁武帝時為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王儉父王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之出為東陽太守

盧景裕注易北史

盧景裕經明行著神武帝嘗以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解所注周易景裕理

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陸又精熟五經北史

陸又字旦齊文襄時襲爵始平侯又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祕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又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又

徐曠通五經唐書

徐曠字文遠家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著儒沈重講大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絕上語耳若

四

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唐高祖時為國子博士

顏師古考定五經唐書

顏師古唐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數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詎據該明出其悟表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

武平一論三桓七穆唐書

武平一名甄博學通春秋唐中宗景龍二年兼脩文館直學士初崔日用者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

折武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諷勸令誦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土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孫凡九世叔孫舒李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上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而闔坐大笑

炎趙春秋纂例唐書

炎助字叔佐玄宗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具哀錄助所為春秋集註

集事卷八

留

總例請匡損益齊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為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白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匪以禮恭廣成以易張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白子陵最卓異

李之才受易源流宋史

李之才字挺之仁宗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質朴真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下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章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種放放受之陳抃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為衛州獲嘉主簿

朱震易學傳授宋史

朱震字子發登宋徽宗政和中進士第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

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神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概概傳許堅許堅傳范謬昌謬昌傳劉牧牧傳以太極圖傳周厚順厚順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高宗時召為司勳員外郎

徐僑剛直宋史

徐僑字崇甫登進士於呂祖謙門人葉邇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

姚樞判經惠學者元史

姚樞字公幾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揚惟中乃與之偕觀元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

集事卷八

留

下者會聚襄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竟也日何以復命乃獻人逃入篋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元赤行事雁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携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程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特拜中書左丞

熊朋來不倦元史

熊朋來字與可宋度宗咸淳甲戌登進士第宋亡元世祖得江甯不苟進隱居教授其性朴而不肆分而不稍與群賢講論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為重焉會朝廷遣洽書侍御史王構鈐

外選于江西於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為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為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職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規之漢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為天懷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常著賦二篇學者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為聞人元英宗時翰林學士元明善薦朋來于朝未及召而卒

實默教授元史

實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仕元世祖為翰林學士初默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為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伐金默為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默師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棄藥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予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為首末畢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掾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

吳澄著述元史

吳澄世祖時舉學不第乃著孝經章句按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

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十言行省豫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議數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教勸父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

黃澤明經元史

黃澤字楚望代草思之學推黃澤為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河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閩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饑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為大戚成宗大德中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

史學

能脩國史記載之學者

班彪作後傳後漢

班彪字叔皮才高好述作專心史籍之間漢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

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焉

班固續父修史後漢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評欲就其業人有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收繫京兆獄取其家書固舉超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而邪亦上其書漢明帝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及章帝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實屬上固行中固因先坐免官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因執于其車騎吏推呼之取歸焉兢大恐畏固不敢發心街之及賓氏賓客皆隨考就

因此補繁固遷死獄中詔以諡責兢主省史錄

陳壽撰三國志晉書

陳壽字承祚晉武帝時除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夏侯湛時著魏書凡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時人稱其有良史之才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晉書

習鑿齒字彥威著漢晉春秋裁正自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緯災興而為受禪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又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凡五十卷武帝時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

司馬彪續漢書晉書

司馬彪字紹統晉武帝時為秘書郎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撥教世之要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世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猶未盡善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孫盛著魏晉史晉書

孫盛字安國武帝時為安西諮議參軍盛為學不倦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世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因請刪改時盛年老性方嚴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為兩定本寄

合纂書文

於慕容儁孝武太元中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于寶撰晉書晉書

于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晉元帝時為著作郎于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晉元帝時為著作郎乃就撰集自晉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畧直而能婉成稱良史

魏收撰魏史北史

魏收字伯起齊文宣時天保中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撰魏史時尚書陸操嘗謂左僕射楊愔曰魏收所撰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惜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

仁以免尤責

賈緯補錄 五代史

賈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緯來次傳聞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唐末諸侯強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後亂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入晉漢同修實錄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徐台符以為不可非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晉高祖天福中為起居郎史館脩撰

孫甫唐書 宋史

孫甫字之翰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仁宗時授秘書

閣校理改右正言

劉恕專精史學 宋史

劉恕字道原為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悅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為精詳

林希修神宗實錄 宋史

林希字子中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開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哲宗時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李壽長編 宋史

李壽字仁甫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奏檄高當路槍死始開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拭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筆適以為春秋以後續有此書高宗紹興八年進士第後官至敷文閣學士

范冲修宋實錄 宋史

范冲字元長父祖禹嘗修宋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領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高宗時為

宗正少卿兼直史館遷翰林學士

袁樞著通鑑紀事本末 宋史

袁樞字機仲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夬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鼎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矣宗登位擢右文殿脩撰

袁桷脩國史 元史

袁桷字伯長元成宗時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拜集



取學士之核疾去官後仍以真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英宗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楠在詞林朝廷制冊勅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行於世

李伯宗脩世祖實錄元史

李之紹字伯宗幼穎悟聰敏從東平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脩世祖實錄徵名儒充史職以馬紹李謙薦授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直學士姚遂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併以蔡進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仁宗時官至國子司業後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

揭傒斯與總裁三史元史

揭傒斯字曼碩元為翰林侍講學士元順帝時詔脩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正

張起巖充總裁三史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元順帝至正中詔修遼金宋三史入翰林為承旨充總裁官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窮定深

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

才學 有才學者稱於時者

楊脩辯辭事文類聚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之元孫好學有俊才獻帝時為丞相曹操去傳語外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背上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齏臼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邯鄲淳曹娥碑事文類聚

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于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郎作

曹娥碑文成未出會郎見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郎嗟歎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戴逵才藝晉書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孝武帝時累徵辭不就

王褒抄策學南史

王褒以博學見知齊書令王僧虔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後嘗使賓客隸事多有其具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攜操筆便成文章

阮與辭亦華髮舉坐擊賞擢乃命左右抽憲簾手自掣取前登  
章而去徐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  
士唯獨問無不對仕齊武帝永明中為秣陵令

元總露布 北史

魏孝文帝令彭城王勰為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  
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  
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  
則弟誰能辯之總對曰子夏彼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

楊師道詩如宿構 唐書

楊師道太宗時為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  
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之撫嗟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酬賞挺  
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

一坐嗟伏

恒濟作相震相作匠 唐書

來濟異母兄恒唐肅宗上元中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父護兒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  
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  
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倭倭拆字明義 宋史

崔倭倭太宗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  
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  
用字加倭或云加點爾知否倭倭曰昔秦時程縱撰隸書訓如  
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角兩點為用用上  
一撇一點俱不成字

石曼卿多才藝 宋史

石延年字曼卿宋真宗時人為入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為  
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

孫復以學為時所重 宋史

孫復字明復仁宗時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  
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  
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季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  
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

米芾多才學 宋史

米芾宋神宗時為禮部員外郎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  
妙於繪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

吳仲道立地書厨 宋史

吳時字仲道仕宋徽宗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敏於為文未嘗  
獨處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

韋述屬文輒成 事文類聚

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千自隨  
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執復詳諦  
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子敬山陰草堂碑事文類聚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傳學

學問廣博者

季札觀樂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季札

美

子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鄧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携遷而不瀟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置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前南齊者曰美哉猶有威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斯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季札陳紀官左傳

魯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季札

毛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鵲鳩氏司馬也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伶州鳩論律呂源委國語

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醫考鐘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

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  
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  
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際之細也三  
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  
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  
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鍾甚大無鐃鳴  
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  
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  
伐殷歲在鵠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  
自天竈及析木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

卷之五

樂

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令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  
鵠及駟七列南北之撥七同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  
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兩以夷則之上宮畢當辰辰在戌上故  
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  
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  
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及及蕤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蕤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射父詳言重黎 國語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是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若無然民將能登乎天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

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  
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  
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  
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  
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祀使名者姓之後能知四時之  
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米服之儀鼻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  
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  
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  
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  
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墮于祀

卷之六

五

而不知其禍承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則  
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  
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  
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  
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  
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夏知史誤已亥耳 事文類聚

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  
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

劉向著說苑新序 前漢

劉更生字子政更名向成帝即位召拜中郎遷光祿大夫向以爲主簿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顧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賈逵問事不休後漢

賈逵字景伯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攄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及子諸儒爲之語問事不休賈長頭和帝永元三年爲中郎將改侍中領騎都尉

李譔無不該覽蜀書

李

李譔無不該覽蜀書

李譔字欽仲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葬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蜀後主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嘲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准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

東晉對曲水之由晉書

晉武帝嘗問羣臣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天

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晉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目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金五十觔

張華該博晉書

張華爲司空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其異之特人比之子產

賀循儒宗晉書

賀循字彥先元帝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

希鏡悉古家銘南史

賈希鏡家傳譜學嘗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賢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塚荀晞兒檢訪果然

裴子野知遠邊國名南史

裴子野字幾原梁武帝以子野爲著作郎掌修國史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額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繁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高允博通經術北史

高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奇度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

公羊仁後魏太武帝神廟中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時雖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惟乃止

孫惠蔚為儒所尚

孫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李講易十元師程玄續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魏孝文帝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推樂惠蔚家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問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懸常與辟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帝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竟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

李彪

空

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沈滯滯常以為負矣雖久帶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游肇就好經傳

北史

游肇字伯始外寬柔內剛直就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靡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休操而已魏孝文時為內秘書侍郎

暉遠博通義疏

北史

房暉遠字崇儒世傳儒學隋文帝受禪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

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又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解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擢為國子博士

劉焯精博古今

北史

劉焯字士元華縣人少高視遠瞻敏沉深俊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章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暉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隋文帝開皇中為著作郎

敬宗詳對帝立

唐書

空

高宗東封泰山以許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實德玄此謂帝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帝謂顯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巢穴所感后纘方依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頊曰韋頊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立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于享以舊地也由顯頊所居故曰帝立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洋洋乎濟澤今濟與源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源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泆地過河而南出為潁又決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潁為潁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



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河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而獨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胥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寶之不彊不亦善乎

師古知伏事文類聚

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礫狗四門以禦蠱災則祠社用伏日六月伏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

殘陽而未得升故謂歲伏因名伏日

李璉備對三黃五代史

李璉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難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璉臥廬中聞者哀矜之後仕梁太祖出知曹州召拜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璉曰何謂內黃璉曰河南有外黃下黃絃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璉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受儒者聞璉語大喜

遼義宗博學 歷史

遼義宗名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壁間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延病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譚陰符經善書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尹拙識見該博 宋史

尹拙梁末帝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秘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仕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

劉熙古著書 宋史

劉熙古字義淳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太祖即位召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移泰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為質遷鄆以寧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選名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尚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

李作續筆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改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迹為歷代紀要五十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

貽孫博覽 宋史

王貽孫字象賢少隨周祖典商顯二州署衙內都指揮使顯德中以父在中書改朝散大夫著作佐郎宋初遷金部員外郎賜紫累遷右司郎中淳化中卒太祖平吳蜀所獲文史副本分賜大臣博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遍覽之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勸海國記

備言其事晉大稱賞之

宋昂目為小萬卷 宋史

宋昂字舉之世家漢陂唐天復未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堯李壽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立南岳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豫北樂衛山之勝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時有宋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宋萬卷昂目昂為小萬卷宋真宗咸平中官至翰林學士

宋綬通經史百家 宋史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阜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後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揚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真宗時遷大理評事

馮道宗通五經 宋史

馮元字道宗與樂安孫所是陸參譙真侯圭善群君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必笑曰古治一經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辯析無滯真宗時遷太子中允龍圖閣

李仲容尊帝官家 事文類聚

李仲容真宗時為侍讀真宗飲量無敵飲則詔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舉蔣濟為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書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曰惟有忠孝一生心

何涉一覽不忘 宋史

何涉字濟川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凡傳古學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用葉所在驗之果然仁宗時登進士第

夏竦無不通曉 宋史

夏竦字子喬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麗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後官至武寧軍節度使

文與可多才藝 宋史

文同字與可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策謀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

不到司馬

馮元字道宗與樂安孫所是陸參譙真侯圭善群君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必笑曰古治一經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辯析無滯真宗時遷太子中允龍圖閣

歐陽伯和獨操古學 宋史

歐陽發字伯和修之子也神宗時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蘇頌無所不通 宋史

蘇頌傳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元明典故喜為人言壘壘不絕朝

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直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避之微宗時進太子太保爵趙郡公

陳亮字同父

亮字同父廣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肯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妙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宵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益持朱熹呂祖謙等云光宗時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事

金鑑卷八

六

張洽字元德

洽字元德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寧宗嘉定元年授松滋尉

仲微涵飲六經

仲微字致廣寧宗時調莆田尉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不非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飲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幼生德祐中爲殿中侍御史

劉放問答無遺事文類聚

劉原父故在詞掖有立馬揮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於何年五一起居遂發正衡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爲答已而復追問令立俟報就坐中踰入閣事詳盡無遺歐公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五代史載入閣一段事即登閣所云公嘗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曰軾輩將如之何

陸澄號書廚

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乃歎服曰陸公書廚

朱子論太極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

金鑑卷八

充

萬物中各有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楚材國語見稱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復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知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金宣宗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定燕問其名召

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辭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璽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為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國撤合里而不名吾國撤合里蓋國語長辭人也

秉忠無不精通 元史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為質子於帥府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為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元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道留潛邸

蕭輔極群書 元史

蕭輔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為秦元人輔性至孝自為兒時翹楚不凡稍以爲府吏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必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成宗大德中拜太子右諭德

侯均旁通釋老 元史

侯均字伯仁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

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此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各振關中學者宗之因薦者起為太常博士後以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均貌魁傑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欵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轉聞成宗時為太常博士

岳柱書無不究 元史

岳柱字止所天資孝友母弟久住早卒喪之燕哀尤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怙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有欺也我何與焉母弟亦常稱之曰吾子古人也武宗至大元年授集賢學士

復謙博洽精通 元史

齊復謙為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輩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誦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仁宗延祐元年為國子司業

仰貫靡所不通 元史

柳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演述人多傳誦之仁宗延祐中為江山縣儒學教諭

韓性博綜群籍 元史

韓性字明善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蒼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

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間感其為文辭附述高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徒亦無所容仁宗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為請性理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公議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所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其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辯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山無與焉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斯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卒不仕

陸文圭傳通經史元史

陸文圭

元史

陸文圭字子方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算數之學宋度宗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有稱之曰牆東先生元仁宗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為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祭卒不仕

杜本

元史

杜本字伯原元文宗在江南聞其名徵之不起為人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為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以爲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不置釋手天文地理律曆算數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爲清碧先生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八

## 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九

### 人物門

#### 儒

#### 文學

能文章詩賦者

司馬相如奏賦前漢

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客游梁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漢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

集事淵海

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為即後為孝文園令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王褒歌頌前漢

王褒字子淵漢宣帝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張安世字子儒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

張安世字子儒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

休承舉出上行幸東堂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即位為右將軍光祿勳

匡衡說詩前漢

匡衡字稚圭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顧射策甲科除為太常掌故元帝時遷博士

朱雲折角前漢

朱雲字游好讀書周黨有大節是時以府五鹿充宗貴幸為察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無貴辭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

微歎朱雲折其角絲是為博士

揚雄法言前漢

揚雄字子雲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夏作州歲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為焉而桓譚以為絕倫漢王莽時甄尋劉棻作符命覺棻投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奔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諸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憂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嘗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

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雄死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牟長章句後漢

牟長字君高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光武詔書李文類聚

漢光武每發詔自作峻語以懷動群臣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舉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

杜篤為誅免刑後漢

杜篤字季雅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眾陽今時數從諸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竟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文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傅毅作頌後漢

傅毅字武仲少博學漢明帝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毅以明帝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車府博士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願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願宗頌十篇奏



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殺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和帝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殺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殺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教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運珠凡二十八篇

班固恩賜甚渥後漢

班固明帝時為校書郎章帝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

曹丕對策中第後漢

曹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藝學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侯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

張衡作二京賦後漢

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郎遷新野令視事昔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

張衡作二京賦後漢

張衡字平子和帝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

歲文士多安帝雅聞衡名公車特徵拜郎中拜遷為太史令遂乃撰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者靈憲并周論言甚詳明

劉毅上論後漢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漢和帝永元中坐事奔爵毅少有文辯稱安帝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撰記後漢

李尤字伯仁少以文章顯漢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數哀典凡二十八篇

葛龍為奏後漢

葛龍字元甫漢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龍善為文奏或有請龍奏以干人者龍為作之其入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龍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龍

劉梁著後拜尚書郎

劉梁字曼山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後拜尚書郎

延篤借本諷記後漢

延篤字叔堅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欲寫無紙唐溪典以廢紙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兼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

故辭歸篇曰已諷之矣與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各京師桓帝時以博士徵拜議郎

庾乘下坐後漢

庾乘字世遊少給事縣廷為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靈帝時勸遊學官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學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孔融善文後漢

孔融字文舉善文辭魏文帝深好之每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文章過融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命書記凡二十五篇

王延壽作夢賦後漢

王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

禰衡文不加點後漢

禰衡字正平少有才辯曹操送於劉表至荊州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賞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

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時年而作文無加點

陳琳草檄愈病魏書

陳琳字孔璋為魏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嘗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曹操操光苦頭風是日疾發目讀琳所作愈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卻正博覽墳籍蜀書

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捐因留蜀損為大將軍王達督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更正本名蔡公以父死母嫁單瑒瑒五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暢班傳張蔡之傳道文篇賦及當世美善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

陸績作渾天圖吳書

陸績孫權統事如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者述不廢作渾天圖

關澤刊權注進二宮吳書

關澤字德潤吳主孫權時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

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

成公綏作天地賦 晉書

成公綏字子安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嘗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武帝時歷仕至中書郎

王沉文籍 晉書

王沉字處道少好學善屬文正元中累遷散騎常侍高貴鄉公亦好學有文才數引沉及裴秀於東堂講讀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武帝即位拜御史大夫

陸機作論 晉書

陸機字士衡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祖父世為吳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機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武帝時為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

徐鮑寵待 晉書

徐鮑寵字武時遷散騎常侍領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

以賜侍臣或大詞率爾所言穢雜雖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寵

左思特賦三都 晉書

左思字太冲感勸學兼善陰陽之術晚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後欲賦三都會殊芬入宮移家京師武帝時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卬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閭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使踞之自以所見不傳求為必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讓班張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

劉寔學明臣體 晉書

劉寔字子真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惠帝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張華著賦 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即位以為太子少傅初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多通圖緯方伎之書嘗著鷦鷯賦以自寄時嘗見之

嘆曰王佐才也

劉元海才力絕眾 晉書

劉元海冒頓之後也晉永嘉二年僭即帝位幼好學師事上黨崔特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眾後臂善射膂力過人

劉聰才力冠時 晉書

劉聰字玄明晉懷帝時為成都五石積弩將軍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

○集事類

十

藝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後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

元帝鳳尾詔 事文類聚

晉元帝踐祚凡諸侯候奏批之曰諾草書若字字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詔

杜夷廣學 晉書

杜夷字行齊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弄懸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元帝時為國子祭酒

袁宏詠史 晉書

袁宏字彥伯有逸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東晉簡文帝時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詠詩聲既清會辭又藻接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頗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後為大司馬桓溫府記室

袁宏一時文宗 晉書

袁宏晉簡文帝時為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眾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

○集事類

十一

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荅云風塵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溫欣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贊胡奴乃止

陶潛著五柳先生傳 晉書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為彭澤令安帝義熙三年解印去縣

傳玄連珠 事文類聚

晉傳玄敘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

殺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為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比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樂廣述已志 晉書

樂廣字彥輔仕晉累遷侍中河南尹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議尹請諸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王誕攬筆益珣哀策 南史

王誕字茂世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發珣歎美因而用之後為宋武帝太尉長史

王曇首賦詩先成 南史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辟宋琅邪王大司馬為參議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武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

張敷名價 南史

張敷字景胤性整肅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為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敷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塵尾敷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哥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

謝靈運詩書無絕 南史

謝靈運宋文帝時遷侍中賞遇甚厚詩書皆擅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三寶既自以名輩應泰時政至是唯以文義

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

謝惠連雪賦 南史

謝惠連為宋文帝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再宿待其文成甚揚其美又為雪賦以高麗見哥謝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

謝靈運江左第一 南史

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宋少帝時為永嘉太守

臧嚴多記 南史

臧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哀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攝嚴之官於途作七游賦又作七

陸慧曉草詔 南史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祇為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為帝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齊高祖建元初遷太子洗馬盧江何顥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陸慧曉草詔 南史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祇為帝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為帝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齊高祖建元初遷太子洗馬盧江何顥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江淹文誥南史

江淹字文通少孤常慕司馬長卿伯鸞之為人小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齊高帝輔政聞其才詔內尚書馬部郎驃騎將軍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餐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重表皆淹制也

高帝博學南史

齊高帝蕭道成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并藝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

任昉屬文南史

任昉字彥升初為奉朝請舉充州秀才拜太學博士齊武帝永

公集卷九

十四

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楊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今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

劉孝綽辭藻南史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編好事者咸誦傳為流聞河朔亭苑桂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齊武帝時累遷秘書丞

江淹傳識南史

江淹字文通齊武帝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義陽人開古承

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讀互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知新

沈約東宮親遇南史

沈約字休文齊武帝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武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官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風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

陸澄博覽南史

陸澄字彥深齊武帝時累遷度與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諸然

公集卷九

十五

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意等感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雲喬講書南史

齊武帝長子字雲喬為太子時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傳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繼臨國學親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傳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夫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詰太子孝經仲尼居魯子侍義昭川王暕詰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答甚有條貫

劉孝綽侍宴作詩南史



劉孝綽齊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崇選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人故少孝綽居此職

謝朓撰哀策文南史

謝朓字玄暉齊武帝時為隨郡王子隆鎮西功曹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後明敬劉皇后遷柩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何憲畢覽南史

何憲字子思博涉該通群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之體連日累夜竟見所遺宗人何道遠讓士也見

張率勸學南史

而美之願與為友憲齊武帝時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

張率字士簡性實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少文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父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齊明帝建武中舉秀才除太子舍人

蕭子雲撰述南史

蕭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疑子也年十二齊明帝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武帝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秘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群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怪乃至吉凶不相吊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為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

敕賜束帛遷遷丹楊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定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確與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或救並施用

蕭子顯名對南史

蕭子顯字景陽齊豫章文獻王疑次子也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武帝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壯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秘閣累遷邵陵

王友後除黃明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武帝雅愛子顯才

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從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隨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參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制衣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近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雅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代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帝素重其為人在東官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書

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武帝賜詩南史

謝覽字景繇梁武帝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項之即  
真每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棟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  
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陳隆信乃俱  
國華

張率詩賦見賞南史

張率字士簡梁武帝天監中爲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  
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占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  
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  
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叟速而不工卿可  
謂謙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

裴子野爲文法古南史

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斬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  
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  
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  
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曹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  
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

裴子野爲文法古南史

裴子野字幾原仕梁還員外郎武帝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  
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詔尚書僕射徐勉太  
子詹事周捨陶弘景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等共讀以觀之  
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  
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  
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殊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

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  
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又其末舍於言乏

謝舉折盧廣南史

謝舉字言揚覽之弟也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  
爲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城朕閱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  
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駟二龍於長途者也盧廣  
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餘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業要  
折廣辭理道廣廣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  
之以况重席焉梁武帝時加侍中尚書右僕射

劉峻自序南史

劉峻字孝標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兀  
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沈約等不

劉峻自序南史

復引見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  
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  
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  
亦橫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探井曰余有悍室  
亦令家道賊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  
余自以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  
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  
犬馬之疾溢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乏德意終填溝壑而  
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金聲寶曆寂冥世不吾  
知冤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峻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  
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顯荅策南史

劉顯字嗣芳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馬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繫謂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梁武帝時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

劉子孺文才見愛南史

劉子孺字季幼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

廿

孺與張率並辭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機筆便應就何事又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散騎常侍大同中出為晉陵太守

王勸隨事善對南史

王勸字公齊梁武帝時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迎候敕令從輩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周捨博學南史

周捨字昇逸幼聰穎父顯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梁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時人稱之

柳氏二龍南史

柳惔字文通世隆之子也惔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常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請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久窺人嘗預齊武帝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麗後梁武帝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周興嗣千文南史

周興嗣字思纂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梁武帝稱善之擢拜員外散騎侍郎

謝玄度詩文南史

謝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

廿

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為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

王籍才氣南史

王籍字文海仕齊為餘杭令好學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冊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為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王泰文不加點南史

王泰字仲通仕梁武帝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鎔小字也

柳惲具美南史

柳惲後仕梁武帝拜駙馬都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定十人惲著十枚龜經性好鑿術盡其精妙

沈文阿博學南史

沈文阿字國衡性剛強有旅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博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與簡文引為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振異聞以廣之

劉之遴荆南吳才南史

劉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防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防遇之遴在坐防謂瞻曰此

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

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防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縵新除尚書僕射託防為讓表防令之遴代作標筆立成防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高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為荆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為學明審博覽群籍時劉顯章稜並稱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過也

伯茂好古南史

伯茂字鬱之陳文帝第二子也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都墓墓大獲寶右將軍王義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錄書甚得右軍法

陸瑒刀銘南史

陸瑒字溫玉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伯茂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瑒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瑒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無通直散騎常侍

二陸美才南史

陸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瑒時為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熊陳宣帝大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愛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德玄作誅見奇南史

齊康公子魏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史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矣玄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博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咸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持其所好適性遊復遂為之記

子良編書南史

齊竟陵王子良歷顯宦復移居鷄龍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明新聲道俗之感心左未有

劉孝儀三筆 南史

劉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勸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

庾有吾名預高齋學士 南史

庾有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從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樞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囑其果饒號高齋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

崔浩不談莊老 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明元帝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

五宗蒸嘗之禮

浩

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崔浩脩史 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詔浩總理史務從實錄於是益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

高聰製表 北史

高聰字僧智涉獵經史頗有文才為族相高允所嘉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蔣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為高陽王雍傳為魏孝文知賞後為輔國將軍與王肅同援渦陽聰躁少

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徇瀛州刺史王質獲白虎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

劉芳石經 北史

劉芳字伯文為太子庶子時王肅自建鄴來奔孝文雅相器重帝宴群臣為華林園芳與肅論禮肅嘆曰比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魏孝文帝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平恒勤勵 北史

平恒字繼叔耽耽勤讀誦多通博問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

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

浩

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妻子不免饑寒恒三子好酒自棄不率其業恒常然世表乃別構精舍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惟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往來妻子莫得往見焉魏孝文帝太和十年以恒為祕書令

彭城王應制倡和 北史

魏孝文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彭城王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接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作桐葉之詩其桐其葉其實離離惟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

天下謂之公今見總詩始知中令之譽非私也總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瑯琊一字猶是玉之本體總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償等連城

### 孝文帝才藻

北史

魏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與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瞻好為文章詩賦銘頌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

### 薛聰諒傳

北史

薛聰字延智河東人也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閭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悚然加敬傳覽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為著作佐郎

### 刁冲精傳

北史

刁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後復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解經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魏宣武時徵為功曹主簿

### 封軌脩飾

北史

封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元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脩潔儀容其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慙退魏宣武時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

### 祖瑩風骨

北史

祖瑩字元珍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識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感於衷常為魏宣武帝時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

### 邢邵獨步

北史

邢邵字子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名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戀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果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自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遠近莫不讀誦焉魏孝文帝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



溫子昇德素 北史

溫子昇字鵬舉魏孝武帝永熙中為侍讀舍人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轡謝舍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

魏收周悉旨意 北史

魏收字伯起魏孝武帝時兼中書侍郎時侯景叛入梁寇南境齊文襄在晉陽今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河間邢子才濟陰溫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

今集卷九

文

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至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

荀士遜見重 北史

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齊神武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文宣帝天保十年不調孝昭皇帝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皇帝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

孫舉援筆立就 北史

孫舉字彥舉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遷國子助教金齊神武西征登鳳陵命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舉代神武乃引舉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舉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

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陳元康俄傾數紙 北史

陳元康字長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齊神武之伐劉劼升天寒雪深使人舉總元康於氍毹下作軍書風颯運筆筆不及凍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崔瞻師法 北史

崔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初領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齊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雉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陵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齊神武帝時刺史高昂召署主簿後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閣祭酒

李鉉著述 北史

今集卷九

元

李鉉字寶鼎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詣大儒徐遵明受業門下五年稱高弟年二十三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曾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齊神武帝時舉秀才除太學博士

祖鴻勳作詞記 北史

祖鴻勳字冠英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或乘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已得

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微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帝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

蘇瓊字珍之齊文襄時為南清河太守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

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

盧昌衡兄弟同稱北史

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為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

北史

其參軍齊文襄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為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

崔瞻詩人冠冕北史

崔瞻字彥通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齊文宣帝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懷俱侍宴為詩詔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懷傳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揚情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慮思道直中書省情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情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情又曰昔裴瓊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愧裴子乎

李仲舉取則北史

李超字仲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折美讀眉高簡邃風調疎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至於吉凶禮制親表咸取則焉齊後主時為司州脩武令

蘇綽文體北史

蘇綽仕周文帝為尚書自有晉之李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章皆依此體

庾信文章綺縠北史

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類然有過人者父有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擒為右衛率擣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

北史

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竝綺縠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濟縣子除司水下大夫

王褒謙損北史

王褒字子深既名家文學優瞻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帝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盧思道時人所重北史

盧文字思道時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用八篇故時人稱為八采盧郎後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

長安與同軍陽休之等數人作聰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史信備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王劭撰靈感誌 北史

王劭字君懋隋文帝受禪拜著作郎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為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載緯依約符命摭撫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賜優洽

杜正玄再試 北史

杜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文帝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榮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

余集卷九

世

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詮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志在試選正玄乃手題便擬馬相如上林賦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佳宿可至末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選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試使出奇題正玄操筆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優敘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口小王不盡其才也為晉王廣府參軍

杜正歲兄弟同進 北史

杜王歲字為善好學善屬文隋文帝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凡賦

芳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第三第者合奏曹司難為別奏抑為乙科正歲新屈感怒以為景第授純州行參軍遷涇郡下邑縣正歲帝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彼舉時正歲弟正歲貢充進士正倫為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嗟美之為行軍長史

王貞聰敏 北史

王貞字孝逸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隋文帝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盧思道感激讀書 北史

盧思道字子行聰俊辯通俊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入作

余集卷九

世

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隋文帝開皇初為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

潘徽作賦 北史

潘徽字伯彥陳城為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其名曰迷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繁微為之序煬帝時授京兆郡博士

庾自直見親禮 北史

庾自直字煬帝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

詞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  
親禮如此

杜正藏文執北史

杜正藏字為善仕隋煬帝為大餘道行軍長史正藏為文迅速  
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  
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執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  
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

李君威指掌北史

李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峻峻人並敬憚之身  
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  
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  
簿寬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

敬曰名下故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隅有託耳每於私

室接遇恒盡忘年之歡隋煬帝時除信都司戶書佐遷渤海郡

主簿

蓋文達一座狀唐書

蓋文達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實抗集諸生講論於是  
劉焯劉軌思孔子穎達並以青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  
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狀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  
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聞寡則焯為之師杭曰冰生於水  
而寒於水其謂此邪高祖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為秦王文學館  
直學士

陸元朗一舉輒蔽唐書

陸元朗字德明隋煬帝擢為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召明經士四

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珍等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出選  
國子助教隋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  
玄怒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已豆  
劑僵偃東壁下玄怒入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  
病成舉世充平唐太宗為秦王時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  
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其召博士徐文遠淳屠禁無  
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  
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  
封吳縣男卒

竇威書癡唐書

竇威字文蔚父熾顯於周隋之世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群書家  
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人詆之曰書癡高祖元德元

年授內史令

房玄齡文詞敏捷唐書

房玄齡為秦王府記室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辨文約  
理盡初不著筆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  
里外猶對面語

薛收能文唐書

薛收字伯褒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適入首  
陽山唐公興遂挺身來歸秦王召見問方略合旨授王府主簿  
時方討王世充軍事敏劇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  
素構不習風定而成章也

顏師古用奏唐書

顏師古字籀顏之推孫也少博覽精故訓學喜屬文隋高祖仁

書中李綱薦為養尉時薛道衡為襄州總管每作文令師古  
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教授為生唐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  
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  
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

駱賓王傳唐書

駱賓王七歲能賦詩初為唐高祖子道孝王元慶府屬嘗使自  
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總管表掌書奏  
不應調長安主簿唐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  
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  
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  
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  
知所之唐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宋朗賦頌唐書

宋朗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為秘書郎江總九器之  
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  
美於前矣復詔為芝草嘉蓮二頌歎賓尤厚累遷太子洗馬

賀德仁文質彬彬唐書

賀德仁父明仕陳為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  
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  
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鄒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泉里為高陽云  
隋高祖時遷中舍人

崔信明才冠一時唐書

崔信明崔光伯四世孫也信明生於五月五日方中之時有  
異崔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

日中文之成也崔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崔頌微位殆不  
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  
時冠但恨位不到耳唐太宗貞觀六年詔拜興勢丞遷秦川令

曹憲撰書唐書

曹憲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  
小學尤選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場帝令與  
諸儒譏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秘書  
唐太宗貞觀中楊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  
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帝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  
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復帝咨尚之

張昌齡獻頌唐書

張昌齡以文自名於時太宗貞觀末翠微宮成昌齡獻頌闕下  
召見試息兵詔以選成文太宗大悅戒之曰昔彌衡潘岳矜已  
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敢於通事  
舍人裏供奉俄為崑山道記室

張昌齡浮靡唐書

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  
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唐  
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  
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孔穎達舉明經高第唐書

孔穎達字仲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聞記三禮義宗及長  
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波曆嘗造  
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

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湯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頴達為冠補太學助教有亂辨地虎牢唐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頴達數以忠言進

蕭文行傳要唐書

蕭德言字文行明左氏春秋唐太宗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帝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夏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齊賜尤渥

上官儀善屬文唐書

上官儀字游韶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煬帝大業末為陳稜所殺時儀初左右監免月為沙門服護工文詞涉貴墳典唐太宗

貞觀初擢進士第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

遣儀視臺宴私未嘗不預

李善書範唐書

李善字邕之父也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範唐中宗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資頴渥後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蕭李論文唐書

李華字遐叔高宗上元中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勸子弟力農安於窮拙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齊金帛往請乃強為雕華常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頴士頴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

文辭雖麗少宏傑氣頴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頴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為故書雜置其書之夜它日與頴士讀之稱三華問今誰可及頴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裴子隆明經唐書

裴炎字子隆覽歷家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幹它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御史起居舍人寢遷黃門侍郎高宗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為中宗

張鷟青錢萬選唐書

張鷟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其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為鸞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唐高宗調露初登進士第所對稱天下無雙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

宋令文世稱三絕唐書

宋令文之問之父也唐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技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驕勇聞之慈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為令文所陷驪州授總管擊之焚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撥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與遂平賊之孫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



自如

王勃天才 唐書

王勃字子安唐高宗時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後為事除名父福時遷交趾令勃往省之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閣伯興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沈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為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藁

王勃四傑齊名 唐書

王勃字子安與楊炯廬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廬駱號四傑炯嘗曰吾魂在廬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三元感儒宗 唐書

四十

王元感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唐太宗子紀王慎為兗州都督厚加禮重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唐武后天後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時后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乃官筆指寫藏秘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擇數沮詰其言元感緣釋中釋竟不訛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懸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為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

王勣五吏執筆 唐書

王勣王勃之兄也第進士武后長壽中為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勣名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然皆舉人皆嗟服

元萬頃撰述 唐書

元萬頃仕唐為著作郎武后調萬宗召諸儒論議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十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

李適脩書 唐書

李適字子至舉進士再調荷氏尉唐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為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兢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

兼脩書學士 唐書

四十

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

杜審言四友 唐書

杜審言字必簡武后時授著作郎嘗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及其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等皆候伺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

郭元振寶劍篇 唐書

郭震字元振唐武后時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邊賔客百姓厭苦唐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

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

陳子昂始變雅正唐書

陳子昂字伯玉武后時為右拾遺子昂資稔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至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者當世以為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杜審言致武后稱歎唐書

杜審言字必簡唐武后召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

沈宋靡麗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仕唐武后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沈佺期字雲卿仕唐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當時學自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漢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隄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有謂蘇武李陵也

宋之問奪袍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更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料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重奪袍以賜

孔至明氏族唐書

孔至字惟微中宗時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冲

齊名傑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劉去之說子均方有龍怒曰天下族姓何嫌若事而妄紛紛邪均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均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

蘇頲詔語留中唐書

蘇頲字廷碩自唐中宗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以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與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語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云明宗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韋述上第唐書

韋述字弘機為兒時誦憶略偏父景駿唐中宗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

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賢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俛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擢上第

韓琬擢第唐書

韓琬字茂真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中宗時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楊暉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美爵儒春榮之權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

張說碑誌唐書

張說字道濟唐睿宗景雲中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

有所為必使規章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  
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  
皆說倡之為文驚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  
藝殿人謂得江山助云

李邕文如于將莫邪

唐書

李邕字太和以知名始父李善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  
邕邕不致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  
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御史張庭珪薦邕文高氣  
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玄宗開元中為北海太守邕之  
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之所受鉅萬雖進不進而文名  
天下時稱李北海盛威用諍謂邕如于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  
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

鄭虔就館

唐書

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政將自肆終以敗云

鄭虔唐玄宗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  
窺其藥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  
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  
虔間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  
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  
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元結獻議

唐書

元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玄宗天寶十二載舉  
進士禮部侍郎陽陵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  
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群

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  
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  
議三篇

杜甫奏賦

唐書

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  
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玄宗天寶十三載朝獻太清宮饗廟  
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  
西尉不拜今杜詩勝行於世肅宗時拜右拾遺

啖助集傳

唐書

啖助字叔佐淹該經術唐玄宗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  
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掖漏闕集傳凡  
十年乃成後攝其綱條為例統其書盛行

殷踐猷號為五總龜

唐書

殷踐猷字伯起仕唐玄宗至麗正殿學士博學尤通氏族曆數  
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張鷟等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年  
五聚問無不知也

蘇頲思若湧泉

唐書

蘇頲字廷碩環之子也遷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  
環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館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  
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  
吏不能給白曰請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  
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賈至謨冊

唐書

賈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單父尉從唐玄宗幸蜀拜起居舍

人知制誥唐肅宗傳位至常誤用既進藥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手可謂繼美矣至頃首鳴咽涕

楊綰文冠一時唐書

楊綰字公權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

劉迅著述唐書

劉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懷疾勞增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唐肅宗上元中避地安南卒

吳

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張鷟為文名異國唐書

張鷟善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其論著卑低消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後坐事貶領南唐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隋默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無能用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代宗時召充史館脩撰

李程試日五色賦擢狀元事文類聚

李程唐德宗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揚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監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人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

未結焉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謁主文主文嘆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卷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為狀元

白居易為額况所稱唐書

白居易字樂天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額况况異人時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德宗貞元中擢進士憲宗元和初遷翰林學士

柳宗元精緻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襄行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犖精敏一時輩行推仰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將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

陸贄制書詔唐書

陸贄字敬輿從唐德宗出待奉天時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執事初若不經思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以勞遷諫議大夫

杜佑通典唐書

杜佑字君卿天寶末舉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俾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德宗時拜尚書右丞出為淮南節度使

于公異露布唐書

于公異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晟使公異為露布上於唐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宸園鐘鼓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客歎焉

孟郊善詩唐書

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忘形交年五十唐德宗時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顙平陵城林薄蒙驛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傍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盧綸才子唐書

盧綸字允言遷檢校戶部郎中宣朝京師唐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贊和綸時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李德裕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德裕對曰綸四子簡能簡辭弘其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采索家箴得詩五百篇以聞

楊收神童唐書

唐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為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朝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碎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

目鼻言笑博學強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負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母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

柳宗元文名蓋時唐書

柳宗元少時嗜讀書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為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李益詩堪圖畫事文類聚

李益唐時人於詩尤長為宗人賀相持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畫

韓愈卓絕唐書

韓愈字退之憲宗元和初為國子博士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獨立

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術閑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韓愈博學唐書

韓愈字退之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敗官領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憲宗元和初為國子博士

歐陽詹化閩人舉進士唐書

歐陽詹字行周其先皆為泉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來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鈞禮觀游樂集必與里人於

權故其俗稍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談憲宗時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便承宣臨第皆天下選時指龍虎榜聞人第進士自詹始

元稹歌詞

元稹字微之仕唐憲宗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天下傳風號元和體往往描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篇奏衛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為南宮散郎即權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

賈島推敲不避京尹

事文類聚賈島唐文宗時人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

中樹僧敲月下門

始欲看推字又欲看敲字鍊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討之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賈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為手勢未已俄為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時象外不知迴避退之曰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留連累日因與為布衣之交有詩贈島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地文章聲斷絕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為僧改名無本

李商隱留詩得補事文類聚

李商隱唐文宗時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忘家恩踪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曰曾共山公把酒危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

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親綯見之乃補大學博士尋為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榮陽卒

賈島仙苦吟

賈島字浪仙韓愈弟子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佐公卿貴人皆呼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路隨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唐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

柳公權三不步

唐書柳公權字誠懸仕唐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從文宗幸未央宮帝駐筆曰朕有一喜遠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

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

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劉禹錫詩家

唐書劉禹錫字夢得唐武宗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初禹錫恃才而廢樸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假寒寒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典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家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

白居易二詩

唐書白居易字樂天唐武宗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十篇當時士人爭傳雖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偽者相輒能



辯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封效草詔事文類聚

唐武宗時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鶻誅劉稹進封衛國公守太尉封教當制其語有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教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迫意如卿此語東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教

劉瑒詔辭乞切事文類聚

唐劉瑒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闕隴裁處叢繁詔書十捉筆遽成辭皆乞切

白樂天詩語入人骨髓事文類聚

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疏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杜牧之謂白居易詩感豔不逞非莊人雅士所

集賢堂

五

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膚不可去或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習之故唐末之弊至於此

李頻拜一字之師蘇光錄

唐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入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驚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朝木春示於千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麗而難換為字甚不當于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慙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廢貶此其明矣遂拜為一字之師是以羅文拜題千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內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最上游九霄無鶴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院旅愁

李賀錦囊唐書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李賀吉書傳于世五代史

李襲吉為晉王用也掌書記遷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欲與

集賢堂

五

梁通和使襲吉為書以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奉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

趙秉文攻詩金史

趙秉文字周臣金宣宗時為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何渥者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

自誇人亦以為秉文之恨云

鄭子時數試第一 金史

鄭子時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遠金源令二子子京子時楊立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子時及冠有能賦聲海陵天德三年立行為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時程文示立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名為書畫直長子時頗以才望自負常嫌不得為第一甲第一甲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一人程文問子時子時以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不悅乃使子時與翰林修撰纂戰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為賦題忠臣猶孝子為詩題憂國如飢渴為論題上謂讀卷官程求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詩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時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項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

元好問詩名大震 金史

元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

馬定國作石鼓辨 金史

馬定國字子卿自少志趣不群宣政末題詩酒家壁坐談訕得罪亦因以知名偽齊劉豫阜昌初遊歷下以詩撼齊王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

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世

高仲振以學自隱 金史

高仲振字正之學妻子入嵩山博極群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翹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憂憂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李純甫有經世心 金史

李純甫字之純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章宗時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為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罕執愛其文薦入翰林

移履道穎悟 金史

移履道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率魯早亡率魯之族凡與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精曆算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

完顏希尹撰字 金史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元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或

從太祖或從徽政或與諸將征伐比有功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廼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成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一

孔維使高麗明君臣之道 宋史

孔維字為則宋太祖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明鄆陵二主簿太宗太平興國中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禮部博士七年使海外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

柳開著書 宋史

柳開字仲塗就學詩論經義三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有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雋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爲柳范宋太祖乾德初爲監察御史

王昭素易學 宋史

至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末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太祖開寶中李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宋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

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

韓溥肉譜 宋史

韓溥唐相休之裔孫宋太祖開寶三年爲監察御史溥少俊敏善屬文周世宗顯德初舉進士累遷爲監察御史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輒顯其可聽號爲近世肉譜

王祐藻麗 宋史

王祐字景叔少篤志詞學性倜儻有俊氣晉天福中以書見桑維翰稱其藻麗由是名聞京師宋太祖受禪拜監察御史

楊億神助 宋史

楊億字大年雍熙初宋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賦遂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

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朝臣驚其俊

異削草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髻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

和嶠精思討索 宋史

和嶠字顯仁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小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詰之體宋太宗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嶠眸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嶠弟嶠始爲三班奉職太宗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孫授大理評事

孫丁能文 宋史

丁謂字謂之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謂王禹偁禹偁大為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太宗傳化中登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真宗時召為右諫議大夫

賈黃中嗜學宋史

賈黃中字過氏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太宗淳化中為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後出知襄州上言母老改知潭州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年七十餘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中樞大臣為賓友黃中在選中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閣甚以為慰三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

王博田文宋史

王博田文宋史

王博文字仲明祖諫宋給事太宗藩邸為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為公卷人謂之王回文真宗時授監察御史

杜鎬彊記宋史

杜鎬字名周幼好學博聞彊記宋太宗朝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凡所檢閱必成書史云某事在某書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頗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無不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其勤如此

微之詩書御外事文類聚

楊徽之侍讀宋太宗問其名索其詩數百篇奏御詩云十年半

落今何幸叨過君王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于御屏間眾皆稱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間

朱台符尺牘成賦宋史

朱台符字拱正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試以尺牘成一賦

錢儼夢現宋史

錢儼字誠允少嗜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鏡自是樂為文辭頗敏速頃嘗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日與朝廷文士遊唱詠不絕為時所尚太宗時出判和州

楊大雅著述宋史

楊大雅字子正真宗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

士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末與陳從易知制誥等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雅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傳聞十二卷並傳於世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屬文宋真宗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十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張知白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殊性剛簡奉

晏殊試賦不欺宋史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屬文宋真宗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十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張知白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殊性剛簡奉

卷清儉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為學不  
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  
百卷子知止為朝請大夫

周啓明篤學著文 宋史

周啓明字昭回初以書謁翰林學士楊億億攜以示同列大見  
嘆賞自是知名四舉進士皆第一真宗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  
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  
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為處士轉  
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  
學給久之特選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  
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  
餘篇

錢易為文立就 宋史

錢易字希白宋真宗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除秘書丞改太常  
博士且集賢院學士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才學瞻敏過人數  
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及行草有金闕瀛洲西垣制  
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  
十卷行於世

李淑博習 宋史

李淑字獻臣若谷之子也真宗時授校書郎館閣校勘淑警慧  
過人博習諸書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焉制作誥  
命為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為奇險時人不許也

蔡齊始賜 宋史

蔡齊字子思曾祖紹為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真

宗時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冠準  
曰得入矣詔金吾給七驕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驕自齊始也仁  
宗時為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後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晁迥夜對 宋史

晁迥字明遠世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  
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主清昭應宮頌其子宗操繼上景靈  
宮慶成歌真宗曰迥父子同獻歌頌播紳間美事也修國史既  
成擢刑部侍郎進承旨時朝廷方修禮文之事詔令多出迥手  
宵夜召對帝令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為蠲宿直令三五日  
一至院迥辭以非故事乃聽俟秋還直遷兵部侍郎

薛映善筆札 宋史

薛映字景陽好學有文詔見禮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筆立成

歷仕真宗

歷仕真宗仁宗遷禮部為集賢院學士卒贈右僕射謚文恭初  
為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恭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一  
日異也

楊億精密 宋史

楊億字大年仕宋真宗為翰林學士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  
離翰墨支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  
密有規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  
之而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以成名  
者甚衆人有片辭可紀必為誦誦手集當世之述作為筆苑時  
文錄數十篇

李之才語邵雍以性命之學 宋史

李之才字挺之仁宗天聖中進士初為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

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知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陰符春秋意欲以春秋義儀徑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

孫抃書樓宋史

孫抃字夢得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子孫以田為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仁宗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蘇軾為歐公推服宋史

蘇軾字子瞻既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

蘇軾為歐公推服宋史

三

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宋仁宗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為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曹輩所為但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殺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

三蘇父子各動京師事文類聚

蘇洵仁宗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脩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能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其二子同舉進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何羣白衣御史宋史

何羣字通大嘗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宋仁宗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為仁義而已不知寒饑之切已也衆皆往仰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進以為學長羣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為白衣御史

梅堯臣夷布識詩宋史

梅堯臣字聖俞仁宗時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時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詆嘲刺讖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王巖叟廷對第一宋史

王巖叟廷對第一宋史

三

王巖叟字彥霖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忠詞賦致經術不月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繁城隍涇州推官

王臻奇士宋史

王臻字及之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時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堯覽之歎曰穎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仁宗即位累遷尚書工部郎中

呂公著為士首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飲食父喪偏居器異之曰他日必為公輔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命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為講學之交後脩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契丹主問南曹仁宗時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



李清臣高科宋史

李清臣字邦直應材識兼茂科歐陽脩壯其文以此蘇軾宋英宗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才力也試文至中書脩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

歐陽永叔為天下師尊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宋祁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而孤初脩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教書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又冠疑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錢刻駢偶與恩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軾元舜欽柳開穆脩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業於發書施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繼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特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將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慧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鄭穆四友宋史

鄭穆字開中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憚沐浴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登第為壽安主簿神宗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後拜國子祭酒

孫洙明練宋史

孫洙字巨源英宗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神宗獎其文擢翰林學士病卒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

與蘇軾同為漢之風士大夫共以承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

王庠字周彦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

王庠經說宋史

王庠字周彦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潰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毋撫振哲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後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友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哲宗元和中舉皆不就後賜號處士

黃伯思詞采賦麗宋史

黃伯思字長睿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其祖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哲宗元符三年進士高第調磁州司法參軍

蘇軾轍文無定質宋史

蘇軾字子瞻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不可訾而誦之其韻澤愈光於世現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後哲宗時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淵明詩

四卷行於世

李薦奇才 宋史

李薦字方叔哲宗時人開門讀書數年見蘇軾試閱其所著數  
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  
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軾與范祖禹謀曰薦雖  
在山林其文有諸天玉食氣葉許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  
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軾與祖禹相繼去國不果軾亡薦哭  
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已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為問即  
走許政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監一生忠  
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為悚

張耒作文以理為主 宋史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七時作函

蘇軾書

卷

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蘇軾游軾亦  
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嘆之聲弱冠第進士哲宗  
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未儀觀其偉有  
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  
沒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月載酒殺雞食之誨人作文以理  
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  
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  
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准海也順道而行  
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  
為淪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飄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  
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乎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過而  
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

其所至者蛙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  
至矣激瀆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  
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

蕭振大器 宋史

蕭振字德起幼莊重不好戲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命重襄役  
雖在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  
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為首登徽宗政和中進士  
第調信州儀曹

秦觀溢於文詞 宋史

秦觀字少時一字太虛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  
志感氣好大而見奇讀史家書興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  
樓賦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

蘇軾書

卷

謝軾勉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徙郴州繼編管黃州又徙雷州  
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將華光亭為客道漢中長短  
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  
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尤袤雅正 宋史

尤袤字延之高宗紹興中進士第為泰興令惡著作郎兼太子  
侍讀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簡亦  
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又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  
宰執曰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  
直學士院力辭具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侍議已定猶未諭  
大臣也是日諭表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  
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

張闡因夢得名 宋史

張闡字大猷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徽宗宣和六年進士第高宗紹興中遷秘書郎兼檢討國史院

周必大掌制 宋史

周必大字子充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宋高宗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糾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范冲朱墨史 宋史

范冲字元長高宗時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修祥宗實錄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鄭樵著書 宋史

鄭樵字漁仲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溪山謝絕人事久之乃將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遍歲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宋高宗紹興十九年上之詔歲祕府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

陳亮論議風生 宋史

陳亮字同父高宗時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苛之曰他日國士也光宗時權援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

倪思制詞精敏 宋史

倪思字正甫孝宗乾道二年進士除著作郎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制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者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忿憤則以憂勤勝之

袁機仲遠器 宋史

袁振字機仲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為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孝宗乾道七年除大學錄論對三疏言甚確當喜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孝宗讀而嘉嘆之曰治道盡在是矣

孫氏三龍 宋史

孫逢吉字從之孝宗隆興中進士第授郴州司戶光宗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李舜臣畫易 宋史

李舜臣字子思孝宗乾道中進士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舜臣精於易學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次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

楊簡書疏論治 宋史

楊簡字敬仲孝宗乾道中進士第授富陽主簿光宗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所著有甲藁乙藁乙藁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已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日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日擇賢以任中

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  
伍法脩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  
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  
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權酷而禁羣飲五曰  
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  
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  
議執講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  
此簡之志也

廖德明受學 宋史

廖德明字子晦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學  
朱熹宋孝宗乾道中登進士第知莆田縣請托不行遷漳州教  
授為學者講明心學之要手植三柏得士愛之如甘棠在興立

朱熹家禮

師悟堂刻朱熹家禮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  
遠近化之有槩溪集傳于世焉

周必大草書達意 宋史

周必大字子充宋孝宗時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上喜其精治  
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  
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進拜徽宗表及唐宣宗  
上順宗尊號而文皆稱皇帝議遂定宋趙雄使金費國書議受  
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  
起上褒之曰未嘗論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袁甫物與心契 宋史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熹之子宋理宗嘉定七年進士第  
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遷秘書

郎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  
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

包恢聰異 宋史

包恢字宏父自其父楊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  
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宋理宗嘉定十三年  
舉進士調金谿主簿

晁補之致蘇軾閣筆 宋史

晁補之字無咎父端友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辭事即善屬  
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  
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  
閣筆矣又稱其年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年五十八補  
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樸其凌麗奇卓出於天

成尤精楚詞論集

成尤精楚詞論集宋必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

王介讀荆公題 事文類聚

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  
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曰金陵行裏王夫  
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蘆  
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

桑維翰著日出扶桑賦 事文類聚

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維翰慨然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楊奐試賦論第一 元史

楊奐字煥然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  
而奐生其父以為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年十一母歿哀毀如  
成人金末舉進士不中乃作萬言策指陳時病皆人所不敢言

考未及上而歸教授鄉里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徽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即延致與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實聞與名數問其行實終不一語元太宗時試諸道進士與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

雷應礪 元史

雷應礪字彥正生七歲而孤金末母侯氏孀北歸渾源艱險備嘗艱難繼以爲業課讀書應礪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元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明年甫弱冠得與其選俞百砥礪遂以文學稱中統二年爲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

董文用 元史

董文用字彥材俊之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時以真定秦城奉養至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命擇邑中子弟來上文用始從文炳謁太后于和林成元世祖在潛藩命文用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受命憲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糧械募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中統元年爲中書左右司郎中

楊果登科 元史

楊果字正卿幼失怙恃自宋遷亳復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爲業流寓轉輒十餘年性聰敏美風姿工文章尤長於樂府外若沉默內懷智用善諧謔聞者絕倒微時避亂河南娶羈旅中文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僞老不易其初心人以是稱之世祖中統元年爲北京宣撫使後拜參知政事

王約 元史

王約字彥博性穎悟風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初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奉旨轉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脩

葉李 元史

葉李字大白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宋賈似道書其未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光成厥勳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指掌稱歎及見其姓名聞世祖太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蘭命妙道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

李至元

至元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賁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勅集賢大學士阿魯渾徹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或有微勞問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嘗時訟以道書朕作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

姚燧 元史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奈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樞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非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燧就正於樞樞亦賞其辭上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

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世祖至元中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

王構諱博元史

王構字肯堂以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選為東平府臺掌書記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世祖至元中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

熊與可隱居授學元史

熊朋來字與可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四人後從仕郎寶慶府簽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元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為尚書召甲戌狀元王

龍澤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

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翰林學士元明善以朋來薦于朝未及召而卒

馮子振文如簇錦元史

馮子振世祖時人其家世與陳寧略同字極敬畏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醜郁吏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少有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陳寧字剛中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元世祖

至元間寧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漸行省為韓聞於朝署上蔡

書院山長寧天才過人其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于世焉

董朴字太初元世祖至元中召為太史院主事朴自幼強記比

冠師事劉舜臣慨然有求道之志朴之為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性往有融貫之妙其事執孝與人文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為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張特立字文舉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版實每加禮焉

張特立字文舉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版實每加禮焉

丙午元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首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疾不能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且令其讀書之堂曰麗澤予歲復降聖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

趙子昂英邁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





凡江山人來受業於溪者無遺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終不仕

張夢臣廷試第一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元仁宗延祐中進士稍遷集賢修撰轉國子博士先是元世祖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俾將與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即位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為第一論者以為非偶然也

楊仲宏文名動京師元史

楊載字仲宏少孤博涉羣書為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下仕戶部賈國英數薦于朝以布衣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燕提控按牘延祐初仁宗

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尋

梁州事遷儒林郎掌國路總管府推官以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詩文尤有法實讀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青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李之陋

趙子昂比蘇李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為集賢直學士元仁宗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仁宗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夢通佛老之言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仁宗初若不聞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仁宗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

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歎何也俄賜鈔五百錠

元明善求正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諒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蓋士選自中臺出為江浙行省也二人者俱選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迭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囊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危酒訖而辭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際已開美靖公再賜二危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人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此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驕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仁宗延祐中官至翰林學士

吳萊文法元史

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尤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服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柳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為絕世之才黃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蔚絕堆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為前輩所推許如此仁宗時調長鄉書院山長

元明善穎悟 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王明善四世矣明善天資穎悟絕由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為中書左曹掾擢太子文學仁宗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集賢員學士文臨同譯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與聖太后既受尊號連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有過可也

宋本善為義理之學 元史

宋本字誠夫自幼穎拔異羣兒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楨官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往質所得造詣日深善為古文辭必已出於清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英宗至治初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

程端禮動有師法 元史

程端禮字敬叔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家居慶元其州俗自宋季以下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

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家鄉將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領示郡邑校官為學者式仕為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弟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英宗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儒學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圖嚴方正威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兄弟並有時名鄉里稱之

周仁榮變俗 元史

周仁榮字本心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事若小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的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士俗為變後辟江州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元泰定帝時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脩撰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為名人而泰不華實為進士第一

同恕領教魚齋 元史

同恕字寬甫家世業儒恕為人安靜端凝羈紲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千三以書經魁鄉校元世祖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恕首禮部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後來學者殆千數仁宗延祐初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廢陳古

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泰定帝致和元年拜集賢待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貴決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趣向之正焉

李洞大名 元史

李洞字溉之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強記作為文辭如宿習若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歎異之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脩文宗天曆初遷翰林直學士

李洞自擬李白 元史

李洞文宗時為奎章閣學士骨體清峻神情閑朗秀眉疎髯目鑒如電顏面如玉而唇如渥丹然我冠履衣望之有疑為神仙中人也其為文章奮筆揮洒迅飛疾動汨汨滔滔思慮疊出縱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洞每以李太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嘗將匡廬王屋山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

李洞自擬李白

元史

去人莫測其意也

虞集隨事規諫 元史

虞集字伯生元文宗時為翰林直學士奉召修遼金宋三史冊閱歲書乃成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與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棄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其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公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成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浥浥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

虞集為文萬卷 元史

虞集字伯生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有前代風烈嘗以江左先賢其宗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為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為文萬篇彙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榮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文宗除奎章閣侍書學士

成遵見稱公輔 元史

成遵字頤叔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成遵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為以不合程式為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

漢韓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瓊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

元史

文宗至京師受春秋業於真鎮遂入成均為國子生時陳休為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林令以已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後登進士第

陳繹文辭浩博 元史

陳繹字伯敷與徽州程文同時程之文章明潔而精深虞伯生亦多稱之繹曾為人難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燁如也二人學行與陳休相伯仲云繹曾寧宗時為國子助教

張翥詩文 元史

張翁字仲舉元順帝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翁以負才傷豪族不喜翁音樂不家業皆其意其父以為憂翁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翁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者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翁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為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翁因相視大笑蓋翁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應盡傾入其室謫然春風中也所為詩文甚多翁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錄

識者建之

許有壬文湧屠淵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元順帝至正中為集賢大學士兼太子諭德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言一以公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實隨之有壬絕不為之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文序其文謂其雄渾閑傷湧如寫關迫而求之則淵觀深實蓋深許之也

陳旅館閣之器元史

陳旅字眾仲世素以儒學稱依幼孤資稟頗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業為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傳古直時聲名日著

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永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于此因相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寧宗元統中出為江洲儒學副提舉順帝至正中入為應奉翰林文字

李孝光名譽日聞元史

李孝光字季和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授學名譽日聞泰不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閻辭屢薦居館閣元順帝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者作郎

李孝光

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恭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傳於世焉

伯顏隨問辨辭元史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夜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額為代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羣經有宋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為已任其於大經大法祭然有觀而心所得每

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於來相實難隨問隨辨成辭其感於是  
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元順帝至正中以隱士徵至  
京師授翰林待制

歐陽玄文人間寶重 元史

歐陽玄字原功仕元順帝為翰林學士承旨特授湖廣行省  
右丞致仕賜王帶給俸終身玄性度雍容含弘鎮密處已儉  
約為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  
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吏皆大  
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推文大冊  
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縢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  
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  
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

抗衛治具更有功焉

揭傒斯嚴整 元史

揭傒斯字曼碩為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以清婉麗密  
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嘗得 詔辭者必以命  
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為榮云順帝時遷  
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

劉桂翁教學有法 元史

劉詵字桂翁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為科場律  
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此  
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  
譽自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為  
文根抵六經躡蹤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蹕厲風發

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子門名其所為詩文曰桂隱集桂隱  
詵所號也

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

人物門

釋

佛祖

佛氏之始

釋迦佛中天竺化脇而生釋氏即也

周昭王二十六年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佛也是年四月八日示生於中天竺迦毗羅國彼國乃三千世界之中故佛生於彼也父淨梵王母摩耶夫人母於是日遊歡喜園手攀無憂樹

枝太子化從右脇而生自行七步分手指天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空中九龍吐水灌太子身父王字之曰悉達多也

臨兒國生浮屠老子為教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髮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佛教

與佛氏之教者

漢明求教入中國後漢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各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德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摩群生

欽禪師建徑山道場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三載徑山國一法欽禪師初開元十年依鶴林素

禪師出家因有首自此日用妙密超放無拘辦道既久請遊南方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師禮辭之至是南至餘杭東北徑山默省素語乃登岡阜尋錫之地西過危峯之北石岩之隈跌坐石床有老人前致敬曰願捨此君之地為師駐錫之所即請師南進登山絕頂入五峯之間有大嶽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秋當張留一穴之水幸勿埋之我時來相助言訖乃隱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連夜不息及逗曉雨霽秋水盡涸漲沙遂平惟一穴尚存謂之龍井北峯之陽復有草庵可居師遂安禪於此四方雲衲欽慕高道撥草瞻風管巢聚枝未逾數載庵居遍於岩谷名走叢林道滿天下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

# 傳法

佛氏以教法相傳者

世尊以微妙法門依偈相傳釋氏並金

周穆王五十二年大梵天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毘羅花獻世尊世尊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周指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付摩訶迦葉聽吾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初祖迦葉尊者周懿王五年以正法付阿難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乃奉世尊僧伽梨衣於鷄足山入滅盡定以俟彌勒下生

二祖阿難尊者周厲王十一年以正法付商那和修偈曰本

今集卷三

三

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乃入三昧分身四分與天宮龍宮二國王供養住世凡百三十二年

此利國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周宣王二十二年以正法付優波鞠多尊者偈曰非法亦非法亦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法既付法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龜多五百徒衆多懈慢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乃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

西天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周平王三十年付法於提多迦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復于本座跏趺而逝

五祖提多迦尊者周莊王五年於中天竺國以法付彌遮迦尊者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

法遂示寂

西天六祖彌遮迦尊者周襄王十五年以法付婆須密多尊者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遂示寂

西天七祖婆須密多尊者周定王十七年以法付佛陀難提尊者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遂示寂

西天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周景王十年以法付伏默密多尊者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是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遂示寂

西天九祖伏默密多尊者周敬王三十三年以法付脇尊者偈曰真理本無法因各顯真理受得真理法非真亦非偽遂

今集卷三

四

示寂

西天十祖脇尊者周定王二十二年以法付富那夜奢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法無行亦無止遂示寂西天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周安王十四年以法付馬鳴大士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遂示寂

西天十二祖馬鳴大士周顯王四十一年以法付迦毘摩羅尊者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無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棄遂示寂

中印上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周赧王四十一年以法付龍樹大士偈曰非顯非隱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遂現神變化火焚身

南印土十四祖龍樹大士泰始皇三十五年以法付迦那提婆尊者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既無證無真亦無喜遂示寂

西天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漢文帝後元三年以法付羅睺羅多偈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復無始遂放八光而歸寂滅

室羅筏城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漢武帝元鼎四年以法付僧迦難提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内外云何起遂安坐示寂

摩竭提國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漢昭帝元平元年以法付伽耶舍多尊者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爾即右手攀樹而化

集纂

卷

西天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漢成帝永始四年以法付鳩摩多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得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

西天十九祖鳩摩多尊者王莽地皇三年以法付奢夜多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來人說於法既無得付懷快不決即以指甲縶面如紅蓮開放光入滅

西天二十祖奢夜多尊者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以法付婆修盤頭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即以前倒植木枝奄然而化

西天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東漢安帝元初四年以法付摩訶羅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即跏趺而逝

西天二十二祖摩訶羅尊者東漢桓帝延熹九年以法付鶴勒那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即示寂

西天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以法付師子比丘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碍得時不說知復告以後難乃示寂衆欲分舍利復現空中說偈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

西天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蜀漢後主延熙十一年以法付婆舍斯多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舍法已祖留闍賓

天竺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以法付不如密多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非是我今悟真性無道

集纂

卷

亦無理遂示寂

天竺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晉武帝太元十三年以法付般若多羅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速示寂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以法付菩提達磨偈曰心地含諸種因心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即於座立舒左右手放光二十七道踊身虛空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

西天二十八祖達磨大師默坐九年學者益衆至是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時至矣汝等盡言所得道嗣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見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

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  
慧可禮三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願慧可曰世尊正  
法眼藏展轉授吾吾今付汝吾滅後二百餘年衣止不傳法  
周沙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開化勿輕未悟一念回機  
便同本有脫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乃往馬門千聖寺十月初五日端坐而逝壽一  
百五十歲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時梁武帝大通元  
年也

卷之三

七

隋煬帝大業二年三祖僧肇大師初周武廢教師往來司空  
山十餘年人無識之者開皇十二年壬子遇以彌道信禮師  
曰乞和尚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何更求解  
脫乎信大悟久之與授具戒後知其緣熟乃付以法衣而說  
偈曰花種元因北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亦無生師  
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十月十五日當說法次  
即於眾會中儼立合掌而逝唐代宗諡鏡智禪師師嘗著信  
心銘言約義豐妙盡宗極世傳誦之  
四祖道信大師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以法付弟子弘忍大師  
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  
以學徒委之  
五祖弘忍大師唐高宗咸亨三年開化於蕪州黃梅破頭山

時六祖乃嶺南盧居士名惠能年三十二來參祖曰來求作  
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曰著  
槽廠去能入碓力服勞經八箇月師告眾各述一偈語意實  
符則衣法皆付神秀上座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師見曰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能聞  
之亦命人於秀偈側書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  
一物何處有塵埃師見之故曰此誰作亦未見性即於是夕  
潛呼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隨機小大而引化  
之遂有三乘等法然以微妙秘密正法眼藏付于迦葉展轉  
傳授以至於吾吾今授汝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  
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跪受畢又曰衣止汝身勿復  
傳也且當遠引俟時行化逢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辭通文

卷之三

八

自過師由是三日不上堂眾疑問一師曰吾道行矣又曰衣  
法誰傳師曰能者傳之眾知盧居士也尋已不在相率追之  
趕至大庾嶺頭能置衣鉢於石慧明上座先至舉之莫能動  
即曰我來求法不求其衣六祖乃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  
麼時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曰密語外還更有意旨  
否六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却在汝邊  
六祖令向北接人六祖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晦迹於  
四會懷集之間四年隱於獵人中常為獵人說法獵人悟者甚眾  
道安嘆法流東國在道遠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慧遠法師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嘗與弟  
慧持造安法師廬下聞出世間法而悅之歎曰儒道九流特執  
糠耳遂出家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安嘗歎曰使道流東國

其在遠乎至是以秦亂來遊于晉

羅什實說諸經流化晉書

鳩摩羅什年二十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偶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

泗洲僧自西土遊中國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三年泗洲大士僧伽初自碎葉國遊于西涼復顯化洛陽

釋波利取尊勝咒釋氏通鑑

卷九

唐高宗弘道元年初北印土蜀賓國沙門佛陀波利此云儀鳳元年至五臺清涼山逢一嬰兒問曰爾來何為曰欲禮文殊曰曾持佛頂尊勝咒來否曰未也曰此土眾生犯四業者多能回取咒以流此土作大利益弟子當示師文殊所在嬰兒不見波利乃返本國取咒至於長安有奇命杜行顯及自照三藏恭譯譯訖賜利觀給三十匹至是利又將梵本訪西明寺僧順貞泰共譯出名尊勝陀羅尼乃第三出也與杜令譯者大同小異比諸眾譯此最弘布波利即入五臺後不知終

### 神通

神妙不測者

釋太子一箭貫諸鼓釋氏通鑑

周昭王三十五年佛年十歲與兄弟協力以手擲象於城外還

以手接園中有金鼓銀鼓石鼓鐵鼓各七重太子一箭徹過諸鼓

佛乘天馬陵虛而去釋氏通鑑

周昭王四十四年佛年十九歲出城四門遊觀於東南西見老病死生厭離心於城北門見出家人生次樂心二月八夜乘天馬踰城陵盡而去至檀特山自以寶劍絕其鬚髮淨居天人奉僧伽梨因乃服之入彌樓山阿藍迦處習不用麁定者三年方入正覺

耆域能分身五百舍釋氏通鑑

晉惠帝太安元年沙門耆域知洛將亂辭歸天竺有僧乞一言為誠域令會眾人聚集域昇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默於是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

卷十

皆許往明日五百舍皆有一城始謂獨過及相讐問方知分身降焉既行有遠送者域徐行追者弗及域畫地曰於此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又賈客其父會域于流沙計已九千餘里

異僧能撥天見天宮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道安法師見有異僧出入窟隙安以生處問之僧曰當生兜率即以手虛撥天西北即雲開備見兜率天宮之妙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須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成渠是聖應也二月八月忽告眾曰吾當去矣無疾跏趺而逝

杯渡乘木杯渡水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杯度比丘常乘木杯渡水神化莫測時在彭城羅什問之嘆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年矣相見杳然未期遲於來世耳

元暢能掌中流水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四年西域功德直至荊州釋元暢請出念佛三昧等經暢刊正文義辭旨婉切暢能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

寶誌能令鱸成活魚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二年寶誌大士往來皖山劍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而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陵東陽氏朱氏之婦聞兒啼鴈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至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校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

童譯逐之或散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鱸者從而求之食者

士

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若不

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分身一履之驗釋氏通鑑

南宋蒼梧王元徽元年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游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能分身於數處刺史劉孟明挹事之忽著布帽詣明沙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數數役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王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履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郡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

一履行市中曰為我語達公小兒見欺止為我發後進為問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履墮行不及繫也

弘明伏虎繩繫山精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四年舍稽釋弘明卒壽八十四明誦法華習禪禮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天童為其給使虎嘗入室伏其床前久之乃去又山精來惱明以腰繩繫之鬼謝乃放

寶誌化身非一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寶誌感眾收逮逮康獄是日人見大士游行市井而檢校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與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聞帝悔謝迎至禁中俄帝宴後宮誌乃暫出已而猶見行道于顯陽殿帝驚遣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帝益神敬

士

之後誌假神力於武帝見高帝於地下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誌之神異化人非一

法置化身三處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釋法置出家於枳園寺誦經守素一日還其舊居又至定林復還後三處皆見置米中食實足一時而三處焉是晚奄然而卒尸甚香軟眾咸悟其得果遂聞於帝帝親臨幸為設僧供文惠文宣皆來頂禮為營理殮葬觀施雲集仍以其錢起枳園寺塔

慧安燭從身出釋氏通鑑

南齊明帝建武二年沙門慧安年十八為沙彌止江陵寺當眾僧坐時輒起行水常執空瓶自上及下水用不竭眾訝之及受具靈異益著嘗與沙門惠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自壁出入



無碍濟駭之後附商入湘中路示寂將死謂商曰我死即露尸岸上不須設棺商如其言以尸投岸夜有燭從其身出商大怖又舟至湘中則安已先至欲就語又失所在

惠初無舟度江釋氏通鑑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釋僧惠初南陽劉北立陟岵寺請以居之惠常欲度江津吏以舟小未及過之惠已在彼岸又至病人家惠真者必死喜者必差又能分身赴人之供是年示寂神異甚多

誌公飛錫止鶴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四年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停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

合集事卷三

十二

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誌公髮面出十二相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七年詔畫工張僧繇寫寶公像誌公面門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絕望有物沂流而上誌以杖引之而至乃紫旃檀即雕誌像神采如生

達磨折蘆渡江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天竺菩提達磨大師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世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

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維色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

道穆致山神謝過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通元年釋道穆初入荊州神山忽風雷震吼蛇虎亂圍穆心泰然一定七日蛇虎方隱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及施法式諸毒潛亡祭祀絕於羶辛祈澤應時雲雨如此靈異非一居山三十餘年道俗欽德

達磨隻履西返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達磨大師於嵩門千聖寺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過師于惠頓手携隻履翻

合集事卷三

十四

翻獨遊雲間師何往曰西天去且云汝主已厭世及雲歸朝具奏其事帝有旨令收殮唯空棺隻履存焉舉朝驚歎奉詔取殮似養梁武聞師顯化親製碑刻之鍾山其末云嗟乎見之不見達之不達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云至唐代宗謚師曰圓覺大師

聰師伏虎靈瑞狀一釋氏通鑑

梁武帝太清三年湘東王以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邀法聰禪師居之聰初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谷築室栖禪梁晉安王來部葉雍承風至山騎從無故而退王慙而返夜慮惡夢及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觀一谷猛火洞然良久方覺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時入水火定也堂內繩床邊有二虎聰按伏其頭閉其目召王令前

方得展禮因告境多虎災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虎至便與受  
歸戒勅令勿心自燃遂乃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見白龍聰  
曰此龍也又臨靈泉有五色龍聰云此龍也王因妻奏下  
勅為造祥居寺又就所住造靈泉寺至是居天宮寺選故里後  
以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壽九十二師之靈瑞非一

嵩公見飛空之僧釋氏通鑑

梁元帝承聖二年齊沙門嵩公至白虎山因失道聞鍾聲登一  
寺於堂久坐忽見五六十僧飛空而下自相借問或言長安成  
都嶺南動北動即萬里嵩起欲參話奄然失地獨坐磐石之上  
因問上統法師師曰此寺昔國澄所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  
徙無定

真諦以坐具度江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四年三歲真諦初欲泛舶西歸值風飄還廣州刺  
史歐陽頔延之制止寺譯俱舍攝大乘等論諦曾以坐具鋪江  
水而過如乘大舟而坐具不濕或折荷葉而濟神異甚衆時人  
多畫而奉祀之

恩大禪師踏花而降釋氏通鑑

陳宣帝大建九年南岳恩大禪師道風既盛名稱普聞俄有道  
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斷岳心釘石  
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忽見二虎咆憤大蛇當路使驚  
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蛇虎乃退  
使見師再拜以事白師使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即  
為大蜂咬殺街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冤欲相燒害師謂  
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門關吏齊奏師

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  
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  
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  
可其奏勅彼道士以供師役師奏辭還山帝錢以殊禮師還未  
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為犬所噬而難應峰兆矣自是  
每年陳主三信崇勞供填聚積榮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  
濕履泥不污或現形小大或寂爾歲身是年六月臨終時連  
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至二十二日昇衆泯然而逝小師  
靈辯號勸乃開目曰何驚動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

惠始刀不能傷釋氏通鑑

北魏太武正平元年沙門惠始值魏滅法始乃隱至是知大法  
將亨值魏朝元會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武曰趣斬之刀下無

傷始已臨殿陞矣武怒抽佩劍自斬之亦不能傷劍微有痕如

鄉時北園發虎于檻武令以始發之虎皆怖伏不敢嚙左右請  
以天師試之虎即咆吼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稱謝許之復  
教

法喜能泥像起行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年神僧法喜語默不常然皆為吉凶之兆煬帝  
幸維揚聞其異召之一日遶宮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禁衛  
嚴甚喜曰丐于市飲食自若若有司以聞帝命諸戶視之唯見裂  
裂覆黃金骨皆連續遂以白帝詔以香泥塑骨塑之是夕喜  
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及煬帝於江都遇弒方悟喜  
索羊頭之驗云後喜忽示疾因置身簀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  
半身紅爛乃示寂葬之香山寺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

恙其人發塚視之唯空棺焉計是時甚已壽三百餘歲

### 靈驗

靈異而顯驗者

高師建塔致神報謝 釋氏通鑑

東漢靈帝建寧四年沙門安世高至廬山有郊亭廟其靈會三十餘船奉祭前宿神輒降語曰舟有沙門可與請來客請高至神後降語曰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吾好施而多嗔今為廟神而壽盡旦夕後恐墮地獄吾有緣千段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管塔使生善慶高使出形神現大蟒悲淚如雨高取絹物解別而去高至豫章為建安寺乃江淮寺塔之始也俄而神即命過報云得生善處後人於山西澤中見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縣有大蛇村是也

陀勒言有寺基果驗 釋氏通鑑

晉武帝太始七年西域健陀勒至洛陽人莫能測偶曰盤鵝山有古寺基可共修立眾人依言發掘果得石基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去洛百里朝朝至洛赴齋暮乞油一鉢還寺然燈其行如飛

普城能伏虎治疾 釋氏通鑑

晉惠帝元康六年天竺普城初來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載及船達岸城已前行路見兩虎虎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至是至于洛陽或告人前世事指文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天中來又曰比丘衣服華麗不應素淡有太守滕承文經年得病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取泔水以楊柳誦呪拂之者三文即能行

一寺有樹數十株枯死域咒之尋即敷榮有病瘵將死域以布覆應器於病者腹上舉器有若淤泥數升病者遂活

訶羅竭能咒疾出水 釋氏通鑑

訶羅竭晉武帝太康九年至洛咒治疫疾十差八九後入婁至山以脚踏石山水清美惠帝元康八年坐化

曇猷果見寶寺神僧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曇猷遊天台山有精舍得道者居之猷至以石梁高危未敢直度且西礙大石攀登路絕因還止石室彌年禪觀後試造橋乃見梁道平正積石洞開度橋少許見寶寺神僧果如所說猷乃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太元末年終於山室舉體綠色端坐如生今有往者雲迷其道也

佛圖澄咒水復至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元年襄國城整水源在城西五里忽暴竭石勒請佛圖澄致水澄至源上久已龜折澄繞香咒之三日水忽微流小龍隨出有噴水大至隍壑皆滿

法蘭致山神聽法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九年沙門于法蘭道振三河後過江居剡山嘗有虎入房虎自馴伏山神常來受法

僧朗知盜竊水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七年僧朗初闢中講法忽告同輩曰寺中衣物似有竊者知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是年移居太山

曇諦母夢塵尾之驗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七年釋曇諦初母夢一僧寄塵尾并鐵書鎮二枝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有孕生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示之諦曰秦主餉也年十歲出家悟自天發後因喚僧名諦又以塵尾示之習悟其乃弘覺先師也諦善講經書後閑居吳興崑山二十載時望英豪欽風問道

慧義金壁之驗 釋氏通鑑

東晉恭帝元熙元年釋慧義備通經義因言嵩高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以餅為信遂聞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端非法師自行無以獲也義乃往嵩山行道七日夢老人將義往壁處指云是此石下明日義行果見石壇下得壁三十二枚黃金一餅義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元嘉二十一年終

卷之五

尤

道安注經致賓頭盧之夢 釋氏通鑑

前秦主苻堅建元十五年初三館學士內外有疑皆咨問於道安國人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然安臂上有一肉釧持可上下而不出腕時人謂之印手菩薩鳩摩羅什之在龜茲亦遙禮焉安常註諸經恐不合理因誓曰若所說合理願先瑞相乃夢胡僧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入泥洹當助流通可時設我食後十誦律至速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

佛圖澄能咒水生青蓮 釋氏通鑑

後趙主石勒屯兵葛陂軍事殺戮佛圖澄欲化之勒有將軍郭黑晷素奉佛法澄即見之晷乃受五戒崇弟子禮畧隨勒戰澄皆豫記勝負勒以畧有異見問之曰有澄也勒曰天賜也召之

勒曰佛法何靈澄知勒不達深理可以相從乃請燒香以鉢盛水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勒由此神敬之

佛圖澄咒賊生 晉書

後趙主石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

佛圖澄知勒死 晉書

後趙主石勒臨終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有一鈴獨鳴佛圖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羅什燒繩驗疾 晉書

後凉呂光時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

卷之六

廿

能資資病先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又詐詐告資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資運維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頃更灰聚浮出復為繩久療果無效以日資亡頃之光死

佛圖澄知寇反 晉書

後趙主石勒太子邃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佛圖澄月望將入謁李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入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遂知入要候慧善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因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歲季龍李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

佛圖澄祝黑畧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時郭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佛圖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曰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畧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畧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

佛圖澄降大雨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溢口祈雨久而不下乃令佛圖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

佛圖澄救弟子晉書

佛圖澄後趙主石季龍時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寶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

佛圖澄嘆酒救火晉書

佛圖澄嘗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嚙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騎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涉公咒龍晉書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待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咒龍謂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

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待堅歎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跋摩靈異無方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七年天竺求那跋摩初遜國出家屬國諸王皆投其歸戒遊關國其王欲出家事之群臣固請奇乃令國中曰若帝王奉和尚歸戒即從爾請於是其國臣民稽首尊命元嘉初文帝聞名遣使航海往關婆邀之附船抵廣州詔聽乘驛詣關師至始與留替年於寺壁畫定光布髮等像夜輒有光師常在定累日不出或致雨不沾或履泥不濕或值虎以杖弄而去靈異無方道俗歸敬

僧亮能取子胥廟銅鑄像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釋僧亮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川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兩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一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杖之蛇即隱俄見一人秉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輩取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群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同念觀音得濟難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六年釋道同入山穴採鍾乳炬滅罔懼矣乃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引之而出嘗夜乘冰渡河中道冰破乃念觀音忽有一物承脚乃得到岸

法喜竭誠果獲八功德水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七年鍾山沙門法喜以所居無泉竭誠禮懺求西天阿耨池八功德水經七日掘地果獲之

惠紹燒身處生桐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釋惠紹自積薪誦樂王品燒身而滅臨終曰吾燒身處生梧桐後三日果生焉

僧瑜焚身處生桐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孝建二年釋僧瑜常謂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既盡多形亦宜捐是年六月於廬山集薪為龍發火已入中端坐誦樂王品火燄交至猶含掌不散道俗咸見紫氣騰空後十四日其房生雙桐皆成奇樹

跋陀求雨有驗 釋氏通鑑

卷之三

廿三

南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天下大旱帝請求那跋陀祈雨陀即焚香祈請不復飲食然誦經呪明日晡時風震雲合連日降雨物見慰勞觀施相續

道德因誦經得子 釋氏通鑑

南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孫道德常奉道而年過五十未有子息有僧謂曰必須有兒當忘心誦觀音經德遂不事道而專歸誠觀音忽有夢應婦即有孕遂產男焉

曇超呪龍降雨 釋氏通鑑

齊武帝永明十年釋曇超禪道弘化因止錢唐靈苑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以當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群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枯涸欲風道德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押乃去超南行

五日至赤亭山為龍呪頌至夜群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念立誓師陀等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至期沾足歲終獲收是年師卒

稠師能濟物前去 釋氏通鑑

北齊廢帝乾明元年稠師無疾端坐而逝壽八十一勅遣襄樂王宣慰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以崇追福仍詔起塔立碑初師所住禪窟前有深淵嘗見披毛之人俛而胡跪置金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金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見一男子拜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斃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力故得免斯難又齊帝每年元日常問師一歲吉凶至天保十年師云今年

不好帝不悅復問師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冬帝崩是夏師亦滅云

佛髮取則為螺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六年西域使還獲佛爪髮髮青紺色以物伸之隨物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螺

植相嚙蛇化釣者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三年釋植相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時有法愛街道術現神來怖於相相不動而愛求懺悔又寄宿道館道徒不延而群虎奔吼道士乃從受菩薩戒又見人垂釣勸止不從即唾水中大蛇忽出釣者即投相出家

僧林戒大蟒不與災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六年釋僧林德能動物潼州豆國山神化大蟒來



林為授三歸因不與災化迹非一

劉薩何應夢禮塔南史

梁武帝時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經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罽並長六尺中一罽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

傳大士有靈異之迹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元年四月傳大士告其子普建普成二法師等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眾生汝等慎護三業精勤六度行悔懺法免墮三塗至二十四日入涅槃壽七十三至七日有法猛上人將織彌勒像并鍾安大士床上猛泣禮忽不見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乃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輪藏皆效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願度眾生以斧為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其側虎之餘飯葉樹林間化為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靈異之迹豈容思議耶

僧安致雉生人道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五年釋僧安住王屋山講涅槃有雉雛伏聽三卷未了遂絕不至安曰雉生人道矣是年安至越州至一家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父母異之引安談食其父言見此女生時髮如雉毛因為名安大笑為述本緣父聞涕泣若求出家二親從之為講涅槃聞便領解至後三卷茫然不了時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歎服

慧布示寂地動之驗釋氏通鑑

陳後主禎明元年法師慧布初從攝山僧詮法師妙智論旨時語詮公四友曰四句胡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嘗謁思禪師思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至德中建攝山栖霞寺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奉之如佛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示

寂地動七日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人見菩薩迎之

曇延涅槃疏光明之驗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四年河東曇延法師初造涅槃疏恐不合聖心乃陳於舍利塔前誓以若令聖理頓垂神應言訖其經即放光明舍利塔亦放光明三日騰耀

法進能分身赴食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六年釋法進有德業為蜀王秀及妃姬受戒能分身赴數十家之食異迹非一

普安能制賊及化人不殺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五年十一月普安法師示寂師多異迹有賊索陀欲射師而手張不息舌禁經宿衆令懺悔方解又張暉盜油窺而若有所縛不能動轉衆為懺謝方脫又程暉和信法身死而

宿將驗而驗之數聲即能起坐更替二十許歲之白村老母失  
齊一百而見安來迎便解言說又龜側村中傳唱三頭將加烹  
宰安贈之不得而合社失明安耶自割脰肉曰彼此肉耳社人  
聞見一時同放猪既脫而繞安伏拜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  
鷄猪絕嗣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

僧朗治鬼救尾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七年釋僧朗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常誦法華  
常養一猴一犬必隨行或作龜藏其頭手足俱縮不見又嘗  
坐舟猴狗馴側舟自泝流而上有尼為鬼所著能講經朗呵小  
婢其尼走至朗前立不移處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通感非一  
大業末終

道信致神安退賊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四祖道信大師抵吉州值群盜圍城祖教  
合成人念學河般若波羅密時賊眾望城中有神兵乃俱引去  
法進流汗妃病即安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釋法進初在益州修水觀家人見繩床有  
清水以二石投之是晚進覺背痛家人云曾投石於水進令明  
日除之及旦進入禪家人還見清水乃除其石所苦即愈自是  
習定不出此山八十年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惡心腹諸治  
不損使人兩度入山請師師堅不住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  
既見進不覺戰汗王乃殷勤請行進令王先行兩日進一旦便  
至徑入妃堂見進流汗自此即安進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  
離地四五寸是年正月示寂

釋法嚮喚虎說法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四年釋法嚮止江北海邊寺能預知災福嘗有虎  
搏人嚮喚住令放虎即放之為諸虎說法皆相隨而遠去嚮是  
冬示寂

釋洪滿念經感佛療足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釋洪滿初在俗患雙足學發常念觀音經  
三年忽有僧來問從何來僧曰檀越常喚呀以來滿因問弟子  
往何縣令受此學雙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餘殃致爾汝閉目  
若為療之滿乃瞑目但覺兩膝上如接六七寸丁夫開目將欲  
謝之失僧所在起行如故乃悟是觀音也自是誓不娶妻精修  
禪觀或經七日自隋文帝開皇初為僧是年卒壽八十三

釋慧滿喚水救火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律師慧滿專弘律訓不拘時情僧尼有過  
屢行顯擯常有隣火延燒將及講室滿索水喚之即滅是年四  
月遷逝笑之唯古不灰

釋豐干喚水療疾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時豐干禪師寒山拾得相父垂迹於國清  
寺豐干先泊於大藏西北隅庵居因將松徑見一子可年十歲  
問之無家無姓師引歸寺庫收養號為拾得後有一貧士從寒  
岩而來遂號為寒山子三人相得歡甚豐干出雲游適立閭闔  
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召名醫莫療豐干偶至其家自謂  
善療此疾聞立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喚之須臾祛珍因是大加  
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  
普賢當就見之聞立至任三日後親到寺訪豐干遺迹謁二大  
士寺僧引至廚間立拜之二士起走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

我何為速還者次日間立送衣藥供養寒山見使至喝曰賊賊退入岩穴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與拾得入穴而其穴自合寒拾有詩散題山林間寺僧乃集之成集見傳于世

釋法冲弘法論虎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五年釋法冲貞觀初年初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使即剝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冲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十斛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終經兩日食米使盡由不修禪無作外學冲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患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虎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否虎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廣宣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票之時三歲元獎不許講舊所番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以舊經若君可還俗更依新經出家方許君此意獎聞遂止斯亦令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冲後旋東夏云

僧萬面預知玄宗有位釋氏通鑑

武后長安二年萬面公所至顯化玄宗在蕃嘗私謁面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可自愛睿宗為相王每行出必告市人曰天子來以頃而相至至其神異類如此

釋摩衲有舍利八十釋氏通鑑

唐中宗景龍三年二月帝賜慧安國師摩衲師辭歸嵩嶽三月師誠其徒曰吾歿後將尸置寒林中恣野火焚之至八日合尸偃身而寂壽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昇尸林中果野火至開維

之得舍利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紅光奪目詔入留禁中

僧伽歸寂神采如生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元年泗洲大士三月示寂神采如生物就薦福寺別身建塔忽穢氣滿城帝祝之許送歸淮即異香郁然傾都數異遂奉全身歸泗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萬回曰僧伽何如人回曰觀音大士化身耳耳大士壽八十三初三十年在於本國五十三年在於此方前後化緣二十七處神迹非一具見行狀難陀寂化古根不壞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實叉難陀示寂開維舌根不壞詔送歸于闐建塔

梵僧國像開眸降雨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八年天竺三歲跋日羅菩提此云金至京有旨迎

入大慈恩寺廣弘明教建曼荼羅依法作成威感靈瑞一行禪

師每諮票之五月值旱詔智禪雨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以像開眸即雨至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帝降詔褒美

僧無畏禱雨祈晴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三歲無畏請雨長持鉢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咒數番即有物如蚪龍從鉢矯首水面畏咒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浸濕雨彌日而息又嘗霖霖逾時詔畏止之畏捏泥如五顯向之作梵誦若斥罵者即刻而霽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神

五臺僧獻代宗以秘語釋氏通鑑

唐代宗廣德元年十一月吐蕃陷京師帝奔陝郭子儀兵至敗吐蕃復京師帝在華陰五臺文殊菩薩見帝納以秘語十二月帝歸京詔修五臺文殊殿鑄銅為瓦塗以黃金費億萬計

忠禪師敬床虎吼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四年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鎗嘗有供僧殺二麋盜者窺伺虎為守之縣令張遜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師敬床三下有虎虎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至是將終石室前掛鎗樹掛衣藤無故枯死師集眾布薩訖淨髮浴身怡然坐化

僧隱峰倒植而化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元年五臺鄧隱峰以神異頗顯恐成惑眾乃入臺

金剛窟前將示寂問於眾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皆見之

還有利化者否眾曰有之師曰還有倒死者否眾曰未嘗有也師乃倒植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眾為昇尸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師有妹為尼乃出云老兄平昔不循法律死更焚惑於人以手推之而踣於是聞維收舍利塔于五臺

僧天然重足而化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三年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三師本儒生偶應舉遇禪者問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即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祖曰南嶽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嶽石頭曰着槽廠去乃禮拜謝入行者堂執務後因普請剗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

前頭然與之落髮尋為說戒即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幾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頭坐於終焉是以白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拜曰謝師賜與法名久之遍應諸方後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卧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更問其故師曰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麵洛下翁然敬向十五年卜居鄧州丹霞致數百眾師嘗著玩珠吟二篇今傳于世謚智通禪師

澄國師歸寂北印取牙釋氏通鑑

唐文宗開成三年三月僧統清涼國師澄觀示寂師生應九朝為七帝門師春秋一百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日夜發光晝視不睜才供二筆聲韻如鍾文宗以祖聖崇仰持較朝三日重臣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闕表稱於慈嶺見二使者凌虛而過問之答曰北印土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供養有首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開維舍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賜號清涼國師塔曰妙覺相國裴休奉勅撰碑初寫國師真奉安大興唐寺

圭峰師跏趺坐示寂釋氏通鑑

唐文宗開成五年正月六日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跏趺坐示寂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壽六十二持服四眾哀泣喧野宣宗追謚定慧禪師初於圓覺經有所悟為遂州道圓禪師法嗣尋至上都見華嚴疏主澄觀大師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嚴能隨我游者其汝乎北遊清涼山迴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峰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朗士臨慕惟相國裴休深入堂奧受教於外護師著禪源詮集一百卷都序兩卷又著圓覺華嚴經疏金剛唯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裴相

國為撰傳法碑畧曰師皇皇於濟按汲於開誘故親師之法  
者貪則施恭則飲昏則開憤則奮憤憤而榮忻忻而去所在不  
可勝紀吾不識其境界之廣挾議者又烏知大道之所趣哉

最禪師舍利千餘釋氏通鑑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月雲岩最禪師示疾二十六日喚主事僧  
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師乃歸寂茶毗得舍利  
千餘粒謚無住大師塔曰淨勝得法上首洞山价禪師也

慧寂住為山禪床地陷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六年仰山慧寂禪師初參為山悟旨執侍十五載  
凡有言句皆為後世宗範及領衆住王莽山一日禪床陷入地  
中地神告以此山不任和尚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地  
遂遷止仰山

○集事卷

世

智廣師挂蛇口趺坐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二年九座正覺大師智廣自咸通六年至九座山  
忽逢巨蟒欲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臥坐入定  
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逮師出定蟒化為石矣繼而雷雨湧沙夷  
成院 山神移山八維蔭映乾符三年示寂是年謚正覺號云

璋禪師契慈公之語釋氏通鑑

唐哀帝天祐三年幼璋禪師初又嘗見慈慈和尚曰改後四十  
年有巾子下菩薩王於江南于時我法乃昌至是師之道行既  
著錢王尚又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  
師館于功臣院日夕問道建瑞龍寺於城中延之禪者雲集乃  
契慈慈之語

石塔放光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閏壬子於城南西門外建七層功未半而  
光發如蓋者三夕既成而光耀際天者又三夕王慰幸遂額曰  
淨光而於其下建僧宇焉

顯公作為有明驗於世者

世尊度人證果釋氏通鑑

周穆王四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即沐浴於尼連  
河受乳糜於牧女尋請畢鉢衣下降伏天魔以二月七夕入  
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時示豁然大悟成等正覺昇金剛座梵天請  
轉法輪即入鹿苑說法度憍陳如等五人證果

室利防等致神碎獄釋氏通鑑

秦始皇三十年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之以

○集事卷

世

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帝懼即厚禮遣之出境

騰蘭焚經服道士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明十四年五岳道士費叔才褚善信等七百餘人  
咸生忌心詣闕片言佛法虛偽騰蘭乃言佛法水火不能壞請  
與道士驗之帝從其請叔才等盡出其經訣與佛經藥壇以  
火驗之正月十五日火作而道經俱燼唯佛之經像儼然善信  
等自愧而死由是道士一衆稽首欽服蘭法師於大眾中即唱  
偈言伽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江海納立無山岳榮法雲  
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帝至是彌加崇  
敬佛法自此興焉

舍利放光建塔釋氏通鑑

吳大帝孫權赤烏四年康居三歲康僧會至金陵設像行道國

人初見沙門驚異之有司以聞權詔至問之會廣陳如來之化因曰如來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育王奉為八萬四千塔此遺化也權曰舍利可得當為塔之苟其無驗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謂其屬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意懇求至期無驗乃及二七又應權曰趣烹之會更展期又七日眾懼矣至五鼓聞鐘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黎明進之王臣大悅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神無能壞者吳主使力士槌之砧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佛陀里又為寺額曰建初江南寺塔自此而始

勝並齋僧有顯應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康三年時南陽勝並家門信敬每設僧會一日飯翻于地罔然無計一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眾齋畢御鉢空中

而去即刻木事之每報其家災福云

佛調既逝復見山上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五年竺佛調久師圖澄住常山寺積年或分身他處者或入山經歲齋乾飯數斗歸常有餘有隨山行值雪調入虎窟中宿虎還共卧後自克亡日遠近皆至調曰人身無常能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必同契端坐而逝後弟子入山見調在岩上痕禮曰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乃不見眾共開棺唯衣履存焉

僧光致山神推奉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四年帛僧光自永和初止剡之石城山山神作地虎形以怖光光安禪而不恐神乃自言移往章安推室以奉後道俗宗事漸成寺舍光每入定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壽

一百一十歲晉太元未安坐而逝

曇猷致蛇虎聽經釋氏通鑑

東晉海西公太和二年竺曇猷初止剡之石城山又移始豐赤城山石室禪有群虎蹲於前猷因誦經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其頭云何不聽經經畢而虎皆去尋有大蛇十圍競來環遶舉頭向猷半日復去一日神見形曰弟子夏帝之子居山二千餘年今往寒石山輒推室以相奉鳴犢吹角陵雲而去禪學者皆造焉

僧朗致猛獸皆遁釋氏通鑑

東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竺僧朗於太山金輿谷崑崙山別立精舍學者聞風而至秦主苻堅欽其德遣使賜遺此谷舊多虎及朗居之猛獸皆遁至今人呼為朗公谷

慧永常有一虎馴伏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釋慧永初與遠公同依安公至是永先至尋陽刺史陶範留之憩廬山捨宅樓止乃荆西林寺永真素自然言常含笑善於講說門徒稍盛又別立一室於嶺上時坐禪焉所居有香氣因號香谷常有一虎馴伏于屋永嘗至一橋營主騎馬當道阻之永以杖指馬驚人仆明晨來寺悔過白黑聞知歸心者眾

法公禱雨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五年高僧法公蜀人豫言事多驗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能咒龍降雨建武十一年長安水旱過旱常詔師祈雨師誦咒致龍于鉢命堅與群臣觀之乃遣昇空而雨王臣士庶無不敬奉自是無復災旱之憂是年十二月無疾而化



卒後七日堅以其異試開棺視之唯殮被存焉明年大旱堅曰  
滅公若在豈使焦心於雲漢哉

雲邑致山神受戒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南涼釋曇雲專以神力化物行疾如風力  
者運之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與人或感其錫杖霍閉目  
以時立知其人之事佛者甚衆龍狐有弟傳檀多虐害霍謂  
曰當修善道為後世橋梁檀曰公能七日不食僕當奉佛乃出  
七日而霍無錫色檀因此改信節後與慈國人既蒙其祐咸稱  
曰大師

雲邑致山神受戒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元興二年釋曇雲初仕符秦為衛將軍形長八尺椎  
武過人符堅南敗因徙安公出家次事廬山遠公曰外綜跡志

雲邑致山神受戒釋氏通鑑

尚弘法為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鑿風流搖  
動峰岫強悍果敢專對不辱後於山西營立茅宇與弟子曇  
沉思禪門果夢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客受後邑  
見一人風姿端雅從者二十人請受五戒邑知是山神乃為授  
戒說法神脫以外國七節禮拜辭別倏忽不見

東晉安帝義熙二年

東晉安帝義熙二年天然佛賦說陀羅尼經宿積歲常於宴坐  
屢見神通已得不還果時有法門智嚴等約請來長安  
講讀大乘咸謂云與羅什公同發達之說錄後金經太子弘  
皆延至東宮對什論法時秦崇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十  
唯跋陀寂靜噴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然五船俱發應合  
至矣又其徒自言得那舍果僧正道若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

五船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違違不同處跋陀  
遂渡江入廬山見遠公遠高之遺書關中雲其枉遠乃請出禪  
數諸經未幾而五船俱至其伏其靈通陀即持佛舍利五粒建  
塔於東林寺上方

法安致虎受戒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釋法安遠公弟子也習禪講經善能開  
化時新陽縣虎災縣有杜樹下築神廟安遊其村民以畏虎早  
閉門問安至樹下坐禪向晚虎負人至投之樹北跳伏安前安  
為說法授戒虎有頃而去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  
人一縣宗奉虎災遂息

佛圖澄靈異

石宣將殺石鎰宣先到寺與佛圖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

佛圖澄靈異

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若胡  
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鎰後至澄熟視  
良久鎰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李龍夢龍飛西南  
自天而落且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李  
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  
自浮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  
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若自應耄但使少  
者不昏即好耳遂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鎰於  
佛寺中欲因李龍曉殺之李龍以澄先識故獲免及宣被收  
澄諫李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令怒加慈者  
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慧星下埽鄰宮李龍不從後  
月餘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

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登聞而歎曰災其及矣李龍大  
享群臣於太武前殿登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李  
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其間小字棘奴李龍造太武殿  
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  
悉縮入有中惟冠冕髣髴微出李龍大惡之秘而不言也登對  
之涕淚乃自啓鑿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  
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  
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崩滅吾及其未亂先從  
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盜西入關李龍攝  
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李龍悲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  
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李龍死遂大亂

寶誌異術南也

寶誌異術

北

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徑  
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跣足語嘿不  
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力緇屬挂杖負之而  
趨或徵索酒有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  
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嗟齊武帝念其惑眾收付建康獄且日  
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  
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  
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  
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  
薨齊於此季矣

誌公先知南史

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出入鍾山稍顯靈跡預

言未兆靈味寺沙門釋寶誌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  
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  
繩柳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齊武帝永明中  
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裳走  
過至齊廢帝營林王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闢人  
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  
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剝髮髮  
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為誌公好為識記所謂誌公符是  
也

無識能驅鬼出境釋氏通鑑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十月北涼曇無讖譯涅槃經四十卷方竟  
首尾八年追求三度譯圖四聚所闕尚多問法何其艱哉識頗

寶誌異術

甲

吾呪術所向皆驗嘗告其主蒙遜云有鬼入境必多災疫遜不  
信欲躬見為驗識即以呪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  
押呪驅之乃誦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  
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既而北境之外疫死者眾境內獲安  
識之力也遜益敬識矣

生公說法使石點頭釋氏通鑑

南宋武帝永初三年竺道生初從什公受業關中僧眾咸謂神  
悟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闍提皆當成佛以經求未盡耳於是  
文字之師誣生為邪說擯而遣之生白眾誓曰若我所說不合  
經義請於現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獲師子座竟  
拂衣入吳之虎丘山堅石為徒誦涅槃經至闍提有佛性處曰  
如我所說義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後居廬山銷影岩岫聞

識譯涅槃後品至南京果言聞提皆有佛性生大慰喜尋即講說

曇始致登白謝罪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四年以問曇始一初師羅什東晉孝武末三輔人多宗之宋武滅秦留子義鎮長安夏赫連屈豆追敗之道俗被坑戮而惠始接刃無傷屈豆大怨召始於前以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百姓免其酷毒始之力也至是魏大武平赫連屈豆始乃歸魏多所化導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嘗斷行泥水初不汚足色踰鮮白世號白足阿練

晉明呪病得愈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元嘉元年釋普明蔬食布衣專誦法華維摩每至勸發品輒死魚鱗乘象立其前而誦維摩亦聞空中樂聲又善神呪所救皆愈一人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見一狸

從狗穴出因此而愈又嘗入一神祠神皆奔走

道汪念佛免難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三年釋道汪初師遠公經律嘗行界州道為羌賊所圍汪念觀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身盜尋不見於是獲免後止成都化行巴蜀孝武帝聞汪德行迎為興寺主

阿那摩低復取唾壺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天竺阿那摩低至京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世祖施其銅唾壺忽人竊之低以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千三次唾壺還在席中道俗敬異焉

慧果度現見報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景和元年揚州瓦官寺釋慧果常誦法華一日廁見

鬼禮云昔為僧作維那小不依法隨地獄出生破葉鬼中頭師接濟背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頭取為福果因告眾抵感為造法華設會後覺見鬼云已得改生勝處

淨度寶馬負棺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釋淨度辟穀餽松肪能誦諸律嘗誦寶積經及半而疾命侍者代之閱遍而化人見空中有寶馬負棺而去

慧約能馴獸弭精魅釋氏通鑑

齊明帝建武元年釋慧約少有風德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大尉王儉皆請講法淵遇疾夢神云菩薩當至儉約來而淵病即愈給事中婁幼瑜約族祖也每見輒起為禮或問此乃君族下頌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矣至是

沈約外任携行在羣惟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有道士

下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弊長山今猶有起請約居之神魅得息後見二青衣女子從間水出禮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約即為授戒自是災怪永絕

佛隨有神隨護釋氏通鑑

齊明帝建武四年天竺佛隨禪師初至魏北臺恒安寺文別加資供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處之而志愛高岳初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度弟子慧亮及僧稠皆深定業有一善神常隨影護後報欲終自畏神像于壁

景師常有兩神立侍釋氏通鑑

南齊明帝建武四年廬山僧景法師示寂師久斷粒食常有兩神立侍

慧通已死復見釋氏通鑑

南齊東昏侯永元元年釋慧通自宋元嘉中言永然之事皆驗是年忽就人求酒云欲遠行為謝諸相識並宜精勤修善為先酒畢至塲邊即地就着已死後復有人時見之

慧超致大力神降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元年初以釋慧超為大僧正超形過八尺腰帶十圍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縑侶皆遵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崇風則嘗於講論之暇忽見大力善神言當集同緣共來冷受及就講之日倏然滿座容貌環異莫有識者竟席方散其威迹徵異若此

法雲感天華如雪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法雲法師帝欽禮之勅出入諸殿時揚法要

常講法華經感天華如雪誌公敏之呼為大林法師

梁武造儀文燈燭盡明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四年初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問沙門唯誌公勸帝尋經必有因緣乃取藏經躬自據覽初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初言訖投地一燈初起燈燭盡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金山寺依儀修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此明矣

誌公祈雨有應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五年冬旱雲祭備至而雨未降誌啟講勝願雨上即命法雲法師於華光殿講勝願竟夜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兩大降高下皆足

香聞梨吐物盡活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六年香聞梨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必登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聞梨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香聞梨止梨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敗未嘗與香今日酒餘梨猶在人爭奉肴餚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飲我梨就不爾汗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雉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鰕鵝鴨將冰交錯眾咸驚噤警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仗而已

梁武浴舍利有光獲天祥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九年帝幸愛敬寺設無碍會以滿鉢水之佛舍利

有最小者隱不出帝拜之舍利乃於鉢中放光屬天旋四久之舉國嗟歎數未曾有

勒那摩提致天神見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魏西域勒那摩提譯齊續論等六部二十四卷宣武請講華嚴忽於高座見天神云天帝請講華嚴與都講維那等五人同時於座而逝凡所聞見莫未曾有

明達化賊使昏靈立齊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釋明達初巴峽蠻夷抄掠州邑達喻之未服雷雨震擊賊驚而求哀令歸三寶昏靈立齊遂使江路肅清又欲起木塔而水自流至材木愚學者按杖即行化行楚蜀是冬卒

高頭陀呢使刹自立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高頭陀法師居荻州雙林北四十里岩谷間樓優常侍為創香山寺及建靈剎道俗萬眾共引麻紵舉剎絳忽中斷引者皆顛倒師乃曰有何魔事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攪之既而作禮鉢遂裂一周剎乃不假人工功屹然自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王後果如所言

道琳祈諸技頭有驗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富陽縣林寺釋道琳持戒誦淨名等經寺有鬼怪琳居之便歇弟子為屋壓頭陷入胃琳為祈請夜見兩梵僧按出頭且逐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眾皆服其精感琳是年卒

慧達道仙得水火三昧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三年時慧達禪師得水觀三昧每入定有窺者見清水滿室沙門道仙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

明琛以蛇勢法授學者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釋明琛經論雖富而以微難為心深忌時之講者初為屋宇法誘人又撰蛇勢法以授學者因同伴二人止一林下琛曰我今內熱便解衣赤目翻覆不定頃更兩足合為蛇尾乃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伴便上樹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在地自打欬作蟒頭忽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時諸蛇總至相隨趣谷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郭說之

稠師解虎交關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僧稠禪師初受道房禪法入山習定數年

復詣少林寺跋陀更授深要乃往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才足忽有婦人弊衣坐階聽僧誦經疲呵遣之婦有慚色以足踏泉泉即竭身亦不現眾以告稠稠三呼優婆塞神乃出稠謂曰眾僧行道宜加擁護婦即以足撥於泉水即上流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定聞兩虎交關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後又移上青羅山懷州馬頭山魏明帝三召不出乃就山送供至是魏孝武召之不出於嵩岳寺為五禪室集徒供養

尚圓治鬼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九年釋尚圓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紀宮中鬼怪為魅王令射者射之鬼接而返擲請圓入宮諸鬼競前作諸怪變圓安坐告曰汝等小鬼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且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

自爾安靜武帝聞而召之大蒙賞遇

智泉然燈有應南史

梁武帝時有沙門智泉鐵鈎挂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于西南懸檐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是明池上帝既流道益甚境內化之遂至獲亡云

恩大歸南岳有驗釋氏通鑑

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南嶽恩大禪師自止大蘇山凡涉十餘師示衆有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充即不得亦非真其他隨扣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上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顯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顯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是年自大蘇山將四

十餘僧徑趨南嶽既至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  
事遂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竹林泉勝異曰  
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血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  
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為衆  
講般若法正當大岳之心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慕義而來  
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果續有  
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  
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度晉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  
慧雙舉為時之宗

高師被縊復見空中 釋氏通鑑

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五年魏太子晃被崔冠所讒太武疑之見

今集卷五

聖

求哀沙門元高高為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  
以讒疑太子既寤以語羣臣臣皆稱太子無過待之如初崔浩  
懼太子將不利於已白太武曰太子前實有謀結高以術致先  
帝恐陛下耳若不早除必為大害太武怒是年九月收高及慧  
崇縊之高弟子元暢遠奔至泣高忽開眸曰盛衰在迹理常  
湛然善自修心言訖長往又法達見高於空中進曰和尚崇公  
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衆生崇歸安養矣

稠師致神護寺 釋氏通鑑

北齊廢帝乾明元年帝暇日欲觀佛之靈異稠曰非沙門所宜  
帝強之乃投架梁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動稠命沙彌取之  
初無難焉因爾為信兼常守宇僧供勞賜優渥齊廢周廢以寺  
場大夫柳務文及入住時有神怒曰何敢凌犯須臾寺後隋

初興後裔同初建云

僧實救堂倒之厄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禪師僧實王臣禮敬一日告僧曰急修法  
事誦觀世音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爾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  
道俗充滿忽聞西北異香空中伎樂合堂驚出而堂剎摧倒大  
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方知實之所祐由是名振二國

道舜懺悔化牛之女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元年釋道舜廣行法化獨不為一女受戒以當生  
牛中其相已現衆疑其言舜乃踏其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女即  
不能起衆驚信求救其女盡捨家資舜為營福懺悔惡業即滅

智瑛定中龍湧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六年釋智瑛初染疾傳念月光菩薩夢人吸嚙三

今集卷五

聖

夜即愈及從智者受道定中見九頭龍涌昇虛空是年住寶林  
寺行法華三昧有惡鬼於三七日中夜夜惱之瑛坦然無懼鬼  
乃不現

曇詢能解熊虎交爭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六年釋曇詢嘗山行遇虎聞詢執錫分之虎受尾  
而散屢逢熊虎交爭皆解之而入馬不亂狀見如偶每入禪定  
七日方起化流河朔盛闢禪門隋帝重其德勅儀同三司元壽  
親奉香供詢開皇末卒

智者建齋愈疾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天台智者大師金陵敗履乃憩廬山刻述  
雲峯煬帝在藩為晉王任總淮海請師承戒足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於楊州總管金城設僧會敬授授菩薩戒即於內第躬傳



元香授律儀法乃奉名為知者久之重返廬山晉王珣請出城乃弟淨名疏偶肅妃疾苦致書請救師建齋七日行光明懺忽鳥飛入壇宛轉而死頃更飛去師知妃當愈翌日果瘳王大嘉慶師後歸天台焉

慧越因羣獸而說法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釋慧越住羅浮山聚眾業禪性多慈愛曾有羣獸來前因為說法虎以頭枕師之膝師乃將其羣後晉王召入府宣化

岑闍梨能治犬鼠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襄州禪居寺岑闍梨禪念為業常就厨請粥入房養一犬并寺內鼠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渴失一鼠意必犬殺之即責犬犬便嚙來乃以杖捶犬又寺僧被鼠腦衣

集事卷

光

以告岑岑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啻入衣杖撫之鼠不敢動岑為寺貧指泉下其處為厨其處為倉人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

法克投峰不損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釋法克住廬山化成寺修定每勸僧眾無以文入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克以教不行乃投身於香爐峰下千有餘仞不損一毛僧迎還寺即斷文入矣

智曠言事有驗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釋智曠初值道流誘以神仙符籙曠謂非道又請度世法乃示斷道必到玉清七日便飛至期不應道曰爾猶飲水也次七日絕水又無應道曰爾夜尚眠致無感耳又

七日常坐不卧三期既滿羣兒升天後值高僧授戒為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家內檀沈古井移墳開墓必獲獲焉因即隨言覺者見道請求剝落羣咸憐焉年將不惑始獲為僧又於成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其母將亡曠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因呵戒之應言便出其神甚多是年九月充期而逝所造八寺咸有靈奇

道仙叱龍即雨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釋道仙初作商有寶貨兩船貪心未已值僧說法公然勇悟曰吾當沉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船眾止其吹令修福業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投灌口山寺落髮誓不得道不出由是迫絕人蹤結宇

集事卷

辛

岩曲入定常四五日禪學之侶皆造問焉因旱乃至龍穴叱其龍即雨至民皆敬之蜀王秀召之不出欲躬往加刃及至山足雨雹水涌王乃遙歸憾禮天即明霽至山盡敬邀出成都厚禮崇仰舉城恭敬號仙闍梨至是返山尋即示寂

法安刀刺石出泉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釋法安開皇中見晉王便往慧日王所遊養必齋隨從及幸泰山四顧無水安以刀刺石出泉供用或當遭變宜預避之得無損敗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轡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是年春無疾而化壽九十八

明恭能擒虎食猪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釋明恭住鄧州會善寺其刀若神曾山行見虎拊交關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以一手

拔頭一手撮尾柳之山下又以僧衣置磔下僧怪之恭笑為捧  
柱取衣至是賊起抄掠令其寺辦數十人大猪食具恭延賊食  
賊讓恭先恭乃鋪餅數十安猪啖之須臾食盡賊眾驚伏恭召  
為護寺擅越群賊許之改隨唐交軍其境絕賊往來恭之力也

釋慧琳治病索裙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六年時釋慧琳言事多驗常供養塑像忽生瘡三  
十六貫為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齋裙以施女留衣而送直琳  
遙見曰但將裙來我不要錢女驚其聖

釋灌頂焚香愈病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六年釋灌頂自大業中止天台山定慧兩修語默  
變化是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壽七十二初頂化而眾俗神用  
弘方有村人染患將絕頂為焚香轉法華經疾者聞香入鼻即

愈釋氏通鑑

愈嘗於章安攝靜寺方講涅槃經有群海賊至寺勿覓持矛執  
戟人皆文餘賊即驚退賊非一

釋智苑欲造佛堂有兩漂木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釋智苑以石寫經歲諸石室欲造佛堂以  
山無木忽暴雨漂木十株至焉是年死

釋杜順治聲啞顛狂之病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杜順法師少為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  
或人有病順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聲者順與之言耳即聰或  
啞者順與之語即能言或狂而顛者順向之禪坐彼即拜謝而  
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牽同汲水即斷流其神跡類  
如此而順憤然初不以介意後華嚴宗旨太宗素敬重之常  
引入宮崇導迎善氣苑主咸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嘗集華嚴

法界觀弟子智嚴尊者傳其教是年五月示寂

釋慧瑜有黑蛇護相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釋慧瑜初入玉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  
宴坐二十三年泉神供奉時或見聞有黑蛇長二丈隱顯現身  
如守護神群賊雖來無敢近者有十賊至蛇張目出光賊徒皆  
倒兩日後瑜知而往救七人已死蛇隨瑜行為誦大品大明咒  
訖三人方活後近俗請出昇覺寺講法是年七月令寺同見群  
星入井不測其故八月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  
而逝

釋靜琳惟舌不壞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釋靜琳自武德間皂白歸依尚書杜正倫  
等名臣並誓為弟子是年十月遷寂焚之唯舌不壞師一生節

儉衣壞則以紙補之飲食不言於美惡涕唾莫顯於口鼻故護  
之極兼以行位難測豈不歷於身速至名高福重賜錫日增  
並委侍人口無再問

釋靜之誦經愈疾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五年三月西明寺靜之禪師遷逝嘗患肉堅百  
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心經萬遍恰至五千肉鈴便落

僧善導念聲口出佛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二年時善導和尚入京廣化人念彌陀修淨業時  
在光明寺說法有告曰今念佛名足生淨土否導曰定生定生  
乃口誦阿彌陀佛聲相續每一聲則有一佛出其口中因出  
寺門上柳樹表合掌向西投身於地而逝

張僧繇能放光釋氏通鑑

唐高宗麟德二年益州法聚寺有張僧繇畫地祇菩薩像  
是年七月寺僧圖得一本放光展轉圖者類皆放光殊林僧慧昱圖  
寫荆州長沙等瑞像至京在都堂放光聞見發心各盡供養

舟人施財而獄訟脫釋氏通鑑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詔有番僧樂住者所在配住時泗州大師  
不欲異凡乃於楚州龍興寺請名適設建佛殿大師忽言吾助  
五百貫問在何處答言非遠乃到江畔見數船至師招住後船  
責云熱心濟物已是愚迷何故却人更加傷害若不給施汝必  
遭刑舟人遂捨五百貫哀求救護尋遭楊子縣擒捕囚在囚牢  
款問已實甘心待死惟想江邊大師疑是觀音聖者乃志心懇  
念師忽現雲中慰曰但知專念不必憂罪款既圓於案中恩  
赦忽流於天下實為寒灰發煥朽骨生肥矣

泗州大師神通廣大釋氏通鑑

武后神功元年泗州大師或宴坐於深房或振錫於長路水洒

石師之口盡瘞于母牙疾痼痼裴公之房頰廖辛氏疾瘞施弱  
則畢令風薄無害慈幼則趙母病苦自痊不施駿馬則孫令墜  
馬而亡不施鈔鐸則裴氏沉痼而沒後與門人惠儼誓願遊方  
離山陽而道俗攀依到淮陰則舟航稽首莫不停帆獻供息掉  
焚香請降臨而不來無邀迎而忽至

僧伽大士求雨釋氏通鑑

唐中宗景龍二年詔泗州僧伽大士入宮帝稱弟子三台問法  
百辟歸心復館于薦福寺在京數月忽大旱帝請大士至內殿  
求賜甘雨師曰無須別物只要御瓶纔傾瀉於瓊津便大霽於  
甘雨矣帝為虔懇儼然木义三人為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

曰普光王先送歸維

宋璟禮塔致雨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為廣州節度入晉溪禮祖塔誓曰弟子  
願畢世外護大法祈一祥瑞表信言訖微香襲人甘雨傾注璟  
忻躍賦詩而去未幾召入與姚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  
賢相云

不空與羅思遠驗優劣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六載詔不空三藏入內結壇為帝灌頂賜號智藏  
國師時方士羅思遠以術得幸有旨令與不空驗優劣他日會  
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命遠  
舉之遠饒力不能動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耳即  
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不空凡析構必張綉座手持

木神誦咒

誦咒之神自立于座四眾環視必見其神目吻瞬動所  
傳雖造化之功可奪也朝野奉之如佛

三藏咒斃大蛇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九載洛陽有巨蛇出芒山下長百餘丈人觸氣即  
死有詔命不空三藏咒之不空驚曰是將混洛陽為諸者也咒  
之三日而斃

僧不空咒神兵救涼州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西番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  
之空誦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親見之問曰此何神  
也空曰北方毗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捷  
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卷甲而去帝大悅詔天下軍壘  
皆立毗沙門天王祠

僧崇惠與道史華捕法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九年道上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刀梯與沙門施法有旨兩街選僧充日較勝負沙門崇惠常誦經咒咒者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復刀梯而上命惠登之惠躍刀而昇往復無傷惠垂勝命聚新於庭舉烈燭惠入火聚呼華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國三藏

僧負澤投胎果笑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九年沙門負澤與隱士李源厚善相率游我囑澤欲由長安往源欲自荆往遂自荆州舟次南浦見錦襦婦泣水澤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逢吾為之子不逢則已今逢無可逃者我生三日願公臨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吾以三生為

五五

比丘居湘西之嶽麓寺有巨石林間當習禪為上澤上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果笑後如期至吳赴約於葛洪井畔聞牧童歌曰三生石上舊精寬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

鄧隱峰振錫息闍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鄧隱峰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濟阻兵蔡州與官軍戰師曰吾當少解其愚乃振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仰觀歎異聞心頗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

馬郎婦化人奉佛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馬郎婦欲化陝右乃之其所人見其姿貌

風韻欲求為眷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則事之至明誦徹者二十輩婦曰女子一身豈配汝等可誦金剛至旦通者個十數婦更授法華七軸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通婦令其禮成姻馬氏具禮迎之婦曰適體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婦死矣而家爛遂葬之數日有老僧仗錫來詣馬氏問所由馬氏引至葬所僧以錫撥開見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在馬僧以骨挑錫上謂眾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汝宜思善因免墮苦海忽飛空而去自此陝右奉佛者眾

無著入五臺文殊顯見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九年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指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玳瑁盃貯物如酥酪著飲之

五五

覺心神清明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宋代比丘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皆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及暮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著懷然悟翁即文殊也不可再見著首童子乞一言為別童子有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忽白雲覆之不見其處

普化師空中振鐸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元年普化將示滅乃問人乞直授或與裴澳皆不受臨濟令人送一棺師笑曰臨濟斯兒饒舌便受之乃辭人曰明日東門死郡人送出城師曰明日南門死第二日又曰明日西門方吉第三日曰明日北門遷化第四日自擊棺出北門振

鐸入棺而逝郡人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

大同師說法禦強徒釋氏通鑑

唐僖宗廣明元年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值天下喪亂一日有狂徒持刀上山師乃隨宜說法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

圓覺師救龍得水釋氏通鑑

唐昭宗文德元年龍湖圓覺禪師自住山數年飯木實飲冷水嘗危坐於路傍杉木之上占望形勢引錫一擲隨其所止即建堂殿既而道德播聞縹緲雲集遂成巨剎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為小蛇師以錫挾引入淨瓶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岳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

金集卷三

五

澄齋蛇自瓶出有頃復為老人形而謝曰若非籍法力則血肉腥穢此也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近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派四出灌漑田數百頃邦人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邦人由是益敬於師富者施財貧者施力翕然而成樓觀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年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畏敬之牲牢饗祭無虛日師見而憫焉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告之曰悟道然同死死中生不忘虎用無心伏人來與惠降殺生及祭祀輪迴萬劫殃為報人天道無遮福最強欲種當生果今生足資糧到處人驚怖修齋

勸大王昔年地獄裏今日作天堂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

戒乃可為鄰是名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我不復血

食余我當如此立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養矣公導之神人

相安自是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必通力角勝負

廟傍有松巨餘參天師舉手樹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拂其衣底

而從之右丞黃履作詩寄僧云龍湖曾與祐民談手轉松梢拂

地三感得茹蔬今尚爾聞師孤潔可追來後有僧紹新偈云古

木寒猶鎖鎖烟靈風長在劫頻遷忽忽思圓覺當年事只與談因

不論禪審此則或者之說又未必然今併錄之

奇木刻佛像晝夜有光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上天竺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

得奇香木乃命良工刻成觀音像白光煥發夜亡列燭之光晝

掩太陽之景聖像既成靈感尤盛乾祐戊申歲有僧從勳見曰

吾師洛得古佛舍利一顆寶之矣矣今願置菩薩聖相中可以

助其神顯師從之至今舍利或現頂冠肉髻間

上元民復生言驗釋氏通鑑

後晉齊王開運元年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

殿庭忽見先主樞機甚嚴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

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冤訴因此汝既得還汝歸語嗣君

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休或能為造一鐘尤

善吾在位嘗與千闍國交聘遺吾一玉天王俸吾嘗置於髻後

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汝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遂乞

見主具白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立造一鐘於清

涼寺鐫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於

蔣山

志言真身舍利 宋史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瑛  
瑛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設具戒然動止軒昂語  
笑無度多行市里褻褻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者詰  
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瑛獨曰此異人也人謂為齋施觀先  
知以至温州人林仙方自其家以摩挲來獻其始及斥還來取  
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跏趺畢瑛以未嘗揖也或陰卜  
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  
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  
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大統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  
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餚者并食之

宋史

元

膽已禱應 元史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  
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  
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咒食役龍湫頃之奇  
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  
朔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如其身即愈又嘗為月的迷  
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

傳子寧詞葛刺神已而捷書累至又為成宗禱疾遂愈賜與甚

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與  
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衆與當密持神咒  
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惺惺殿無虞復賜碧銅盃一  
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高僧

異行出於衆僧之表者

寶寧住世千歲 釋氏通鑑

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西土千歲寶寧和尚領住世千歲至是東  
遊此土常不食日誦經千餘卷復入蜀禮普賢

孝能折朝胡服者 釋氏通鑑

晉惠帝太安二年沙門支孝能有機辨是年講放光般若人皆

宗仰阮瞻更凱尤敬之有朝其胡服者龍曰以道觀之誠不見  
有容服之異彼謂我辱我棄彼榮則無心之貴愈貴無心之安  
愈安耳

法雅致門徒數百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康三年竺法雅久事佛圖澄才思俊瞻嘗與康法  
朗等撰經中格義以訓門徒法朗初誓遊西域路見一僧患痢  
朗乃停留看之至七日滿房皆香始悟其異於是遍遊諸國精  
究經論後於中山開講門徒數百有弟子令韶常入定數日不  
起

慧鬼見鬼及女不惑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釋慧鬼多在山禪定有一無頭鬼來  
鬼曰汝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復作無腹鬼來鬼曰汝



無五臟之憂一何樂哉頃更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因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安妥婉媚衣服鮮明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大造我來以相慰諭談說欲言勸動其意見執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華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嘆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鬼以隆安三年與法顯遊西域焉

什師吞針戒眾僧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三年什法師嘗講經草堂寺秦王及朝臣沙門數千眾肅容觀聽王曰法師才辨海內無雙可使法種不嗣我遂以宮女十輩通令受之什自是不住僧房別立齋舍諸僧有刻之者什聚付盈鉢謂曰若相效能食此者可畜室耳舉七進針如常憐諸僧愧止初什嘗與母謁月支國北山尊者山謂

舍事孝

六

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毗尼無缺度人如趨多不爾正俊法師耳天竺佛陀耶舍至姑臧聞什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來勸秦王迎之耶舍至王郊迎別御精舍處之供設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善毗婆沙論而髭赤時號赤髭毗婆沙

遠師過虎溪成三笑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六年時遠法師每送客不過虎溪道士陸修靜同洲明入山見師師遂之執手共話不覺虎溪三人相顧大笑今人畫之為廬山三笑圖

耶舍致遠公深敬舍利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佛陀耶舍南游廬山遠公深敬之舍乃躬自負鐵於紫霄峰頂鑄塔以如來真身舍利藏其中今存焉

遠師逝後清風襲人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慧遠法師合掌面西而逝壽八十四謝靈運製碑有廬山集三十卷行于世師居廬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弟惠持亦有高行社眾數千持居第一座其社眾名跡尤彰彰者一十八人俗士則有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法師則有慧永慧持道發劉賓則有佛馱跋陀羅尊者他如慧嚴慧順曇常道曇曇就類以重輝出家同修淨社最後有三道生及劉賓佛馱耶舍尊者以義熙十八年方入山則初社二十六七年矣猶得在十八賢傳列至今清風襲人又陶淵明以山無酒而去謝靈運以心雜不得入社陸修靜嘗從遠公問道今世傳有二十一人焉遠之門德行則又有道祖僧遷道深並才義英烈有慧要者惠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餘皆有

舍事孝

六

名于世

達師致帝王殊禮釋氏通鑑

梁元帝太平元年僧達禪師虎頭長耳雙齒過寸形器異倫見者驚奉梁武帝嘗從受戒誓為弟子後辭還魏國領奉斷粒齊文宣帝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帝為達於林慮山立洪谷寺入捨神武舊廟造定冠寺兩以居之山神禮奉每現靈迹初誌公嘗曰達禪師大福德人也其年六月端坐而逝壽八十二帝奔赴舉聲大哭六軍周繞山林為動乃葬于谷

寶瓊致海東諸國佛像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六年法師寶瓊身長七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奇挺梁武帝嘗召講法復開講于建安寺有白龍出

現之異後復出都道俗欽慕陳武帝尤加尊敬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弘大品夢朱衣神儀其疾講講竟而雷震陳祖尋即昇還方知前告文帝即位初為京邑大僧正師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為肅禁不煩遮罰每省僧尼肅服自梁僧之於此任薰灼威儀異倫亞於王公吏卒宣於堂廡瓊臨已來頻依前政朝野嘉其真素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

智者為陳國師 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七年天台智者大師智顗字德安姓陳荆州人眼有重瞳七歲聞誦法華便能憶記十八出家及謁大蘇山思禪師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夕便悟法華三昧旋施羅尼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遊南岳顯便詣金陵在瓦官寺創弘禪師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

智者為陳國師 釋氏通鑑

明時貴望並稟禪旨自是隨處闡化道俗歸敬夢登高山見一僧以手招之門人曰此天台山也是年九月領徒至天台山定光出迎曰憶昨相招否師驚異而禮之光曰此處金地吾既有之佛隴北峰螺溪銀地宜居行道於是師開山創庵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万總一常有貴人為師立寺矣北峰禪窟百端驚心師定忍不動所感即成陳宣帝以師為國之望剡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師之夏講衆見三道寶皆從空而降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遶師三匝久之乃去永陽王百智出撫吳興請戒觀願世世歸依陳帝七使詔師還都師乃出馬陳主禮迎講法百僚盡敬又移居光宅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請為國師師往居臨海民以滄魚為業畝網相連四百

餘里師以施金買斯海曲為放生池表聞宣帝勅嚴禁不得撲捕仍為立碑

提耶舍遊五十餘國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九年八月那連提耶舍忽告衆曰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謹勿空過言訖奄爾而化壽滿百歲師形貌獐頭頂如肉髻耳長而聳目正處中真傳法碩德之相也師四十許年遊五十餘國涉十五萬里山神海獸無非奉敬其迹頗多具見

智者功德不可勝紀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天台智者大師自歸台山告衆曰吾當卒此也爰至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石城寺施床而西稱彌陀佛又與晉王別遺書七紙囑以大法便令唱法華經通又聽無

智者功德不可勝紀 釋氏通鑑

量壽危索湯嗽口說十如三觀六度四教等法有問其位者曰吾不領眾必淨六根損已利他只五品內位耳觀音勢至皆來迎我彼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且名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逝壽六十七臘四十七仁壽末年凡七現身重降山寺師身過七尺目佩異光東西垂範化通萬里屢感幽祥殆非可測所造大寺三十六所寫經一十五萬卷疏百餘卷造金剛土末等像八十萬軀度僧一萬五千人五十餘州道俗受善離戒者不可勝紀傳業學七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天下後世宗之目為四教法性觀行宗謂之天台教

智者戒人食肉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智者禪師還寂師性少食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或解衣以給或割口以施屢山積威勇則無

人便以火淨髮有奉其米麪者師避去一無所受或問其故曰  
山居操業足以養餓餓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有獵者逐雉飛入  
師房苦勸而不止師乃割耳遺之彼即投子解脫從師學道於  
是謫為數村捨其獵業或見啗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  
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汝父母一切有生皆汝曩形而食其肉  
者是食汝父母汝心安忍哉聞者莫不悛革

希運能悟學徒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六年希運禪師初見百文問馬祖機緣文舉再參  
馬祖掛拂話師大悟得法後乃住洪州高安縣黃檗山驚峰下  
入安寺居於寂寂常千餘人其道峻其行孤其言簡其理直故  
學徒悟道者衆

慶諸學徒號枯木釋氏通鑑

唐昭宗文德元年四月石霜慶諸禪師告寂師止石霜二十年  
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信宗聞師道  
譽嘗遣使齎賜紫衣師半讓不受壽八十二謚晉會大師塔曰  
見相

### 講僧

講說佛法之僧

支道許詢致聽者欽服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八年時支遁字道林壯歲出家業精般若嘗與  
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  
投卵於地殼破推行項之俱滅適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謝安  
王羲之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都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充等  
並一代名流皆與結方外交及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

道僧衆稟學時有惰者遁著銘以勗之有曰勤之勤之至道非  
彌茫三三界以長羈謹守明禁抗志無為云云晚移石城山  
立栖光寺木食澗飲浪忘無生後出山陰講維摩經許詢為都  
講難義數及聽者欽服

慧亮有振金聲之稱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景和元年釋慧亮講席有聲頗延數日安汰吐珠王  
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至是於莊嚴寺學  
徒盛集勅亮與斌並為法主

### 忠僧

忠於君之僧

僧真實死不忘君宋史

僧真實為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欽宗靖康之擾與其徒

晉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資隆厚真實還山益聚兵助  
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首下令空致  
真實至則抗詞無撓苗興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  
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  
言邪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莫謙之與義兵宋史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也幼主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  
為溧陽尉是歲冬波于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  
旗曰降魔又曰時危卿作將事定復為僧旋亦敗死

### 孝僧

父母之僧

目連救母事文類聚

目連比丘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能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見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僧衆僧皆為施主呢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不順者亦應奉去蘭盆為爾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為業飾乃至刻木削竹餵蠅剪綠模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

宅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

### 人物門

#### 釋

#### 靈異

靈顯而異常者

佛生世光貫太微釋氏通鑑

釋迦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是日北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大地皆動五色光貫太微通於西方昭王恠而問群臣太史蘇由奏曰西方有聖人生王曰於此何如由曰即時無

它一千年後聲教被此王乃刻石立記埋南郊祀

鬼神造塔尊者放光釋氏通鑑

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阿育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未造八萬四千寶塔命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捷疾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置一塔通婆娑界在此震旦國者一十九所

梓潼降言佛乃大聖釋氏通鑑

周貞王六年梓潼帝君降筆有言予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大聖人古皇先生者視死生如朝暮等冤仇如夢覺浮生不久求於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逢隱者歌之乃謂曰適聆妙理深契愚衷願惠格言隱者嘆曰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法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能念習之可度生死可成正覺若中道而

廢亦可為神仙受教焉

天寺鐘鼓之異 釋氏通鑑

晉武帝太始八年河川唐述谷至是寺東谷中有一天寺常聞鐘聲人入其山每逢佳聖恍惚現寺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紺而且白服者不老

朱士行燒經不毀 釋氏通鑑

晉武帝太康八年初太康三年朱士行得道行經梵本遺弟子送歸洛陽未發之間于閭小乘眾白王云漢僧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若不禁之將聾盲漢地也王即不聽齋經士行憤慨乃求燒經為證王乃積火燔之士行誓曰若火法應流漢地者經當不燒言已投經火中火滅經存更覺光鮮大衆駭服至是遂送達到洛陽住三年後至許昌二年後無羅叉譯放光般若是也

二石像汎海入江之異 釋氏通鑑

晉愍帝建興元年前有古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入吳松江滬濱口遙見浮游道士巫師往迎並風濤洶湧吳縣朱膺素奉正法乃同數人共往迎像於是乘流自到背有銘誌接之登舟其輕如羽乃奉安於通玄寺蓋上古時先佛教法亦流化此土矣

晉成帝駿因有佛天壤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二年十一月蘇峻作亂帝奔于石頭宮城悉為煨燼獨太寧殿有明帝手畫佛像于壁屹然不壞當時嗟美以為神異

金像有光屬天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四年七月丹陽尹高悝獲金佛像于張侯橋側之浦中此像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皆入內供養現光瑞三片臨海人張系於海獲金銅蓮花趺以安高悝金佛之足遂儼然猶存其夕靈像有光屬天梵奏泠然再夕而止

竹林寺尼有女來迎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成帝咸和七年竹林寺尼淨檢見天女持五色花自空來迎遂騰空直上所行之路有如虹蜺直屬于天

道開能日行七百里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元年敬煌沙門單道開常衣衲褐不畏寒暑晝夜不卧絕穀餌柏實松脂小石好山居而山鬼現形試之初無懼色阜陵太守遣馬迎之開自步行從西平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

金像飄然輕舉之異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二月有金像現于荊州司馬桓溫迎之不動時江陵滕陵捨宅為寺命曇翼主之翼率眾拜請捧之飄然輕舉遂安本寺自後靈異非一

道開教星現之異 釋氏通鑑

後趙石虎建武十三年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十一月秦州刺史上奏送單道開到鄴勅止法林寺供給甚厚開能治服疾時石鑄求治之而即效虎令佛圖澄與語終日澄曰此道人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已酉年開南渡許昌而鄴中大亂

道開形骸如生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升平三年單道開至京師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

然物年有餘歲卒初弟子以尸置石室中後與寧初來宋為  
南海太守登山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宋曰法師行  
業殊祥正當如斯歟耳乃為贊云

花月割截以化桓溫釋氏通鑑

東晉海西公大和五年晉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造之溫敬  
而不倦每浴必移髮溫訝而私視見尼揮刀自割截支分鬻有  
頃尼以溫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  
此依然便止尼遂辭不測所之

董宗之獲圓光靈像方足釋氏通鑑

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是歲合浦人董宗之漁海中獲佛圓光  
獻于高僧所獲金佛之背物然契合四十餘年靈像方足自晉  
及隋六代王臣莫不賜敬靈異非一

道安致銅像自行之異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寧康元年道安法師自建襄陽廣宣釋氏通鑑  
安始也立檀溪寺建浮圖鑄銅像能起自行光明燭天傾都拜  
瞻歡呼動山谷秦主苻堅送外國金像彌勒道安每講設以作  
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焉

遠師致材木佛像之異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慧遠法師居潯陽見廬山愛之乃止  
龍泉精舍次寓西林復於山東建東林寺經綸之際山神降靈  
顯加資助信宿後乃風雷雨晦冥明發就觀則有良木  
殊材駢羅委積時晉將軍桓伊初臨此牧鷄其神異奏立寺焉  
是年寺成初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  
嘗經火而像無恙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致舟舟沒而失其像

乃遠初寺心祈之於是其像冷然自至

開達致虎救命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二年釋開達登壇為梵所執置柵中達唯誦觀  
音經明日將赦之忽有虎來苑各奔走虎乃啗柵成闕達乃穿  
柵得脫

王謐見五色光得金像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司徒王謐於東掖門見五色光穿其地得  
金像高四尺因奉入宮宋祖加敬躬禮事焉

慧虔致尼夢觀音之異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七年釋慧虔初止廬山次投山陰嘉祥寺充已  
草物苦身率衆忽得小疾自知必盡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北寺  
有尼夢見觀音入西郭門幢幡華蓋光映日月尼作禮曰大士

何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遠近咸聞異香

法顯致異僧取飯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釋法顯初遊西天至一寺忽遇婆因思  
鄉飯其寺主遣沙彌為求取之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  
吳蒼鷹家求食為大所囑顯怪其瞬息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  
寺僧血非常人也及隨船還故往彭城訪鷹具知由委其犬囓  
餘血塗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鷹即捨宅為寺自  
至揚廣求經像未獲忽林間見僧持像行云與吳鷹供養鷹將  
像還每放異光後元魏高齊皆迎供養

曇蘭致鬼怪奉山釋氏通鑑

東晉恭帝元熙二年釋師曇蘭居始豐赤城山初變怪百出蘭  
宴坐自若神乃拜曰我詣韋卿山珠欺王以此山奉上人遂不



見後三年殊欺王同夫人男女二十三人至京授歸戒蘭為授  
五戒以萬錢密兩器為施而六是年蘭卒

石像涕淚交流釋氏通鑑

北京沮渠蒙遜承玄二年蒙遜初於涼州南百里琢石崖設佛  
像或石或塑千變萬化遜又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是年  
因子世興攻罕而亡乃謂事佛無靈毀手遂僧時將士入寺禮  
拜此像涕淚交流士驚還說之遜親往視像淚下若泉即稽首  
禮謝敬僧設會倍更精虔

佛圖澄腹光照室晉書

佛圖澄本性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  
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使  
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

六

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腑  
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

羅什焚身舌在晉書

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  
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  
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  
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後後  
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  
藏形碎惟舌不爛

道罔作齋有二僧飛去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五年釋道罔作普賢齋有二僧來禮佛出門飛  
空而去

金像現雜光之異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妻王惠稱信向精篤  
誦法華經忽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映  
高二尺一寸

小金像放光止女之婚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江陵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  
供養小金像而父母密許適邵氏女不知也及無鴈既至女悲  
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  
止不嫁之張邵二門因大敬信

跋陀羅夢易頭講經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求那跋陀羅羅王義宣請講華嚴羅以  
未通華言乞觀音為增智力夜夢神易其頭遂遍曉華言即為

七

衆講之時稱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跋摩化後見龍上空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九月三歲求那跋摩於祇洹寺奄然而  
化自說證第二果預作遺文偈百餘句備言悟身妄幻修進得  
果臨終時衆見一物如龍自床直上空

法初焚骸湧泉上天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釋法初多異迹初師法進亦有高行  
初能入鉢中出入魏武滅法西適龜茲國王待以聖禮及卒後  
焚骸兩肩湧泉直上天

僧慶焚身如龍升天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釋僧慶於淨名像前焚身衆見一  
物如龍從積升天

慧益焚身有結管之聲釋氏通鑑

南宋祥武帝大明七年釋慧益數年却粒唯食香油誓欲燒身是年四月八日於鍾山置鐵辦油自至雲龍門辭帝帝躬出門益以佛法憑囑而辭帝亦續至道俗滿山益入鑊以吉貝自纏上加一帽以油灌之手自執燭以然帽頭樂王品火及眼乃聲絕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必帝夜夢益振錫至更囑以佛法帝明日為設會度人燒身之處謂樂王寺也

金像流汗之異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北境兵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冬魏寇淮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須及斬必像大汗流地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王使數人以帛拭隨出不已王乃拜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

加罪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金像觀音托夢之異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王談父奉觀音金像初寄揚都南閭寺談忽夢像立于座隅即馳迎還其夕南閭失像十餘為盜毀鑄錢也宋大明七年放光三尺合家同觀後以此像寄多寶寺談適荆楚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敎東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是年七月十日也

大石像神光淚汗之異釋氏通鑑

南齊高帝建元二年時番禺耶精舍有扶南大石像七八十人擡之方起此寺遇火近矣尼三四人試捧之飄然而起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遇有寇則淚汗後廣州送出都安將

州寺中

大石浮海入江之異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四年三月有大石從海浮入江取以獻鑒為像坐高三尺餘

珠中含佛像之異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正月交州獻一珠高二寸中含佛像凡墨座眉目皆具

釋靈寺剎上放光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六月東陽獻六眼龜腹下有文字又釋靈寺剎上放光

瑞石浮海之異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朱法護獲之獻于

朝帝方建禪靈寺乃以石造佛像高六尺餘而嚴奉焉

僧卜讀經有群鶴之異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釋僧下善梵音聲讀經有群鶴下集階前經終則去是年卒

鑄銅像有送銅之異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三年帝於本第五光宅寺鑄金銅丈八像匠臨就治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敕送寺即就鑄寫一鑄便成惟覺高大試量乃二丈二尺以狀奏聞敕云初不送銅斯乃神奇應感也遂鑄花趺以為靈誌

法悅鑄銅像有湧火之異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八年五月釋法悅造丈八無量壽像敕於小莊敎寺營鑄匠初計四萬觔融瀾已竭尚未至曾又馳啓聞敕給功

德銅三千觔未至而像處已有半車載銅爐側一鑄便滿人車  
修爾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所送者乃靈感也及開模而踊  
成丈九其年九月移像光宅寺釋氏通鑑

何規授經言畢不見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十月廣州何規採藥於豫章胡翼山遇異  
人以慧印三昧經一卷授規令持與建安王言畢不見

慧師忽聞空中之音釋氏通鑑

梁元帝承聖三年南岳慧思大禪師初夢異僧勉令出俗乃辭  
親入道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三千餘遍感瓶水不竭天童  
侍奉時慧聞禪師初閱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樹為師師乃往  
授法晝夜攝心脇不至席坐夏三七日得宿命通倍加勇猛尋  
有障起四支綏弱不能行步即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

今集事卷五

十

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心都如雲影如是觀已輕安如故夏  
滿猶無所得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悟法華三昧研練逾久前  
觀轉增名行既播學侶日臻以時多艱欲往一方安然行道忽  
空中告曰若欲化物可詣武當若修禪定須往南嶽至是領徒  
南嶽值梁之亂權止大蘇山

陳文帝有火挾重雲殿之異釋氏通鑑

陳高祖永定元年帝崩後將欲修葬造溫涼車文帝欲取果武  
重雲殿中佛帳珠佩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忽見雲氣擁結大雨  
隕注雷震電輝烟張殿表火烈雲中炊見重雲殿影金銀二像  
八部神王并及帳座一時騰舉烟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  
及晴之後覆看故所唯礎存焉是日人見殿像乘空飛於海上  
云

傅大士行道感佛之異釋氏通鑑

陳文帝天嘉二年傅大士於婺州雙林山行道感七佛隨之

佛爪有光飛之異釋氏通鑑

陳宣帝太建二年重為華太妃建靈刹高一十五丈下安佛爪  
長二寸闊一寸歲諸寶篋或光飛五色焰起一尋神變不窮觀  
者生信

劉虬白雲聲之異南史

劉虬精信釋氏衣籠布袍僧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  
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齊明帝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  
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  
日卒年五十八

釋僧照見神僧釋氏通鑑

今集事卷五

十一

北魏節閔帝普泰元年釋僧照喜觀靈迹入榮山洞穴見神僧  
眉長文餘與共談論仍以梨棗令啖次旦辭出重往莫測其  
文宣取經過僧之異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帝嘗在晉陽使人騎駝駝向寺取經函使  
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寺僧遣  
曰高洋駝來使引見一僧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  
乃及命焉

圓通石崖山見寺之異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釋圓通在鄴寺以涅槃為經十四年夏  
講有客僧因疾投寺通延之房中經理湯藥仍持酒飲之夏滿  
病愈歸曰前以酒見及非正理也從今宜斷曾往鼓山石崖竹

林寺否當相訪也是夏通昇山初見老公遂其同侶唯通獨往見林木深茂間南嶺上有吟誦聲其客僧乃披林出引入其寺金碧迥異又引見大和尚及諸僧通欲求住和尚未許通快快而別行一二里返顧惟峰嶸耳

晉州石像汗流指痛之異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承光元年初晉州靈石寺僧護願造丈八石像於北谷見一卧石乃顧匠營造面腹粗了而背著地舉之不動至夜自奮旦即就營移置佛堂至是晉州隔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燒諸寺塔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整圍之頃更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視之乃木傷二指遂即補之隋代屢顯靈迹

石像首落知廢法之異釋氏通鑑

北周孝愍帝正光元年涼州御谷山雷雨震岩挺出石像高丈八尺唯無其首至周元年涼州城東澗忽出光視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四十餘年靈像方足是年立為瑞像寺建德將廢教人自落帝令安之次早如故遂有廢法滅國之讖

大像現夢於法慶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四年僧法慶塑造迦像未了而死經三日甦說至冥王殿忽見大像謂殿上曰廢造我未了何為令死其人遽拜呼階下人曰慶舍死未答命未盡而食盡曰可給荷葉而終其壽言已失像所在慶甦後日以湯進荷葉十餘枚率諸士文以成其像大業初卒壽年七十六

法界寺舍利神光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帝及皇后於京師之界尼寺造蓮基浮圖

其下安置舍利是年七月有神光自基而下右懸露繁赫若冶爐之燄云

法通致稱天力士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釋法通出家極羸弱唯禮觀音乞賜聖力後夢人遺三驢馱筋通收始一驢忽母呼之而覺自是身力雄勇嘗以僧袈裟安於柱下僧謂神所為通笑為舉柱抽取有大石曰可五百勛通於南山負來供僧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貢一人云大壯能相撲國無對者帝召通撲之通曰出家人何為此事雖然亦可試氣力便喚彼來通任其把捉通後搦其兩手彼即血出蟄卧在地乞命通救之曰我不敢重捉恐爾手碎去於是大伏舉朝稱慶時壯士稱之曰天力士後煬帝未避亂隱山負一具磬并磬子大神通也雖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稍誠

節約以武德初卒

隋文口中得舍利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十月內帝及后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頃更忽見有兩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耀日

雍州兩銀屑天花之異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五月雍州京城內天雨銀屑天花六月諸州送舍利使還宮慰勞訖令九日起慈善寺為慶之祿後兩銀屑天花陝州所現像樹光瑞模得形像獻勝光寺自五月末日日放光禮者塞路皆發道意其內外諸州以綃模將去者亦皆放光七月十五日京城延興寺鑄六金銅佛像其日兩寶屑銀華香氣甚異

金像感天花天樂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法師元琬造丈六釋迦金像成感天雨花狀如雲母是夕天樂彌空爰晨乃息

道幽雲氣騰空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二年釋道幽忽夢天人稱天帝請講經幽未諾久之又夢乃依天請天以少香注幽手中克時來迎及覺見掌中有香氣熏一寺後講法次諸僧造見香烟充滿床側幽奄爾而逝眾見雲氣從寺而出騰空直上飄飄而沒

法純有童子捧光明之異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三年釋法純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闕廢常於道場然燈燈油七日不竭又忽失油免經宿還來而油已滿不問僧俗皆為苦役是年五月臨終有童子

卷之四

十四

手捧光明立于座右弟子問之純曰第六天頻來命我以諸天著樂有妨修道竟不許之願生無佛處化衆生耳至十二日乃逝

僧善舌存紅赤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釋僧善住馬頭山禪道感化三月十一日將終告弟子以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龕中埋之即臥坐而化道俗依言而殯于岩有弟子僧襲時適他行及回到岩莫知葬所設會悲慟忽爆聲震金涌于地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因取骨舌兩為塔焉

慧侃現長臂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釋慧侃少受學於和闐梨和以慈救為業每多靈異見猶被縛和曰解脫首楞嚴諸尋解脫主因放之侃奉

和多戰後事真諦深悟善法末住栖霞時往揚都德法師所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即從窻中出臂長數十文辭齊整佛殿上額將還房中云恐世人驚異故吾不為耳是年以三衣拋堂中云衣還衆僧吾今去也便還房內大衆驚驚求乃見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撻之鏗然不散

元景沙墳高峻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二年六月元景法師卒師自生常立蜀以沉骸水中衆乃葬于紫陌河深灣之內三日後所沉之處遂成沙墳極高峻而兩派道俗異其祥瑞

惠達造閣得黃楠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五年是月釋惠達遷建初於陳國修故寺三百餘所又腐敗火行於揚都修大藥藏以濟之仁壽中於白塔寺

卷之五

十五

建七層木塔又於都陽豫章諸郡見有寺塔儀像並平化成造又上廬山西林造七間重閣皆用黃楠果感得一公並是楠木後經難獲不失一根閣後傾斜風吹還正又往長沙鑄鏡造像施金者唯恐其不受

惠恭講經有花樂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九年釋惠恭恭與同寺惠遠相別三十年遠因問曰仁者無所得耶恭曰性暗無解遠曰可不誦一部經乎恭曰唯誦觀音普門經一卷遠曰皆能誦之恭曰無生輕慢當為誦一遍遠笑曰吾數誦之矣始欲聞人耳乎恭曰但至心聽乃結壇升高座始發聲異香滿房及入聞樂聲振空雨花滿地經訖花樂方歇遠泣禮謝之

真惠臨終香花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釋真惠初於蒲坂麻谷創宇修禪仁壽末召住極岩寺大業初絕粒餌黃齋是年十月遷寂臨終有異香蓮花交輝曰吾生淨土矣

道遠致雄人圍遶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釋道慈法道大行王臣既敬因夜宿蘭首其家有五男見慈馬壯欲私盜之見數十雄人圍遶乃退又往還見退至五更天明全不見人知是神感乃舍面改號焉

釋慧業慧業釋像舍利之異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釋慧業於東都國畫廳設國壇像一文六尺又憂感禪瑞釋慧業講精修因食際口得舍利不辦棄地輒還在口疑是真身結趺不碎遂釋鐘告衆放五色光遠近雲異屠獵改業市無肉肆然祥日止一食身長八尺人皆怪仰云

合衆集卷十一

正

智越誦經秋水自滿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智越法師初事智者深達禪法嘗誦法華經水自盈智者時述合山之衆一獨於越二十年間恂恂善誘四部歸宗每於師忌教設千僧齋越以衣資充於大施是年十一月右脇而逝

五祖投胎性空不昧 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七年四祖遷住淮西破頭山攝五祖弘忍出家初有道者在蘄州西山截松四祖曰吾欲傳法故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道者遂諾乃往黃梅縣周家女子托生女子初在溪畔浣衣道者告欲寄寓女有許諾之意歸而有孕父母惡而逐之女無所歸備紡里中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於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遂舉養之隨母乞食至七歲四祖出逢之

喜而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曰是佛性曰汝無姓邪曰性空故祖知其不昧乃求於其母携歸出家

釋明瞻怡然而逝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年釋明瞻隱居太一山智炬寺冬十月知命將盡入京就與善寺設齋辭訣即返智炬精勤想觀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怡然而逝焚身既訖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項上紫色暉然遂塔于岩

釋道遜極有異花遶屍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四年冬法師道遜一云因人請講涅槃及發願已告四衆曰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敘釋至偈而逝師子品果終送柩于山忽有異花遶屍而生長一二尺可五百莖

釋道昂掌光照室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七年釋道昂嘗於夜講無燈昂舉掌發光明照堂宇故其勝道難測常願生安養是年八月見西方法樂來迎跌坐而逝

釋道英坐水卧雪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年釋道英自隋文帝開皇中初入太行山寺修止觀次住京師勝光寺入定稍呈異迹嘗任直歲與俗爭地忽倒仆而死俗誓不敢諍尋即起坐又入水宴坐六宿方出又值水厚雪壯乃曰此平淨處何得不眠仰卧三宿方起晚住蒲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論至真如門奄然氣絕知者曰此人滅盡想耳累日方起是年九月令誦華嚴至臨終勸念善處乃逝壽八十靈異非一

釋曇榮嘗得作佛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釋曇榮自當法主春夏講教秋冬坐禪因刺史送舍利三粒乃普眾請改總持寺舍利四百餘粒遠近欽服貞觀七年行方等悔法寺僧僧定見光明中有七佛現皆云證其罪滅後一佛云我是釋迦為汝身器清淨故來授記曇榮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當作佛名為普明斯瑞應也榮於是冬卒異香遶室

釋慧坐逝數日有異香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釋慧持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妄回盼時目曰象王持隋末住越州弘道寺不出寺門將三十載加坐不卧講法不倦是年八月告眾曰吾欲往他方教化可急作食食已還房加坐而逝弟子謂言入定數日聞有異香方知久化

釋明濟暴死復蘇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元年二月釋明濟暴死蘇云見二青衣童子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濟答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乃放還濟自此精進逾勤至二年三月卒寺眾咸聞異香

釋道信坐逝如生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四祖道信大師自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至是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塔戶自開儀相如生後門人不敢復開代宗謚大賢禪師塔曰慈雲

千歲僧說偈而化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二年千歲僧慧和尚晚居浦江寶岩與明禪師友善師以白犬馳書朗以青猿四使是年正旦自剎像竟即裸衣趺坐說偈而化師自稱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自魏晉間抵此土計之亦應四百餘載

釋曇達受戒神移佛下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四年是年曇達律師示寂達每好放生忽有多人著赤衣多髯來云是綿竹所放生者自此廣化立放生池諸州凡造一百餘所又益州甘亭神威力嚴惡經祭難紀忽下巫語欲達受戒乃將佛像在神下座于時神影自移本處向佛下座達為受戒自爾祀日齋食而已又往劉備先主廟受戒所以蜀川神所運行至者皆為受戒由此道俗歸依又於綿州郫縣造三百尺大像祈求甚靈

漁陽城火唯寺佛不毀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二年四月幽州漁陽縣成城火災人家並為煨燼唯二寺及復十佛像獨不延燎

并州佛像放大光明釋氏通鑑

唐高宗龍朔二年帝及后初幸并州童子寺大像高十七丈是年七月遣使送袈裟其像放大光明合城遷善

契法師右脇而逝釋氏通鑑

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契法師命弟子大兼光錄所譯經論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總召門人造像設齋與衆辭訣令左右為念彌勒如來初五中夜右脇安卧而逝壽六十五帝輟朝三日宰僚悲咽有異僧奉香塗師體四月初準世尊故事欽以金棺銀槨塔于滎東有弟子神恭禪元會隱慧立明瞻義

優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

宣律師與天神問答 釋氏通鑑

唐高宗乾封二年二月西明寺道宣律師在淨業寺一天神至致敬問其姓字稱姓王名璿是吳之蘭臺臣為南方天王韋將軍下使者復有天神姓羅是蜀人廣說律相次又一天姓費禮敬如前云韋將軍有三十二將最有弘護因問律中隱義無不決滯復問此國名山聖迹皆答之又有天神姓陸名元暢來謁師因問穆王時化人事及五臺山諸像因緣一一備答

宣律師臨險有神護持 釋氏通鑑

唐高宗乾封二年八月宣律師示寂有詔傷悼勅天下寺並圖形塑像以為標範宣姓錢氏初母孕之夢僧謂孕祐律師也及出家姓與道合所至必感神物衲衛供奉天饌嘗中夜行道臨

集要卷五

廿

砌蹶且仆有少年介冑擁持之因問是誰曰弟子博又天王子張瓊也以師戒德高妙故來給衛耳宣遂廣問佛法之事瓊一言之及別授宣佛牙并寶掌二物表信而隱師撰內典錄三寶感通錄佛道論衡釋迦譜四方羯磨續高僧傳廣弘明集八部八十一卷

釋通達浴沸湯如冷水 釋氏通鑑

唐高宗總章二年釋通達住京師律藏寺一据一帔布衲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綿帛雜飾未嘗冠履冬夏一服不弊冰炎僕射房元齡以父師事之貞觀以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物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將軍薛萬鈞迎之供養百餘日後欲入內宿薛打之達曰身血不淨可作湯洗乃脫衣入沸鑊中狀如冷水遂舍宅驚奉時達來貴

欲設大齋命寺家多令疏請至旦赴者數千而餅糜闕然怒有食餅者而食訖人車不見

英禪師設齋見鬼 釋氏通鑑

唐高宗咸亨二年西京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此明自梁武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融嚴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設若釋經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請義融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曉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詰其徒曰此范曄懷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

集要卷一

廿

并列國諸侯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寂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僧萬回日行三千里 釋氏通鑑

唐高宗咸亨四年神僧萬回法師初幼時能三千里致兄書朝往暮歸因號萬回帝乃度為沙門

釋窺基致天神稱大乘菩薩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淳元年五月日照再譯最勝陀羅尼經此本慈恩法師窺基卒壽五十一有詔傷悼御製畫像贊勅葬樊川外渠近樊公之塋基親殯心慈嘗造玉文殊像及金馬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厨餽餅每薄基三車之玩不甚為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曰適見大乘豈在在此衲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

之六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樊公親授西域戒賢瑜伽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天下目為三乘法相顯宗理宗謂之慈恩教

法藏講華嚴而地震釋氏通鑑

武后長安元年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至華嚴世界品感大地震動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綱十重六相之義歲敷宣有緒又就指微隔金師子為曉則天豁然領解由是集其語目為金師子章

僧萬回飲水而逝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二年十月召神僧萬回入官館于集賢院給二爰人奉事十二月忽求閑鄉河水左右莫得又曰穴堂前地可得也得之回飲水畢噤然而逝贈司徒魏國公圖形集賢院

金華集卷一

廿

僧真覺著歌化金色滿空釋氏通鑑

唐睿宗先天元年永嘉真覺大師名玄覺博貫三藏參黃溪六祖一見語合祖即印可師遽告歸祖少留一宿故號為一宿覺焉及回永嘉學徒奔萃因著證道歌一篇以警未悟師復預期冥感即時定中觀見字化作金色滿虛空界是年師示寂

六祖誦偈跏趺而逝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元年七月六祖辭徒眾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當復來否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眾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汝等信根已熟堪任大事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即跏趺而逝壽七十六廣州都督韋據舉新韶二郡官

吏迎奉全身歸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今尚存焉

僧一行閱籍一日不忘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帝遣禮部郎中張洽齎詔詣嵩陽山起沙門一行赴闕有旨安置光泰殿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或謂一行優於德誦帝一日命出宮籍示之行閱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驚異顧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佛心之要行雅容格沃聖眷日隆天下以帝從之問道呼為天師

梵僧不卧手引禽食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六年天竺沙門勒怯細承廬山東林鴈門風範乃汲遠而至一入山首末六年常座不卧手引禽食其法頗佛狀舍利塔院置四百餘載前後居僧皆患水遠師至止一年乃精

金華集卷一

廿

誠幽感遂致靈泉必涌色白輕美冬夏無竭

尼玄機倒立而化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溫州淨居寺尼玄機景雲中得度嘗習定於平陽大日山石窟中或者云嘗與兄宿覺同參六祖因著圓明歌與證道歌相表裏後倒立而化法屬以生死顛倒語呵之應聲而仆將葬之夕風雷陰黯若有神物移之越二日有自大日來者云是夕空中有蕭聲聲機之柩已厝是峯上其徒迎舍利歸葬于寺建浮屠號圓明塔趙清獻公立碑載其事

僧一行沐浴端坐而逝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十一月禪師一行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龕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之于石出內庫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帝嘗

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鑒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金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金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媼素供行而媼子坐罪將之刑媼悲泣請赦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雉豕七行日藏其一於堯中為梵語呪之七日北斗盡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禳之帝以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真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肆赦天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遂大赦媼子由是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復如故其秘術多此類

李長者著經虎為負囊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長者率通玄在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

卷五

苗

元七年至太原孟縣高仙奴館之齋中三年遷焉氏古佛堂側閱十年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塗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華嚴論能為擇栖止處否即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躡躑躅長者乃於龕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撤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善無畏入水梵經不濕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三歲無畏示寂春秋九十九詔鴻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全身塔于龍門西山廣化寺畏本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嘗過龍河一托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此類

梵僧不空致奔象跪伏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三歲不空將西域博求師匠增廣其學於師子國從普賢開梨求金剛薩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有群象奔逸不空邀於路坐象至跪伏由是舉國神敬之

僧法秀獻袈裟玉齋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沙門法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入終南山施回向寺僧遂造之至山遍訪無所謂回向寺者忽道逢一僧曰吾導汝入回向寺秀隨之入山二日至深絕處唯見雲掩岩洞刀鑽燧出火焚香拜之忽云開見崖半有朱門高聳秀與之而入見諸僧皆奇偉出袈裟遍寺施之其寺僧携秀入一空房曰此唐天子舊居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久當復歸乃授以玉簫并袈裟一條囑曰持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關表

卷五

苗

上所寄袈裟玉簫帝覽之因取玉簫調弄宛如風御焉

南閭石雷裂現佛像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八載福州南閭天王寺上有巨石是年五月忽大雷雨頂劈輪囷斬焉中閭南委地柿落北千霄而碣樹亭亭厥心隱出真像列侍環衛品覺有序咤嚴供養文物咸秩異哉蓋諸佛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可隨永云

僧無著雨錢償田值 釋氏通鑑

唐肅宗至德元載温州龍泉山無著大師居山南一日卜遷忽雷電晦冥有龍見山下張白家無著因請捨田建塔而白欲輸其直逮夜天雨錢三十萬以市之遂建院郡上其事賜名龍泉院

僧無漏立化 釋氏通鑑

唐肅宗乾元元年僧無偏立化干禁中足去地又許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谷有旨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輒舉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忠國師右脇而寂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十年忠國師將去世入辭代宗帝曰師成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像忠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忠曰吾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寂弟子奉全身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天台僧裴衣瞿波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十三年時黃檗希運禪師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過澗水暴漲乃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九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躍波若履平地回顧云渡米師出曰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腰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道弘師開初道場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四年福州閩縣白鹿院開山第一代道弘禪師法嗣大度是年領徒入壩溪山中鄉老素糧而往飯之遂請移令院處偶逢白鹿開初道場一日空中忽降五十三佛及錫杖一條錯雜青光紛紛而下高可盈尺師悉收之鑄為聖像三百餘軀師將示滅自於壩溪源遷塔基一所前溪潺湲師謂此水喧吾之定荷錫泝流振之數下澗流當隨錫聲而涸沾流可餘百

步別為泉眼湧出其澗遂涸以長慶壬寅十二月三日跏趺化

龐居士全家顯化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六年龐居士自元和初方寓襄陽樓止高麗時太守于公頗尤加慕異乃伺良便躬就謁之一面周旋如宿舊友既深契於情分亦無間於往來及居士將入城令女靈照視日及中即報照靈照曰日已中而有蝕士出觀照即登座合掌而逝士笑曰我女終捷於是更延七日太守于公聞之乃往問安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緒所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妻聞之曰這兩箇愚癡不報而去其男新喬母往告曰老漢與靈照去也男遂按劍笑曰嗟亦立而化母曰汝更愚癡既為焚燒畢乃遍別鄉間歸隱自後不其所

無業師戒眾而化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二年是歲帝遣左街僧錄靈卓齋詔起汾陽無業禪師赴闕卓至宣詔畢稽首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淨髮至中夜告門人惠惜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一切境界本自空寂迷者不了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言訖端坐而逝卓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師憲穆兩朝凡三詔不赴既沒賜謚大達禪師

熙怡師居廬山有四異兩奇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四年五月上谷侯高纂廬山東林熙怡律師墳誌畧曰師居廬山即舍塔院外規內寂有神童隨侍左右匿形以至怡智遺形則雙鳥入掌索嗽不去灰心與物則二鼠穴處闕

前食香積而上市又有猛虎逐鹿鹿求救於師師指鹿入房虎遂却去若師有情則神童不侍慈鳥不止頑鼠不親猛虎不去及一定寂滅其院白蓮枯死庭樹衰零師平生見乎四異則烏鼠虎鹿著矣寂滅彰乎兩奇則蓮花翠樹明矣

蛤蜊現菩薩像

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五年帝嘗嗜蛤蜊一日御厨有弊不開者忽變善薩像帝驚異之有旨送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侍臣此何祥也或對太乙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請詔問之帝召政而問焉對曰物無虛應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形今見矣未聞其說法何也對曰陛下見此以為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非常之瑞朕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法竟帝大悅因詔天下並立觀音善

薩像奉祀焉

集賢堂

尤

終南僧坐禪群猴習定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八年終南山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見猴披在岩宴坐後見群猴皆習定間有坐脫者今有五獼猴塔宣宗有偈贊云嗟汝獼猴能入定心猿不動幾千春罷攀紅樹三冬巢休弄碧潭孤月輪雙眼已隨青嶂合兩眉猶對百花紅自從坐脫終南後悟了浮生多此人

僧慧忠安坐而化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泉州龜洋慧忠禪師焚香安坐而化全身葬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崩裂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

价禪師端坐長往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十年三月洞山价禪師將示寂謂衆曰離此故漏手向甚處與吾相見衆無對遂剃髮披衣湛然而寂時學徒十餘人號慟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盡責其徒懃情也至七日食具方備師隨衆齋畢復謂衆曰僧家無事大率時行之際勿須喧動明日浴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諡悟本禪師師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闢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寂深明的肯妙唱加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推尊之曰曹洞宗

徑山誣師白衆而化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二年杭州徑山三世洪誣禪師初來為山宗乃悟

集賢堂

尤

玄旨自成通七年住徑山法道大振光化四年九月白衆而化後謚法濟大師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汙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陳蒲鞋跣趺而終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四年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初遊方契旨於黃蘗尋住觀音院常餘百衆得數十載後捨衆住開元寺房常作草屨潛施道路或貨獲侍養老母時人號為陳蒲鞋衆兵嘗至師標大草屨一隻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乃嘆曰睦州有大聖人將捨城而去更不敢入以是民免兵寇後據師機峻急造寺者稀唯雲門一人契師意今嗣雪峰師一日忽召衆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跣趺而終

晉聞師道高虎伏

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元年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龍湖普聞禪師  
僖宗第三子也新髮逸遊造詣石霜諸語與語嘆異曰汝乘願  
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祖師別傳  
事諸口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師因契悟依止數載乃請遊遊  
名山諸口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師因契悟依止數載乃請遊遊  
山顛鬱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  
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  
於嗣願求斗斛嗣曰豈有十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後谷口  
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  
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復嶺菜已青矣蓋耕地播  
種者乃山神所授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道之勝乃曰吾居此  
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吾所不及五種之緣其

獨公乎言訖飄然而逝今陳嗣庵址具存北山寶華禪院乃圓  
覺向日茅廬基也

知玄師右脇而逝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三年知玄國師自成都行宮辭還九隴忽定中見  
菩薩摩訶頂而慰安之俄一珠入玄左股隆起楚甚上有晃錯  
二字玄知夙債即右脇安卧而逝

僧惠升寓經天雨舍利釋氏通鑑

唐僖宗中和四年温州法空院僧惠升結廬北岩嘗寫法華經  
精虔至普賢勸法品天雨舍利二顆郡以聞賜額普賢懺院祥  
符改今名

岩頭大叫聲聞十里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三年四月岩頭金齋禪師示寂師嘗密啓德山末

後旬後居岩頭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其後中原盜  
起眾皆避地師端居自如一日賊至責無供餽遂刺刃焉師行  
色不動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壽六十一後唐追謚清嚴  
大師其嗣羅山能世其高風云

衲僧飼虎龜化為石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三年紙衲僧惟亮謚介空自龜山寺來福州長溪  
築庵於龜湖禪院之前山山崗有湖水與海潮準忽有大龜浮  
沉於湖循庵將止僧有所之龜輒以載師見餓虎乃棄身以飼  
焉龜化為百庵鞠為草湖亦隨而埋沒後人乃棄舊庵基今院  
至今興焉

楚南師辭眾而化釋氏通鑑

唐昭宗文德元年五月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辭眾奄然而化

世

師得旨於黃檗初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二十餘載足不踰  
閭尋住寶林支砌慈雲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  
或淡旬光啓中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壽  
七十六師著破邪論行于世

僧洪楚說法陸地生蓮釋氏通鑑

唐昭宗大順元年温州大雲寺因會昌例廢至是高僧洪楚投  
牒刺史朱誕請復建大雲寺誕上其事且請加畫錦二字為額  
詔從之楚師誦經說法陸地生蓮靈蛇聽法其後刺史錢元珪  
建楚師堂清泰年建高塔焉

仰山與異僧談道釋氏通鑑

唐昭宗大順二年仰山慧寂禪師一日見異僧乘空而至作禮  
而立師問近離甚處自早晨離西天師云何大遲僧曰遊山既

水師云神妙用不如開梨佛法須還老僧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具多葉與師作禮乘雲騰空而去師又嘗示衆云聖德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寶而修三昧六通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本不愁末他時後月自其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不見馮山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先是師預示偈曰吾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至是於東平兩手抱膝而逝教謚智通大師師之異迹及垂識記具存本山寶錄

慧日師以竹杖起病 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元年泉州莆田國歡崇福慧日大師初名文矩為縣獄卒嘗往神光靈觀及西院大安所後往萬巖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緣為掛手復至觀所觀令禮西院去師携一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適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聞王禮重創國歡禪院以居之後頗多靈迹乾寧中示寂

僧志閑垂手而逝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二年五月淮溪志閑禪師將示寂問侍者曰坐化者誰曰僧伽曰立化者誰曰僧會師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九峰師戒徒入定而化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三年一月九峰玄禪師誠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夫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

趙州師留贊而逝 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四年十一月趙州示寂壽一百二十後謚真際大師師臨化令侍者送拂子與趙王囑云此是老僧一生受用不盡底趙王贊師真曰碧潭之月清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趙州趙王笑師頌二首一曰師離流水動王侯心印光潛塵尾收碧落霧縠松嶺月冷溪浪覆人舟一燈乍滅波旬喜雙眼重昏道侶愁縱是了然雲外客每瞻瓶机淚還派二曰佛日西傾祖印瓊珠沉丹沼月沉輝影敷文室爐烟慘風送禪床松韻微隻履乍來留化迹五天何處又逢歸解空弟子絕悲喜猶自潛然對雪幃

文喜師逝久肉身不壞 釋氏通鑑

唐昭宗光化三年杭州文喜禪師初參仰山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

給食否答曰已四施山曰汝大利益尋止浙右千頃次住仁王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祥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是年十月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塔于靈隱西塢後天祐二年叛兵廢師塔觀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禪將重封瘞焉

膺禪師端然告寂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二年雲居膺禪師雲居三十年道遍天下南昌鍾王師尊之類以為世世師於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衆開最後方便敍出世始末衆皆愴然是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尸這是乃端然告寂謚弘覺禪師塔曰圓寂

簡禪師潛去樹神號泣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二年雲居道簡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為堂中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余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二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承授記畧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眾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固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眾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眾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雲暉僧洗癩僧忽不見釋氏通鑑

後梁太祖乾化元年重雲暉師深入圭峰石壁間見磨納數珠忽憶前身道且因就建寺方難草有祥雲出眾峰間遂名曰重雲虎豹皆自引去又塞龍潭龍亦移他處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初暉居洛京中灘日以施水給藥為事有癩比丘求師洗

摩師為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忽失所在

布袋和尚安然而化釋氏通鑑

後梁貞明三年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則乞或醢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師則雪不沾而每示言必應常在街立僧問和尚在這裏作麼曰等箇人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是年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乃安然而化其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眾競圖其像師有歌偈行于世

普聞撰杖為虎釋氏通鑑

後梁貞明四年龍湖普聞禪師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

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歡慶佳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飲目時齊聽取手衆凄然堅請且為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沈沈之既而跨虎凌巖抵信州應供到彼齊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詰所請遂覓水一盂異柱杖為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被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庵基為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勸謚圓覺禪師凡有祈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現于僧步泥雪無跡釋氏通鑑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京兆現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

心於洞山混俗闡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

現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履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僧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盡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示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律任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覺禪師顯見異相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東京普濟院常覺禪師初歸宗章開法省悟因遊上都於靈覺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信士張生請師供養張有悟入乃設榻留宿至夜與妻竊窺見師體遍一榻頭足俱出及今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妻垂老今願割前堂以禪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

額口普淨

淨光佛告衆而逝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和光佛告衆而逝釋氏通鑑  
為王者師後自爲師歸山嶺結庵居將軍岩二虎侍側神人  
獻地爲瑞治院學者集衆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  
夏則水枯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生靈耀至  
是年應闍主人之召延爲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  
索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八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  
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新茶毗  
祥耀滿山舍利五色塔於瑞岩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師自  
是至今遠近禱祈靈異非一

如庵主入定對虎馴遠釋氏通鑑

釋氏通鑑

世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契如庵主初於玄沙得旨乃隱於小界山  
創大杉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一日清豁冲照二長老訪師頗  
味高論不覺及夜觀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遠二公尋於大章  
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因禪師立化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廬州佛手岩行因禪師自鹿門真得法尋  
抵廬山佛手岩下有石窟可三文餘師宴處其中江南李主三  
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閣堂不逾月密歸岩室後示微疾謂侍僧  
曰日午吾去矣及期下床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  
建塔

益禪師跌坐而逝釋氏通鑑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清涼眼文益禪師自住清涼朝夕開法諸

方叢林咸仰其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師調機順物  
片席應昏應病與樂隨機悟入者不可勝紀是年七月示寂江  
南李主駕至慰問甚勤問月夜浴解衣跌坐而逝厚瘞三七  
顏貌如生壽七十四臘五十四公卿李建勳而下素服奉全身  
建塔謚大法眼禪師

摩拏羅印土焚香成穗之異古文類聚

二十二祖摩拏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觀異香成穗

廣見大師入山遇異僧釋光輝

廣見大師說頃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  
分明行可數里洞側別開一穴有長溪隈間一大松枝柯鬱翠  
下有一菴內一僧禪定雪眉擁衲迺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  
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以廣見陳其行止遂

世

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自將夕僧讓菴與廣見卧自  
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遠近又  
聞焉嘗云此像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  
林麓不得輒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群虎豹耳伏地受令而去  
及曙下松來相對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  
草枯四絕人烟非坐主息處因曰莫憊否相携溪畔有稻百來  
株收其穀擲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煮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  
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開食矣遂尋路  
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  
自新

顯異 見佛顯化之異者

梓潼見佛之異 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梓潼帝君嘗言于夢業報為印池龍焉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為泥身既覆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虫啞嚙困苦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瑤旋金容月瑩山靈河伯萬眾稽首讚歎懽喜聲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哀號乞垂救度高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曰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與殺忍遷怒于物業債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先親之想與夫嗔患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豁然如虛空住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得灌頂智予皈依焉

博學

僧有廣博學問者

無量論佛老折姜斌 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中時沙門曇無最與道士姜斌對論帝曰佛老同時否斌曰按開天經老子西入化胡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老子周何年生斌曰定王三年生敬王元年年八十六西入化胡最曰吾師以周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年入滅自佛滅後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將則佛滅已四百三十一年矣相去懸遠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有

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時侍中劉歆宣敕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却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可取來及取至帝命群臣詳定其偽辭辭章並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罪當惑眾制可將抵以刑流支秦解斌特添馬邑

道安言佛道二教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法師道安善弘法武帝禮敬之勅住大中興寺是年三月召名儒僧道百官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至四月初初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鸞乃上笑道論三卷五月帝又集群臣詳鸞之論以為傷其道九月道安慨之乃作二教論十二篇以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若通論內外則該

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以儒道九流同屬儒宗為外

教以釋之窮理盡性為內教詳聞正義奏之于朝帝為張賓構譖意在排斥佛教及覽安論其議遂寢

慧淨以老子曰道問倒永通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遂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混則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

釋慧乘論釋道之先後 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八年二月帝釋奠於國學堂置三座擬敘三宗召三教學者雲集釋慧乘登座高張義網王臣悅服又道士言

道能生佛佛由道成乘曰佛出周初明生周未相去三十許王  
明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時佛而退求教王時道哉道士曰靈  
寶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燁燁玉清之上是  
佛之師也乘曰五帝之前未聞天尊之道三王之季始有老聃  
之名漢景已還方興道學第今討玄道者為誰案周易一陰一  
陽之謂道此理數之道何能生佛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髮  
垂素髮手執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  
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王京本止  
是之談謬之甚矣言畢下座舉朝屬目道士一默然而退

樊法師弘帝德守戒行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樊法師見於玉華  
殿帝以法師德業冲博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對曰玄英伏惟陛

下經緯八紘之畧崇闡雍熙之業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崇  
儒尚德薄賦輕刑九州四海咸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  
人二也深仁遠洽四夷貢獻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檢  
狃為患帝王莫制陛下御圖一征傾巢穴故知有道斯得無  
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煬帝喪軍而返陛下提兵振旅俘馘數  
萬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祥瑞皆應德而至無假  
於人六也陛下縱復須才令亦伊呂多矣玄英庸陋何足以預  
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  
曰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

釋靜泰與道士辨駁釋氏通鑑

唐高宗顯慶五年八月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帝問  
僧老子化胡經之由泰奏云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

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  
化胡經又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優與李榮辨  
難數番榮屢辭服榮又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尚汝何起自西戎  
而亂東夏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為天中我皇御宇此問為地正  
佛法有屬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後屢微難以夜深乃  
散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之論義無咎由是失曆令榮  
還梓州道士之望唯指於榮及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時泰以  
才辨見知復以賦詩稱賞上即初所司敬愛寺可以泰居之及  
泰入寺頻登榮觀云

僧法明論化胡經必偽釋氏通鑑

唐高宗總章元年召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其偽百官  
臨證議論紛紜僧法明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

為作胡語誘之耶若作華言則胡人未番若作胡語則既傳此  
土須假番譯未審化胡經譯於何代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  
舉眾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功當忻躍而罷勅搜天  
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道士栢芳道等奉表乞留  
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  
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寬而必  
錄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皆削除有司條為罪制

神光法師論佛法廣大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年帝宣問左街僧錄神光法師曰佛於眾生有  
何恩德致捨君親妻子而師事之說若有理朕當建玄說若無  
理朕當削除奏曰佛於眾生恩過天地明踰日月德重父母義  
越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



以言佛道過此乎光曰天能蓋不能或地能載不能蓋日則照  
書不照夜月則照夜不照書父只能生不能養母只能養不能  
生君有道則臣忠君無道則臣佞以此而推德則不全於衆  
生恩則不爾言蓋則四生普覆論載則六道俱承論明則照耀  
十方論朗則光輝三有論慈則提授苦海論悲則度脫幽冥論  
聖則衆聖中王論神則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濟貴賤皆携唯  
願陛下回心敬仰帝悅曰佛恩如此非師莫宣朕願回心生  
敬仰

僧一行推大衍數撰曆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九年四月朝廷以麟德曆不驗詔禪師一行改撰  
新曆行推大衍數以應之道士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  
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大初曆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

有聖人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數以糾數家之繆閱言  
不誣矣惜亦以為然

僧懷海作百丈清規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九年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五謚大  
智禪師師升歲離塵學該煉依附焉祖與西堂藏同入室時  
馬祖之門會學千二百大士為角立焉及祖沒師往新吳百丈  
山玄徒輻湊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  
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心也若空慧日自  
現若垢淨心盡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羶界  
和合迥然無寄去留無礙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五欲  
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何得自由去師  
曰如今得即得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

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  
也師每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大衆四首師云是什麼師以禪  
宗自少室至曹溪多居律寺說法乃初立禪居凡具道服有德  
者曰長老學衆無高下並入僧堂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  
營衆事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禪苑清規  
者備矣

僧貫休獻詩釋氏通鑑

唐昭宗乾寧元年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一劍  
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今改作四十州乃可見休曰詩不可改  
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乃入豫章之西山後入蜀謁王大王  
蜀僧齊已切指俗依為山及仰山慧寂禪師住豫章觀音已公  
為總轄庶務有粥疏曰粥名良藥佛所贊揚義冠三禮功標

十刹更折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清晨永資白業其後居西山金  
鼓示寂塔尚存焉龍盤乃其書堂

八思巴制表字元史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歟氏也生七歲誦經數十萬  
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  
明故又稱曰班彌但歲癸丑年十有五謂世祖于潛邸與語大  
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元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製  
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  
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  
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  
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王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  
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

傳記

僧有廣世知識者

惠遠識稱

盧循字子先安帝時為征虜將軍廣州刺史雙眸瞳子四轉善草隸奕基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後循通孫恩誅叛後遂敗滅

道安多聞廣識以釋為姓

前秦主苻堅建元十五年道安法師既住長安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曰師莫尊於釋迦也應沙門宜以釋為氏今稱釋氏自安始也安多聞廣識雖古器象文安皆識之

惠琳稱黑尤宰相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沙門惠琳善談論帝與義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琳遇賓客頃咽喧涼而已孔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

跋摩知帝王修行之道

南宋文帝元嘉八年天竺求那跋摩帝有旨促之赴京正月至金陵引對帝遊勞殊勤時召之問道一日問曰梵人常欲持齋不殺以身應物不獲所願師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克已苦節何以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形不夫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為私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

之言可論天人之際矣帝自是尊之為師

釋法琳著論毀陳佛化之益

唐高祖武德九年帝復以傳奕疏頌示諸僧時釋明賢乃作大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釋法琳又著十喻九歲破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門下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皆陳佛化之益

釋元奘探大乘必與

唐太宗貞觀七年三藏元奘自離唐抵蜀廣大林以至蜀開國與胡商八十人渡宛加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將戮奘以祭儀大風作塵沙漲天書曰晦暝彼眾震懼以奘為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開輪伽師地入王舍城止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從上方戒賢論師窮探大乘必與日益智證

英法師周遊西域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冬英法師歸自西域師住還一十七周遊覽百有餘國十九年正月丙子英法師齋經像歸于京師留守房玄齡館于弘福寺以表聞帝壬辰英如東都二月己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至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為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在師能達也帝因廣問靈蹟以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佛遺跡並傳望之所不傳班焉無得而載者英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違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綴其山川風俗撰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英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堅

神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  
不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  
行時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  
極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  
覺日暮帝曰忽忽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  
恨別更談敘可乎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疾不堪陪駕帝曰師  
向能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  
奉備伐亂諒奸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元奘亡所裨助虛負  
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下察察帝嘉  
納而止奘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  
少林寺為國宣譯帝曰朕頃為穆太后初弘福寺並為虛靜可  
就彼查譯所須並與元終平章奘因乞監門官以防禦帝曰  
師可謂保身之計當為處分及罷即勅留中房元齡專知監護  
資備所須一從天府

僧一行傳通經術 釋氏通鑑

唐睿宗景雲二年三月詔嵩山僧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  
荊州當陽山行初究太玄經義次傳天台傳義術次入嵩山參  
普寂禪師宗旨及遁當陽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  
畢世不忘

僧一行製黃道儀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十月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帝自為之銘  
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度數注  
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以日月令得  
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木置為地平

今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前一前  
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辰則自應之  
皆署施輪軸交錯相持稱其為神功

忠國師與山人問辯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三年帝召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此  
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  
字善算忠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忠  
指殿上地問此是何地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於地上畫一畫云  
此甚字曰一字忠云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忠又云算  
三七是多少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云却是山人  
弄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曰弟子縱有能  
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忠乃謂帝曰問  
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辭算陛下何處得  
此像藥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寶師乃國寶也山人  
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鄭和尚始創糖霜事 文獻集

唐代宗大曆間有僧號鄭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殿山結  
茅以居頂塩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繫綫縋遺驢負至市區人  
知為鄭也取平直掛物于鞍從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者蔗  
萬黃請償於鄭鄭曰汝未知因蔗糖為霜利當十倍語汝寒賁  
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鄭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龍  
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妹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  
子也

必蘭納識理神悟 元史

必蘭納識理者初名只刺瓦彌的理止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  
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成宗大德六年奉旨  
從帝師塔里台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帝命錄諸  
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  
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  
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  
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  
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齎重譯之書無少差者  
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為神悟云

### 前知

僧有能知未萌之事者

曼霍不能救死

僧曼霍者不知何許人也南京主簿之女病甚請救藥曼霍曰  
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曼霍安能延命邪  
正可知早晚耳俾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曼霍曰急開後門及  
開門則生不及則死俾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  
也

### 羅什前知

晉書

符堅聞鳩摩羅什之教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  
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  
非此耶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  
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  
矣當有勦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絕不從出兵距戰  
光遂破之乃獲羅什此前知之驗也

### 佛圖澄知意叛

晉書

石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佛圖澄彌篤時石勒將叛澄誠  
勸曰今年燕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也勒班告境  
內慎無食葱蔥而石勒果走勒並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  
和尚

### 佛圖澄言事皆驗

釋氏通鑑

佛圖澄有智術石勒嘗問災福皆驗時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  
頭枋頭人夜欲所營澄謂將軍郭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  
衆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宵衣甲執刀而坐遣人  
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  
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  
害澄澄遁潛避至黑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

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便至至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  
惡意向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  
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  
矣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聲鳴云  
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  
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使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  
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  
劉曜自攻洛陽勒將攻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辰問僕谷幼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  
替辰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幼禿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  
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燕支躬自研於掌中舉手  
示童子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六白首以

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澄知夜談 晉書

佛圖澄後趙王石季龍時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

阿彌果死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

無識知蒙遜將亡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十年三月曇無識知涼將威固辭西歸涼主蒙遜怒其去已密遣刺客中路害之初識出關日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刺之四月遜卒國亦尋滅

僧叢知命 南史

齊武帝時有趙僧叢者寒陋無常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

寶誌布帽左索之驗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初寶誌大士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

帽未幾帝崩而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識王仲熊問仕何所至不荅解杖頭左索與之熊後果至尚書左丞益陵兒時父携之詣誌誌摩其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後果顯于世

智藥知後有無上寶演法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天竹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樹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創立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誌公知仇敵生也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帝一日召誌公至闕賜坐便殿誌忽墮感引頸與帝相問之誌曰仇敵生也帝問則蓋是年侯景生於鮮卑懷朔鎮即東昏侯後身也

寶誌詩應 南史

梁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使同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奉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唐履筮之遇災履曰無害其繇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宜前為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山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為杓以比石季龍之敗

壁畫人頭皆縮入頭之類

法和寺獨免難北史

陸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是歲盜枉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俾後周氏城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靈遠預知北史

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高澄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高來詣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言靈遠後罷道姓荆字冰德求之不知所往

轉明知有賊起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八年釋轉明是年來洛邑告有賊起帝令收禁明年凶醜充斥方驗其言勅放之

道辨解數術知水大漲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九年釋道辨經史洞達偏解數術觀寺山勢備知盛衰又至諸墓亦陳休咎有俗士請為園墳辨巡山示一所曰此中安墓足食豐財入地三尺獲粟一升又深一文獲五彩石掘之果獲遂行卜葬父猶飲有又能推星度時月臨井宿告人宜為水備果漢江大漲襄邑將決預見之明類若此云

釋慧寬知再生廣漢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四年六月禪師慧寬端坐而逝寬初生楊氏父奉道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

相談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罵使拜天尊寬不

得已跪之鎮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因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王氏家后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日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峰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遠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弟子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見其父出所錄與信相談論者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尚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因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衆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父母乃棄道歸佛捨宅為寺四遠聞見並捨邪歸正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浮屠泓先知唐書

浮屠泓與唐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詰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俞

璿禪師預知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元年南岳明璿禪師初隱居上封宰相李泌乾元中入衡岳謁之璿誦經泌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璿嗤之曰莫相賊必色不動璿久之見泌立候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璿撥火出芋食泌與語久之辭去璿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廬璿命曰尊者起謝恩璿寒涕垂頤疑坐累不以介意使者不之迫回矣其事帝咨美之數四不已璿嘗著歌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



五卧藤蘿下現石枕頭生死無慮更復何憂

敏師知文偃將來及廣主將至釋氏通鑑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雲南文偃禪師初終睦州州見來便閉門師三扣門云作什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纔開門師遂入州擒住云道道師驚不暇答州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隨掩其扉損師右足師從此悟入州即指師見雪峰到雪峰決擇久之遍訪諸方晚遊廣中靈寂敏請為第一座先是敏不請首座有勸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及師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即命之偃不辭而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乃悟然坐化王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和尚何時得疾而遽亡耶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奩子令候王至呈之王開奩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王於是請偃繼其法席又迎至府開法久之遷住韶陽雲門山學者望風而至

預知科名 事文類聚

金陵有僧嗜酒伴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禪語

以禪家言語問答之類

羅什稱遠師語暗與理會 釋氏通鑑

宋晉安帝元興元年廬山遠法師聞羅什入關遺書通好秦主

開遠師之風遙相欽敬遂相禮像塔請作金棺度論序致書勤什亦遂從之遠親及遠道聞佛記東國有護法者羅什武仁者善弘其事并遺偈一章畧曰既已捨家求心得善請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中其心無所繫云云遠復答以偈畧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惑想更相乘纏理自生常云云初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有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云羅什見論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

禪語點化神光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僧神光聞達磨在少林遂往彼長夕參承莫聞誨勵忽夜大雪光立不動積雪過膝師問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神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妙道曠劫難逢豈可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潛取刀斷臂置師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即易名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

傳大士以無所對武帝 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傳大士遣弟子傳雅請闕奉書有詔赴闕以閏十二月到闕帝問大士神異預錄諸門大士已知預作大木槌一雙先扣一門諸門悉啟直入善言殿賜拜不從徑登西國所貢寶榻此榻唯昭明太子知者法師泊大士得坐耳帝問大士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設食竟遂

還鍾山定林寺詔令資給

僧行思與六祖問答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師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又居青原弟子頗衆得法深者石頭遷

本淨以禪語答庭光之問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二載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採常春藤光因詰無相寺問本淨禪師佛道之義師云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光回闕以師聞奏即敕光齋詔起師是冬赴京

淨遠師與問禪機 釋氏通鑑

唐玄宗天寶三載正月

素

唐玄宗天寶三載正月元日召二街名僧赴內道場共司空本淨禪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問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否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道言無心是道今言身心本是道不相違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原無有如遠者又七八往復論道師詞辨領注帝及四衆莫不稱善而罷

忠國師與魚朝恩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四年帝嘗在便殿指魚朝恩謂忠國師曰朝恩亦解此子佛法朝恩即問國師曰何是無明無明從何起師曰佛

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師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現朝恩色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師曰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恩伏地曰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師曰我不是佛恩曰師應長作凡夫厄成佛時耶師曰我今後必當作佛我若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却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仍伏地曰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忠國師與大耳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五年西域大耳三藏至京自云得他心通帝請忠國師試驗忠曰汝道老僧今在甚處耳云和尚是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胡孫忠又問今在甚處耳云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又問今在何處耳良久問知去處忠此云這野狐精他心

通在什麼處

毛

僧崇慧與威僧問答 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天柱山崇慧禪師初得法初牛頭威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有佛法否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又曰他家來大似賣一漢相似見汝不會為汝雖破卦文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是年示寂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鄧隱峰點化鬼僧 釋氏通鑑

唐德宗建中元年鄧隱峰禪師因燒浴燒殺一僧一日揭天窻呼曰還我命來師云爾生耶死耶僧曰死也師云爾既死已竟命者誰僧謝曰我已得無生忽乃不見

常禪師悟即心是佛 釋氏通鑑

唐德宗建中二年大梅常禪師自見馬祖後直入大梅山住二

一僧云問馬師得何道理遂至此山師曰無  
道師心是佛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  
非佛師云這老漢人未有了日任爾非心非佛我只即心是  
佛僧回舉似祖祖云梅子熟也

石頭師著參同契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六年十二月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壽九十一謚無  
際大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  
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參同契其辭略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  
桓付事存幽蓋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  
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因謹白標玄人光  
陰莫虛度

龐居士作心境之偈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九年龐居士自見馬祖諸師之後放曠自如將止  
襄漢山林城市不定所居女靈照常隨之士有偈曰心如境亦  
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

龐居士參石頭馬祖釋氏通鑑

唐德宗貞元元年居士龐蘊字道玄世習儒業父為衡陽刺史  
卒于任遂家焉居士自幼敏悟節操高潔每混俗和光嘗以船  
載家珍數萬沉于洞庭之淵人問居士何不布施不造寺立曰  
自無始來由為因果相牽不得解脫自是生涯澹如也有男名  
耕獲女名靈照日鬻於市以自活居士是年始謁石頭和  
尚忘言妙契一日石頭問日用事作麼生士呈頌曰日用事無  
別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弛朱紫誰為號溪山絕  
點埃神通兼妙用運水與搬柴石頭然之後之江西參馬祖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  
汝道居士大悟自是標榜諸方莫能禦矣

滿禪師唐順宗問答釋氏通鑑

唐順宗永貞元年帝初在東宮時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  
方來或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為來  
或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  
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  
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或向雙林滅住世四  
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  
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  
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成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  
眾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了見無心處自然

無法說帝問大悅

僧清涼唐順宗問答釋氏通鑑

唐順宗永貞元年帝嘗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師答之略曰至道  
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  
德用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  
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  
雲掩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  
直造心源無智無得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未真去妄如棄  
影勢若若體安即真似如陰影形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俱損若  
任運寂知則微行妄發放曠任其去住靜養其源流語默不  
失玄微動靜未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  
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

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僧智藏點化張拙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堂智藏因張拙秀才問三世諸佛天堂地獄是有是無師皆云有張云錯師曰汝見甚人來云曾參百丈他道總無師曰汝有甚眷屬曰有一山妻兩箇頑子師曰待汝得似百丈時一切道無即得張禮謝而去

鷲湖師對眾答禪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二年鷲湖大義禪師入麟德殿論義帝臨聽有法師問何謂四諦答曰聖上一帝三諦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答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却問眾師曰畢竟以何為道有對知者

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

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復有數人致對義皆垂機對之即舉順宗嘗問尸利禪師佛性可見否利曰佛性如水月中月可見不可取湖因謂帝曰尸利既見水月何不捉取帝因問湖何者是佛性湖答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

道樹師以飛言威怪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八年是歲道樹禪師示寂初結茆壽州三峰有怪化現百端或現佛菩薩天仙等形或放光出響凡十年方滅迹師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由是遠近鈔服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

敗云

歸宗答椰子論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歸宗智常禪師具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皆俱赤世號拭目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芥子納須彌莫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然師曰自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向甚處著勃悅首而已師沒有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目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僧鳥窠答白居易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三年白居易初由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聞鳥窠道德因見之窠棲止長松上居易問曰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新火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翁翁行不得居易欽歎而去

僧神贊點化受業師釋氏通鑑

唐穆宗長慶四年時福州古靈神贊禪師初參百文回本寺受業師浴次喚靈贊背靈向師背撫一掌云好所佛堂只是無佛師叱之靈曰雖然無佛亦解放光師疑之又看經次有婦子撞窻靈曰世界如許廣大須要鑽故紙作什麼師曰汝何發言殊常靈曰某有頌空門不肯出投匭也大奇百字鑽故紙何日出頭時師驚曰汝得上人法願與吾說靈曰自別和尚依樣百文因舉百文語師忽有悟乃欲回禮靈為得法之師靈請還禮大智為師某為同來

僧藥山答李翱釋氏通鑑

唐懿宗寶曆元年尚書李綱字習之嘗刺荆湘茶藥山之道入  
山謁之山誦經不顧李曰見面不如聞名山呼太守李應諾山  
云何得貴耳賤目李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云會  
麼曰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然答以偈曰鍊得身形  
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云這裏無此開家真李辭去一夕藥山  
登山忽云開見月大笑一聲聲落灤陽八十里朝聞之復寄  
偈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  
下披雲笑一聲李嘗著復性書三篇其一篇謂情昏則性匿忘  
情則復性誠則明明則盡性命之道其二謂無思則我照致知  
在格物其三謂昏而不思終不明道

晉願師與首座問答 釋氏通鑑

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二月南泉普願禪師將示寂首座問曰和  
尚百年後向什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  
隨和尚去得否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草來乃集門人告  
曰星翳燈幻其來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  
馬祖後歸池陽三十年不下南泉會宣戒觀察使陸巨夫請  
下山神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云

覺禪師答裴休 釋氏通鑑

唐宣宗大中三年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覺禪師休問師有  
待者否曰有一兩箇休云在什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  
自庵後而出休大驚覺語虎曰且去客在二虎哮哮而去休問  
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  
音休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

音號有僧來參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箇什麼覺  
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有省

大同師與趙州問答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元年舒州投子大同禪師初參翠微無學得旨歸  
鄉居投子山一日趙州到師携油師曰久嚮投子到來只  
是賣油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  
師曰油油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自  
此師道聞於天下

蒙中師得丈不如得尺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三年二月杭州大慈山蒙中禪師不疾而逝壽八  
十三謚性空大師師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  
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雪峰與岩頭問答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五年雪峰義在禪師自出嶺遊方久歷禪會三到  
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於德山句下有省自是入室日益  
與肯是年與岩頭欽山同到澧州教山鎮止宿岩頭睡醒猶見  
雪峰端坐若云何不睡去恰似七村裏土地峰點曾云其這裏  
未穩在岩云我將謂爾高提祖印猶作這箇語話據爾見處一  
一通來是則與爾證明不是與你別處乃舉見處幾咄云  
汝若如是果然未徹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它後若欲捕  
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智緣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言下  
大悟便禮拜連聲云今夜始是龍山咸通於是二人分襟岩頭  
乃庵于洞庭自龍山徒侶臻萃雪峰乃返閩川

臨濟師諭衆說偈而化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七年臨濟義女禪師自黃蘗得法歸鄉住臨濟禪苑學徒奔湊尋以兵動棄去太尉默和捨宅為寺延請師居亦以臨濟為額次至河府府主王常侍與師道契晚遷大名府興化寺開居存後執侍師乃付法偈曰汾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棄吹毛用了急還摩是年四月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三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法眼師云已後有人問爾作麼生道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化教誡惠照禪師嗣法二十一

卷二十一

法

人其上首三聖興化也師嘗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徬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象擬師示眾有云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十年行脚諸人皆是有心求佛求出三界礙人爾要出基處去爾一念心貪是欲界一念心嗔是色界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爾屋裏具三界爾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一念心不歇處喚作無明樹師又云道流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撲爾一念心愛被水溺一念心嗔被火燒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時處處用境東涌西沒邊涌中沒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

岑禪師示眾舉揚說法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九年長沙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眾謂之長沙和尚嘗示眾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得已向汝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

明裏三世諸佛共十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仰山問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云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山曰直下似箇大蟲世因名岑大蟲至是年示寂

會禪師與船子問答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夾山善會禪師初住潤州京口道吾遇上堂見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法身無相猶是露眼無瑕吾失笑師請吾為說吾指往華亭船子處去師造華亭因船子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師擬問口船子以篙打落水中纜上船子又云道道擬開口又打師有省乃點頭船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師拊耳子云如是如是汝向去直須截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處處處身後不得住戒墮聚落值向深山裏鑽頭邊接取一箇半箇師辭行頻回顧船子整纜云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去師住後道聲既落學者亦隨至是海眾卜于夾山遂成院宇廣宣法要

道膺師與洞山參問

釋氏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道膺禪師初來洞山與睦宗有舊因南泉有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之語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律來後動後結庵三峰經旬不赴堂洞山問之師曰每日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故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至晚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曰庵寂然宴坐天神竟尋不見三日乃絕師初止三峰其化未廣而每月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為難勉今隨方接人遂焚其庵去海昏登歐皇廬山西北曉冠世絕境也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



久成苦衆說法其下至是遂成法席學徒至一千五百衆

安祥師與夾山問答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元年洛浦安祥師初為臨濟侍者齊常稱美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及辭齊濟稱一條赤梢鯉過遊罷直往夾山頂卓庵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到師接得便坐却僧回舉夾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果三日後至纔見山乃叉手而立山云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閑梨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閑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師因此服膺數載

羅漢和尚歌吟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五年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閩南常華下悟旨嘗為歌略曰心裏疑團若拷拷過師當打一拳駭散疑團猶但落舉頭看見月初圓從茲踏踏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腹更不東西去持鉢又傷字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靈雲師與玄沙問答 釋氏通鑑

唐僖宗光啓元年靈雲勤禪師初在馮山因桃花悟道馮山可之至是乃返閩川玄從輻湊因到玄沙相看了沙問那裏來何似這裏雲云也只是桑梓別無他故沙云在也無雲云當然沙云何不道雲云有甚難沙云便請道雲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沙云甚生桑梓之能雲云同道固非外物沙云如是雲云不敢沙云諦當甚

前當取保老兄未散在雲云正是和尚還徹也未沙云與麼始得雲云亘古亘今沙云甚好甚好遂作偈送雲云三十年來只如常幾回葉落放毫光自此一出雲霄外圓音體性應法王

虔師首座欲會諸師意 釋氏通鑑

唐昭宗龍紀元年九峰虔禪師久衆石霜諸諸後時虔作侍者衆請首座嗣諸住持方議次虔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乃可耳衆曰先師何意虔曰只如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古廟香爐去如何會座曰是明一色邊事虔曰果不會先師意首座姓香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烟滅則我脫去不然烟寂不能脫言卒而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不如首座先師意則未會在虔廬于普會塔旁三年而去經行末山之下住崇福寺

趙州師對二王說法 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二年趙州從諗禪師初衆南泉後歸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古剎道風大振一日燕王領兵至鎮府界欲取趙城有觀氣者曰趙州必有聖人者居戰必不勝因此燕趙通和聞有觀音院諗禪師道眼明白此必應兆一日二王命駕謁趙州和尚師見王端坐不起燕王問人王尊法王尊師曰在人中人王尊在法中法王尊王唯然而已師良久乃問那箇鎮府大王趙王曰弟子是師曰老僧湛在化部不及趙見須更王請說法師曰大王尊諱多王曰請去諱說法師曰我佛世尊一稱名號罪滅福生大王先祖繞有人觸著名諱便去趙州於是慈悲說法二王大悅稽首而退至來日燕王有先鋒將入院欲責慢君之禮師聞來乃出接鋒云昨日見二王不起今日見某甲來何故出接師云待都使似大王老僧亦不出接鋒愧而退

居遁師了悟徒衆釋氏通鑑

唐昭宗光化二年龍牙居遁禪師初來洞山介洞水逆流語下大悟服勤八年日增智證至是馬氏據有長沙與崇梵訪請道說法于龍牙法濟禪寺有徒五百餘衆僧問祖意師曰待石龜解語即向汝道僧曰石龜語也曰向汝道甚變其僧亦悟

寂禪師點化紙衣道者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元年曹山本寂禪師一日有紙衣道者來衆師問如何是紙衣下事僧曰一裘纔掛體萬事悉皆如又問如何是紙衣下用其僧拱立曰諾即脫去師笑曰汝但解愁麼云何不與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惜惜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時洪州師南平鍾王屢盡禮請師不赴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付使者曰

華嚴師以禪機答帝釋氏通鑑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京兆華嚴靜禪師自洞山得旨初住福川東山華嚴未幾莊宗徵入輩下大開玄風一日莊宗請入妙齋見衆僧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帝問師為甚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為甚也不看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生行處絕孤峻帝曰衆僧為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帝曰師是後生為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師後

於平陽示滅謚寶智禪師

國清師作幻偈釋氏通鑑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四月潞王從珂兵至閬中與奔潞王即位天台國清靜上生初於玄沙言下悟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嘗有問心念紛飛未明攝伏師答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云云師因觀教中幻義述偈曰若道法皆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與接誘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圓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為今國清遺蹤在焉

法眼點化韶國師釋氏通鑑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天台韶國師初參龍牙遁禪師疎山矮師叔見知識五十四人剝磨剝窮極隱秘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旦隨衆而己有僧問法眼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頭息萬緣去眼曰空與汝為緣耶色與汝為緣耶言空為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為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為汝緣于韶問悚然異之又有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眼曰是曹溪一滴水韶聞乃大悟平生疑滯渙若水釋感涕沾衣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將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騰然有終焉之心

法眼點化李後主釋氏通鑑

後晉齊王天福八年法眼禪師因江南李主請入內庭見牡丹花主索師詩師乃頌云擁毳對芳叢東來迫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異隨朝露馨香欲晚風何須待曉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

洞山參雲問答 釋氏通鑑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洞山初禪師初參雲門問近發甚處曰  
查渡又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又問甚時離彼曰八月二十  
五日放爾三頭棒初惘然良久又問適來祇對無過何蒙賜棒  
門呵曰飯袋于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默悟其旨曰他日正當  
於無人烟處不啻一粒米供養十方僧即日辭去非抵襄漢至  
是衆請住洞山易律為禪學徒齊湊

重雲禪師與弟起書 釋氏通鑑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重雲禪師住山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  
超徵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彥  
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是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獨必護  
法超泣曰公遂忘弟弟子乎暉笑曰惜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

十四日書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  
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加  
跌而化壽八十四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二

人物門

釋

禪機

以禪家機語悟人者

傳大士唱四十九頌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五年傳大士重入都三月帝於壽光殿共論其諦  
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案一拍而起帝不  
喻再請講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頌終便去

鳥窠以布毛悟會通 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年會通禪師初姓吳名元卿為供奉官一日對  
帝曰臣幼不食葷素願從釋教旬乃詔許尋母患歸鄉謂鳥窠  
願授僧相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淨潔本淨非琢磨  
元明不隨照改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元卿三請  
窠乃與被剃具戒法號會通忽辭往諸方學佛法窠曰佛法此  
間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  
者

琛及子方以指言悟文益 釋氏通鑑

後唐路王清泰二年法眼文益禪師初遇羅漢琛琛問山河大  
地與自己是別師曰同琛堅兩指曰兩箇師有省乃求決  
擇頻明大事久之卓庵而居次歷江外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

有僧子方參因舉萬象之中獨露身方乃大悟自是諸方存知  
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沒發皆漸而服膺海叅  
之衆常不下千計未幾道化聞於江表金陵國主重師之道迎  
居報恩號淨惠禪師次遷清涼

### 偈語

偈頌之語

百丈竿頭進步 事文類聚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  
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 戒律

僧以戒律服鬼神者

法度致山神受戒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釋法度宋末至京高士明僧紹隱居瑯琊  
嶠山捨所居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  
住者輒死後為寺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一日神來通名曰靳尚  
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并願授五  
戒度曰檀越血食世祀此最戒所禁也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  
殺乃辭去閱日又來送錢設供司衆禮拜度為受戒而去嶠山  
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度法師戒祀我勿得殺戮由是廟祭止  
菜脯而已度後有疾神又奉藥水而度瘳云

### 修行

苦其心志以求佛法者

世尊鵲巢千頂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年世尊遷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蘇麥鵲巢千頂

以無心意無受行而外道摧伏又居六載

道安木食澗飲 釋氏通鑑

東晉穆帝永和十一年釋道安初事佛圖澄才辨無敵性聰而  
貌醜時語曰添道人驚四隣及登亡遂率徒衆潛于護澤山又  
入王屋山復渡河依陞澤山水食澗飲

僧度棄俗并化其妻 釋氏通鑑

東晉哀帝興寧元年沙門竺僧度少時母為聘楊氏文字君華  
有才貌偶者父母并終度母亦卒忽悟無常即捨俗出家若服  
卑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願世數改  
疎志曜翹燦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  
并贈詩五首有云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燭清音可娛耳滋味  
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就空以害有不

釋氏通鑑

道安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曰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  
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  
近言耳立身行道達者知焉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沚詠般若  
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饌錚錚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  
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面焉卿之不樂道猶我  
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暮言暮時  
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  
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人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  
有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良由去不息故今川上嗟不聞  
榮落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綺羅今世雖云樂當  
奈後生何度既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若華感悟亦向道焉度云  
是精毗曇者言歸云

遠師勉人結社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出  
問廬山遠法師之道皆來從之師因謂劉程之等曰諸君倘有  
心淨土之遊當加勉勵遂同發志於無量壽佛像前建齋誓期  
生淨土其誓文略云誓二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誓同茲人  
俱游絕域臨三途而細謝敬天宮而長辭云云由是僧俗凡一  
百二十三人並慕道辭榮棲心物外續有千餘人同結白蓮社  
矣

劉程之定中見佛光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六年劉程之初入廬山依遠公而恒玄劉裕並  
欲薦之程之力辭裕等以其志不可屈議以遺民之號旌焉程  
之自修淨土日寧坐禪始涉半歲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天地既

東晉書卷二

四

出定已愈加怡悅居山十五年又於念佛中見彌陀放光慰接  
摩頂翌日念佛又見身入寶池有菩薩指池謂程之曰八功德  
水汝可飲之遂掬飲之甘美非常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歎  
曰此吾淨土之緣至矣至是乃集眾敘別西向端坐歛手而逝  
壽五十九異香郁然七日而息遠公撰紀德碑

僧遠不聽王法自隱 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釋僧遠初於青州講法道俗悅服瑯琊  
王僧達延止眾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歛死撫生恩加骨  
肉孝敬王子鸞造新安寺詔遠居之九月右司諫言臣聞佛以  
謙卑自牧以忠順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長即  
禮寧有屈膝的輩而問禮二親稽顙者賦而直骸萬眾者耶臣  
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則朝微有序帝雖頗

信法而尤自驕縱自奏上之日詔即可為遠歎曰我本出家求  
道何關帝王即日謝病拂衣還隱山

傳大士夫妻演法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元年傳大士年二十四泝水取魚於精佛塘下遇  
萬頭龍語曰我昔與汝於毗盧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  
兜率宮猶令頭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乃曰度  
生為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携行歸舍因問修道  
之地高指松山雙樹樹曰此可矣即今雙林寺也大士結庵自  
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為人傭作與妻妙  
光畫作夜歸救濟佛法

曇鸞精修號為神變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八年魏釋曇鸞志欲延壽而後修佛法聞江南陶

隱居有仙術大通中達梁到其山所陶欣然以仙方十卷授之

及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鍊至洛下逢西竺菩提流支乃問  
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支無地曰是何言  
歟此土何曾有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  
即授以觀無量壽經曰此大仙方依而修之永出生死鸞乃  
焚其仙經悉讀後來精修淨土流化弘廣魏主重之號為神變  
是年感香花幡樂來迎奄然而逝鸞有輪集流行仍自號為元  
簡大士

傳大士妙光捨財立庵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十年傳大士以屋宇由地資生什物悉皆損捨營  
立精舍設大法會曾為眾生懺滅罪苦速得解脫傾捨既盡創  
五草庵妙光亦自立庵草衣木食晝夜勤苦

亡名僧著歲銘自記

北周武帝天和二年釋亡名初周帝勅為夏州三藏尋欲官之是年五月家宰宇文護以書勉之名答以收迹若中攝心壁外此本志也安能憤憤久住閭浮地乎因著實入銘云余十五而尚文二十而重勢位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周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盡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簪弁剃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愚累求以虛寂乃作絕學息心歲銘曰法界中有如意寶人焉九絨其身銘其膺曰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英賢才藝豈是為愚弊

雪峰作頌化人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登象骨山曰真吾居也乃誅茅為庵學徒翕然其山屬福州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感夏而寒因以雪峰名山焉師住山後嘗作頌曰光陰迅速暫須更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平是四旬餘它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報與滿朝朱紫道闍王不怕佩金魚後僖宗聞師道風賜號真覺大師

玄沙因父死而悟道

唐懿宗咸通八年福州玄沙宗一大師閩人姓謝氏父以釣魚為業因夜泛船際永玄沙鼓棹而救因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月若父存與其同投只益三途之苦今既不可救可捨緣出家報其恩也於是授師受具布衲芒屨食才接氣終日冥坐與雪峰義存禪師親近師資道契雪峰以其苦

行呼為僧師嘗携囊出嶺欲過懸諸方忽到險峻之處藥腳指血流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從此回節嶺嶺與雪峰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容穴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真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夜夢父來謝云得子出家我得生天故來報汝

濟人

以佛法救濟人患難者

安慧祈神水愈人

晉懷帝永嘉三年高僧安慧則值天下疫病祈得神水兩甕服者皆愈又自書大品經入火不燒

佛圖澄善言致石勒少殺

東晉元帝元興四年時佛圖澄告石勒曰王者德布化洽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呈妖常蒙著見休咎隨行古今之常證也勤甚悅之被誅者免十有八

法開以醫利人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沙門于法開蘭公弟子也善放光法華九精鑒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為醢祀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腹裏兒而出是年孝宗有疾開親視脉知不起乃不鑿而帝果崩或問法師高明則簡何以鑒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察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法曠能呪濟人疾



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竺法曠初止潛青山謝安都超皆往致敬興寧中東遊若耶山昌原寺時多疫疾曠嘗神呪百姓疾者祈之皆効有人見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孝武帝欽其風請出京止長干寺事以師禮

僧富善醫救小兒 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道安法師有弟子僧富因還魏郡有一切人劫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願富見乃曰大人五藏可用否劫賊言亦好富自取切刀盡割至臍群劫奔走即送小兒還元家時路人見富因問其故還家取針縫其腹皮金以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

法進割肉以食饑人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涼土大饑釋法進自割肉啖饑民民取其

肉盡而卒

慧寂燒臂救人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慧集法師凡人有疾求療師曰但一心念我即愈所效不可勝紀正月二十一日燒兩臂救人其夜入滅

法濟能呪水治病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四年釋法濟通微知異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呪水治病無不治者是年辭帝而化

藥王發願普施藥餌 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藥王姓韋名古字老師疎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頭藥餌巾手持藥杖常以一黑犬同行時人疾患稍多疾困師遂發願普施藥餌無不痊平觀之者便愈后乃圖形供養皇帝敬禮為藥王菩薩自昔曾五度化身來敎

貧病其大化為黑龍背之冲天而去

濟物

以佛法救濟物命者

長者活魚生天 事文類聚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子也凡一池其水枯涸於其他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瀉置他中水遂涸滿又為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後十年魚同日命終生忉利天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澤池所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勸世

勸化世人為善者

洪偃戒貪以身布施飛走 釋氏通鑑

九

陳文帝天嘉五年九月陳法師洪偃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身死復高墳重柩一何可歎吾今瞑目之後以此脯脂餽形布施飛走言畢合掌而逝次日弟子如其誠尸施於鍾山東岡焉

法慧

有佛法慧性者

比丘尼以浴喻桓溫 晉書

桓溫字元子晉康帝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以雄武專朝觀競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釋智則分身赴供 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時釋智則止辨才寺雖同僧住而房宇蕭然眾號為狂者則笑曰道它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貪衣食行住遮障鎖閉鎖櫃櫃聚飲浸浸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又能分身兩處赴人之供意夜唯端坐云

六祖言仁者心動釋氏通鑑

唐高宗儀鳳元年正月六祖到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云風動祖乃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言下大悟印宗詢之即執弟子禮乃為六祖落髮請智光律師授以大戒

六祖示薛簡心要釋氏通鑑

唐中宗神龍元年四月中宗降御劄召曹溪六祖入京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

南方能禪師

南方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達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揮德皆云欲得會道當習禪定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簡曰弟子四朝主上必問願師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簡曰何謂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闕表上祖

諸帝咨美久之尋遣使賜袈裟鉢鉢等論天子崇慕之意

嵩嶽僧破龜脫生釋氏通鑑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嵩嶽破龜脫生嵩嶽嵩山山有廟甚靈廟唯安一龜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龜云此況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龜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設拜師前曰我本此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天特來禮謝神再拜而去少頃徒眾問師靈神得何位師曰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足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眾無語師良久云會麼眾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何什麼不會眾僧乃禮拜師曰破也隨言也於是其眾皆悟玄旨

趙州師喻侍者三接釋氏通鑑

唐昭宗景福二年又趙王携諸子謁趙州入院師坐而問曰大

王會麼

王會麼王云不會師曰自以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趙王加禮而去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接之少間侍者問和尚昨日大王來却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麼下禪床師云非汝所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雪峰師言見性成佛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復三年閩帥王大王請雪峰與玄沙入內王問佛祖究竟修何因果方得成佛峰云須是見性方得成佛王問爭得見性峰曰悟即刹那間不悟塵沙劫此事未可達次指示緣山僧各有千百人眾並二三十年密用此事未有一人承當得況今大王為俗天子日為萬民判斷山何有迷心今爭觀得此真寶法門願大王且為佛法主宰於筆頭下救護生靈豈不是

好事王大院

光湧師令娼歸收物命 釋氏通鑑

唐昭宗天祐元年南峇光湧禪師道賢既著南昌師南平王鍾傳禮迎之至府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台州瑞岩師彥禪師初於岩頭得肯綮抵丹丘終日如愚四眾欽慕請住瑞岩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師每自與主人公復自應若乃云惺惺着他後吳受人瞞一日有村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娼忽忙至舍之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娼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

寂滅

佛氏謂死為寂滅即涅槃也

世尊致人天悲勸 釋氏通鑑

周昭王五十三年世尊應世七十九年化緣周畢二月十五日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木間臨涅槃時說涅槃經已而遍觀三界告大眾言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足者各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如是三入禪定三出三乃云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乃於寶牀右脇而卧於其中夜寂然無聲便般涅槃寶樹變白天人悲勸如葉遠來奔禮金棺自開即現雙足出於棺外衆禮足已還自入棺如來自後棺中踴火焚毗天人各分舍利建塔是日此方暴風忽起損舍折樹地動水陰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穆王怪而問群臣太史危多對曰西方聖人入滅之相耳

僧散合掌而逝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僧散善攝威儀弘請經法常迴此諸善願

生安養後自知期至集僧告別洒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逝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房出

慧永卒時異香七日 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廬山釋慧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是年示微疾忽臥衣衾掌求疑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曰佛來言終而卒壽八十三歲聞異香七日乃歿

道生端坐正容而化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九年竺道生還都止青園寺宋文帝深加敬重因幸大莊嚴寺設大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疑日與帝曰日始午耳生即曰白日晚天言始中何得非中舉鉢便食一衆從之帝大悅詔留生都下一時巨公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至甲戌十一年十一月於廬山精舍

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俊發論議數萬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忽見鹿羣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化壽八十生有疏論世賢贊焉

跋陀談笑而逝 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四年正月天竺求那跋陀羅朝辭天子公卿言將示城帝親臨決別陀談笑而逝壽七十五陀疏食終身香爐未嘗離手每食輒分食飛鳥為皆集手取食

寶誌辭梁武示戒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寶誌大士顯奇知名四十餘載將欲示寂因詣內殿永訣帝大驚問曰朕壽幾何誌不答以手指腹及頸而出一云誌然一燭付後閣舍人以聞帝帝曰師不復留矣將以後事囑我乎而山以十二月六日入滅壽九十三帝為建塔

于鍾山

慧約合掌而逝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元年智者慧約國師壽八十四夏六十三飯餽松木三十餘年布衣為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懷靈當時是年九月六日示疾神識怡愉無痛惱至十六日教遣舍人徐儼參疾苦云今夜當去五鼓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常數勤修今慧約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帝素服臨喪哭之悲慟輟朝二十一日其月二十九日詔葬於獨龍山誌公墓左又從約受戒者數萬人皆服總麻哭送至塔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候下交流至葬日教使牽之部從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連墳鳴喚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歛然永逝

慧可怡然委順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二祖慧可大師晦迹混俗三十餘年隨宜行化是年於榮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說法聽者雲集有辨和法師於寺中講經學徒聞可師說法稍稍引去和念與誘于邑宰崔仲侃保其說加師以非遂怡然委順時三月十六日也師壽一百有七歲

通幽以身遺禽獸 釋氏通鑑

隋煬帝大業元年通幽律師正月十五日端坐而逝師戒約內結仁治外弘立四大并各施灑具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涕唾返咽不棄寺中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跪舉經對目臂不下垂臨終誠以殘身遺諸禽獸

馬祖作偈示寂 釋氏通鑑

唐德宗興元四年三月江西馬祖道一大師示寂臨終偈曰心地隨時說善提亦只寧事理真無礙當生即不生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宗賜諡大寂禪師得法弟子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感應

因作事有感而應者

蜀王斬僧頭臂亦有墮 釋氏通鑑

蜀漢後主景耀二年蜀賓國以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王乘劍至師子尊者前曰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曰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即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于地而死後弟

子收師報體而建塔焉

吳主以像置穢處致疾 釋氏通鑑

吳主孫皓甘露元年過毀神祠波及梵宇諸臣詰僧會會控其辭皓乃召會問佛之善惡報應會曰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赤烏翔嘉禾苗書既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皓曰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畧示其迹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園得金像皓使置穢處以為笑樂俄得腫疾隱處尤痛下曰坐犯大神皓禱諸廟不效官人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曰佛神若是惟乎曰佛之威靈若天皓悟曰吾以慢像致此耳乃迎像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及授五戒必頃疾愈由是奉會為師

飾寺塔

謝晦壞龕獲報 釋氏通鑑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將軍鎮荆外患沙門僧昌於城內立塔欲隘維難躬役介夫令其武勇撞毀壞龕像推頰欬有暴風連天雲霧作昏曉烈為之瞻寒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完肌竟坐反狀召擯道濟討之兵潰擒送鄴都斬於都市夷其九族

何點夢僧愈疾 釋氏通鑑

南齊武帝永明十年何點以時嘗病渴積歲不止後在吳中石佛寺講維摩於講堂晝寢夢異僧授九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為純德所感

法願致火不焚寺 釋氏通鑑

南齊東昏侯永泰元年釋法願善唱道又能占相王侯三庶並師受戒法時寺則遭燒火必及寺弟子欲與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燼

僧融感天將驚鬼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四年釋僧融住九江東林寺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先有神廟不復宗事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欲縛之母懼乃請僧讀經鬼恣息融還廬山宿旅店有眾鬼對融曰君何謂鬼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見一天將持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

智嚴誦經得壽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嚴法師初遊京華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聞善教嚴居之宮闕恣其遊踐而御座唯天

子所昇殿踞坐曰我金輪王子也帝亦聽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歲乃鳩精修進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壽矣歲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歲間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于今感通屢著

建安王成石像而疾瘳 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越州隱岳寺石佛像初釋僧護擬造十丈石佛齊建武中僅成面槩而亡次有僧淑襲其功而未成至天監六年吳郡陸威夢僧云建安王感疾未瘳能治刻縣石像成者必愈威經年稍忘而僧復來促之威乃召建安王王乃捨金委僧祐專任像事以十二年就功是春方竟座高五丈而佛身十丈像成之後王疾即瘳

法龍因禮懺致壽 釋氏通鑑

梁武帝普通五年法龍法師帝每義集必以禮致之畧其年臘教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為上座法師是年三月遷遐皇上傷悼教葬楚林師初年三十八有僧相之四十當死龍對鏡面有黑氣乃閉房禮懺晝夜不息迄年四十歲暮覺耳腫痛戶外人曰君死業已盡明日黑氣都除兩耳生骨至是壽七十四終

曇遷感風靜渡江 釋氏通鑑

陳後主禎明元年曇遷法師以齊滅入陳復究攝大乘論時北土未聞也隋既興法遷乃携論渡江忽風浪騰涌遽漂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北土必應聞大教請停風浪須更恬靜安流達岸及遷廣弘明論道俗欽承者衆矣

曇師夢食月愈病 釋氏通鑑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髓嘗講唯識論感心熱病尋遇三寶夜夢月隨其懷了畢而食之脆如水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曇延折雨有應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年是歲旱有青命師曇延祈雨雨不降帝問其故對曰陛下君臣雖通治體然尚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勃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次授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帝悅自是每入朝必親手奉御儲供之

嚴恭為經致神送物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蔣州嚴恭舊人寫法華經務在清淨嘗有人從貨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貨者船翻錢失人活恭入庫見錢濕如水洗後聞其事方知靈異又嘗亭湖神令人送物為經之用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蓋不入里里人賴之

### 巧伎

僧有巧思伎能者

吾和尚打鼓執劍歌舞 釋氏通鑑

唐僖宗乾符三年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初參道常禪師蒙印所解復參德山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華笠披欄執蘭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一作舞大闡宗風

懷丙謀吞如神 宋史

僧懷丙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為浮圖十三級

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眾工繼而上已而却眾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聲趙州洩河鑿石為橋鑄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頽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眾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橫橋狀鈞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壽以聞賜紫衣尋卒

### 遇難

佛教遭時毀滅者

魏太武除沙門焚經像 釋氏通鑑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魏主與崔浩皆信寇謙之而奉其道浩每言於魏主以佛法虛誕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官入其室見有兵器白魏主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亂耳命有司按誅寺沙門浩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為不可浩不從先誅長安沙門焚其經像唯留臺下四寺勅下四方一依長安法太子晃素好佛屢諫不聽乃綴宣詔書使遠近預聞得各為計沙門多逃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靜靄懷廢教割體而逝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法師靜靄初開講終南山山本無水忽有虎跑飛泉供其用至是聞廢教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闕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帝為改



容顏業已成既行之詔不可返已謝遣之藹退而泣曰大教既塞吾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衛士求藹藹聞徙入太乙山衛士不獲而返藹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錄二十卷自請入法續續皮革一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至宣政元年七月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將事捨身因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外見餘筋骨手足頭面尚拆都盡以勿割心捧之端坐而逝餘骸並無遺血但白乳傍流凝於石次

毀滅經像僧尼反服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既滅野豫鄴都集僧道宣廢教之旨畧曰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六經儒教文通治道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像選教表誠而崇飾塔廟無能

恩惠既廣

恩惠既廣廢教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皆從毀滅父母恩重僧道不敬並宜反服以崇孝養朕意如此卿等若別有理可對無退有謗言法師惠遠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憲章三教而明詔曰真佛無像誠如綸旨然耳目蒼生賴經聞佛精像表真若將廢之無以興善帝曰虛空真佛成自有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前經像未至何故不知真佛帝無答又曰若不藉經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帝帝無答遠又曰若以泥像無情事之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道詎可廢耶又詔旨遣僧反服以崇孝養孔曰身行名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以遠抗旨怒見詞色遽坦然無懼復曰陛下縱勢力毀大教佛言幽冥之報不揀貴賤貧道切為陛下惜之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

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帝怒顧但云僧等且還乃勅左右引退不數而罷時齊境僧尼並令反服

唐武宗太僧尼毀寺院

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敕併省天下佛寺上郡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上州各留一寺下州寺並廢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十人下寺五人餘僧及尼皆令歸俗毀寺院凡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一十六萬餘人

識兆

侯景奔敗南史

梁武帝天監中少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不死品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

崇佛

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武帝毀內立精舍

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

姚興奉佛十室而九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正月秦主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群臣聽什講經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石虎聽民事佛釋氏通鑑

後趙石虎建武元年虎遷都于鄴元傾心事圖澄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與升殿太子公卿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由是國人化之率多事佛事造寺廟削髮出家者作王度上言宜禁國人出家虎詔曰朕忝君諸夏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宋孝武太后齋僧有異釋氏通鑑

南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十月八日路昭皇太后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二百僧已集忽有異僧預座氣貌秀發舉衆驚嘆齋主問住何寺曰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衆乃悟其神僧也時釋道溫初為都邑僧主京兆尹孔靈符以華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溫後開講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

魏主致僧二百萬數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經時魏朝尊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壽上疏以為陛下陛下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陽中國以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二百萬

梁武帝行迎佛像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年初天監元年帝夢檀像入國乃令郝善等八十人往天竺迎請優填王所刻佛像其王乃模刻紫檀一相付善等歸是年四月五日善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改斷殺帝自是蔬茹斷慾

梁武帝設無遮大會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道俗無遮大會自皇太子王侯已下有官六百九十八人義學僧等一千人畫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迭制義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衛宿直復數萬人先是誌公於天監初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率上上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者抑有宜符是講也東儲啟請止許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衆喁喁不已乃終于三七解講之辰正殿大像忽放光明左右菩薩續復放光帝躬展禮大衆咸賜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寶經函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萬六官所捨二百七十萬時朝臣至于民庶並

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躬自非薄器同土簋寒暑

被襲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傍無侍衛顧無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香爐錫杖昧且坐朝日肝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

魏文成鑄黃金佛像釋氏通鑑

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敕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佛像五尊各長丈六用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為師

魏獻文帝作浮圖鑄大像釋氏通鑑

北魏獻文帝興元年於長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又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魏孝明賜達磨金銀器物釋氏通鑑

北魏孝明孝昌元年達摩大師遺教高僧之度世經述曰其層既振遂聞於明帝帝三屈詔命師竟不下必林帝元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師皆避去凡三返帝終授之

齊文宣勸道士為沙門釋氏通鑑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道士陸脩靜等初為梁武所棄奔入魏至是其徒頗盛而齊帝事佛靜等嫉之詣闕請與釋子論法九月下敕召僧道十人較法至期大集公卿脩靜等以術呪僧衣鉢及殿梁柱皆飛動諸僧無以對之靜等矜誇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今以小術誘之耳帝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第求之未至耳他日別對未幾求獲法師曇顯即抗表請與道流定奪真偽十月乙卯會于正殿百僚臨證顯曰承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果否靜曰然顯趨一足曰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道士默然

集賢堂

唐

無對顯斥曰爾曹間者未遇初教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揮師袈裟置地使呪之道流併力作法不能動帝敕左右取衣盆下筆不能舉顯即自取置梁間又使呪之梁柱亦不能動其徒漸縮脩靜更欲以煩舌勝之即曰佛家自標為內教內則小也我道家為外教外則大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靜無對帝及群臣忻躍而罷丙辰帝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中世假托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齋醮是未喪昧虛宗既非仁祀之源復違祭與之式宜從禁止無或遵風應道士自謂得仙者可飛騰遠舉不能爾者並宜改迷歸正詣昭玄上統剃度出家詔旨既下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斬四人於是齊境無道士焉

唐太宗置龍田寺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嘗謂傅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行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梵點誑撰彼土及入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其妖幻之語無益於民有害於國帝惡其言不答自是終身不齒帝捨終南山太和舊宮為高祖置龍田寺

唐太宗撰聖教序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坐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臣宣讀其辭畧曰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膚患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證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

集賢堂

唐

佛道冲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歷萬劫而不古運百福而長今妙道疑玄導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固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玄奘法師翹心淨土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窮歷異邦詢求正教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闢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譬夫桂生高嶺寒露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心經之首法師奉表致謝帝手勅答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

鄧拙機輸墨於金簡標元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謄承展讀循躬  
省慮彌益厚煩善不足稱虛勞費詞

唐武后示新華嚴釋氏通鑑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太原寺開示新華嚴宗  
旨方緒經題感白光自口而出成蓋停空萬衆歎異有旨命京  
城十大德為藏授蒲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遍空寺來譯經

李後主拜佛成齋事文類聚

李後主酷信浮圖朝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頭  
顙至為齋齋親為桑門削作願簡手試之腮頰必有滯滯者再  
為治之其手不投學佛振印而行僧犯奸有司具牘還俗後主  
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赴池州令僧俗兵志念救苦觀世音  
菩薩

元英宗詔通祀帝師元史

至元十六年八思巴卒計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  
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  
子大元帝師英宗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  
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為之塑像云

### 信佛

酷信佛法者

漢明帝拜塚身現光中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帝於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與滕蘭居之  
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曰白馬寺滕蘭初譯出四十二章經一  
卷十一年帝幸白馬寺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  
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滕曰阿育王歲如來舍利於天下凡

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  
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  
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是年竺法蘭出佛本行經五卷

靈運心服遠師釋氏通鑑

東晉孝武帝大元十八年時謝靈運得其才高抗驕傲物與世  
少諧初入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服師問於遠求入淨社遠以  
心難止之今東西二池乃靈運所鑿也常有紅白蓮花尤華殊  
特其白花四方有之自此而始

姚興以國師禮待羅什釋氏通鑑

東晉安帝隆安五年道安勸秦主姚興迎龜茲國鳩摩羅什秦  
主從之大元七年即遣呂光伐龜茲以迎什遂獲什光見什年  
少妻以龜茲王女什苦辭光飲以醇酒同閑室中遂為所逼十

年光還而符堅已敗因偕王姑臧父子相繼皆庸材不知道什  
日混居其國及姚萇滅符氏都長安八年而崩子興即位風化  
大行是年三月有不運理生于廟廷道遙一國忽變為虛以為  
災瑞五月遣將伐涼九月隆降方迎什十二月至長安秦主禮  
待以國師於西內道遙園命什譯經秦主卑萬乘之心尊三寶  
之教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

晉恭帝迎佛晉書

晉恭帝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  
張從十許里

羅什論經晉書

後秦主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持以國師之禮  
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

義旨既曉舊經多有訛謬於是興使沙門僧敷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嚴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嚴論西方辭體商略同共云云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于有餘人肅容觀聽

姚興大化國人音書

後秦主姚興如道場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恒僧嚴道恒僧曇首等八百餘人

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官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率佛者十室而九矣

周顒著論南史

周顒字季倫齊高帝時為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稱贊表書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金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撰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

梁武帝令誌公隨意行化釋氏源流

梁武帝天監元年帝召寶誌至闕甚尊寵之因下詔曰誌公迹

拘塵俗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焚燒虎不能侵噬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自今隨意行化勿得復禁誌由是多出入禁內

梁武帝製戲度都妃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二年初帝妃都氏適帝有三女帝為雍州刺史而妃薨其性酷妬及是化為巨蟒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求功德拯拔離苦帝聞太威製慈悲道場懺法為其請僧禮懺懺罪尋化為天人於空中謝帝功德已得生天帝畢世亦不復議立皇后

梁武帝至郊廟不犧牲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帝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察姦聽訟明若通神自非享宴不許音樂後宮侍御皆無羅綺內殿寢處永矣率素布被莞席草履布巾因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為其裁剪有乖仁恕乃至郊廟皆以麤布為牲其餘悉用蔬果

梁武帝

疏果

梁武帝躬授佛戒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以道資人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慧約法師德高人世道被幽冥以四月八日帝躬請師授菩薩戒延師於等覺殿上屈萬乘之尊申再三之敬暫棄袈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躬誠肅復設無遮大會朝野白黑十餘萬眾齊化使繼法事之盛振古未有也因大赦天下

梁武帝化國內普持齋戒釋氏通鑑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自受戒後口味備斷日唯一食食生菜蔬方四十已上便斷房室寢處略同沙門自古帝王莫能爾也由是一人獲道四方化之國內普持六齋兆民皆受八戒

梁武帝三度捨身南史

梁武帝普通元年創同泰寺帝幸捨身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中大通元年又幸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又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帝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書前後並稱頌首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大同元年幸寺設無遮大會又幸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學會又幸寺設平等法會又設四部無學法會又設無學大會又幸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學法會又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食大赦中大同元年幸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皆奉贖仍於寺解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寺火泰清元年又幸寺設無

○集賢堂

廿

遮大會上釋御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鵝磨以五明殿為房設素木床高帳上瓦器乘小與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去又升光嚴殿講堂坐獅子講金字三字經捨身群臣以錢一億奉贖皇帝百辟詣鳳莊門奉表三請三答頓首服袞冕御輦還宮幸太極殿大赦年八十六崩

梁武帝膳衣布南史

梁武帝晚乃弱信佛道日止食膳無鮮腥且煮粥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僅移中使奉古以滿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教記數言卷聽晚見餘開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身衣布衣不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外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禕檢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設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梁武帝捨身致群臣奉贖釋氏通鑑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帝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書前後並稱頌首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大同元年幸寺設無遮大會又幸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學會又幸寺設平等法會又設四部無學法會又設無學大會又幸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學法會又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食大赦中大同元年幸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皇太子以下皆奉贖仍於寺解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寺火泰清元年又幸寺設無

梁武帝以塔災為魔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詔特為傳大士別設一榻四月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遂再起十二層倍增往日

梁武帝因舍利降赦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詔曰上虞縣民李胤掘地得一牙像方二寸一連佛像十二軀一連十五軀巧刻妙絕中有真形舍利六焉

○集賢堂

廿

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胤街得經東冶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慈寬大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陶弘景尸解以袈裟覆體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四年隱士陶弘景飲飛丹碎殺為兩朝師模時稱山中宰相居華陽洞天景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鄧縣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是年無疾尸解遺令加冠巾法服以大袈裟覆體明器有僧居左道士居右弟子遵而行之

江革受戒南史

梁武帝感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敕曰



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矣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

梁武帝弘教

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統亦素信三寶徧覽眾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晉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水膳不兼肉

王固呪魚

王固字子堅梁武帝之甥封莫口亭侯少清正頗涉文史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安樂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吾網固以佛法呪之遂鱗不獲

謝舉講經論

謝舉梁武帝時為吏部尚書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遊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

崔暹寄求佛經

崔暹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亮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對親實論事或與弟門辦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祖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頌送至館焉

梁武帝城陷念佛不輟

梁武帝太清三年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徵求無已帝憤之遂寢疾然齋戒不衰念佛不輟五月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蜜未至而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六

胡太后造塔寺太盛

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胡太后作永寧石蜜二寺永寧有真金像高丈八尺如中人者又十軀為浮圖九級其高九丈上立剎復高十丈夜靜鈴鐺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僧房千楹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洛陽之盛未有也太后既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李瑒上言謂缺當世養親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都統僧暹等忿瑒謂之鬼教泣訴於太后后責瑒瑒曰天神地祇人鬼佛本出於人名之為鬼臣謂非謗暹曰若此則周孔之教亦鬼教也后於是罰瑒金一兩

崔光讀經

崔光字長仁魏明帝時累司徒侍中國子祭酒崇信佛法禮拜

盧景裕誦經切鎖自脫

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為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經切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誦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齊文宣歸向通古無倫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僧稠禪師至京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帝扶接入內為說正理帝拜受禪道自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於是斷酒禁肉放

捨鷹鷄去官收漁獵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年三月六勸民修  
成官園私菜草幸悉除稍禁中四十餘日因齋還山是年救  
於鄴城建雲門寺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一日帝駕幸謁和  
稠床坐不迎有讒於帝帝將入寺按其不敬調知之預出二十  
里外候帝及帝至惟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  
候耳帝并伏愧悔無已乃躬負稠身往寺稠不受帝曰弟子負  
師行遍天下未足謝慙因問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  
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咒盆水令帝自觀其形果然帝大驚自是  
坐禪行道倍銳於前仍教諸州別置禪肆令達定慧者就而教  
授因以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自是微  
情歸向通古無倫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佛法東流此焉盛  
矣

齊世祖令上師踐髮

釋氏通鑑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帝築壇於內具問道禮儀請上法師授  
歸戒帝布髮于地今上踐其髮而升帝授大戒畢次命八座  
重臣及妃后戚屬皆授菩薩戒初報德寺移上法師主之上性  
儉素雖當大統位國師而壞衣布褐未嘗乘肩輿世益以此重  
之諺曰四海僧望道場法上

隋文帝及后稱師兒女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墨崇法師道重當時入大內為宣淨業  
帝每禮接自稱師兒皇后延德又稱師女師所獲外利盡施伽  
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

隋文帝因馴鹿遵行聖教

釋氏通鑑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月羣鹿來馴仁壽宮明百官表賀至六

月制曰往經離聖法不行習俗生常卑劣故當嚴遵行聖教  
務存養育由王公所助野鹿來馴官人等但以至誠化導民俗  
自可編戶之人皆為君子宜存心仁善副此休祥

隋文帝建舍利塔

釋氏通鑑

隋文帝仁壽元年初帝潛龍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  
越陀日為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帝登極後嘗與  
法師雲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或或多或少竟不能定還白諸佛  
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取測帝始作七寶輪貯之至是海內大  
定帝憶其事於是以岐雍秦華高衡州等三十州各建舍利塔

李士謙字子約隋文帝時人士謙畢志不仕善談玄理嘗有客

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

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  
絲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姒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鵠小人  
為鰥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龍武為龍鄧艾為牛徐伯  
為魚鈐下為鳥書生為蛇羊叔子之子此非佛家變受  
異形之謂邪客曰那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橡櫟僕以為  
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  
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釋智嚴棄官出家

釋氏通鑑

唐高宗永徽五年二月智嚴禪師遷寂師初武略過人棄官入  
道有異僧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自此入山修禪有  
刺史嚴撰張綽李詢等聞岩出家入山靜之謂嚴曰即將顯邪

何為佳此答曰我願欲醒君願正發

琅邪王顯陰出家釋氏通鑑

唐中宗景龍三年禪師法儀琅邪王之子也上求琅邪之後扶風大守獲之館于後堂奏名于朝大守夫人欲妻以女儀堅拒不許至於浴室自斷其陰婢子遽呼救之守高其操執事之及赴京引見帝命襲琅邪王爵儀具以本志懇辭帝嘉之聽從便

唐肅宗與慧忠問答釋氏通鑑

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南陽慧忠禪師赴闕詔書略云朕聞調御上乘久安中王大堆付偽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弘宣秘典廣資福潤以及大千傳周象之玄珠援沈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為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速副朕懷春寒師得安否遣此旨不多及初忠自受齋漢心印居南陽四十年不下山門

今集卷一

共

及是赴詔初安置千福寺帝每名入禁中問道帝一日齋沐致十問於師一曰見性後用布施作福否忠答無相而施令見性二曰作何行業合此道忠答無功而不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修行抵擬忠對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何得自在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即歸妙用為對六曰見性後用念佛求生淨土否忠對性即是佛性即淨土七曰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捨無生自在為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以不取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為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不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此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帝由是疑心玄旨

王緡勸代宗奉佛唐書

王緡字少卿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設奠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飭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嘗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緡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絲是禁中祀佛誦頌齋醮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馬度支具樂給或與伙入冠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皆籍禁省執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羨產多歸浮屠雖歲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誹辱僧尼初王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緡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歛丐貨貨緡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

今集卷一

世

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孟蘭盆綴飾鏤排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統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為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實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墜陵由緡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王維奉佛唐書

王維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浪寒茅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懿宗迎拜唐書

唐懿宗初成安國祠賜寶鑒二度高二丈許以沈檀鑿鑿龍鳳施鑄金鉏之上施復坐陳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等及入礎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制珠玉為帳孔鵠周飾之小者學士高至倍刻檀為檐注陸藏金黃金每一制數百人舉之香與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為幢節費無限夏四月至長安絳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震土為剎相望干塗事以金翠紋飾傳言剎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貴相與集大衢作繒臺漫關注水銀為池金玉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鑼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焉向如李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著差辭錢或鳴咽流涕

雪峰師勸閩王奉佛釋氏通鑑

唐哀帝天祐三年閩王一日問雪峰玄沙朕今造寺修福布施度僧遇惡行善此去還得成佛否師云未得成佛但是有作之心皆是輪迴王云得何果報師云得生天報得福壽報王默然少時二師向王言見性是佛王云將何為道作何修行師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願大王識取實相自然成佛大王起禮二師言相救生死事大師曰真如佛性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並在大王本性自具足亦不用求切須自救無人相為若作佛應須自度若悟一真如性不在多言佛言向無功用處證道矣願大王但觀本性若見了一切自通王

聞二師皆示大起信心誓意受持終無退志

唐莊宗拜胡僧五代史

唐莊宗自感梁志意驕急宦官伶人亂政劉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喻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子張欲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稍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費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中宮貨賄山積惟與佛書饋贈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開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鎰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入皆魚鼈也會明年潯沱大水壞鎮州闕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

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

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薦福

元太子崇尚釋教元史

順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需書多年尚不省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能曉焉於是頗崇尚佛學

### 事佛

奉事佛法者

漢武禮金神釋氏通鑑

漢武帝元狩二年是年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山擒休屠王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刻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國有浮屠

之教云云

楚王英奉繯罪釋氏通鑑

東漢明帝永平九年皇帝弟楚王英最先奉佛喜為浮圖齋戒嘗奉繯罪帝還之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繯王公貴人遂爭效之

漢桓帝始作黃金像釋氏通鑑

東漢桓帝永興二年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彌盛世人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

何敬叔應夢得圓光釋氏通鑑

南宋明帝太始六年東海何敬叔少奉法因得術檀製以為像而無圓光屢求不獲因夢沙門杖錫來曰檀非可得縣後何家

卷二

桐廬可求之次早因求買之何曰曾未示人君何得知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為桐廬直省又夢像現

劉虬信佛有鐘梵之音釋氏通鑑

南齊明帝建武二年荊州隱士劉虬宋太始中為當陽令又為南郡丞始事佛衣時年三十二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竊茅室上帳禮誦長齋六時不闕世諦書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注講諸經舉世莫不高尚其風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建武初徵為國子博士是年冬移止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欄戶及有異香空中鐘梵之音因卒年六十梁大通中謚文範先生

梁武帝講經獲應釋氏通鑑

梁武帝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帝於華林園之重雲殿講金字

般若三慧經太子王侯宗室外戚百辟卿士外戚雖使義學三僧外國僧眾莫不肅容觀聽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齋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莊嚴上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微萬金掖庭之費年感巨億故能無損國度財法兼施是講也宮中佛像悉放光明夜必樹兩朝則晴霽天地震動異香滿闕十種靈異具如六雲之序

慕佛受慕佛法者

老子西游對像說偈釋氏通鑑

周敬王元年周柱下史老聃時年八十六歲以王室陵遲遂去周與散關令尹喜西游流沙死於扶風郡葬於魏里老子嘗至

卷三

劉賓國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不見釋迦丈心中常懊惱故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西域住便將徐甲去流沙是年佛滅已四百三十一年矣

杜鴻漸剃鬚髮而葬釋氏通鑑

唐代宗大曆八年杜鴻漸以疾辭宰相持位三日而薨臨終嚴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葬遺命依沙門法葬

贊佛稱贊佛法者

大慈禪師詩贊悉達事文類聚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多三十五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曰佛世尊

以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於拘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入涅槃大慧禪師浴佛上堂語云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卷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地發

### 論佛

議論佛法之是非者

須論無佛 南史

范縝字子真齊武帝時為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續及從弟雲蕭琛張邪顏幼明何東甌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蕪愧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開離墮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歟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緣因果竟有何處子良不能屈

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序 釋氏通鑑

此周武帝建德元年釋僧勣以邪正相參乃著難道論十八章以三科釋之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序略云勣以老子與尹喜化胡出家又稱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乃無識異道所作也然教有內外用生疑似人有聖賢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以孔丘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聖以李老之傳為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子未及於聖魏文帝勅云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此賢聖天分優劣自顯今依內經外典區別真假使一覽便見也二年帝集群臣僧道帝自升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張賓智炫互論道釋 釋氏通鑑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或於道士張賓等歛言惡黑衣之誠乃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僚命沙門道士辨優劣且云長留短廢預令道士張賓飾詭辭以挑釋子真即其義負而辯之時法師智炫對帝抗辭吐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遣天威難辭左右叱炫聽制首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帝有難口佛法有三惡一納耶輪生羅睺主不淨二食三淨肉法不淨三比丘犯重衆不淨道無此也炫曰陛下所引蓋權教爾道門三惡又甚於此一天尊紫微宮常侍有五百童女主不淨二章醮請楊鹿脯百斤清酒百斛教不淨三道士于吉亂常妻斌犯法代代有之衆不淨也僧衆造罪乃欲除法豈以臣叛子逆遂欲空於大賢之位耶大賢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燕代嫡也帝動色下座群臣莫不鈐嘆帝既不能屈至十七日詔下遂兼道教廢之

王通答問佛 釋氏通鑑

或問佛於王通通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傅弈疏詆浮圖 唐書

傅弈高祖初拜太史丞遷令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酬惡欺庸追既往之罪竊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儀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宰子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



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髮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嚴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襄似一女災感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眾自相夫婦十年滋淫十年教訓兵戢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嬪陽說陰誇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龍其篡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夷議有司唯張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矣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瓜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高祖善奕對奕及行太宗即位召傳英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

傳英與蕭瑀論辯釋氏通鑑

我雖然自今母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瑀曰佛西胡賤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織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唐高祖武德九年傳氏毀佛不愜其情重施密謀搆蕭瑀中用為黨類道士李仲卿上十異九迷論道士劉進喜上顯正論皆貶量佛聖感君心至是奕前後七上疏請除釋氏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四月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累朝弘善過惡受助國家理無廢棄獨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庭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真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佛逾城出家逆背其父瑀非出於空桑而妄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

堂曰地獄正為此入設也

李黃門進內總論釋氏通鑑

唐高祖武德九年時傳英云云未決及諸僧著論合李黃門內德論同進于朝帝由是悟要等教道毀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之濫者而見施行焉

張士衡論佛道清淨仁慈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慈如貪財驕虐雖傾財事之無益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之

釋智實論道士不宜居上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老子國家先定號位宜居釋氏之先法師智實等詣闕申理以為道士宗三張符水醮錄之事非出於

老子不且居僧之上帝雖然其言而以尊祖而止

姚崇言事佛無益萬年龜鏡

唐明皇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梁國公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景無益於全趙羅什多憂不收於心秦何克符融皆遭敗壞秦梁武帝死於火但發心慈悲行善利並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遺令誠子孫其略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事莊嚴而與令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橫大國祚延長此時未有佛教豈非經緯像之力歟

齋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質不出五  
蘊之中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  
於凡僧損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來普慈普利利物損衆生之  
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

韓退之進佛骨表釋氏通鑑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鳳翔法雲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  
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年正月  
帝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帝御安福門  
迎拜留禁中供養三日五色光現百僚皆賀帝大悅乃歷送諸  
寺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旌幡鼓吹騰香條路王  
公士庶奔走膜拜瞻奉捨施唯恐弗及有然香臂頂供養者有  
竭產充施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

韓愈表論佛骨

有唐

耳自黃帝至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  
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佛不能福事可知矣乞  
以此骨投諸水火絕後代之惑上得表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  
死裴慶孫群為言命言雖狂發於中輿宜寬容以開言路庶里  
諸王舊臣為愈不請遂貶潮州刺史

韓愈表論佛骨

有唐

韓愈字退之憲宗時為刑部侍郎帝遣使召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  
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  
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  
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

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下言  
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  
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  
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  
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  
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  
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福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  
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  
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  
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  
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

韓愈表論佛骨

有唐

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  
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速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  
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  
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  
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  
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  
却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置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  
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  
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  
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

之於此不令其於衆也況其死已久枯朽之骨而欲之其豈  
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常於其國必令  
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焉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  
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  
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周世宗毀像鑄錢事文類聚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  
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猶  
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 不務祖風

爲僧作惡者

智究妖幻惑人金史

智究大名府僧金世宗時託釋道以妖幻惑人言蓮華經中載  
伍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  
正應經文先師威瓶和尚智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  
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  
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以應天  
時三字爲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劫  
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繫敗之

元僧發陵貪惡元史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

獫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  
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  
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  
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  
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  
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  
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  
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徃所  
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  
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  
威儀往迎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  
又命百官出郊祭饒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鉢木兒乘傳護

送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

賜

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絳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  
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  
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瑛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  
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  
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權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  
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  
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  
戮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  
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  
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  
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蔽匿未露

者不論也

必蘭納識理受殺

元史

必蘭納識理成宗大德中奉旨從帝師受戒代帝出家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及其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具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不一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元仁宗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世祖至元三十年間懸祠佛事之目僅百

必蘭納識理

元史

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并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以兒等莫不假是以進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賂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實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闕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元僧恃寵肆惡

元史

元武宗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新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鬚

碎諸地插朴交下拽以歸閉諸空室又乃得脫奔許于朝過敵以充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見八刺妃忽赤赤的斤爭道拉妃墮車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晉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

番僧逐男無禮

元史

元晉王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奏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司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亡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

番僧逐男

元史

新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二

群書集成卷之三十三

人物門

道

祖系

老氏之源流

李氏族系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隸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與和氏攜子

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李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齊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數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後稱老子著書五千言是為道德經

正一教

即天師之教

天師言驗元史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道使召之至則命注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已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

帝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

太乙教

三元法錄之術

蕭道輔授宗師元史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錄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道輔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有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授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夜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

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為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居壽為之先也

真大道教

苦節危行之教

志清高風元史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修於己者也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號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為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郿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

為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眾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履杖屨求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為圖以相傳焉

### 守教

為道士而謹守本教者

潘師正茂松清泉唐書

潘師正者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為道士得其術居道過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之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教直道造谷作門南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趙仙曲卒年九十八

通玄遺表宋史

崇通玄字又玄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宋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齋以茶藥東帝詔為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 修養

修真養性者

崔浩養性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始光中進爵侯公拜太常卿初浩城奸白智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術而冠諫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

澄隱養生宋史

蘇澄隱字棲真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澄隱於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辛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疑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賀蘭棲真服氣宋史

賀蘭棲真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廊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

### 立言

著立法言垂訓後世者

老子立言垂戒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時守藏室之史也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強為我著書遂著書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

一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一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一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夫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言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左上將軍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

多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一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一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天匠斷夫代天匠斷者希有不傷手矣

一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乘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

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一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一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則無不治一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故去彼取此

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一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聖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一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遇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

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若其虛故去彼取此

一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政之一

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死侯王無以為貴而貴高

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

落如石

一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多是

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一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一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之在天

下休休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往其可謂聖人皆孩之

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

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技淫巧令熒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一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國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

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矣

是以聖人慎難之故終無難

一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皆式

能知指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一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

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正言 道士以正言及人者

司馬承禎道引 唐書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諸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

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速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

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唐睿宗復命其兄承禔就起之既至

引入中掖連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

心目所知無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知慮哉帝曰治

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錫宴琴瑟絃

薦明論道 五代史

張薦明者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牖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遂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諍曰陛下聞諍乎其聲

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  
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上處機言多深奧 元史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上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宿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爾畫景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教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敗獵非宜

上處機言多深奧 元史

九

太祖為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瀕死而得更生者母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祈志誠言感安童 元史

元史

祈志誠者丘處機之徒也得處機之術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元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遂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元世祖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

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顯驗

能以道法顯驗者

道士識隋文帝 北史

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隋文帝龍潛時血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外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徐則靈化 北史

徐則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初在僧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隋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正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

徐則靈化 北史

十

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至王下書遣使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頃更屍柩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矣

道士奏章通神 事文類聚

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范仲淹倅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奏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卒愈

明泰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漢道士之通神

王仔昔通好

王仔昔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同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改和中宋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兩每遣小黄門持紙求仔昔晝日又至忽蒙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况為宮妃察赤目者用其說一伏立愈進封通妙先生

張留孫建宮

張留孫者字師漢少時人龍虎山為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晉侍闕下世祖嘗親祠極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張駭懼留孫獨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慶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

請濟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轎白獸行軍間者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轎者至所佩法錄中將吏必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軍間者秦時也殿下之疾其及秦而夢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太恍即命留孫為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仁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印至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其徒吳全節嗣

天師治潮

成宗元貞元年天師與村為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鹽監官海鹽兩州為患特甚與村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若燦于水裔潮患遂息

# 忠義

道士熊守節報國忠義

徐道明誦老子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切主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謂郡守姚善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善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廼取觀之文籍置石函殿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燭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為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 仙

## 仙術

神仙之法術

甯封子隨火自燒

列仙傳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火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讚曰奇矣封子妙稟自然鑠質供爐暢氣五烟遺骨灰燼寄墳甯山人觀其跡惡識其玄

屋陰食松能飛而永壽

列仙傳

屋陰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

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服也松者間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讀曰僊仙松體逸辟方足躡鸞鳳走超騰驤遠贈堯門胎此神方蓋性可辭中智宜將

方回練食雲母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饒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宦士為人所劾問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尸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讀曰方回願生隱身五柞咀嚼雲英接心際漢却開幽室重關自鄭印改掩封終為不落

務光服食養真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

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

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沉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通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避世父山讀曰務光自仁服食養真冥導方外獨步常均武丁雖高讓位不臣負石自沉虛無其身

仇生服松脂而更壯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非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讀曰異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焉

老而更壯灼灼容顏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彭祖服桂芝益壽昇仙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讀曰遐我碩仙時惟彭祖道與化新綿綿歷古隱淪玄室靈著風雨二虎肅時莫我猜侮

老子養氣延年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持而迎之知真

葛由刻木羊而騎入蜀

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讀曰老子無為而無不為道一生死跡入靈奇塞兌內鏡冥神絕滙德合元氣壽同兩儀

葛由刻木羊而騎入蜀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媚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蒙山下立祠數十處云讀曰木可為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一致無經受涉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挑者榮

容成公善補導之術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批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

子同亦云老子師也讚曰靈臺容成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瞻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關令尹服精華修德修行 列仙傳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隱之果得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首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尹讚曰尹喜抱關含德為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使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歸妙趣

叩疏服石鍾乳延年 列仙傳

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讚曰八珍促壽五石

今集卷三

五

延生叩疏得之鍊髓餌精人以百年我享千齡腹中藏遊步仙庭

介子推隱而復顯 列仙傳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俗賈翁後數十年莫知所在讚曰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君處契玄友推祿讓勳何求何取跡影介山浪跡海右

馬丹乘風而去 列仙傳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府正獻公威取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

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讚曰馬丹官晉與時汗隆事文去獻顯沒不窮密網將設從體迅風杳然獨上絕跡玄宮

范蠡服桂延年 列仙傳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讚曰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龍見越鄉功遂身返脫凝千金與道舒卷

赤須子服松實莫知所之 列仙傳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

今集卷三

六

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隨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讚曰赤須去豐爰憩吳山三藥並御朽軀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頤問小智豈識巨年

安期先生號千歲翁 列仙傳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讚曰寥寥安期虛實高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始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冷

毛女食松葉身輕如飛 列仙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



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過道士谷奉教食松葉遂不  
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瑟聲云讀曰婉嬾  
王姜與時適遇真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廷命深言得意  
錄岫寄懷琴瑟

脩羊公化為石羊 列仙傳

脩羊公者魏人也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  
陷畧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漢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  
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  
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  
去不知所往讀曰卓矣脩羊猶奇含靈枕石太華餐茹黃精漢  
禮雖隆道非所經應變多質忽爾隱形

朱仲獻四寸珠不知所往 列仙傳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  
珠仲讀書笑曰直值汝矣齊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  
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  
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往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  
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讀曰朱仲無欲聊寄賈商附窺驪龍  
捫此夜光發跡會稽驪龍成陽施而不懷歷世彌彰

樓丘君變復具函更巨 列仙傳

樓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  
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大山樓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  
來迎拜指武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指果折  
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為樓丘君立祠焉為樓承奉之云讀曰樓  
丘洞微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攜琴來延戚

以升陟逆觀未然

東方朔棄官賣藥 列仙傳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漢武帝時  
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  
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  
世置債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  
星精也讀曰東方奇達混同時俗一龍一蛇豈豫榮辱高韻冲  
霄不羈不束沈跡五湖騰影賜谷

李少君有數百歲之異 史記

武帝時李少君者以祠祀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  
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  
老其游以方術於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

之常餘金銀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  
何所入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

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  
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  
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廩已而按其刻果齊桓  
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祀  
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  
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主僊者通蓬萊中合  
則見入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祀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  
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蓬萊安

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遷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山圖服不死之藥

荊都夷者漢武帝所開以為荊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拳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踞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啻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昔年復去莫知所之也

朱璜得丹藥去癥成仙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癥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立麟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

谷春死後尸解復生

谷春者機陽人也漢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璜曰谷春既死停屍棺溫棺闔五稔端委於門顧視空棺形迹永存留執太白納氣玄振

谷春死後尸解復生

列仙傳

陶弘景山中宰相

陶弘景字通明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梁武帝給黃金朱砂青雉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僕造年曆至已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龍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毀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聖姑隱於石室

梁武帝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寧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醵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姓往有敬造者充滿山谷琅邪太守蕭瑒時問聖姑無所對以為妖惑輒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司馬承正服餌之術

司馬承正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邇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正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正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言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虛氣合於道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德天也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養實至悅

以遺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據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正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正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

許宣平服餌成仙列仙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施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覩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說明月開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

全唐詩話

廿

詠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唐玄宗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嘆此仙人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崖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遶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唐懿宗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姬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姬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姬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得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姬乃食桃甚美須臾而盡宣平遣姬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姬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唐僖宗中和年

以來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姬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羅公遠與村之異 事文類聚

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缺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塗嘗有道士嗅之蓋羅公遠也

周生梯雲取月 事文類聚

唐文宗大和中有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筋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昭爛寒氣入肌骨

天師引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帝與中天師道士洪都客中秋夜月遊月中過

全唐詩話

廿

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明皇躍身起煙霧中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巔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而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音樂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羽衣舞曲

羅公遠引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羅公遠鄂州人開元中中秋夜侍玄宗於宮中詠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柱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入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文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

橋頭步而後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

葉法善同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玄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善同遊月宮。月中奏樂上聞曲名曰紫雲曲也。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曲。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色如畫。法善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善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上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殷文祥神仙之術 列仙傳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常，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而面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霍亂，疫病傷甚，得藥

金華集

七

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實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為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教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醺還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後求種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鵑高文餘，每春末花爛熳，手僧相傳言：唐德宗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鑲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憐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總自賞玩，其後一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頃刻花。

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開此日乎？七七

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

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

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開，開花去今與道者共

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暫然不見來，日晨起，手僧忽

訝花漸折，藥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遊

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

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

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

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

石，綴在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狂舞，花

細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僕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

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必之折謝於七

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傳之，異香及花細粉，復悉如舊。無

所損，咸敬事之。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

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操土盡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壤，變城市

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

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為政刑及無

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

力尤壯，女妓百數，盡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

忽祖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眾僧推落北崖，墮江死矣。

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

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闌花矣。

劉瞻慕道成仙 列仙傳

劉瞻小字直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願求淨遠可隨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山棲水道無必中畏瞻遂了角布衣道主人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為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遊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曰十年後當驗美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鄙願咫尺易致焉周張嘉真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唐武宗會昌七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拜相頗著榮調之稱俄被譴南行以廣州朝臺泊丹江濱忽有角布衣以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尋來也以白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

金華集

卷

十來瞻已瞠然衰朽方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後勉之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莫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數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遂同舟行話平生隔閡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葉千韶學辟穀服氣之術列仙傳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事師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寢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

符部從凡神其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致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即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噴水則雨流原野捺地則雷轟鞭輓手臺空則電光爍人乃遊行天下若伴狂常醉騰騰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為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耳人皆覆乏實有其驗或經過郡縣逢旱皆請救之千韶乃備香案登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脚捺地便鳴從地底發輓輓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韶止之遂作術便晴雲冬中或早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

金華集

卷

終身不復更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時及豫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危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有脅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颺颺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實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聖人以相牧療華秦還士燮之魂庶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事度以金帛謝之千韶遂捨昉而去尋之無蹤後荆襄間人見話豫州事而笑千餘年却隱於西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黃阮立日行四百里列仙傳

黃阮立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蔥蒜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

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讚曰  
蕭鶴巖嶺實樓若人被表散髮輕步絕倫含道養生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告徧下民

女九遇仙棄家而去 列仙傳

女九者陳市上酤酒婦人也作酒常羨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  
素書五卷為質九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九私竊其文要  
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  
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九曰盜道無師有翅  
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讚曰玄素有要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五卷以陳女九為妙仙客來臻傾書開引雙飛絕塵  
平常生數死復生 列仙傳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為不然後

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

復水兩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被革帶後數十  
年復為華陰門卒讚曰穀城妙匹譙達奇逸出生入死不恒其  
質玄化忘形貴賤奚恤暫降塵汗終騰雲室

桂父服桂葵而色時異 列仙傳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  
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九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  
尚有桂九焉讚曰偉哉桂父捷直遐幾靈葵內閭丹桂外綴怡  
怡柔顏代代同輝道播東甯奕世莫違

蝦立仲舍壞不死 列仙傳

蝦立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矣地動舍壞仲  
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入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

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於道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  
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為天餘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蕭  
仙人焉讚曰蝦立通玄謫脫其跡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邀步觀  
化豈勞胡驛苟不親本誰知其謫

祝鵲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鵲百餘年鵲有千餘頭皆  
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責鵲及子  
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鵲孔雀數百  
常止其傍云讚曰人禽雖殊道固相關祝翁傍通牧鵲寄驪育  
鱗道洽棲鵲樹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拘吳

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  
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  
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絕崖頭懸  
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  
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讚  
曰負局神端披褐含秀術兼和藹心託宇宙引彼來泉濯此絕  
岫欲返蓬山以齊天壽

譚峭字景升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  
問無不知為文清麗殊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  
及周穆漢武事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  
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

子 176-384



山不後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許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求實宜以世事約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俸之且喜復書遠寄遺家童迴繞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線作長江翁作天靴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岳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得隱形解化之術 列仙傳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類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衆方巾破幘頭冬則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有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涉書好於水梳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為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斗藪雪而行猶醉酣而醒爾氣出如夏醉醺醺也杜孺休郊園公琮之子為蘇州刺史忽聞可雲在城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為道翁賓客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

深相善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總十餘歲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況今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屣塵世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故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客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近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抗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間蘇州事歷歷話如目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岳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情得餌藥養氣之術 列仙傳

羊情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兄忱為合州樂安令而情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以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橫嶺陰之乃是李陽冰字為縉雲令遊此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情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鄰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情曰初為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頃更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

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可食之得仙情覺饒方基取坐於石上食之未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遂得見仙官乃引見遠遊冠雲霞帳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情歷皆遍拜之咸曰有仙骨未得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頃靈英送出乃拈蒼桐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後不喜殺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斗數如竹片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相詰晝夜不停或以紙三二百張書之頃刻皆備文字人莫之識情讀之悉是文章道俗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詞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一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魅又二年不喜百合唯飲水與酒三年後鬚髮如漆面有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始知布褐人或問之

世三

世三

三年無師何以學惜曰凡所為者非自能皆神人教之後乃往樂安省兄一日而別又往天台亦一日而到日行三四百里復歸仙都領樂氣二十餘年後南入委羽山而去

文賓更壯其妻愈老 列仙傳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為業數取姬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姬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姬拜賓涕泣實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姬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敎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姬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讚曰文賓養生納氣玄虛松菊代御鍊質鮮膚故更好道拜泣踴躍引過告術延齡百餘

商丘子胥服木蒲不老 列仙傳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受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葛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實感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墮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讚曰商丘幽棲窮鄉僻處引寒泉饑茹蒲木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子主作客三百年 列仙傳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漢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崩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更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富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更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讚曰子主挺年理有所實甯主

世三

世三

祠秀附琴龍眉以道相符當與訟徵匡事竭力問昭我師

陶安公乘龍登天 列仙傳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眾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讚曰安公縱火焚炎洞照翩翻朱雀銜信告時變變朱蛇蛇然赴期傾城仰觀迴首頽辭

赤斧服丹石如童子 列仙傳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頤鍊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讚曰赤斧願真發秀戎巴寓跡神祠頤鍊丹砂髮雖朱徒顏睥丹葩采藥

靈山觀化南還

呼子先呼老嫗乘龍上山 列仙傳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九龍也上華陰山帝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讚曰三靈潛感應若符契方駕茅狗蛇隨龍逝參登太華自稱應世事君不端會之有恙

羅萬象服餌成仙 列仙傳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愛石據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

或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慶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菴中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往矣

劉商服丹為地仙 列仙傳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紹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權第歷臺省為郎性疏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摩不勤功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已古賢隨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嬾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哉於是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眾極多所買藥人言頗有靈効眾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能賣藥攜手登

樓以酒為糧道士所談自秦漢以來事蹟不一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相攜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之重疊紙裝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登靈臺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為地仙矣

琴高乘鯉出水 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讚曰琴高晏晏司樂宋官離世孤逸浮沉涿中出雖鱗鱗入藻清淨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消子餌水能致風雨 列仙傳

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水度其情至三百年乃凡於齊齊天入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岩山能致風雨愛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讚曰消子餌水享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亦鯉投得風雲是使相琴幽巖高樓遐峙

陸通歷詩數百 列仙傳

陸通者云楚狂狡與也好養志食糞食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

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讚曰接與樂道養性諧  
輝見諷尼父論以鳳衰納氣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雲嶽長嘯賦

妓七子能活死人 集光錄

屈重彦者說為閬州大將與術士妓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  
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續吹七子至大懼有  
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  
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  
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  
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柳成鹽又  
冬中以木札變成笥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謹某有一藝輒  
呈之指主人耳風上梳頭樣子吟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  
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  
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冠先死後復生 列仙傳

冠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  
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飽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  
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  
焉讚曰冠先情道術不虛傳景公夢之尸解神迹歷載五十撫  
琴來旋夷侯宋門暢意五弦

幼伯子夏 列仙傳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暑著棉袴形貌歲異後  
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讚  
曰周客誠容泯跡泥盤夏服重續冬依輕純作不肯本義不獨

續子服松苓時壯時老 列仙傳

續子者鄰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  
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醢酒湯都家陽都  
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  
人也會續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續  
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其美邑中隨同逐之出門共牽  
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  
冬賣桃李云讚曰續子山棲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  
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極靈續儵若電征

騎龍鳴者 列仙傳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  
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環  
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  
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袂至八月果水至死者  
萬計讚曰騎鳴養龍結廬虛地專至侯化乘雲騁矯紆辭故鄉  
告以速移洞鏡災祥情眷不離

主柱服丹砂能飛行 列仙傳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  
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邑  
令章君明得砂三年得神砂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  
云云讚曰主柱洞窺道士精微玄感通山丹砂出穴焚焚流丹  
飄飄飛雪宕長悟之終然同悅

崔文子作黃散療疫民 列仙傳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居清山下後世著書

九成石父祠實華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瘦氣民死者皆言其  
吏之文所請故文擁朱橋綠黃散以拘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治  
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九黃散實近於仲馬  
讚曰崔子得道術兼秘與氣焉降良仁心使俾朱橋電麾神藥  
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効

酒客酒美日售萬錢列仙傳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  
之主人酒常醉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  
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  
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焉讚曰酒客蕭綽寄沽  
梁肆何以標異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辭絃最征莫知

所萃

藍采和醉踏歌續仙傳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  
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  
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  
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  
言曰踏踏踏藍采和世間能幾何紅顏一春村一柳後古  
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莫見桑田  
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歌極多率皆仙意  
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穿地行或故失亦不迴顧或  
見貧人却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止及班白  
見之顧狀如故後踏歌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

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葛玄變化神異事文類聚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  
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  
見乎乃嗽口飯盡成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張口蜂  
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  
行虫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  
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  
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曰為客設酒無人傳  
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  
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潦

子英乘鯉事文類聚

子英者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持養魚池中數以米穀食  
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惟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  
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歸故舍食  
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

初平叱石成羊事文類聚

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  
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  
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甫  
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則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往  
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初平乃往叱羊  
羊起於是白石皆成羊數萬頭

陰生常乞長安市列仙傳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立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族復在里中衣不見汙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柱而而續在市中乞乞械欲殺之乃去灑糞之家自縊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讀曰陰生乞兒人厭其黠識真者稀累見因辱淮陰忘各記我仙屬惡肆殃及自災其屋

蘇耽種橘并 事文類聚

蘇耽種橘并以救鄉里之有病者以井泉服一橘葉即愈

趙知微能住雨說月 事文類聚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眾情良辰知微曰可備酒設座天社峯說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又登峯月色如畫及下山歸則凄風苦雨陰晦如故

國客蠶絲如蠶 列仙傳

國客者濟陰人也安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妾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友夜至自稱其妻適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爾皆如大繅一繅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黃曰夷式國客顯華仰吸玄精俯採五葩醴醴芳卉采采文蛾淑女霄降配德升遐

鹿皮公食芝飲泉 列仙傳

鹿皮公者涪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今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慮橫生數十日得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

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滴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還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讀曰皮公與思妙巧纏綿飛閣懸梁上扼神泉肅肅清廟惜情二間可以開處可以永年

昌容致紫草賣錢遺孤寡 列仙傳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陵王女食蓬萊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藥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讀曰陵王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情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卧奇貨惠及孤賤

谿父鍊瓜柱附並服之身輕 列仙傳

谿父者南郡鄆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

瓜子與桂附子並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

入水後百餘年居絕頂呼谿下父老與過平生時事云讀曰谿父何欲欲在幽谷下臨清澗上騎委華仙客舍之導以秘錄形絕埃瑤心在舊俗

飛昇

白日飛騰上昇者

黃帝昇天 史記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云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髯援隨黃帝之弓自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鬚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王子喬乘鶴飛去 周書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伴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

蕭史弄玉跨鳳而去 列仙傳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讚曰蕭史妙吹鳳凰舞庭庭鳳氏好合乃習鳳聲遂攀鳳翼去焉高冥文祠寄想遺音載清

王喬飛鳥渡漢

列仙傳

四

王喬者漢顯宗世為葉令喬有術術每月朔望帝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鳬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鳬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喬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棺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父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魯女乘鹿後漢

魯女漢獻帝時人初餌胡麻及木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

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鹿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採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云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王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許旌陽拔宅上昇 事文類聚

晉武帝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黃堂嘗以五色錦帷施於黃堂及旌陽上昇錦帷飛還故宅鄉人為立遊帷觀梓符改賜玉隆萬壽宮額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

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

及處皆到又為事賄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為提汲湯水

三

濯足浣衣又淘淘濯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皮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唐玄宗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大死人不取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為妄言忽暴風雨驟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暗中盤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衣松門偃蓋甚為勝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

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報猶未信頃更入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求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厚道華縣官叩膝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授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官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瞻禮隱隱陵空而去

謝自然白日上升 列仙傳

謝自然蜀華陽人其父真也初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迥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章常鄙卓文君之為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岳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六面峨嵋三十六淨廬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從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遺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庵終日採樵為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文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鑿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擊陰火連天船在火燭中行逾年船為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如朱又一色水黃若流黃氣忽風轉船乃投一渚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章樹香霧走獸與

無著世

單

無著世

單

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流黃買客遽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人惶惑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旁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嘯吸則氣出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笑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熏人徹骨髓鸞鶴鸞鸞王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虔懇禮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飛仙莫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為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侯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唐德宗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皋奏之

馬自然尸解上昇 續仙傳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主天下徧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苧雲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持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流良久指柳樹令隨

溪小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微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頃更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奇美異於常瓜又於偏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階前湘曰汝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若叩頭謝罪遂作

笑走延更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食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獨子走起捉白鷺共踐其菜不己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遂哀求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客已過日暮知微延更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湘躍身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更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更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史發性尚奇異乃徒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取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於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三阻讓不得遂即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一處或宮觀洞殿多題詩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愁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

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動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窅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於園中時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秦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相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 玄真子謝友上昇

續仙傳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權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唐憲公類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開客

### 玄真子

東

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遂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頃史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說數伏不已其後真卿來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咏其聲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間

### 鄔通微乘醉飛昇

續仙傳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瑤靜坐默之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壯益少於

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 賀自真雲鶴飛昇

列仙傳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世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為歎不已遂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 青藥翁乘雲上昇

列仙傳

青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祇此是真姓名也有自童稚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類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青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効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藥盡作七段頭去人莫曉其意蓋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斗穀胡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契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 鄔去翁騎鳳上昇

列仙傳

鄔去翁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峯山下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

所而觀北五里有郭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北山修道去者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為之構屋及造室宇設老君高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生也去者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盛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者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捷獲安久蒙靈祐劍之與丹詐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還於去者劍乃張天師七聖劍之須臾得劍劍如赤子紅色光時麗水縣人華造承唐舊宗中明去者自郭及施人有疾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承唐舊宗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險險欲息兵使造以為刺史而造尤險聞去者神與丹劍而曰錄去者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

集事錄

記

與飲食造謂去者已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造極驚異却送去者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去者聞神人告却歸山下廟後去者居山十五年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為跡咸驚異去者不食多年他人忽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者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甚衆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者居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儼然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歸觀中傳說以為異耳却後十五年去者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中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如有綠雲鶴鶴聲樂滿空排

西山頂復有與駢體靈官為龍虎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者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其眾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肅父列火而昇

列仙傳

肅父者冀州人也以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讚曰肅父駐形年衰不邁梁母遇之歷歷啟會冊大翼輝紫煙成蓋狀企昇雲抑絕華泰

王松年白日上昇

孫光鉞

道士王松年說屬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

集事錄

事

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栢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道下一布衣異香發郁令人收得其畫蹤者矣

朱孺子服枸杞根上昇

續仙傳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岩巖巖即居其巖巖於此山巖巖之巖巖動居事於元正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年餘年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逐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俱往同之復見二犬戲躍過之又入枸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大堅若石洗淨等歸煮之而孺子益新看火三晝夜不離甕則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啖不已及見根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前奉上元正



其父之孫子謝別元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家為童子家  
其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  
時或見之

王老夫婦飲仙酒上昇續仙傳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墅頗好逍遙客務行陰德為意  
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繼續老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  
之若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過身惡瘡  
王老乃求醫藥看瘡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  
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  
王老為之精潔釀酒又執道士言以大瓮盛酒自加藥浸之  
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  
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

王老

五

氣酒五斛餘及窺存三三升耳清冷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  
麥王老與妻子并持麥人共飲皆次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  
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  
人物雜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  
猶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  
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裴玄靜跨鳳昇天列仙傳

裴氏道名玄靜隸氏縣今昇之女郭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惠  
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情迥然  
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以香  
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必迷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話  
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深思開澹雖骨肉常而拘之

以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為不可

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以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為禮婦時  
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  
人棄嗣後為上仙遂逼之以適李言敬事李言婦禮臻備未一  
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

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聲李言稍  
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闐闐異香芬馥有二女子  
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笑態窈窕侍女數人皆雲鬟綰服綽約

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  
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  
慎勿窺也恐君為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  
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

裴玄靜

五

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  
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  
去

咸道遙乘雲上昇列仙傳

咸氏道名道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道遙十  
餘歲情願清澹不為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  
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道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  
經誦之不輟及笄婢氏詣其家聞之以為不祥迨二十歲父母  
以適同邑前薄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憂鬱憤憤而道遙  
晨暮以齋潔修淨為事殊不以生計在意前薄亦屢責之道遙  
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回於是不能為壻  
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前薄與父母俱有他疑乃素



室而道選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謂曰天看滄海  
欲成壁王母花前別裝真千載如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  
前家及隣里悉以為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話聲及曉見獨  
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聲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  
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爛熳嬌嬈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駉綵仗  
羅列道選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言分

淮南王鷄犬皆昇事文類聚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鷄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鷄鳴雲  
中犬吠天上

宋玄白白日上昇列仙傳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  
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雪中去

身一文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

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草木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  
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彘肉必五斤以  
蒜齏一盆手操肉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  
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散人問得  
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佳則以金帛  
求署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  
州遇大旱方曝曬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  
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  
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  
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  
雙目刺史韋德麟性其貽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責

健步輩欲白之手脚皆不動悉仆倒如故亦自誰折玄白笑謂  
德麟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極爾德麟不信祈禱更  
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傳則曰城隍白日  
上昇而去

許碯醉歌上昇列仙傳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  
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  
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桐廬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  
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  
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蘄江間嘗醉吟曰  
閑苑花前是醉鄉拚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  
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  
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種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  
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白日上昇列仙傳

金可記新羅人也實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  
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蜀文清麗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  
之風俄擢第退居終南山子午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  
果極多嘗於香禪室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  
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  
所求無阻者勸為事人不可詰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  
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廣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  
特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  
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

人專者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官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開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几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官女中使不敢輒動

### 尸解

已死而屍能化去者

呂尚服芝髓葬而無尸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間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矣於魚腹中王夢得聖人聞

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鈴六篇在棺中云讚曰呂尚隱釣瑞得麟通夢西伯同乘入臣沈謀藉世芝體鍊身遠伐所稱羨哉天人

王和平尸解

後漢

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徐邈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沒邈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邈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儼託為尸以解化也

葛洪尸解

晉書

葛洪東晉成帝時為勾漏令將子姪俱至廣州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一日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

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陸法和空棺

北史

陸法和齊文宣時以為江夏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後諸關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蜀於昭陽殿賜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田百頃奴婢二百人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各隨緣去財帛一日散盡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

孫思邈入棺如空衣

列仙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性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通蘊仁慈凡所

孫思邈

唐書

舉動務行陰德用心自固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小弟家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廓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裝白帽綈衣侍從甚眾相接謝思邈曰深恩道者固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人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頰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殺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闍人宮妓呼恰

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恰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思真鍊神自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効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誘人之疾著脉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諸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遂門之徒宣虛言狀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

卷之三

七

衰花陽盛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味遐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瀆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諸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賊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木踣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通之

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瞻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欲方詩曰如深淵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武夫公侯千戚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故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顯出其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可制授承務郎致之高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服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脩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卒葬空棺 列仙傳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者老云

卷之三

六

為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岸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暑須臾爛生虫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召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畢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有輿入宮滿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應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元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謹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

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為一盞明皇及諸御皆笑驚視之但見一金盞在地覆之盞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盞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果先生遊方外之者也跡仙高尚心入者冥是混光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州賜絹三百疋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特詔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李昇鍊氣成仙列仙傳

李昇字志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初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能文機捷山口成章為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又為布衣對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帶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哥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關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頌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為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頌乃延之師教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黑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頃更咬一勝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

醉絕穀養氣中單衣而頌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文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術皆燭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為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室水耳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聞田頌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有人於蜀中見之

錢朗得道長年列仙傳

錢朗字內光湖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為精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履皆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為南安都護副使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岳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字已皓首矣而朗猶如強壯之子錢鏐遍傳秘術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屍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李珣以輕利成仙列仙傳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珣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適他行以珣專其事人有糴之與糴者即授之以勝斛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斛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眾無不用出入勝斛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然終莫斷其弊吾早悟之但一勝斛出入皆用

之自以為無偏父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其  
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  
業適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  
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  
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  
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一尺餘珏視之極  
喜自謂生於明代又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  
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  
右出吐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  
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  
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後思試召江陽官屬語之亦莫知  
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

李寬

李寬

寬舊名珏及聞於珏乃以車舉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為道  
兄一家故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身長尺餘皓  
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  
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  
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辭以不知道術服  
鍊之事珏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  
販糶以對珏再三審問答差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  
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  
以驚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亦以實對珏曰師其胎息後李  
寬一百餘歲體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  
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  
尸解矣

棲真秘術 宋史

既棲真字道淵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  
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  
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  
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宋真宗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  
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  
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全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  
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  
之二三年漸及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  
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  
與平居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夜紙衣卧磚榻卒人未之奇  
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

李寬

李寬

入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坐化

修鍊成坐而終者

李皎修鍊善終 北史

李皎先之少子也魏太武時人為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  
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卒 冠帶家人異之  
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神異

神異不則可異者

赤松子入火隨風 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  
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焉

時為兩師讀曰眇取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冷然雙舉縱身長風俄翼玄圃效等巽坎作軌司兩

馬師皇負龍而去 列仙傳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鏡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載有疾龍以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讀曰師皇與馬無殘駟精感群龍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弭鱗街轡振曜天漢榮有遺著

赤將子與敗百草 列仙傳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穀亦謂之繳父云讀曰蒸民粒食孰享遐邇子與後俗餐飽飲露託身風雨遙然矯步雲中

可遊性命可度

黃帝乘龍昇天 列仙傳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相空無尸唯劍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後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讀曰神聖淵玄邈哉帝皇聖佐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升昊蒼

服閭擔瓜遇仙 列仙傳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正宮往來海濱諸祠中有三仙人於

祠中傳贈瓜顧閭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教令瞑目又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皆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髮頭者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鬚髮如往日時矣讀曰服閭游祠三仙是使假寐演史忽超千里納寶毀形未足多恥藥龍附鳳逍遙終始

師門被殺其神猶存 列仙傳

師門者傭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構之還而道死讀曰師門使火赫炎其勢乃養龍潛靈隱惠夏王虐之神存質覽風雨既降肅爾高逝

仙人採菖蒲九節 華文類聚

漢武帝上嵩高山忽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菖蒲一

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

費長房遇仙 後漢

費長房者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畢為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變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



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即於空室以朽索懸萬劔石於室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其室中有三蟲其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機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行校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發投葛陂中也陂在今陳州新蔡縣西又為作符曰以此上地鬼神長房來校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隱隱聚觀咎有鬼反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雅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懼不能退便前解不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

葛陂君

李

斃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下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語其夫人於是長房勸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兩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中被裘無鞍騎馬而下叩頭長房曰還他馬救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吏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翼符為眾鬼所殺

上成公得仙後漢

上成公者密縣人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諱部同見

其事

神人遺箭後漢

鄭弘字巨君漢章帝元和元年為太尉初弘采薪於白鳩山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

葛仙坡水吳書

葛仙公吳人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破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釣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坡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督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

董奉起死吳書

李

董奉字昌異有仙術漢獻帝時交趾太守士燮嘗病死已三日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稍搖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服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嵇康不遇石髓素書晉書

嵇康字叔夜晉武帝時人採藥游山澤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蔣子訓摩娑銅人唐文苑英華

蔣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日

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後魏武帝正始中長安東霸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王居嚴禁官 宋史

王居嚴仕後唐為驍衛長史遷亂禁官歸居青山後吳主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嚴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嚴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嚴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趙抱一養生 宋史

趙抱一者秦州民家子也常牧牛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

樂外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疑其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且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如甘菊栢葉栗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壯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乙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玄俗無影賣藥治病 列仙傳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九一錢治百病漢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樂意俗云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墜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元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

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讚曰質虛影滅時惟玄俗布德神九乃寄鹿贖道發河間親龍方隆騰龍不制超然絕足

江妃二女遺鄭生之佩 列仙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涓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筭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筭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笑而懷之中當必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

王可詭怪死而復見 金史

王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子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父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宋高宗時南雲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騶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下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為翠鬚長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

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  
不見談說之際稍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鼓  
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為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  
為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  
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  
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王可交遇仙成道續仙傳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  
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烹以挾擊殺煮之搗蒜齏以食常  
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鼓枻高歌入江行數里聞忽見一  
綵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  
侍從十餘人繫角雲鬟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各方

王可交

續仙傳

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繫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  
西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  
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遽立於庭之末偏拜七人共視可交一  
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間已矣破矣一與酒喫侍者  
瀉酒於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  
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腐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粟喫我  
有一人於庭中取二栗持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  
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栗內脆而甘久之食方盡  
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  
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  
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峯  
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入出入俄頃

持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

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

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六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

此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縹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

少也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為僧邀歸寺設食可交

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眾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

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使王淵潔素奉道見極以為非常之事

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亮

歎曰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往蘇州

以詰所實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

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魂葬矣王淵潔具以奏聞詔稱其異

後可交却歸鄉里備活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

處依然可交食粟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擊

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

於人時言藥則靈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祛疾酒甚

醉入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

有患瘡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

復出今人時有見者

許真君新校事文類聚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

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云君請門人

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

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

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

為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開當以劍截皮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大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初化為人先是厲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積聚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勿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屬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徐釣者湖海水仙列仙傳

徐釣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祭石橋海神忙迫張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遙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乃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汨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

名目勛數釣於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問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抵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助之顏益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上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水仙也

顯應

有顯異應於世者

莎衣道人顯異

宋史

宋莎衣道人姓何氏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高宗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候若狂者身衣白欄畫的食于市夜止天慶

久之衣益弊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眾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

以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號哭來弔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迺驚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贊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菴大笑而後復於故處眾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達飽即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魯一歲偶踰期眾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搔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眾益服其神尤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洞賓磨鏡事文類聚

尚書郎賈師雄舊古鐵鏡常欲淬磨呂洞賓稱曰處士自贊其能笥中取藥真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通明如玉乃知異人

臨降

神仙降臨人世者

王母降武帝殿事文類聚

漢武帝時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

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班龍上殿自設精饌以饗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實南窗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子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

魏夫人降侯鄧郁南史

南岳鄧先生名郁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曰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襪往視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

李善

李

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

### 先知

能知未來之事者

費長房令桓景九日登高 華文類聚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景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危急宜去令家多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小夕還家見雞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

強練先知北史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

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馬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傲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達人輒言若值其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卿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滿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

桑道茂推杜李諸公唐書

高

桑道茂推杜李諸公唐書

桑道茂術素驗時杜佑與楊炎善屬祀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匪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疆入唐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初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桑道茂遁甲唐書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唐肅宗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汴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酉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德宗建中初上言國

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使可容  
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郾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  
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  
晟為右金吾大將軍竊道茂肅一嫌見晟拜曰公貴盛無比  
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  
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  
茂曰第言准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嫌願易晟衫請題於膺曰  
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  
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秦原其死

武丁知織女渡河 事文類聚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  
還官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  
女嫁牽牛也

陳搏知三趙君臣之貴 事文類聚

祖宗周世宗時居潛與趙韓王晉避長安時陳搏乘一驢遇之  
下驢大笑巾簪髻墜左手握宋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帝  
飲乎祖宗曰與學究三人並游可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  
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帝右陳  
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軌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帝左

李憊迎使索酒 金史

李憊不知何許人有異術金義宗時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  
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  
居之繁臺等朝士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  
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肴入寺憊出迎笑

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憊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  
痛飲就死

處機促裝赴召 元史

丘處機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  
十九為金真學于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  
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  
宋之李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嚮命近臣札八兒  
劉仲祿特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  
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  
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  
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喋血戰場避寇叛域絕艱涉  
漢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

未及積雪之平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

處機知終 元史

立處機太祖乙酉歲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  
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南岸亦崩  
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丹術

燒煉服餌之術

任光顏丹面 潞童顏 列仙傳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顏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  
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而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  
歸常在栢梯山上三世下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讚曰上蔡  
任光能鍊神丹年涉期頤瞿爾朱顏頤趙子縱任所安升軌



栢梯高飛雲端

魏伯陽服丹仙去 事文類聚

後漢魏伯陽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懷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求令 晉書

葛洪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典籍尤好神仙道養之術從祖玄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鮑玄玄亦內學遂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其總練醫術不應州郡徵辟束晉成帝時參軍于寶薦洪才堪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從之

服氣

服養神氣能運化者

許邁一氣千息 晉書

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慕仕進晉穆帝時聞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後聞縣齋山相近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縣齋而往來茅嶺之間室放絕世務編游名山採藥餌木涉三年欲斷穀常服氣一氣千餘息自後莫測所終或謂之羽化矣

仙境

神仙境界

鰲峙五山 事文類聚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來不得暫時帝恐流於西極命策驪使巨鯢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武夷洞天遺跡 事文類聚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首有神仙降此曰武夷君統錄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絕壁人跡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王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綠屋數百間施雲綢紫霞樽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為曾孫酒行命奏賓雲之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其下曰仲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所流而上觀之

成都老君玉局洞 事文類聚

後漢桓帝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玉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仙物

如仙桃之類

西王母降仙桃 事文類聚

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至短人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子此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

命侍女索桃須臾已至盤盛桃七枚母自取二以五枚與帝帝  
尚被著前母曰用此何為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  
著子非下土所植

### 求仙

心慕仙術而求之者

昭王遣使求神仙 史記

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  
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  
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闕未至望之如雲及  
到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漢武帝遣使求蓬萊神人 史記

漢武帝時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有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

求仙

求

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忽不見  
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

### 奇遇

人有偶遇神仙者

盧敖遇仙 事文類聚

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  
驚有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道乎碑下敖往  
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以好游背群離黨觀於六合  
之外夫子可與教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畏之  
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  
垓之上乃舉臂登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  
魚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敖無人秦皇召  
為博士使求仙

東方朔遇黃眉翁 事文類聚

東方朔元封中游滄海之澤忽遇老母來桑於白海之濱俄而  
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  
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月中僮手皆有青光能見幽  
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  
洗髓一伐毛矣

劉阮迷入天台 事文類聚

漢明帝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天台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甚遙

求仙

求

望山上有桃遂蹊險援葛至其下數枚饑止體充下山取水  
見一杯沉下有胡麻馬乃相謂此近人矣遂度山見大溪溪邊  
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郎投向杯來劉  
阮驚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  
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七世矣

洞中見二老嫗 事文類聚

有人山行見洞中二老翁樛蒲以馬策挂壁觀之俄報爛鞍朽  
與樵人爛柯事相類

紫陽真人遇羨門子 事文類聚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樂先生得道在家山能讀龍虎經乃追  
尋之蒙山遇羨門子素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  
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之中

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王質遇仙圖集 事文類聚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棊與質一物如棊核食之不饑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為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

趙翼啖松脂為地仙 事文類聚

上黨有趙翼者病癰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棄之否則子孫轉相染其家乃送之山穴中遇仙人以松脂啖之卒為地仙

子明遇白龍得迎去 列仙傳

陵陽子明者鉅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玉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金華志

全

山去地十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上嗚呼子安云讚曰陵陽垂釣白龍銜釣終獲瑞魚靈迹是脩五石溉水騰山乘虬子安果渡鳴鶴何求

邦子尋犬遇仙符 列仙傳

邦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大走入山穴邦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邦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令橋君橋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邦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讚曰邦子尋犬入山穴館閣我我青松列

列受符傳藥往來交結遂獲靈谷百響昭微

助產母遇司命君子符成仙 列仙傳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鶴雀旦街二尺魚若母尸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讚曰司命挺靈產母震驚乃要報子契定未成道足三五輕騎宵迎終然報德久乃還齡

子英遇赤鯉得昇天 列仙傳

金華志

全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文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讚曰子英樂水游捕為職靈鱗來赴有輝厥色養之長之挺角傳翼遂駕雲螭超步太極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四

人物門

藝術

醫術

精通醫道能活人者

二豎逃醫緩于膏育

左傳

魯成公十年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為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醫和為平公明蠱

左傳

魯昭公元年晉平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運運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煩手淫聲憚憚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朱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苗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

則生內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王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之國之大臣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舊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子稱難何實主之對曰蠱之應殺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蠱莫甚於殺蠱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盡選男德以象殺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應今君一之是不禦殺而食蠱也是不昭殺明而血蠱也夫蠱血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扁鵲過長桑君史記

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若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藏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扁鵲起就太子史記

扁鵲過魏魏太子死扁鵲至宮門下問曰太子何病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發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

日也扁鵲曰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  
於中問曰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何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臣  
無先生則長終而不得反因悲泣受命扁鵲曰太子之病所謂  
尸厥者也脉亂形靜如死狀爾未死也不使弟子子陽厲鍼砥  
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一間太子蘇不使子約為五分之熨以入  
我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  
旬而後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  
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見桓侯退走史記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  
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

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  
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骨髓也湯  
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  
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  
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扁鵲言病有六不治史記

扁鵲善醫病嘗曰病有六不治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  
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矯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  
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  
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  
難治也

扁鵲以政喻疾戰戰兢兢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  
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  
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  
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扁鵲不可生死人以喻亂君說苑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  
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  
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靈秦趙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  
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蒂以芻為狗北  
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庶子之為醫者曰俞相俞相

扁鵲之為醫也

之為醫也捫脈隨氣言其病之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  
故曰俞拊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  
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約若子  
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  
視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詎之  
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痛者聲者皆可治也中庶子  
入報趙王趙王曉而趨出門曰先生速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  
有之則冀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  
大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許之先造軒光之  
室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  
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  
能生死人扁鵲辭曰子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

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

李醢刺殺扁鵲

扁鵲以醫術名聞天下過邯鄲貴婦人即為帝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扁鵲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淳于意言治病之驗

太倉公淳于意少好醫方術文帝時有詔問意方伎所長及可治病者意有可驗何縣里人也意對曰高后八年得見師乘陽慶授以黃帝扁鵲之脈書知人生死有祿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臍腫後八日膿膿死

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齊王中子諸嬰見小病名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高病使人煩應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齊即中令循病發醫皆以為慶人而中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病也令人不得前後洩洩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欲以大齊湯一飲得前後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病愈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表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首陽周水而苦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末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

郭玉針石

郭玉者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說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効乃著針經於世第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三少師事高學方詠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為太醫公多有効應帝奇之仍試令鑿臣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詠一手問所疾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難貧賤所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台王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朕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憂芒即垂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必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華佗瀕陽後漢

華佗字元化遊學徐土無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方不過數種心識分絲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剖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華佗懸壺後漢

佗嘗行道見有病困案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



華佗怒守後漢

華佗知壽後漢

李妻兩胎後漢

李成苦歎後漢

急成敗而與之

華佗五禽後漢

卷之四

為河內太守有女

華佗恃能慢

廣陵太守陳登

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  
魚膽作爲人性惡難得意耻以醫見業書操苦頭風名作在左  
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及操累書呼之使持能厭事猶  
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使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  
吏畏法不敢受使索火焚之

華佗療疾皆驗 魏書

華佗字元化漢魏時人年且百歲而兒有壯容精方藥故甘陵  
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作視脉曰殆已死矣使人手摸知  
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  
即愈縣吏尹世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作曰  
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  
藏氣已絕於內當帝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

九

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當發汗或難與與佗曰  
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漬麻所與  
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所曰君身中佳否所曰自如常佗曰君  
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所卒頭眩隨車人扶  
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御賴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  
虛未復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  
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  
徐殺得病佗往省之殺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祖籍言管訖便  
苦歎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常減減五日  
不嗽遂如佗言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居廣陵未至二百  
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  
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

歸如佗所刻有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  
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佗令周市候視諸脉盡出五  
色佗令子弟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亦血乃下以膏摩  
被覆汗自出周布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  
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浸灌  
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  
十灌熱氣乃蒸出蓋置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  
覆民父汗冷出著粉汗燥便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月中  
醫看隨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欲腹就  
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剗去惡肉以膏傳創飲之以藥百日  
平復

徐文伯辨癰髮癰 南史

徐文伯精於醫術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  
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  
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  
醫以爲肉癰文伯曰此髮癰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  
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

徐文伯知娠有兩子 南史

徐文伯從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貴診之  
曰此腹是女也問徐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  
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苦刀斧恐其變異請  
針之立落便爲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  
如其言

徐嗣伯療冷疾 南史

徐嗣伯字叔紹有孝行善清言仕宋位正員郎訪府佐彌為臆  
川三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玉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  
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  
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所冷水  
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  
執杖防閑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  
彭彭有氣微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  
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

徐嗣伯者統南史

徐嗣伯既善醫常有婦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  
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  
邊腐缺服之即差後被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而黃衆醫不能

徐嗣伯者統南史

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枕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煮之依語  
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枕煮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沈僧異  
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徐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  
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妙處如其言又愈至是問之曰三病不  
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  
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  
石枕者人枕也醫藥既僻枕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達所以須鬼  
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步便腹痛而  
鬼應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  
冢間也

徐嗣伯療釘疽南史

徐嗣伯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篋屋中有呻吟嗣伯曰此病甚重

更二日不瘳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奴稱體痛而處處有膿無  
數嗣伯還者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  
須臾所膿處者拔出釘長寸許以骨塗諸瘡口三日而後此  
名釘疽也

褚澄其為良醫南史

褚澄字道澄歷官清顯善醫術齊高祖建元中為吳郡太守自  
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  
今五年發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榆  
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  
與衰之動開看是雞雞卵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  
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及豫  
帝王感病尚帝名褚澄為療立愈其醫術若此者其良醫也

徐文伯愈雲疾南史

梁武帝時尚書右僕射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  
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獲欲速即時愈改起二年不復可歌樂  
曰朝聞夕死而死二年文伯乃下火而淋焉重衣以覆之有頃  
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

徐審隔脉知病候北史

徐審字成伯家本東莞與兄伯文等皆善醫藥審因至青州恭  
容白羅平東楊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  
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無知色候遂被寵遇

李脩知高元將死北史

李脩字思祖魏孝文帝時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  
事中太和常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効賞

賜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龍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樂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成陽公高允雖年且一百歲下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修詠視之一旦奏言允服藥無微大命無違未幾果亡

王顯診脉知孕 北史

王顯字世榮初齊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鑒及顯等為后詠脉鑒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

馬嗣明診脉知死 北史

馬嗣明少博綜經方為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為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

公集卷五

五

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竟之必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待宴內殿齊文宣帝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謂大寶病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

馬嗣明練石治腫 北史

楊愔患背腫馬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鹿脂黃色石如鴉鵲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醃醋中自有石眉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徐之才善醫術 北史

徐之才字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齊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

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九妙

徐之才以針藥愈疾 北史

徐之才嘗行至高偏被命召齊帝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夢見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獲時必效

徐之才賀智牙 北史

徐之才歷事諸帝以戲得寵齊帝武成生顯牙問諸醫為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徐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侯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

公集卷五

五

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徐之才治蛤精疾 北史

徐之才嘗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人如榆莢

馬嗣明灸灸愈疾 北史

齊後主武平中馬嗣明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融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

馬嗣明療文異疾 北史

齊後主武平末馬嗣明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勝云有人家文病若欲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勝至是人

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馬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根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足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

姚僧坦能傳醫業

姚僧坦字法衛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僧坦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任梁為太醫主加文德主帥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坦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帝位僧坦為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坦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

姚僧坦

主

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苦元帝從之遇湯詎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僧坦萬也及魏軍剋荊州僧坦猶侍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坦燕公子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勸德隆重乃止

僧坦解縛去攀

北史

姚僧坦隨于謹至長安周明帝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剛刺史伊婁後以疾還京請僧坦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坦即為處湯三劑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痛猶自羸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坦曰終持病瘳此患當愈

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姚僧坦愈賀蘭隆疾

北史

周武帝初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姚僧坦僧坦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為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

僧坦醫斷神驗

北史

周武帝初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昏亂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姚僧坦後至曰因矣終當不死為合湯散以服之及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謂燕公子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因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是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後竇集得進

姚僧坦

主

即除

僧坦漸次

北史

周武帝建德四年親幸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驗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知縮又不得行姚僧坦以為諸藏俱病不可如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未及足足疾亦瘳止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

許智藏知疾入心

北史

許智藏隋文帝時為負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

破爛不可救也果如言倭數日而斃上奇其妙資物百段

許胤宗妙藥賦唐書

許胤宗先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沉難對醫家告街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香防風薤湯數十斛盡林下氣如霧漸薄之是夕語權義興太守唐高祖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問多骨蒸疾轉極得者皆死胤宗察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免廣絡原野實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甄權針法如神唐書

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仕隋為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唐武德風痺不得挽弓權使鼓矢嚮胡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唐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權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世

道人腹蟲吐蛇唐書

甄立言唐太宗貞觀二年仕為太常丞時御史大夫杜淹苦而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入腹腹煩二歲診曰腹有蟲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

孫思邈論醫術唐書

孫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誦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賢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雲霜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生寒結為癰瘡陷為癰疽奔則喘之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竊幸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瘡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之川潰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刺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

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改方之謂也智者動天地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墾稼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送里特神醫唐書

送里特字海濱有膂力善馳射馬嘔不仆尤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視物莫不悉見太相在潛已加眷遇及即位拜送刺部夷



萬重太祖嘗思厥醢解醒以山林所有問能取者迭里特曰臣  
能得之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  
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歡甚曰吾第萬人敵會帝患心痛召  
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瘵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  
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瘵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資然知其為  
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直魯古善醫

直魯古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駝反射不中而去及遣兵  
開橐駝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  
橐駝者嬰兒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  
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  
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脉訣鍼灸書行于世

耶律敵魯鉦鼓泄毒

耶律敵魯字撒不撓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  
全功聖宗統和初為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  
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至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  
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曠眊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  
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  
此類人莫能測

劉守真著書

劉守真字子真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  
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庸醫或出  
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  
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子和宗劉守真

張從正字子和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  
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  
汗之則死不當汗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  
脉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  
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  
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三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濟生

李慶嗣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金海  
陵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卧病慶嗣携藥與  
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張紫古自為家法

張元素字紫古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  
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囊細書  
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  
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  
待之卑如此我既為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其藥用  
其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其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  
能出今脉如此當服其藥則効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  
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  
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劉翰世醫

劉翰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請闕獻經用  
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為

材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主簿太祖此正命翰從之  
隆初加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於醫官故方之  
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醫術以翰為優  
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  
仍量賜藥錢所在厨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  
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銀鞍勒馬

王懷隱善醫

宋史

王懷隱初為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  
劑祇事太宗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  
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  
宗在藩邸暇日多留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  
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劉

世宗

世宗

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對編類每部以隨太醫令巢元方  
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禦製序賜名曰  
太平聖惠方仍令鑲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  
後數年卒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為醫官領溫水主簿  
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察脉知死

宋史

趙自化父知崑初舉家陷契丹後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  
名藥之術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借米京師悉以醫  
術補知崑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泰國長公主疾有為  
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為醫學再加尚藥奉御太宗淳化五年授  
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自化家會以通補慎縣  
主簿適素疆力無疾詔下日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脉曰君將死

矣不數日適果卒

馮文智療疾

宋史

馮文智世以方技為業太宗太平興國中詣都自陳召試補醫  
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逾年轉醫官加少府  
監丞嘗隸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  
御卿表薦之賜緡加光祿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  
侍醫既愈如尚藥奉御賜金紫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即  
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  
醫官閻文顯以藥傳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緡又有醫  
學劉實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政從太祖征晉陽鏃  
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實視政實傳以鏃出  
之步履如故

世宗

世宗

鄭榮遇神授醫

宋史

鄭榮者本禁軍宋真宗大中祥符中成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  
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教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為道士  
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許希拜建扁鵲廟

宋史

許希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仁宗景祐元年帝不豫侍醫數進  
藥不故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  
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黃門析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  
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緡水銀魚及器幣希拜謝  
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  
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  
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于其

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班

錢乙賢斷如神 宋史

錢乙始以顯顯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瘕癥乙進黃土湯而愈宋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幣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素不答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宜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復劇竟如言而效士病狀面

青而光氣更更乙曰肝乘肺此逆侯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

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

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卒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憐而病既瘳目張不得瞑乙曰黃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衛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

皇甫坦治疾立愈 宋史

皇甫坦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瘳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備以坦聞宋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入主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

賜之一無所受今持香檮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晉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龐安時善鍼法 宋史

龐安時字安常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瞶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

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為人治病率十愈八

九踵門求診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還其不可為者必質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

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自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繞見即達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

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王克明鍼灸九精

宋史

王克明字彥昭初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憂藥其病迺愈始以附行江淮入蘇湖鍼灸九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預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為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與痿千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內秘腹脹號呼喻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命哥乎以半碗圓藥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齊州守王安道風寒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燒地灑

藥室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膠谷過姑蘇病傷寒毒死克

明治之明日愈乃從徐度聘金黑膠谷適為先排使待克明厚

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

董仙杏林

事文類聚

神仙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於杏林中以杏一器換谷一石谷少者尾逐之乃以谷賑貧窮董

負局先生施藥

事文類聚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擊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世者若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迷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邑從石間來下服之多

所愈

蘇澄試藥治病

事文類聚

蘇澄良醫也時人有患應病問澄澄云古無方吾檢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

許國禎醫疾見賜

元史

許國禎字進之祖父業醫世祖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迺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如病目治者鍼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復追世祖意解且將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

許國禎以良醫見

元史

許國禎字進之世祖在潛邸以醫徵至翰海留守世祖過飲馬漣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

李明之號神醫

元史

李泉字明之世以貴雄鄉里果勿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泉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泉無事於技藝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塞泉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判官病小便不利目睛而出

腹脹如鼓脉以上堅硬欲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  
效果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  
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  
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  
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孫藩君瑞二  
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  
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果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  
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  
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苦  
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拯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  
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果曰病  
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見又何  
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彦之妻目翳暴出從下而上其色綠  
腫痛不可忍果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  
始肺與腎合而為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  
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  
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  
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  
療年十五六病傷寒自赤而頰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  
之已黃藥而果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果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  
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  
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  
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今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燄  
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頰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映帥部臣

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果以長針刺腕中深至骨而不  
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  
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  
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果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  
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果之設  
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而著書今多傳於世云

## 音樂

如論樂作樂之類

曹太子感樂而歎 左傳

魯桓公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  
樂奏而數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冷州鳩論樂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周景王時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

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  
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窺大者不擲則和於  
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窅則不咸  
擲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擲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師延作篳篥 華文類聚

篳篥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師洧為晉平公  
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

公孫弘論樂音 史記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感  
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

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悲以發其樂心感者其聲  
其聲以發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發以厲其  
厲其感心感者其聲直以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  
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其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  
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  
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  
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怨謫之音矣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提其臣墮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  
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  
國之滅亡無日矣

公孫弘審樂知德史記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曰審樂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  
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  
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紘而疏越一倡  
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太史公言樂以脩身治民史記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  
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  
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  
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  
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杜夔作雅樂錄書

杜夔字公良以知音為雅樂郎漢靈帝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  
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  
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奏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  
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來政  
事教習講肄

戴顒合樂清曠南史

宋武帝子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郡與戴顒姻通迎來止  
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間甚美顒憇于此潤義季函從之  
游顯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  
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宋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  
張敷曰吾東郊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

一部顧合何嘗白鶴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

明皇製曲事文類聚

唐明皇製秋風高曲每奏之則清風徐來庭葉交墜

楊收論樂之源唐書

楊收字藏之父楊遺直唐懿宗時為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  
收孤處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吳人號為神童宅  
藝無不通解洛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  
副拭有刻在兩轡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  
調由羅薦附灌木然時有安浼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  
外其二云何浼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  
乎浼即以黃鐘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  
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浼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仁



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設大呂黃鐘以作天神歌大蕤鐘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需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取用黃鐘而以太蕤次之然則祭天者國鐘為官黃鐘為角太蕤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鐘為宮太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函鐘函鐘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浼浼時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永冠也

王虔休獻樂唐書

王虔休字君佐唐德宗時遷昭義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虔休嘗得太常樂家劉玢撰總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

王涯造雅樂新序

王涯字廣津唐文宗時拜太常以樂府之音鄭樹大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遺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獻於梨園亭上悅

王朴制樂五代史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第周世宗時為端明殿學士詔朴考正

雅樂計以謂十二律管長短寸分設律用七聲為以樂成而和利性剛果又見信於周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

胡瑗較鐘律宋史

胡瑗字翼之以經術教授吳中四十餘宋仁宗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為

劉几善議樂律宋史

劉几字伯壽為秘書監致仕宋神宗元豐三年祀明堂大臣言几知音詔請太常定雅樂几曰古樂備四清聲以五季亂雅聲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其議樂律最善以為律主於人聲不以尺進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

劉說典樂宋史

劉說字應伯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為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說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章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辨雅聲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鄭但恐不足以召和氣宋人德也音尚微微調不可闕臣

按古制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財取宋徽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為君臣相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獨宜為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名說按於都堂說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鍾聲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聲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

優謙製律元史

齊懷謙字伯恒元恭定二年後為太史院使屢譏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葦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不可以同度量事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為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通過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

## 審音

能審聽於音樂者

李札觀樂史記

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美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衡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人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矣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訕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瀆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削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九成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李札戒文子琴瑟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吳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師曠辨音史記

衛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夜半聞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琴聲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能因端坐聽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

公平公置酒酒酣樂公曰今者果聞新聲乎公曰可耶  
令師涓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  
聽平公曰何所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  
伐紂師延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  
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  
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  
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  
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及坐問曰音無此  
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  
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而白雲從西北起再奏而大風至雨

樂書卷四

世

隨之飛廊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  
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師曠論聲國語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此矣夫樂  
以開山川之風也以曜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  
之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  
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孔子學琴得文王之操史記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  
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  
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

而長眼如望幸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鍾子期琴新序

鍾子期夜聞琴聲其悲且召其人問之對曰臣之父殺人而  
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母三  
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而無財身又公家之  
有也是以悲也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  
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以至誠於內萬民必應之矣

孔子聞琴知子路不能保身說苑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  
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  
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

樂書卷四

世

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  
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彼小人則不然  
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激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  
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昔舜南  
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又有  
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  
也

騶忌聽琴知治史記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  
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土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  
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心小弦廉  
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

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陽忘  
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  
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  
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陽忘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  
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攪之深而含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  
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  
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應侯知賈牛琴聲之悲說苑

應侯與賈牛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  
賈牛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  
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鍾子期聽伯牙鼓琴 事文類聚

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  
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斲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  
鼓琴者也

蔡邕潛聽後漢

蔡邕獻帝時亡命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  
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  
尾琴焉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  
訖焉客有彈琴於房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憐以弊召我而有殺  
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夫邕素為邦  
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撫然彈琴者曰

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  
卻吾心竊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  
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邕嘗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  
壩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周瑜知曲吳書

周瑜字公瑾吳主孫權以瑜為中護軍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  
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  
郎顧

荀勗識趙牛鐸晉書

荀勗晉武帝拜為侍中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  
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  
得諧者

嵇康知音調絕倫晉書

嵇康字叔夜晉武帝時康與劉伶等號為竹林七賢康嘗遊乎  
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  
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  
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阮瞻彈琴晉書

阮瞻字千里晉懷帝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善彈琴人問其能  
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  
在內凡滿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  
不可榮辱矣

桓伊三調晉書

桓伊字叔夏晉孝武帝時仕至侍中封長社侯伊善音樂有蔡

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微之泊丹清溪側素不與微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曰此桓野王也微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微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士不交一言

袁山松善歌曲 唐書

袁山松晉安帝時歷顯位為吳郡太守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嘗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

寶常審樂有驗 北史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妙達鍾律過工八音寶常

聽太常所奏樂

然泣曰

樂聲淒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隋煬帝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令言聽音知亡 北史

隋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李嗣真字承胃多藝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唐高宗時章

李嗣真字承胃多藝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唐高宗時章

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縉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無事太子當之俄而太子廢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譌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官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縶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後皆驗

李嗣真攝鍾樂 唐書

李嗣真唐高宗時為太常丞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樂遂和

裴知古聞樂 唐書

裴知古善樂律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

語萬年令

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

唐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宋王知音 唐書

唐睿宗子宋王憲知音律京州獻新曲於玄宗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玄宗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能審音云

王瑀知音律 唐書

唐宋王子漢中王瑀知音律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大常工乎曰然也曰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又聞康昆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絛大絛也樂

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上順鼓曰琵琶云

### 韓況知音唐書

韓況字大中唐代宗時為戶部侍郎況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遜知之閉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綴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奉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倫文欽諸葛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懷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篡與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鬱痛迫命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 高駢聞樂聲知有政移事文類聚

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跋扈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政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繞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 崔悅製樂致聞者悲憤五代史

崔悅晉高祖時為太常卿定昭德成功之曲後又繼以龜茲部覓囊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即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遊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月復奏于廷而聲歌發聲悲離煩慙如瀟露震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晉高祖崩

### 王仁裕聽樂知爭五代史

王仁裕為晉翰林承旨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閱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物

### 劉几審音有驗宋史

劉几字伯壽宋神宗時使几知保州後几請老還為秘書監致仕几嘗游佛寺聞鐘聲曰聲嘶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官微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學頗雜鄭衛云

### 孫亞夫知角聲不和有故事文類聚

元祐四年夏余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公在太守時備賓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職知魏州數日余獨見孫曰角聲逾不和矣未幾王震待制自同來

### 鎮浦七日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近官曰角聲不和

尤甚前日尋報浦中行龍圖自襄移浦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

## 曆學

九推算律曆之法者

### 張蒼算律曆前漢

張蒼高帝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 高允論得玄奧元史

高允字伯恭魏太武帝時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



記時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  
史之失別為觀歷以示久凡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  
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漢史而不覺  
此謬恐後之誤今猶今之誤古浩曰所誤云何凡曰案星傳金  
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  
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  
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  
之未凡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  
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凡曰先所論  
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  
也又謂雅曰高凡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

馬重績改正曆法五代史

馬重績字洞微晉高祖時為太子右贊善大夫後遷司天監重  
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宜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  
考索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  
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  
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  
闕愈甚臣轉合二曆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  
兩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  
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  
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  
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  
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  
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

改正從之

王朴造曆

王朴字文伯周世宗時遷樞密使留守京師時朴外事征伐而  
內修法度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  
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添俗  
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  
日月五星為欽天曆

苗守信造新曆

苗守信字文類張  
太平興國四年司天冬官正吳昭素及劉內直苗守信造新曆  
凡經紀為二卷晨昏為一卷日躔陰陽經一卷日出入刻為一  
卷晝夜刻分一卷五更中星一卷共九卷以獻上命衛尉少卿  
元象宗與明曆老同校定賜號乾元曆上自製序

韓顯符造渾儀

韓顯符少習三式善察辰辰象補司天監生還靈臺即累加司  
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太字渾化初表請造渾儀候儀  
紹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  
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代  
義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  
狹帝堯即位義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朕時使  
知緩急降及虞舜則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  
天道萬象不足以為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  
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請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  
以銅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遣日官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甲寅  
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

之後說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考近十餘載而論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曆算漸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下講求察隱爰造渾儀測列星曜曉然易辨若人目窺於下則銅管運於上七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逆順明吉凶然後修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器驗之昔漢落下闳修渾儀則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真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疑渾儀閣於禁中俾侍臣占驗既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沙門一行修太衍曆蓋以渾儀為證又有梁令瓚造渾儀木式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德殿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疎略不可施用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其為非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精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果加春官正

孫思恭著長曆

孫思恭精祖氏易尤妙於大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神宗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王恂推算極精密

王恂字敬甫領國子祭酒世祖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疏欲釐正之知恂精於算術遂以命之恂薦許衡能明曆之理詔驛召赴關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恂辟署恂與衡人揚恭懿鄭守節等編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悉以古制推算極為精密至元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曆成

賜名授時曆

齊履謙推當蝕不蝕

齊履謙字伯恒善算術推步星曆盡曉其法成宗大德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時加已依曆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開

齊履謙精明曆法

齊履謙字伯恒成宗大德二年遷保章正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曆日蝕五十七秒衆以蝕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保食衆嘗事役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為役日不出本氣者為是衆服其議

武藝

有武勇之藝能者

魯石公劔以喻兵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象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龍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鈴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止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行之前者掛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垣榮祖善騎射

垣榮祖字華先仕宋武帝孝建中為後軍參軍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孟上馬橫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尉遲敬德套稍唐書

唐尉遲恭字敬德從太宗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以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宋德之論八陣宋史

宋德之字正仲宋寧宗時為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生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矣致勝

善射

精射藝最奇中者

羿射九鳥事文類聚

堯時十日並出命后羿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翼殺

樂伯射麋止敵左傳

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古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取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後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鹿龜皆絕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取膳諸從者鮑葵上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

陳音善弓弩之道吳越春秋

陳音楚人也范蠡以善射進于越王越王請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露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成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孤父孤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以之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望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所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御綏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驕也鳥不及飛獸不取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音微古之聖人射弩矣發而前名其所中

臣未能如古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截後頭燕敵如左  
瞻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心咽煙與氣  
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  
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  
之道者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運弩有斗石矢有輕重  
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  
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乎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  
於人入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  
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  
其葬所曰陳音山

李廣材氣無雙

前漢

李廣世世受射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如蕭關而廣從軍擊胡因  
善射殺首虜甚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  
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為上谷太守公孫昆  
邪為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衝突亡之  
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上命中貴人從廣擊匈奴見匈奴三人  
與戰射傷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  
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之殺  
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

成公英三發三中

魏書

成公英漢少帝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漢獻帝建安中約從華  
陰破走還遼中部黨散去唯陰獨從韓遂在遼中會遇死英降  
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  
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大史慈射中

大史慈字子義少壯學後督射弦六虛發皆從孫策計保  
賊賊於屯寨綠樓上行警以手持樓焚慈射之矢貫手著於圍  
外萬人莫不稱善

楊濟運中

晉書

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思從  
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  
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命又  
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謝尚中的賞鼓吹

晉書

謝尚中晉成帝時為江夏相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謀事因與  
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  
副鼓吹給之

慕容翰射刀

晉書

前燕慕容翰字元龜援臂工射臂力過人東晉成帝時北投宇  
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  
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皆足知無為相遇自取死也吾處  
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  
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鏢追騎乃散

魏舒發無不中

晉書

魏舒字陽元晉文帝時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無與參佐射舒  
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  
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適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  
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慕容盛百步中箭習書

慕容盛字道運初依叔父冲及冲為敗木延所殺遂與叔父宗及弟間行京歸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堅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後盜乃堅箭盛一發中之盜曰即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朱漢賓射鴈貫鏑事文類聚

晉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鏑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鏑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是號為朱落鴈

胡藩弦無虛發南史

胡藩字道序晉安帝時恭太尉劉裕軍事從征關中統別軍至

今集集苗

五

河東臧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采血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臧熹應弦殺猛獸南史

臧熹字義和好經學晉安帝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榮祖生取翔鵲南史

垣榮祖字華先仕宋武帝孝建中為後軍參軍善彈登西樓見翔鵲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卜天與弓力無倍南史

卜天與仕宋文帝為虎威將軍善射弓力無倍容貌嚴毅不

蕭繼射燕十發十中南史

解頤文帝以其性悍便教皇子射宜都王蕭繼齊高帝第十六子也少善射常以翎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掃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柳惲發必命中南史

柳惲字文暢仕齊武帝為吳興太守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瀾乃摘梅帖鳥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蕭續馳射中兩驂南史

廬陵王蕭續字世訢梁武帝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旅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驂冠於諸人帝大悅

拓跋幹射雙鵠北史

五

拓跋幹後魏秦王翰之弟也善弓馬以騎從明元帝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鵠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鵠遊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鵠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鵠都尉

魏文成射山勒銘北史

後魏文成帝和平二年駕幸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北海王試射及之北史

魏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東華門左右至文成

射銘所帝停駕詔諸第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矢之帝折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

元遙楊楷正中北史

魏孝文帝與中軍彭城王勰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楊楷居帝曹遙射侯正中驚限已滿帝曰左衛驚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燕幾心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冠以賜楷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

爾朱兆射獵北史

爾朱兆字萬仁後魏太原王榮從子也少善騎射矯捷過人數從榮狩獵至窮巖絕間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莊帝時榮曾送臺使見

二廠被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飲攝火以侍之俄而兆獲其一

拓跋順射中銀危北史

拓跋順北魏常山王遵之弟也善射初考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危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刻文逆勒背上序其射工

賀拔勝射中雙兔北史

賀拔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仕魏孝武授太師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師宇文泰不拜尋而自悔泰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兔游池上泰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入此也泰大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

竇熾御箭射鵠北史

竇熾字光成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善騎射者力過人仕魏以功拜楊烈將軍魏孝武即位熾等諸番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鵠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鵠乃應弦而落諸番人咸歎異焉

山強射中雙狐北史

山偉字仲才仕東魏孝靜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其先祖山強姿美容觀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嘗以五石為奏事中散從後魏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

宇文貴射中金危北史

宇文貴字永貴仕西魏文帝進爵化政郡公善騎射帝在天池園以金危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其之妙正當爾耳

皮景和一箭獲豕北史

皮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齊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

明月號落鴈都尉北史

斛律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以為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歡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行後奪人各以庫直事齊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



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榮陣在行間光年十七  
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  
襄於涇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  
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  
督

李元忠兩元落泉北史

魏李元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葉栗而彈之十中七  
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中彈之問得幾  
丸而落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  
如其言而落之

皮景和百發百中北史

皮景和北齊文宣帝天保初授通州刺史景和矯捷有武用從  
龍虎軍參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彰中  
尚書侍中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  
百中甚見推重

元景安射中獸鼻北史

元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仕齊賜姓高氏遷七兵尚書孝  
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  
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  
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  
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暴顯從獵獲獸北史

暴顯字思祖齊後主天統中累遷特進封定陽王初顯善騎射  
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蕭琮十發十中北史

蕭琮字溫文後梁明帝之子也性淑儉不羈博學有文義善  
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崔彭射飛獸北史

崔彭仕隋文帝加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  
武德殿有鵠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  
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  
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千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獸遣  
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  
服

史萬歲射鴈如約北史

史萬歲仕隋文帝熊父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從梁士彥擊  
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  
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長孫晟貫雙鴈北史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矯捷過人年十八  
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  
武藝遂群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  
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  
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度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  
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鴈飛而  
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鴈相獵遂一發雙  
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異昵近之以學彈射

啓人十發俱中北史

梁千者乃處羅侯之子也開皇十七年隋文帝以義安公主妻之長孫晟因入朝將梁千等見帝大喜以梁千為意滿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晉入蘇啓人之朋竟勝時有爲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亢而落是日百官獲奏

賀若弼一發破的北史

隋文帝時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顧和左右馳射北史

宇文頤和周東平公神舉之父也性矜嚴頗涉經史精力絕人臂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霍王矢不虛發舊唐書

唐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二子太宗之弟也嘗從太宗獵過群豕太宗使射之矢不虛發豕爲之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唐書

薛仁貴唐太宗時破九姓突厥於天山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李晟拔矢中首唐書

李晟字良器代宗時世以武力仕然仁不過一將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蕃悍酋棄城殺

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易挾一矢殪之三軍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王武俊一日射雉免九十五唐書

王武俊字元英德宗時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免九十五觀者駭伏

高駢號落鵲侍御唐書

高駢字千里懿宗時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鵬焉衆大驚號落鵲侍御

薛公達三發連中唐書

薛公達向書楷之子也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爲公敵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

裴旻射虎自三十一唐書

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太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虎也稍壯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篠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旻是不復射

李克用射中掛針五代史

後唐太祖李克用爲李琢所敗亡入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鵬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遼經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國已因時時從其群衆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鞍百步射之輒中群衆皆服以爲神

李克用仰中雙鳥五代史

李克用國昌之子也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鳬唐懿宗時為雲州守捉使

安仁義中而後發五代史

安仁義唐昭宗天復二年在閬州揚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時軍中推米瑾善射米志誠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嘗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王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

朱友裕一發中敵五代史

柳王朱友裕字端夫梁太祖溫之長子也幼善騎射唐昭宗時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郛於西華郛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衛內都指揮使

劉信箭穿鏡首五代史

薛昭文仕後唐莊宗為諫議大夫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鏡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王元膺中錢孔五代史

王元膺蜀王建之次子也為人假喙齒齒多利善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

耶律陳家奴射鵝遼史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興宗重熙中補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會帝獵陳家奴逐鹿園內鞭之二百時耶律仁先薦陳家奴捷捷北海東青鵝授銜蓋郎君聖應坊尚廐四方館副使改魯古皮室詳穩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二排雜綵二百段凡撒鉢卒陳家奴聞訃不告而去帝怒鞭之道宗清寧初累遷右夷萬畢適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悅陳家奴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

蒲魯三矢三免遼史

蒲魯字乃展遼興宗時為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興宗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蒙義方無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會從獵三矢中三免帝奇之

順宗十麻中九遼史

順宗名湍小字耶魯幹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肖氏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始天授殿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過十麻射獲其九

金章宗三發三中金史

章宗泰和三年五月壬午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土官侍宴魚鱉膳殿以天氣方暑命兵士甲者釋之

郭蝦蟆善射金史

郭蝦蟆會州人世為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七射應募夏入攻會州祿大遙見其善著人馬皆水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嚙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

祿太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因之兄弟皆誓死不屈其後凡第謀奔會自援其鬚事覺祿大竟為所殺蝦蟆獨援歸宣宗恩祿大之忠命後遷伴牛官一階遷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造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獎用祿大第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與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亦蓋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壕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中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昇年久郭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諸神藏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巖

李處耘四發連中

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

馬仁瑀射若卒

馬仁瑀幼不好學而喜為行陣之狀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住周世宗邊散指揮使從征淮南至楚州攻水砦砦中建飛樓高百尺餘世宗觀之相去殆二百步樓上望卒厲聲罵世宗怒甚命左右射之遠莫能及仁瑀引滿應弦而顛

李處耘四發連中

李繼勳太祖時鎮河陽詔署李處耘以右職繼勳初不為禮因會將更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訝之令升堂拜母捐委郡務

錢昱受賜王帶

錢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也錢徽遣昱入貢于宋與江南使同侍宴射于後苑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弦而中宋太祖賜以玉帶

張凝勝趙氏子

張凝少有武勇僞自任太宗時領繡州刺史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耻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旗而止觀者歎服

康保裔善鎗相連

康保裔仕宋太宗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謹厚好禮善賓客善騎射大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管鎗相連而墜人服其妙

陳堯咨十中八九

陳康肅公宋太宗時人也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澀澀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陳堯咨一發貫錢

陳堯咨字嘉謨貞宗時舉進士第一仕宋累遷龍圖閣學士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

范廷召一矢貫三鳥

范廷召仕宋真宗為定州行營都部署由周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群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

者頗異性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絕

趙振十矢貫伏

趙振字仲威宋真宗景德中從石晉于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使湖北都巡檢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別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繼發散歲中遷慶州公邊都巡檢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破賊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羌哨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為置酒先酌取細仗圍射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復敢犯

王德用再發番中

王德用字元輔仕宋仁宗為會靈觀察使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瑞聖園薛曰臣老矣不能勝弓矢帝再三諭之特二矢未發

帝顧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謝一發中的再發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爾孰謂老且衰乎

曲珍一矢破錢

曲珍字君玉宋仁宗寶元康定年間夏人入寇以材武長雄邊關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擊斃大呼殺彼獲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

郭禎射免

郭禎字仲微仁宗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禎射積一發中走免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

向寶四發三中

向寶善射仕宋為嘉州團練使年十四時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距五原半邪州東西百里斷入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盜郭進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嘗至太原梁道射弩番中的投寶矢解之四發三中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恤其家

寶舜鄉累發輒中

寶舜鄉字希元仕宋神宗為青淄路都監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鄉發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

劉昌祚神箭

劉昌祚字子京使還宋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

劉滿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殛之餘衆悉遁師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其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姚兕一矢斃酋

姚兕字武之宋神宗時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

劉仲武復射室水

劉仲武神宗時為瀘州軍節度使善射嘗征討牙門水斛滿以前射之援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

姚兕試射屢中

姚兕字武之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宋神宗聞其名召入試以騎射屢中的累遷至通州防禦使兕尤喜研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第麟亦有威名聞中第二姚

燕達善騎射

宋史

燕達字逢辰為兒時與儕輩戲輒為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既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宋神宗授內殿崇班

何灌讓客復中

宋史

何灌字仲源武選登第仕宋徽宗時為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歎

再遇射藝絕人

宋史

畢再遇字德卿以恩補官隸侍衛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宋孝宗名見大悅

李筠挽弓百斤

宋史

李筠善騎射後唐李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為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募麾下

賈堅射牛事文類聚

賈堅善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名堅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垂一矢墜腹皆附盾落手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何難一發

中之觀者咸服其妙

董俊一發破的

元史

董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宣宗貞祐間遼事方急棄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為將衆莫能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

棚阿射藝退賊

元史

忙哥撒兒察哈扎刺兒氏曾祖赤老溫愷赤祖棚阿父那海並事元烈祖及太祖嗣位年尚幼所部多叛亡棚阿獨不去皇弟製只哈撒兒陰搃之去亦謝不從棚阿精騎射帝甚愛之張為密爾傑華言善射之元者也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鷂至帝命棚阿射之請曰射其雄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棚阿一發墜其雄賊望見驚曰是善射若此飛鳥且不能逃況人乎不戰而去

按竺邇射二虎

元史

按竺邇雍古氏其先居雲中塞上父默公為金群牧使歲辛未驅所牧馬乘歸太祖給其官按竺邇幼鞠于外祖木要甲家訛言為趙家因姓趙氏年十四隸皇子察合台部嘗從大獵射獲數鹿有二虎突出射之皆死由是以善射名皇子深器愛之

張庭瑞矢貫松牌

元史

張庭瑞字天表仕元世祖為諸蠻夷部宣慰使始立屯田人得免患時都掌蠻叛蠻善飛鎗聯松枝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斲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

廣希憲三發連中

元史



應希憲字善甫年十九入侍世祖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為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

張珪射虎中喉元史

張珪字公端張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譴

## 善御

善於御車者

造父善御獲封于趙史記

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驪驪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劉德願百步長驅南史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旁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宋孝武聞其能為之乘書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寵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 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四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五

### 人物門

### 藝術

### 善書

精於書法者

程邈易篆為隸事文類聚

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

漢有章草事文類聚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為書之漢俗簡情漸以行之是也

梁鵠攻書隸書

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曹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都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恭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公嘗錄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

蔡邕篆隸刻石事文類聚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十餘兩填塞街巷

衛索一臺二妙晉書

衛瓘字伯玉博習文藝晉武帝時為尚書令加侍中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衛恒陳書有六法晉書

衛恒字巨山衛瓘子也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善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時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日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

王珉與獻之齊名晉書

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文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王珉與獻之齊名晉書

王珉字季琰善行書名出兄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僧彌珉小字也難為兄晉武帝時歷官至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無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劉弘書賢於十部從事晉書

劉弘字和季晉惠帝永興三年詔還號車騎將軍兼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于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

於十部從事

王羲之蘭亭帖事文類聚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字逸少所贊之詩序也右軍雖聯美貫蕭散名賢雖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大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禊之禮揮毫制序興樂而書用蚕蠶紙鼠鬚筆通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更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被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家至七代孫智永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為蕭翼給而取之

王羲之書扇索百錢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穆帝時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如此

王羲之自比鍾張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善草隸法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厲行其書初不勝庾翼邈邈及暮年方好入神品穆帝時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王羲之字為人驚惶晉書

王羲之字逸少仕穆帝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善書嘗詣門生

家兒幾凡滑淨因圖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

王羲之字若神明晉書

王羲之書初不勝虞翼邪情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草答虞亮而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顛隄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羲之善學衛夫人事文類聚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與之不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以已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比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為吾名衛天人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其書吐通人

獻之草隸當有大名晉書

獻之字子敬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擊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孝武帝太元中拜建威將軍吳興太守

王僧虔獲文帝褒譽南史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益雅過之

王僧虔歷論書法南史

王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右軍六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

敬云弟書如騎驢駸駸恒欲度驛驛前度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度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勝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冬翼應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

何胤永易周顒書南史

周顒字彥倫仕齊高帝遷中書郎無著作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子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隸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武帝稱賞子雲書體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子子雲善草隸為時指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教云臣肯不能拔當隨時附貴親筆子

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

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教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子敬金範元帝遠爾以采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帝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幣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王籍書亞琳之南史

王籍字文海梁天監為湘東王諮議將軍好學有才氣元工草

書筆勢道放孟孔琳之流亞

蕭子雲飛白之間事文類聚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梁武帝蕭子雲事文類聚

梁武帝造寺今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張延賞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詮詮置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王希希稱王志為書聖南史

王志字次道僧虔之次子也仕梁武帝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善篆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

王彬真草天下寶南史

王彬字思文志弟也仕梁武帝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

王獻之書羊欣裙南史

晉羊欣字敬元少清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從兄羊孚尤長隸書父不疑為鳥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綸裙畫襪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崔浩世寶其迹北史

崔浩字伯深仕魏太武監秘書事既工書人多為之渴急就竟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知也世寶其迹多

裁割綴連以為篆楷

江式善篆北史

江式字法安六世祖琅邪王瑒官馬岵太守善篆家話訓式以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後魏宣武帝時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路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

元票以潛書過浩北史

崔潛浩之祖也仕前燕主慕容暉為黃門侍郎為元暉等誅手筆本草魏宣武帝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票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

趙文深有鍾王之法北史

趙文深字德本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異而已周明帝令至江陵書景陵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王蕭譽觀而美之賞遺甚厚

崔盧家傳不替北史

崔宏祖悅仕趙主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章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悅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為世摹楷行狎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盧伯源家法北史

靈護字伯源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魏以上無尋章跡伯源者魏之孫也諡之玄孫習家法代京官殿多其所題白鳩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體魏初二書者崔盧二門

歐陽詢筆法險勁

歐陽詢字信本貌癯敏悟絕人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唐高祖徵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授給事中詢初做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天寶時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

歐陽詢名楷夷狄事文類聚

歐陽詢初學主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峻勁為一時之絕高

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于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詢形體公麼故云

歐陽通父子齊名

歐陽通詢之子也仕唐武后轉司禮卿判納言事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仿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後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世南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執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後以免墨管皆象犀非足未嘗書

薛稷以書名天下

薛稷字嗣通推進士第以辭章自名仕中宗為諫議大夫昭文

館學士初虞世南諸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真跡稷乃就志臨做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

呂向連錦書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初向少孤託外祖母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珠萬百字若繁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

張顥如得書法

唐張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空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叫張顥初仕玄宗為常執府有老人陳牒牒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

九

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顥顏真卿云

郇公五雲體

韋陟仕唐肅宗贈荊州大都督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荃答受意而已皆有指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采雲時人慕之號郇公

魯公真草為世寶

顏真卿字清臣仕唐代宗為尚書右丞善正草書筆力道婉世寶傳之

徐浩怒貌渴驥

徐浩字季海唐德宗初召授彭王傅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

浩益工嘗書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  
倪快石溪驪奔泉

公權詩書俱妙唐書

柳公權字誠懸仕唐進太子太師善書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  
一家太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  
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  
為詞情皆是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鐘王無以尚也  
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  
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  
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嘗書京  
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鐘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為得意凡公卿  
以書貺遺蓋鉅萬

左光慶書稱有法金史

左光慶字君錫仕金世宗轉西上東上閣門使兼太廟署令光  
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為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  
尊號及受命寶見光慶篆凡官廟榜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  
法

趙風備諸家體金史

趙風字文穉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冲澹學道  
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東文云風之正書體無類蘇行草  
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但楊凝式當靈蘇黃伯仲間覺懷英小篆  
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風配之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  
於世

王著規益書法宋史

王著字知微明經及第授隆平主簿善正書筆法甚嫺頗有家  
法宋太宗以字書詔許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  
年轉遷使僕從以著名聞改衛尉丞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韻  
六年召見賜綵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  
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  
令中使王仁脩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  
以示著著答如前仁脩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  
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  
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  
無其比

李建中為時指法宋史

李建中字得中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真宗初司封員外郎  
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兼之尤分亦妙人  
多摹習爭取以為指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  
字有詔嘉獎

徐鉉臻妙篆隸宋史

徐鉉字鼎臣十歲能屬文仕南唐主李煜後歸宋太宗淳化二  
年貶靜難行軍司馬為人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  
篆臻其妙隸書亦工

錢惟治妙得筆法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太宗時為光祿少卿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曰  
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畫甚衆太宗  
知之嘗謂近臣曰錢俶兒姪多工草書因令翰林書學賀正顯  
諸其第徧取視之曰諸錢皆效浙僧亞栖之迹故筆力軟弱獨



惟治為工耳惟治嘗以鐘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為獻  
優詔褒答

太宗稱錢徽善草書宋史

錢徽字文德仕宋太宗從封鄧王善草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  
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俟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  
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綠象牙管筆龍鳳墨蜀箋盈文紙皆百  
數

中正善字學宋史

句中正字坦然大宗時為滁州錄事參軍精於字學古文篆隸  
行草無不工上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乾州獻  
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  
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

周起集古法為書苑宋史

周起字萬卿仕宋真宗贈禮部尚書性周密家藏書至萬餘卷  
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

錢惟治獻聖製詩宋史

錢惟治字和世好學書亦多為人藏秘晚年雖病廢猶或揮翰  
真宗嘗語惟治曰朕知惟治工書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卿為  
求數幅進未翌日寫聖製詩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

仁宗飛白尤妙事文類聚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耽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  
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侍詔李唐卿撰飛白  
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  
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蔡襄為當時第一宋史

蔡襄字君謨宋英宗拜為端明殿學士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  
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今書溫成后父碑則  
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黃伯思書法妙絕宋史

黃伯思字長廩哲宗元符三年進士高等河南府戶曹參軍秩  
滿留守鄧州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  
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  
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太宗淳化中博求古法書  
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華偽龐雜考引載籍咸有依  
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人  
蹟者多藏弄

懷素草書事文類聚

懷素傳云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  
遇寺壁里瑤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  
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事文類聚

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  
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腳為對魯  
公曰何如屋漏痕文與可言見蛇聞而草書長

亞棲知能書者變法事文類聚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  
變歐陽體智永禪師楷遂長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  
法後皆日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楊凝武筆迹錄事文類聚

楊凝武筆迹錄事文類聚  
楊凝武筆迹錄事文類聚  
謂之楊風子

永師精妙事文類聚

永師精妙事文類聚  
永師精妙事文類聚  
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

蔡君謨字元精勁事文類聚

蔡君謨字元精勁事文類聚  
宋蔡君謨既為歐公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  
珍歐公以鼠鬚栗尾筆銅線筆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  
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歐公以清泉香餅  
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無一種物又可  
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世南得其妙體事文類聚

世南得其妙體事文類聚  
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  
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崔杜羅趙事文類聚

崔杜羅趙事文類聚  
趙襲殿煌太守先是杜伯虔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  
羅暉亦以能草願自矜誇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  
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虞褚薛魏事文類聚

虞褚薛魏事文類聚  
魏誼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  
有虞褚後有薛魏

僧虔飛白事文類聚

僧虔飛白事文類聚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

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徐騎省書中濃墨事文類聚

徐騎省書中濃墨事文類聚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之中必有一縷濃墨正當其  
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鉉嘗  
自謂吾晚年始得蠅頭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蠅頭法非老筆不  
能

張芝草聖事文類聚

張芝草聖事文類聚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  
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  
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  
謂之草聖

楊桓精篆籀之學元史

楊桓精篆籀之學元史  
楊桓字武子仕元世祖拜監察御史為人實厚事親篤孝博覽  
群籍尤精篆籀之學者六書統六書源流書學正韻大抵推明  
許慎之說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趙子昂真行草書元史

趙子昂真行草書元史  
趙孟頫字子昂始仕世祖至仁宗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  
帝眷之厚呼而不名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  
以疾不果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  
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  
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  
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  
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  
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

變變得晉人筆意元史

變變字子山順帝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筆蹟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

### 善琴

精於撫琴者

柳惲琴壺前史

柳惲字文暢以有志行好學仕齊除驃騎從事中郎初惲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為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撫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理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幾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綰二十匹

### 善棋

精於奕棋者

王抗善奕南史

宋鄉郡王抗善棋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關基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保戲因置局園還於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抗交睹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到溉復局南史

到溉奕棋入第六品常與朱异章顯於御坐校於此勢復局不差一道

超古冠今南史

羊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推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與胤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棋之妙超古冠今胤雖犯令以材獲免父胤子有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累局不倦南史

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慶之不寢南史

陳慶之字子雲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棋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王積薪得棋法絕倫事文類聚

翰林棋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順闔戶積薪夜開始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比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請問於姥顧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自是其藝絕倫

潘慎脩棋說宋史

潘慎脩字成德善奕棋太宗屢召對英因作棋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無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賈玄詐輸太宗事文類聚

賈子瞻云宋太宗時有侍詔賈玄者常侍上棋太宗既玄三子

玄常輸一路太宗知玄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後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河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易以緋衣

李重恩基冠當世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奕基冠絕當世然形神昏憒時人謂之李惡奕棋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品基者以為重恩在三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之

善畫

精於圖畫者

不與恨筆作蠅吳書

曹不與者吳主孫權時人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長康盡維摩施百萬錢事文類聚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往既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千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刺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米一百餘日盡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貴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貴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

猷之誤筆作牛晉書

王獻之字子敬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駝特牛甚妙孝武帝太元中拜建威將軍吳興太守

愷之三絕晉書

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正在阿堵中耳晉安帝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談瞻每造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騎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充施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愷之圖寫特妙晉書

顧愷之字長康晉時人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愷之每重稱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難每為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立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劉瑱第一 南史

劉瑱字士溫繪弟也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少有行業  
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所稱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  
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

孝元三絕 南史

梁孝元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  
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惠饒帝工  
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立本益懷 唐書

閻立本者閻立德弟也唐高宗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兄立德  
為工部尚書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  
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

名立本俾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

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賜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  
不減齊筆金獨以畫見名與斯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  
被貶辱亦不能罷也

王維平遠 唐書

王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貴人盡左以迎寧  
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尤善石色繪畫以為  
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  
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鄭虔三絕 唐書

鄭虔唐玄宗置廣文館以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  
悉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

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

裴旻寫真 唐史

耶律拔拔字海隣六院戎萬葉譜古只之後風神爽秀工于畫  
以寫真各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遼  
道宗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苑花隔面未得其真辭僅一  
視及境以像示然者駭其神妙

忠恕善畫 宋史

郭忠恕字恕先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宋太祖建隆初  
為乾州司戶參軍尤善畫所圖屋宇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多游  
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醢豫張執素備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  
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

李有山水 宋史

李有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為青人但成五代末以詩  
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入欲求者  
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煙景萬狀世傳以為寶

燕肅能盡入神 宋史

燕肅字穆之仕宋官至禮部尚書善為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  
巧能盡入妙品圖山水布景淡意氣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  
嘗造詣南記里設二車及歇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  
考於鍾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  
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

小米書畫 宋史

米友仁字元暉節之子也力學其父亦善書畫世號小米  
黃金着色寫生 事人類故

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畫之殊草草墨施丹粉而神氣迥出別有生意蓋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諸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筌不復能疵瑕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崔白善畫花鳥 事文類聚

崔白攻畫雖以敗荷鴈鴈得名然尤精花竹翎毛

僧惠崇善畫小景 事文類聚

僧惠崇工畫鷗鷺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烟渚瀟灑蘆曠之狀又工詩

張僧繇點龍睛飛去 事文類聚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

周昉無得神氣 事文類聚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塔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昉似答云兩畫總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者無得其神氣情性

## 占術

占卜而有驗者

懿氏卜婚有驗 左傳

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此其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王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史蘇論伐驪交勝 國語

魯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十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袂以街骨齒牙為猶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攜其人也必甘受逞而不和胡可壅也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龍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賞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天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言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吉孰大焉史蘇卒爵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罪二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故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我而我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史免曰何如史蘇曰昔豳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



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鄩人名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得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後晉果以驪姬敗

卜僂辛廖知畢萬後必大左傳

魯閔公元年晉獻公封畢萬于魏晉卜僂曰畢萬之後必大出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以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也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發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桓公卜男名友左傳

魯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徒父筮三敗獲晉君左傳

魯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耀故秦伯伐晉命卜徒父筮之言涉河使車敗諾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而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失狐蠱必其君也當此之貞風也其也歲云秋矣我路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官路利亡不待

史蘇明占左傳

魯僖公十五年晉獻公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孟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速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又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者皆憎職競由人

招父善卜左傳

魯僖公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于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重耳得吉國語

晉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也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祿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此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貨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水也眾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眾車有震武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之然而順者也

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勇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得國之卦也

舅犯占晉必勝楚說苑

晉將與楚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杓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仁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近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杓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楚立卜驗左傳

魯文公十八年春齊侯將伐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五月齊人弑懿公

穆姜辯筮左傳

魯襄公九年夏五月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亂在下位而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專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後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惠伯難南蒯左傳

魯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故南蒯以費畔初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哉乎彼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國有人矣哉南蒯欲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志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缺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

史墨論日食左傳

魯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瀛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譴火勝金故弗克

三史救鄭不吉左傳

魯哀公九年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順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知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故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

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言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稷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稱我安得吉焉乃止

梁丘賀善筮前漢

梁丘賀字長翁以能心計為武騎從京房交易漢宣帝時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鼓旗頭綰挺墮地首垂泥中刀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諱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

謝夷吾知長死期後漢

謝夷吾字堯卿仕漢章帝遷鉅鹿太守夷吾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為程長有賊累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李南明風角後漢

李南字孝山少篤學明於風角漢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援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陵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且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校廷望景安以為無徵至脯乃有驛使

齊梁書原傳接事南問其還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流馬賊是以不得速接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李南父亦晚節由舉人妻最請舉室卒有暴風雨便風上堂從如求歸解其二親姑不許乃乘而占曰家世傳術疾其亡日乃歸還家及井此術為婦女主喪者其亡之應因尋

唐檀卜知兵禍後漢

唐檀字子產漢順帝時舉孝廉除郎中檀少遊太學尤好災異星占安帝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亂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首領程璜殺省詠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頤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

郎宗卜應火災後漢

郎宗字仲綬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筮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責卜自奉漢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祭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許曼卜蛇果應後漢

許曼著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漢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今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二歲之後君當為將軍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建武元年緄出為

遼東太守計鮮卑至五年後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亡其餘多此類云

段駉預知姓名後漢

段駉字元章後漢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駉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駉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段萌與吏爭度津吏搗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段萌與吏關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駉遂隱居窳跡終于家

高獲致雨後漢

高獲字敬公汝息人也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營郵明府當自此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賦其間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楊由多驗後漢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楮數包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全有闕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鴻闕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字家

管輅知寃致慶後漢

管輅字公明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利濟民邪恩兄弟三人皆得雙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管輅占三淮無患後漢

管輅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啣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鳥來入室中與鷄共鬪鷄死鳥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言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啣筆直老書佐耳鳥與鷄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魅之徵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管輅占骸骨為祟後漢

管輅在信都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臂腰故心中疼痛不得飲食也晝刻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管輅占流光入懷徵吉後漢

管輅見清河王經時經去官還家經曰近者一怪八不喜之欲煩作卦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

素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管輅占鳩傷女鵲殺夫 魏書

管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鵲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止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變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去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

管輅占風知弘直子卒 魏書

管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颶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

中懷懷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甲申日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口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

管輅占獵得狸 魏書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盡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獲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猛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管輅占留客止灾 魏書

管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大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同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問為設賓主此能消

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新積門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頭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管輅盜盜納還失鹿 魏書

管輅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失鹿者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窺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獻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厥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棘葉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管輅占雨期 魏書

管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必至之應也又夫昨微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吸雨靈習習令風六合背同刻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倍寡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往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出輅輅言猶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飛鳥和翔

其應至矣須臾果有長風鳴鳥自永入東南有山雲樓起於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管輅占劉婦如言

管輅字公明漢魏時人善占術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管輅筮器

管輅經平原太守劉卻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最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卻曰此郡官舍運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

血汙深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管輅占知生死

管輅善占術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若生死之日毓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免籍云

管輅占牛豚

管輅為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索驗乃知以術知故裴興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旦

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關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獲婦從窰中出

管輅分著下卦精妙

管輅字公明郭恩字義博俱獻帝時人恩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嘗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午意便開發言難喻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爻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喪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

管輅知見三狸乃顯

安平趙孔曜薦管輅於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而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虞翻筮羽果驗

虞翻字仲翔仕吳為騎都尉開羽既敗孫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劉惔神明

劉惔字子仁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建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慶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惔惔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惔言惔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占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惔嘗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吳範言無不驗 吳書

吳範字文則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初孫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又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督督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難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克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候者還曰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惟範拊手曰羽至矣頃更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魏來其實百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

趙達算知吳衰 吳書

魏文帝在廣陵孫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

戴洋預知祖述死 晉書

祖述字士稚晉元帝時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駐確丘病篤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述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望大將當死述亦

吳聖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

戴洋斷追賊 晉書

戴洋為晉祖約中典軍遷督護元帝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派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二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

戴洋斷破賊 晉書

戴洋為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祖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也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

戴洋卜王導移居 晉書

戴洋字國流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晉司徒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冷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

燦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

郭璞卜東晉國祚晉書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主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劉裕禪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數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其驗如此

郭璞筮晉元受命晉書

郭璞當晉元帝初鎮建鄴時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并當沸其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辭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

命集卷之五

殷薦於上帝者也及帝即位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敬命徐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

戴洋斷王敦勝敗晉書

晉明帝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戴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祖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眾向合肥俄而敦死敗敗遂往壽陽戴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殲立沛皆非官有也祖約不從豫士遂陷於賊

郭璞受青囊之術晉書

郭璞字景純仕晉為王敦記室參軍初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獲災轉禍通致無方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懷惠之際河東先獲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後果驗

郭璞知葬地致天子晉書

郭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戴洋斷祖約晉書

成帝咸和元年春祖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潛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九丸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近直愛下振貧者奉有此變卒至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堅將兵到廬江其後散約名洋

出門之日吾還東何如留燕陽若留燕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  
失半入胡城門留燕陽尚可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  
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浚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  
屬並盡皆如洋言

郭璞筮使翼自驗晉書

郭璞為庚寅卜其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  
子周零及庚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庚水曰子忘郭生之  
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  
永和度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  
乎其年翼卒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  
幽微至矣若墓碑生金庚氏大忌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妻房  
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妻秘愛之不令蘊見狗  
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將出共視  
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臨慨然曰殆白龍乎庚氏禍至矣又墓碑  
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璞之占驗皆如此類

郭璞驢鼠精驗晉書

郭璞渡江至宣城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類象鼠前尾上  
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之太守殷祐令璞作卦遇  
遯之離其卦曰良體連乾其物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  
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還其本墅按卦名  
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郭網  
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郭亭驢山君鼠使請刑  
山神亦過我不得解之其結如此

郭璞妖樹作逆晉書

郭璞隨殷祐至石頭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當有妖  
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為生然若瑞非瑞辛螫之  
木倘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欽有  
菜莖曰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問  
璞答曰卯爻發而洽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郭璞知王道震危晉書

郭璞為王導參軍導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  
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導從其言數日  
果震柏樹粉碎

郭璞筮兆晉書

晉初褚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  
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

郭璞占元吉晉書

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  
后父議加不臣之禮

郭璞占元吉晉書

晉溫嶠令郭璞卜已與庾亮吉凶璞云元吉嶠語亮曰璞每筮  
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  
同討王敦

郭璞卜葬近水晉書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云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  
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

郭璞筮計敦大吉晉書

王敦謀逆晉室溫嶠度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  
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

李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成也遂勸帝討敦

郭璞命盡日中晉書

王敦將反晉使璞筮璞曰無成乃問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佳武昌書不可測敦大怒曰卿書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

郭璞死于雙栢晉書

郭璞嘗言殺我者山宗也後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收璞詣南嶠斬之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嶠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後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遇一人呼門姓名因以榜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

淳于智卜知鮑瑗得財晉書

淳于智字叔平能易筮厭勝之術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益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瑗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震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并得錢數十萬銅錢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

王徽之兄弟俱盡晉書

王徽之字子猷仕晉為黃門侍郎與弟獻之俱病篤有術人云

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與獻之卒月餘徽之亦卒

步熊卜驗晉書

步熊字叔顯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見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

杜不愆以飛雉卜超晉書

杜不愆為晉桓嗣建威參軍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兩世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雉籠成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雉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廳薦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雉雄不動超歎息曰雌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嚴卿白狗代序晉書

嚴卿晉人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斬某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

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懷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雉狗擊者卿求索止得駭狗無白者卿曰駭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知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父序墮上白鵝數頭無效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預知龔使善易得金 晉書

隗炤晉人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顧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

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

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氈覆以銅梓埋於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珣郭璞先卜其死 晉書

卜珣字子玉晉人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今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其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

為公更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獲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漢徵為大司農待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為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珣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黃泓占李龍必走 晉書

黃泓字始長晉人也父沉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華傳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晉懷帝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恭容施法政脩明康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止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慕容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指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孤之仲翔也及就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就就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追擊之備就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就益奇之

符融占夢得凶 晉書

符融字博休符堅時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二年而返

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爻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人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更詰其夫婦人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手於是推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臺產極言災變之故 晉書

臺產字國傳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星辨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無善經學泛情教授不交當世前趙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涕淚歔歔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開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

孔恭占墓 南史

劉裕時父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

天子氣者也時有孔恭者善占墓裕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恭曰非常地也裕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騰漁山澤同侶或亦觀焉及貴龍形更大

劉休以藝事君 南史

劉休字弘明初為駙馬都尉多藝能愛至鼎味莫不閑解宋明帝多見親賞又能鼓琴始初諸州反占知明帝當勝又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益其男女無如其休妻王氏妬帝聞之賜休妾數與王氏二十枝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草菜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

郭璞卜王氏前定 南史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郭璞占墓 南史

張裕字茂度曾祖澄當義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著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云其子孫遂昌云

僧繫發收之自鄧州還 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時為車騎將軍鎮荊州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繫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鄧州回還攸之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數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鄧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攸之與子文和俱自經死

世隆先知 南史



柳世隆善卜別為申價至一萬齊武帝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與讖李黨求筆及為題題蕭道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卜者知文育得銀南史

梁監州王勳以周文育為長流深被委任勳被代文育欲與勳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更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賁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勳勳問其故文育以告勳乃遣之梁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

梁孝元卜筮有妙南史

梁孝元帝於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艮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駭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詔以年荅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穰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穰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為室崩倒屋宇傾頽年月不便終不脩政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慎謹如此

賀道養卜筮南史

賀道養梁寶瑒之伯祖也工卜筮經遇工歌女入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吳明徹果貴南史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墳塋未脩家貧無以承給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

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吳興之小子也

劉紹卜牛北史

劉紹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飛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知紹言

晁崇占角蟲將死北史

晁崇字子業善天文術數拜太史令魏道武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薨姚平於壁以崇言之得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犢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粟鹿亦多死

徐路占有救至北史

魏明元時有客城令徐路善占候崇冀州欽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救須更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救至

崔浩占應北史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研覽魏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京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數天人之際凡為網紀者數家多有差謬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兆在後宮諱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鄰國三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浩既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鐵於酢器下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錢畫紙作字以記其具太武每幸浩

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之功

顏惡頭犯忌被殺北史

魏孝文帝時顏惡頭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囊惡頭尤之下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辛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顏惡頭求卜遇允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入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

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求去果如言

人問其故惡頭曰死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允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允變為乾乾天也故升天允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為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地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其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實物獻之豫之東益州刺史又期果為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尼在彭城後遊東都達彭城王命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為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周侍占騰必死北史

劉騰初坐事受刑補小黃門魏明帝時以其有保護勳累遷至

侍中封長樂縣公遂與領軍元叉廢置靈太后於宣光殿騰自執管鑰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侍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侍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聽事

遵世致人叫舞北史

吳遵世字季緒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得遵世晚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筮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未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慎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累遷至軍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失機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進武成更令筮之遵世

李業與占風北史

云此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

李業與占風北史

李業與少卿介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放權貴不為之屈齊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其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與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無賞吾彼若告敗安能罪吾若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與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所為本州刺史後業驗

宋景業占驗北史

宋景業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燕明歷數魏孝靜帝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緯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燕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詎計將還賀技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過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蔣昇天文有驗

蔣昇字鳳起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西魏文帝入統三年東魏齊泰頓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目從未至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泰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變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食彼親禮九年高仲處以此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盛感又在井思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仍自取之

靈助自筮不吉果死

靈助自筮不吉果死

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後自號燕王靈助每云三月未我必入定州尔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著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斬於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尔朱兆等於韓陵山

王春占戰多中

王春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連縛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

趙輔和占筮多中

趙輔和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帝令文宣帝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華咸云凶輔和少年景在衆人後進云華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華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遵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交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竟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後主武平中燕後宮誕男女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

許遵斷水火陣

比史

許遵明易善筮燕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當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帝容借之亡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

吳遵世恥驗受賞

吳遵世字季緒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發射戲使並遇刺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利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四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若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許遵言驗

許遵明易善筮燕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宣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主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強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時三臺初成齊文宣帝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李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綸李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四既而皆如言齊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祈筮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筮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張子信風角

張子信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游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齊武成太寧中徵為尚藥典衛後主武平

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闌而隨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與必不可往雖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便切召永洛且云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捕逐馬腰拆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權會占雲

北齊權會字正理學易妙盡玄微燕明風角妙識玄象會嘗遇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

庾季才知秦將入郢

庾季才字叔奔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康中書郎領太史封丘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觀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卿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陵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

耿詢巧思占驗

耿詢字敦信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群臣反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勇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知寶以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筆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

世積知而奏之隋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場帝即位進歌罷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字文化及紇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字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

耿玄遇知北史

耿玄善卜占有客叩門女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貴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後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懷而遠故玄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大守

庾季才知帝欲遷都北史

庾季才字叔奔隋文帝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守將整都夜與高顯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蕃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頗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綉布

楊伯醜分析交象北史

楊伯醜好讀易隋文帝開皇初隱於華山時出遊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父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

楊伯醜卜子北史

楊伯醜好讀易隋文帝開皇間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希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

楊伯醜知珠北史

隋文帝開皇間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善易卜者楊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伯醜帛二十四

楊伯醜卜許知常北史

楊伯醜以善卜著名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

楊伯醜卜馬北史

楊伯醜善占卜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隋主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遠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

楊伯醜知金北史

楊伯醜精於卜筮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為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

蕭吉卜墓有驗北史

蕭古字文休隋文帝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歷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由人不在于地高緯父葬豈不下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十卷三

史生占驗北史

李大師字君威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因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直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慮到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賓因問史生言曰此即鍾非裴君之臣亦

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差舛明年而齊資不叙師萬仕益州新都縣尉及唐高祖武德初裴寂仕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遷播因獨笑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如史生之占

薛順知秦分當帝天下唐書

薛順者隋大業時為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為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禁星見順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西為道士帝為祭觀九夢山號曰紫府拜順太中大夫往居之

張憬藏斷賢客死唐書

張憬藏技與張天綱時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為尚書僕射賢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

杜生神占唐書

杜生者善易占唐武后時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弓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募代之乃往折募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付於道見進鵝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眾以為神

韋見素論議皆驗唐書

韋見素字會微唐玄宗時燕左相封幽國公天寶十五年十月丙申有星犯昂見素言於玄宗曰昂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禄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昂金忌火行當火位昂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必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禄山其殤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昂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剋賊殆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禄山死日月皆驗

鄧珙占唐書

鄧景山以文史進累至監察御史唐肅宗至德初擢拜青齊鄧度使徙淮南為政簡肅有龜集城門鄧珙語景山曰龜介物也矣所以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與腹食魚亟命其之未及食冠至俱遇害

乙不歌牛鷹應下遼史

耶律乙不哥字習然六院郎君夏直之後初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逐牛過者即起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犢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啓土既葬告凶盡如其言又為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漂西榆上往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武禎其占如響金史

武禎宋欽宗靖康後棄後書界屬金禎深數學富於詩詞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詔東華門特久早祈禱不應朝廷為憂禎忽謂王鉉曰足下今日事歸恐為兩阻鉉曰萬

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

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頃更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

武元知蔡州破日金史

武元義宗時為司天長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九月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未帝問曰解圍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密計糧草便可給至其日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元赴水死云

馬韶知晉王利見宋史

馬韶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更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其所以來韶曰明

日乃晉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遷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又詰且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為司天監主簿

守榮為占宋史

孫守榮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織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次笛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宋理宗寶慶年間守榮與聞譙樓設角聲警日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作元春以告變功果與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聞者以畫寢辭守

榮曰丞相方釣魚池何得云爾聞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

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今占之曰來日哺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嵩之又嘗得手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律諸朝紳互有贏縮宋祿其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孫晤善青鳥之術宋史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鳥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熟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岩下若軍必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岩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

人還揚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氏曰其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與有便維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其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揚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曹元理筭知食物 事文類聚

曹元理善筭術嘗詣陳黃漢設食甚薄黃漢曰有舍卒客無舍卒主人元理以已著筭曰祖上蒸飽厨中為支何不設黃漢大驚

吳泰占香爐果獲 事文類聚

吳郡吳泰能筭會稽盧氏失傳山香爐使泰筭之泰曰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閭閻晨興

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

費孝先解字 事文類聚

臨卽費孝先山人賣卜成都五十年自云傳管輅執夢卦有歌有影世稱其術四方士大夫求占者甚眾其或因字以决吉凶然一字而數人占得之其應不同有一前官占得一解字尋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是年為本府魁薦一不肖子亦得一解字俄以屠牛被刑牛角有刀解牛也世莫可曉

康節卜牡丹有數 事文類聚

宋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馬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

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揲蓍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日食罷花尚無恙泊烹茶之際忽群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踉蹌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此說得之司馬文李名朴

安定真占年果死 事文類聚

安定真善筭術成帝時真常自筭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嶺上孤墳之西四文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未言往掘得古時空柳即以此葬焉

留孫筮相 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

張康推占果應 元史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彥紀南嶽就訪隱逸彥紀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便極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午午太一理民宜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事于將相

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  
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  
利從之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典康不受眾服其廉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六

### 人事門

#### 評品

品論人物之高下者

袁盾優劣

左傳

魯文公七年狄人侵魯西鄙魯公使告于晉趙宣子即趙盾因  
賈季問鄆舒相伏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叔向論楚公子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楚共王無冢適有寵于五人無適

人有

事于群望而析曰請神釋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子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踰之靈王肘加

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閭韋龜屬

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

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與同好誰

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有一人而無主二也有主

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

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新坂可謂無

黨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微可謂無

產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

葉疾乎君陳蔡城外焉并處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世不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當五也有五利以夫五  
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  
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  
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  
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限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  
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  
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  
獻好學而不亂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  
腹心有魏擊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從而與  
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  
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之不  
逆何以冀國

卷之三

三

二君者異

劉向以齊魯之迹不同

劉向曰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  
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  
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  
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  
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  
有正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  
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子貢評諸子之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

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  
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聞  
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  
類四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  
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再雍之行也不畏強禦  
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之和之以文  
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贊恭若恤勿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  
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  
禮勤則有繼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須相兩君之事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

趙文善論國語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

卷之三

三

吾誰與歸叔向曰

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智不足  
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石其仁  
不足稱也其隋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謀身不失其友子君下  
援而進不阿而退

楊雄論詩賦之麗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賦見稱或問景  
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  
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漢高論三傑之功

漢高祖置酒雒陽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臣

下嬖而侮人項羽仁而敵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  
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  
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  
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  
臣說服

楊雄評枚乘長卿遲速事文類聚

漢武帝時枚乘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代之  
而長卿溫麗枚乘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雄曰一旅之  
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

用相如

賈氏三虎後漢

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桓帝時天下稱曰  
賈氏三虎偉節最怨

部黨成讎後漢

漢桓帝昔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  
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誣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  
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讎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後汝  
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暄二郡  
又為誣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詔南陽太守岑公  
孝弘農成瑨但坐肅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親重學中語曰天

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自公卿以  
下模不畏其威議

三君八俊後漢

漢桓帝時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  
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以實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  
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  
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牟陟為八  
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暄劉表陳翔孔昱苑康  
檀敷程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  
劉儒胡毋班秦周蕃鄧王章為八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胡廣中庸後漢

胡廣字伯始漢靈帝建寧中為太傅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

五

塞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  
中庸有胡公

張儉部黨之魁後漢

漢靈帝時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張儉與  
十四人別相署號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禰玄徐乾  
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祐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  
指田槃疎耽薛敫宋布唐龍嚴谷宣賢為八及刻石立碑共為  
部黨而儉為之魁

許劭月旦後漢

許劭字子將靈帝時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  
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微時常早解屣  
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

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

陳王二難 事文類聚

後漢末時陳紀元方子長文即陳群弟誌李方子孝先即陳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于太丘陳父其太丘曰元方難為兄李方難為弟王珉小名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許子將論靖與皆王 魏書

荀淑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八子儉魏書謙洗爽肅勇與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與與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進拜光祿勳視事五日策拜司空與

陳登字元龍

魏書

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范滂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與隱居終身或問許子將靖與與執賢子將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劉備論元龍文武膽志 魏書

陳登字元龍魏太祖時有威名又倚角邑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劉表與備共鄉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益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

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

陳登論當時英雄 魏書

陳登魏太祖時為廣陵太守請同郡陳矯為功曹使請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情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焉足錄哉

孔融論韋氏雙珠 魏書

韋康字元將文帝時太中大夫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洲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慈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華歆龍頭 魏書

華歆字子魚文帝時為司徒初與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何晏以深幾况玄師 魏書

何晏明帝時為尚書初與夏侯玄司馬師名盛於時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

龐統論續劭 蜀書



龐統字士元蜀昭烈帝時與諸葛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初以事至吳吳人多聞其名陸績顧劭全琮遠性見統曰陸子可謂為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為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助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如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統似有一日之長初服其言

馬良白眉

馬良字季常山陽常山時為侍中兄弟五人並才名鄉里為之嘖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孫權論將略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無人遂破

孟德開拓荊州邀馬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晏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安俱下孤昔請諸將答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備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行任以眾過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蘇張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壽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開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朋不足忌與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知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有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孫權以子敬子衡比禹漢

孫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衣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先為都督辦護備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之私也畯乃服

庾純論傳咸文近乎詩

傳咸字長虞武帝咸寧初歷司徒左長史剛簡有大節風格峻

陸喜論士

陸喜字恭仲晉武帝太康中為散騎常侍好學有才思或問之曰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喜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伍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然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低然體國恩洽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速悔

此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於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養其

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

微方言表不可貴賤親疏

晉華表字偉容武帝時為太中大夫以苦節垂名李微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

王濟論戎談玄著

王戎字濟沖晉惠帝時為尚書令性任率不備威儀善談朝賢嘗上已楔浴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李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

王戎論人物著

王戎字濟沖惠帝時佐司徒安豐侯有人偷鹽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賢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

裴頠論齊髦優劣著

樂廣字善輔惠帝時為河南尹少與楊準善準二子曰喬曰髦皆有名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疵也又使詣廣廣性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劉訥品人優劣著

劉訥字令言晉惠帝時為司隸校尉有人偷鹽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善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兖州八伯著

羊曼字祖延元帝時為晉陵太守任達頗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郝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下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向平劉綬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

兖州四伯著

羊聃字彭祖羊曼之弟也元帝時辟為廬陵太守少不經學時論鄙之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毅伯豫章太守史曉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凝以狡妄為猾伯而羊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京都三明著

諸葛恢字道明元帝時為會稽太守時穎川荀閭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王導論虞駿善著

虞駿字思行明帝時為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與桓彝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駿駿遣子公拜彝至導常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劉惔論倉奴著

劉惔字真長晉明帝時為丹陽太守與王羲之相友善每有倉奴善知文章義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叔公惔曰學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和璧評并輔武秋著

和璧評并輔武秋著

郊野率直微皆明帝徵為尚書令道經姑孰與王敦相見敦謂  
曰樂彥輔短木耳後生流宕言遠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  
邪璧曰僕人必以其倫彥輔平淡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  
親疏及慙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  
日而言哉

侃議融章 晉書

陶侃成帝時為侍中太尉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  
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為  
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融為君子章為小人今章為君子融為  
小人其纖密好問煩類趙廣漢云

梅陶論陶侃諸人莫及 晉書

陶侃字士行成帝時為侍中太尉尚書梅陶謂人曰陶侃機神

今集卷之

上

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亦言  
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沈約論弘微為名臣 南史

謝安字弘微晉文帝時為黃門侍郎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  
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侍王  
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  
當之其見美如此

謝瞻止論 南史

謝瞻字宣遠宋武帝永初中為相國從事中郎文章之美與從  
兄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祕書郎早卒而靈運  
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  
與瞻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怒車便問按人

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  
止

三謝論潘黃優劣 南史

謝瞻字宣遠少有盛名宋武帝徵為相國從事中郎後因宴集  
謝靈運問謝瞻曰潘陸與黃充優劣瞻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  
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禍公問勲名佐世不得為並靈  
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問本自遜絕瞻歛容曰  
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  
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謝混論諸子優劣 南史

謝混字叔源武帝時歷中書令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  
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

今集卷之

上

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賞號曰微子混謂瞻  
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  
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憚而無檢  
曜仗才而特操不雋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齊三才終亦  
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嘗因酣燕之餘為韻語以獎勸  
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

鮑照論顏謝詩如芙蓉錦繡 南史

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運速縣絕宋文帝嘗  
各敕擬樂府止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  
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若詩若錦繡列  
繡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  
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戴氏三兒敵陳戴南史

戴法興宋前廢帝時為越騎校尉初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備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十萬錢

湛論延之為韜次南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王延之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

王訓後進領袖南史

一訓後拜侍中入見齊武帝帝問何故容曰褚彥四年幾為宰相

王訓後進領袖南史

褚彥四年幾為宰相

相故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

丘遲論到洽南史

到溉字茂灌撫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既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防大相賞好梁武帝嘗問侍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沉既連曰正情過於沉文章不減沉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沉蕭琛任防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防曰諸到可謂才子防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王筠論七葉重光南史

王筠字元禮原簡文帝時歷太子詹事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故南燕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

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十七葉之名德重光將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游雅論高允北史

高允字伯恭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徵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初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偏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察友保茲

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

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

獻之論古北史

劉獻之後魏孝文帝詔徵典內校書雅好詩傳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又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定獲我心嘗訓從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准之四料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出戶天下自

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繭繡從師正可憐問多識不過為  
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劉晝開戶讀書 北史

劉晝字孔昭受學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晝夜不  
息舉秀才不第乃學屬文言甚古拙制賦以六合為名呈魏收  
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  
體又甘於文晝不忿又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齊駱駝  
伏而無斌媚

崔光論碑頌 北史

周武帝平齊之後光擢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  
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  
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常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

集賢堂

未

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擢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  
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煬帝評詩 北史

隋煬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群官  
詩成者奏之帝覽王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  
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更自直過此者未可以  
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世基世綽世辯齊名同志友  
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

王通答問二荀 文中子

或問荀或荀攸於文中子王通通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通  
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霍王無長 唐書

霍王元軌 高祖為刺史時閑閣讀書以吏事委父司馬譙慎未  
嘗與物忤數引見虞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取長於玄平  
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  
吾何以稱之

魏徵言霍王材藝 唐書

霍王元軌後徙封具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  
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  
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  
東平也至孝行魯閔不能過帝遇益厚乃詔納徵女為妃

太宗品藻群臣 唐書

太宗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  
得失長孫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

集賢堂

七

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  
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  
鯁耳唐儉有辭善和斛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  
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密自能無過而儒不更事緩急非  
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  
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  
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諸遂良鯁亮有學術竭  
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  
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守素肉譜 唐書

李守素者太宗時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  
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

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名豈雅  
宜有以吏之世南曰昔任參昇通經時經五經今以倉曹為  
人物志可乎時涓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  
之

王珪善品人物 唐書

王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太宗謂珪曰卿標  
鑒通曉為朕言玄齡等材與卿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  
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以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  
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聚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  
君不如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  
日之長帝稱善

言忠論將優劣 唐書

賈言忠唐高宗時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奏上  
山川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  
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閫將而持軍嚴薛仁貴勇冠軍高倫  
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  
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眾亦以為知言

潘好禮美徐有功 唐書

潘好禮為鹿城主簿徐有功者仕武后為司刑少卿卒多救人  
之死好禮慕之論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  
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  
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與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  
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  
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電之震而能

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玄宗論將相 唐書

玄宗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  
命宰相輒啓問及房琯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  
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實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  
林甫曰是子如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  
之久邪帝默不應

張說徐堅論近世文章 唐書

崔融與張說評王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  
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  
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唐玄宗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  
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

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  
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龍服觀樵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  
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  
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  
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柘玉竿雖爛  
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穆員兄弟目以珍味 唐書

穆員兄弟四人贊贊員實憲宗時俱顯仕又皆和粹世以珍味  
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略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  
酪云

任圜對論相材 五代史

韋說且盧革仕後唐明宗為宰相至是俱罷相任圜與安重誨



鄭孔衡議擇當為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珪循惟不欲琪為相  
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  
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  
誨即以協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諸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  
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  
益笑端

世宗論志寧勇敢 金史

世宗問宰臣僕散忠義統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完顏襄奏  
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

太宗論范質無出其右 宋史

范質相太祖太宗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  
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太宗論臣所長 宋史

太宗淳化中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利害溥等悉條上之太宗  
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陳恕等若文章稽古  
與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  
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

康節評花寓諷 事文類聚

宋邵康節訪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橫不知敬康  
節語中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  
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  
知高下者次也見善蕾而知高下者下也章默然

輩論安石客於改過 宋中

曾鞏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振舉道之於陽信及安石  
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  
減楊雄以各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答也曰臣所謂茶者  
謂其勇於有為客於改過耳帝然之

邵雍論傳堯俞三德 宋史

傳堯俞字欽之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  
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  
為難爾

陳后山論韓杜詩文 事文類聚

宋陳后山云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  
以詩為文故不二耳錄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

寶默論薦許史 元史

元世祖即位召寶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  
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然之遂慮有宰  
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  
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趙孟頫論宋臣優劣 元中

趙孟頫字子昂世祖時遷集賢學士帝嘗問葉李留學優劣  
孟頫對曰憂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  
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

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貴以道誤國罔二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佳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

### 稱譽

稱義名譽者

黃憲致林宗稱十里之陂後漢

黃憲字叔度世負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桓帝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閭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類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

黃憲

世

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渚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

趙咨致曹嵩追謁 華文類聚

趙咨字文楚漢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嵩高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許劭致袁紹稱數後漢

許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和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其門惟劭

不過其門袁紹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紹遂單車而歸

張華稱褚陶東南之寶 晉書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少而聰慧清談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皆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晉武帝時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徒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索靖敦煌五龍 晉書

索靖字幼安武帝時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記衷張融索紛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曰敦煌五龍

索靖

世

下氏六龍 晉書

下粹字玄仁以清辯鑒察見稱武帝時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下氏六龍玄仁無雙

翁婿冰清玉潤 晉書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晉惠帝時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玠命屢至皆不就

會稽三康 晉書

孔愉字敬康以字聞成帝咸和中為左僕射時與同郡張偉康丁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王坦之字文度 晉簡文帝時為領軍將軍弱冠與郡超俱有重

王坦之字文度晉簡文帝時為領軍將軍弱冠與郡超俱有重

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維新

江東獨此王文度

劉嶼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泰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并奔慶孫越石

衣祭稱江數風流

江數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芳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太守時衣祭為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都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還中書郎

柳世隆稱美果之南史

庾果之字景行齊武帝時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預選美容質善言笑常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武帝曰庾果

之為

之為蟬蛸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果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

梁王瞻有三術

梁王瞻字思範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栗碑黑狗

于栗碑魏明元時為河內鎮將晉太尉劉裕之代姚弋仲栗碑慮此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碑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狗公麾下栗碑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碑黑狗將軍栗碑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

長孫儉致宇文泰改名

長孫儉初名慶明西魏文帝時為尚書燕相府司馬常與群公侍坐及退太師宇文泰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泰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道衡才名

薛道衡字玄卿齊武帝時才名益著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謫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韓愈書稱李渤景星鳳鳥

憲宗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無違吏持詔幣即山數促李渤上書

謝普屠羊說

謝普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獲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勸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開政輒附章列上

真宗器重王旦

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蕭勵稱江總神采英拔

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為舅吳平光侯蕭勵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賀知章比踐猷五總龜事文類聚

殷踐猷有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子華兄弟稱桐水韓家事文類聚

韓子華兄弟皆為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水韓家以別康公其家呼子華為三相公持國為五相公

馬交數織可聞不可見事文類聚

宋織有遠操不與世交馬交高尚之士具威儀造焉織拒而不見交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矣

子由稱譽子瞻事文類聚

蘇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

### 推獎

推人之善而獎之者

趙孟推范武子左傳

魯襄公二十七年壬午宋公蕪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季水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季水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季水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也隱信於鬼神無愧辭季水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欲神人宜其光備五石以為盟主也季水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孔子稱老子猶龍史記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入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若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稱子賤為君子說苑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安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

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

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而需不足又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

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有

所得者三始誼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而需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

雖急夜動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文侯數子方為得友說苑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謂太子不說因謂子

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復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欲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子方黃翟黃能進賢說苑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挾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以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開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蓋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鄭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惠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祖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于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

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共次也

孔子稱尹綽為君子說苑

簡子有臣尹綽慈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歟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而吾不面譽也

漢文帝自以不及賈誼史記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漢孝文帝微見時帝方受盤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河間王稱禹利歸於人說苑

漢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

章帝謂黃香無雙後漢

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黃香字文疆初除郎中章帝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曹操發誓荀攸魏書

荀攸荀彧從子也從曹操征伐有功轉於中軍師曹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

鄧芝推雲蜀書

鄧芝推雲蜀書

諸葛亮今趙雲與鄧芝拒曹真軍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飲泉固守不至大敗亮聞之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其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鄧芝在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訪悉入庫頃十月為冬賜亮大書之

諸葛亮歎稱法正蜀書

諸葛亮與法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孫權稱譽顧雍吳書

顧雍字元歎入為左司馬孫權為吳王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

世

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

嵇紹見推晉書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晉武帝詔徵之起家為秘書丞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後為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

王導指冠胡恢復著晉書

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武帝時轉臨沂令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道子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

華洪褒獎陸機晉書

陸機字士衡武帝時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前見兄文辭欲燒其筆後見君著書稱陸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

管輅稱美二劉晉書

劉智寔之弟也自素兄風少貧窶每負新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武帝時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謂人曰吾與劉寔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始白日欲寢矣

杜預武庫晉書

杜預字元凱晉武帝時為度支尚書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王衍稱象語如懸河晉書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晉懷帝永嘉中官至黃門侍郎

阮裕稱王氏三少晉書

王羲之王敦從子也敦尤重之時阮裕有重名敦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



顧和見稱麒麟 晉書

顧和字君孝元帝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明帝太寧初遷太子舍人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王導指林共克坐 晉書

何充字次道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充通善元帝時累遷中書侍郎嘗詣導導以麈尾指林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曰王為次道耳

王導坐客逐一稱讚 事文類聚

王導晉元帝時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常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

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舍蘭舍

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韓康伯見稱於殷吏 晉書

韓伯字康伯晉簡文帝時人康伯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勇毅浩稱之曰是出群之器度蘇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有之矣

符堅謂王猛若太公 晉書

秦主苻堅帝從容謂王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

武帝稱晦為玉人 南史

謝晦字宣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居憂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間猶以為恨宋武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塵華陽有逸驥徘徊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頗有兩玉人耳

武帝以德貴張緒 南史

張緒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宋武帝目送之謂王倫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宋淑作賦推謝莊 南史

謝莊字希逸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穆王饒宋文帝子也獻亦

鸚鵡晉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衣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

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文帝謂脩之不忝爾祖 南史

朱脩之字恭祖初為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

懷文稱義智深 南史

江智深父僧安宋文帝時為太子中庶子伯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聞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

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袁淑歎曾慶潛實莫貌南史

王僧虔宋文帝時為太子舍人恩賜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淵雅學解深技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超宗周毛南史

謝超宗隨父鳳南宋文帝元嘉末得還鄉里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為行年舉進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

袁粲推儉有凍梁氣南史

王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龍興豫章縣侯拜參軍主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

今集卷六

廿五

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相豫卒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後於宋明帝時拜駙馬都尉

袁粲言昂名器有在南史

袁昂宋後廢帝時人昂容質脩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從兄彖同見從叔司徒袁粲謂昂曰昂勿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

高帝謂超宗不衣自暖南史

謝超宗齊高帝時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

齊武帝兩美城南史

齊武帝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賦成以詩不盡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目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城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齊武帝賞愛張緒南史

劉俊之為益州廣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纒時舊宮芳林苑始成齊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邊憲見稱王儉三公南史

何憲字子思齊武帝時為國子博士時有孔邊字世遠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屢歲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邊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為宰相過常諒

今集卷六

廿五

議帳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上曰臣有孔邊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邊何憲為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操祭文

袁昂推美王訓南史

王訓齊武帝時人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

申英稱王東陽不附朱昇南史

王承齊武帝時人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昇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昇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性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昇門世並稱之

謝朓字玄暉

少好學有美名齊東昏時為中書郎好與人材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末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議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王深設榻重休源

南史孔休源字慶緒梁武帝時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何遜名流稱賞

南史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

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武帝天監中燕尚書水部郎

昭明詒詩助山賓構宇

南史胡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梁武帝普通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檢谷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昭明太子閣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

怪人將招五經士

沈約稱王筠後來獨步

南史王筠字元禮祗文嘗為詩呈沈約約歎詠其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立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亮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藉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始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聞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文指物程形無假題署又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者政在此耳梁武帝大通二年為司徒簡文帝即位為太子詹事

謝舉稱選江漢英靈

北史柳遐梁武帝時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魏孝文比彪如以黠

北史李彪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魏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以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

任城王言恩伯仁者有勇

北史魏孝文帝時任城王澄將兵南伐圍鍾離以賈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

曰仁者必有勇常謂盧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

賈孫共稱二陸北史

陸暉字道暉魏宣武帝時為尚書右戶三公郎與弟恭之姪有時譽洛陽令賈植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親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舒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陽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

孝莊帝嘉宋世良北史

宋世良為殿中侍御史河州刺史梁景敬袍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常為送表世良疏奏科其罪孝莊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

高歡愛譽陳元康北史

陳元康字長猷東魏孝靜帝時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如大丞相高歡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歡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

神武愛美崔暹北史

崔暹挺族孫也仕魏遷御史中尉時文襄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進酒神武親為之汴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美何況餘人

文襄大悅杜弼北史

杜弼使魏廷齊文襄令陳政要可為鑒誠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

英起言葉世所希有北史

孟業為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業為法曹為人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舉業斷決嚴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齊文宣曰如公言者比未便是大屈

李君稱崔儼崖岸可師北史

崔儼字叔齊齊文宣帝時為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顏丘李君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儼李君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儼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

子容稱述祖有伯夷之風北史

鄭述祖字恭文少總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北齊文宣時歷位至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遷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

薛道衡稱構有清鑒北史

高祖隋文帝仁壽初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云職唯構最有能名而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

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備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亦嘗不嗔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構有知人之鑒

孔徐共推世基 北史

虞世基字懋世初恬靜喜溫不形於色博學有奇才兼善章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文妻焉隋煬帝時遷內史侍郎

太宗推魏徵與諸葛亮 唐書

太宗嘗問魏徵與諸葛亮孰賢答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

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也

李勣極推文確 唐書

張文確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煬帝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太宗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確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確文確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其兄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故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君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

高宗稱行儉文武兼備 事文類聚

唐高宗儀鳳二年詔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一使歸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碑葉城紀功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叛黨禽夷可謂文武無備矣

房蘇共推德秀 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玄宗時為魯山令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况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

李揆見稱三絕 唐書

李揆肅宗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姿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民語贊詠文昌 唐書

段文昌字墨卿文宗時為左僕射徙帥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遏出游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憲宗推處厚忠功 唐書

韋處厚字德載憲宗初擢為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

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

帝曰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易簡稱王氏三珠樹 唐書

王勣勣勣皆著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勣又以文顯勣蚤卒福時少子勣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癖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莊宗稱阿三慈戰 五代史

後唐廢帝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為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

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在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慈戰亦類我

武行德稱彬遠大宋史

曹彬氣質淳厚五代漢高祖中為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

王昭素稱李穆偉器宋史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州大都督府司馬穆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昭素交易及在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得皆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為廊廟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仕至周世宗時遷諫議大夫參政事

太宗以德樞為英物宋史

韓德樞延徽之子年甫十五太宗見之謂延徽曰見兒卿家之福朕國之寶真英物也

海陵謂通古足為儀表金史

張通古海陵王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潘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為僧較其貴賤未可與薄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為宰輔乃復

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數該通足為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既為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為海陵曰汝為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世宗惜張大節晚用金史

張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調待個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棋當世推為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柴禹錫不凡宋史

柴禹錫字玄圭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宋太宗居晉邸以善應對權給事焉

張雍以士遜為吏第一宋史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貴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百日始帝太宗淳化中舉進士調鄆州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徵移士遜治鄆民應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不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

真宗稱宗諱至孝宋史

李宗諱字武昌真宗時為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



楊億替李昭遘 宋史

李昭遘字逢吉宗諱從子也仁宗時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

英宗知呂公弼 宋史

呂公弼字寶臣宋英宗罷三司使召呂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群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

嚴叟為司馬光稱美 宋史

王嚴叟字彥霖哲宗時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屢言事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

劉絢良能見獎 宋史

劉絢字質夫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哲宗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嚴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高宗稱趙逵不附權貴 宋史

趙逵字莊叔高宗時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逵一人帝屢召逵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負天子門

生也

趙汝愚獎羅點 宋史

羅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太宗指楚材示來使 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太宗時拜中書令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

仁宗感慕李孟 元史

李孟字道復武宗至大二年仁宗為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恩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邪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初李道復於成宗朝為參知政事嘗自述隱去位帝甚友愛感其言即命搜訪得之許昌煙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特授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

仁宗獎若愚廉勤 元史

韓若愚仁宗皇慶元年為中書左司郎中時參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為

# 獎勸 獎人之善而勸後者

漢光武善獎宏薄葬之令 後漢

光武建武十五年樊宏字靡鄉封壽張侯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今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

魏武帝賞諫 魏書

魏武帝賞諫 魏書

魏武帝欲攻三郡烏丸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糗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帝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晉文帝言魏舒人之領袖 晉書

晉文帝時魏舒字陽元轉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之每朝會坐屈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晉武帝稱美荀勗 晉書

晉武帝以荀勗字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羣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及在尚書

課試今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關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并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進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梁昭明褒美劉杳 南史

梁武帝時劉杳為臨澤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為餘姚令在縣清澗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為步兵校尉兼東官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鄒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之器

魏文成稱允忠臣 北史

魏文成時高允字伯恭為著作即後拜中書令諫諍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逆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

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知惡而於家內隱晦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從微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此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定我不過著作即汝等不亦愧乎

魏孝文舉觴賜郭崔 北史

魏孝文時郭祚字季祐為散騎常侍仍令黃門承恩注疏特成勳勳軍以立馮昭儀百官少飲清微後國魏孝文舉觴賜祚及

崔光曰郭柞憂勤無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齊文宣勞崔暹

北史

齊文宣踐祚時崔暹被諸流於馬城歲餘奴告暹謀反錄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伴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順乃將手板換暹竹者自指拭而詭視之以是知其真疑不足慮也帝既錄暹責其往昔打背違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

齊文襄解佩刀賜趙隱

北史

齊文襄時趙隱字孝深封安國縣伯孝深從征潁川時引水灌

秦書

史

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欲死戰之文襄令孝深單身入城告前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孝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頃史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孝深曰使卿常獲此利

秦王譽贈姚思廉

唐書

姚思廉本名簡高祖時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廉家素刀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祖節義故有是贈

唐太宗以魏徵為良臣

唐書

魏徵多病辭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在鏤何足貴和善毀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臣而加礪焉卿雖疾未

及衰庸得便爾

武后稱姚璹能無清

唐書

姚璹字令章武后時遷益州長史始蜀軍食暴殫猶發之無所容貸武后問降璹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璹為無之

唐明皇詩賜還官

萬年龜鏡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於是以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丞令兵部侍郎冠世等一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以下餞于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

唐玄宗題贊盧奐

唐書

唐玄宗時有盧奐者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

秦書

史

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為兵部侍郎

金世宗勸孝

金史

金世宗時永清縣有移刺餘里也契丹人隸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廢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世宗因獵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

宋太宗擢胡旦於甲科

宋史

太宗時胡旦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喻年召歸先

是慮多遜趙普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且默河平頌曰  
天祐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舜學有六水皆墊下人  
非曰聖作孰究孰度嚴賢者退不澤者鼎我防大患河豈云敗  
逆遂遠授趙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  
訴爾衛兵程是蒸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後云其終河以之塞  
唐堯懷山寶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今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  
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遂發普之語召宰相謂曰  
胡旦獻頌詞意悖朕自擢於甲科

張詠勉士就舉 宋史

張詠字復之宋太宗時知益州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詠察  
郡人張及李敗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教勉就舉而  
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

宋高宗親擢三洪 宋史

宋高宗時洪适字景伯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父皓使朔方造年  
甫十三能任家事以時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  
同中樞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  
升擢遂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遵亦中選由是三洪文  
名滿天下

元太祖慰諭勳臣 元史

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從容  
謂木華黎等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等車之有轅  
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

元太祖授海牙極帳 元史

元太祖時布魯海牙畏吾人也尤精騎射年十八所其主內附

充宿衛太祖西征布魯海牙不避勞苦帝甚其勤賜以羊  
馬極帳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

元世祖授馬欽錦 元史

元世祖時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碩贍饑民又給民粟種  
四百餘碩世祖詔獎諭特賜西錦一端以旌其義

元世祖擢許家仁厚 元史

元世祖時許家一名忽魯火孫提調太醫院事忽魯火孫與丞  
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  
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魯火孫供職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  
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

元成宗稱羨一心 元史

洪君祥世祖至元十七年同僉樞密院事復奉使高麗還改僉  
書樞密院事成宗即位詔裁減冗官知樞密院暗伯等奏  
祥在樞密十六年最為久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六

群書集事淵海卷三十七

人事門

謹飭

謹飭而能修飭者

仇覽自守後漢

仇覽字季智和帝時考減令主煥署為主簿煥勉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

今集事卷七

乙

以吉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覽自太學歸鄉里川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室亦乃或升堂家人莫見其聲聲色之具後方正遇疾而卒

蕭惠開部下莫違南史

蕭惠開宋明帝時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違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義推屈惠興宗不能諂已戒勅部下蔡會稽部伍若開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與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

度世誠生庶幾以防患北史

盧玄字子直魏太武神龜四年辟召天下儒儒以玄為首授中

書博士遷侍郎累遷至散騎常侍初玄有五子唯度世頗除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恒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誠絕妻嬖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宇文公諒不昧北史

文宗時宇文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常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畫有所為莫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自勵

自勉勵於已者

樂布德怨俱報前漢

樂布高帝時為都尉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酈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

今集事卷七

二

庾亮不忘父戒事文類聚

晉惠帝時使袁字叔襲父在堂戒袁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

陶侃運甓晉書

陶侃元帝時都督交州在川無事輒明運百甓於齋外暮還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終日勤勞危坐問外多事十緒萬端固有遺漏遠近當誦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張詠以燕勳忠公自勉

張詠真宗時嘗謂其友人曰詠幸生明時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應不言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陳烈開門收心讀書

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求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英宗見遺衣知戒

英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縹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

敢頃刻忘之

### 問計

問計策於人者

縲公用廖計得由余

秦繆公三十四年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陬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誘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縲公曰善遂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縲公又數使人間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縲公以容禮禮之

越王問計硯伐吳

越王欲興師伐吳乃問於大夫計硯計硯對曰夫興師無慮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皆為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曷慮越王曰天下存亡其要素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厥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直偽乎計硯曰春種入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收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勤者老作者少及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穢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通統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

越王問五大夫伐吳之計

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道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餌毛帖伏驚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少辭無今世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且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



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成之可克也越王  
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者動觀其符孟津之會  
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怨不辭齊雖不親外為  
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雖其策鄰國通而不  
絕其後斯正吳之與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隴葉茂者摧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崩乾之火不復其威水靜則無滙  
涘之熱火消則無焦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  
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  
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誅之兵不  
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  
觀其靜大夫若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

卷之五

五

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  
承閭閻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誣者狂  
信之人造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  
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  
吳居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  
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列  
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昧者也王曰未  
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越王以戰問五大夫

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  
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  
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

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  
后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若成進對曰審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往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  
審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阜如進對曰  
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勾踐問包胥伐吳之策

楚中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  
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  
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包胥辭曰不知王因問焉乃對曰夫吳良  
國也能傳取於諸侯故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  
側者歸酒豆而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卷之六

六

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則施民所欲去民  
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  
我其有餘使貧富皆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賈報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賈報焉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  
不知民之極無以餘度天下之孤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  
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漢王用信計定三秦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問計信曰今東鄉三木天下豈非項王邪  
曰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項王意為然乎人皆廢  
然不能任為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  
人有病疾涕泣飲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不忍不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  
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遂殺  
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百然不  
附特初於威強服耳各雖為霸實笑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  
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  
服以義兵從恩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時秦子弟  
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  
秦降卒十餘萬人唯獨邯鄲解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秦策

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暑亡所  
害除秦等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  
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遂用其  
計擊定三秦

沛公問鄉生破秦計前漢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鄉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  
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  
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為曰豈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  
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  
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

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殲秦此所謂探虎  
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  
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

妻敬讓與匈奴和親前漢

妻敬高帝時為關內侯帝自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上患之問  
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  
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敬曰陛  
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  
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  
時漢所餘使所鮮數問遣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因為子

秦策

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斬  
臣也帝曰善於是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漢高帝問策於滕薛史記

英布反書問高帝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帝曰發兵擊之  
坑堅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  
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眾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  
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符於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  
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

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罾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蜀先主三顧孔明

諸葛亮字孔明先主也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得入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

公孫權

九

於表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以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慕容德謀計於聚

平書

南燕主慕容德謀於眾曰行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計計將安出張華進曰郾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池險人殷可以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求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冠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踊曰東秦土方二十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美饒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叡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閻背負國恩必翻然而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

公孫權

十

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謀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古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舊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鄒諸縣悉降降置守宰以撫之

後趙主石勒顧問張賓

晉書

後趙天王石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應三月不止晉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眾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勸先送款於帝求歸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傲然長嘯中堅獎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長史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

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開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因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累妃主擢將軍之兵不足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自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止徒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拊擊也輜重逕從止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勸懷袂故髯曰賓之計是也責曰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有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誦曰右侯

魏太武疑宋問崔浩

北史

魏太武聞赫連定與宋王義隆分河止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含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崔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利義隆望定進定恃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也往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正望同河自守孰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疑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高祖問突厥和親之議唐書

唐高祖時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紆戰封德彝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者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

宋真宗訪馮拯邊事

宋文類聚馮拯奏書樞密院宋真宗訪以邊事拯以為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陳累糧其勢足以決勝

世祖問阿沙不花討叛計

元史阿沙不花入侍世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止說納牙曰太王聞乃顏反耶

白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耶曰不知也曰聞太王

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

設計 設計謀以圖人者

越王獻布以求吳王之心

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雖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則攻之以蒙足寒則饋之以水冬常抱水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求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

群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  
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緣雖有五臺  
之游未嘗一日登歌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句  
角西至於馮亭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百餘里

大夫種獻神木於吳

越欲復吳姓大夫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憚王選名山神  
材奉而獻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

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  
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榿榿巧工施校制以規

繩雕治圓轉刻削磨鬚分以丹青錯畫文章照以白璧鏤以黃  
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東海役臣臣

孤勾踐使臣種敗因更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

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不聽遂起姑蘇之臺

卷之七

七

越王進蒸粟于吳

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  
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  
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飢

越王賂嚭求成

吳欲伐越越王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胥放越國之罪  
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吳王曰語聞古之伐國者服  
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臣思結韓魏

南吳之難齊宣王時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  
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則無城之患張

弓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單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  
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及聽命於韓  
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盟於齊我因陰結韓之  
親而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  
告韓使若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盟於齊齊因  
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莊面而朝  
田侯

慎子勸用三子之計復東地

楚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  
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  
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  
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卷之七

七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  
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  
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  
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而不與則  
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  
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  
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  
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輔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  
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  
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  
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

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後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主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往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往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歷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秦策七

十五

齊王大與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魏以晉伐虞喻趙

戰國策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沛公引兵過陳留

史記

沛公引兵過陳留陳留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鄉食其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敵勞後者願得望見且盡天下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八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住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鄉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此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鄉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

秦策七

十五

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鄉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其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教聞命矣於是鄉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鄉生留宿則夜半時斬陳留令首喻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



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 用謀

用人之謀以圖人者

叔向用穆子苦匏濟秦

晉平諸侯伐秦及涇水莫濟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險道不共

韓信用左車計下燕

廣武君李左車趙王歇之臣也漢遣韓信伐趙下井陘左車說趙相陳餘絕其輜重深溝高壘勿戰陳餘不聽信問知左車計不用乃敢下井陘趙果敗信令軍中生得廣武君購千金項之有縛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項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

不拔曠日待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止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於是用項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曹操用荀攸計敗譚尚

荀攸字公達獻帝時為汝南太守嘗從曹操征討操方征劉表袁譚袁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群下羣下多以為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於南皮冀州平

曹操用荀彧策攻呂布

曹操聞陶謙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呂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小兵東擊陳宮官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若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以臨淮而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相

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  
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  
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  
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  
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實行其子弟念父兄  
之恥必入自為守無降心就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集  
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特之勢不患本  
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孫權用周瑜計不賢曹操

周瑜為吳主孫權護軍長史曹操兵威日盛下書責權群臣會  
議不決權意不欲遣質乃將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  
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鄢

孫權用呂蒙計後皖城

吳書

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  
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  
饒人不思亂況舟車旣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  
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  
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  
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舉  
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  
焚將軍鶚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  
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  
送質

孫權用呂蒙計後皖城

吳書

呂蒙為正平尉吳主孫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

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  
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  
盡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能其固以三軍銳氣四面  
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段韶取勝

北史

段韶字孝先仕梁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  
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  
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韶討之  
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恩謀  
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段頭  
傷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恩不虞大軍卒至望  
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  
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殺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並  
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

長孫晟智謀

北史

長孫晟字季晟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時攝圖弟處羅侯  
弼突利欲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  
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至隋  
文帝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  
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鎮約諸部落謀共南  
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震  
慶則鎮并州屯兵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  
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懷猜忌外示和同難必

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愛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侯連突賈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豈計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道傳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

今集事卷七

廿

年攝圖獮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誅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寶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繞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目勝為衆所宗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運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通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間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

薛東擊攝圖後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

秀實嚴衛斬王童

唐書

段秀實肅宗時與安西副將李嗣業收散卒還安西後嗣業與賊戰中流矢卒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言孝德使護喪遺私財葬之及白孝德為節度使使秀實佐三府及馬璘代孝德母所召連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段秀實為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起難征伐數有攻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行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殿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畫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雲積約放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

今集事卷七

廿

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

秀實列兵示敵而璘得歸

唐書

段秀實唐代宗時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馬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時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

王珣亂漏斬凌正

唐書

王珣字宏肱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代宗時加金紫光祿賜第常師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珣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珣珣覺之除亂滿刻以差其期衆警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

馬逢敗田悅

唐書

馬燧字洵美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田悅燧約於衆四勝則以家貲賞至是燧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無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復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鄆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鑼維車數百絕河載去囊過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交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頃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

集事卷七

世

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破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等三千人尸相踰藉三十里淄青兵幾盡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荒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辛祕將材

唐書

辛祕系出隴西唐貞元中擢明經第憲宗時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抗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錡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兼謂祕材任將帥

杜愔以好言誘賊

唐書

杜愔仕唐懿宗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勣反圍城處士辛鑑自廣陵來見愔勸出家為僧以守愔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愔之聞難完濟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愔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愔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愔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場賊皆鐵馬圓怒傳城賊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勣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愔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

董昌聲言却賊

唐書

黃巢唐僖宗時與王仙芝作亂自號衝天大將軍後轉掠江西奔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成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於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姬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黨等十五州

楊行密用友規謀破孫儒

五代史

楊行密字化源為人長大能手舉百斤唐昭宗龍紀元年拜行密為宣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頌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以敗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瑯黑雲都常

以為親軍

孫沔杖配戲罪

宋史

孫沔字元規宋仁宗時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趙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眾命斬之沔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眾汝必死而告者趙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謹者

舉義

舉義兵應時者

魏竄起兵應漢後漢

魏竄字季子季父崔素家俠能得報立王莽時聞更始立而莽

集事卷七

七

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邳人揚廣異人周宗謀起兵應漢竄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義殺莽鎮戎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竄素有名好經書遂推為上將軍聘方望為軍師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燒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眾庶震怒上帝反戾師文以為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

不遇

不偶遇於時者

顏驕三世不遇

事文類聚

顏驕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驕眉結髮上問曰

更何賄為郎何異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義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孟浩然因詩不見用

唐書

孟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將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示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張祐寂寞而歸

文類聚

張祐唐穆宗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與以詩三

集事卷七

七

百首薦于朝祐至京屬元稹偃仰內庭祐不悅而去上因朝詰問祐之詞稹高下稹對曰張祐彫虫小巧壯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領之曰是寂寞而歸

不得志

不能遂其所志願者

李廣失利自剄

前漢

李廣武帝元狩四年為輕車將軍時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利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母今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便長史持檄選驍勇追廣廣念其失道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幕府曰廣曰諸校尉小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訴至幕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單于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徘徊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到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蕭惠開發病嘔血南史

蕭惠開宋明帝時除少府加給事中素剛介不得行其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在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種種花草甚愛惠開悉剷除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

劉孝孫嘆仕多不遂南史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嘆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中屠狄負石沉河事文類聚

中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也今此滿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中屠狄曰昔蘇秦張儀之

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 失機

失機會敗事者

星吉不殺渠魁致陷元史

星吉字吉甫順帝時為胡廣平章至正十一年汝穎妖賊起會條屬儼之效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備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三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為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待命適有旨召為大司農司僚受賂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為俘囚乎

### 適興

動清興而有所往者

庾亮登南樓晉書

庾亮字元規明帝時為征西將軍遷鎮武昌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如此類

王謝絲竹晉書

謝安字安石穆帝時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絲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王謝絲竹陶寫恒恐兒輩損其懷樂之趣耳



王子猷訪戴晉書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廢帝時為大司馬桓溫參軍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太冲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及人問其故子猷曰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

彦回月夕鳴琴

褚彦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嘆曰褚彦回能逐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衆祭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案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諷詠

作詩諷刺者

文公貽詩預晚宴

楊文公為光祿丞後苑賞花宴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宋太宗皇帝聞之乃詰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皆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李宗諤獻詩預宴

翰林學士李宗諤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閣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觀猶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宋太宗覽詩即宣赴坐後遂為之雖選人帶館職亦同赴宴

丁謂賦詩稱旨

宋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日臨池久而御釣不食丁謂公謂應制詩曰驚鵝鳳華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以為莫及

韓琦和御製詩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宋仁宗為備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寒韓魏公時為首相和詩卒章云魯參二十年前海會今備台司得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識陛下仁宗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識陛下遊宴太頻仁宗為之笑

諷詠致禍

吟詠刺時獲罪者

崔琦諷梁冀見殺

崔琦字子璋少遊學京師舉孝廉為郎後漢靈帝時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白鴿賦以為風梁冀見之字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

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其後竟捕殺之

蕭鋒賦脩柏而被殺南史

江夏王蕭鋒齊高帝第十二子也嘗著脩柏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明帝殺諸王深憚鋒不敢於第牧之鋒出登車遂逼害之江數聞其死流涕曰若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柏之賦乎

子瞻諷詩幾致于死宋史

蘇軾字子瞻宋神宗時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

世

世

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訛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曲端因題詩被害宋史

曲端字正甫始知鎮我蕪經略司統制官治兵涇原高宗建炎初以王庶知延安府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金人攻陝西延安無收散亡赴端端問庶延安失守狀拘庶其官屬奪其節制印朝廷疑端有叛意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州陝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建炎四年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端自將屯宜祿金人昧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張浚意端端兵柄萬安州安置張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前將曲端吳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

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

感慨 感事而興慨嘆者

昭子感時無霸左傳

魯昭公十六年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鄆

世

世

人皆入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才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誰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孔子至河聞賢人死而返史記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後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薄朱野郊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

孔子作荷蘭操 事文類聚

荷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自任曰自魯及齊魯魯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

楚莊王嘆不得賢人不食 說苑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

李斯嘆不復牽黃犬 史記

秦二世二年七月趙高既具李斯之獄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龔舍見虫觸蛛網去官 事文類聚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林宗悼陳蕃之逝 事文類聚

郭林宗因陳蕃寶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慨然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瞻焉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劉備感髀肉復生 蜀書

劉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見髀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孫秀流涕 吳書

吳孫秀奔晉為驃騎將軍秀在朝初聞孫皓降群臣畢賀秀擁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司馬懿作歌 晉書

司馬懿先於魏明帝時為太尉即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即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勅郡中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無飲累日懿慨然有感

曹志感齊王之藩 晉書

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也晉武帝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奉秀等以為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憤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

阮籍懷古 晉書

阮籍武帝時人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以自悅

羊枯峴山 晉書

羊枯峴山晉書

羊祜武帝時人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談終日不倦  
嘗慨然謂從事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  
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今皆煙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  
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聞望必  
與此山俱傳至若湛等乃當如公言耳

祖逖聞雞起舞

祖逖字士推博覽書記該洽古今見者謂其有贊世才晉惠帝  
時與劉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逖覺曰此非  
惡聲也因起舞逖琨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王戎感舊

王戎感舊晉書  
王戎字季道河東人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

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  
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山簡止樂

山簡字季倫晉懷帝時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  
事假節鎮襄陽時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譙會之日察佐或勸奏  
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  
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周顗流涕

周顗字茂弘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用事過江人士每至暇  
日輒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  
河之異相視流涕惟道微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  
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眾收淚而謝之

劉琨知命

劉琨字越石元帝時轉琨為侍中太尉琨為後所拘王敦  
家使匹磾殺琨數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殺吾是殺我  
也死生有命但恨離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歎欬不能自  
勝

庾敳作賊寓意

庾敳字子嵩元帝時見晉室多難終知艱禍乃著意賦以豁情  
猶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  
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桓溫眺望

桓溫眺望晉書  
晉桓溫明帝時為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  
之任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

慨然曰

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西  
踐北境與諸將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  
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  
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敗絮豆  
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二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  
意以況袁宏坐中皆失色

鄧悝嘆殺之禮慢

鄧悝字嘉賓晉明帝時人起未死時王獻之兄弟見鄧悝常踴  
躍問訊甚備舅甥之禮及起死見悝慢怠候之命席便遷  
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

宋武帝聞詩流涕

宋武帝聞詩流涕南史  
宋武帝聞咸陽倫浚欲復北伐謝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

京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群僚誦詩每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處

三環鳴咽南史

宋順帝即位王琨進右光祿大夫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轡頓首尾動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願見此事鳴咽不自勝百官人雨淚

魏孝武渡河入西有感北史

魏孝武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永熙三年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果樂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樂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

魏文脫屣北史

西魏文帝及齊大位權歸周室晉登道造觀望差我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官壽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齊武成憶微北史

齊武成幸并州高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營後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因憶微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復問

蕭登懃時北史

後梁宣帝蕭譽見邑居殘毀于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懃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決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肝衡抱歎毛者久之遂以憂憤歿

皆而死

鐸盧幹聞雉賦詩北史

鐸盧幹字徹叔幼警悟異常兄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及長壯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為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道宗太康二年乙辛再入樞府鐸盧幹素與蕭巖善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夜孔子待試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傳

李繹作五知傳宋史

李繹字從之仁宗時遷太常少卿再知延州所至頗稱治自以父宦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感舊

感懷舊事者

到攝一歲三遷南史

到攝字茂撫宋明帝以攝功臣之後擢為太子洗馬齊高帝華命遷為中軍諮議參軍齊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明帝時齊武帝與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饑攝得早青瓜與齊武帝對割食之齊武帝又數將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

善心垂涕受詔北史

許善心字務本補撰史學士陳後主偵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過文帝代陳禮成而不獲交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整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籍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

善心哭盡氣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位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誰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則我誠臣也

太宗誤呼萬均唐書

薛萬均唐高祖時為上柱國永安郡公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太宗驚悼為舉哀後嘗賜群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惶然曰萬均朕之舊舊怨口及其名豈死者有知莫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

唐高宗美元起白首相見事文類聚

唐薛元超太宗時為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嘗謂元超曰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倏忽已三十年與卿白首相見歷觀書傳共白首者幾人

呂文穆饒瓜起亭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蒙正宋太宗時人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伊水起亭以饒瓜為名不忘貪賤也

奇遇有所遇而感於心者

祖邀善遇李頭晉書

祖邀字士雅晉元帝拜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邀進據太丘樊雅夜辭邀入其壘軍士大亂邀求拔於陳川遣將李頭率衆援邀遂克雅衆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邀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邀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王導拜陵晉書

王導字茂弘有推奉晉元帝中興之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空領中書監元帝崩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遷為司徒位太保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晉元帝遇已睦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德興讀詔流涕唐書

李茂元李靖五代孫為鳳翔司錄參軍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上之有曰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還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又有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權德輿嘗讀之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景慕景仰思慕者

曾子慕夫子三言說苑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也

子與稱贊孔子孔子家語

齊子與適魯見孔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

荀爽喜卿李膺事文類聚

李膺性簡允無所交接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荀爽嘗謁膺因為其卿既還喜曰今日得卿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王敦飲錢為婿晉書



阮修字宣子武帝時人君貢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欲殺之  
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謝安蒲葵增價晉書

謝安孝武帝時少有盛名時多受慕鄉人有風中宿縣者遠詣  
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  
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延之慕鏡不復酣事文類聚

宋張鏡與顧延之隣君顧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  
與客談延之從籬過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  
由是不復酣

竟陵王表為劉徽立館南史

齊劉徽字季珪安祿繼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將莫不

下席

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  
居之請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任  
在檀橋尾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故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  
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永明七年表齊武帝為徽立館以楊烈  
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徽曰室美豈為人以此華宇豈吾宅  
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過疾子良遣後徽學  
者彭城劉繪順陽阮瞻時居於徽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皆  
手服臨送

任昉多見貴游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時為新安太守昉好交結遊進士友不附  
之者亦不逼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子弟莫不與多  
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知漢之二君也

魏深吏人稱慶北史

魏深隋陽帝時遷為其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有猾人負  
外郎趙君實與武陽郡丞元寶歲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  
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  
之徒歸來知市德深後轉為館陶長其貴鄉父老有涉艱險詣  
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  
詐郡不能決會符節使者韋霽往數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  
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縣庶合境悲泣因  
役而居任者數百家

景駿民爭迎舊唐書

韋景駿中明經唐中宗神龍中歷肥鄉令景駿後數年為趙州  
長史道出肥鄉民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

兒曹

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邑中  
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  
為留終日

陽城感諸生立石唐書

陽城字元宗唐德宗時為國子司業是時薛約者狂而直言事  
得罪謫遠州吏捕得之城家城坐定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  
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番季憤  
王魯卿李謹等二百人頭負雙轆請留城番等守闕下數日為  
吏遮抑不得上疏行皆泣涕立石紀德

魏門改易唐書

魏謩字申之魏徵五世孫也唐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  
其後汝士謩為起居舍人文宗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

對惟故笏在詔今上選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其崇

張覺恭降沈章 金史

沈章字之達熙宗時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章往招之覺即日降

韓琦輔賢相 宋史

韓琦字稚圭仕宋英宗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魏人為立生祠及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闕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輔賢相人謂之富韓云

洛陽耆英見慕 宋史

文彦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哲宗時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 感慕 感其人而思慕者

簡子憶太叔佳言 左傳

魯定公四年諸侯侵楚及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趙簡子追思周舍 新序

周舍立趙簡子之門三日夜簡子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諍諍之臣操筆隨君之後而司君過書之簡子與處無何而舍死簡子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謂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諍諍自舍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

羌胡為鄧訓立祠 後漢

鄧訓字平叔鄧禹子也漢和帝永元初為護羌校尉以德懷諸胡善其撫養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者使醫療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悅後訓病卒羌胡旦夕臨有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闕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

合集卷廿四

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媽媽歎息曰此義士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

謝鯨哭玠 晉書

衛玠字叔寶美姿容京師人士聞之觀者如堵懷帝永嘉六年年二十七以勞疾卒時人謂玠被殺葬於南昌謝鯨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羊曇輟樂 晉書

謝安字安石晉孝武帝以太保加都督諸軍事平日愛重羊曇及卒後曇遂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武帝歎應穆之

宋劉穆之字道和晉恭帝時累遷尚書左僕射又宋武帝受禪每歎應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開與穆之笑曰卿不聞騷騷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由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

武帝追贈周捨

周捨宋武帝時為郭祖深獲始與相白過書餉捨衣履又婢以聞於帝帝免官後捨以右衛將軍知詹事卒帝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諡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群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臣等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

義康追憶謝述

宋謝述字景先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啟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宋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義康追憶謝述

宋謝述字景先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啟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宋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袁粲惆悵景文

王或字景文球從子也宋明帝時累遷尚書左僕射景文幼為使奴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陸印見慕

陸印字雲駒齊文宣時授給事中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印自任朝行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

崔瞻讀碑哀父

崔瞻字彥通北齊武帝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後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懷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癰痕然確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

士謙死感士女流淚

李士謙字子約一名客卿營亂喪父事母以孝聞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隋高祖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魏德深隋煬帝時為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肅甚便於民不使勞苦武陽郡丞元寶藏深害其能會隋末越五個微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友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鄉人庶哀慕不勝至今

懷之

陳叔達受賜葡萄感母事文苑叢

唐高祖賜群臣會於御前有葡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上問其故云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上曰卿有母可遺乎逐流涕嗚咽因賜之

符載請修孟浩然墓唐書

樊澤德宗時為節度使孟浩然墓碑壞符載以笈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殯洛陽又門商陵建丘隴賴改水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墓國州皆紳開風疎動而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貞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鄧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

不可片更署曰孟亭

傳正為李白改葬青山唐書

李白還尋陽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曰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唐憲宗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弱失身命也不願更葬傳正嘉歎復其夫僕役

金世宗悼后金史

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

此女之母皇后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官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

周必大追慕叔晦宋史

沈煥字叔晦孝宗時為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每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孝然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孥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許衡遠見悲悼元史

許衡字仲平號魯齋如飢渴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元世祖即位召為太子太保後歷至集賢大學士無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

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樂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相考扶而起莫獻如儀既撤家人餞怡怡如也己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不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皆明大小皆有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末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君氣慤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德輝感而立廟元史

李德輝世祖時為安西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三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義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芳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 傷悼

傷嗟悼惜已往之人者

孔子悲悼子產史記

鄭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歎伯華之死說苑

孔子無事華子

說苑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景公吊相說苑

齊景公游於蕞園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泣快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

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荀彧傷婦而亡書

荀彧字奉倩或之字也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且宜以色為主魏文帝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彧於是聘焉容服惟恨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啜啜彧不哭而神傷嗟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彧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不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劉頌知茂先有種晉書

劉頌字子雅仕晉武帝為吏部尚書時趙王倫害張華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還晉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

張翰鼓琴而哭顧榮晉書

晉書

顧榮字彥先仕晉元帝為安東將軍嘉興伯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郭璞哀傷陳迹晉書

郭璞字景純為東晉大將軍王敦記室參軍穎川陳迹為大將軍祿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王敦難作

何充歎亮埋玉樹晉書

庾亮成帝時拜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會寇陷郢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詔復位尋拜司空亮之固辭下拜自郢城陷憂憤發疾薨時年五十二追贈

太尉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贈永昌公將葬何充歎曰埋王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王祥悼子

王烈王分並勿知名為父祥所愛二子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徽之歎弟人琴俱亡

王獻之死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乎子敬人琴俱亡矣因頓絕

王珣哭謝安甚慟

王珣兄弟皆謝氏婚以情嫌致隙太傅謝安與珣絕婚珣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徽之曰吾欲哭謝公歎之驚曰所望於法

護字也拾是直前哭之甚慟

王導哀悅

王悅與父導語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氏號歛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文帝歎弘微之才

謝安字弘微宋文帝即位轉右衛將軍元嘉十年卒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

齊武帝悲憶任昉

任昉字彥升為新安太守卒於官齊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任昉少時常恐不滿五

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諡曰毅

昭明哭臨王規

王規字威明梁武帝時為秘書郎太子洗馬後遷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尋為吳郡太守卒昭明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栗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爾過陳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調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唐太宗辰日哭公謹

張公謹字弘慎唐太宗貞觀初為代州都督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帝然所謀攻破定襄敗頡利至詔慰勞封鄆國公改襄州都督卒于官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元結悼兄

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曰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吾哀之以戒荒淫之徒

金世宗哭宗幹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也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侍親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懷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



之勸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  
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

### 好尚

好尊尚一事者

王濟馬癖

王濟晉武帝時為侍中嘗乘一馬著連乾郭泥前有水終不肯  
渡濟云此必足惜郭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張華載書

張華惠帝時人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  
机篋嘗從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  
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  
聞世無與比

阮祖財履所尚不同

晉書

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履明帝時人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  
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身障  
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履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  
幾量履神色甚閑暢於是賸負始分

王羲之愛鷗

晉書

王羲之穆帝時為會稽內史性愛鷗鷺嘗有孤居姥養一鷗鷺  
鷗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  
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好養鵝亦往觀焉意悅因求市之  
道士云為高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

王子猷好竹

晉書

王徽之穆帝時人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使出坐

與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開  
門徽之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  
之但嘯求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

王恭臨刑誦經

明書

王恭字孝伯孝武帝時為丹陽尹恭為性不弘閑於機會酷好  
佛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百姓怨嗟及為會稽王道子所誅臨  
刑猶誦佛經自理續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  
致此但令百代後知有王恭耳時人傷之

張陳尸素行殯

晉書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素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  
謂湛至下陳尸松道上行殯

琰之射獵

北史

李琰之字長仁後魏孝莊帝時累荆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  
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及  
至州之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

唐太宗愛蘭亭書

華文類聚

唐太宗有王羲之真蹟三十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寶  
惜者蘭亭為最嘗時耳詔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  
將去遂以玉匣貯藏昭陵後溫韜伐昭陵復入人間

李靖佩筆

唐書

太宗時李靖嘗製佩筆以木為管攷刻金其上別為環  
以限其間

九齡製笏囊

唐書

張九齡字子壽玄宗時為中書令後封始興縣伯體弱有風

藉故事公卿曰指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  
諫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

陸龜蒙家判茶品第唐書

陸龜蒙宣宗時人嗜茶置園頤諸山下歲取粗茶自判品第張  
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  
雖百里為致之

彭玕遺金求石經唐書

唐僖宗時鍾傳為鎮南節度使以彭玕為吉州刺史玕健將也  
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  
金易一筆百金價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 好惡

好惡出於私者

子瑕事衛君說苑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則彌子瑕之母族人  
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考我為母  
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  
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  
宜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  
後獲罪者愛憎之生緣也

岳載異後晉書

潘岳武帝時遷長安令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被彈出  
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  
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 處變

能處事變得其宜者

棄疾自縊左傳

魯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母見之  
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  
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  
疾請徙子南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葬其徙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  
乎曰棄父事雖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晏子不與國難左傳

魯襄公二十五年夏崔杼弑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  
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問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子產不徒鄭兄弟之召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秋七月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  
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  
已也吾曰子皮與我矣矣矣吾晨自墓門之濱入因馬師頤介  
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

曰兄弟而及此吾後天所與伯有死於平肆下庶幾之脫之股而哭之欽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平城子卿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擅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荀或果決見郭貢後漢

荀或字文若獻帝時丞相曹操擊陶謙使荀或守許城任以留守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應之邈乃使人譏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經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

卷之七

七

說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使固其守平全三城以待操

庚亥率眾備賊晉書

庚亥字叔褒晉孝惠帝時為潁川功曹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亥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亥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亥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致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恃亂無暴鄰無捕屋無撫人有所推無誹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於是陰院社既後備學鳩樹藩障考功庸

計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彌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眾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眾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必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便與行乎

高歡圖洛周不果而逃北史

魏孝明帝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齊神武帝高歡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歡戀多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段榮求救賴榮速下取之以免

卷之七

七

彥和秘喪北史

魏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魏孝文帝時齊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帝乃親討之詔勰都督總攝六師帝至馬圈疾忘會齊將陳顯達始奔遁時孝文帝崩于行宮慮問凶泄漏逼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於安車中總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加欽觀還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祥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教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傳於魯陽郡外久之乃人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凡誠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難難權曰汝恨吾後至耳

羊烈告難辭賞

北史

羊烈字信卿少通敏觀若昌末烈從兄伯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睦赴洛陽告難朝廷將駕常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得者大哉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已利乎卒無所受

傳伏降周

北史

傳伏少後戎北齊後主時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冠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冠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從竭忠為子不從盡孝人所離疾願

羊烈告難

北史

即斬之以誦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齊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助以骨賜伏曰骨親肉陳所以相付遂引與同火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帝謂齊後主曰朕前三平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

敬德勸秦王決計

唐書

尉遲敬德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計目急入白秦王世民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末忍伺其發而後以義

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眾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即不聽不

解交手蒙戮矣王曰孤之謀未可全棄可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今兵悉入宮被甲尚何等王乃令敬德往諭房玄齡等入議計及惡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元吉將奪弓敬德馳叱之遂射殺元吉府兵戰不解敬德以二首示之乃去時高祖從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

李石善安變亂

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時權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明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戰

李石被忌嫉辭位

唐書

而騎臺省吏稍稍道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顧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眾立至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然亂

李石被忌嫉辭位

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時為中書侍郎宦官仇士良等疾之欲加害石石將朝騎至觀仁里祖盜發射石傷馬逸盜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八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居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

無逸解帶投追騎

唐書

皇甫無逸為右武衛將軍場帝幸江都詔居宇洛陽帝被弑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等無逸棄母妻所關歸廬公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尔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尔無相困騎于取由是獲免

克用進門還軍五代史

李克用追黃巢至宛胸不及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田鵬等隨電光進射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頌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唐僖宗和辭之

王嚴定亂宋史

王嚴定亂宋史

本

王嚴字總之宋仁宗天聖初嚴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嚴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

遭謗

遭人誣謗者

盧詢祖才敏致嫉北史

盧詢祖祖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不至鄰趙郡李祖勳嘗與詢祖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勢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王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

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辭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獲雀相賀天保未為蔡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揚情情曰故舊皆有所廢惟大夏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使既至後所作蔡長城以寄其意其略曰松則然則木亦何斯而斯則也草則離離離離綠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榛非亦常態曰卿小生才學富盛數角有無上之志卿不謂對曰詢祖初謂以言實懷揚懼見丈人蒼蒼在旁差以自安即甚重其敏贈賂有口辯并城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差於後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況況執王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

王彥章

本

毛知逸勢冲天者前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

彥章被讒五代史

王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趙嚴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嚴疑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嚴各為捷書以聞嚴遣人告嚴等臣彥章書而上己書未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勞而不及彥章軍主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嚴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嚴等從之曰嚴殺之乃嚴彥章以疑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勞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勿彥章不恭勅還第

趙世延久獄見原元史

元史

趙世延字子敬仁宗延祐五年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  
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開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  
二百人懇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  
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等誣  
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變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  
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煇煉使成獄會有旨事  
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官事白帝繫之刑詣逼令自  
裁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等自以所訴涉誣欺亡  
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  
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  
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  
稱萬歲

### 遇難

遭遇患難者

蔡邕斃鉗逢義人得不死後漢

蔡邕字伯喈漢靈帝召拜郎中校書東觀漢記邕與司徒  
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  
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  
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  
邕上書自陳有詔咸死一等與家屬斃鉗徒朔方不得以赦  
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  
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

臧遇趙倫之禍晉書

臨淮王臧字敬文愍懷太子之子也惠帝永康元年四月立

為皇太孫以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  
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笑  
侍從者皆更因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  
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  
害

懷帝遇劉曜之難晉書

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  
藕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皇后  
成帝遇蘇峻之難晉書

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戰奔西陵王師敗績司徒王導右光祿  
大夫陸晔荀崧等衛帝於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  
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

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

子隆無故被明帝所殺南史

齊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  
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  
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  
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  
壯常使徐嗣伯合釐如九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  
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綽同夜先  
見殺文集行於世

梁武帝被侯景所制而崩南史

梁武帝既為侯景所制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諱進  
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



待有莫不泣疾久口苦索密不得再曰何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勸于閣下

大器臨難神貌怡然南史

蕭象太子大器字仁宗梁簡文帝嫡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無神用端疑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未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必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

梁元在幽賦詩受死南史

梁元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何言異蟻蟻一旦損鵬鵬其三曰松風侵曉哀霜芬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復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空得動耕人梁王登遠尚書傳其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為我宣行進捧詩流決不能禁進士囊而殞之

梁元帝被蕭詧詰辱南史

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批把門親臨陣督戰帝中流矢斃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如梁王蕭譽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侯射長孫儉譏

後云埋金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誓相辱狀謂儉曰向卿相謫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

虞熙先父死難北史

虞侯虞熙虞世基之二子也字文化及將亂之夕侯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百藥僥幸不死唐書

李百藥字重規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

劉信因國難自殺五代史

漢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高祖後弟劉信在京師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輩為天無眼而使戕害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抔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檀州王峻遣前中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信為恭王

宋徽宗被金虜為燕人金史

宋徽宗欽宗二帝為金所虜金太宗天會五年二月丙寅詔

降二帝為庶人六年七月乙巳以宋二庶人赴上京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于乾元殿封其父民德公于重昏侯

四喜公迎后見殺金史

徒單四喜表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丁酉夜四喜內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勒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手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葉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輩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粟金史

千枚生金山一龍騰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慶寧軍以管隨行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鉅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卓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六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突亦入京頓四喜家少頃還宮復議以是夜再往太后倦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木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為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楊允恭結賊子得脫宋史

楊允恭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儻任俠宋太祖乾德中王師平蜀群盜竊發恭繞弱冠率鄉里子弟若干清泉鄉為賊所獲將殺之允恭曰苟活我當助爾賊素聞其家富乃釋之陰結賊帥子曰與飲博賜不勝償以貲使伺賊賊將害允恭其子以告因遁去

群書集事淵海卷三十七

宋史

宋

群書集事淵海卷三十八

性行門

孝悌

華事父母兄長者

李元為母兄出婦後漢

李元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元曰今貧居如此難必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餽之曰如欲別居當置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元置酒饌客元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元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怖羅散帝時徵為郎中父

遷侍中

蕭疑敬兄孝父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蕭疑字宜嚴高帝第二子也武帝以事失育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過度眼耳皆出血

任昉叔父事兄南史

任昉字彥升初仕齊後為梁武帝記室參軍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管奉供養祿奉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

二章兄孝弟悌唐書

章金益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割股膳母愈全啓亡全益服斬表斷手一指以報不畜事僅僕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

孟興孝敬金史

孟興蚤喪父母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章宗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李宗諤內行淳至宋史

李宗諤真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守孤恩禮無盡與弟宗諤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汝而已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為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

羊仁復聚元史

羊仁廬州廬江人世祖至元初阿木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歙力作二

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賸贖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

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成宗大德十一年旌其家

卜勝崇嘗刺歲年元史

高郵卜勝榮母刺不能藥日晡刺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已年延之並痊

孝友

孝於親友於兄弟者

明章愛弟敬叔後漢

漢東平憲王蒼光武子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願要

帶十圍明帝甚愛重之蒼在朝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永平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陰氏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永平十一年蒼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乃使手詔國中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章帝即位饗衛士於南宮因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遂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各有差特賜蒼書曰中大天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於南宮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

合書卷之三

三

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綸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制衣冬蒼來朝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持節郊迎帝親循行邸第豫設帷淋器物無不充備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蒼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華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懇辭帝省奏褒責焉又特賜以秘書列傳圖道術秘方至八月蒼還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涕淚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與馬錢布以億萬計蒼歸疾病帝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十里傳問起居建初八年正月壬辰薨遣大鴻臚及將作使者監喪令四姓小侯

諸國王主悉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美菜賜樂車馬龍旂九旒虎賁奉送元和三年行幸東平宮帝追念蒼諡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衣賜御劍于陵前

高懷疏策書

高懷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懷菜蔬不厭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

張弘策不食鹽菜南史

張弘策字真簡梁文獻皇后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鹽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遺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

合書卷之四

四

起

王元規載母妹避水南史

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武帝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抄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

鄭紹叔所得歸兄南史

鄭紹叔字仲明梁武帝時為驍騎將軍後人為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

裴脩早孤善撫弟妹北史

裴脩字元寄父駿魏太武時為中書侍郎宋使明僧高來聘以

酸於境上勞接卒脩畢孤居哀以孝聞二弟妹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第務早長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憂有孤嫗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侍人以此稱焉

甄琛蔡親撫弟北史

甄琛魏太和中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

薛聰廬墓北史

薛聰字延智魏孝文太和中起家著作郎後遷侍御史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

合葬墓北史

孝芬奉叔母愛弟北史

崔孝芬魏孝文時兄弟孝義慈厚第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凡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鵠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諮伏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秦族蔬食北史

秦族祖白父翟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孝文帝太和中板白賴州刺史西魏文帝大統中板翟鄠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

其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仰刻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閭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

孝師兄弟同廬父墓北史

陸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始不勝喪與兄印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兄印當襲父始乎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摠萃一門

陸印慟絕北史

陸印字雲駒齊文宣天保初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遭

合葬墓北史

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博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厄病如此性至慈愛博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絕

齊孝昭帝侍疾搗手出血北史

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敗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鵠鳴而去衣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問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推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血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世宗孝義表卒北史

宋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讓下惟讀誦博覽群言

尤精經義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  
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

薛濬遺書

北史

薛濬字道顯隋文帝開皇中歷尚書考功侍郎丁母艱尋起令  
視事帝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群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  
覺悲感傷懷嗟異父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諱時為晉王  
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濬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  
將約處屢經筆黜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  
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哀艱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  
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擇來登朝于茲二十  
三年矣兄弟俱被奪情苦廬墓中哀訴是用叩心泣露只氣摧  
魂者也既而創鉅難深不勝荼毒故手放足幸及全歸使夫死

韓王喪毀

唐書

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  
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與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  
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武書成  
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為之有涕降使齋用書弟於濬性清儉死  
日家無遺財

韓王喪毀

唐書

韓王元嘉高祖之子也年十五聞太妃宇文昭儀病涕泣不食  
居喪毀甚與弟靈襲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闈門脩整當世  
稱之

劉審禮同居

唐書

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  
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母疾病必

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報聞太宗貞觀  
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號血流行路公嘆服除當襲  
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涕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  
聞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  
口內外無間言

陳集原嘔血讓弟

唐書

陳集原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集原輒不食及亡  
嘔血數升即坐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  
豹騎衛大將軍

陸趙璧代兄認罪

唐書

陸南金仕為太常奉禮郎玄宗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  
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吊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  
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  
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恠之趙  
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帝  
皆宥之

李光進讓弟主家

唐書

李光進憲宗時為振武節度使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弟  
光顯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貫貯納管  
鑰於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  
持泣乃如初

陳饒奴居喪養弟

唐書

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孀弱居受父戚飢或教其分弟孫可全  
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金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



曰孝友童子

肅之廬墓育孤見稱 宋史

李肅之字公儀神宗元豐二年為樞密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內行脩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李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導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

布魯海牙迎母愛弟 元史

布魯海牙世祖時歷遷至順德等路宣慰使布魯海牙性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勿時叔父阿里晉海牙欺之盡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旁迎阿里晉海牙居之弟益特恩海牙以宿憾為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帝嘗賜以太府綾緝五千匹絲絮相等弟求四之一納其國賦盡與之無吝色

劉建讓弃子扶抱母弟 元史

劉建讓大寧武平人文宗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殘掠建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子懷兵急建讓乃弃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郭全事母撫弟 元史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廢五又卒居廬三載發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劉德撫弟養母 元史

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

錢尺昂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得錢尺昂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為劉佛子

危鐸喪伯父撫從弟 元史

危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然麻屨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撫而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密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念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吳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手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五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為卒守廬不去

### 孝義

孝於親而能行義者

王沉事從叔如父 晉書

王沉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魏高貴鄉公正元中遷中書黃門侍郎

應詹毀頓委財 晉書

應詹字思遠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財情若至親遂以孝友聞于世後鎮南將軍山簡假詹都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力戰摧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

許昭先叔養舅 南史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于姪二千許

入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其妻珍新資  
旌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  
載宋文帝時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男  
夫妻並疫病死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男于  
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  
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

劉懷慰服親長撫弟妹南史

劉懷慰字於泰仕宋為尚書駕部郎父亡持喪不食鹽醬冬日  
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

僧遠事母養伯父南史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  
遠省食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葬身自販貼與隣里

劉靈哲贖姪襲父爵南史

劉靈哲字文明齊高帝建元元年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嫡母  
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為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  
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才上朝  
廷義之靈哲傾產贖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  
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  
年卒

朱氏互離隙南史

朱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子謙之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  
昭之假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如常之譚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  
自繫縣令申靈勛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慰相報復乃遣譚之  
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譚之譚之兄巽之  
又刺殺憚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不問悉赦之吳  
興沈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張緬字元長齊武帝時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  
家貧葬禮有關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  
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  
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閑然如貧素者累遷懷章內  
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  
數十年未有也

張融為父報恩南史

張融字思光齊武帝永明八年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  
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  
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為  
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皇  
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  
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思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  
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  
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弟之悉脫  
衣以為縛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良竟陵王子良蒙  
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

植之遺教禮於君父 南史

殷植之字孝源，備習經傳，性博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采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管殯，歛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塚，葬畢乃還，當時義之。

韓靈敏慈母養嫂 南史

齊韓靈敏，舍稽，刻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顧協終喪晚娶 南史

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梁武帝時，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

寺鄉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即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素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誼判合，卒無胤嗣。

宋遊道雪冤迎養 北史

宋遊道，父李預，魏孝明帝時，位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賄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鎡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榮所殺，元微誣其降賊。

收錄妻子遊道為新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卿，善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

盧柔養叔母如已親 北史

盧柔字子剛，魏孝武時為大行臺郎中。柔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已親，親族歎重之。

蕭蒲離不力學報親 南史

蕭蒲離，不字，按懶。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元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元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末帝乾統間，以元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帝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

戚同文孝親義師 宋史

戚同文字文世，為儒。幼孤，祖母携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鄰里為之感動，始聞已人楊慈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校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慈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慈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慈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慈依將軍趙真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同文即為築三世數，養真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太祖建隆三年，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

趙宗悌給母施財 宋史

趙宗悌字元發，太宗子漢王元佐孫也。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贖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一至是乎？」歸帶而與。

之錢所親用詐取藏銀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竟不問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

劉潛夫婦哀親而絕宋史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以進士起家知蓬萊縣代選過鄆州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夢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顏訓事親睦族宋史

顏訓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匪怨無主厨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趙一德恩親報主元史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世祖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恩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築二柩畢欲以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賊雖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更籍吾家特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

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既喪而後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仁宗皇慶元年旌其門

烏古孫澤夫妻孝義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有德於閩閩人安之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

長壽兄弟孝義元史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水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隆叙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庶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水壽永

元史

壽護福壽福壽曰二兄欲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陰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即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武宗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為喪官自以堂遠仕不得養其親即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陰讓叔父昆弟云

元善葬祖母父母弟姪元史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武宗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母父母以諸喪序列附於塋次川縣以聞旌其家

張起巖養親葬族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順帝時為中臺侍御史性孝友少處窮約下惟

敬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穀之宦學無不備至  
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  
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原無餘粟家無餘財

朱汝諧歸兄養叔父元史

朱汝諧父子明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  
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  
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訾汝道奉親讓產元史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  
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  
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  
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

羊已多

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  
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  
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為  
生汝道割己田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  
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瓜及携米懸戶饋之或曰厲氣能染人  
勿入也不聽益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棺殯人  
咸感之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  
之縣令李讓為請旌其家

何從義焚族養親元史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  
哀慕不脫經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  
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

母姜氏叔父珍叔母允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祭  
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非禮行孝

不以正禮行孝道者

蕭綜發塚認父南史

梁豫章王蕭綜天監三年為南徐州刺史母吳淑媛嘗與綜言  
汝七月而生本齊東昏之子也及至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  
及奔馬操殺駒憤常陰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  
引道士深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  
顏色帝弗之知也徐州所有棟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  
致意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朝又累微行至曲阿  
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滌死者骨漆即

為父子

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滌血試之既有微笑在西  
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  
忍如此

張進昭截腕殉葬每書

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

友愛

兄弟和穆相敬愛者

侯壽爭死元史

魯桓公十六年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  
子傅之公為太子取齊女宣公見其美說而自取是為宣姜更  
為太子取他女宣姜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宣姜與朔共  
讒太子於公欲廢之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燕界上殺之與

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之止伋伋曰  
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乃竊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盜見其驗  
即殺壽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伋以報宣公宣公  
乃以子朔為太子

陳伯愛弟去婦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  
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瘦疾  
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  
逐其婦仕高祖後封曲逆侯

卜式讓財與弟

卜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  
式入山牧十餘年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屋式輒復

分與其弟武帝時召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劉紆哭弟而卒

劉紆楚孝王之後王莽時廢為庶人因家彭城其家積累仁義  
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親自鞠養常與共  
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數月亦卒

王琳請先弟死

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  
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更始時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琳  
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

光武悼兄

漢光武與兄劉縯字伯升起兵興復更始以縯為大司徒光武  
為太常偏將軍縯為更始所害光武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

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  
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自縯敗光武不敢顯其  
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許武推財與二弟

許武漢光武建武中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  
晉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  
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  
並悉勞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等以此並得選舉  
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竊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二倍於前悉推與二弟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馬援教兄嫂

馬援字文淵兄況卒援行服某年不離墓所故事寡嫂不冠不  
入廬光武時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趙孝讓肥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  
賊曰禮人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  
持米糲來孝求不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明帝  
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

馬援服從兄心喪三年

馬援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  
卒無子援心喪三年章帝建初中仕功曹後遷廣陵太守

漢和帝愛弟

清河王慶章帝子也母宋貴人為竇后所妬詎以祝詛遂飲藥



死慶年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此後慶以長別居丙舍帝移幸此宮章德殿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與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因其第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

繆彤化婦後漢

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過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妻妾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安帝時為中牟令

薛包振給弟子後漢

薛包性至孝弟子求分財具居包不飲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曰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振給安帝時特徵拜侍中

楊厚愛兄託疾感母後漢

楊厚字仲桓厚母初與前妻于楊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肯雖然改意恩養加篤順帝永建中徵拜議郎遷侍中

姜肱遇盜兄弟爭死後漢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常與弟季江同適野為賊劫其衣物欲

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怒又未聘娶願自終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吾等不長妄相侵犯弃物而去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問而感悔桓帝時聘不就後終于家

姜肱兄弟同寢後漢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兄弟常同被而不入房室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逸往就室桓帝時聘不就後終于家

孔融兄弟爭死魏書

孔融字文舉少時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侯覽利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孔褒有舊亡投褒遇害出時融年十六

妻妾

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舅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從事淮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

張範以子易姪魏書

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及承子戢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戢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魏太祖曹操自荊州還以範為議郎參丞相軍事

秘紹撫從子如親生晉書

秘紹字延祖魏侍中大夫康之子也武帝時為秘書丞後轉為

秘紹撫從子如親生晉書

秘紹字延祖魏侍中大夫康之子也武帝時為秘書丞後轉為

侍中卒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  
猗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  
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庾亮侍兄疫疾晉書

庾亮字叔褒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晉武帝咸寧中  
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亮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  
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  
不眠其間復撫挹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  
反毗病得差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  
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相染也  
母終服喪居于墓側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

顏含開棺事兄晉書

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聞兄顏畿晉武帝咸寧中得疾就  
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施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  
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  
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  
還家不爾葬也施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  
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  
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  
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  
然氣息甚微有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  
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頗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  
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渾行贈以  
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

進取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徐苗善撫孤遺晉書

徐苗字叔胃弟賈患口瘡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  
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  
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郡  
察孝廉辟從事並不就

周顒不責弟過晉書

周顒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顒曰君才不及  
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顒神色無忤徐曰阿奴大  
攻固出下策耳顒罷父爵武城侯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  
元帝不與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

孫恩躬侍兄疾晉書

孫恩字文度恭孝清約有禮義兄常為疾經年恩躬自扶持藥  
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晉康帝時何充為揚州  
檄恩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皆不就

姚萇讓馬濟兄晉書

秦主姚萇字景茂襄之弟也隨襄征伐每有大謀襄敗于麻田  
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  
豎子安敢害萇長會救至俱免

姚泓愛弟晉書

姚泓字元子後秦主姚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其弟姚弼有妾  
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弼每為弼羽翼泓亦惟心  
宗事弗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  
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



徐湛之字孝源幼孤為宋武帝所愛數歲與弟湛之共車行牛  
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歟歟其幼而有識

蔣恭兄弟爭罪俱免南史

蔣恭宋文帝元嘉中晉陵縣平為知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  
張為伯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晞晞  
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赦舍晞張家口而  
不知知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  
兄協協列是尸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  
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宋文帝詔諭義恭南史

劉湛字弘仁宋文帝累遷侍中又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  
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豫州刺史領軍長史義恭性甚猜隘年又漸

大欲專政事每為劉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

遣諸議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少年長未得行意雖  
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為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  
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

褚彥回推財南史

褚彥回湛之子也幼有清譽尚宋文帝父南郡獻公主拜駙  
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秘書丞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  
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  
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計  
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

孫棘兄弟爭死南史

孫棘宋孝武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孫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

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  
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  
代賴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當門戶豈可委  
罪小即且大家臨亡以小即屬君竟未妻妻家道不立君已有  
二兒死復何恨位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  
二十疋

劉彥節不證弟南史

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宋孝武時其弟劉遐坐通嫡母殷  
氏養女雲數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假行毒害孝武使  
彥節從弟劉祗諷彥節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  
今日適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救衆以此稱之

孫謙耕養弟南史

孫謙字長遜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任宋為  
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已東建平二郡  
太守

陶子鑄為兄訴屈南史

陶子鑄字海育父延仕宋為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  
怨被繫子鑄公私緣誅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  
訪回入縣詰建康令勞老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  
勞感之兄得釋

鄱陽王敬兄愛姪南史

鄱陽王鑄字宣昭齊高帝道成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順即位  
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鑄方還始入觀拜便流涕武帝  
愕然問其故鑄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面重賴積壤所以

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鍾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在官雍容得物情理事無擁當時稱之後明帝驚鎮東府權威稍異鍾每往明帝疑履至車迎鍾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鍾以此推信之而官臺內皆屬意焉

王儉愛弟南史

王僧祐字胤宗幼聰悟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齊武帝永明中為太子中舍人

齊武帝幸弟宅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武帝每幸第不復屏人勅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

金石樂官人畢至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教疑備家人之禮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

貞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

沈顗隨兄之任南史

沈顗字處默內行甚脩事母兄孝友兄亦退素以家貧仕齊武帝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顗相隨之任

袁昂服其報兄南史

袁昂字千里初仕齊武帝累遷黃門郎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家卒昂幼孤為冢所養乃制其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

幼傾乾陰資敬未奉過庭莫承顏賴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焉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休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壞不追既情若同生而復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肯馬校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棲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其齊不國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離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

梁武帝愛弟南史

梁臨川靜惠王蕭宏武帝弟也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

錢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閣蕭宏嚴有疑是鎰伏者宏以

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囉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他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與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

梁武帝弟蕭宏南史

梁武帝弟蕭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

為名屢為有司所奏梁武帝每貢之天監十七年帝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驛騎航待帝夜出帝呼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頭首曰無是無是於是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殿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倖於齊東昏潘妃寶歷直千萬好食鱸魚頭常日進三百其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妃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偏游王侯後官男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晉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靖惠

傳映夜兄如父南史

傳映字微遠昭之弟也三歲而孤兄弟睦脩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懼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羨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梁武帝天監中為烏程令

張悌二兄爭死南史

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祇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爭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金兩元供養將以

上獻梁武帝以為孝義特旨降死

安成王多昆弟之睦南史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文帝第七子也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並置劉孝標更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私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荊州刺史帝常以所得俸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昆弟之睦時議歸之

房景伯弟夜過禮北史

房景伯字良暉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疏食終喪替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君重其少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某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時除清河太守

房景先事兄恭謹北史

房景先字光胄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瘠親友見者莫不哀之魏獻文時為著作佐郎

魏孝文篤於兄弟北史

魏孝文皇帝篤於兄弟以咸陽王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

韓子熙讓爵於弟北史

韓子熙為魏孝文帝子清河王懌郎中令子熙父公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

楊椿兄弟同居共食北史



楊榮字延壽常戒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爨而食若有近行不至以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足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服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交吾等一世也魏孝文帝時授官與曹少卿加給事中為豫州刺史

楊門兄弟友愛北史

楊播字延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有弟二人曰椿曰津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悻悻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佗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焉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見女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魏孝文帝時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

房亮捨子故姪北史

房亮字景高好學有節操魏孝文帝大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為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二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

祖訓兄弟敦穆北史

祖訓訓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山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友亦如之魏宣武時祖禮為河州刺史

崔挺兄弟推讓田宅北史

崔挺字雙根幼孤居喪盡禮少敦睦好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魏宣武帝時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韓子熙為弟訴辱北史

韓子熙字元雍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

食案

食案

食案

食案

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魏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

裴莊伯恃兄疾而卒北史

裴莊伯字孝夏魏孝明帝時人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垂臨淮王或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持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疾歿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

裴寬撫愛諸弟

裴寬字長寬儀貌瑰偉博涉群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族撫諸弟以篤友聞裴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魏孝明帝時挽即釋褐遷真外散騎侍郎

魏惇挺身救姪

魏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魏孝莊帝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介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徽而去惇聞哭曰若害微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微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

山偉撫寡訓孤

山偉字仲才其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墓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慰之魏孝靜帝時除衛大將軍中書令

周武帝撫愛諸弟

周武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齊王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敵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營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敵特為吾意今祖括是同汝當勉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勵直乃止

牛弘愛弟

牛弘字里仁隋文帝時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吳悉達昆弟和睦

吳悉達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悉辦車牛送終焚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以交愛聞終不仕

岑文本誨教文昭

岑文本字文昭之弟也文昭當太宗時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若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誨教卒無過

李勣為姊煮粥

李勣字茂功太宗時封英公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煮粥而火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韋嗣立代弟受撫

韋嗣立字延構與弟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每答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捕母感寤為均愛世比晉王琰唐武后時拜鳳閣舍人

陸景融援兄自楚

陸景融唐宗時以蔭補牛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

書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管蔡誅練不入則自焚母弟之人多其友

唐玄宗為愛昆弟 唐書

宋王憲既讓玄宗玄宗為太子時嘗製大食長梳時與五王共之睿宗知喜其及即位於宮西南置樓曰花萼相輝之樓帝時時登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第賦詩燕嬉賞賜皆三日朝罷即具樂縱飲擊鼓闕雖馳鷹犬為樂世謂天子友弟古無有比又有鶴鵠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栖浹日世人以為天子友悌之祥也

唐玄宗愛兄 唐書

宋王憲玄宗兄也性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玄宗信重之嘗以書賜憲等曰曹不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

唐書

也

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曹丕才足經國卒使憂死魏祚未終而司馬氏奪之宣神光效耶大舜至聖拾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此朕所慕歎也頃因暇選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至長齡永無極也每遇憲生日幸其弟為壽賜遺無算憲薨帝哭失聲左右悲慟追謚讓皇帝

唐玄宗慰弟 唐書

薛王業睿宗子也玄宗益愛之業妃弟內直郎韋質嘗以妄言休咎事坐死妃恐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聞遽召之業伏殿下請罪帝越就執其子曰吾所猜于兄弟者天地共知之歟愛如初業有疾帝憂之容髮為變因假寐夢獲方宿而業疾小

愈及薨帝悲不能食

畢構愛弟無嫌 唐書

畢構字隆澤性友愛始娶繼母而二妹隨構身鞠養至成人妹為構服三年弟擢唐玄宗時以大將軍留司東都聞賊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失天下稱其友悌

王遇兄弟遇賊爭死 唐書

王遇與弟遐居常州唐肅宗至德間俱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陽城兄弟不娶 唐書

陽城字元宗世為官族天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弟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孫博

唐書

也

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德宗時選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

田融勸弟韜晦 唐書

田弘正字安道幼孤事兄融甚謹軍中學分曹晉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當田奉安時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憲宗時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薛膺哭弟 唐書

薛膺薛萃之子也唐文宗太和初為右補闕內供奉其弟膺佐與元季絳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

朱全忠愛兄釋姪五代史

梁太祖朱全忠乾化元年升宋州為宣武軍以元子朱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兄朱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

韓哥泣貸兄罪五代史

興宗重熙五年七月錮囚內耶律把八誣其弟韓哥謀殺已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

董師中辭子用姪金史

董師中字紹祖章宗特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錄用其子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如臣子上義之以其姪為筆硯奉

徐承珪睦族宋史

光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共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瓞異蔓同實州以聞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宋太祖愛弟宋史

宋太祖受命母杜太后命傳位太宗太宗嘗病帝往視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炙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錢徽全兄宋史

宋太宗時吳越王錢徽為其臣胡進思廢其兄侔而立之從侔越州徽為之資給豐厚進思屢請除之恐為後患徽泣曰若殺

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漸而退徽慮進思害侔遣親將薛溫為侔守衛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溫至越旬餘有二卒夜持刃喻垣入侔闔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疽發背卒後左右屢有以侔為言徽然拒之二十餘年侔以壽終

張存所得分遺兄弟宋史

張存字誠之性孝友仕宋官為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什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仁宗時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

杜祁公禮兄無憾事文類聚

杜祁公衍杭州人宋仁宗時相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適何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携財利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堅之重傷腦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何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齊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又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

范純仁事兄如父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也仁宗皇祐初進士第為著作郎時兄純祐有心疾純仁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黃呂刺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筆戟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宜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

章望之訴兄復職

章望之字表民少孤仁宗時由伯父得象廢為秘書省校書郎得象在相位以嫌托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淨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詆以賊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効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

李承之以官讓兄

李承之字奉世宋神宗朝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為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

杜紘哀兄養嫂

杜紘字君章事兄純禮甚備神宗聞其材用為大理評斷官及知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饒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為治喪第中或以為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葛書恩乞改薦兄

葛書恩密之子也哲宗時歷封丘主簿兄書元為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

伯虎被掠言不累第

唐庚字子西哲宗時以貢舉事繫獄臨叩語連長兄伯虎臨叩

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洽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反復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

鄭德珪兄弟讓死

鄭德珪弟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忤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表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結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涕為烏皆翔集不食

王文幹以官讓弟

王文幹善騎射為行軍萬戶世祖時從征攻鄂州先登中矢及李璫叛從征討平之中統三年制父兄弟子並仕同塗者罷其弟子文幹弟文禮為千戶文幹自陳願解已官而留文禮詔從之乃改文幹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

趙炳代兄元史

趙炳字升明幼失怙恃鞠於從兄世祖時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位請代兄盜驚異舍之而去

朱顯焚券同居

朱顯世居真定其祖父已於世祖至元間分財異居至英宗至治三年顯念姪希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

劉德泉祈居復舍

元史

劉德泉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元世祖至元末歲飢父欲使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娶和好如初

元仁宗愛弟元史

衛王阿木哥元仁宗之弟也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木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勿援例

朵兒只哀兄撫姪元史

楊朵兒只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事寡嫂有禮仁宗憐之存問優厚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

虞集代兄償賦元史

虞集字伯生性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今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筭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償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為當世所稱文宗時為翰林承旨

吳思達兄弟復居元史

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述更復共居母卒辰毀其宅後柳連理人以為友義所感

吳好直推財與兄弟元史

吳好直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

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泊三十年終無少悔鄉里愛之

慈愛 慈心撫愛孤幼者

薛宣不田斥子過前漢

薛宣哀帝時為彭城令惠父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合中處置什器親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數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淳于恭撫孤幼後漢

淳于恭字孟孫當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蒸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章帝建初中遷侍中騎都尉

萌成以身代弟後漢

兒萌子名明與梁郡車成子名威更始時二人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鄭鑒哺姪晉書

鄭鑒字道微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晉懷帝永嘉間中國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其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勢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活



王氏流涕携子 事文類聚

謝朗晉末時人父攜草卒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携朗

明宗庇從珂於私第 五代史

潞王李從珂後唐明宗子也從珂為河中節度使羅鎮居清化里第時安重誨為侍中兼中書令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呀以勸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

仁愛

仁心愛人者

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

仁愛

仁心愛人者

哈刺拔都招降縱俘獲 元史

攸哈刺拔都善射以武斷鄉井金末降木華黎攻通州以功聞太祖賜名哈刺拔都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時太原新破哈刺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為贖奈何明

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資者官為贖之民得完聚者衆

高宣征伐戒勿嗜殺 元史

高宣太宗元年詔宣為元帥賜金符統兵從睿宗攻大名宣進曰今奉命出師伐罪弔民願勿嗜殺以稱上意睿宗召元帥木乃諭之下令軍中如宣言及城破兵不血刃民心悅服四年正月從破金兵三峯山降宣者二千餘戶籍以獻立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之以宣為都總管賜金符仍令子孫世其職

李恒攻敵拒發塚之言 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伐宋有功遷江西宣慰使至元十三年宋丞相文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元急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

親愛

因親故而及於愛者

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搜獲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

親愛

因親故而及於愛者

劉孝儀行篤 南史

劉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養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後梁武帝時為豫州內史

謝幾卿撫姪 南史

謝幾卿清辯博學有文采梁武帝時累遷尚書左丞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

成立歷清官比月幾卿獎訓之力也

庾泳捨子薦姪南史

庾泳仲容之叔也仲容幼孤為泳所養仲容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梁武帝時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及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官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碩以晏嬰所忝面用之勉許焉

金世宗睦族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五年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功親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總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有差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

金世宗睦族

聖

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左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已卯發上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伐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

敬愛

夫婦相敬愛者

庾衮夫婦如賓晉書

庾衮字叔褒晉惠帝時人獨守貧約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服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

賢黃夫婦禮敬北史

蕭寶夤字智其齊明帝子也梁武克建業將加害焉寶夤穿牆夜遁至魏宣武帝甚禮之為鎮東將軍丹陽郡公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夤盡雅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隔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八

金世宗睦族

聖

群書集事

海卷之三十九

性行門

義

行事合於義者

子產欽殯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鄭大夫伯有嗜酒而汰侈子皙伐而焚之奔雍梁既醒而後知之子皮曰亂者取之亡者悔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伯有故不免時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為我侯國之禍難誰知所啟或主疆直三子家罕子皮駟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欽伯有即良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合書集事

行即既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產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士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

董安于舍生安趙氏左傳

魯定公十四年晉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共華待死國語

晉惠公時平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平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天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肯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

辛俞被執不肯樂氏國語

晉滅欒氏欒懷子之出也辛俞執政范宣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

合書集事

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風沙釐被執不肯鼓子國語

晉昭公五年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喪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擄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

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塵相之

柳朔死節左傳

魯哀公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達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笑吾不可以偕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張譚俱死新序

吳有士曰張胥鄒譚夫吾前交而後絕胥鄒有罪拘將死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

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聞閭閻之令釋

之張胥鄒曰吾義不同於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出我以夫吾故也吾庸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盡矣寧立於世乎遂絕頭而死

趙襄子伐中牟戰國策

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局為去之襄子曰吾聞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請降

孔車獨獎徐偃事文類聚

漢武帝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誅伐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

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吾始貧賤不戒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告王與姊姊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與偃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云敞自幼收養章前漢

云敞字幼穉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漢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兩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異以懼莽章欲因對其父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

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

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據

虞延遇亂養姝後漢

虞延性敦朴不拘小節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行禦盜賊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任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啼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鮑永拜墓後漢

鮑永字君長初為郡功曹都尉路平承王莽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肅威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何人門永感其言

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更始二年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司徒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司徒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司徒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後拜永諫議大夫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推牛上苟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劉茂字子衡

劉茂字子衡光武時為太原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之于朝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周嘉字惠文

周嘉字惠文仕汝南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派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訶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逐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冠帽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

冠手臣實驚怯不任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禮震代師死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城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詣守關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讎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賜錢三千匹

楊政字子行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後范升為出婦所告

李善字少孫

李善字少孫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殺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元財十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推燥居濕儉嗇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

李善潛養孤兒

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

宋弘不諧 後漢

宋弘光武時封宣平侯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邳惲為友報讎 後漢

邳惲字君章光武時西平縣令請以為門下掾友人董子張父為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自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惲惲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縣官以生非臣節也越就獄令跪而追惲不及遂首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

魏譚主與焚 後漢

魏譚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舉薪執縛賊有吏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舉恒得遺餘餘人皆

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和曉赦遣並得俱免明帝永平中為主家令

鄭弘免鎖赴關訟寃 後漢

鄭弘字巨君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聞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鎖詣關上章為贛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

廉范求獄卒以濟守難 後漢

廉范字叔度請召皆不應明帝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

獄卒未幾融果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因阮習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汝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友之情罪當萬

皇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屢于范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

周榮知恩 後漢

周榮字平孫章帝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甚器之及安與



實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起草實氏客徐齡惡之晉學曰子為  
袁公腹心排實氏實氏刺客滿城汝謹倫之榮曰江淮孤生蒙  
恩宰二城復得倚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常勅妻子若卒遇  
飛禍無得殯斂其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實氏敗由是顯名

許荆感讎報怨後漢

許荆字少張會稽人和帝時為桂陽令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  
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  
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犯者  
傷其戚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  
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

繆彤為郡守起墳後漢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和帝時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

九

見考吏皆畏懼自詎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  
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  
決曹史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  
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塚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  
隱窺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  
問西成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戴封殯送師友後漢

戴封字平仲和帝時擢拜議郎初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東  
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  
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瘟病  
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  
詩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

陳輝被考後漢

陳輝字紀山安帝時仕巴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郡人所畏然  
蘇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賄賂輝傳言無  
所齋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皆掠無算五毒畢加輝神意自  
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

所輔代令死後漢

所輔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  
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  
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  
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  
奉為郎中

雷義自表取罪後漢

雷義字仲公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順帝時舉孝廉  
拜尚書侍郎有同侍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  
司寇同臺即覺之奏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郭亮臨哭固死後漢

郭亮字桓直桓帝時嘗師事李固及固為梁冀所誅露尸於  
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束鉞鎖  
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李社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  
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  
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竭地厚不敢不晦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  
也太后聞而不誅

董班守固尸 後漢

董班字季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夷不交非類常親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奏快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刻聽許送還至涼中赴葬畢而還

楊匡驅杜喬尸蠅 後漢

楊匡桓帝時為杜喬掾及杜喬為梁冀所殺匡聞之涕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夜驅護蠅蟲積十餘日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鉢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歛送喬喪還家蔡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郭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瑣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孫斌殺吏賜種 後漢

孫斌桓帝時為衛相門下掾初第五種以糾發中常侍單超兄子匡姦賊并劾超起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起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種始為衛相以斌賢善遇之又當從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閻子直及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殺商士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遼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

景毅自表免歸 後漢

景毅桓帝時為侍御史子願為字膺門徒膺以勸業收捕而願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諫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道子師之立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李膺請獄 後漢

李膺字元禮桓帝時遭黨事當為實膺等案經三府大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舉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類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帝崩陳蕃竇武共秉朝政連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膺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桓鸞與郡守奔喪 後漢

桓鸞字始春少立操行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太守向苗有名迹桓帝時舉鸞等應遷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經三年而後歸人高其義

孫賓碩匿趙岐 後漢

趙岐桓帝時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諸北海著紫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趙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何餅邪販之邪岐曰賤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

賣亦三十實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其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實碩聞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恐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臨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難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歲置復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至與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

賓碩項之賓碩病亡岐在為行喪也

朱震發陳蕃後漢

朱震字伯厚靈帝時為鍾令其友陳蕃被害徙其家屬於北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震聞而奔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子逸於封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督相

陳寔就獄後漢

陳寔字仲弓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壓

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殺為尚書郎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眾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多畏憚強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北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童恢赴闕爭理後漢

童恢字漢宗琅琊姑幕人也靈帝時仕州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

巴肅就獄後漢

巴肅字恭祖辟公府稍遷拜議郎靈帝時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公孫瓚御送郡守後漢

公孫瓚字伯珪靈帝時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更下親近瓚乃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街車到洛陽太守當從日南瓚具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

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還

申屠蟠受托輦車送喪後漢

申屠蟠字子龍靈帝時隱居精學博覽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授傳於地而去

朱儁賂吏免郡守罪後漢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漢靈帝時本縣長山陽度尚薦儁於太守尹端以朱儁為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弃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孔融爭死後漢

孔融字文舉年十六時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惡覽為判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儉見融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署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若王邪因留舍之後事世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發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檄之詔書竟坐褒焉獻帝時拜融為北海太守

韓珩不盟後漢

韓珩獻帝時為索紹別駕焦觸自拂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回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白連者斬衆莫敢仰視

各以次歎至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吾不能效勇不飢死於義關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瑄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恃一人可卒珩志以屬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

華歆出溺後漢

華歆字子魚少以高行顯名獻帝時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人閒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歆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田疇祭墓後漢

田疇字子泰好讀書擊劍龍驤卓遷獻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身係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眾今欲奉使展教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舉疇時年二十二矣虞署為從事疇乃歸自選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乃問行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幾忍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離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縋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徇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

山之恐矣。心墳乃緩。遺囑得北歸。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百姓歸之。至五千餘家。表紹及子尚皆辟之。不就。曹操征烏丸。囑進計。計破烏丸。欲封囑。囑不受。東斬送表。尚有於操。操令取哭者。斬囑。往事祭操亦不問。

王脩乞收譚屍

魏書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時。表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曹操攻譚於南皮。脩時連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踴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死。譚屍。操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歟。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

公孫策

正

雁清哭喪收英

魏書

雁清字子典。漢獻帝時。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率官晝夜奔走。哭喪。更所訖。詣猛門。哀乞首級。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主勅遣不殺。因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後兵清欲伏。初二郡感其義。遂為與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群為塚屬。

楊阜討馬超

魏書

楊阜字義山。後漢獻帝時。馬超反。上郡縣皆應之。惟興城固守。超攻之。兵凡萬餘人。阜率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

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守而救兵不至。刺史太守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上將軍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誦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妻叙也。應城阜見之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誅殺州將。豈獨阜之憂。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叙母慨然。勸叙從阜計。叙起兵於圍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曹操封討超之功。賜阜爵關內侯。

楊豐與徐揖報仇

魏書

楊豐字伯陽。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誦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獻帝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疆族黃氏。時黃其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聚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是為不義。乃告揖。揖妻于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患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封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仇。豐領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捕超。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楊。壘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罪。遂殺之。時黃華

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嶽堡至黃初河與復黃降曲并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男

楊俊賸象娶室

楊俊字季才獻帝時人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華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傳立屋然後與別

孫禮報馬台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殺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檣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新主備溫恢恢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王脩冒難

王脩字叔治漢獻帝初平中北海太守孔融以為主簿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

瑾逸罵瓚同死

劉虞獻帝時為幽州牧被公孫瓚所殺故常山相孫瑾揚張逸張瓚等忠義書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關羽報曹而去

關羽字雲長後漢獻帝時曹操東征禽羽拜為偏將軍操在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

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戴就被害

戴就字景成仕會稽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濟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參至就陳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銀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即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即就覆船下以馬通董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鉞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少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殺籍受命者宜君何故以骨肉拒扞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衛命固宜申斷竟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阻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象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黃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龍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任末奔師喪

任末字叔本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輶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元子造曰必致我屍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率招獨護隱喪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辛業值京師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鋒刃共殞歟隱死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所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表紹辟為督軍役事

脂習撫融尸後漢

脂習字元升與孔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又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曹操聞而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主不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夏侯棄子魏書

夏侯淵字妙才曹操居家曾有官事淵代引重罪操營救得免時充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曹洪授馬魏書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操起義兵討董卓至梁陽為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俱濟

文聘悲慙魏書

文聘字仲業為劉表大將使禦此方表死其子琮立曹操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不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流涕操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沮授謀還被殺魏書

袁紹與魏太祖操於官渡戰敗紹與子譚單騎退渡河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北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

韓珩正言感義魏書

袁譚乃袁紹之長子也父亡後與魏太祖操於臨清戰敗遂斬譚譚二弟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

王朗匿子得全魏書

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歎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

王朗匿子得全魏書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昔今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王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問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郭憲不要功魏書

郭憲字幼簡曹操時為郡功曹以仁篤為一郡所歸韓約失衆

從堯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徵功憲責怒之言人竊未歸  
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遂等就  
斬約頭當送之遂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肯生  
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遂等乃止時曹操方攻漢中在武  
都而遂等送約首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惟不在中以問遂  
等遂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遂等並賜爵關內侯  
由是名震隴右

邴原匿劉政親書

邴原字根矩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遂至遼  
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  
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  
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

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

除乎

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  
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  
皆得歸故郡後歸曹操辟為司空掾

楊俊振濟親書

楊俊字季才太祖時以亂兵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衝必為戰  
場乃扶持老弱詣宗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  
有無宗族知故為人略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

梁習代罪親書

梁習字子虞與王恩俱為西曹令史因直日白事失曹操指操  
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恩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恩乃  
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恩之識分曰何意言

軍中有二義士乎

諸葛誕臨溺讓救親書

諸葛誕字公休魏明帝時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  
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族誕飄于岸絕而後  
蘇

向雄與鍾會親書

向雄高貴卿公時為鍾會功曹會以謀反誅雄收葬會司馬昭  
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  
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  
埋胔仁派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  
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  
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哉昭悅與宴談而

遣之

苗

王祥獨揖親書

王祥魏元帝時為太尉司馬昭進爵為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  
荀顗並詣昭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  
當便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  
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  
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  
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  
見顧之重

胡昭辟害口終不言親書

胡昭字孔明司馬懿為布衣時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  
昭聞而步陟險遂生於清繩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

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素樹封盟而別昭雖有德於懿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鄰黨

袁渙不嘗備魏書

袁渙字曜卿劉備為豫州舉渙茂少後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等行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隙隙布欲使渙作書言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布破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書為備舉吏獨不賀

譙周奔諸葛亮之喪蜀書

譙周字允南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潛識內敏蜀漢後主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

吳範救魏膝吳書

吳範字文則孫權時拜為騎都尉範素與魏膝同邑相善膝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膝曰與汝偕死膝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贖我鈴下曰諾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

怒欲使殺以戰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膝膝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張紘為趙昱立後吳書

張紘字子綱初游學京師時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竿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為會稽東部都尉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宜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吳孫權聞而嘉之以紘為長史

陸瑁起墓育孤吳書

陸瑁字子璋吳孫權丞相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牒陽逸沛郡蔣纂廣陵系通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廣愛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

謝淵明駁秀之謗吳書

謝淵字休德少脩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憾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吳主孫權時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閑昧之謗望諸天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

費慈宰意死義晉書

孫拯字顯世仕吳為黃門侍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得全

平吳後為陸機司馬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極考掠郡課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寧意二人詣獄明極極聲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欲從討逆 晉書

趙王倫篡位時新野縣公司馬歆為南中郎將齊王囂舉義兵傲天下歆未知所從變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孫詢大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城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詢詣囂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武帝踐阼封梁王

劉佑持喪 晉書

劉佑武帝時為長沙王義孫武帝崩東海王越懼難作遂誅義將殯于城東官屬莫敢往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涕斷絕衣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馬隆收殯 晉書

馬隆字孝典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武帝時號交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一州以為美談

何攀拜表理冤 晉書

何攀字惠典蜀郡人也武帝時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

江統送故君 晉書

晉太子適頗闕朝覲又奢其過度多諸禁忌惠帝時江統上書

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官臣追送統等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瑛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惡故其臣冒罪泣辭不顧重辟乃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由是皆免

陶侃冒寒迎醫 晉書

陶侃字士行惠帝時廬江太守張夔召為督郵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

高懷匿孤 晉書

華軼在江州愍帝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敕命尋洛都不守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華軼又不從命於是遣王敦等討之軼眾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初廣陵高懷寓居江州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懷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懷携之出首帝嘉而有之

孔祗冒刃送喪 晉書

孔祗字承祖元帝時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踊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鄧伯道不負女 晉書

鄧攸字伯道明帝時為太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姜氏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

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兄弟子綏服收喪三年

荀聞葵園 晉書

荀聞字道明有名稱京都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固辟為掾固敗暴尸已二月莫敢收葬聞與固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明帝時遷侍中尚書封射陽公

丁穆唱義 晉書

丁穆字孝遠積功勞封直侯累遷為順陽太守晉孝武帝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眾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為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賜賜一休周處故

事為 晉書

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叔度事 姨 南史

何叔度晉安帝時為尚書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

弘微受委以公 南史

謝弘微叔父混晉安帝時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

無忌泣主 晉書

何無忌少有大志忠亮任氣會稽世子元顯子苻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及桓玄害苻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韓階武延續 王承 晉書

韓階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人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管殯歛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萬崇救劉典 晉書

劉典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石崇素與典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

於後 晉書

於後稱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與深德之

賢政守 晉書

南涼主傳檀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得檀將尉賢政固守浩盛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闕孤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妾妾傳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傳檀至左南乃降

呼延報施 晉書

燕王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慕容納之子特堅被郡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六及起兵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子郡獄獄掾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乎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

石勒歡宴耆舊

後趙主石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

張進之濟荒救難

張進之宋武帝時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贖鄉里遂以貧罄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初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宋文帝元嘉初詔蠲其徭役

謝弘微繼嗣

謝弘微繼嗣南史宋武帝踐祚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謝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庫充盈

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忘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謝弘微之義也

段宏負義真逃難

宋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劉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欲貨財方執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面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

方明處亂舉義

方明處亂舉義南史謝方明少孤隨伯父吳興太守勉在郡宋武帝時孫恩人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部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避之不從賊至勉被害方明逃免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管舉西功盡力數月莫送並舉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項之孫恩重陷會稽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華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丞陳隱允也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武帝不忘舊恩

武帝不忘舊恩南史劉懷敬宋武帝從母弟也遷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姐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嘗乃斷乳而自養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為遠武帝曰亡嫗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

世期義行



嚴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飢欲棄而不舉  
世期分食餅不以贖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人陽妻莊年九  
十並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給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  
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  
殯埋存育孩幼宋武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  
門後其身

原平麥餅南史

郭原平字長恭宋文帝時表孝行蠲租調及帝崩原平號慟日  
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  
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

俞俞歛葬南史

張進之宋文帝初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

朱脩之潛謀南歸南史

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俞以家財買棺棺歛逸之等六  
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朱脩之字恭祖初為主簿宋文帝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

及後魏寇滑臺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軍以宗室  
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  
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

范叔孫濟殯南史

范叔孫宋孝武時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  
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  
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  
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

孫並為殯殮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守其各  
者

嗣祖不負表舉見赦南史

莫嗣祖者宋孝武時為表舉省事舉常所委信與劉彥之等密  
謀及齊高帝即位舉即誅帝問嗣祖曰汝知表舉謀逆何不啓  
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表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  
若賜性命亦不忍背舉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為  
其主遂赦焉用為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中旨用  
嗣祖為師

張暢義行南史

張暢字少微宋孝武時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暢少與從兄敷  
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

僧虔姪病發南史

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防表弟牧嘗為獬犬所傷臂云宜  
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王僧虔宋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

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  
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  
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蔡興宗少好學以德業見稱宋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

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  
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業  
上聞謂曰卿何敢故耳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

樊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難色

文李吳休祐墓 南史

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宋明帝時就緒焉面求幹事人為上佐  
彥回舉沈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葬禮  
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

臧寅死義 南史

沈攸之宋順帝時為車騎大將軍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  
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  
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  
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

王份慟衣絮 南史

王份字李文仕宋順帝時為始安內史衣絮之誅親故無敢視

金壽養元

三

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

吳達之義行 南史

吳達之義與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管塚得從祖  
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杜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  
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  
因遂開廢祠高帝建元三年詔表明閭

許明達葬與 南史

許明達者汝南人也齊武帝永明中王與為雍州刺史遣軍王  
朱公恩征蠻失利與先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因殺興祖上  
聞之大怒遂以誅與與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明達先為與參軍  
躬為殯斂甚厚當時高其節

孔琇之死義 南史

孔琇之有吏能齊武帝時拜為吳興郡太守此辭清嚴及明帝  
輔政防備諸蕃致密肯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齊薛林王隆昌元  
年遷孔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  
熙琇之亂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  
死

黔婁歸元起喪 南史

庾黔婁字子真齊明帝時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  
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  
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高黔婁示  
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  
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歛持柩歸鄉里東宮建以  
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

金壽養元

葉

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適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選嚴  
騎侍郎卒

景宗收葬道門屍 南史

曹景宗字子震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少與州里張道  
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見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見誅道門於  
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  
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後仕齊明帝以軍功累加將軍將軍

於陵理喪 南史

庾於陵字子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郡  
王子隆為荊州刺史召於陵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大秋撰群書  
子隆代還為齊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夫獨留經  
理喪事

孫謙遺妻 南史

孫謙字長遜梁武帝時為零陵太守力於仁義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還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與送謙合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服成服其行義

仙琚戮使 南史

馬仙琚字靈襲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琚少以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帝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琚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琚曰大義城親又命斬之懷遠涕泣軍中為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琚謂眾曰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

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琚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

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衣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殺使斷運苟自嫌絕也

范雲給頌 南史

范雲字彥龍梁武帝時為尚書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給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

劉璠奉曄喪 北史

劉璠字實義梁武帝時人少好讀書為上黃侯蕭曄所器重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

許亨請焚僧辯 南史

許亨字亨道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王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頽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焚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魚等相率以家財營焚凡七柩皆改定焉

鄭巖捨子救度世 北史

高陽鄭巖者魏太武帝時人也有盧度世為中書學生廩選東宮為崔浩事棄官匿巖家使者囚巖長子將加捶楚巖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人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因以物救卒無所害度世後令弟娶巖妹以報其恩魏太武臨江宋文使其發上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

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

高允恤實導母 北史

高允魏文成帝時拜中書令尚書實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家赦其篤行如此

張謙贖妻 北史

張謙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礙不能梳沐後謙為宋興川長史因貨千餘疋購求皇甫魏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謙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

姪拔寅兄弟爭死 北史

陸拔寅魏孝文帝時敕勒部人也有兄地千坐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景孫代訴北史

房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房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置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魏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陽房族及固携憲遁逃北史

汲固魏孝文帝時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

李式北史

也

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隔戚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見授之事尋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即婆後高祐為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子熙樊憐理冤北史

韓子熙字元雅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為清河王憐郎中令憐素眷遇及居母喪遂闕位待其畢喪後魏高祖孝文帝復引用及元又害憐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還葬掩以終身不仕後魏太后反政以父為尚書令其領軍子熙與憐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書劉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憐之冤極言元又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父死

陸凱痛兄北史

陸凱字智君魏宣武帝時位太子庶子兄瑋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瑋官爵凱太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頃已遂以其年卒

蘇湛不與同謀北史

蘇湛字景儒魏孝明帝時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時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臣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

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

中

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被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尸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

裴寬避難字節北史

裴寬字長寬年十三以選為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

陽始出見焉

甄密拔續蘇良 北史

甄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為風賦以見意後參魏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貲報密密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魏孝莊帝時封密為安市縣子

趙貴英岳 北史

趙貴字元寶少有節操魏孝莊帝時朱榮以為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執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况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眾人乎

李崇義 北史

因涕泣歔歔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英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為公

叔裕讓妻兄子 北史

韋叔裕字孝寬西魏文帝時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孝寬早喪父母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欲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諡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

遊道收葬 北史

宋遊道齊文襄時為諮議領書侍御史兼司徒左長史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璉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穢而死棄屍

路陽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知吾心也

蘇威贖世雄 北史

蘇威字無畏少有志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陽縣公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帝遂遣之威以夷人味利遂棄賣田宅罄資贖世雄論者義之

方貴兄弟爭坐 北史

即方貴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離貴同居隋文帝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撻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惠恨遂向津毆殺舟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離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

王延英秦王俊勸絕 北史

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情秦王俊親信共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隋文帝聞問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自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

李德侶請葬郡守 北史

李德侶性重然諾隋煬帝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屍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

瘞之至介休諸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今德以為便者往歸石槽築

馬八龍負義縣尹屍北史

馬八龍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括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劉侯仁匿孤北史

劉侯仁豫州城人自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肱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推捷侯仁終無漏泄肱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洪哲代縣尹申理北史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胸城歸歎以除縣令

金集卷九

聖

鄉人徐孔明受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

安祖給棺殯歟北史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殯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表表其門閭

李綱為主瘞棺唐書

李綱字文紀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瓊慕張綱為人改焉仕周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屍故吏韓匿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

竇建德討逆唐書

竇建德謂宋正本等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宇文化及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為天下誅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檀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杖順扶義安四方也今化及弑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即引兵討化及保聊城縱橫車機石四面棄城拔之建德入謂蕭后稱臣召隋文武官共臨斬宇文智及等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手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同封之為夏王

張道源護送客屍唐書

張道源唐高祖時為大理卿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張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

金集卷九

聖

君良同庖唐書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情大業末荒饑饉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為鵲令聞且鳴家人恠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為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而而去太宗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仁傑代崇實使邊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高宗時授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貶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諸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羨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



等可以愧矣則相持如初每日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哥舒翰初事王忠嗣後嗣被罪玄宗召舒翰入朝部將請贖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襦裳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為末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

裴冕收養王鉷唐書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鉷築田是

裴冕收養王鉷唐書

裴冕收養王鉷唐書

寢知名玄宗時拜御史中丞燕左庶子以副皇太子

張玠殺賊使不伐唐書

張玠張建封父也少任俠玄宗天寶間安祿山反使李廷偉背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家僕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

趙驊贖辜唐書

玄宗時安祿山陷陳留趙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澤族妹坐其夫為畿官不供賊沒為婢驊表之以錢贖韋厚為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

甄逢周贍唐書

甄逢父甄濟代宗大曆初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逢幼而孤及

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謂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獲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

何蕃治喪唐書

何蕃和州人舉孝德宗時入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問蕃於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司業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聞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存約死義唐書

憲宗時趙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無間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

鍾傳不棄險唐書

鍾傳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為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為長乃鳩衆掠依山為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傳宗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傳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譴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棄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若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

王鎔軍士歲鎔之子五代史

王鎔梁太祖封為趙王時大將張文禮訪以親軍為亂鎔被殺

鎔小子王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於中亂定見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後唐明宗時昭誨已長恩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世宗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亡

張不代掌帑庫 宋史

張不張永德之祖也家世饒財不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其產王為之南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其急不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

趙王救故主之子 五代史

呂琦字輝山唐莊宗時為殿中侍御史父充先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宇文兄弟相攻敗死其更民立其子延祚以充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守光族充家時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充故客趙王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緩琦去王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王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

趙王存孤 宋史

趙王漁陽人嘗客滄州依節度判官呂充劉守光破滄州收充親屬盡殺之充子琦年十四王負之以逃至太原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後唐莊宗同光初為藩郡從事當是時燕趙之士以王能存呂氏之孤翕然稱之

和凝射賊 五代史

和凝字成績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及顧見凝塵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尔豈可去也己而一騎追瓌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尔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宗壽焚衍 五代史

王宗壽好學上琴弈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王衍既立宗壽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衍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衝壁大勦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唐祚曰早從王

言豈有今日 行死宗壽至通池聞莊宗遇害亡入熊耳山天成

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焚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將軍行軍司馬

高松念恩 金史

高松本名檀及宋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兵部尚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戶高松謀之必從我矣眾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往見松說松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執尚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其捕幹論赴有司

宋可歸金 金史

宋可字子之其姑適大族豪氏貞祐之大夫及子皆死於難姑

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受不辭其後姑氏陳族立為後  
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在時遺可以金可以幣  
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幣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  
曰呼妻于昇金歸之鄉里重之

獨吉義讓官 金史

獨吉義本名鵠魯補挺居遼陽之河米吉山祖回海父秘刺收  
國二年曷速館來附秘刺領戶三百遂為謀克秘刺長子昭屋  
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秘刺死忽史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  
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昭屋人咸義之

賈珙濟之恤孤 宋史

賈珙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為刑部郎中終水部  
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珙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

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羣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

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

吳淑養女如所生 宋史

吳淑字正儀性純靜詞學典雅太宗時授大理評事初王師南  
建業城中乏食里閭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  
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

查道履行 宋史

查道字湛然太宗時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初赴舉貧不能  
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六友呂翁家翁喪貧妻無  
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橐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  
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其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  
服其履行

克明獲善死還契 宋史

背克明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百丈縣父光遠遇害姆抱克明匿  
葦蒲中得免既長喜兵法善騎射父克實奇之補為衛內都  
虞候光實擊敵于茂蘆川戰沒克明時雖輜重在後聞克實死  
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克實命還軍銀州而潛與僕  
張貴入敵中獲克實尸以還契京師縣是顯名真宗時領平州  
刺史知辰州

司馬周急 宋史

司馬旦字伯康仁宗時以父任為祕書省校書郎與人交以信  
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  
以報願以女為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

守道葬喪 宋史

石介字守道仁宗時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  
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評為主簿未至以論  
救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儒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  
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受耕祖塋山下築五世之未葬者七  
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祖徠先生

庭式守義 宋史

劉庭式字得之舉進士神宗時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初庭  
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示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戚喪  
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娶或勸其勿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  
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一子後庭式喪之逾年不  
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  
出乎庭式曰台知喪吾妻而已吾若得他而生子則生哀

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而

妻也耶軾深感其言

范鎮求姪宋史  
范鎮字宗時封蜀郡公清白坦夷過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氣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衆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娶者輒為主之兄鉉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陳禾對證不易宋史

陳禾字秀實裕宗元符三年進士選辟雍博士初陳瓊歸自鎮外居于鄆與禾相好遣其子正景從學後正景告京罪執詣關瓊亦就逮經臣位其獄瓊未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邪頭得分賢者罪遂坐瓊黨傳官

龜年娶不負貧宋史

黃龜年字德邵永福簿參朝旌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高宗時遷中侍御史

陳規嫁張氏女宋史

陳規字元則高宗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中書侍郎

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張家  
從婢得一婦甚開雅怪而詢之乃雲少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付託鬻身求活現即輟女奩聞者感泣

守道撫姪宋史

歐陽守道之兄妻蚤喪其子演一歲餘且多病幼于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育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知所守道哭而示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顚顚不釋者終身理宗時舉進士累遷著作郎

單煦代兄死宋史

單煦友愛兄煦兄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聞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趙驚問之煦以情告其入感歎遂輟訟

樂京外寢宋史

樂京為布衣府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狹女弟自隨京未嘗具其面妻死京寢食于外為嫁之

孝公以財歸妻弟宋史類聚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無他過知悉目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其子自此勵操

王遠犯難救主事宋史

王遠字龜田即中李雲僕夫也事雲忠義之說

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子  
繫御步臺上怒甚治獄急曇平 親友無一人敢節問之者  
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 有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  
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 然追哭送之防者過之  
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乎 奇胡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  
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 卿也故日曇感恚自死旁無家  
人遂使母守其屍出為之治 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  
流涕殯於城南佛舍然後去

鍾離君嫁前令女 事文類聚

江南有國曰有 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  
一婢以從嫁一其婢執其帶至堂前觀泣曰幼時我父於  
此穴地為墓焉我戲刺也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

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今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  
婢得前令之女也而悲之義不可父 雷擊吾女嫁資先為求  
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齊備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  
遂伯王恥獨為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 必以嫁君女  
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薛苞分財事 漢書

薛苞弟季求出苞不敢止乃 分其財奴婢引其老病者曰與  
我共事又若不能使也 苞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  
也器物取其朽敗 我服食久矣 安也

道鄉遇盜兄弟爭

郭道鄉與化甫田人四世祖義雷 宋高宗紹興間有詔旌之  
鄉里為立孝子祠世祖至元初內附

弟佐鄉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破 曰吾兄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  
兄以理請殺我道鄉固引頸請 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  
吾何忍害兩釋之

陶孫不書 史

鄭陶孫字景濂處州人游孫 弟世祖時登進士第監西  
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 林國史院編脩官會纂脩國  
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  
之非義也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

王鶚蔡蔡書君 元史

王鶚字百一 世祖在藩邸訪求遺賢 蔡蔡書君 元史  
都陽宅書閣七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繼其承御山焚蔡

水之傍禮為 蔡蔡有願往蔡蔡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  
所沒設具牲醴為位而哭

歸賜抗賊 元史

歸賜順帝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恭 為詔使至  
河南省中殺 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却烈燕 以便完者不花總  
管撒里麻 召屬及去位 用之以段駉為左丞便賜北  
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 衆巨測所為賜無懼色已  
而賊敗行賊者皆獲 里有吳炳者宜以翰林待制  
徵不起賊呼炳司 炳不 辭 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  
吳炳無光賜自此 炳然明 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  
入謝 皇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 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賜  
以上

群書事淵

性行明

親義

宋分贈親族

宋弘漢光武時大司空所得相俸分贈九族永無賞產以清行致稱

樊宏字靡鄉漢武時封長羅侯

樊宏字靡鄉漢武時封長羅侯其忿訟年八十餘終可氏兄弟爭田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盧邁字子玄德

盧邁字子玄德不特為諫議大夫嘗平有力容稱其服

而情有加焉其弟或勸高姬勝對曰兄弟之子子也無位後所得康賜自賑烟舊之其從父弟起並還洛陽過都邁

奏請往哭之盡不時執政自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狗時議自重其仁而云

陽城負極

陽城字元宗寡妹嫁入始妹之夫客死遠

梁宋室

梁宋室



君臣之義

節義

兩龔辭

兩龔辭楚人也龔字君宗

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

安勝三舉孝廉為尉臺為

病去官哀帝徵為諫大夫病免舍亦徵為東上病免復徵為

博士又病去頃拜太山太守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拜光

祿大夫數賜告然不肯起乃遣歸王莽秉政勝之骸骨拜白

策遣勝奔既基即拜勝為諫學府

首迎勝即拜秩上卿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諸生千人以上入

服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勝稱病為牀室中戶東首加朝

服批紳使者入西行南面高致詔付物書退延行拜奉印綬

進謂勝曰聖朝當忘君待君為政恩聞所必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患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必死肯落益萬分使

者以印綬就加身勝輒推不受使者曰上言方盛夏暑熱勝

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

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廷君人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



年非五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李業飲母後漢

李業字巨游少有志操介特平帝為郎會主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太守劉歆強召之業載加請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殺射市也不問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反託疾乎今請獄養病欲殺不日歆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年也咸乃出之曰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葭山谷絕名召亦冬莽之世公孫沐僭沛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遂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安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業乃歎曰危死不入國不君親於其身為不義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

李業志不屈復曰且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

飲哉融見業志不屈復曰且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聞業死人皆入恥有獲賢之名乃遣使弔賜贈百足業子輩逃避不受蜀光武下詔表其閭蓋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

楊彪稱疾親書

楊彪後漢獻帝時為太尉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親臣遂稱足學不復行積十帝即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親臣於國之選亦不為也

劉整鄭係執節親書

劉整鄭係魏合肥守城士也諸葛圍合肥新城城中遣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

服整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

也終無他辭又遣鄭係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格係係野驢圍

跡索得像還縛縛繞城勒像使大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

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在外壯士努力賊以刀

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呼令中聞知邵陵厲公嘉平中鎮

東將軍母丘儉上言整像為賊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

追封皆關內侯子襲爵

溫伯自殺後書

邵疇字溫伯吳主孫皓時為郭誕功曹太守郭誕論國政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任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請更自列云不自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結怒盛怒意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開敬

范曄行

道得以門其剛身本郡喻越齊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感化養之以福今妖詆橫興干國亂紀疇以等省之詔本非事實雖蒙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也動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拜乞更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皓嘉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范曄承明高亮貞正傳涉彊記

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齊方時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駕卒太尉掾

職皆有聲稱及司馬懿輔政遷武威太

到尹

以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

勸農桑是時式夷頗侵疆務聚明以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

無得遊之警又郡城富實珍玩充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

老嚴官左遷樂官令員之轉太宰事郎適母憂以致奉稱

服闋復為太宰中郎及齊王芳發遷千金城城聚素服拜送

哀慟左右時司馬師輔政召聚聚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

優容之聚又稱疾闔門不出特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

聚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嬖臣

大事輒密語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以此知

其言皆武帝踐阼聚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聚稱其

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興發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

若遂廖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

歲以為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為辭不敢受

宋矩自刎晉書

宋矩字處規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以矩為宛戎都尉

後趙主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載就太宋晏以城

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

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

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

聰為鎮西大將軍平亮校尉討叛羌于

趙彭全節晉書

趙彭晉故東萊太守也後趙主石勒以彭徵彭署為魏都太守

彭至入位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以其人矣犬馬戀主切不敢

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

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

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公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

惠也勤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

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祥擬為四公

所謂若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悅曰

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鄉祿

陶潛不仕南史

陶潛字淵明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著之潛弱年薄

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

帝王業漸隆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

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宋順帝時倉曹參軍金城邊華初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為榮觀

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

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

不誠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也何人作賊不早來榮

是抱持祭請教先曰君入人國不問仁否之聲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之然後及祭云云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滅洪及陳容

袁昂不降南史

袁昂字千里齊東昏侯時為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賜之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燕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蔽首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後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竊以一稔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頌之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表勸梁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

袁昂不降南史

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

文秀持節儼坐北史

沈文秀字仲遠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將推立子業弟子劬子劬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討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搗撻後還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崇等送京師面縛數罪皆死持為下客給以縶衣

疏食儉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

孫宗被執不屈北史

孫道登魏孝莊帝永安初為梁將軍休等所害面縛歸力巡遠村場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殺之又利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割其腹然後斬首三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承襲襲遣使詣所在吊祭

夏侯端持節焚書唐書

李密之降閔東地未有所屬夏侯端請假節詔諭高祖乃拜大將軍為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據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淮州會老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

夏侯端持節焚書唐書

計窮彷徨麾下二千入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歛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殺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走獨登豆以食端持節卧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今去母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夏侯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定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郎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汗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懸崖峭壁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長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秘書監出為梓州刺史設祿周孤窮不為子孫計

高適詩書

高適字達夫明皇時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適尚節義語直朝  
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官浮其術不為權紳所排  
然政寬簡所使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  
為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詩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  
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  
為義而知變

元正兄弟遇害

元正伯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肅宗時河南節  
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華父匿山中賊以名購  
正度事急謂弟曰賊校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汗身  
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又聞

仲藥死路人為哭事

平詔祿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贈祕書少  
監

司空圖不諳賊

司空圖字表聖唐懿宗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三署特所愛  
待俄而疑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疑起拜宣欽觀察使  
乃辟置幕府召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疑府臺勅左遷光祿寺  
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  
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為僚佐會  
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  
前圖弟有奴段章者暗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  
往見之無慮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關關至河中  
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得實雞不獲從

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言以疾解

赦盧幹死節

晉王小字放盧幹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以甫駱駝馬  
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  
律余覲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覲降金文妃伏誅赦盧  
幹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撤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赦盧幹得  
人心不忍加誅令繼殺之或勸之亡赦盧幹曰安忍為最爾之  
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周昂死難

周昂字德卿父天錫世宗大定中進士昂擢第南和簿入拜監  
察御史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君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  
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為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

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

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  
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  
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  
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罪  
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  
室承祜軍承裕失利逃走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  
子嗣明同死於難

仲明罵賊

宋史  
江仲明台州人徽宗宣和間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倖遇寇于  
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  
浩誄以文

鄭覃夫婦繼死

宋史

鄭軍字季厚欽宗靖康二年貢于鄉高宗建炎四年春金人陷  
明州發兵大掠軍望族避難山谷間金人追及鄭軍欲殺之  
鄭軍曰子吾金即肯死軍誅汝指所療黃金銀遺之遂見釋  
而金兵獨獨軍等小舟與其妻童同載去顧謂軍曰萬一不得  
免軍曰此由事其國者死勉主祭祀復為兵所劫云迫使之降  
軍曰解馬不取躍入水中童哭曰夫亡矣與其父辱以生不如  
死亦自沉

高談偶寄宋史

高談字景遠理宗時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  
陽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  
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幸吾惟  
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野

金集卷十

士

顧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  
信防夫守諫利人囊篋指民為牒數剽殺之含胡公之言未有  
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祐在將焉之盜至談出曰時  
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民無防想我為直之談曰獨不  
能搥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午酒不釋遣  
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者老  
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唾賊大罵  
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談平居必由於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應鑑投井宋史

徐應鑑字巨翁世為衢望族度宗咸淳末試補太學生瀛國公  
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鑑不欲  
從乃與其子珪松女元娘誓共死

第有飛祠應鑑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為應鑑死之  
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  
永永無數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叩應  
鑑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周綴火自焚一  
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鑑父子儼然坐立如  
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鑑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  
出戶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  
生諸僕為其棺殮殯之

蔡子卻金宋史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遂屬以洪範之數乃沉潛反覆數十  
年成書始從父元定謫道州岐沙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  
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

金集卷十

士

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蔣煜就刃宋史

蔣煜台州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  
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警聲不絕而死

鄭玉夫婦同縊元史

鄭玉字子美軍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為文章不事雕  
剜煅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順帝至正十四年  
除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  
疾不起而為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  
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辭也  
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  
至既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為事所著有周易纂註至正十七

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王曰吾豈事二姓者乎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又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為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 馮三晉賊見殺元史

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為寇陷阜隸章悉起剽殺為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為眾初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乃縛諸十字木界之以行而到

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到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 信義

取信於人合於義者

### 穆子伐鼓食盡而降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怨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曰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膳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也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實怠不如完舊實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軍我亦能事吾軍率義不爽好惡不怨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獻歸歸十五年

### 季路不要不臣左傳

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 劉備不忘蜀書

漢獻帝時劉表為荊州牧病篤託國於劉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皆豪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皆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人心以我為薄所不忍也

### 劉先主緩行濟眾蜀書

曹操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代之遣使請降蜀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王伽期圖蒙宥 北史

王伽隋文帝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還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加鎖傳送次滎陽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宜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甘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妻孥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胡則貸夷期納 宋史

胡則字子正太宗時徙廣西路轉運使有蕃船遭風至瓊州且

金華集

主

告食之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更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授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

蘇頌定期償負 宋史

蘇頌字子容神宗時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浦市易緡錢夜囚書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義烈

勇於義而忘身者

組彌觸槐 說苑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組之彌賊之組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蒯瞶入死 說苑

齊崔杼弑莊公蒯瞶使管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北郭明晏子疑自殺 說苑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王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

金華集

去

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以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告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他人自殺 新序

陳恒弑齊簡公而明者皆完其家不明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

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明不以父母之死不知退而自殺以禮其君遂自殺

子囊退兵大劔說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臨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道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郊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劔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子蘭契領說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曰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惠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成公立稿說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

耳昔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情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昔年不得是情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稿於彭山之上

厲附往死說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久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野粟夏處於澤食羹糲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縮高刎死說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速縮高言將任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子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損吾已全已無違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

使者之舍勿顧而死信陵君聞之起素服縗素迎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罪

周燕代守自後漢

周燕汝南安城人也漢宣帝時燕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因而燕因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擊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後漢書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皓嘉伏劍後漢

漢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升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連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殺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為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執乃對使者伏劍而死

索盧放就斬後漢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署東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董宣活岑後漢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漢光武時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升為五官掾升新造君宅而卜工以為常有死者升乃令

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官宣知即收升父子殺之州宗族親黨千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宣以升前附王莽原交通海賊乃悉收繫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岑士也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晨夜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其難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驕騎持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詩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劉平冒刃後漢

劉平字公子光武建武初為彭城郡吏時龐萌反攻敗郡守縣萌平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驛吏請曰願以

身代孫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其氣絕有頃蘇陽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死平乃裹創扶萌喪還其本縣

范滂就格後漢

范滂以鈞黨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旁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就格遂與同郡來忠爭受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謂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忍然為之  
得並事  
惜後事釋南陽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  
吳  
道至縣抱認書閉傳舍伏林而泣傍別之曰必為我也即日請  
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  
此傍曰傍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遂被害  
臧洪辭勵後漢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靈帝熹平初以父功拜童子郎張  
超為太守以為功曹袁紹奇之使領青州刺史徙東郡太守曹  
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臧洪當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  
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救超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  
終不肯背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  
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

在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  
洪書絕之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  
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  
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  
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  
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會明府去也初尚振盪者筋角後無  
可復食者主簿於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饘粥洪歎曰獨食  
此何為使作簿粥分歎之殺其妻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  
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  
親視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  
洪據地頭目曰諸索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  
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威威洪親見呼張

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  
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  
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焉

彭脩捍守中矢後漢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辟州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  
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  
交射之飛矢兩集脩障杆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營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  
不為太守服也

陳容見殺後漢

陳容廣陵射陽人也與臧洪同邑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  
郡丞容紹興兵圍洪先城未敗洪使容歸紹及城陷生執洪至

伯南代死後漢

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  
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  
差出謂曰汝非臧洪囑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踰  
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  
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切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  
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  
死

秦伯南曹真父也後漢

秦伯南曹真父也風與曹操善興平末衣術部黨與操攻切  
操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操何在答云我  
是也遂害之由此操思其功故變其子真之姓曹氏  
應余捍守被傷死後漢

應余字子正南陽人也為郡功曹是時死將疾育崩動山民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表並軍得出首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羽及賊便射表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育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涕哭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表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曹操聞之嗟嘆良久表後為子禁司馬

太初正色受刑

夏侯玄字太初曹爽姑子也邵陵厲公時司馬懿誅爽李豐結張懿等欲誅司馬昭以玄代之事覺豐見殺事下有司收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

當竟夜為作辭

令與事相附疏拂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乃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

張任死節

張任事劉璋璋遣任與劉瑣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退與璋子楨守雒城任勒兵出於橋戰復敗擒任先主聞任之忠勇冷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

閻續焚賊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人也晉惠帝時為太傅楊駿舍人駿之誅也續棄官歸要駿故妻薄潘岳錄崔基等焚之其岳畏罪推續

為主哀感當焚駿後弟模告曰王侯將相豈有常意者殺威懼真家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焚駿而去

楊玄就請死

楊仲宣字玄就幼而俊拔魏孝莊帝時余朱隆入洛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思燕仁勇

姚思燕隋末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燕侍王叔升殿思燕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胎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

叔倫遇劫不屈

劉晏字士安代宗時管攝鹽茶戴叔倫主運湖南至雲安場遇琳反駢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拾之

竇參代直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誣四世孫學律令為人矜嚴倖直果於斷以陰累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史祚自縊

史詠金宣宗時同知平陽府事胡天祚封平陽公降大元被誅死後宣宗以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逃歸

詠妻陳氏自死宣宗贈祔崇祿大夫京兆郡公諡忠貞  
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陳氏贈京兆郡夫人諡義烈  
詠乞內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宗澤斬使 宋史

宗澤字汝霖高宗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將粘罕據西京  
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關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  
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  
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  
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  
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哉子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  
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  
斬之

牛皋遇害 宋史

牛皋宋高宗以後軍中部統領除武泰軍承宣使時紹興十七  
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害語語親曰皋  
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帝足所恨南此通和不以馬革裹屍  
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皋云

謝阜剖心示賊 宋史

劉豫高宗時陷魏州鎮撫司統制官謝阜指腹示賊曰此吾赤  
心也自剖心以死

伯顏罵賊而死 元史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順帝至正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  
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五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  
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

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重賞伯顏罵不屈賊受及與妻子  
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與乳曰古稱聖  
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棺而殮之太常謚  
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  
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  
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特  
以為確論

景茂罵賊 元史

蕭景茂澧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順帝至元  
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兒佑集鄉丁拒之  
獲觀音山橋險與賊戰眾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  
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隔州鬼豈從汝為逆耶隔州其兩居  
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斃其肉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  
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喬彞家殺井 元史

喬彞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順帝至正十  
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彞被冠  
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彞坐井上令妻子婢輩俯伏井中而已  
隨赴之彞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彞家邀致之至則彞已  
死矣

烈士罵賊見害 元史

順帝時有張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起字  
傅霖汾州人累舉不衆嘗薦者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  
盜既去晉寧復陷汾州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



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併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為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詎賊不輟因見害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夏會食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尔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片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毫揭帛于竿皆群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為汝寫旗者耶賊怒遂見害

### 義感

以義而感人神者

楊賢不忍殺林後漢

杜林避難西州隗囂不能屈弟成物故累乃聽林持喪東歸扶風既遣而海追令刺客楊賢於隗抵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却璽金濟鄉曲晉書

却璽素有恩義及人凡所得以贖宗族鄉曲孤老賴而金濟其多惠帝時京師不守逃歸鄉里咸相謂曰中原無伯當依仁德可以後亡其推璽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營之驛山元帝承制假璽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李述劉琨等各屯一郡以力

相傾及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紅纒鐘極野鼠執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

裴敬憲致賊所伏北史

裴敬憲字孝虞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倬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魏孝明帝孝昌中蜀賊陳雙賊所過殘劫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

季才購親故感帝免俘北史

周文帝一見庾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摺紳何咎皆為賊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

易從感民祈福唐書

劉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武后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雖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王孟簡作詩感悼遼史

耶律孟簡字復易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道宗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為中京留守毒問與耶律燕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謫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蟻蟻有動靜之

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子錐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

田真復居紫荆再發二十四年

田真田廣田慶兄弟欲分財產堂前紫荆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所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嘆曰樹木同株聞分所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詩曰海底紫珊瑚羣芳總不如春風花滿樹兄弟復同居

智以智計處事者

馮煖喻兔三窟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為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齊策

光

嘗君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憚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未合券券備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乃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昔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

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服劔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彼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民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齊策

光

蒼舒設鏡舞鶴事文類聚

魏武帝時南方獻山鶴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以大鏡著其前鶴鑑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死韋仲將為之賦

戴顓改象南史

戴顓字仲若宋文帝每欲見之以其好音嘗給正聲儀一部顓令何嘗白鶴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戴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臆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馬燧典辦具唐書

唐玄宗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為趙州刺史時因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輟輒殺之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時馬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與燧為信犯今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殺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姚崇智張說撰碑事文類聚

唐玄宗時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來弔尔以我平日寶玩盡列于前如說屬目即舉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纔得即摸刻以示外此入見遲稍緩即悔彼不顧則吾族無噍類矣子如其言說來果屬目稱去後即以獻之遂求所為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深後說悔來索則碑已摸刻矣說歎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後譜不行

中彥作鼓子卯運木金史

張中彥字才甫金廢帝時改彰德軍節度使正隆時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制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楊佐作兩盤宋史

楊佐字公儀及進士第仁宗時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為榦上出井口垂縷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

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大盤貯水於數灘之如雨滴然謂之兩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信不食其言者

齊桓著信新序

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魯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明盟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曹請倍明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言者信天下矣諸侯遂翕然而歸之

晉文退師原降左傳

魯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譏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二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巢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重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樂鉞請使攝飲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晉樂鉞見楚令尹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大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人執槓承飲造于手重曰寡君之便使鍼御持不是以不得攝  
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  
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隨人辭吳報楚

左傳

魯定公四年閏辛與其弟巢以楚昭王奔隨吳人從之吳使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實匿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受天衷君  
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公  
子期似王逃王而以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  
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  
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  
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鑄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李季掛劍新序

章

昭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昭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李季掛劍新序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  
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  
故及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  
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  
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  
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為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  
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  
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  
兮帶丘墓

魯却吳尋盟 左傳

魯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明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  
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

戰國策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兩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  
飲酒樂夫又兩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  
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衛商鞅徙木予金

史記

衛商鞅為秦相欲變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  
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千金民怪之莫  
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  
欺卒下令行於民

諸葛亮不留代兵蜀書

章

諸葛亮不留代兵蜀書

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  
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公萬時魏軍  
始陳備兵適交來佐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  
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源失信古人所  
惜去者東裝以待期妻子鵠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  
催遣今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  
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當  
十殺張郃欲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太史慈應期赴策

吳書

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

請見其進取之術遂固辭策必欲言乃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倘分設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意策長晚本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韋放指腹婚姻事文類聚

韋放字元直梁武帝大通初拜明威將軍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及為北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為舊

歐陽頤依信還金南史

歐陽頤字靖世陳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

王顯字信得粟北史

王顯字信得粟北史交州刺史表雲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頤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知之頤尋為蕭勃所破資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雲緩亦卒至是頤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服之

王顯字信得粟北史

王顯字信得粟北史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還相告多被勞無以是人有逃散唯王顯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

李德鏡以信行論賊北史

李德鏡字世文性至孝隋煬帝時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郡盜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有教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鏡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鏡來者即州率

歸首帝遣德鏡往勃海慰諸賊乃降

蘇烈請全信宥狄唐書

蘇烈字定方高宗時拜左驍衛大將軍領兵攻都曼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頃首請曰臣向論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

蕭至忠期友唐書

蕭至忠武則天時為秘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兩雪八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眾歎服

元德秀期盜獲虎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唐玄宗時為魯山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

司馬池定期輸竹宋史

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司馬池仁宗時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本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主不產大竹轉市歛費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

史天祥不殺降元史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太祖時畧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眾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為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為千戶

范文虎示信宥降元史

世祖時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平三張武義與相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國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 才識

才能識見者

薛強威振河輔北史

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晉穆帝永和十年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鄉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

公集卷四

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驎為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至早晉自當面縛擒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

常清捷布唐書

封常清任唐玄宗以功授豐州戍主仍為判官初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譽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襟鮮

明常清慨然投牒請募清素齋又脚破仙安院其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儻以足何庸復求常清怒曰我公義舉事鞭勒故無嫌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下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召名儒中會達案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靈使仙芝以二千騎追驍達奚行遠人馬疲禽賊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并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靈迎勞仙芝已去奴祿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王淮公輔之器宋史

王淮字季海幼穎悟力學屬文宋高宗時登進士第為台州臨

公集卷四

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時真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

### 識達

有見識通達事理者

孟子以行止非人所能事文類聚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喻前喪君無見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五之不一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衛瑾通變晉書

衛瑾字伯玉性貞靜以明識清允稱魏高貴鄉公時禁父許國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憂之時權臣專政瑾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傳聞所重謂之霽武子



孫登被殺

楊駿字文長，蜀惠帝時為太傅，大都督，值賈后謀殺楊太后駿亦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遣以布被登，被於門大呼曰：「所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其言果驗。」

王秀之求還南史

王秀之字伯奮，宋文帝時為太子舍人，後為晉平太守。暮年求還，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今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若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昭明不事產業

昭明不事產業。南史：昭明太子為始安內史，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祇自

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

徐勉遺還自遺事文類聚

徐勉字脩仁，梁武帝時遷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秋暉，發還還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王晞不受侍中

王晞不受侍中。北史：齊孝昭帝欲以王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況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當賜射晞中的，當得領為不書，前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楊智積清靜保終

楊智積，隋文帝弟恭素之子也。為開府儀同三司，同州刺史。智積在州未嘗嬉戲，將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饌，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

始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詔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李壽，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置弩之方，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害，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

李行之視死如歸

李行之視死如歸。北史：李行之風素夷坦，為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志出羣塵。時人為實錄，及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焚，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

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非言終而絕

弘基遺子耕稼唐書

劉弘基太宗時召為前軍大總管病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顧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饑凍餘悉散之親黨

李勣疾不欲服藥唐書

李勣疾篤太宗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邪乃召弟弼語曰我以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殯謂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

光廷言禍不可懷唐書

裴光廷字連城唐玄宗時累遷至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年五十八矣

鄭絳辭職唐書

鄭絳召為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譴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絳每以詩託諷諷中人有人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諷末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絳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謂

絳笑曰諸君侯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誚慶撫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趙鳳投箸五代史

趙鳳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奔賄施給親族金史

昂本名奔賄侍金太祖伐遼後授鎮國上將軍睦於兄弟尤善施予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帳衣衾器血僕馬之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為具歡樂終日盡必遣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為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為子孫奴邪君子以為達

烏古孫知變自縊金史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章宗承安二年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文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為笑繼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煩出此語仲端因罵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

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繼其事亦從死明日崔立變

范公知大體事文類聚

范公質宋太宗時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候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得大體吾不如也

晁迥拒術宋史

晁迥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宋真宗數稱其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慶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有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范文正公不營第事文類聚

范文正公宋仁宗時徙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樂乃謀樹第治園觀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入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導吾言無以為慮

韓性韜晦元史

韓性字明善元文宗時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檀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貳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道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德行 有德于心行之於事者也

孫登勅左右勿言吳書

吳主孫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孫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撻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手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鄭冲儒雅晉書

鄭冲清恬寡欲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動必循理任真自守不愛卿曲之譽及魏文帝為太子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檢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祜給九族晉書

羊祜性清儉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述祜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不許賜城外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其見敬禮如此

庾峻俊茂為人所慕晉書

庾峻字山甫游京師聞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峻祖乘舉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唯脩德行而已隔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拔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

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晉武帝拜峻為侍中加諡謚大夫

庾袞言行為人所崇

庾袞字叔褒惠帝時人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著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

陽倫葬死恤孤

陽倫字士倫雖仕燕主慕容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派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養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青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

姚泓不自矜誕

後秦主姚興之如平涼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姚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湯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竄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

疑掩人之過

齊豫章文獻王蕭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止各杖數十而已

蕭憺民歌其德

始興忠武王蕭憺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齊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多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

元琰化盜

范元琰字伯珪性敏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難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蔬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放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洩津盜其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

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蕭統喜愠不形于色

梁武帝太子蕭統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有也

植之陰德

嚴植之字孝源梁武帝天監四年為中撫記室參軍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累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閭里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

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其後  
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吐瀉側問之云姓  
黃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側然載  
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  
糧遣之

高允膽振飢寒 北史

高允字伯恭累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魏獻文帝之平青齊徙  
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高允  
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  
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  
任能無宜抑屈

崔光贖免奴婢 北史

崔光魏孝文時拜散騎常侍兼侍中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  
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與初有  
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  
聞而嘉之

楊愔疎財重義 北史

楊愔字遵彥孝莊帝永安初拜通直散騎侍中愔貴公子早著  
聲譽風表裴載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第一妹及兄孫  
女數人撫養孤幼慈育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  
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侍而舉火頻遭逆厄肩復  
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難捨而不問

景裕清靜注易 北史

盧景裕字仲儒初元顯入洛以為中書郎魏節閔庶晉恭中後

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嘗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  
水齋食恬然自安終自端嚴如對賓客屬卒於晉陽齊神武悼  
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  
義天竺胡沙門道佛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

士謙膽濟 北史

李士謙字子約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士  
謙為開府參軍齊武帝時擢國子祭酒固亂得免刺史高元  
海以禮再致之稱為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  
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  
倦李氏宗黨宴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  
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素謂辭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  
之長苟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

他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  
責曰何乃為人疎曠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  
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  
多者相埒兄弟規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  
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未忝者默而避之其家僅  
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  
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  
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寬厚皆  
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米  
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  
設酒食對之燭製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  
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

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而見無遺至秦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予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群大生子交共相乳齒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痼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寇偽仁義見重北史

寇偽字祖僞周明帝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偽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偽結友偽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偽業行俱崇侍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指偽語謔曰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遺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

乞伏慧放魚北史

乞伏慧字令和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後為刑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納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

薛湖化俗為鄉人所尊北史

薛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

大亮恩及奴隸唐書

李大亮初破輔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大亮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銀

婢二十後破土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大亮悉以遺親戚笑宗族無後者三十餘人其德加焉

知章不奪民利唐書

尹知章唐中宗時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弟子貧者賜給之性和厚人不見其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贖市樵米為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邪

崔羣啓奏平恕唐書

崔羣唐憲宗元和年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並鐵院官權長孫坐罪抵死其母老羣子以養帝聽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數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

石臯焚籍活人唐史

石臯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為長者從金世祖子魯王閑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閑母怒之及城破命臯計州民之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臯緩其事閑母諫之臯曰大王將為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非我臯之稽緩安敢逃罪閑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臯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臯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臯主鞠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為頓仆覆其籍燬之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

移刺道還奴悉為良民金史



移刺道奉名趙三初從咸平為人寬厚有大志以爲孝著名海陵王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猛安屯戍韓慮遠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爲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道爲奴道受之至淮俟將軍畢濟乃悉遣還

仁浦寬厚長者 宋史

魏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漢乾祐中有鄭元昭者開封浚儀人爲安邑解縣兩池權監使遷解州刺史會詔以仁浦婦翁李溫士爲權監使管兩池元昭不得專其利仁浦方爲樞密院主事元昭意仁浦必庇溫王會李守貞以河中叛溫王子在城中元昭即繫溫王以變聞時周祖總樞務知其有

仁浦寬厚長者 宋史

宋史

間置而不問周世宗顯德中仁浦爲樞密使元昭不自安及代歸闕道洛都以情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公弟去可無憂我兄素寬仁有度雖公事不欲傷於人豈念私隙乎元昭至京師仁浦果不介意白周祖授元昭慶州刺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並居欲併其弟屢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世宗朝近侍有忤上至死者仁浦力救之全活者衆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言俾隸諸軍軍中無濫殺者

曹彬緩刑 宋史

曹彬太祖時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與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

而朝臣嘗言之使不能自存吾故後其事然亦不當居焉

王旦焚書 宋史

王旦字子明仕宋真宗爲相時有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問占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且因自取書所問之書進曰臣以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免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餘是皆免

晦叔好德樂善 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仁宗時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學寺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淡然

宋史

宋史

無所好者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淨蓋其識慮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勢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兄弟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客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

君實事兄如父 宋史

司馬光仁宗寶元初進士後拜尚書左僕射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

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  
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文彥博厚德 宋史

文彥博字寬夫在仁宗至和時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  
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後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  
言介項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  
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彥博為厚德

蔡襄不自辨 宋史

蔡襄字君謨英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  
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

歐陽脩獎引後進 宋史

歐陽脩英宗時為參知政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

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賦檄布衣拜處未為人知脩即

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為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馮京請嫁 宋史

宋馮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造貴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  
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神宗時累遷樞密副使

羅拯長者 宋史

羅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神宗時為發運使時與副使公弼  
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為辯理錢公輔為諫  
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樞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  
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  
服其長者

趙抃露香告天 宋史

趙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伎嫁兄  
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惻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  
事入夜必衣冠露香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宋神宗時  
官至太子少保致仕而卒

純仁收葬遺骸 宋史

范純仁哲宗時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  
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  
數計

公權出囚祭父 宋史

歐陽守道字公權理宗淳祐元年舉進士授寧都主簿丁母憂  
復還吉州里有張某喪其父小梓而舅氏訟以事繁之獄使不  
得祭邀其售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

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演祭而薄

之挽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  
令亟出之

孔叅解金界盜 宋史

孔叅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時盜嘗入叅家發其庫粟叅避  
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貲叅敗追盜與語責之以  
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  
夜行此亦可畏叅曰無心則無所畏

趙迪軍中施德收葬 元史

趙迪幼孤事母孝多力善騎射金末為義軍萬戶群將出六鈞  
強弩立賞募能挽者迪能之即署真定尉遷葉城尉陞為丞太  
祖兵至葉城迪率眾迎降歲壬午改葉城為永安軍以迪同知

節度使事嘗從帝西征他將校聚橫停掠獨迪治軍嚴所過無犯先是其定既破迪亟入索棄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餘人諸將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當以歸我諸將許諾迪乃召其人謂曰吾懼若屬為他將所得則分奴之矣故索以歸之我今縱汝往宜各遂生產為良民我感泣而去時兵荒之餘骸骨蔽野迪為大塚收瘞

純只海懷民類以不死 元史

元純只海散木台氏弱冠宿衛太祖帳下從征西域諸國有功遷京兆行省都達魯花赤至懷值大疫士卒困憊有旨以本部兵就鎮懷孟未幾代察罕總軍河南尋復懷孟己亥同僚至榮潛商異志欲殺純只海伏甲繫之斷其兩足眼以帛絨純只海口置佛祠中純只海妻喜禮伯倫聞之率其眾攻榮家奪出之

純只海畏瘞從二子馳旁郡請共討榮殺之朝廷遣使以榮妻孥賞產賜純只海家且盡驅懷民萬餘口郭外將戮之純只海力爭曰為惡者止榮一人耳其民何罪若果盡誅徒守空城何為苟朝廷罪使者以不殺吾請以自當之使者還奏帝是其言民賴不死純只海給榮妻孥養放為民遂以其宅為官解秋毫無所取郡人德之

榮祖以德感眾 元史

王榮祖王珣長子也憲宗時為義州管內安察使蒲鮮萬奴恃強於開元命副徹里台進討之拔蓋州宣城等十餘城萬奴不可走死金帥郭琛完顏曳魯馬越導李高奴等猶據石城復攻拔之曳魯馬戰死邊與高奴出降餘撤里台欲散於麾下榮祖屢請皆放為民方城未下時榮祖遣部卒賈實充其城

出賊被壓眾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忘身死國安忍棄去發石取之猶生一軍感激樂為效死後按北京等路征行萬戶換金虎符伐高麗圍其王京高麗王力屈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納貢進討萬奴擒之趙祁以興州叛從諸王按只台平之和黨猶剽掠景劇間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將行榮祖曰承詔討逆人耳豈可戮及無辜宜惟抗我者誅大將然之由是免死者眾

文直恬然自處 元史

董文直字君正俊之第四子也剛毅莊懷簡言笑通經史法律為葉城長官佩金符初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世祖次文用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食者餘百口文直勤儉始終不替內則養生送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姓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

榮

使之知恩所從來微至僮僕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其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煥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以病卒

文原償金 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仁宗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

思明不增課 元史

張思明為湖廣行省都事仁宗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使歲課羨贏僚屬請上瑣數思明曰歲額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

晏石孝友元友

揭傒斯字曼石仁宗延祐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少愛窮約事親敦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交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為之掩覆也

仁厚有仁心厚德者

子罕罕官釋楚不伐新序

楚士尹池為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宜西家之潦經其官而不止尹池問其故曰南家工人也為觀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觀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觀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官卑潦之經吾官也利吾故不禁尹池歸楚適與兵欲攻宋尹池諫於楚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史駢衛帑致境左傳

魯文公六年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即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也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

以事夫子盡具其幣與其器用財賄親糾糾之送至諸境

張歐卻獄益子孫前漢

張歐字叔高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特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比干濟活千數事文類聚

何比干漢武帝時與張湯同時為廷尉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千數

虞延仗膽遣囚事文類聚

虞延字子大光武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至

陳寵濟活甚衆後漢

陳寵和帝時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賊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南刑者除之

許靖先渡疎親蜀書

許靖字休文獻帝初平中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遣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

陳群弘博不伐魏書

陳群獻帝時曹操建國為御史中丞時劉虞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曹操操曰群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虞深德

群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

高柔推誠活人 魏書

高柔字文惠魏國初建柔為尚書郎拜丞相理曹掾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至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君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復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家活者甚衆

哀王鼠衣釋吏 魏書

魏鄧哀王冲仁愛識達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牽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於是乃穿單衣如鼠齧者諺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兒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國淵請釋餘黨 魏書

國淵字子尼曹操辟為司空掾屬操征關中以淵為君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及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操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

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趙雲駕蘭 蜀書

趙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與同鄉里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

吾粲救溺 吳書

吾粲字孔休孫權時為吳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舡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舡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舡重必敗粲曰舡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

李矩釋所掠婦女 晉書

喬智明字元達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惠帝時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珍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受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允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傳其獄歲餘令允將妻入獄燕陰縱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奎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李矩釋所掠婦女 晉書

李矩字世迴晉元帝時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賊東下矩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劉麟之義葬

劉麟之子驥東晉武帝時南陽官族也桓冲請為長史固辭不受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送無不躬自造焉居干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驥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頌以勞累更憐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驥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驥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如此

原平以德感盜

原平以德感盜南史郭原平宋文帝時人治家勤儉以傭賃給食每出賣物裁取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笋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笋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

李冲調濟姻族

李冲仕魏孝文為秘書令後進爵龍西公冲家素清貧於是室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濟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高謙之恩撫奴隸北史

高謙之恩撫奴隸

高謙之字道讓魏孝明帝中行阿陰令與袁翻常景鄴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贈恤言諾無虧居家儉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聚人體如何殘害

義僂貸穀焚契

北史

虞義僂魏節閔帝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僂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

裴政用法寬平

裴政字德表周文帝時為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因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

道源遣賜家屬

道源遣賜家屬唐書張道源隋末辭官歸閬里唐高祖興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驛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貸以衣食遣之

崇文全活

崇文全活唐書高崇文唐憲宗詔拜東川節度使破蜀入成都師屯大達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刑他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脅汗者請牙請命崇文為條上全活之

去非壞室焚契

去非壞室焚契金史王去非字廣道世宗時人常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事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東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枕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為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室焚契使喪南出遂得葬焉

沈璋不殺降卒

沈璋不殺降卒金史金世宗命沈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橫屍



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陳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反心蓋為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若殺於衆璋死何憾以頃怒解因召諸軍曰吾始命殺汝今汝後言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

張采保衆救難元史

采字德剛少慷慨尚氣節善騎射以豪俠稱金宣宗貞祐間河北盜起采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郡人張信假采聲勢納流人文為妻采鞭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采未幾信有罪當誅采救之得免於是驍勇之士多慕義從之

王旦薦寇準宋史

王旦真宗時為相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五不妄授請準深憾之真宗天禧三年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人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且道且所以薦者準嫻數以為不可及

查道周給獨宋史

查道字湛然幼沉寢不群罕言笑未冠以詞業稱宋真宗時為刑部郎中進右司郎中道為見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贈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貧者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

周給

希亮密奏釋囚宋史

陳希亮仁宗時知房州張元走夏州為趙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縣察出入飢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隸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遠放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盡希亮像祠焉

鄭僅下令殺羌援父宋史

鄭僅字彥猷宋仁宗時知慶州諸軍多殺羌弱持首與當僅下令非疆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希亮親信不疑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從知廬州虎翼軍士也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必此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忠誓為希亮死

善應恩及蠶蟄宋史

趙善應字彥遠時有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為已子婦有常高儉者死不克葬子備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資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者樂感饒旦夕率其家人餽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蠶者失其所也晉陵尤甚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于汝思宗孝宗時位至樞密

姚渙不干澤以戮人宋史

姚渙字虛舟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數萬緡主吏甘當死

後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敵而巳請於使者願不受  
賞於是全活者衆

飯全母族 宋史

吳越王錢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國左右勸俶誅之俶  
曰先夫人同氣安忍真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懇延福於外終  
全母族

荆公不留妾 事文類聚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  
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  
貨盡沒猶不足又責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汝曰九  
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夏方不加無楚 事文類聚

夏方為齊立令百姓有合將加無楚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  
小大莫犯也

珣不殺降 元史

王珣字君寶太祖時為兵馬都元帥本姓耶律氏號黑人呼為  
哈刺元帥哈刺中國言黑也從元太師木華黎兵略山東至滿  
城令還鎮戒之曰彼新附之民恃山海之險反覆不常非盡坑  
之終必為變對曰國朝經略中夏宜以恩信結人若降者則殺  
後寧復有至者乎遂還

董俊天性寬仁 元史

董俊字用章太祖時權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時戊子歲朝於  
行在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  
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

後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戮其渠魁餘  
並釋之淵冀間妖人惑衆圖為不軌連逮者數萬人司議當  
族俊力請上者但誅首惡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備於威州  
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與其家財仍奏官之  
衆果去成降沃州民皆天臺為盜既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欲  
掠之俊曰城降而俘其家仁者不為也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  
歸俊願為奴者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鄰境人有被掠責者亦  
與直贖還之其天性之美類如此

史天澤疾篤附奏戒殺 元史

世祖至元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史天澤與駙馬忽剌  
出往經畫之賜白金百錠褚幣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  
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

章軍國軍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諭旨 元史

章軍國軍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臺或一月一旬  
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十年春與平章阿木等進攻  
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  
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  
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  
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且北歸  
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杜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  
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  
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

文炳活人 元史

董文炳元世祖權知山東宣撫使會李壇及壇兵有浙健兩軍二  
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

二十人言于主將曰彼為瑣屑其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向天子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主將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

庭瑞以妾歸父元史

張庭瑞字天表世祖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家有愛妾一日有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群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爲難

孫賈李焚券濟貧元史

孫秀實性剛毅喜周人急成宗時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弃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恩之族秀實日

焚券濟貧

元史

饒新米存間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資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賈進成宗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不綿裘數百龍衣寒者買地爲義冢使無墓者葬之又有李子敬者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莫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通券四萬餘貫有司以名聞並旌之

張昇焚書以活人元史

張昇元武宗至大初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東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詔以擅焚書狀昇

對曰事固類姦然昇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寬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

明善焚籍以滅跡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武宗時董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二十人一日將佐曰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禁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賴言民丁十萬手籍者有司喜欲滋募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

王薦以惠調匱元史

王薦允孟軻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負育爲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

焚券濟貧

元史

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棺弃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爲義冢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而贈人皆感焉武宗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已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恩誠不以子繫其母元史

王恩誠順帝時爲西臺治書侍御史時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匪豫郎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恩誠過市中見之曰害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今釋之不從恩誠因自効不出諸御史調而謝之

敬益田歸原主元史

穀教益字主友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以貳財為之嫁娶或凶  
老弱之饑者為糜以食之穀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  
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  
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餓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  
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  
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貽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  
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數百世乃有斯人  
哉

李放縱傳 元史

李守賢字才叔祖小字放軍嘗從金將攻宋淮南飛石傷驛錄  
功賞生口七十王將分命將校殺所掠俘苟有失亡者罪死放  
軍當殺五百人皆縱之去

李放縱傳

元史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一

性行門

庸暗

庸劣昏昧者

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黃巾賊起張讓

趙忠及夏惲等十二人父兄子弟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害  
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

樂附之者其原皆由于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與豫州  
郡酷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新故謀議不執聚為

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  
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

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  
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

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  
等皆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義康不喜才語 南史

宋彭城王義康文帝子也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表淑常謂義  
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父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  
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居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

陋若此

韞述兄弟昏庸南史

劉韞字彥文宋長沙景王道隣之孫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為其出行圖薄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庸底類如此韞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總慘或詰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慈憐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鹿蓋謂鹿為憂也

昭業以帝王類屠酤兒南史

齊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初

廢帝幼時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廢帝謂豫章王

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

許惇昏庸為勝流所鄙北史

許惇字道謨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齊廢帝乾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德望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為敕史朝議甚鄙薄之雖夕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有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朝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袖口或隱几而睡不為勝流所重

齊緯撫眾大笑北史

齊後主緯隆化元年入鄴安德王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

與周師所虜帝遣眾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虞寧王孝琰奏請出宮人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解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泣入心帝既出臨殿將令之不復所記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哈將士莫不解體

高宗懼后致上官儀被害唐書

上官儀字游韶仕唐高宗為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高宗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思為陳主時儀為詔議與王伏勝

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初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戮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崔蒦飲溺唐書

崔蒦字野夫僖宗時為吏部侍郎義父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舟亂漢上河南群盜興蒦簡悅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廩豎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拘廷擯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為即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為軍吏所執梟其髯髮蒦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

葉義問素不習軍旅宋史

葉義問字審言高宗時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校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

### 昏昧

心目不明者

晉武帝一聽楊后 晉書

晉武帝以皇太子不惠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楊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駟駒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下諸

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下氏女佳后曰潘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

會稽王縱子為惡 晉書

晉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御史中丞江續密奏道子欲以聞奏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

拓跋長一生不笑 北史

拓跋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魏孝文遷都長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長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臆大笑

王皓不識所乘之馬 北史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為主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諸兄齊文宣時為司徒掾嘗從帝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為求不見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王鎔庸暗致滅 五代史

趙王王鎔唐昭宗時鎔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時有宦者石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探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

呼甲士斬希蒙首

五

呼甲士斬希蒙首御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逢焚香受錄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劉玢為眾所殺 五代史

南漢主劉玢龍安次子也時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梧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敗其圍洪昌等於錢帛館押將萬景沂陳道庠力戰挾三王潰圍而走玢莫能省鎮東皆亂洪杲日益進聲妓誘玢為荒侈玢亦頗疑諸弟圖已殺宦官中宮門入者皆露索洪杲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弟劉思潮譚令極林少疆少良何昌延等習為角抵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殺之盡殺



其左方

### 僻性

梁性偏僻者

庾仲文好潔見識南史

庾仲文宋文帝時為尚書吏部郎為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為眾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不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張融求益不言南史

張融字思光齊武帝永明八年為御史中丞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人便去融欲求益無益終不言方搗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為觀之

師古拒言見殺五代史

太

龐師古字其微時事梁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吳必多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水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操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其不能戰遂見殺

趙仲湜嗜珊瑚宋史

趙仲湜字臣源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漸不能對

### 癡騃

昧而無知識者

惠帝不知所生之子晉書

晉惠帝謝夫人清惠真正而有淑姿選入為才人晉惠帝在東宮將納妃上慮其幼未知惟房之事遣謝往侍寢有身賈后妬忌之謝求還西宮遂生愍懷李年三歲惠帝不知之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

### 不肖

不似父母之所為者

子卿無德見責南史

廬陵王蕭子卿字雲長齊武帝第三子也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鄧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從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瑯瑯乘具詔責之令還選都作銀

七

鑑金箔裏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今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得教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武帝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與藏遣宜都王鐸代之子卿還第至朋不與相見

### 怪嗇

怪吝鄙嗇者

耕者見譏陳涉前漢

陳勝字涉初為楚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迺召見戰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自夥涉之為王既訖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士孫奮字景卿

景卿帝時為扶風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貳萬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吝嗇時大將軍梁冀貪惡橫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財億七千萬

司馬騰性吝嗇致禍

晉新蔡王司馬騰懷帝時盜賊與故將李豐等攻鄴騰不能守為豐所害初司馬騰在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枝尺是以人不為用遂致於禍

帳下甘果爛

王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

何嶠錢癖

何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王琨置酒床下

王琨齊高帝時領武陵王師如侍中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盤輒云此酒難遇益鼓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袋悉置床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前廢帝景和申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纈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纈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

蕭紀最為梁武帝所愛

蕭紀最為梁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

先啓黃龍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式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大清初帝思之使善書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而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閑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蓬至有蓬銀五倍之其他錦綉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宗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未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

朱异不膳親族

朱异梁武帝時為相及諸子自朝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膳

沈衆麻繩麥飯

沈衆陳武帝時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求定三年燕起部尚書監起大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裹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譏其所為

封述無分饋

封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齊文宣受禪累遷

大理卿歷位度支五兵數中三尚書尋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趨避致致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迷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言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言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迷又經府訴云送嫁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怪畜所及每致紛紜

伏連至死敝禪北史

庫狄伏連代人也北齊文宣時尋加開府性鄙倖好聚飲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賄要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箴在別庫遣一婢專掌

唐莊宗

管箴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輕用至死時唯著敝褌而積絹至三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莊宗惑后悞財五代史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幸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劉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益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齎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

朱修不恤姊貧事文類聚

宋朱修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為荊州刺史未嘗供膳往姊家姊為設菜羹蔬飯漱之修之曰此貧家好食

進之致飽

王符錢穀行腐不忍貸人

王符傳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慈望於家細人誇語於道

韋莊數米秤炭事文類聚

韋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驕吝

驕傲鄙吝者

蕭堅吝食遇害南史

蕭堅字長白邵陵王倫之子也梁武帝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

城堅屯

城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雲堅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京宰不相密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

偏量

度量不寬之謂

汲黯不讓同列事文類聚

汲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音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偏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日益甚矣

文帝因私貸恨罪曹洪 魏書

魏文帝時曹洪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始洪家富性吝吝文帝在東宮時常從洪貸絹百疋洪不稱意帝嘗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曰今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初帝發后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王思聰蠅擲筆 魏書

王思聰濟陰人為入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魏廢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瞑聰怒無度下吏嗽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外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得

還取筆擲地踴壞之

杜預病癰 晉書

杜預字元凱晉武帝太康初命預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癰障其智計以紮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癰輒斫使曰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王導銜言不救周顗 晉書

周顗晉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王敦反劉隗勸元帝盡除諸王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顗入導呼曰伯仁以百累卿顗不顗入既見帝導中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答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加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敦將殺顗導銜之而不知救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執表流涕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救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王述以鷄子擲地 晉書

王述性急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嚼甚撮口中齧破而吐之

庾華憤死 南史

庾華為西楚望族兄子果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華早歷顯官鄉人樂謫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謫事齊豫章王疑疑華謫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成歸荆州時華為州別駕益忽謫及果武帝踐祚謫以西朝勳為御史中丞華始得會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謫帝以謫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

庾喬不墜家風 南史

庾喬為荆州別駕時梁元帝為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詰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勸喬聽興詰到職及為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詰為屬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詰興詰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

裴休肩輿亟出 唐書

裴坦字知進今依絢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請省視事四丞相迭之施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今欲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

輕躁

輕浮躁急者

莊公下急左傳

魯定公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餅水沃邾邾子望見之怒聞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愾怒自投于林廢于廬炭爛遂卒先塋以車五乘殉五人葬於下急而好潔故及是

明帝杖撞樂松事文類聚

漢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即樂松以杖撞之松走入床下帝甚怒疾言即出即出松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即帝赦之

景宗不耐車惟事文類聚

梁曹景宗為領軍性躁動出行常欲蹇車惟慢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磬礮聲箭如鐵鳴叫平澤中逐羣數助射之渴飲其血

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

州作貴人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於邑使人氣盡

皇甫湜鬻子臂流血事文類聚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校未至鬻其臂血流

貪嗇貪婪財賄吝於用度者

貪嗇

吳徵百牢左傳

哀公七年夏公會吳于郕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卒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

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六數也金棄周禮而曰公百牢亦禮事矣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王戎鄙嗇見識晉書

王戎字濬冲晉明帝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王戎筒中緇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性好興利廣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貨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還還直然後乃歡從子附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所有時李常出資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識於世

桓玄貪好無厭晉書

桓玄貪好無厭晉書

桓玄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必奪之皆痛博而取遣臣佐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安帝時為義興太守

慕容評貪鄙致敗晉書

慕容評堅使王猛率眾伐慕容評等率精卒四千餘萬抵之評等相持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賣糶南水積錢絹如立陵三軍豈有間志無主慕容評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勤勞專以聚

歛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主愛之若寇軍冒進主持錢帛安所置也步之不存毛將安傳錢帛可散之三軍以評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

鄭義受餉沽賣北史

鄭義字幼麟魏孝文帝時以功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致以貽成性又膏慘人有饋餉者不與杯酒歸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

紹信同床求賄北史

漁陽王紹信齊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其閭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

此遂貧

達奚武取帶北史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周武帝為大司寇性貪吝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

王鐔織造唐書

王鐔字昆吾憲宗時拜尚書左僕射性織造有府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蕭懷素吏將易之鐔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鐔家錢偏天下

張洎乞物疎真修宋史

太祖時張洎風儀洒落文采清麗傳聞道釋書畫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聲譽可曉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

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額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特憐憫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疎之煜子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蒲博如故洎遂與之絕及寓死鄂州堊京師洎亦不赴弔

石楊休反受金宋史

石楊休字昌言為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墳墓楊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一年後自真宗時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囊空尚在皆曰昌言采必調我矣楊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傲慢

妄自尊大輕侮人者

黃人傲楚致敗左傳

魯僖公十一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鄭伯享蔡侯左傳

魯襄公三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高獲不改常性後漢

高獲字敬公與漢光武有舊師事歐陽歆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



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補衡以送客比疑拒親書

補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遊許都恃才傲世不遇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敬聞其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私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在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存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兄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雲冠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

公集卷四

十九

有儀容趙有腹又因答曰文若可惜面吊瘡推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荆州裝束臨發眾入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慨然大哭眾入問其故衡曰行屍拒之問能不悲乎

補衡憂懼發死

後漢

孔融數稱述補衡之才於曹操操惡見之衡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怨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名為鼓史因大會賓客屬武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衣更著冬年單絛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槌躍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更呵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衣以釋餘服操

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絛而著之畢復參槌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融見操說曰補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

稅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補衡豈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後復悔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祖在象衡舡上大

補衡大罵祖志遂令殺之

魏書

密康字叔夜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元帝時鍾會

公集卷五

十九

聞康名而造之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趨去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卡會深街之

劉巴傲拒張飛

魏書

劉巴字子初先主定益州巴閉門稱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怒諸葛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定大事足下雖天分素高宜少降意巴曰大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

其權曰若今子和隨世沉浮客說玄德交非其人何足論為高主乎

孫楚侮范見

魏書

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舉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即復參右苞驃騎軍事

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成嫌隙苟奏楚是與吳人孫世山共誅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丹忿爭晉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湮廢積年

周嵩被責 晉書

周嵩字仲智陵子也猶直果使每以才氣陵物晉元帝作相引為參軍及為晉王拜奉朝請因言事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快不快臨發又試毀侍中戴逵逵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安能無碌碌之臣乎時孔頭方貴重帝隱忍不加罪之後王敦既害頭而使人吊嵩嵩曰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吊敦甚街之俱夫人情故未加害也

符朗負才慢士 晉書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勿懷遠矜不有時榮堅嘗自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後值符堅之敗遂居於晉謝玄表朗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忘陵萬物所與恬言不過三二人而已驕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

徐光懷袂被獄 晉書

後趙主石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清所漆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

懷袂紛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懷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吐延傲慢見刺 晉書

吐延乃空谷渾之長子也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統後泥曰堅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業延速保曰蘭言終而卒

謝綯慢舅 南史

袁湛字士深宋武帝時位歷太尉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關重子綯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綯有愧色

靈運放誕被害 南史

謝靈運晉車騎將軍謝玄孫也宋文帝時遷侍中靈運遊嬉宴集為御史中丞傳隆泰免官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敬為駭謂為山賊後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顓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生孟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顓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礙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供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嚴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寧湖為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人政慮汎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

顓孫際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官靈運馳詣  
關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  
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  
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校遂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運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廷廷尉廷尉論  
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  
以謝玄勳參徵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  
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  
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雖先與  
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  
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宴之若得  
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飢餓緣路為

靈運

世

初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龍騰無餘生  
李業有終盡秘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龍騰李業猶一則  
詩子房魯運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王瞻被殺

南史

王瞻字叔鸞為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宋明帝時為王府參軍  
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  
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蕭範少時早與瞻  
交瞻常候範高論齊武帝蕭賾時在大床宴瞻謂範曰帳中  
人物亦復隨人寢與範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  
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瞻笑稱矜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  
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賾街之未嘗形色瞻後  
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諸闕跪拜不如儀武

帝知之召入東官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督高帝曰父辱子  
死王瞻傲朝廷臣輒以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  
默無言

張續不酒殺三人

南史

張續字伯緒梁武帝改遷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  
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鄧番  
視隨從江夏過續出之湘鎮路經鄧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在  
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等起還其  
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慟  
兒憤哭燕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  
張續一不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張續拒客

南史

張續

世

張續字伯緒梁文獻皇后從父弟張弘策次子也梁武帝詔曰  
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  
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  
以朱異章詔與異不平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  
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  
客

張續忤物

南史

張續字伯緒梁武帝時徵為吏部尚書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議  
侯祇無學字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參贊時續  
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續  
曰夫人謚聿皆何在續從容曰續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  
色慙或云續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主在坐問續曰夫人二從事

術藝業何如續曰下官從弟雖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與坐愕然其忤物如此

王騫傲慢見黜南史

王騫字思寂仕梁武帝為中書令時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置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覺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為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教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

韋粲傲誕被出南史

韋粲字長倩梁武帝時官中外兵參軍身長八尺容觀甚偉時賴川庾仲容吳郡張率皆前軍才名之士與粲同府並亡年交好及晉安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散騎侍郎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察以舊恩任寄稠密雖居職常留宿衛頗擅權臣不為時輩所評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辨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頃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

始興餉餉戲淑南史

衣淑喜謔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後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

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

穆壽驕慢諸父北史

穆壽魏太武時驕傲零陵侯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與崔浩等輔政令散浩舊驕驕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見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過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餒餘為時人鄙笑

王熙輕侮權貴北史

王熙字熊熙魏孝文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孝武西遷熙拒潼關人心乃安宇文泰聞而壯之後移鎮河東以功封扶風郡公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熙議之熙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

王熙率鄉里有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田周家小兒恒怯致此熙輕侮權貴字止不回皆此類也

趙修淫慢致犯北史

趙修字景業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魏宣武帝踐祚愛過日隆旬月間頗有轉授帝幸其宅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帝每適郊廟修常隨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家財多賜修修之葬父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好掠婦女王顯魏琛密伺其過列修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樹謀墮至印事高肇乃密以聞遂有詔按其舉惡之修一百徒敦煌為兵是日修詣領軍于勁第與之博蒲博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修驚起隨出路中執引修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

之占令必死百鞭其實三百修素肥壯腰腹博項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而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

魏收郭翰方叔北史

魏收字伯起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諸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郭翰之比郭翰翰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訕收忽以季景方之不勝例多如此

慕容儼傲慢不屈北史

燕主慕容儼字恃德容貌出眾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介朱氏敗歸齊高歡以勳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魏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承尉已下數懼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節儼懷快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

琅邪王儼受諸父拜北史

琅邪王儼字仁威齊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送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都後此儀浸絕武成帝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驛馬趨使不得入自言

奉敕亦捧應聲碎其鞍馬驚為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人驛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與皆拜焉

崔儼不遜北史

楊素隋開皇中封越國公時方貴幸重崔儼門地為子玄繼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儼繫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儼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柳述驕逸被執北史

柳述字業隆隋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肅慚述每陵侮之數於文帝前而折素短判

令書事

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街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方陵王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並嚴屬吏及楊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世基縱儼貪賂北史

虞世基字懋世仕隋楊帝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繼室孫氏性驕滿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獲前太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飲鬬鬪官貴

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瞻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

楊陳父子相疑北史

齊王陳字世壯煬帝之子也美容儀疎眉目少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太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陳為軍道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陳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陳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官稱謁填咽道陳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慶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

偉等來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屬陳命呼之載入陳宅因緣蔽匿恣行醜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過多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令遠主仲錡等詐言主賜將歸家陳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父之主復以柳氏進陳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陳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閉聽事獄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陳督後軍步騎至萬恒與帝相去數千里而舍會於汾陽宮大獵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為陳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謏幸於陳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

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千餘大索陳第因窮其事陳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陳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陳帽以為歡召相王徧視後庭相王指妃姊昆產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行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陳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越王果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官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

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陳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陳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鍊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陳時尚未起賊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陳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

王胄恃才忽人北史

王胄字承基隋煬帝大業初博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畧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文感產襟與交數游其第及文感敗與虞綽從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仁恭背克用致敗唐書

劉仁恭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初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仁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



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充用請步騎一萬由壽陽封府庫以待充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觀信分典其兵熙宗乾寧二年充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充用復與其兵數萬攻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充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充用麾下多亡歸之充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辭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充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龍襄州節度使彥威蕪城走虜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為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嫂謂曰旌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舉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千萬南獨魏鎮次具州屠之清水為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討之屯內黃仁恭自下全忠思安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邀戰偽不勝守文隔比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眾無還者從周與郭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之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戶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表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鴉隴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充用求救充用為侵邢沼俄而全忠取瀛莫充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渾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渾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為空得數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而滿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充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滄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疆且遠無所懼意旨滿從方士王若

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文招浮屠與講法室主為錢飲真錢穴山歲之殺匠滅日禁南方茶自嶺山為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悉發茶事覺仁恭誦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常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山仁恭因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李煜驕縱召征五代史

南唐主李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六年丙寅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夜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宋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

裴諱字司東世為名族以文學在晉朝久宰相馬胤孫裴維翰皆諱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諸諱裴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既作相遇諱裴不迎不送或問之諱曰我見裴公於中五度僚也裴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為當

胡大監稱家正渴睡漢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宋太祖為相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且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詩言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翰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家正也

儀鳳有簡傲之風宋史

劉儀鳳字韶美孝宗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在朝十

年每歸即匿其車騎為其門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議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後集英殿修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歸德鳳苦學至老不倦尤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贈賸一跌遂不振

## 心術

謀心不善行術數者

鄭伯設心害弟左傳

魯隱公元年鄭武公娶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宿生故為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既叔死焉佗邑唯

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國之二十五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為己邑至荏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

難之也

## 強忍

剛強殘忍者

宋康王射天咎地戰國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鱗於城之陴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咎地斬社稷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賴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鍊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梓而不為祥反為禍

從簡鑿骨取鏃五代史

其從簡嘗中流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遷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手從簡叱其丞鑿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其為人剛暴難制如此

## 殘忍

殘賊虐害人者

董卓斷舌鑿眼魏書

漢獻帝時董卓祭鄆塢嘗至鄆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及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鑿舌之未死便轉杯案問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

曹操峻刻魏書

曹操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

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衣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操謂曰晚可解死邪遂殺之

曹操殺姬假主者徇衆

曹操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頃吏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操殺之常討賊稟敵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鮮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殺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荀酷刑

晉書

荀晞字道將晉惠帝時遷征東大將軍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其弟純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宗越好殺

南史

宗越宋孝武帝大明中為奇馬行參軍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宗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頗自驕焉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常參差及沈攸之伐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俱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

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明帝殺母留子

南史

宋順帝養母陳太妃諱法容宋明帝素肥晚年廢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帝立以陳昭華為母

陳莊刺蔡

南史

會稽王莊字承肅陳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剄刺其面或加燒熱火性嗜酒愛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

高聰刑妓妾

北史

高聰字僧智魏孝明帝踐祚出為幽州刺史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造他人並令燒指

吞炭出家為尼

北史

草

朝義殺弟及無辜

唐書

史思明突厥種類初名宰于玄宗賜名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王圖史朝清朝清喜田獵戡虐似思明浩醜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為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振甲登樓責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偽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至龍殺之自為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至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

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

張勳好殺 宋史

張勳太祖時為刺史兼監使性殘忍好殺每攻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橫羅鋒刃者及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乎

## 殘害骨肉

戕殺宗族之類

楚王瑋誅殺汝南王 晉書

汝南王亮晉宣帝第四子也特為太宰與衛瓘掌朝政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其有廢立之謀遣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白外有變亮不聽俄而兵登牆而呼亮驚為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其可見乎公孫

集事卷一

史

宏促兵攻之長史劉準曰必是殺謀府中多士猶可拒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如何無道狂殺不辜時大熱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亂兵所害

齊明帝殺宜都王 南史

齊明帝蕭鸞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鏗聞之馬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賁樂進夜進聽事鏗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時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齊明帝殺子倫 南史

齊巴陵王子倫齊武帝第十三子也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太

守後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懼奔城有守等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若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有戎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鸞適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

齊明帝殺子岳 南史

臨賀王子岳齊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自長大末末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與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

集事卷四

毛

嗚咽涕泣衆以此解知其夜當殺殺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齊明帝殺子琳 南史

南康王子琳齊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畫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泰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時年十四

梁元帝攻蕭譽 南史

梁元帝圍東王蕭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蕭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胼胝自相屠害即日大破猶暹天讐未盡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臣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

未除家禍仍精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番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功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淹泣

延和害樹 北史

元坦字延和魏咸陽王禧之子也咸陽王禧死諸子貧乏其兄樹為彭城王懿所收養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勝哭

文宣殺姪 北史

河間王孝琬齊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城將避之而東孝琬而馬諫請奏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文宣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諸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登抵地云豈是老嫗須著此此言屬大家也仍魏世謠言河南種殺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班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待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

搜之得真庫稍備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詎對曰孝琬盡作陛下形哭之狀實是文襄像孝琬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過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

齊昭帝殺姪 北史

北齊孝昭帝演高歡第六子幼帝與齊南主約不相害及與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以鄴有天子氣帝於濟南後與分駕行鴆毒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時有天狗下帝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馬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齊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

秦至殺建成元吉并諸子 唐書

高祖時秦至秦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殺殺臣是為世兄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好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勸官甲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歸知邊明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三湖殿覺變起趨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殺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殺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三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眾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時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齊為蕭瑀裴寂王功

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行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元年三十人長子成宗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俱更相告廬江王瑒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瑒支黨不得相告許由是遂安

劉晟殺洪杲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聰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俱眾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眾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除勸晟誅思聰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

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劉晟殺諸弟 五代史

南漢主劉晟遣弟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龍素所敬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晟怒使人醢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聰等五人思聰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仲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敢曉仲罵曰慈懷韓信誅而彭越臨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憤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仲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翽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洞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熙同日皆

見殺

金熙宗殺胙王 金史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熙宗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都檢校蒲察阿虎特孛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使飲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飲飲上怒伏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宗曉手殺之

狂妄

狂妄為者

楚靈王詰天 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詰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念與余必自墜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解項羽遺命情案前漢

項羽遺命情案前漢

四一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陳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拜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統之長沙都郴

廣陵王荆謀逆自殺 後漢

廣陵王荆光武建武十七年封山陽王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殺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金蒼頭詐稱東海王疆舅大鴻臚郭況書與疆疆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母弟視其事遣荆出止河內宮時西羌反荆不為志與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心能為星者與謀



議帝聞從討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王謂曰我猶類  
先帝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公之荆惶恐自  
繫獄帝後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更人唯食租如故  
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  
請誅之荆自殺

陸雲因笑落水 晉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機常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疾  
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繞雲見  
而大哭不能自已先是嘗着縷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  
笑落水人救獲免後晉武帝成都王頴以雲為前鋒都督

司馬紘號驍騁無度 晉書

司馬紘字偉德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據大

宗正秘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  
門讓還章印詔釋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  
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驍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  
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  
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錄

王始安稱帝號 晉書

晉安帝隆安中慕容德據廣固僭稱帝為南燕時妖賊王始  
聚眾於大之自稱大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  
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  
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家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  
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怨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  
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鐮築人仰

視曰崩即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樊世與秦主爭婚 晉書

苻堅稱帝時王猛親龍俞盛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家也  
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眾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不  
預時權者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  
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  
頭於長安城門不爾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  
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  
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動然曰楊壁臣之婿也婿已久定陛下  
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  
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

洪喬投書 晉書

殷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  
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  
性介立如此

宋廢帝溺死無恥 南史

宋後廢帝劉昱即位元徽五年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  
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  
錢為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  
為歡造

宋劉昱好乘露車 南史

宋後廢帝制露車一乘施竿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恒  
不相及又名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

劉諒失對南史

齊武帝時劉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著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將江濱數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共賞諒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李弘妄稱聖主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永元二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友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覆青石絳百姓云天與已王印當王蜀益州刺史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頃更飛去後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

陳暄褻職南史

陳暄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陳文帝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暄為吏部郎中暄嘗謂人曰物類之貴賤猶如馬陳暄以玉帽簪擗髻紅綠布裹頭袍拂蹀躞至膝不陳爵望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作客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延宗驕縱不道北史

安德王延宗齊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齊文宣帝所養年十二猶騎置服上令溺已廁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揚情憤懣子曰臣名頗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悉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齊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因試刀驗其心銳驕縱多不法齊武成帝使捷之殺其肥近九人從是深改悔

業與妄言見惡北史

李業與齊文襄時為外府諮議參軍性豪放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有華竹便班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凡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言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

韓鳳瞋目張奉北史

韓鳳字長鸞齊後主時為北徐州刺史鳳恒帶刀走馬未嘗安行頃目張奉有焚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

巢刺王好獵不道唐書

巢刺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喜鷹犬出常戰且因三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洛民家府門不閉宇文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實縱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收畜產為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為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

劉又因酒殺人唐書

劉又憲宗時人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倪仰貴人常穿殺破衣聞師見為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儒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金數斤去曰此彼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齊不知所終

董昌託神詭眾唐書

董昌事：特拜檢校大尉爵隴西郡王。昌自後大託神以詭  
報始立生祠，割香木為軀，內金玉繞素為肺，肘見而坐。更廢  
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後，謂祀昌州為土馬獻祠。下列  
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  
止。一隅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權，雖以  
悅人，豈衣食後稍峭法，答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此  
為之亦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奉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  
養之，既感恩，都刻其臂為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也。民訟不視  
獄，但與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

漢宏志妄自侈大 唐書

劉漢宏本兖州小吏，從大將軍王仙芝起，初驅重叛去乾符末，略

江陵，焚民室，廬屋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勣降之，表為  
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怨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瑋得罪，乃授  
漢宏觀察使代之。唐僖宗在蜀，真翰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為  
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後大輒曰：天下方亂，邪  
金刀非吾尚誰哉？踴躍請廷命，所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  
能斬白蛇何畏一木？後為董昌所敗，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  
州，錢鏐斬其母妻子也。杜維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宏  
曰：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  
人可殺我。昌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遼主德光焚桑 五代史

遼太宗德光太祖阿保機子也。後晉出帝時，德光傾國入寇，圍  
鎮州，攻下鼓城等九縣，殺重慶守將，不取出矣。

南掠：河千里之內焚剽，盡契丹見大桑木  
焉。曰：知然，投機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今新於米而焚之。

麻衣向闕哭 金史

金哀宗正元元年正月，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哭且哭，詰  
特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直言雖涉讖訛，不坐法司，唯以君門  
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

### 群書集事淵海卷四十一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二

性行門

悖慢

悖逆傲慢者

義恭盡伐孔廟栢樹南史

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三株先  
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宋武帝子江夏王劉義恭悉遣伐  
取父老莫不歎息

蕭綸免官南史

邵陵王蕭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梁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

學善屬文尤工八牘

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

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階擬

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鮑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

其躁虐論怒令吞鮑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

奪孝子服而着之匍匐號叫鐵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

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衣

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挂之於庭忽作

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姬乘車

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

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士還第

朱齡石割瘤南史

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

事剪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  
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如不信耶客割之即死

高駢無功肆醜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僖宗廣明初為淮西節度使時黃巢壁上饒

會眾發為駢遣將張洄進擊之巢大惧騰書於駢乞歸命駢信

之當此時昭義武寧等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奏賊已破

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則絕駢請戰擊殺張洄來勝

度江攻天長駢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駢兵終不出賊北

趨河洛會二雄雖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六出營東

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自討金鼓以侈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

寶檄欽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為孫策三分

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寶怒辭疾不出巢原逐

其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始乃以王鐸代為都統以崔安

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

封淳海郡王駢與兵柄利權懷挾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

乃敗軍糧而安潛狼貪有如撓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割席

子嬰軼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

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

威望頓盡改肆為醜悖骨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

辭緣澤其效便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

氣悵恨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為呂

用之

用之

馮道欺慢世宗五代史

馮道字可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周世宗即位劉美安上書世宗曰劉美安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吾意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美安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敗美安于高平

### 剛暴

剛暴暴虐者

項羽恃強專殺前漢

項羽既釋沛公後數日羽題屠威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也伯羽見秦宮室已

三

三

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甯成治如狼牧羊前漢

甯成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南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成餘關吏稅津郡國出入關者號曰甯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吳質按劍叱鱗魏書

吳質文帝時為振威將軍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其君臣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盛怒謂

以郵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

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其意甚切願目言併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唯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曰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頓叱之曰未樂敢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急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

王育叱飲晉書

王育字伯春武帝時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改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故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鴛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王如殺獲見魏晉書

王如初為新豐州吏晉懷帝時遇亂潛結無賴襲破山簡杜純軍又破襄城多殺令長以應之衆至四五萬於是大掠河漢進逼襄陽征南山間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克智勇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莽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於王敦敦從弟陵愛如號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軍極險難當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校同請與之校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關爭為過失校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校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校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校如詣校因問宴請劍舞為歡校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校惡而呵之

不止此左右使幸去如直前案校數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劉渾戰射南史

武昌王劉渾字休深宋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殺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擊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

周奉叔暴戾被殺南史

周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父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閣將軍齊鬱林王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轡朝士矯弄威權奉叔常翼軍刀二十口出入禁闕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與

李冲忿怒青彪肝裂而死北史

李冲字思順魏孝文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及李彪之入京也冲微寡後而自立不羣以冲好主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為每言之於孝文公私相親及彪為中尉尚書為孝文

李冲忿怒青彪肝裂而死北史

李冲字思順魏孝文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及李彪之入京也冲微寡後而自立不羣以冲好主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為每言之於孝文公私相親及彪為中尉尚書為孝文

知付便謂非復藉冲更相輕肯唯公坐歛快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頗街之後孝文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効孝文覽其表嗟嘆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隘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怒數責彪前後慙懣目大呼技折几案盡收御史背泥首面縛大罵辱皆冲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托脫叫呼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

高昂劫掠鄉閭咸畏此史

高昂字教曹魏莊帝時除通直散騎侍郎幼微時便有壯氣及長傲儼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勇見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

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威吾族當大吾門

以其昂歲教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度崔聖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婦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擊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服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鉞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鉞土今被雖竟知為人不知

承嗣奪婢殺為之唐書

武承嗣則天時為文昌左相性暴輕檢樞密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其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

雷滿攻劫州縣唐書



雷滿為人克悍僞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飢滿與同里人區景思等聚諸蠻為盜號土團軍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時滿節度使滿時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遂破荊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後坐意氣自若

郭進以嚴臨下宋史

郭進有才幹輕財好施然性喜殺士卒小違令必寘於死居家俸婢僕亦然進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其部下嚴毅若此

張詠嚴猛宋史

張詠字復之宋太宗時登進士遷著作佐郎真宗即位改御史

中丞轉工部尚書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作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初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

文彥博斬卒宋史

文彥博仁宗時遷樞密學士改益州嘗擊越鈴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耗乃歸

暴虐

暴橫酷虐人者

紂烹伯邑遺美文王事文類聚

文王長子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歟食其子羹而不知

董卓非理刑人魏書

董卓漢獻帝時為太師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縛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壽殺之李延壽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部官掘殺之

石邃無道晉書

石邃後趙主石季龍時自總百校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官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聚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阿利虐殺工匠晉書

夏王赫連勃勃以比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

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管轄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之入如其入也便斬鎗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大鼓飛廉箭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顯度酷暴南史

吳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宋孝武帝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撻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

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裸脛人間謠曰寧得達康壓額不能受異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異度其酷暴如此

侯景害殺南史

侯景字萬景初梁武帝時為河南王太將軍性猜忌好殺戮恒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報復或先斷手足割舌割鼻經日乃殺之

高澄刺景妻面南史

侯景梁武帝時既南奔梁魏相高澄悉命先刺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文以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下禁室後齊文宣夢編猴坐御床乃並者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鐵馬

梁武帝輕信王足取丁菜堰南史

梁武帝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

金集事卷五

九

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肱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嶺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函小則吳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患之

延明戒世茂暴惡北史

魏王暉魏獻文皇帝之孫咸陽王禧之子也字世茂性傲狠凶暴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憚志性凡劣時人悅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金集事卷五

十

魏孝莊帝時余朱榮為天柱大將軍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為樂馬列園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

司馬子如任請殺虐北史

金集事卷五

十

司馬子如字遵業初與高歡相結託分義甚深魏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平郡公子如性既豪爽無恃恩薄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宿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主無惶懼不知所為轉高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

子蓋嚴酷北史

樊子蓋隋煬帝時留守東都屬楊玄感作逆逼城遣裴和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和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無敢仰視玄感晝銳攻城至則摧破會來護兒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未嘗負敗惟嚴酷少恩果於

新羅國之目見斷頭危前後重者為之厲云

魚贊高恭北史

魚贊隋煬帝時拜車騎將軍性凶暴令左右炙肉出不中意以刀刺瞎其眼溫酒不啗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貢之出替於獄令自為計贊至於家歎藥而死

私嗣攝人生錄北史

隋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元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

王文同暴虐被劾北史

王文同性明辯有幹用以軍功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為光祿

少卿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來

士

食者以為秋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亦有違違者輒復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流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往責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燬其肉散之斯須咸盡

朱紫微人唐書

朱紫微為縣史隋煬帝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為盜號可達寒賊眾十萬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屠聚眾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掠為資軍食匱乃取小兒煮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使他國有人我無

儲執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細弱以益糧初引陸從顏慙為客後盡食兩家諸城懼逃盡聚又數敗遣使乞降高祖以御史大夫段確勞之確醉戲聚白君膾人多美若為味聚曰欺嗜酒人正似精豚確愕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噬人手聚懼收確并從者數十悉燬食之以享左右

賈執義暴唐書

賈執字士則唐高祖時為大丞相諮議參軍後至左僕射從戰伐有功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未嘗解甲有不命者即誅至小過亦鞭撻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當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戎家奴母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斬并斬之其殘暴如此

仁果夫妻酷虐唐書

薛仁果多力善射為齊王東道行軍元帥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每破陣俘囚必斷舌刈鼻或春斷之其妻亦為暴虐殺殺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仁果又多殺人淫略人妻妾後秦州取富人倒懸以醉注鼻或枕其陰以求財父舉殘虐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畧足辦事而傷於虐終獲吾宗後果敗降

承乾荒樂唐書

常山隱王承乾唐太宗之子也廢權為趙州升職勒部仲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被樹杖之或至九輕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後卒以反狀廢為庶人

直方致烏群噪唐書

直方唐宣宗時為盛龍節度副大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吏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罟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還馳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授羽林將軍縱部下為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七獄命其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

王紹鼎彈射路人為樂唐書

王紹鼎字嗣先宣宗時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為人公酒自放性暴厚哀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眾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贈司空

黃巢殺八萬人洗城唐書

黃巢僖宗乾符中入關傳民給稱僞者皆釋僞路圓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執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僞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巢復入京師怨民迎王師繼擊殺八萬人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運和楷擊陳州敗允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瓦墻斲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解列百巨椎糜骨皮於曰并嘆之

宗權鹽尸唐書

秦宗權僖宗中和初為許州將黃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寇兵淮西而許軍凱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

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

於汝州楊悅先言之朝權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即為本軍節

度使進檢校司空巢出關宗權與遂和遂國陳州樹壁相望授

寇梁宋間巢死宗權振甚囂會通漢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

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

寇淮肥秦賢畧江南宗衡亂岳鄂賊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

屋廬城府窮為荆葉自關中薄青齊南緣荆鄂北亘衛滑皆屬

賊雖伏至千里無合烟惟趙壁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

然無霸土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

吾眾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

王重榮酷悍被殺唐書

王重榮唐昭宗時為節度使性悍酷多殺戮少縱合當植大木

河上內故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當行

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介詁旦殺之

寇彥卿殺梁現五代史

寇彥卿梁太祖朱溫即位拜金吾衛大將軍晨朝至天津橋民

梁現不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

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

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

逢吉濫殺五代史

蘇逢吉漢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

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

謂逢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為是不得

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

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遂言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同盜殺人滋濫

蔡王好殺五代史

蔡王信漢高祖之僕弟也信所至顯貨奸行收斂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判別支解使自食其肉既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

弘肇酷刑五代史

史弘肇字化元梁末漢高祖建統拜忠武節度使為將嚴毅案亡麾下嘗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漢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

李穀事恭皇帝

主

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到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作一軍卒軍卒誣其誑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

彥超開城括財五代史

慕容彥超黑色胡髯號閻虎為唐晉漢皆為節度及周太祖郭威犯京師彥超出戰敗奔兗州太祖遣使索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遂謀反開城自守既被圍困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司馬閻和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不信乃令周

彥超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為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頃無隱弘魯遣家僮與周度齎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人持刀迫之弘魯惶急并其妻妾皆言無彥超人不信下弘魯周度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釵釵上微綴弘魯彥超大怒答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

凶惡

古頌肆惡者

宋前廢帝欲醢王太后南史

宋前廢帝失德王太后每加勸諍始猶見順後狂虐稍甚太后賞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羽不華因此欲加醢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思緒生食人膽五代史

十六

趙思緒送款於李守貞思緒為晉昌軍節度使漢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緒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緒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緒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郭威郭從義圖之從義入城趣思緒上道至則擒之思緒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思緒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僕斷主臂宋史

錢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醢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室其幼子詔僕於其門宋真宗念若冲母老遣使存問賜絹帛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

縱慾 法縱貪慾者

周顗視察衙曹 晉書

周顗字伯仁以雅望後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晉元帝太和中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過之欣然乃出三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骨而死

貪慾 貪婪恣慾者

子旗貪求被殺左傳

魯昭公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平王不知國之決受與養氏比兒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開然御討而滅

養氏之族使閔辛子旗居鄖以無忘舊勳

劉聰納劉殷六女晉書

偏趙主劉聰妻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臺等皆曰臣嘗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風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

鎮惡因貪致說 南史

王鎮惡晉安帝時以功封漢壽縣子宋武帝劉裕北伐以鎮惡為龍驤將軍領前鋒既克長安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銀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武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劫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乃安

石李龍增置女官晉書

後趙石季龍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官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駁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者因有之率多自投金紫光祿大夫逵明因侍勿諫季龍大怒

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

垣閔人謂彼賊刺史南史

垣閔字叔通梁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閔為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文州刺史時文士金寶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十石羅仕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孝武安駕擁南負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使詳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頃西貢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諸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其財然後被遣凡屬吏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閔被賤刺史

咸陽王禧潛受賄賂北史



魏孝文帝崩魏宣武帝即位咸陽王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聘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

李豫恣惡誅北史

北海王祥字季豫魏獻文帝子也宣武帝時除太尉領司徒錄尚書事識者知其不終詳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慮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詳與觀巷次行路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敖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恭禮寵妻范氏受等仇讎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承於安定王熒妃高氏即如皓妻姊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法好往來網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高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官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熒妃相

集事卷四十二

九

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時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胃常李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即拔禁南臺又武貴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奉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泣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

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接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覓得呈

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後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賜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妃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教令致此罪哉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服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胥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

集事卷四十二

十

紀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

祖珽貪穢見嘲北史

祖珽字孝徵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鑿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驕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問往復裝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驕駒姦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譏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巨羅寶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皆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

仲遠肆恣北史

余朱仲遠周閔帝時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帝覽奏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後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交州刺史餘

如故仲遠天性介慕心如峻壁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  
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  
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漿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  
送京師

滕王驕淫唐書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告發集官為燕飲歌舞狎昵  
斷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  
則樂後遂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為妃召過私之嘗為典籤  
崔簡妻鄭媛罵以復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  
又徙隆州不循法錄事參軍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梓尋之事入  
計具奏其事唐高宗遷幸六品高宗嘗賜諸王絳五百以元嬰  
及蔣王貪驕但下書曰滕叔將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

二王大熱

唐宣宗納妹發疽唐書

唐宣宗以畢誠為河節度使誠被知於帝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  
自郤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妹戚師使獻  
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  
誠帝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  
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  
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貪鄙

貪其鄙俗者

仁凱令奴竊鞋事文類聚

鄭仁凱性貪猥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即呼公吏鞋新

若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足  
守鞋人

驕恣 驕心恣惡者

越王不崇聖教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  
東海凡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  
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  
劔杖虛盧之矛出凡士以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  
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政素雅  
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  
車以櫓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允越之常也夫子何

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固辭而去

智伯戲侮鄰國君相國語

智襄子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  
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  
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  
祁之怨范中行有亟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  
能動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恨螭蟻蜂毒皆能害  
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  
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漢靈帝列宮驛弄狗操靈後漢

靈帝光和四年冬十月帝作川肆於後宮使諸采女服黃衣相  
盜竊爭鬪帝著高冠服戲之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  
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

公孫瓚驕恣待弊後漢

公孫瓚字伯珪涿郡人時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  
前此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鴉唯有此中可  
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烏丸保易京早惶殺民  
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所在侵暴百姓怨之瓚記過忘善  
雖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以  
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頗多前版庸兒瓚處有非常乃  
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十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  
侍姬妾又薄書記皆以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

公孫瓚米車

主

百步以傳宣教今疎遠賓客無所親信瓚謀臣猛將稍有乖散  
希復收戰或明其故瓚曰我昔驅呼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  
失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十  
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矣公孫瓚乃於城內  
營以自固黑山賊帥張燕瓚子續率兵士萬三道人來城  
未及至乃密使人入城書告瓚瓚以起火為號遂大破瓚軍  
其書如則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使賊伏瓚遂大敗瓚軍  
係中小賊自計必無全乃悉無其婦孺然後引火自焚瓚兵  
斬之

孫皓收曜付獄吳書

吳主孫皓時章曜少好學能屬文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  
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洗灌取盡曜素飲酒不  
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餅以當酒至於寵衰

更見偏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朝并侵克  
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  
曜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士也故但示難問經  
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  
曜付獄

齊廢帝賞羣小庫空南史

齊廢帝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二  
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庫亦出三  
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暮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  
不逞群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  
悉空

蕭綸貪縱殺人被廢南史

蕭綸武帝時授揚州刺史素驕縱盛服遣人就市賒買錦

蕭綸武帝時授揚州刺史素驕縱盛服遣人就市賒買錦  
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閑為絳衫內人帳慢百姓並  
關閉邸店不出至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  
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微智通  
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乃出於背智通  
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  
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雲聚領齊仗五百人圍  
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曉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  
子敬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西面火災之焦熟敕車載錢設  
臨蒜顧百姓食撤一餅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綸鎖在弟  
舍人諸雲聚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  
叔陵發掘冢墓納人妻女南史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宣帝第二子也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瑩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戲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

高昂殺劉貴使者北史

高昂字叔曹東魏孝靜帝時齊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仙并將數十人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眾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掘其使使者曰如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掘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

錢價漢隨之

錢價漢隨之

昂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吳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

周靜帝非禮戲樂北史

周靜帝大象元年十二月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以為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駟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

煬帝縱營火夜遊北史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五月壬午於景華宮徵求營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王毛仲恃舊致死唐書

王毛仲玄宗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為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仗為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倖卑者或踞見迂意即侮誅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

賜皆有國邑唐書

賜皆有國邑

唐書有國邑唐書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觀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為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怒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懷州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檻毛仲於零陵

國昌恃功拒命五代史

唐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從以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

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

保吉奢僭宋史

名保吉字祐之初以蔭補天平軍衙內都指揮使開寶四年召見賜襲衣王帶金鞍勒馬選尚太祖第二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驍馬都尉安貌環顧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絲續好治生射利性尤驕倨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初程能為京西轉運保吉託治其私負能不從至是其子宿為屬邑吏將辱之會有辟召乃止又染家貧錢息不盡入質其女其父上訴真宗亟命遣還嘗有僕侵盜私積不時求對懇請配謀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請不已帝戒勗之善弋獵畜執禽獸數百令官健羅鳥雀飼之有規勸者輒怒之在陳州盛飾解舍以近貴主因完葺城壘號牖于上以取衢路如箭窓狀未嘗上聞賓佐諫之不聽頗涉衆議

淫虐

淫亂害人者

陳葉忠良左傳

魯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棄其相服以戲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三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僻其洩治之謂乎

楚成敗鄭二姬左傳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楚子伐宋以救鄭既敗宋師還而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繚示之俘馘

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通文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蓬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楚子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燕禁放縱被殺北史

燕榮字貴公隋文帝時除幽州總管性嚴酷長吏見之莫不惶懼每巡省管內聞人妻妾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勃然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舍衆賜得一鞭一靴罰之每管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榮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賊穢狼藉遂徵還京賜死

詭詐

不以誠實待人者

侯儒貨筆史使復釋曹伯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冬諸侯同討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儒貨筆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壽餘詐降秦以歸士會左傳

魯文公十三年夏晉人怠秦之同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

時有恥棄而不犯其知是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追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皆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遠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鄭桓公將欲嚴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故壇於門外而埋之

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嚴之遂取鄆

鄭武公欲伐胡通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

者關其思曰胡可伐通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嚴胡取之

田忌中計戰國策

成侯鄆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鄆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鄆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鄆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宜否

張儀欺楚

張儀為秦說楚王令開關而納秦兵與楚商於地六百里懷王大悅群臣皆賀而陳轅子諫而不聽王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陸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伐秦陳軫又諫不聽兵果敗

甘茂詭言辱首告臣戰國策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哉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吏得賢相對曰王且相辱首王曰子為聞之對曰辱首告臣王怒於辱首之泄也乃逐之

楚平王詐謀取國左傳

楚靈王嬖於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子于立為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卻蟻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驚走棄疾走告于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辭以無辱棄疾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者曰棄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王葬子于于訾訾皆殺殺因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魏野郡人取玉要實事文類聚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惟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公孫安眾後漢

光武建武中帝使諸將攻隗囂公孫述聞隗囂敗懼欲安眾心成都郭外有秦舊倉述改名曰白帝倉倉常虛即詐使令言白帝倉出穀如山百姓空市往觀述乃大會羣臣問曰倉竟出穀乎皆對曰無述曰詭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

曹操偽疾魏書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高操惡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而喁口叔父怪而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高操高操呼操操曰貌如故高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耳高乃疑焉自後叔父所告高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矣

司馬懿

司馬懿患曹爽專政因稱病遣李勝出為荊州刺史乘令勝辭懿并同察馬懿見勝令兩好侍衛持衣水盂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杯飲粥皆流涎胸勝謂懿曰今主上尚幼天下侍賴明公何意專權乃爾懿徐言才令氣息相屬我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用并州近胡好弄為之勝曰還奉本

州懿復陽為昏諫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勝復曰當奉荊州非并州也懿乃微悟曰懿年老竟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得壯好建功勲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復必不更會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因流涕哽咽勝亦歎息曰輒當承教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杯相南為非其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爽不悟從魏王芳朝高平陵懿起閉城門奏誅爽遂執朝政卒移魏祚

劉曄言事實兩端魏書

劉曄事魏明帝大見親重帝時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還曄講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

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洩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頃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誠直臣然計不足采暨亦謝之曄能應變待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知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馬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鍾會易學文章表 事文類聚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成都會善故人書文章衣白事皆易其言今悖傲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孫權欲借吳書

孫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君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借意而火位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賜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

洪不執王晉書

崔洪晉武帝時為御史尋為尚書左丞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與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故對曰慮有執王不趙之義故爾然實非其常性故為詭託

張湛代太子答詔晉書

晉賈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感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武帝疑太子不惠欲試之盡召東宮官屬賜宴密封疑事使太子決妃倩外人代答引古義給使張湛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令湛具草太子自寫帝覽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歎暗衆乃知瓘先有毀言賈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彼吾家

桓玄逞偽要名晉書

桓玄東晉安帝時為相國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詔天子作手詔固留為玄好還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

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

劉瑱結妹南史

劉瑱齊明帝時歷尚書吏部郎妹為齊鄒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潛妻爲人面與真不別瑱今舊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婦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斷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齊明帝尚詐南史

齊明帝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郭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皇者府署文簿來

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

徐紇奔梁北史

徐紇魏宣武時起為中書舍人俄而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溢與鄴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讎券間余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啟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驢驢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與兗州刺史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劉靈助方術動衆北史

今朱榮允魏莊帝幽蘭劉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今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太行臺為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鵠為瑞安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八鳥村逐刻靈為人象書桃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統豆陵步蕃聚兵過晉陽今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今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討共省之晉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今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

祖璉請衆北史

祖璉為齊神武帝中外府功曹後為秘書丞領合人事與令史李雙會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案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孝深

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義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者深者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璉即引伏神武大怒決斬二百配甲坊加鉗冠其殺倍微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濕子昂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絕妙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璉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案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

世克利口北史

王世克字行滿本西域胡人父收幼孤隨母嫁王紇因冒姓王紇世克捲髮行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隋高祖開皇中為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僻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克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知其下而莫能屈

上克化圖讖北史

王世克持僭號時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克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閑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注嗣云楊隋姓也千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克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克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皆拜官爵

懷貞自署阿舍唐書

懷貞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醜儉不為輿馬家侈事任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遷御史大夫無檢校雍州長史會威除唐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妻妾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輒有衣翟衣者已乃韋后乳媼王而謂言國夫人者故懷貞也懷貞知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相世謂媼嬙為阿舍懷貞每遇見奏請無自署皇后阿舍而人或謂為國舍軒然不慙以自婦於

女佐詐略唐書

劉玄佐唐德宗建中中累遷司空汴梁有相國寺或轉佛經汗汎玄佐自住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一日玄佐敕立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論類若此

令狐恒欲陷楊炎唐書

今狐恒德宗時為司封郎中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侍郎故恒內德晏至分關以善關奉晏惡關與炎交心不平建

中初頃為禮部侍郎奏執政不為憾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頃頃謝使者曰得公手署頃得以職矣不疑署送之頃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因以詰矣奏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矣苦救解乃貶頃衡州別駕

全忠執轡五代史

唐昭宗天復三年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托疾不至梁王朱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惧其非是子來為我辦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為忠已已天子主自胤胤素服哭於太廟而後入教官者七百餘人

郭威誣是五代史

周太祖少賤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劉晏使者具道所以立劉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驪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晏喜益信以為然

考括鐵胎銀五代史

南燕主慕容彥超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貨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乃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寔之深室使數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郭廣之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急以賜汝軍士相謂曰此鐵胎爾倭何用哉皆不為之用城破夫妻投井死威滅其族

郭昱先詐後誣五代史

郭昱好為古文狹中說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赴常選後太祖時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同普望塵日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子馬首

丁謂獻芝宋史

丁謂具宗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

留遇僧詐稱帝子宋史

留遇僧者陽山人也金人見之曰全似趙家少帝遇僧獨喜高宗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三子守臣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其守請于朝問門言遇聖無第二子乃詔守信勒迫遇僧伏罪獄獄後有自北至

者曰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

丁謂約商人投書府坐事文類聚

宋丁謂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緣任其貿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弓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授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

欺詐

欺罔不實者

秦昭欺罔楚懷史記

秦昭王遣楚懷王書曰始秦人與王約為小盟丁黃林太子

為質主驢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  
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  
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而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驢則無  
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  
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  
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  
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驢心於是往會秦昭  
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誘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  
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舊臣不與亢禮

公叔欺魏去吳起 史記

田文既死公叔為魏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  
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有名也君因先

吳起

史記

吳起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  
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  
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  
而與歸即令公主患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狀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狀貌相果辭魏武侯武侯起之而弗信也吳  
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李嚴給亮廢徒司書

李嚴改名為平蜀後主丞相諸葛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  
之際值天霖雨連糧不繼平遣參軍孫資督軍成漢喻指呼  
亮乘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平糧饒足何以便  
歸歟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後主說軍偽退  
歟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亦平為之辭也

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乃廢平為民徙梓潼

崔暹命子講易北史

崔暹齊文襄時遷太常卿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  
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  
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等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陽  
屈服之暹用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  
郎仲讓官至石丞此皆暹之短也

隋文橋詔北史

隋文與鄭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  
至是隋文為周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  
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  
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

集賢堂

四十

懿成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宣  
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  
行有日矣帝不意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  
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  
儀與官者謀引大將軍宇文弼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  
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柯舉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  
巡款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  
文為丞相拜譯柱國府吏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為大冢宰總百  
機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則內言無不從賞  
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

袁充假託星象北史

袁充善星術親侍隋煬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

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承嗣石識詐寶臣唐書

李寶臣肅宗時授成德節度使少長范陽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識者惑之境教皇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朱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之子公于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請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識會遂陰夾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親若神願續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酒射堂大會諸將執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十夜馳三百里劫滔賊曰賊彼類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厚忽聞變滔大駭戰走橋賊衣忙服得脫倉皇遁者以歸承嗣知變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寶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識吾戲為耳寶臣慙而還

朱滔詭說朱泚唐書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朱以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朱泚領節度遣滔將兵十為天子而塞為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不廷至泚首效款唐德宗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本身事誰泚曰臣事天子泚喜持詔勸兵貫王城而出加置酒開遠門餞之成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臣請使來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消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璣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

柳泌誣罔唐書

柳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金吾將軍李道古薦于皇甫鎛唐憲宗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氏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我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鎛與道古等解乃復侍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言侍俱以弑崩得屠大通與泌俱進自言百五十歲鎛狀與泌皆誅初吏貢泌妄吞日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

徐溫歸殺渥罪於頴五代史

吳主楊渥初為徐溫所弑後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還壯士三十人排牛享之刺血為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楊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侍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

士龍蓬頭迎駕宋史

劉繪字士龍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專事苛刻好設奇詐以售知人主典樂作日宋太祖多臨視之繪偵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屨持挺以督役頭蓬不治蓬出迎謂太祖以為勤事賜錢二十萬嘗受詔巡茶淮南部民私販者衆繪乘驍馬偽稱商人抵民家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即擒真于法

李玉偽造制書被殺宋史



白重贊太祖時加檢校太師改鎮涇州有馬步軍教練使等至本燕人先後與重贊有隙遂與部下閻承恩謀害重贊容遣人市馬纓偽造制書云重贊搆逆令夷其族乃自持偽制并馬纓以告都校陳延止曰使者致而去矣延真白重贊重贊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令驗視之率皆誕謾遂命六宅使陳思誨馳赴涇州禽王及承恩鞠問伏罪棄市延正推領刺史以賞之仍詔諸州凡被制書有闕機密則詳驗印文筆迹

王延範好術 宋史

王延範形貌奇偉喜任俠家富於財性豪爽尚氣尤好術數太宗時通判梓州有杜先生以左道惑眾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之助延範心喜敢為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昂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為延範推九宮并法得八少一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或城主薄田耕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類仰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室傷數吏從者皆忌憚不敢進延範獨拔戟前逐刺殺之並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致直趙延貴特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大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誤為大星也

王宋說術 宋史

王宋字輔道好學工辭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兩觀遠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皆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饒能什之八須兩人共

為乃驗外間譁傳浸淫徽宗庭宋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推弗許戶部尚書劉易宋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宋家使因易以達宋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易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宋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宋當立敗即白帝曰宋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邊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宋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閤卒獨聽宋入帝齋際敢待越一夕無所聞乃下宋大理獄成棄市易宣慶州

改行

變易其所常者

私微授局 南史

謝弘微宋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集友人西南基有北勢後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載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魏愷前後志趣不同 北史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齊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凡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情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

子琮矯縱北史

馮子琮齊後主時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故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立李克范陽盧思道臨西李胤伯李子希榮陽鄭庭堅並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

無禮

違背常禮者

周冠降而不遜晉書

周冠字孟威晉武帝時歷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秦主苻堅將楊安寇梓潼冠堅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涪陵為堅將朱彤獲之冠遂降于秦也每入見苻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

不禮

聖王

氏賊堅不悅為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冠曰晉家元會何如此冠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猶犬羊相羣何夫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冠曰朕眾力何如冠曰戎夷已未未之有也堅黨以冠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

薛聰戲帝為虜北史

薛聰除羽林監魏孝文帝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否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獲

楊邠忿言慢生五代史

楊邠後漢高祖時拜樞密使後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還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

無恥

不知羞恥者

任馮託言避亂後漢

馮為任水君廣漢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言盲以避世難永妻潘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數通及聞述誅皆盟洗更祝曰世適平目即清活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秦宜祿降任曹操魏書

秦朗字元明父名宜祿為曹布使燕曰街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銓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何由出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宜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

江總亡陳入隋南史

江總字總持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宣城太守太子為長夜之飲養民婦陳氏為女太子亟徵行遊總家陳宣帝怒兄之後又歷侍中不持政務但日與陳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誦詭于今不絕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

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為自序云太業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推黜奈何命也識者識其言

蘇威老病求見太宗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為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及唐太宗平王世充坐於東都閤門內蘇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忠臣岐嶺不能臣故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踊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

蘇威與時消息求見北史

蘇威從隋煬帝幸江都官帝時復用威威慮世基奏言帝老羸疾帝乃止字文化及弒逆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張全義因妻免死五代史

張全義少以田家子役于縣數被囚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敗遂據河陽後晉遣兵助李罕之圍全義甚急未滿以兵萬人救出之全義帝溫益謹一日溫兵收脩縣道病遂洛幸全義宅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割刃溫全義止之故免溫猜忌晚年元其或有言全義於溫者溫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全義村田叟尔守河南三十年開荒創土掘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歲收朽已無餘為而陛下疑之何也溫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卒以

廣陵太守趙昱以寬禮待之而融利其資貨乘酣殺之大掠奔陳章殺郡守朱皓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為人所殺

董卓殘忍紀書

漢獻帝時董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卓欲震威侍御史樓龍宗詣卓白事不辭劍立搃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邈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嘗遣軍到陽城時邈二月社民各在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輻連輻而還洛云攻賊大獲輜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昭業裸袒南史

齊廢帝諱昭業其在內常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霞褌雜米袒服好聞難家買雞至數十價

叔陵廢所不為南史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宣帝第二子也遷都督湘州刺史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以賞賜徵求校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餚餼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曾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咎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通為左右屬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弗知之

智及兇勃致死北史

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聞雞習放鷹狗承淫無所不為

其妻長孫氏始而告其父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後遂入藩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其後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又僭號封齊王實建德獲而斬之

承乾效胡語為妖虐書

常山慈王承乾甫八歲特敏惠太宗愛之及長好聲色慢游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推舉勇健為舞衣尋獲跳劍鼓鞞聲調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熱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相烹燂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選胡者被以羊裘辦髮五人建一落張懸舍造五狼頭嚴分戰為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自身作可汗死使眾號哭勢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設額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為妖

賈黯虐人宋史

賈黯字直孺宋仁宗時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己以人齒噉之在開封府為罪人所讐又教以人齒言者亦以是誅之

亂倫

敗壞人倫者

穆伯廷莒女左傳

魯文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

公孫敖反之役為兄弟如初從之

楚平王納秦女吳越春秋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穆公之女美而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

大叔疾潰廢又倫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饒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娶之婦寘於犁而為之一官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大叔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疾臣向冠納美珠為與之城鉏宋公求珠不應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侯公援之使歸

齊厲王解姊自殺史記

漢武帝時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公主入王宮王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故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公主相齊有官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官者甲乃請使齊必令主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孟父姬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臣女願得充王後官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復官具脩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官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散歸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散以女充後官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

已頗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懋王者欲其子昆弟姦新坐以  
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浸得不得  
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  
因言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臣於長安此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孟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  
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  
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官宦  
者為王通於姊弟主而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  
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

衡山太子不道棄市前漢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樂為太子次女無米少男孝姬  
徐乘生子女哭美人敬姬生子二人后乘舒死立徐乘為后姬姬

金集卷四十二

孝子

俱幸兩人相妬姬乃惡徐乘於太子曰徐乘使婢為惡太子  
母太子心怨徐乘徐乘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  
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米嫁棄歸與客姦太子數以數  
讓之無米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米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計愛之與共數太子王以故數繫管太子武帝元初四  
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告太子後王病  
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米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欲是  
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已  
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上其口后  
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通召欲  
縛管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通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

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  
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安惡言王械繫宮中使人上書請廢太子  
棄立孝為太子太子太子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

宋子業納姑前史

宋前廢帝諱子業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改  
姓謝氏以武賁銀戟鐵鸞輅能所出警入蹕短言公主薨而王設  
喪事焉

蕭正德納妹為夫人前史

蕭正德字公和臨川王宏之子也梁武帝時為侍中大司馬先  
是正德妹長樂王遠陳郡謝憺正德之號主第縛一婢加王  
劍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殺死檢取婢屍并金玉璽之仍  
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馬日月稍久風聲漸露黃門

金集卷四十二

孝子

張準有一婢嫌正德見而奪之尋合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  
莫不畢集準於象中叱罵曰張準准婢非長樂主何可略奪  
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准婢還之其  
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重謹云  
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武延秀納嫂為婦唐書

武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吳官以妹惠賜承嗣生延秀  
突厥默啜薦女和親武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額大將軍閣知  
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虜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  
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柏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兄崇訓尚安樂  
公主數與安樂通突厥語做虜語舞姿度閑治主愛悅會  
崇訓死遂私侍壽園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

思死韋后復和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  
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庶幾再興且識曰黑木神孫被天蒙神  
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早衣感衆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爾章門

丁大全納子婦宋史

丁大全理宗時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姻羽不從  
遂令其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醜自取為  
妻為世所醜

不仁

無人心者

符主視獸食人晉書

秦主苻生稱帝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  
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

公集事卷四十一

五十四

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充懼郡臣奏請懷安生曰野獸  
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郡生而  
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  
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

不義

不有人倫之義者

聲伯奪妹左傳

魯成公十七年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姘生聲伯  
而出之嫁於齊管子與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  
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季叔卻禦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  
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該死  
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

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讎而亡之又不能字人  
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范中行取敗左傳

魯定公十三年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晉定公以伐  
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  
伐否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豈克也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  
然而伐之

黃允黜妻後漢

黃允字子艾以儒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  
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  
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其妻夏侯氏婦謂

公集事卷四十一

五十五

姑曰今當見弃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長離訣之墳  
於是大家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懷袂數允隱隱穢惡十五事  
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於時

崔道固宋孝武時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

崔道固宋孝武時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  
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適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敬起  
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  
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官宜各拜諸客皆歎  
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兄弟爭鬪北史

陸定國魏獻文時封東郡王初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  
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為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



兩子爭寵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  
冲遂左右助之所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寢貧賤  
不免飢寒

齊文襄如文宣后服北史

齊文襄見弟文宣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於已后  
文襄獨不平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通取后悉  
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凡須何容怪文襄或愧而不  
取便承受亦無飾讓

薛琰信婦出棄前妻子北史

薛琰齊文宣帝時久在省闕明開簿領當官割斷敏速如流  
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埋羣  
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妻張氏淫

李不孝

逸放恣取初與教通後納以為婦感其說言遂棄前妻子氏  
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

關王鑄兄弟相殘五代史

關王鑄審知父子也唐明宗時拜鎮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  
書令封閬王初延京與鑄之弟繼勳也延京之兵先至已執  
延翰而後之明日鑄兵始至延京自以養子推鑄而立之延京  
還建州鑄饒于郊延京臨訣謂鑄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  
鑄衛之長興二年延京率兵擊鑄攻其西門使其子繼權轉  
海攻其南門鑄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  
繼權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  
延京見執鑄謂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京不能  
對遂殺之

不孝

不事父母者

許太子止不嘗藥左傳

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  
晉春秋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吳起母喪不歸事文類聚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  
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

常山太子不修子職前漢

常山憲王莽景帝子也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稅以母無  
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幸姬王后稀得  
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輦歸舍醫

李不孝

五十七

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  
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  
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  
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  
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  
遣大行塞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管掠  
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修上曰修素無行使稅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至夜王勃以家屬處  
房陵上許之

子業母病不視南史

宋孝武后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  
后怒語侍者曰得刀來破我腹那得主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

日子業夢太后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是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子業聚諸叔都下處在外為患

朱緒奪母食更死南史

齊武帝時蕭徽明字景濟于時林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蔬羹緒妻到市買蔬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徽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濟吾乃止

宋光宗畏后不朝父宋史

宋光宗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

金集事卷四十二

五十九

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及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立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邪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

宋光宗悞諫不朝壽皇宋史

宋光宗紹熙五年四月特幸玉津園羅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此緣初郊建豫壽皇堂臺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開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

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二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諸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眾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臨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

金集事卷四十二

五十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三

宦者門

忠正

正心盡已事君者

李舜舉斷水作奏宋史

李舜舉字公輔宋太宗時領文州刺史進內侍押班制置入奏事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虞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流括城永樂遣舜舉討賊

集事卷之十三

關急斷水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事以死關贈昭信軍節度使諡曰忠敏

成章直言見諸宋史

成章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利行事太子止去成章留于汴唐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章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群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帝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

忠直

盡心以直事君者

呂強疏諫見納後漢

呂強字漢成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積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

士良諫不可立陳氏女宋史

集事卷之十三

閻士良文應之子也為內殿崇班始楊高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開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遂命出之

忠誠

盡心誠意事君者

勃鞞以呂卻之亂告公國語

公使寺人勃鞞伐公于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袂及入人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譖爾射余於屏內困余於蒲城斬為患公從余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余於伯楚

屢困何者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滿人狄人餘何有焉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滿狄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為明主管仲賊桓公而卒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鈞鈞近於法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大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伯納文公謀作亂將以已丑焚公宮公出敝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謂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驪自脫下會秦伯于王城告之亂故及已丑公官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高力士慟卒唐書

唐高力士從玄宗幸蜀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從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瘴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肅宗寶應元年放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官死有餘恨慟而卒

秦翰誓以刺賊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時累有戰功加領平州團練使翰儻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關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

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

秦翰推誠得衆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時累功加領平州團練使翰性溫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為用

昭吉願洒掃陵寢宋史

甘昭吉字祐之仁宗時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夕昭吉直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起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養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

李邦寧辭爵元史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

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

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消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

綴彰其善

忠謹忠心事君尤謹慎者

鄭衆一心王室後漢

鄭衆字季產為人謹敏有心樂章帝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實太后秉政后見大將軍竇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衆帝親信之及憲兄弟圖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衆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

趙默死奉皇太子

趙默字文靜沒入而為閹人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魏獻文帝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

高力士謹密唐書

高力士馮蓋魯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謹密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烹食司官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啟屬內坊權內給事

李神福謹密唐書

李神福太宗時授入內高品勤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即行在所帝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帝不豫朝夕左右躬侍藥膳神福性恭愿和易每為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闥五十年稱為長者

世寧循謹無過宋史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楊國公主寢疾世寧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世寧首知入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今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官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世寧出入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謚曰恭節

忠能

盡心于國尤能幹濟者

仇洛濟奏罷雜戶

仇洛濟生而非男魏太武帝用為給事黃門侍郎時禁網疏闊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泉州既平絞羅戶人樂奏因是請誅漏戶

六

供為給羅自後逃戶占為細絞羅者非一於是雜營戶歸通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悉括洛濟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李寔射官人見擢唐書

唐世官者以忠謹稱者唯馬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李寔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官人謀弑宣宗是夜李寔直感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俊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唐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李彝舉必欲見帝

李昇舉字公輔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昇舉  
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治金為器既成有美教并上之帝嘉其  
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  
者止之宮門昇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違方未得一見而  
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

王守規擊鎖步史

王守規仁宗明道年間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  
殿至後苑背擊去其鎖乃奔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  
經處已成燬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  
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賈  
村決於河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  
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軍留後

中正援弓射賊宋史

主中正字希烈補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書曆仁宗嘉其  
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  
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

劉惟簡立兩宋史

劉惟簡宋仁宗時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原州刺史高陽  
關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  
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兩泣不  
退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  
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未瞻天表不敢輒進不知其他帝歎  
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并擢幹  
當延福宮自是蒙親信

忠義

忠義報國捐生合義者

王敬宣斷體北史

自周武帝克晉州後兵將罕有全節及殺身成仁者獨儀同此  
子苟生及破鄴救至南兗州苟生已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官  
者田敬宣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閹寺同陳便周章詢請每至  
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  
不感激涕泣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  
青州遣其西出使伺勳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始云已去  
歐陽服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張承業竭忠五代史

張承業唐昭宗時為晉李克用監軍後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  
七年平軍國之事皆委張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  
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  
貞觀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  
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  
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  
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繫為贈莊宗指錢積時繼  
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丹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焉也承業  
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仗之承業怒曰臣老教  
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  
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承業起持  
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與國之難今日為王  
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聞者皆解承業手令去承業



奉獻寶路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  
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  
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  
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悞  
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  
年唐莊宗已諸諸將即皇帝位張承業方且病聞之自太原肩  
輿至魏諒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  
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功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  
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  
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欲為天下去大惡復列  
聖之深難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  
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死  
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退出洛東門而今路人指而  
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且主俱榮哉莊宗不聽  
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  
太原不食而卒

宋珪從帝死難金史

宋珪為內侍監頭家宗六鷹其大計杖之哀宗至歸德馬軍  
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丞李璘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  
三百餘人舍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  
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等  
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清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  
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及蔡  
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和等皆從死

絳山愛君瘞骨金史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  
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檢校內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  
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  
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  
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  
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  
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  
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  
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恭露  
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  
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蓋曰此奇男子也許之

金史卷四十三

絳山乃掘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  
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邵成章不事二主宋史

邵成章宋欽宗時內侍也高宗將即位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  
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黃潛善等匿不以聞成章上書  
條具其罪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仲言成章錄上書  
得罪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忘之謂于帝曰邵九  
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州聞其名訪求  
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  
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忠厚

存心能愛人者

曹騰寬厚不伐

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漢安帝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曹騰應其選太子特親受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閣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穎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暭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騰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復為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暭以為嵩得事上之節嵩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

忠言

忠正之言告於君者

寺人披以難告公

晉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入國呂甥卻芮畏僖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高力士進諫唐書

唐玄宗幸蜀乘恩藝遂臣賊而高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

承業賀王

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唐莊宗時為監軍時有履質者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守恒進樹金史

守恒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奔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屨中更加倫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懷悅嗟久之

直言

言無隱而正直者

力士言威權不可假人唐書

唐玄宗齊大同殿高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吉制也樞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賊巢充瀆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羅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

高力士知祿山反唐書

高力士玄宗時累加驃騎大將軍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蕭瑄不冀付諸將寧不暇邪力士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疆陲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天寶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

楚先帖木兒諫興作元史

元順帝詔潘大內河道以宦官同知留守楚先帖木兒董其役楚先帖木兒言自正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令往使高麗改命宦官答失蠻董之

### 守正

守法不失其正者

良賀實對後漢

良賀給事官振為長秋丞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漢順帝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曰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紹欽請僧如願焚身宋史

衛紹欽太宗即位補內高品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請開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僧曰臣營繕既訖役遞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焚身以報陛下恩臣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惴然

之者紹欽即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遽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

### 開導君意

開悟人主之惑者

李邦寧陳祖訓元史

李邦寧字叔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辭不敢奉詔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喪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壽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子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括括然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

### 定國本

能安輔儲君之位者

高力士正言長唐書

唐玄宗初太子瑛被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時為壽王玄宗以肅宗長意策決居恩慈不食高力士曰大家不食亦勝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奴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

立執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

### 扶立儲君

能扶立嗣君以安國家者

孫程迎立濟陰王後漢

孫程字稚卿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小黃門李閭江京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共廢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及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與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譏遂至廢黜若北鄉侯疾不起共斷江京閭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憤歎又長樂太官丞王國並附同於程北鄉侯薨閭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嗣未及至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諸於西鍾下皆截髮為誓新京安達樂力脅閭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閭曰諾於是扶閭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策章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收顯兄弟誅之詔封程等是為十九侯

關禮扶立嘉王宋史

關禮高宗朝官者孝宗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諸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遣戚里韓侂胄因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

之侂胄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禮即入宮告太后以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胄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視省都知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 諫諍

以直言諫君之失者

宋珪直言金史

宋珪本名乞奴為內侍殿頭金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諱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鴿後苑鴿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鴿近侍不敢言官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入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許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以善政治民者

### 政事

以善政治民者

樂巴定禮興學後漢

樂巴字叔元性質直學覽經典好道順帝時以官者給事掖庭

補黃門令非其好也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山暢  
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開典訓為  
夫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與立校學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  
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

### 定亂

戡定禍亂者

昭吉以嚴重軍不為亂宋史  
計昭吉字祐之仁宗時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  
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戒  
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首惡自贖衆  
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  
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

### 平寇

能平寇賊者

李神祐破賊賜錦宋史  
李神祐神福之弟也太祖開寶二年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  
市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驅止之時詔下  
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  
命神祐部衛兵為援斬賊甚衆餘悉潰去王師伐廣州賊軍  
皆給劉錫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又副牙  
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開城擒偽將朱令贊命神祐  
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

守英破賊賜錦衣金帶宋史  
韓守英字德華太宗時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餘

轄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鈴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  
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  
以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

### 繼恩平蜀寇

宋史

王繼恩英果有戰功太宗淳化五年加昭宣使內當皇城司李  
順亂成都命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奏其制置不  
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  
馬步軍都軍頭王果趣劍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  
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  
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  
由小劍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還青溪嶺平劍  
州連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獨  
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  
三萬級獲順及繼甲僭偽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  
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宜徵使執政之  
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  
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  
昭宣使止以授之進領順州防禦使

### 衛紹欽破賊遷職

宋史

衛紹欽太宗淳化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  
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關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雙流  
賊若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  
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槍鞭千餘遺別將曹習領  
兵捕餘賊于安國鎮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

內殿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

秦翰屢獲戰功宋史

秦翰字仲文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蓋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鈴轄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為曉譬和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冀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內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鈴轄又從後陣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鄆寧涇原路鈴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

秦翰字仲文

十九

率內附未幾唐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許璋襲殺童理軍主于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涇州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邢洛路鈴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角之勢又召為駕前西面排陣鈴轄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令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

奉使

奉詞出使不辱命者

劉清潭結好唐書

唐肅宗崩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四

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祚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言不實可汗即引兵南實應元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卿清潭為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室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可汗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綳緡豈忘之邪

好學

好尚文學者

王繼恩嗜學宋史

王繼恩唐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已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陞並使聞為堅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達語擢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內庫都提點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衣書畫為戲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善射

精於射藝者

守珍一發貫鬚宋史

楊守珍字仲寶真宗時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畧射家僅過堂下一發貫鬚人服其精

機變

時事機有變通者

秦翰擒趙保忠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



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

李神祐周慶給敵宋史

李神祐真宗時轉內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令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旋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逃遂達其命

### 伸枉

伸理人之冤枉者

守珍辨理冤民宋史

楊守珍字仲實真宗時為入內黃門會許氏周繼宗為人誣告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解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

### 工藝

能製物於世用者

蔡倫造紙後漢

蔡倫字敬仲漢和帝時為尚方令監作機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者多編竹簡其用繁帛者謂之為縑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稱蔡侯紙

### 越分感應

借越分限適值其與者

李邦寧臨祭風起元史

李邦寧字固叔從宋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殿武宗時加大司徒尚服院事遷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

祿大夫仁宗即位國學將釋奠故遣李邦寧致祭于文宣王殿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開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 異寵

得人主異常之寵者

李延年善歌前漢

李延年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漢武帝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撰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絲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計起其受幸埒韓嫣

石顯貴倖傾朝前漢

石顯貴倖傾朝前漢

石顯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漢書帝時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帝被疾不視事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倖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危法中傷人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柄恐天子左右有以開已延時歸誠取信嘗使至諸官有所微發顯先白恐後漏盡官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之因泣曰陛下私小臣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臣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

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不憚之加厚賞賜及路遺一萬萬顯聞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姻已使人致意謀大夫貢禹深自結納因薦禹位九卿至御史大夫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讎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

五侯驕橫

漢桓帝時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皆以誅梁冀功同日封侯故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璜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其後四侯驕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陸今人謂特兩侯驕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陸

觀壯嚴窮極技巧金銀

觀壯嚴窮極技巧金銀窮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嬖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官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蹠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郡事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徐龍駒過寵

徐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師齊廢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向向按代帝畫教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譚之徒莫之能比

符承祖佞濁

符承祖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

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侍義將軍依濁子月餘遂死

高力士恩寵傾朝

高力士武后時為宮閹丞至睿宗先天中誅蕭崇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徵幸者願一見如天人然玄宗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而進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壯牛仙童劉奉進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機

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

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獲勳臣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累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凡事力士宅王公士呼為翁戚里諸家喜曰帝或不名而呼將軍

高力士獲母受封

高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領南節度使得之龍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玄宗為封越國夫人而追賜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縊死受吊河間男子呂玄晤更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以卿子弟仕皆王傳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輿車徒背相望不絕

美皎榮華唐書

美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時識其非常委心事焉及即位召為殿中少監出入則內陪燕私侍詔許與妃嬪連榻坐擊毬聞雞呼之不名賜官女既馬珍物帝在殿廷詔一嘉樹皎盛贊之帝遂令徙植其家其榮華如此

魚朝恩專掌神策軍唐書

魚朝恩陰謀善宣納詔令唐肅宗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洛陽平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虎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

實靈分典禁兵唐書

實靈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末有名自魚朝恩死官人不腹典兵帝以禁衛盡委自忠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自逃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帝自山南還而軍復完而帝忘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實靈權振朝廷帝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神策護軍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軍尉護軍錄是宦官盛矣

吐突承璀典兵唐書

吐突承璀字仁貞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繼封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清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

要譽 要求名譽者

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於是諫官李鄘及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畧為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撓使執從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

朴不花請地瘞故死者元史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官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與聖官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更營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順帝賜鈔七千定中官及與聖

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銀鼠裘各一襲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既覆之就萬安寺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三萬七千九十餘定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瘞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

迎合 逢迎人主求合其意者

李邦寧揣意元史

李邦寧武宗時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遷授丞相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女權

奸惡持國政者

趙高矯殺扶蘇立二世史記

趙高謀殺太子扶蘇乃與丞相李斯同議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

李邦寧

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聽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帥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德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死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注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若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大喜至咸陽發

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弘石諧害望之前漢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拜前將軍受遺詔與史高周堪輔政望之堪數無見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劉更生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上甚卿納之初宣帝時官用事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高為表裏望之建白中書宜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史高及許史過失望之接待之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傍知我言狀望之以問恭顯顯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初以行汚穢不進欲入堪等不納故二人相結恭顯令二

李邦寧

人告望之等欲罷高疏退許史候望之出休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諸新大臣毀離親戚欲專權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元帝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位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詔赦望之等皆免為庶人而以朋為黃門郎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欲以為相會望之子級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奏望之教子上書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誣建白望之不悔過怨望歸非於上自託師傳懷終不坐非頗詘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望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

亡所憂上可其奏顯等教令召望之因今急發執金吾車馬馳圍其第使者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酖自殺夫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

張讓趙忠專政後漢

張讓趙忠漢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侯漢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秉秉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飲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

曹節專政後漢

崔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穢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寮約勒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貴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中請者乞不之官皆追遣之

曹節專政後漢

曹節字漢豐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燒詔誅武蕃等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

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饗具賜賜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嘉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雥開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今長布滿天下

曹節誣害陽球後漢

曹節為中常侍靈帝時遷司隸校尉陽球既誅王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古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膝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莽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球甫履道次慨然投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豕其汗乎節直入省白帝從球為尉因求見帝叩頭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事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後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田令孜肆行不軌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唐僖宗時擢左神策中尉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令孜以王鐸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八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惟懼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

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慈者富家子頗沈鷺賊在長安知慈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為也不屈賊陰教士卒襲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紫金襖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閣下閱群臣可歸者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嶺峨山襲殺其衆由是益自肆

田令孜禁制僖宗書

田令孜字仲則事僖宗為左金吾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

田令孜矯詔害昭圖唐書

唐僖宗還蜀與田令孜獨保東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左拾遺王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享危則

共難書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

王士

唯兩軍中尉以扈衆與得全今百官之在者車馬重險山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雖與令孜開城自守不任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下國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忘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教使文宗時宮中夾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豈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慕順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諫曰大盜未殄官豈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諫許卒棄其尸朝廷痛之

楊復恭擅權唐書

楊復恭初為樞密使昭宗立加金吾上將軍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咸勢聚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諸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號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有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質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緡節度使中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

文康謀去諸將五代史

王士

前蜀主王建晚年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康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老文康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康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養子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康欲為變乃殺之

童貫權傾中外宋史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官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掖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將京進貫之力也後平臘進太師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劾一息貫悉傾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瞻



視願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間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官  
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舉言日開寵煥命祿庭戶  
雜運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園官諸侯者至數百萬  
窮姦於禍流毒四海雖趙臨不償責也

### 專權專擅朝政者

李輔國決事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貌倜儻畧通書計肅宗  
時九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  
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  
勅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慶因稱制然未始聞上也詔書  
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實掌

至不敵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

程元振總禁兵唐書

程元振肅宗時少以官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  
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  
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國難乃以令  
元振封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

魚朝恩排陷執政唐書

魚朝恩代宗時為中常侍好引輕浮後生度門下講五經大義  
雜文章謂才兼文武徵同設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始請學詔  
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優相  
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  
取子銀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

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帝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  
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者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  
里道嚴中侍御史李衍酬諸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然行以  
勳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  
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因竭天子財不安  
席亦何以輔之不進避賢路默然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  
失色

楊復恭擅朝政唐書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父玄翼唐懿宗咸通  
中領柁密世為權家復恭累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有功  
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因令致顯威  
福斷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致怒下遷

李德裕奏唐書

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恭為樞密使制置經略  
事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致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  
奏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  
主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精機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  
獲我矣當減省修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  
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還問游幸費對  
曰聞諸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  
百犢車紅網朱欄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  
獵日大行從官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羣  
昭度張洎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  
厭復恭積怨王璠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璠  
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璠仕以它職可也

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顯帝不可制帝乃止環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詔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與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珠舟子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知復恭謀錄是深術之

田令孜請

田令孜字仲則本陳氏子使唐僖宗即位擢為左神策軍中尉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起故政事一委之而帝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府金帛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詰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族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閤樞坊茶關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關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

時賢人無在者

惟依

時賢人無在者惟依部查貪相與備員偷安禁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意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才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金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官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路逢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

構亂

結構為亂者

中行說離間漢廷史記

孝文帝時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

使官老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絀絮米葉令其羣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若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蹕而稼稽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田令孜迫脅天子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歷小馬坊使唐僖宗即位以其為王時與令孜因起政事一委之及黃巢陷京師帝幸蜀令孜護駕至成都進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封晉國公則平令孜以召沙陀李克用破賊者楊復光之功也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撤薄其賞會復光死大喜由是以自肆天子不得有所主復光部將戚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

牛瑱奔龍州

安弘自為留後

牛瑱奔龍州安弘自為留後以王建及張道韓建等為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歸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縱授諸衛將軍皆養為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規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靈武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監鐵使即自兼兩池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郃軍朱致鳳翔李昌符合鄭延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政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為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

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大官室舍盡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改唱曰王重榮反命大官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年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攻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改而駐鳳翔令改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改以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道等皆不及從改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遷惡令改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改進迎衆與致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致兵及中營左右被割戮者不勝計令改懼人圖已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衆傳國皇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惡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元追兵致長驅蹕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改重榮表誅令改

卷四十五

三十七

安慰群臣詔以令改爲劍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改沮而止宰相道平群臣在鳳翔者表令改顯國禍悉小人計交亂群帥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令改在不奉命改乃奉嗣襄王煜即偽位改敗帝乃得還京師

西門重遂與兵致亂

唐書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唐僖宗昭宗間擢爲樞密使楊復恭之斥昭宗以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季述得興元愈跋扈不執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同諱及重遂謀誅之乃與師以嗣單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仲夏大將軍李鐵副之茂貞引兵迎壁盤屋薄興平王師以平之季述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以謝茂貞更

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兩中尉幹三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季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諸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軍主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則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賜死十三夜爲盜掠哭聲散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主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修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劫持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務修愛州並死滿橋遂彥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

卷四十五

三十八

讒言

讒言之言害人者

侯覽大舉鉤黨後漢

侯覽嘗時爲中常侍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故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瑁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

趙忠讒害呂強後漢

呂強靈帝時爲中常侍清忠奉公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於是中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云

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則盡忠國家豈能對獄更年遂自殺忠悼復謂白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

李蔡證蕭引免官南史

蕭引自叔休陳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喜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許彥真誣鍾允章反五代史

南漢劉鋹封衛王委政於宦者胡子盧等爭附之高書左丞鍾

允章奏殺事深城之數請諸宦官皆側耳鍾二年祀天南

郊前三日鍾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鍾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鍾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

狂妄

狂為妄誕者

薛崇宗使鬼北史

薛崇宗北齊宦者齊後主時官至開府崇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

信之經古冢崇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崇宗前奏白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執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妾多時類此

殘酷

殘忍酷虐人者

楊思勗征蠻慘酷唐書

楊思勗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梁梅叔驚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貞觀金陵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錄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胎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單行

卷四十一 四十

量札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閑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魏國公邕州封陵獠舉大海反破賓積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獠等三千人討斬支黨以盡瀾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憚魯就定國大將軍馮瑋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瑋於陣行範走盤瓠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驚忍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勝腦視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解立功內給半牛先重納張守珪貽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籠慘不可勝乃搤心截手足則肉以食肉盡乃得死

奸謀 姦邪謀惡者

魚朝恩怙貴肆行唐書

唐玄宗時魚朝恩怙貴誣辭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禮部郎中相里造從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街朋黨且客我會釋柔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島有覆鉢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魚朝恩有賜墅觀沼勝葵芳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修浩公塿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以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說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鵬腫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從封韓增實封百戶

李輔國詭佞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肅宗時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官中至廣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墮馬問何為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官湫陋奉迎乘輿還官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聲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韉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左右皆涕涕又曰興慶吾主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從自吾志也俄而流涕恩播州觀悅濤

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官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快快不豫

仇士良奸謀滅後唐書

仇士良字匡美宦官仇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仇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關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仇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僂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執問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韓全誨結黨謀亂唐書

韓全誨者不知其來唐昭宗時監鳳翔軍入為內樞密使累至左神策中尉拜驃騎將軍全誨張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崔胤因請盡誅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李繼誨彥弼李繼筠交通謀亂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韋嗣立將謀傳禪臣不見見高祖天下移宅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急請官中禁索奇玩帝與后相視泣官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胤第自固開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衛長樂門外若丘壘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

百騎為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十一月  
士子全誨等遂大官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  
按兵衛之乃得免李茂貞以帝居盤屋

### 奸惡

以奸為惡者

趙高由詐史記

趙高秦宦者也事始皇為中車府令始皇東巡至沙丘病甚乃  
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世會成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  
皇崩丞相李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與不義之徒謀殺  
車中故幸宦者蒙等所上食言秦事如故宦者蒙等從車  
車中可其秦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高  
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今法事胡亥私掌之高乃與胡亥丞相

斯陰謀殺去始皇封書賜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胡亥遺詔  
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璽書賜扶蘇蒙恬死胡亥立是為二世高  
為郎中令佳用事恐先帝大臣以高蒙恬小而不服乃說二  
世行誅大臣及諸公子又說二世曰此帝賜制天下久故群臣  
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官於春秋初即位未久與公卿廷決  
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朕於是二世當居  
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見盜賊益多左右丞相為去  
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盜不止皆以成憐釋作事者  
賦稅大也請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不聽下  
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故竟以計案殺之而高為丞  
相

侯覽貪縱後漢

侯覽字叔初為中常侍以佞媚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  
計廷議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相稅覽亦  
上縷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  
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  
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  
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詰廷尉免覽等得此愈  
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  
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赦京兆  
尹秉遂於旅舍問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覽坐免旋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  
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  
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  
之屬制度重深儕類官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有八  
人居室發掘墳墓屠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賈誅之而覽  
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且言罪狀又奏  
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鈞黨及  
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大  
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聚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  
免

劉騰專權自恣北史

劉騰字青龍幼時坐事受刑轉中黃門遷給事靈太后臨朝以  
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每引入內受賞資亞於諸  
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每拜命為臨軒會日大風寒甚



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奸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極極而不倦吏部嘗望騰意其弟為群帶成人資華越清河王惲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惲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官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齋稅孝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紇假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御騰為內防迭直禁閤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剽削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微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通奉降居廣開室宇天下咸皆之慶于傳中官為其妻妾者四十餘人

北齊宦者同惡相濟北史

齊神武時舊宦者寵華有職至武成帝及後主時皆參時宰並開府封王又有滿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升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陀官鍾趙趙野又徐世謨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為言動意多會深青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於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

為解卸廳諸閣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群馬塵必空

李輔國欲遷上皇唐書

唐宦者李輔國專權縱恣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錄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肅宗自復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微賤雖貴力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義王鉞等飲養子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與慶官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見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

魚朝恩毀子儀唐書

魚朝恩唐肅宗至德初為三宮檢貴使以左監門衛將軍時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王景岑計良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慶下效克復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期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羅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魚朝恩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

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向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組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

魚朝恩伏誅唐書

魚朝恩代宗時為內侍觀軍容使置獄止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賞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入無敢發其姦朝恩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朝恩所養息名令微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微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朝恩

魚朝恩謀害唐書

之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其謀悉為帝知劉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免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折鳳翔之郡與京兆以郭釐屋及鳳翔之號實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郭子儀亦密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為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開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

自辨悖傲皓與左右禽盡之死

仇士良貪酷唐書

仇士良歷事唐順宗憲宗至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廩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密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就縛士良肆其虐辱令自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騎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

田令孜挾制被殺唐書

田令孜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時擢左神策中尉令孜知帝不足憚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賊陷東都令孜攜奉帝西幸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田令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疆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開拱宸奉鑒軍自衛晝夜馳入城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陳敬瑄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首署防禦使因略定閬中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吞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尚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

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計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因令孜碧鷄坊始有神策統軍宋文通為諸軍所疾今孜因事召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為緹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緹人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田令孜感帝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唐僖宗時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封晉國公方僖宗之奔蜀也令孜實挾之帝見蜀陋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止望惘然涕淚令孜伺間釋手為歲帝為怡悅因感稱鄭政王鐸程宗楚李鉅陳敬瑄方并力賊不足慮帝曰吾楊復恭擅權被誅唐書

楊復恭字子恪昭宗時加金吾上將軍王璵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復恭以后族不可封拜璵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獲璵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昭宗知復恭謀深術之復恭以諸子為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咸世舉歸其門李茂貞勸復恭自謂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自號興元節度使帝下詔令茂貞討之破其城奔閬州復恭與守亮等自亮州將北奔太原過商山至乾元為韓建遇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島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不許見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荆榛主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

負心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也作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為雪詔復官爵

李述挾制被誅唐書

劉李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為樞密使時宰相崔胤於初王搏黨官豎不忠罷去乃以李述為左右時昭宗嗜酒怒責左右不常李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李述引內鑒工車讓謝筠久不出李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安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因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李述見胤曰官中殆不測與王仲先等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官監竊取太子以入李述等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懷災咎皆大不道今

李述挾制被誅唐書

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李述衛太子至禁廷院左右軍及士遺跡官倉渾程巖等詣恩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恩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李述仲先持帝坐責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偏袒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李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精僭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順東官帝曰昨與而等飲甚密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法官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今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已授李述就帝左右十餘人入因少陽院奉送演金以完錫師度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李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凡有寵於帝者之殺帝弟睦王師度又欲盡誅百官乃執帝挾

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問其不逞曰能救雨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連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且仲先乘肩輿進朝德昭等知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中先頭以進官人毀扉出街長樂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李述等主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槌帝詰李述未已萬槌皆進李述等同死於下遂尸之兩軍之黨死者數十人

全誨橫被誅唐書

昭宗時韓全誨張勳私者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康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康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帝意不決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誣李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誣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要敵恩領之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皆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筠等交通謀胤胤說全忠曰官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天復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中人郭遵誨強既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盱全誨彥弘恨甚速食不能捥七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人輩候班中授命每二輩以

全誨橫被誅唐書

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素易簡周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諸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昭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與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貽茂貞書曰官者乘輿告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彞等十人於是開臺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撤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為咽命韓偓起之解王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者因履條解目全忠為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決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留軍數千人備官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即詔王鎔擇五十人為敕使內諸司官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也乘輿本未告方鎮監軍院咸視闕初故事以三十人為自黃水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入鎮兵皆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頗悼之為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官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開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誅亮群官寢不安時帝懲幽辱餘心庶政數不見群臣問治道有忠中

與而全誨胤爭權外召疆臣切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寇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

田令孜監置五代史

田令孜從僖宗入蜀求為西州監軍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蜀主永平二年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

趙贊恣惡賜死宋史

趙贊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直會市物吏因緣為姦列肆屢開封詬之乃置雜買務使

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相表裏

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事由是益橫恣所為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携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官者不能止以其事聞太宗大怒并撫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携家配隸房州禁錮即日驛遣之昌嗣默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既數日並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荊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賢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永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計如贊昌嗣之類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懷政妖妄惑人宋史

周懷政真宗時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眾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山敏廬養為人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脩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石城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毒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作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

朱勔恣橫當時宋史

朱勔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膏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時國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鐵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衝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勸語其父索取漸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子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冊三頁貢物或五十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杭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丹異植充牣其中勔權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

安道王仲開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說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其夷之不遠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劉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論百計取之必出乃止營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拆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少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萬工忙師倚勢貪橫陵縣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怕家人園園花石凡十餘事聽勅與蔡攸等

集事卷四十三 五十五

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勅小貳既而蔡攸所居直蘇南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邑吏胡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諸勅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祥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勅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廬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為發運使公肆掠克園池擬禁禁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手鄉州官察願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謀勅為名責貢出師承上旨盡驅去花木進奉帝又以此勅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勅復得志聲焰熾灼袁人獄夫候門奴事自且秘閣至殿學士知欲可得不得附者旋踵罷去時

身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屠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駟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勅得官者皆歸籍其貳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和隨黨章傳廢孟后 宋史

宋哲宗皇后孟氏元祐七年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紹聖三年劉婕妤有寵或撒婕妤坐因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母以此戚戚此坐正當為婕妤有也後因郝隨事詔皇城司鞠之命侍御史董敦逸覆

集事卷四十三 五十六

錄廢后出居瑤華宮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騭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廢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哲宗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此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為言者即命以官於是詔居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也

德謙服食僭擬東興 宋史

王德謙初為嘉州都監願親奉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黃由時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



譙固請獲王斤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去  
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建儲則心安須白中官乃可即諭德  
謙泰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強之既而得報王即位德謙累遷昭  
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賜居第驛忘踰法服食擬與出入  
或以導駕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貶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  
故外朝多附之

### 朴不花權禍元火

元順帝時朴不花以同知中書皇后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  
院使不花乘間用事帝少至大同遂留李羅帖木兒軍中是  
時樞密監朴不花方倚賴羅帖木兒為外援怨李羅帖木兒匿  
老的沙不遣還誣李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至正二十四  
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柙歸四川李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擢

思監朴不花所為格不奉詔宗王等為表言其誣  
枉而朝廷亦畏其強不為信其言朴不花互相變  
蔽贊成主腦之罪房樞密監等亦言其誣不花以快衆  
憤而復李羅帖木兒官然則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  
行未幾李羅帖木兒死於堅帖木兒以兵向關言清君側之  
惡是月十二日駐于清河帝遣使達國師問故使復者數四言  
必得樞密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  
界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為李羅帖木兒所殺

### 朴不花同惡相濟元史

朴不花以關人入事皇后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者是  
順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  
太子而使不花諭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至正

二十年太平乃罷去而獨樞密監為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  
間用事與樞密監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巨功狀皆押而不聞  
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百官趨附之者十九又  
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為國大害

## 教惡

教人為好惡者

仇士良教中人為惡唐書

唐武宗時仇士良既告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  
能聽老夫語手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必親書見  
儒目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  
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趨獵聲色盡其心極侈  
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逐術聞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惡

徒我來南拜

《集事卷四》

## 謀逆

謀為惡逆者

趙高謀殺扶蘇立胡亥史記

趙高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  
立為皇帝為之奈何胡亥曰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高曰  
不然方今存亡在乎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胡亥曰廢兄而  
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謹因  
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  
高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  
遂之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  
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

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

程元振圖謀不軌唐書

程元振代宗時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代宗盡削元振

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自三原水婦家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崇

於家園為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濠州景詒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 惡逆

廢殺君后之類

趙高凶悖史記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秦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母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反盡畔應諸侯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

乃陰與壻咸陽令閻樂弟郎中令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使成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史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令曰周盧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官樂遂斬令直將吏入射上懼坐憚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入謂曰公何不發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發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即二世二世自殺高乃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立二世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子嬰刺殺高於齊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宗愛殺秦五翰北史

後魏太武時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舉為閹人歷辟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秦郡公

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峻暴行多非法景穆每衡之給事中侯道威侍郎任平城等任事秦官微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威等害其事遂構告其卑詔斬道威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高澄侍中吳興公和足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足二人議以文成中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身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監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

之於永巷而立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無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間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情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李輔國弒張后唐書

李輔國唐肅宗時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群臣畢會既得志乃厭然驕蹇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勲力何任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誚宰相裴冕使馳表薦已帝密遣蕭瑒使翁上見張皇后數即其顙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趙王克王國之元振告輔國即伏

王守澄伏誅唐書

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後后他後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官中外事聽老奴唐湊帝震然

王守澄唐書

王守澄唐憲宗元和中和為徐州監軍後召還時憲宗錡方士柳泌丹藥煩躁之甚數暴怒責左右帝自是不豫罷元和十五年元會群臣危忍會義成節度使劉悟米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綠所錡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誅楊承和於驪州韋元素於州還

中人劉忠諫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奉齋醢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洎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仇士良矯廢太子唐書

唐樞密使劉弘遠薛季稜宰相李瑒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仇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瑒不從乃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遣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遠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接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季稜得君士良愈忌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教書禁軍機程賀教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

劉季述幽昭宗唐書

可事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敕令自朕意宰相何德爾果敢是士乃怙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無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食醢二十餘年亦有街自將恩禮不衰云

劉季述唐書

劉季述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昭宗居少陽院季述令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履夜浣食自實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食續衣聞外廷

劉季述廢主唐書

唐昭宗嘗酒器責左右不常季述等逾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

引內醫工車讓謝筠久不出李述等共白帝官中不可妄廢人帝  
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金忠為兄弟遣  
從子希正與沔官程巖謀廢帝會金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  
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惶恐左軍中尉欲廢帝立  
明君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  
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  
不啓李述見胤曰官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偓李師  
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官監竊取太  
子以入李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入樓案災咎  
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  
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群臣即召  
百官署奏亂不得對李述衛皇太子至禁苑院左右軍及千道  
郎官俞樞程嚴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遷者  
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隨於牀將走李述仲先持帝坐  
以西持鉞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伏我罪一也至數十  
未止皇后出偏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李述出  
百官奏曰陛下替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帝曰  
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官監掖帝出思  
政殿后倡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壽帝亦曰朕久疾今太子  
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李述就帝輩左右十餘人  
入因少陽院李述泣金以完鑄師度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  
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大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  
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群臣加爵秩厚  
賜錢絹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李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

鞭笞盡出尸十輩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

文應斌郭后宋史

閻文應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  
夷簡謀以張耒夏竦陳堯佐范雍趙鼎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  
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訥久  
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  
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  
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  
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  
名瑤華宮文應為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章獻事  
夕仁宗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垂以為言

仁宗宋史

仁宗宋史

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  
文應即以遺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  
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  
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  
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寔文應為之也

雷允恭擅移皇堂事大類聚

雷允恭宋仁帝時為內押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庇之朝  
廷命呂許公與魯肅公秉傳按視盡得其迹反允恭等盜陵者  
中金寶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四

紀異門

祥異 祥瑞之異常者

黃帝時麒麟在國周之成康麒麟在郊藪

高祖雲氣前漢

秦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

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

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漢武帝白麟事文類聚

漢武帝元朔九年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由是改元作歌

漢武帝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眉主營旁見地如鉤狀指視

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惟之吉吏更告河東太守勝

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

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應過上自射之因

以祭云

漢宣帝太子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孫夫人皆遇

害宣帝坐收繫獄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

若分條中都官獄無輕重皆殺之賴廷尉監內吉得全帝身足

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饌亦以是自怪

元鳳中泰山萊蕪山南勾勾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

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

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

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蠱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後漢章帝時麒麟五十一見

安帝神光後漢

漢安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林第間十歲

好學史書和帝常稱之

魏文帝龍應於燕趙書

漢靈帝熹平五年黃龍見燕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鳳此

何祥也鳳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

恒象此其應也內黃龍登殿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

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鳳之言其驗茲乎曹操沛國譙人也為

魏王卒子丕嗣纂漢是為魏文帝

寶石司馬之符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宅于

川西巖然巖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成文字告命繁然

著明太史高堂隆言古所未有實有魏之禎任令于綽連齋以

問張珩珩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

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微祥乎此石當今之變

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歲當之鳥巢珩門陰珩門人

曰天戴鸞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一篇句

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寶石

身遺之符也

晉武靈物出見

晉武帝太始二年罷農官為郡縣是歲鳳凰六青龍十黃龍九  
騏驎各一見于郡國

晉元帝應曆數

晉元帝都金陵先是秦始皇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  
子氣故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蓋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  
僭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秦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  
數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  
此矣

劉曜得劍

前趙主劉曜微時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

琴書為事

琴書為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號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  
黃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  
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  
變為五色

石勒因康免難

後趙主石勒微時賣與師惟為奴每耕作於野聞號角之聲  
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康家康家諸奴歸  
以告惟惟亦奇其狀貌而免之嘗備於康家康家所因  
會有群麻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從後縱火燒之見父老謂勒  
曰向群麻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和勒勒拜而受命

石勒居產物有異

後趙主石勒居武鄉北原山上草木皆有錢幣之象家園中生

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狄之象也  
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運之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  
陽曲竇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賻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開耨  
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李龍麟之異

後趙主石季龍時揚州送黃鵠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  
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肩  
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

慕容皝祭二龍

燕主慕容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群僚觀之  
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  
官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

慕容儁為鳥呈祥

燕主慕容儁稱帝時鸛巢于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雙  
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鸛者燕  
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  
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  
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

呂光黑龍片慶

涼主呂光討西域忽左臂內脉起成字文曰巨霸帶外夜有一  
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  
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諸甲隱隱之所昭然  
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風其跡杜進言於光  
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



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

晉安帝銅鐘嘉禾南史

晉安帝時漢中成固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華縣人宗曜於其田所獲嘉禾九穗同莖

文帝戴雲應符南史

宋文帝劉義隆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戴雲望氣者皆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

孝武帝瑞應殿庭南史

孝武帝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橋連理景陽樓上層西南梁拱間有戴氣清景殿西麓錫子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政景陽樓為慶雲樓清景殿為嘉禾殿芳香琴堂為連理堂

武帝戴雲如蓋南史

梁武帝蕭衍未貴時所住常有氣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季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煙塵四合衍所居獨白日清明其上戴雲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

武帝二龍導轡南史

梁武帝初平定東夏前軍之次燕湖南豫州刺史申胄素好熟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帝所乘船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綠道奉迎百姓皆如扶輿

武帝受瑞南史

梁武帝初受相國梁公之命命焚東昏淫奢異狀六十二種於都街齊帝追贈梁公夫人為梁國妃南兖州隊主陳文興於宣武城內鑿井得玉鏤麒麟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又鳳凰見建康縣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

武帝神光滿壇南史

梁武帝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縣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

武帝謁陵有雲氣南史

梁武帝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戴雲陰陵上食頃乃散帝望陵涕淚所落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辛丑哭于脩陵壬寅於皇基寺設法會詔賜蘭陵老少位一階并加頓首

今集事本中

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賦還舊鄉詩於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並錫位一階并加賜賚

梁武帝時天雨寶珠事文類聚

梁武帝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帝觀之有喜象虞奇因上瑞雨頌云飛甘洒潤玉散珠璣

陳高祖神光滿闕南史

陳高祖發南康嶺石碣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頭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曜軍人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床於閣下忽有神光滿闕廊廡之間並得相見趙知禮侍側怪而問帝帝笑不答

陳高祖軍有戴氣南史

陳高祖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時僧辨已發盆城會帝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候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竟三月帝與諸軍進剋姑熟仍次桑洲候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提可打尋謂左右曰此軍上有凱氣不易可當

魏太武時祥瑞數見北史

後魏太武帝大延元年六月有郢婦人持方寸玉印詣路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早夜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此者以來頑瑞仍蘇甘露流液降於殿內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連理植於魏郡在先右載誕之鄉白鶩集于盛樂首都玄鳥隨之蓋有千數嘉禾頻歲合秀於恒農白兔並見於勃海白雉三隻又集於平陽太祖之廟

上黨雲氣北史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太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象石為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高歡寔居之

彭城王行兵致鳥北史

彭城王魏孝文帝時從征河上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遣中軍大將軍開府綏於是親勅大衆須臾有一大鳥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為人所獲總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顏仆臣謂大皇帝感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威說至明使大破崔慧景肅衍其夜大

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又獲此果降時潤誠哉斯言綏對曰水德之應連稱天心

爾朱榮聞蕭誠北史

爾朱榮未仕時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爾朱新與爾朱榮游池上忽聞蕭誠音謂榮曰古者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最當為汝耳

神武亦光顯室北史

高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安曉然深沈有器且初居洛邑齊神武每使人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惟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亦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高歡亦蛇北史

北齊高歡從高榮徒據并州抵揚州邑人罷屠鷹止圍獵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圍獵上赤氣赫然屬天久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蛇不見始以為異察視之唯見赤蛇蟠林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獻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

神武獲石有大北史

齊神武高歡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陽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夫王字河洛伊洛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闢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

文宣見龍 北史

齊神武微時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文宣見之文宣內雖明敏視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當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文宣貌醜神彩不其發揚曾問以時事文宣略有所辨儒語一事必得事衷

宇文泰開蕭數 北史

周文帝宇文泰初未貴顯時嘗從數騎於野忽聞蕭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

高澄亦先數見 北史

高澄生時父高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往居白道南數有赤光戴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樹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

武周母感鵲投懷 唐書

劉武周母感鵲夜坐廷中見若雄鵲光燭地飛投其懷起飯水無有感而娠生武周武周為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光山伯嘗辱之曰汝不擇取與必滅吾宗

金世祖紅光照室 金史

金世宗諱雍太祖孫睿宗子也母貞懿皇后李氏天德三年進封趙王金海陵正隆二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國三年再任留守從封曹國六年五月居貞懿皇后喪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室及黃龍見寢室上又嘗夜有大星流入留守第中

何實青蛇 元史

何實字誠卿太祖時為帳前軍馬都彈壓曾祖搏實雄於貴好施與鄉里以善人稱祖鼎敬父道忠仕金為北京留守實少孤

依叔父居氣節不凡家人常入卧內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駭而視之乃實也及長通諸國譯語曉勇善騎射個儻不羈遠近之民慕其雄畧咸歸心焉

王珣獲刀 元史

王珣字君實嘗行凌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曰舉無不克勤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後為木華黎帥太祖嘉其功加兵馬都元帥義川等州節度使

元英宗時麒麟生 元史

英宗至治元年三月己丑大同路麒麟生

閩憲堂產玉色芝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武宗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於閩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為澤之所

陳州生麒麟 元史

順帝至正九年三月陳州麒麟生不乳而死

証異

降生之時有異者

老子剖母腹而生 事文類聚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兩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參平遠理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醮金液治

養性絕數變化使鬼神之法

孔子生有靈異事大類聚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沐微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秦周而素王故二龍迷室五星降庭微在以繡綵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紼而泣

闕子陸地蓮花事大類聚

闕令尹喜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

王訓生而氣胞而史

王訓字懷範生而氣胞師媼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儼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順此是異門戶者智國以白訓父疎疎亦曰不望基業其在文殊文殊

事大類聚

十一

訓小字也梁武帝時累遷秘書丞後拜侍中果異於人也

李嗣昭生而有氣五代史

李嗣昭本姓韓氏復唐高祖李克用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道生兒克用因遣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道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克用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克用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衛內指揮使

楊億生而有毛宋史

楊億字大年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

闕復奇光照室元史

闕復字子靖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年七歲讀書穎悟絕人用王磐薦為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元世祖顧和禮禮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

張起巖見蛇而生元史

張起巖字夢臣初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怒不見乃驚而誕元仁宗延祐間中進士首選

產異 產生之異常者

陸修妻產左脅六子事大類聚

陸修妻見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嬪孕而不育三年終其妻左

五人出右脅三人出

陳妻生四子見實事

石勒傳時有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絲四十匹

聾啞女生貴子事大類聚

隋文帝時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啞又聾嫁之不嘗嘗燕茶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講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於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後為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

祿山有光唐書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胡所居突厥中稱於  
輒華山虜所謂闕神者既而姓及生有光照宮廬野獸為  
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懷慶張欲盡殺之匿而  
免母以神所命違字輒華山

一產四子宋史

宣城民妻哲宗元符二年一產四子

一產四男宋史

徽宗重和元年黃巖民妻一產四男子

### 神異

神妙有不可言之異者

婦城竊藥奔月事之奇異

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婦城竊之以奔月月將往其室之於有

黃有黃占之曰寺廟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亡母驚母恐後

旦大昌婦城遠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參蟾氏負山遠曆事大類聚

止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

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

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惧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參蟾氏二子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虞公指日不落事大類聚

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

魯陽公援戈搗日事大類聚

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反三舍

吳剛竊伐月桂事大類聚

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月桂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  
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鄒衍繫獄盛夏降霜事大類聚

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為之降霜  
江淹曰賤臣叩心飛霜繫於燕地

子方祀龍教雷後漢

陰子方性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龍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  
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  
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陰識三世而遂  
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龍而薦黃羊焉龍神名禪字子郭衣黃  
衣夜被髮從龍中出知其名呼知可除凶惡宜市猪肝酒令  
婦孝

雷兒茶再用坐床事大類聚

吳榮再用為光州一日大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  
俄見有儒袴四人昇再用坐敗床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出

陶侃得校化龍吊者化鶴晉書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校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  
龍而去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欹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  
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及晉惠帝時侃為江夏太守以母  
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  
之

薛願以酒飲虹得金事大類聚

晉陸陸願晉安帝義熙初有虹飲其釜翁響便竭願釐酒  
適咽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孽日杜而豐富歲臻

魏獻帝見神使都北史

魏獻皇帝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累多出宣獻帝時人並號曰推演蓋俗云鑽研之義

魏聖武皇帝見神使都北史

魏聖武皇帝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累多出宣獻帝時人並號曰推演蓋俗云鑽研之義

齊神武夢履星北史

齊神武高歡自隊主轉為使嘗乘驛過庵與雲霧晦冥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鷹者每行道路往來輪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

雷公逐劫事大略

唐玄宗開元末武勝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遶灘上靜江之夫以石投之申蛇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有大曰許雅陽斬蛟第三劍云

王貴遇神獲玉寶宋史

太宗太平興國中澧州卒王貴嘗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虛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

深志之遂復夷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至真宗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還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倣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睨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至印也大曰國王趙萬永寶

雷靈異 神靈有感之異者

蕭獻感神破賊南史

梁蕭獻封臨汝侯為典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醉祀靈輿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獻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遣禱諸教是日有田老達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哺騎驟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諸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傷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獻大破苟兒獻在州頗僭濫客還內還者皆檢不置連捕武帝未知之以此為愆還都而憂愧成疾卒謚曰宣以與神交也

青春靈異事大略

唐玄宗開元中河西騎將米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戰而旋未嘗中鋒錫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入寇復生口數千



竇帥今譚問衣太蟲皮者爾何不能害書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軍也書春乃知劍之有靈

### 怪異

非常之事可怪者

防風神貫其心事大類聚

高誘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終南方

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刀自貫其心而

之瘞下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膏國括地圖

狐突適申生左傳

僖公十年晉惠公改葬其太子申生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

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

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

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失之曰帝許

我訂有罪矣敝於韓

蛇出泉宮左傳

晉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

未春美蹇敗泉臺

殺諍後蘇左傳

晉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見命晉伐秦晉人獲秦諍殺諸絳

市六日而蘇

鄭人見伯有左傳

魯昭公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即展禽魯公二

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錄刑書之歲昭公六年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

壬子六月三日余將執帶也明年壬寅六月三日余又將執帶也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濟平之月正月壬寅公孫敗卒國

人愈懼其明月二月子產立公孫洩九月子孔及良止

伯有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

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鬼鬼強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猶能憑依於人

以為淫厲况良霄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墓爾國而三世執其

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驟

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師曠對石言之故左傳

魯昭公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

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周惠王時神降說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

對曰有之國將與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

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無職暴

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

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

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

女子浴乳於渭橋事之類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恩上祭記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廣陵三水赤龍舞之怪前漢

廣陵厲王胥武帝少子燕王旦母弟也宮園中養樹坐十餘豎豎正赤紫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豎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象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后數月視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祭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訊問

洛陽婦生子兩頭後漢

洛陽婦生子兩頭後漢

漢哀帝時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後自願為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行義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

杜陵殿虎文衣出匣自立前漢

王莽地皇元年杜陵便殿乘輿與虎文衣發藏於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變地吏卒見者以問莽惡之

蔡邕言天授觀事之類

漢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牛騰起奮迅長十餘丈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授也

大風雨數澤卓塚後漢

董卓字仲穎獻帝時為太師凶毒至其司徒王允謀於呂布刺

殺之其時李傕等葬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殮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卓墓流水入陵漂其棺木家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打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焚柩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開戶尸閉大風復破其冢

越王女贈墨事之類

漢王助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甯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

梨根出血魏書

魏太祖曹操使工蘇越從美梨根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遂逐寢疾卒

殉葬女復生魏書

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周王家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魏明帝青龍三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蜀王娶好男

成都大夫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之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掘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今之武擔山是也

龜樹相語事之類

吳主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止之龜便言曰將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事畢小即歸曰我欲拘繫方見君雖盡南山之熊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乎也傳識必

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汝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其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京龜猶用桑樹野人故呼龜為元緒

### 吳兒言三公鉏吳書

吳主孫休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余年可六七歲衣青衣從從群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尔群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而問其故兒乃答曰尔惡我乎我非人乃螢惑星也將有以告尔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尔去尔疎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頃而沒時吳政峻急

### 吳孫峻後主理於石子岡歸命侯孫皓即位甘露中將欲改葬之

### 墓靈出見吳書

吳孫峻後主理於石子岡歸命侯孫皓即位甘露中將欲改葬之墓相亞不別識而官人頗識主亡時所着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束頭戴白袷裳丹縵絲履從石子岡率而而以手仰膝長太息少住須臾進一象上便止徘徊良久杳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取服如之

### 柳榮時縛軍師吳書

張悌吳主孫皓時為丞相魏晉伐吳悌督軍迎之有柳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間之榮曰上天此斗門

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比遂使去榮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曰悌戰死榮上晉元帝時猶在

### 鄒湛見鬼稱名晉書

鄒湛字嗣南武帝時為國子祭酒初湛嘗見一人自稱執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貽焉其中必有死人執舒仲者子舍西土堯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祿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 劉兆與異客共談晉書

劉兆字延世武帝時徵辟不就嘗有人著犢鼻褌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兆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而非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 陸雲寓宿談老子晉書

陸雲字士龍惠帝時轉大將軍右司馬嘗出行還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見屋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室便寄宿見一老少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 樂廣按狸絕怪晉書

樂廣字季輔惠帝時為河南尹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

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戶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謝鯤獲鹿絕怪書

謝鯤字幼與惠帝時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枝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惶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脚斷視之底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司馬騰得玉馬書

司馬騰字元邁惠帝時為并州刺史初騰發并州穴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未獻之後以功封新蔡王

卞粹見兩眼書

卞粹字玄仁惠帝初為尚書郎正直不阿及長沙王義舉權粹

立朝正色義忌而害之先是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

阮瞻作無鬼論見鬼書

阮瞻字千里仕懷帝位清虛素放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暄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頭更消滅瞻默然意色大驚後歲餘病卒

甘卓照鏡無頭書

甘卓字季思元帝時假節督湘北諸軍鎮襄陽王殷反殷王承遣鄧粲說卓卓乃率兵次猪口殷大懼卓性不果殺年七多疑聞王師殷竟不顧還鎮自是舉動失常一日自照鏡不見其頭親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照鏡清而悲

云金櫃特難是以悲鳴何無忌勸卓自誅卓特更復復開諒輒怒周處客承教意害卓于寢

溫嶠燃犀書

溫嶠字太真元帝時加建威將軍都督護前鋒軍事討石勒及明帝即位拜侍中參機密後平蘇峻還武昌王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潭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看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發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

埋婢復活書

于寶晉元帝時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寶父先有所寵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時兄弟年小

不之審也復十餘年母夜開墓而婢伏棺如生

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言其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懷之生子

病死復蘇書

戴洋字國流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還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貴人所識及長還善風角為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素為臺吏知兵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湖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祠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復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晉元帝時張閭舉洋

丞相令史

坦之死兆晉書

王坦之晉孝武帝時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勸伯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長民見巨手晉書

諸葛長民安帝義熙中桓玄引為參軍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滅去輒復出又擣水

王綏家墮頭晉書

王綏字彥猷厚自矜遇實鄒而無行安帝元興中桓玄篡以為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沱後坐父愉之謀與弟並被誅

劉聰時犬豕升坐晉書

後漢主劉聰稱帝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新隼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

劉聰時犬豕升坐晉書

偽漢劉聰時平陽飢甚司隸部人奔于魚州一十萬戶石魏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

有豕著進賢冠升龍坐犬冠武冠帝綏與豕並升俄而聞死駭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誠懼之心

劉約死而復蘇晉書

漢主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祖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聲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海貢天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人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適遇一國曰荷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未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荷尼渠餘國

樹中蛇作人言晉書

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後約既死至是而畫見約聰甚惡之謂其子黎曰吾寢疾懷煩怪異特甚佳以約之言為妖此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矣及聰死與其子并葬焉

樹中蛇作人言晉書

燕主慕容熙時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

敬宣見怪而史

劉敬宣為右軍將軍會宋武帝西征參軍司馬道賜等謀殺敬宣其下佐吏悉討賊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怪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月間

並欲壞項之而敗表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

甄法崇致死令訴米南史

甄法崇於宋武帝永初初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縣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兄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遂謝下席而法崇為附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

鬼殺弘微南史

宋文帝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謝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顧琛立白馬廟南史

顧琛宋廢帝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

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都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眾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微因替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疑死見形南史

齊豫章文獻王疑高帝第二子也疑覺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晉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瘥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晉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弟後園乘腰與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攝

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間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安人被祟南史

李公齊武帝時遷尚書左僕射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付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為崇謚肅侯

秋夫療鬼南史

徐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弘獸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聞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齊東晉永元中為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慘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屠法鬼諸為易人某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談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都后化龍南史

武德郡皇后齊高帝建元末嬪于武帝生女三人年三十二而殂武帝踐祚崇為皇后后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庫虛金疑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周興嗣遇妖南史

周興嗣字思纂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黃王言終不



測所之梁武帝天監初拜安成王侍郎

侯景為湘州書南史

梁豫章王蕭棟即黃帝位天正元年十一月侯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圖置承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背都下左右所無咸使驚異射之不能中

梁元帝龍蛇出見南史

梁元帝承聖三年三月主叔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孝元帝又與宮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前群小蛇隨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墮落帝帽上

梁元帝龍蛇出見南史

卷九

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可御看與復見小蛇紫屈與中以頭觸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及城壕中龍騰出煥爛五色鍊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群魚騰躍墜死於路道龍處為窟若數百斛圖舊大城上常有龍氣至時稍復消歇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而天下大亂人復有龍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還禍

陳高祖殿前龍跡南史

陳高祖朝光永定三年春正月丁酉夜大雪殿前龍跡見甲子廣州言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

宣帝時異物出見南史

陳孝宣帝項太建二年夏四月有群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

淮至于青塘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出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餘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燒人家

後主怪異數見南史

陳後主時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言多驗得酒醺醺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泉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鄴城無故自壞青龍出建陽門井涌霧赤地生黑白毛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道後主又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摘樹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為血有血雷階至於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其林下捕之不見以為祇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禳之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

石佛舉頭北史

魏孝武帝位以虛辯為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寺浮屠成孝武舍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魏孝靜時未生銅研北史

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夜未生於魏帝銅研且長數寸有種

教曹首領當鵠巢北史

高昂字教曹仕齊神武封京兆郡公昂與周文武戰敗為奴所殺神武如殺肝膽西魏聞教曹死購得教曹首布絹萬段尋歸高教曹首領可識先是有鵠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

亟至置正當案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教曹夜來旦去有若生  
平傍人草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為南兗  
州刺史追慕其恩為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圻裂改而更作裂  
如初見者咸稱神異

壇墳有車軌之轍北史

齊後主武平四年四月癸丑祈皇祠壇墳之內忽有車軌之  
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權會失路北史

權會本貧生無僂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駟會夜出城東門人有  
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  
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  
人忽散去會亦不覺駟駟迷罔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

韓禽死作閻羅王北史

韓禽字子通隋文帝時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禽厚無何  
其隣母見禽門下僕衛意感有同王者母恩而問之其中人曰  
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驚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  
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捷之禽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

構堂待考之北史

辛考之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隋文帝開皇  
十一年州人張元來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  
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考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考  
之聞而不悅其年卒

韓禽死作閻羅王北史

韓禽字子通隋文帝時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禽厚無何  
其隣母見禽門下僕衛意感有同王者母恩而問之其中人曰  
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驚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  
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捷之禽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

作閻羅王亦足矣因憂疾卒

蛇作牛聲事大類聚

隋煬帝末李客及王世充領兵討之夜有斑蛇長丈餘向窺屋  
作聲如牛吼執杖者斬之明日戰大潰定馬歸國

狼首人知延陀且滅唐書

薛延陀唐太宗時延陀將滅有弓食於其部首延客帳中妻視  
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  
二人馬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  
此山下

明皇見道士大如蠅事大類聚

唐明皇一日於御樓上見一道士大如蠅隱隱而行帝叱之即  
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帝因賜名龍香劑

胡媚兒琉璃瓶之異事大類聚

唐德宗貞元中揚州坊市有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懷中出琉璃  
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施滿此聖瓶子則足矣瓶  
項如草管人與之百錢投之瑋然有聲見瓶開大如粟粒衆異  
之後與千錢亦如此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  
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綱至數十車綱人駐車觀之綱主戲  
曰尔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  
歷如行路然有頃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綱官大驚以捉媚  
瓶破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  
兒部領車來趨東平而去

青竹安弱懷事大類聚

唐憲宗元和初市有披麻短女子長三尺許咄咄著有所為

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不放伊忽一日遇一小兒徑前去其衣乃一青竹安觸骸耳

柳公權見造雷車事大類聚

柳公權唐憲宗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闐因潛於窻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畫圖者久之之一噉氣忽斗暗失其人兩目遂昏焉

杜鵑花報開期事大類聚

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或見女子紅裳艷粧遊於花下俗傳花神周寶唐僖宗時鎮浙西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寺花開可副重九乎曰可乃前期往女子來謂曰今為道者開花至九日爛熳

袁象先積錢有聲五代史

袁象先梁末帝貞明中遷平盧軍節度使象先在宋州十餘年誅歛其民積貨千萬唐莊宗滅梁象先來朝其資數十萬路左右由是內外稱之象先卒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不分諸子而悉與其子袁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亦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范魯公鬼携扇去事大類聚

周太祖自鄴舉兵向關京師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豕恭恭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寬民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祔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恭肆中見者扇亦在其

手中公心異焉

南漢宮井石立行五代史

南漢主劉鋹立大寶年間芝蘭生宮中野獸觸踐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群臣入賀

生子兩頭四臂五代史

南漢主劉鋹時交州兵昌文卒其佐呂虔坪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劉州丁璉舉兵擊破之虔校總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

女里見巨人連史

女里字涯烈家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穆宗應曆初為習馬小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

懼我地抵也薛爾母於斯當速詣關必貴女里從之

金海陵女為妖所憑金史

金海陵正隆元年五月辛亥脩容安氏聞女御為妖所憑奔祿宮中命殺之

王旦至官怪為之去宋史

王旦字子明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父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縣舊傳有物怪憑屋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群鬼嘯吟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李濟聞詩知死宋史

李濟宋人也真宗天禧中忽語諸子弟子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世遂終取靈集

七十編泊書畫付諸子但家人置酒頃之卒

周論君謨蛇精事文類聚

魚周詢家仁宗時知安州一日宴于園中園吏見大蛇垂欄楯上就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為蛇形人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檻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敵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為蛇精

大風旋民居入雲事文類聚

宋神宗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蓋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累蛋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悉去復墜地死傷者

事文類聚

三十五

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為丘墟遷移今縣

文同死與公度話宋史

文同字與可神宗時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後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于話公度意以話為盡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盡也同曰吾聞人不要語者舌可過界即吐其舌之盡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黑青八宋史

有黑青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

包恢沉妖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沅妖效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

雷龍顯異宋史

蕭雷龍理宗景定中權衢州北兵簿城雷龍奔開被獲送權縣尹劉聖仲聖仲始以私怨殺蕭雷龍至是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船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錢義方如廁見神事文類聚

待御史錢義方居常崇第夜如廁忽見淺頭青衣數人來逼義方曰汝非郭登曰然余乃廁神每月出巡

洞微感龍來問事文類聚

事文類聚

三十六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雄雌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高鬚火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浪平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曰何以知之其人曰吾乃龍也化為雙龍飛去

僧問禪師龍來謁事文類聚

僧問禪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謁問曰我龍也以疲惰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俄失所在聞視坐榻旁有小蛇尺許延線入袖中屈蟠夜風雷挾坐榻電碎雨射山岳為搖而聞危坐不傾連旦晴霽垂袖蛇墜地而去

九子化龍事文類聚

張公諱路斯以明經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嘗釣于焦氏臺一日見釣處有宮殿遂入居之自是歸輒體寒

而渴問其故曰我龍也。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絲網。而鄭青絹。明日九子射青絹者。中之九子皆化為龍。事見唐布衣趙耕之文。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

楊道和格霹靂事文類聚

楊道和。中值雷雨。至桑下。霹靂下。掌之道和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鬼化為羊事文類聚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答云。唯不喜人唾。定伯便擔鬼着頭上。急持行。徑至市中。下着地。化為一羊。唾之。恐其變化。賣之。得錢千五。

獼猴化為女事文類聚

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阿湖。值風不得行泊。旅際見一少女。乘船來。菱舉。絳裙。衣荷葉。因問。女汝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有懼色。答云。子不聞何處。芳意。帶條而來。子忽而遊乎。返迴舟。理棹而去。球思之。即往。一船。船皆是有紫蘊藻之葉。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望見船。因問。云君由來。云。九湖中。採菱。女子耶。球云。道在後。後射。使若。願居。問。二湖中。常。有採菱。女。容色。道人。有時至。人家。結好。者。甚。眾。

玄台黑水事文類聚

張鋌夜行。逢巴西侯。置酒。邀玄丘校尉。至一人。天將曉。鋌持。籍乃一孤。卧于牀。

獼猴殺狐得書事文類聚

吳郡顧旂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吐吐。今年。蒙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穿。是。古。時。家。見。一。老。狐。蹲。家。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大。咋。舌。之。取。視。簿。書。悉。是。故。人。女。名。已。經。文。者。宋。鈞。頭。所。跡。名。有。百。數。旂。女。在。簿。次。

公孫淵犬冠幘上臺事文類聚

公孫淵。未亡家。數有怪犬。冠幘。緋衣。上臺。

叔堅不殺狗怪事文類聚

桂陽太守。汝南。叔堅。少時。為從事。狗。如。人。立。行。家人。皆。言。當。即。殺。之。叔堅。云。犬。馬。論。君。子。狗。見。人。行。効。之。何。傷。叔堅。為。縣。還。解。冠。榻。上。狗。戴。而。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經。挂。着。耳。狗。又。於。窻。前。畜。犬。家。益。恒。管。復。云。兒。婦。在。田。中。狗。助。畜。犬。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他。異。叔堅。終。

事大位

宋替焚燈祭事文類聚

宋潛為甘陵巡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唱曰郎行久不歸憂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窗雨遂滅燈趙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獨身彭城郡今郎觀光上國孤眠暗室故來相伴明夜又來唱一自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肌膚小秋夜迢迢更漏長守盡無燈天未曉後又曰獨倚朱扉草葉傷嗟良夜暫相親如今且伴才郎宿應為才郎盡此身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唱曰向曉臨窗掃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解夜夜偷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燈燄耳焚之

竹園為祟事文類聚

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見車馬  
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槍劍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  
望其園門輒然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  
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問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  
其家亦無患害

孫畫師見怪遺錢孫光輝

明州有畫師姓孫因在州中執筆次舉首見梁上一人長數寸  
拜之遂下如常人云無惟我略到此就同房寄一宿切不可泄  
其事言訖而去夜却來孫莫測之可人三更寤然不見遂巡左  
手挈一人頭右手持錢五兩來謂孫曰勿為宿債將人首騰空  
而逝及曙有掌庫者失其首其錢即房內者遂告納之

僧全清治精地孫光輝

緬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訣役鬼神之神術時有市  
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晝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  
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永之五絲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咒  
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  
明言之如虛妄樣成微塵云是魃鬼頃度春日於禹廟前見伊  
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頭倒鬼鬼奔迷和尚懷捨之即自逾境不  
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瓦側外以鞭驅  
約草人入瓦中吻吻有聲紙之鬼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  
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痊愈全清宏宏士馬  
之際人皆逃遁其人見理軍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瓦破見雄  
突然飛出立於桑抄庵遲遲引毛作人語曰被追和尚禁却今方  
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金樓子泛言怪物孫光輝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  
皆不為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鴉兒人排窗鑽入石  
壁中其石自合鑿明子嘗聞外舅說頃歲莊墻間發光尺餘時  
暮兄弟中有不寧者眾謂之怪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  
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  
咎

陸承澤遷居日全孫光輝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才貌兼中蒙其而入門氣息穢惡云  
耐此輩常鞭撻人問曰何者即息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  
起中過一匙關竈首其年陸遇害

杜昭遠妖物盡見孫光輝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盡見狗作鷄鳴嘗一日架上雙筆  
舞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為崇能自書年右一筆倒視中讀  
其毫於案上大書一錢字其年杜陷大辟

物異

物有非常之異

精衛填海事文類聚

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  
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顯頤畫影事文類聚

顯頤高陽氏有畫影似騰空如若四方有女此影則飛赴指其  
方則赴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黃帝雄黃去蛇事文類聚



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與黃帝將登馬廣城子教之佩雄黃而蛇皆去

太戊時桑殺生於庭事文類聚

殷太戊時有桑殺生於庭皆而生此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殺自亡

爰居止魯海多大風事文類聚

海鳥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三日風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

京豕化龜獻璧事文類聚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豕不居非人

便不珍今年百二十夫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大如沙磧

足如不勝其體甚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烹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伏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燕相游至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

黃龍見井中事文類聚

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人家井中又曰文帝時公孫臣以漢土德黃龍見至十五年黃龍見成紀下詔召臣為博士

蛙聞起兵事文類聚

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俱聞是歲四月將軍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

蚩水之精事文類聚

蚩水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蚩尾非也

青蚨塗錢事文類聚

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滕脩蝦蟇事文類聚

吳後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詔脩蝦蟇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蟇長四五尺封以示脩脩乃服

蝦蟇化為螺事文類聚

衛瓘晉武帝太康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而行

蟪蛄見誅

一落生十二捕事文類聚

平西將軍庾亮送橋十二實共一帶為瑞異群臣畢賀

兖州赤黑蟻交關事文類聚

後魏獻文帝時兖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關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東魏孝靜時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關

揚州進水心鏡事文類聚

唐玄宗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皆有盤龍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說鑄鏡時白眉垂至肩衣白衣有童子童衣黑衣呼為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為汝鑄之得惟帝意遂入玄冥入爐所為戶三日戶開呂暉等搜覓已失

龍護及玄冥所在鑪前獲素書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  
遂降祉斯鏡可辟邪惡萬物泰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  
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與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  
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  
大旱不雨葉法喜喜祠鏡龍於凝陰殿頃更雲氣滿殿甘雨大  
澍

德裕醒石事文類聚

李德裕唐武宗時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  
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政和花石事文類聚

宋徽宗政和間建艮壑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雲壁  
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

入千夫昇之不動或啓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

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  
半頃刻至苑中

零陽異石事文類聚

石屏出零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宋高宗紹興壬午間有  
宗子色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紋若峯  
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鑿取益衆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  
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

常山蛇兩首事文類聚

常山之蛇名曰率然一身而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中  
則兩頭皆至

郭林宗擊石集鳥獸事文類聚

太白山隱士郭休所居有白雲亭客至則擊一石其聲清遠山  
中鳥獸聞之群集亭下以為之號喚鐵

野狐化人

野狐名氣夜擊尾出火將為怪必戴鬚髯拜北斗鬚髯不墜則  
化為人矣

放龜來謁事文類聚

章丹未第時於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龜甚大丹心異之贖授於  
河後有元長史名濬之來謁即此龜也

螺食貧女事文類聚

南康有女採螺為業夜宿亦上聞風雨聲見衆螺張口而至亂  
吸其肉明日唯有骨在焉因號其地為螺亭

獅子搏象事文類聚

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千  
里外哮哮啾啾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奔走踴躍至絕既而  
四巨象越馬而至以鼻卷泥數數噴鼻偶立俄有獅子三頭崩  
石折木直搏四象以殘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衛公蝴蝶事文類聚

衛公得峽中蝴蝶翅闊四寸餘深褐色每翅上有二金眼  
大龜吞氣事文類聚

龜化人

龜化人未見事文類聚

張鉉見巴西

張鉉見巴西飲酒命樂久之有告者曰洞玄先生在門言訖  
有一人被黑衣頭衣而身甚廣揖之與坐曰天將曉鉉悸悟見

身卧在石龕中一龜形甚巨乃向所見洞玄先生也

天台人獵異獸在光緒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雖非怪也雨則縣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獸鼠曼情識弱虞

災異 災殃之異常者

魯莊牲鼓非常左傳

魯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慫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晉沙鹿崩左傳

魯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災亡國

隕石問祥左傳

魯僖公十六年春正月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星字在辰禪龜言火事大類聚

魯昭公十八年有星字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卦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往慎曰在宋備

陳鄭鄭禪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璣璣王環鄭必不大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也龜焉知天道遠不與亦不大

長弘勉君左傳

魯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象之矣東王必大克

昭子辨日食乃旱左傳

魯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眚于日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晉太子夷齊雷震左傳

晉愍懷太子通被廢惠帝為制斬袁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官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悼蓋飛裂

祖逖妖星見而卒事文類聚

祖逖晉元帝時為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王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逖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逖意甚怏怏感激發病有妖星見俄卒于雍丘

成帝感星懼廢晉書

晉成帝即位居尊拱默常懼廢先是熒惑入太微而海西廢及是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邾超入直帝謂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叛經

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

蕭紀殿柱生花南史

武陵王紀字世詢梁武帝第八子也紀頗學觀古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數叱天道推牀牀問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對無觀元帝以劉暉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特借號狀惟不一內察相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暉唐可愛狀似荷花詩者曰王敬狀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中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利中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魏孝武時夢感入南斗眾星北流群鼠浮河向郭梁武跪而下

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懸曰虜亦應天象乎

隋煬帝變異北史

煬帝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暉帳驅不能止受感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楊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

姚崇捕蝗教數事大和集

唐玄宗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詩云東昇火火此除蝗之義也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若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苦請之曰聰偽王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若水俱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嘩崇曰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慎曰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不

如百姓何殺虫救之禍歸於崇不以諫公也蝗害訖息

天鳴而雨事更始集

唐僖宗中和三年浙西天鳴聲如轉磨無雲而雨占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

天降災殃以警隱帝五代史

漢隱帝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又問禳除之法延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乃召僧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其知其然而帝方與李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度語相誦戲放紙為子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

真宗時飛蝗赴海宋史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安州水漂棧閣甲寅雨雷諸路捕蝗丁巳詔以旱蝗得雨宜務穡省事及罷諸營造戊午禁諸路貢瑞物戊辰貴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孫甫疏災源宋史

孫甫少好學仁宗時舉進士遷太常博士政右正言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災驗上疏曰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急於政事京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青之怪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占也後當也四夷也三者

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奸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

胡宿上言災異宋史

仁宗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胡宿時為起居注知制誥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迺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

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至則果以貝州叛

錢彥遠奏大水之由宋史

錢彥遠字子高仁宗時授直學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官省宿衛未幾有挾刀犯詔門者特賜彥遠五品服

任伯雨正論宋史

任伯雨字德翁徽宗時為權右正言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大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脩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告赤祥

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垂氣異象轉為休祥矣

顏師魯陳言宋史

顏師魯字幾聖孝宗時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扞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歸省悟願諸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才形上疏其言

何異字同叔光宗時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

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應生兵妖佞冒不悅改知慶州兼本路安撫異以愛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糶米糴糶立徭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咸月酒時

宋史

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其符有兵字旬猶以寶璽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尋賜果版

宋史

宋德之字宗慶元二年遷編修樞密院時兵燹有萌會赤雲見

太陰犯權星未決日內北門鵠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其之奏雖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災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水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對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蒲鎮之禍基於此矣

寧宗時臨安四日大火宋史

寧宗嘉泰元年三月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夏四月辛巳臨

有司賑恤被災居民死者給錢疎之壬午下詔自責詔樞密院  
嚴禁衛班直及諸軍營棚焚燬之數癸未避正殿減膳甲申命  
臨安府察姦民避火者治以軍法內降錢十六萬緡木六萬五  
千餘石賑被災死亡之家

### 遇異物

偶遇異物者

鮮于瑤得楠旄石璽南史

齊郡人鮮于瑤所食修造常山採藥拾得五色楠旄又於  
地中得石璽竊盜之瑤先與妻射室望瑤所處常有異氣蓋以  
為神

### 異兆

異常之兆有應者

無兆兆應事大類

魯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水注時天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不  
能制謀罰不行周失之舒泰失之急故周衰無米歲秦亦無  
年

齊桓公征孤竹見神人說此

齊桓公征孤竹未至卑耳銘中十里關然而止雖然而視  
項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衣  
物具焉衣袂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  
前前者導也左法水者則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  
遺水表之從左方度至蹕從右方渡至蹕已渡事果濟桓公再  
拜管仲馬前曰伯父之聖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  
之聖人先知其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承教非聖也

### 襄子神授竹書史記

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  
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適曰為我道  
趙母卹原過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刻竹有朱書曰趙母  
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位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  
亦立我百邑余將為一林胡之地至于後世日有仇王赤黑龍  
面而鳥喙晉陽大厓大骨修下而馮左社界桑林有河宗  
至于休瀾諸侯之伐皆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  
家攻晉陽襄子請韓魏合謀以三月丙戌反滅知氏共分其地  
遂祠三神於百邑

陸西青小大有微事文類聚

漢高祖時樊噲曰漢實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見有  
是乎賈曰目明目明食物得錢財就轉瞬而行人至蜘蛛集  
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

宋書馬去歲職書

宋傅為大司空因奏御史大夫成帝時何或建宜立三公  
官帝以御史大夫何或為大司空傅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  
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樹樹常有野鳥數十棲宿其上晨去暮來  
號曰朝夕鳥焉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初傅以御史為丞相  
封陽鄉侯拜於何或受策有音如鐘聲

公孫述在蜀欲討蜀有人語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

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手會  
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學文曰公孫



帝後漢光武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

書生指葬地後漢

袁安字邵公仕漢章帝時為司徒初父沒母僕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襄平社生大石使漢

公孫度為遼東郡守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獻帝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

管寧神祐紀

管寧字幼安避地遼東積二十七年及受魏徵將家屬歸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

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遇異言三歲之壽經書

華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項兩吏詣門辟易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藉當定奈何得佳乃前向歆拜却出並行語曰當與幾歲一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之果已死魏明帝時歆至太尉

張掖寶石負圖三國志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一騎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闕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珠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

西據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

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六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宇六金宇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等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鷄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切蒼質素章龍馬麟鳳皇皇仙人之象繁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大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中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底池縣出蒼石三國志

魏明帝青龍三年底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踊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馬八卦玉珠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繫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微如玉焉

高貴卿公黃龍見井經書

高貴卿公髦甘露四年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司馬昭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勉見而惡之役為司馬昭所賦

魏元時大人出見管書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陶侃擇葬牛眠其地晉書

陶侃字士行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往過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蓋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侃至晉成帝時侃都督八州諸軍事進位大司馬

黃河生龜晉書

晉簡文帝時黃河中舊不生龜時忽有得者以獻石季龍佛圖澄見而數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

馬氏吞星桓玄晉書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姊溫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

陸紀封公晉書

陸隆字玄嵩初在母孕十五月而生既長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偕于漢主劉元海元海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

劉均占終南崩玉晉書

前趙主劉曜光初中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等語小袁因曜喪嗚呼嗚呼赤牛奮刺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為勸滅之徵曜大悅嘗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為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通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勸躋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等者歲之次名作等也言歲馭作等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國數歲在子之年名玄趾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刺謂亦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趾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子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滅語蒸蒸欲陛下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遐周旦盟津之義捐削歸公夢廟之吉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警說詎因祥瑞請優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符洪蒲生五丈為氏晉書

前秦主苻洪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

蕭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為氏焉

姚長神光晉書

後秦主姚萇字景茂前秦主苻堅以其為楊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渡水旁上有神光燦然左右咸異之

馮跋所居雲若樓閣晉書

北燕主馮跋字文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二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語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

素弗水瀆取金龍晉書

馮素弗北燕主馮跋之弟也與從已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

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恐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賊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潛入龍城遂殺慕容熙立高雲為主署跋大將軍錄尚書事跋譙辭條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禹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勿言雲為其幸臣雖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觀變帳下督張泰等奮劍斬班衆推跋為主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前晉孝武大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子昌黎不徒舊號即國曰燕建元曰太平尊祖父母為帝后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弟素弗等皆爵

郭廣言白額駒生晉書

西涼王李暠字玄盛少而嘗與太史令郭騰及同母弟宋繇同宿屠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有國土家有駟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後涼王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李玄盛為太守敏尋卒燉煌軍馬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素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騰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

劉裕得樂南史

宋武帝劉裕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聲曰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劉裕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裕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經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裕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裕先惠手劍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黃藥因留與裕既而忽亡就以黃敬傳其創一傳而愈實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傳之並驗

蕭思話斗獲殯在兩史

蕭思話宋文帝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禁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殯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地中如鏡南史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蕭惠明見長人南史

蕭惠明字明帝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下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鄉里曰孔李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積薪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興世洲嶼南史

張興世字文德宋明帝時龍驤將軍歷雍州刺史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敬則腹下生乳南史

宋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

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

南史

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各長數寸身騎五色獅子又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既陽令初至既陽縣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為漆棺敬則呼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吏入縣收此棺葬之宋明帝時以敬則為直閣將軍

夜見三人墜家門南史

到過宋後齊帝元徽中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遣猶豫見殺適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壺啟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

劉后不火自然南史

齊高昭劉皇后嚴整有軌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

毅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過家奉祠兩日陰晦天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妙胡麻始後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宋明帝泰豫元年祖歸葬帝慕則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鋪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

齊高帝應夢南史

齊高帝應夢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于後及崔景景之過長沙宣武王入援至薤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駭化為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衛士為現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未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現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現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高遂去郢之雅中途遇疾且死謂同

王晏多異致敗南史

王晏字休然一字士彥齊武帝時為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栖鳳之義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椽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椽子猶紙內搖動輒有聲又於止山廟齋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

江淹薪薪得報南史

江淹字文通齊明帝時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持歸以供養其母曰此汝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待

子 176-736

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蕭衍用兵間神語南史

魏將王肅劉景文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帝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蕭衍為偏帥隸廣之行次廣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綠江呼曰蕭王大貴衍既屢有微祥心益自負時去誕百里眾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行欲大振威畧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雄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眾懼莫敢援之惟衍獨奮請先進於是廣之益衍指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未脅衍堅壁不進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蕭管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行曰此所謂瑞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衍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起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鋒野得肅和巾箱中魏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表吾有也

蕭綸烹牛赤蛇繞口南史

邵陵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梁武帝第六子也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政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齊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於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帷帳無何風起飄沒于江

僧辯隕星如車輪南史

梁元帝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率巴陵諸軍公汎討侯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鵲洲水中景開之信道歸建鄴

仲舉見神光蓋恭南史

到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舉為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蕭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事蓋恭

王琳屋脊赤蛆化血螭南史

王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

余朱新與後魏孝文帝太和中和繼為首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

頭有兩角呪之求畜以蓄息自是牛牛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祿獻私馬乘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

高歡遇人能暗相北史

高歡遇人能暗相北史

劉子常得一白鷹與高歡及尉景蔡儔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逐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先俱死歡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一人出持歡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獵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偏捫諸人言皆責而指麾俱由歡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李廣神出過疾北史

李廣字弘基齊文宣帝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時共瞻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齊末亡兆北史

齊河清末武成夢大蜺攻破郢城故索境內蜺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蜺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警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皆狹細名曰畫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蔡景王驗墳柏榮齊北史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惟整及滕穆王瑒與帝同生次造宣王高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單功賜爵開府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

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裁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

元進護石不見北史

元進隋煬帝時人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吳郡朱安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以崇崇俱為儀射署百官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漸靡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

樹介為兵象事文類聚

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劉向以為木少陽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來故得雨而冰亦謂之

樹介介兵象也

魏地忽高三丈唐書

朱滔武俊等共議立建國號並用天子正朔祿山思明皆起點俄而覆滅以冀亮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唐德宗建中三年十月庚申為壇祀天偕為王滔為盟主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為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冊遣正值其所

烏不復集唐書

柳仲郢字論蒙懿宗時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為集外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

王審知祝釁果躍于地唐書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為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  
因家焉世以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別行全  
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聚陳置軍  
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康復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  
它日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畧潯陽潁水  
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畧道馳約  
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知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  
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  
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  
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  
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  
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  
左右數十人伏叢野中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為將軍辭

冰紋如畫當有兵難事文類聚

唐昭宗景福中滄州城墜中冰有紋如畫大樹華葉數時八  
以某地當有兵難

熙載遇史勉仕宋史

石熙載字延績初游學時為養負米嘗行高陽道中遇一叟熟  
視熙載曰真人將與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幕  
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篤方將倚以為相俄遘疾不  
起

樊崇二家樹異宋史

樊崇溫陝州芮城人崇恕是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真宗  
大中祥符中景溫樗樹五枝并為一怒是家榆樹兩本自合兩  
家感其異因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兩電如人首事文類聚

宋神宗熙寧中河州兩電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茨或人頭耳  
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投首者甚衆豈  
克勝之符豫告耶

公集事卷四十一

九十六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五

紀異門

異見 非常之見者

王盱見白布相告前漢

王莽即真天子位號曰新時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東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母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

吳芮屍久不壞紀事

吳綱為鎮東將軍長史魏文帝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墳於臨相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復發者見吳綱曰君面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周勤見府公責賈充晉書

周勤武帝時為賈充帳下都督後帝常遣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時勤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運動驚覺聞充及出尋索忽觀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感吾

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點爾而不去又使庾純嘗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聞聽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賈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牛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石勒遇異人晉書

後趙主石勒嘗與苻平人師懼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父老忽然不見

王猛貨春見高神晉書

王猛字景畧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嘗貨菴於洛陽乃有一人責買其菴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責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價菴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秦上符堅後以猛為丞相尚書令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孔靖遇貴南史

孔靖字季恭宋武帝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賔給甚厚

王懿火事免難而史

王懿字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叔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更復米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慕容垂莫知津道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街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叔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宋武帝受命遷徐州刺史

梁武遇老人南史

竟陵王子良字雲英齊武帝第二子也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梁武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將馬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相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八月龍濱有一老人謂梁武曰君能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蕭衍取郢見毛人南史

梁武帝蕭衍攻郢城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資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自可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榮大何嘗不吠堯

何胤見異人卜居南史

何胤字子季梁武帝時徵辟不就給白衣尚書祿又勅山陰廬

錢亦不受初於山東受學衡陽王元簡深加禮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下馬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後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衡陽王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何胤見僧授函書南史

何胤字子季初出與開善寺云法師會于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來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香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閑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末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賀德基逢婦南史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歲冬止衣袂褐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中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至陳文帝時為尚書祠部郎中

文宣見天門北史

文宣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

述祖見百騎皆拜北史

鄭述祖能齊文宣帝遷光州刺史述祖鼓琴自造龍吟十弄嘗夢人彈琴寤而寓得當時以為絕妙少時在鄉里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

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  
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盧光獨見桑門止史

盧光字景仁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帝狩於檀臺山時  
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  
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  
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

段暉贈木馬騰空而去北史

段暉字長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  
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  
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賴子厚贈無以報德  
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馬騰空而去暉乃

合事卷五

自知必將貴仕西秦主乞伏熾盤為輔國大將軍凉州刺史御  
史大夫西海侯

楚漁人見獸如猿事文類聚

唐代宗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鉤為物所掣  
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  
腥穢不可近

孩里胡馬見異史

孩里字胡筆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始見  
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  
里升階侍讀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誤執汝讀上書官至使  
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墜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  
驗

陳亮咨見老叟報風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陳亮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  
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  
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怙然俄黑雲起於天末  
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  
叟曰其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  
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  
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  
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  
去

劉安世家內如生宋史

劉安世宋哲宗時為右正言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  
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霹靂破柱神色不變事文類聚

夏侯泰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  
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

劉居中見蜥蜴為電事文類聚

劉居中至嵩山顙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食之撫  
摩其身滋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就取水繞入口即吐雷  
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累疊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  
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

羊襲吉見天開享壽九齡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洞樓  
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乞

乞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樵者入山遇仙傳

甌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韻人乃尋之見一叟著草屨拄筇杖眉髮皓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伐薪爾其舍宇床榻皆同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約叟曰今日為客看黑班不得遲持牒者應喏而去樵者餓求飯叟呼喚芝備餐來遂巡一雙鬟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窄紅綃之服擊一盤其光可鑒內亦是常食物叟自啖一棗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棗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林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回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叟歸家逾年矣

### 異遇

偶遇神人者

張良遇黃石授書前漢

張良字子房秦始皇時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為其老過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登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過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

習誦

王勃遇水府君助風唐書

王勃字子安唐高宗時人也六歲能文詞章蓋世年十三侍父官遊江左舟次馬當登岸閑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返回歸路遇老叟坐于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子有清才盍往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往吾助清風一席勃欣然拜謝問叟仙耶神耶叟笑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甘勃即登舟翌日味爽已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帥有婿吳子章喜為文詞公欲夸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客而出為之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公果授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公既

卷四

非意色甚不怡起歸內閣密囑數吏伺勃下筆當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亦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皆至以報公但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天才也項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既行謝以五百緡勃舟回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菲禮以答神休叟笑曰但過長蘆焚錢十萬吾有未償薄價也勃過長蘆如數焚之而去

### 異書

偶得古書者

蕭瑀得古漢書南史

唐璠字彥瑜梁武帝時始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瓢  
唐中有漢事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璠固求  
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  
非篆探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都陽王乾獻于東宮

### 異應

有非常之感應者

趙簡子疾中見異有驗史記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  
滯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  
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  
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

一黑朱我又射之中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  
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簡子  
召之曰請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  
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  
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熊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  
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熊  
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  
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  
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

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  
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鍾離意發覺知壁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時出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  
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衾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  
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  
也昔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  
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重仲舒護吾車拭吾  
履發吾司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朕  
馬

吳越不食巨魚獲報事文類聚

吳越不食巨魚獲報事文類聚  
吳越古吳縣一日江漲港士取以貨于市合縣食之有一  
老姥獨不食過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  
石龜目亦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歎之  
以朱傳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  
山而免

百里駕車行雨至事文類聚

漢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內旱蒿行部車所經甘雨輒降

廖氏故宅飲井水得壽事文類聚

抱朴子曰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子孫殘折池人居其故宅  
復累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亦乃掘井左右得  
古人埋丹砂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得壽東坡云井有丹



武則天詔催花發事文類聚

唐武后天授二年臘則天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皆發

張商英入相大雨事文類聚

張商英字天覺宋徽宗時拜尚書左僕射進為相是時久旱不雨琴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一尺字賜之

陳埴抽書應占宋史

陳埴字和仲進士第宋理宗遷太學博士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埴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輒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則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埴曰異哉我生

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異疾

人有非常之疾者

寶貞固吐蟲如蜥蜴宋史

寶貞固後漢高祖時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闕及為相日因大吐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於中衛吳聞百步外人皆異之

夏卿奇疾宋史

呂夏卿字晦叔英宗時舉進士第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

異事

有非常之事可怪者

一釣六鰲事文類聚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流於北極

儵忽鑿死渾沌事文類聚

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氏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七日而渾沌死蒙叟遺意曰上帝既剖渾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於山澤澤魚塩於江河俾後人攻取將有以苦渾沌之靈而致其不起也嗚呼渾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書成鬼哭事文類聚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奉

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滅故為雨粟鬼恐

為文所劫故哭也鬼或作兇兇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顓頊三子為疫事文類聚

昔顓頊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獬廌以驅疫鬼

共工觸山事文類聚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蜀人祈蠶馬頭娘事文類聚

蜀之先有蠶蠶帝入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文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

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離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蚩尤作大霧事文類聚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

羿射日斷蛇事文類聚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窬斬九嬰射河伯斷修蛇禽封禪

河伯化龍事文類聚

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其友曰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為蟲獸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

大禹步極事文類聚

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夏禹見馮夷河伯事文類聚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周穆王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王母宴穆王事文類聚

周穆王立時年五十五五十四年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偏於天下以傲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歸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國來謂諫王以徐偃亂王乃反國宗社復安

鵠倉街卯事文類聚

徐國官人姓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邊孤獨老母有大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孵鵠成小兒生時正姬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嚴徐君國鵠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今名狗龍

子胥潮神事文類聚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湧激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在潮頭者因為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抗以旗鼓逐之弄潮之戲蓋始于此然或有沉溺者

老人化猿事文類聚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范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

問之於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公素公問  
曰問女善為劍鍊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隱也惟公所  
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拆墮地女接取其末素公操其  
本而刺處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

范蠡築城怪山自生異述

越王勾踐歸國欲築城立郭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樂作  
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  
天門東南伏漏石實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  
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  
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  
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

師興而雨事文類聚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令  
邢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泗水却流不衝聖墓事文類聚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家塋百畝家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  
魯人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  
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  
衝其墓

簡子七日復甦事文類聚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  
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鄒衍吹律暖地事文類聚

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

古今名泰谷

鄭客見嶽神事文類聚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山  
上下知其非人道左止而待之遂持璧與鄭客曰為我遺鑄池  
明年祖龍死

滕公葬佳城事文類聚

漢高祖時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踏地悲  
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  
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

武帝火光不滅事文類聚

漢武帝既耽於靈帳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  
純酥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兩火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侍者  
舉麟鬚之拂以駐之

漢武高呼事文類聚

漢武帝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駿厥見夏后啓母石翌  
日登崇萬樹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  
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呂山下戶三百戶為  
之奉邑名曰崇萬

張純進書事文類聚

漢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致於棺中貯之金箱卷後題  
東宮臣名年月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帝示左右時有武  
帝典書中郎再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皇殯時物臣此時着  
棺中因何得出宣帝帝惶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宛然  
如故庾信賦云茂陵之書空聚即此也

老人蘇枕照書事文類聚

劉向漢武帝時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蘇枕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張顗鶴化金印事文類聚

後漢常山張顗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鶴飛翔稍下墮地人取化為一圓石顗椎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顗表上聞藏之秘府靈帝時至太尉

王忱伸冤寃後漢

王忱字少淋舉茂才除郡令到官至廩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

子白無衣不敢進忱便授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潘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令門下游傲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惠故殺之忱曰當為汝理侵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傲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杜畿泄語而死魏書

杜畿魏文帝時為尚書事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因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鄒湛檢葬死人事文類聚

鄒湛字潤甫晉武帝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木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夢此人來謝

陸雲遇塚中談易事文類聚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塚雲本無玄學自此談玄殊進晉惠帝時為大將軍右司馬

于寶撰搜神記事文類聚

于寶晉元帝時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俊俊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陶侃母喪有二弔客化鶴事文類聚

晉陶侃晉元帝時為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有二客來弔不哭而追化為雙鶴冲天而去

陶侃胡奴事文類聚

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阿香推車事文類聚

義人姓周晉穆帝未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新草小屋有一女子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車女子辭去忽驟雷雨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冢

熊負人出坎事文類聚

晉穆帝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未入瞪視此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未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於是冒死取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物誌面瘡事文類聚

謝石字石奴少患面瘡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

集事卷四十五 十九

隨瘡舐處甚白晉孝武帝時世呼為謝白面為尚書令

張盧已并復蘇事文類聚

後趙主劉曜時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

劉璘之石困開闢事文類聚

晉劉璘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開一閉水滲不得過見困中皆仙藥諸雜物

葛洪言故冢之異吳書

晉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墓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激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皆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

郎常侍似公王之家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壁二十枚藉尸兵人等共舉出死人以倚家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粟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傅綽死後惡蛇受祭而史

傅綽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陳後主賜綽死後嘗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則受祭爵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有彈指聲

張紹神助北史

魏天柱將軍爾朱兆弑魏莊帝於晉陽魏大將軍高歡率眾討之敗爾朱兆等於韓陵初兆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

集事卷四十五 二十

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紹為軍導向鄴公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馬及戰之日爾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

師雄夢覺羅浮事文類聚

隋文帝開皇中道師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容醉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嚙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李靖天歌行雨事文類聚

隋文帝時李靖嘗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扣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

子皆不在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遂命黃頭被青驄馬入命取雨器乃一小餅戒曰馬躍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此一滴水乃地上三尺慎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間特連下三十餘滴此夜半平地水三丈

書生乞錢於蔚遲事文類聚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蔚遲公帖來此蔚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錢治處有蔚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蔚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日富貴若能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携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却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于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光立殊功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遺之

太宗蛇驚冠至事文類聚

唐太宗屯桓壁常欲視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瞻俄而賊兵四面雲合會有蛇逐鼠甲士驚起因賊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步為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殲其驍將賊駭乃退當時以為神異

上清童子外圓內方事文類聚

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來奉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衣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

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墻下忽不見衣本使人掘之乃一古簋其中唯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唐太宗時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魏元忠見怪不驚事文類聚

魏元忠唐武后時人也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婢老嫗為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猥聞我闕僕為我執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應大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群鼠拱之於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鵲鳴於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

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昇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乎群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群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既之哉

墨石山神祠元卜事文類聚

唐中宗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丸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老廢哀請黃冠冠至事文類聚

蕭至忠唐睿宗唐隆中為晉州刺史欲獵有熊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兇服豕狐兔雜駢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北帝命蕭君吹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廢屈膝求赦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課試為求計群獸從行然者視之曰至深嚴有茅堂黃冠一人老廢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



風則蕭使君不出矣群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積雪不出風神也

玄宗上元廣陵觀燈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此夕何處極麗對曰天下無踰於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無田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真及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人從行俄頃已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其殿士女華麗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帝大悅師曰請勅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數日廣陵果奏云

元振斬姪納女事文類聚

郭元振唐玄宗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

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安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

當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昇觀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家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

房琯悟前身為僧事文類聚

房琯唐玄宗時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因慨然悟前身之為永禪師也

玄宗夢泉鄉事文類聚  
顏泉鄉被殺後首于衙莫敢收有張漢者得其髮持謁唐玄宗是夕見夢帝寤為祭

雷取王遠知易總事文類聚

唐肅宗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因暴風雷雨忽至暝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令吾攝六丁雷電取將文書

李長吉為玉樓記事文類聚

李長吉唐憲宗時人也將死時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糾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婆長吉年時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過人

崔九微立幡止風事文類聚

崔九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報封家十八姨來言辭冷冷有林下風色皆珠絕芳香能人

石醋曰女伴在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庇度士每歲旦作一幡上圖日月五星立苑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此月二月一日立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繁花生動崔乃悟女伴即繁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來謝各果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却老某等亦長生至唐憲宗元和和中元微猶貌若少年亦一異也

雷震背有粉書事文類聚

唐穆宗長慶中有人雷震而死背上粉書云市中用小斗

異人言修月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樸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燭其四處常有八萬三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樸有斤鑿數事上屑飯兩裝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笑言已不見

趙生風味不忘事文類聚

唐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趙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末席抗聲譁論良久皆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魁魁

為感侯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應手墜于階下化為瓶榼一座驚懼遽視乃一瓶醴醴成笑飲之其味甚佳曰趙生風味不可忘也

柳毅為龍女傳書事文類聚

唐柳毅下第歸至徑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遂至北山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橋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戶口雲虛殿一人被執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擎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岸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朱瑾墓土愈病事文類聚

五代朱瑾在唐為兗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楊行密大破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璩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

李舜家雷火鏹金石事文類聚

宋太宗時內侍李舜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室宛然牆壁毫紙皆然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器悉然流在地漆器皆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鎗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鏹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

天火焚玉真觀柱有三字事文類聚

宋太宗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輒曰謝仙者雷部中鬼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於道歲中檢之實有謝仙字由是蓋以仙姑為真仙矣

漢王元佐知預宋史

漢王元佐真宗庶長兄也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預知帝嘗遣街上管歸真為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歸真至矣帝聞之曰豈非為物所惑乎

馬亮書花字於鬼手事文類聚

馬亮宋仁宗時為少保晚晚燭下閱書忽有火手如扇自總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水大書花字牆外大呼連為我

除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縶愈急公不應  
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責我戲犯公何忍致我  
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  
謝而去

海船異人

宋仁宗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  
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輕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  
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繼如鴈行久之自  
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勅屯羅島奇蹟陪戎列射制又有  
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  
麗者船中有諸般雜貨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  
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費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

事類彙編卷四十五

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頓意若深感正彥使  
人為其治梳梳梳舊植船上不可動工人為之盡得軸教以起  
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手而頓

李太師識丹砂之異

李太師字才元神宗時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華縣其二箇化  
為雙雞闢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擒送于府大臨識其異  
訊得實釋耕者

東坡中子摩頂能行

蘇東坡中子迨生四歲不能行宋哲宗時請辨材禪師為落髮  
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坡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頗時犀上四歲  
不知行抱負煩復師來為摩頂起走赴奔原

海船紅真事

趙忠問公鼎宋高宗時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  
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  
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  
語恐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  
水中戒使臣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  
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鰩也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海鰩

王元正遷入枸杞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見二花犬因  
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  
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鮫人泣珠

鮫人水底居也俗傳從水中出者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  
竿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南海  
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山神祭神得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我即  
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產業百  
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登

蘇氏返魂

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手持香爐  
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撒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其於龍腦德  
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引導其父  
母曾高德哥曰但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

橘中二老象戲 事文類聚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一三四  
斗豈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象最眉  
睛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  
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頗黃十二枝紫綃帳  
一幅絳臺山霞寶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  
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躋座龍編襪八綉後日於先  
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下得橘中  
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  
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  
龍毫釐固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為一  
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劉諷旦拾翠叙 事文類聚

竟陵掾劉諷夜投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  
星河易翻歌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  
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  
數隻

羊雍伯種玉獲婚 事文類聚

羊公雍伯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八十里上無水  
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  
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曰種此可生好玉又  
得好婦時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  
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  
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願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

玉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名其地  
曰玉田

沙門托身為王珉子 事文類聚

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  
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  
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前身

劉無名頂上黃光 事文類聚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  
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符非雄黃之功乎因曰  
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錄  
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金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  
芽為田

道人現夢 事文類聚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慕君  
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  
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  
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尚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  
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  
後出守閬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  
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草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  
乃瞠目視君謨頃刻兩目豁然明快

開光出遊獲仙 事文類聚

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姬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  
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姬不能拒既暮出遊歸湯甚聞酒芳烈

函就盃中飲嫗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光與母弟拔宅而去

少平復生事文類聚

翰林待詔載少平卒十六日復生

浮提神通洒墨成書事文類聚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有墨汁如溥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華表鶴能言事文類聚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頂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常遊蓬萊山中今天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

李守見雞窠小兒事文類聚

李守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辟學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九十五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龍吸硯水行雨事文類聚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聞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遠視之雨悉黑水

韓用墓生連枝木事文類聚

天大旱韓用墓生連枝木事文類聚

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提水承不勝手遺書于帝

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又有鳥如鴛鴦常棲其

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之精魄

李牟二吹笛致客呼船事文類聚

李舟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二吹笛天下

第一月夜泛舟吹之俄有客呼船請載既至請吹之其聲精壯

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盤聲粉碎客忽不見疑蛟龍也

方士養龍致雨事文類聚

甘宗奏西域方士能神呪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撮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一龍直數十斤金發壺中出一龍著

潭中復為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黃尋飛錢致富事文類聚

海陵黃尋家先貧困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圍落無數餘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樵人正寢得金事文類聚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承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太囊錢滿其中而囊少款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堵之取五百餘金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所徘徊數日不思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囊款以五百願爾正之耳

無足傳詩事文類聚

長安任宗妻郭紹蘭嘗賦湖湘紹蘭為詩繁無足無去止于

宗肩視之乃妻書也

江妃解佩與交甫事文類聚

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眺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悅受佩而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黃緒遇龜得路事文類聚

鄱陽人黃緒入山採荆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緒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右轉緒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即估客行舟者也

宗超香奩自溢事文類聚

宗超嘗露壇行道香奩自然滿溢爐中無火煙自出

吳唐射鹿激子事文類聚

吳唐春日將兒出射正值鹿鹿將鹿唐射鹿即死鹿皮驚還鳴唐伏於草中致鹿淨地鹿母復來唐又射其母應弦而倒至前場又逢一度上弩將射忽箭發反激其子唐擲弩把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唐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

廟有九井事文類聚

募邑縣南瀨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人祠有水溫清隨人意念汲一井餘井水皆動

鳩化金鈎事文類聚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患之祝曰鳩來為我禍耶飛上床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八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得一金帶鈎焉是後子孫富貴客聞之厚賂婢婦竊鈎以與張既失鈎漸漸衰耗蜀客亦為厄或告

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賣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聞西稱張氏鈎云

潘達曲殺見鬼孫光錄

潘達者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欲劫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某門曰我是民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縲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馬殺我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技離冥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為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即不見矣

台州民祭廟殺郭孫光錄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廟神一日至其所見看黃女子民間何許人答云非人廟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若聞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蟻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即此後不更聞矣

長興姬為虎拔鬚孫光錄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為異今長興縣有姬姬孫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前蹲自見至午姬告曰某之年萬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食大中之肉姬遂神一脚於姬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姬又曰某要云去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姬乃為拔之迅躍數四却街至舊所



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安吉縣放龜獲報錄光緒

智約大師說五代晉天福中安吉有邱姓家力粗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姬怪之令子將往家前溝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書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沿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移其中姬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撲臂取之龜即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徐侍郎聞空中語錄光緒

徐侍郎知業少時將天台山歇於大樹陰石上石縫欲墜空中語曰下有人石屹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靈隱狗街磚建塔錄光緒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大每隨工徒街磚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大即抱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斲

衢民雞搏虎報恩錄光緒

衢州民家里晉至晉促和賦家貧無以償分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蒼黃少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開不忍見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此雞微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側而至屋頭見一雞哺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過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子亦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

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邱少

章蘊作牛償債錄光緒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關食就索之抵有誓曰的不還作犁牛填章笑而許諾春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學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既而隣人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未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未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龍山軍被蛇咬毒錄光緒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撲斃之來旦一白衣女子携

一籃下嶺皆見之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往奪之姓

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草光嫩玉色女戲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蒸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購藥其女子云此草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姓余者怪而疑之將拋棄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黃德環家人放驚症病錄光緒

黃德環家人烹鷄將箸筯覆其釜揭見一鷄仰把其背背背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怒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視視青臆悉金於泥其驚在上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瘳

漁人見鱧吐氣錄光緒

嘗溪有漁人將簾籠捕魚在收之際見一鯉長數尺枕於簾上  
將鐵叉簾之不中看簾內有一小鯉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  
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外求出其子漁者忽  
悟曰常聞殺鯉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  
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  
然遂開簾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為僧至今存  
焉龍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邱姬事觀音子獲報錄

有邱姬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劍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  
疏軟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姬有子時在藩封軍前日夕祝之保  
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  
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傷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

三刃痕問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薛主簿身死再生錄

周潯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瘰癧衣衾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  
羣小兒多將瓦隨後搗其瘰癧亦不為怒有薛主簿憐之來即  
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莫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  
薛後慕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徑路  
岐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  
聞聲云領人追者却引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聽  
字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一吏云為前生  
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迎身迎  
揖薛親之乃瘰癧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瘰癧者見薛拍手驚曰  
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瘰癧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項

拔之乎王慨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一卷簿  
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可得還  
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一吏記之語畢  
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  
哉之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為吏令拜  
王乃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准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  
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  
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瘰癧者即不見矣乃國  
像供養焉

祥兆 禎祥之兆者

武王有白魚赤鳥之兆史記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  
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

吉兆 吉祥之兆

虞廷正練升天後漢

虞廷字子大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  
及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光武建武初仕執金吾  
府

鄭弘兩鹿隨車事文類聚

鄭弘字巨君後漢章帝時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鹿隨車夾轂  
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康為吉否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盡作  
鹿明府當為宰相弘未為太尉

景先兩呼丹陽南史

蕭景先宋順帝時為中領軍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舉兵時齊武帝蕭鸞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城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齊武帝武帝曰彼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者至及齊武帝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生年益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

士瞻得金華鉤南史

吉士瞻字梁容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中為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華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賜

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神祥喜佩之

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刁遵當享長年北史

刁遵字奉國魏孝文帝時諫爵東安伯遵少不拘小節長更修政太和中例降為侯嘗經馬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潘樂崔正母肩北史

潘樂字相善樂初生有一崔正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善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畧齊文宣帝受禪進封樂河東郡王

洪裕授石鴈宋史

楊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者以二石鴈授洪裕

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主叔妃明年生建瓊家遂昌盛後周太祖郭威聘其叔妃以建瓊為右飛龍使

昭遠一擲果應宋史

王昭遠繼升子也居里時一日眾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投投之謂曰汝他日僅有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六箇皆赤後仕真宗果貴顯

張燾謁陵宋史

張燾字子公宋高宗時為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高宗與金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褒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燾與士褒道武昌出蔡頴河南百姓懽迎夾道以香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

民紹興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

使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燾等入柘城被鉏荆棘隨所算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

耶律楚材先兄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仕金為員外郎金宣宗遷汴元太祖定燕召見之已卯歲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禍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驗

貴兆

有貴顯之兆應者

湯獲靈雨生事文類聚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於湯者乃東觀沉璧于洛獲黃魚黑

王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

魏桓帝吐盡生榆參北史

魏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嘗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陵土無榆故時人異之

青牛姬避路遶史

遶太祖皇后述律氏嘗至遶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曰青牛姬曾避路蓋諺謂地祇尚青牛姬云

韓琦唱名五色雲下宋史

韓琦字稚圭風骨秀異宋仁宗時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左右皆賀

# 先兆

先有兆見者

呂望釣鯉得書事文類聚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剗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望氣知禍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荼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卒有預知左傳

初周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天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魯僖公二十二年之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劉毅盤龍晉書

晉安帝時桓玄篡位劉毅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密謀討桓玄所至克捷後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梁州刺史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齊主以言召禍南史

齊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齊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果以輕狎而至於窮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為太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袂也帽自蕭詵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詵亦誅死之効焉

侯景字應百日為帝南史

侯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違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梁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侯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按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

尉遲綱獲光破蜀北史

尉遲綱獲光破蜀北史

蔚遲綱字婆羅曉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西魏廢帝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迴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

高穎柳樹應貴北史

高穎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情人也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穉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後隋文帝受禪官拜尚書左僕射

劉晟知亡五代史

周世宗平江北南漢主劉晟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為楚人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永年月食牛女書占之歎曰吾當亡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遷殯為塋晟親臨視之是秋卒

天水染碧中史

先是江南自後漢以來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及南唐主李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又宋太祖命曹彬討李煜江南滅方悟趙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孟祖門符宋史

孟祖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挑符置殿門左右末年學士李實遂撰詞祖以其非工自命筆所年納餘慶嘉節號長壽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都府而長庚耳節名也

寇公詩非自遷事大類聚

寇萊公方貴宋真宗時送人使嶺南作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白十里則是南遷之禍已見於詩

李觀作詩果應事大類聚

江南李觀召試制科嘗作詩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雲遮此詩有重重障礙意恐時命不偶後果如其言

張虞果得京官事大類聚

張虞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挑畔并梁園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東坡賦應入海事大類聚

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武再謫惠州而遷昌化人以為語識

戴蒙果入玉局事大類聚

東坡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公曰果提舉玉局觀終

惡兆  
凶惡之兆也

雄雞自斷尾應王肅西川

周景王二十三年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

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據者安用人也王弗應田于華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 二蛇闢鄭左傳

魯莊公十四年內蛇與外蛇闢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鄭公入公聞之間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必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象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梓慎來禘非祥左傳

魯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家也其在於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准事禘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 吳夫差獨見人分走吳越

吳王夫差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

### 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和背而倚

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和背而倚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矣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

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

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而臣殺君也王不應

### 始皇應相龍之說史記

秦始皇三十六歲感帝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遷問其服蓋取石旁居人誅之因情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將天下傳令樂人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

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告焉若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曰

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

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始皇夢與海神戰知

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侯今上構祠

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

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

眾見巨魚射殺一魚遂至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崩

梁孝王武文帝第二子也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

許路國意急急不禁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

六月病熱六日薨

臨江閔王車廢錄書

臨江閔王榮景帝子也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

江王三歲坐侵廟壩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

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

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監田

### 彭寵被蒼頭所殺後漢

彭寵被蒼頭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及望

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

兵居外無親於中光武建武五年春寵獨在便室蒼頭子密

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斬之

公孫淵數見怪異魏書

魏明帝時遼東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



燕死甌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國各數尺有頭日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諸葛恪怪異被殺異書

諸葛恪吳主孫亮時為太傅大舉兵向青徐孫峻因民多怨搆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因故恪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得鹽漱聞水腥臭授衣水腥臭命易衣臭如故意不悅趨出犬銜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坐頃復起犬又銜衣令逐犬遂升卓初恪征淮南有孝子着縗衣入其閤中恪令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眾皆異之出行後所居屋棟皆折自新城出往東輿有白虹見其船還拜將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惟中恐事泄自出見恪曰君若體不安自可

谷集事卷之五

頃後峻當具白主上答曰當自力入至路門逢滕胤恪曰卒僕痛不任入胤不知峻計謂曰今上會稽三置酒請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乃劔履上殿謝亮遂設酒酌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乎當有常服藥酒可取之乃刻飲所齋酒酒數行亮遂內峻如廁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刀乃除地更飲恪入已後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眼目慘然何以不常服藥酒是大小知恪死矣而之兵焉主曰汝等公乃為恪設所發於是大知恪死矣而之兵焉主曰

庾翼見物如方相晉書

庾翼字稚恭成帝時為振武將軍時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欲以滅胡平蜀為已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頭發長為長第二子爰之行輜國將軍荊州刺史

司馬朱肱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

謝安語異平日晉書

謝安晉孝武帝時進位太保病篤不起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必一誤眾亦怪異之尋薨

張寔見怪被害晉書

前凉主張寔寔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凉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寔在位六年

呂纂數致災晉書

後凉主呂纂立時東晉安帝隆安三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墻即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潜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灾者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

桓玄逆風偃旂晉書

桓玄篡晉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於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為額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前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後玄果滅

桓玄門樓墜地晉書

桓玄篡盜之後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折  
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

文帝墜帽劬側南史

元凶劉劭字休遠宋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  
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  
子唯劭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往視  
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為召  
刀後惡焉改刀為力後文帝竟為劭弑之

徐羨之禍兆南史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  
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  
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往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城

徐羨之禍兆南史

縣內人無免者雖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獲之  
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  
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宋文帝時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  
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鵠尾鳴喚竟以凶終

僧綽營凶宅南史

王僧綽宋文帝時遷侍中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陳皓流  
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顒蘇峻宅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  
秀宅皆以凶終及給城壽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  
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而敗

誕逢怪異南史

宋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誕初為南徐州刺史在京  
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

入城衙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閉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  
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猶既覺已  
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懼大明二年誕發民築廣陵城  
誕循行有人干與揚聲入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  
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  
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  
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  
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  
誕執錄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巨屬  
城內

宋巴陵王蛇為異南史

宋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泰始七年明帝殺晉王休

合華事卷四十五

五

祐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  
解之休若甚憂嘗眾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多鳴墜地死又  
聽事上有一大白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為  
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  
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  
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諧諧物  
情慮將來傾切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  
偽授為江州刺史至即於第賜死

黃田赤光冠首南史

齊高帝以黃田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愛見赤光  
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

子鉅梁生血山南史

齊鬱林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都陽王  
錫見害以廬陵王蕭子卿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于地  
旬日而見殺

子良魚浮向門南史

竟陵王子良齊武帝次子也入相宋進位太傅鬱林王隆昌元  
年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  
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覺年三十五

侯景篡位稱警蹕南史

侯景字萬景既迎豫章王蕭棟即皇帝位乃矯棟詔禪位使偽  
太宰王克奉璽綬于己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紫燎于天  
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折蓋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  
以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為備蹕人又曰備

侯景篡位稱警蹕南史

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索駟負  
儀牲繫上置垂脚坐馬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手自拾取  
甚惡之將登壇有先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  
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及升御  
林林脚自陷大赦改元為太始元年方饗群臣中會而起觸殿  
墜地

侯景怪兆被殺南史

侯景脩偏室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謡曰的胆烏拂朱雀還與  
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屨荆州天子挺鷹時都下王侯庶姓五  
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脩  
南郊路偽都官尚書李略說景今代此樹以立三橋始所南  
面十餘株再宿悉枯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

惡之使惡斫殺識者以為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  
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手  
持西南北皆謂為廟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識者以為相  
與軍下之徵後王僧辯進軍赴臺城景走入海至胡豆州羊齠  
殺之送于王僧辯

蕭舉怪兆城陷南史

河東王蕭舉梁武帝昭明太子統之次子也舉幼而有驍勇馬  
上用弩無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侯景陷臺城元帝遣諮  
議周弘直至舉所督其糧衆舉曰各有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  
舉並不從元帝怒攻舉反為舉敗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  
舉舉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  
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中此護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

蕭舉怪兆城陷南史

許遂斬首送荆鎮元帝退其首以葬焉初舉之將敗引鏡照面  
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齊又見白狗大如驢  
從城出不知所往舉甚惡之俄而城陷

敬範立碑自湧南史

蕭恭字敬範梁南平元襄王偉次子武帝除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便道之鎮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  
名為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  
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  
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先是武帝以雍為遠鎮選衆  
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尅百姓為  
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  
衣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屬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

汝未已而保印實授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達恭竟不叙用

文育星墜地陷南史

周文育字景德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碑廣數斗入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上下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周迪敗文育見殺陳文帝天嘉二年有詔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後主朝會大霧四塞南史

陳後主高宗禎明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脯時乃醒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襲陳濟韓擒遼橫江濟分兵震張採石取之進拔姑熟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

李豫庭樹暴風所拔北史

北海王詳字季豫魏宣武帝時除太尉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於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後詳為高肇所譖云詳等謀逆遂至於廢

魏北海王馬驚致敗北史

北海王顥魏孝莊帝時授為太傅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家覓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今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

高僧破浮圖見白蛇北史

琅邪王高僧字仁威齊武帝第三子初封東平王齊後主時改封琅邪僧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僧將修之巫曰若勤此浮圖北城失主僧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

劉蘭致辱患死北史

劉蘭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章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又明陰陽博物多識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人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常夜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

蘭少時患死

孝昭見崇北史

北齊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孝昭慮有後害仍自孝昭以王當替乃遣歸孝昭馳至晉陽害之王覺後孝昭不豫見文帝為果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覺三旬而孝昭朋

李景兵禍北史

李景字道興隋文帝仁壽中為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後朔州總管楊義臣來援與之合擊大破諒兵先是府內井中梵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銀馬甲云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曰此不祥之物果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間而兵至死者數萬

李密數見怪異北史

白日為晦也營群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

處直見異失位五代史

王處直字允明梁高祖封處直為北平王後處直絕梁從晉願以自效處直鎮定州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彰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養子都奪竊其位幽錮廢死

文禮病疽而死五代史

張文禮者校獵人也趙王王鎔惑愛之以文禮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王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是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

莊宗毀壇不永五代史

唐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米朝莊宗命張憲治鞠場與都華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鄧通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成莊宗怒命而厚侯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後果不永

元璫火病卒五代史

吳越王錢元璫字明實武肅王子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恭習律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尤奢僭好治

官室晉高祖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官室治盡元璫避之火輒隨發元璫大懼因病狂是歲卒

德光病死殺胡林五代史

德光契丹主阿保機子也阿保機死德光立為契丹主德光既滅晉留其蕭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靶馬

元欲東契丹王突欲子也五代史

元欲東契丹王突欲子也五代漢隱帝乾祐元年元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未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達吉見松後自殺五代史

蘇達吉漢隱帝時進位司空達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松在側生人接死者無言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坡達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松被刑之所

守純肉芝生府第金史

荆王守純本名盤都金宣宗第二子也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

可謂去後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東燭遂滅則其所  
在木幾訛可出賃永宗遠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  
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趙普受神言而卒宋史

趙普病太宗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  
普家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  
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錢俶屋墮而卒宋史

吳越錢俶元瓘第九子宋太宗端拱元年改封鄧王會朝廷遣  
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墜正寢前光燭一  
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梁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  
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

冠卿得古碑而卒宋史

冠卿弟世卿宋仁宗時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碑有隸書字半  
泐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鉅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  
云昭王太丞相鼎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  
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  
無少異者

王登呼舜申而卒宋史

王登字景宋為置制馬光祖參謀官被讒出屯郢州理宗開慶  
中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  
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睜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  
漢陽有屬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兆應兆見而有應驗者

山崩川竭周亡之兆四語

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  
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  
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  
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足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  
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而山必  
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  
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鄭門蛇聞厲公復入史記

鄭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南瑕要以未入瑕曰舍我  
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聞於  
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

宋元王受太寶龜史記

博士衛平說宋元王曰今龜太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  
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  
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  
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

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史記

趙武靈王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  
美人樊樊兮願若若之終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



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麻孟姚也  
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 高祖斬蛇前漢

漢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  
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  
醉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  
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令者  
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也欲苦之嫗因忽不見

### 鄭玄寤夢後漢

鄭玄字康成後漢獻帝時大將軍袁紹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  
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  
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

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卒遺令薄葬自郡  
守以下受業者綴經會葬千餘人

### 賈充以帝名應兆魏書

魏元帝咸熙元年六月鎮西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壁玉印各  
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歲于相國府賈充聞之曰吾  
聞譙周之言先主謀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  
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令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與瑞出成  
都而歲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  
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

### 先主桑祿如蓋蜀書

蜀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  
丈餘遙望見童子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先主少與宗

兄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  
勿妄語滅吾門也及長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  
七尺五寸無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  
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

### 吳主青蓋入洛吳書

吳主孫皓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綠桑樹長丈餘葉廣  
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  
形上莖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漢記名鬼  
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者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猥  
印青綾皓意自張大使高廣筵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  
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不脩政而有窺上國之心晉武帝滅吳  
皓降封歸命侯實庚子歲

### 諸葛亮星墜而卒晉書

蜀諸葛亮與司馬懿對軍懿表請決戰明帝不許乃遣衛尉辛  
毗杖節以制之亮謂姜維曰彼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  
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相  
拒百餘日會有大星墜其壘未幾亮病卒

### 文懿星流而亡晉書

遼公孫文懿被圍請降於司馬懿不許又請送任又不許乃突  
圍出懿追斬于梁水之上初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  
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及是果驗

### 長人告太平晉書

司馬昭卒炎嗣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是月長人見  
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矣

潘岳金谷詩成識 晉書

潘岳字安仁惠帝時趙王倫輔政中書令孫秀誣岳與石崇奉淮南王允等為亂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後爾邪岳曰可謂曰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夏侯氏銅馬入海 晉書

夏侯太妃小字銅環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為世子納焉生晉元帝後太妃卒于江左國初有識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及元帝中興於江左果驗

郭璞造識知來 晉書

晉元帝明帝之世郭璞為識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

子而以國祚傳弟。曰有人姓李見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見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輪為巨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憂延我園柞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某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

女替白花事文類聚

晉成帝杜皇后鎮南將軍杜預之曾孫先是三吳女子相與替白花望之如素素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李班白氣帶天之應 晉書

李雄稱帝時立兄子班為太子雄子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

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時有白氣道帝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晉成帝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致班於殯官

晉孝武帝應識 晉書

晉孝武帝母李太后有娠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武帝東方始明因為名焉初簡文帝見識書云晉祚盡昌明及是始悟而流涕武帝崩後而晉祚自此傾矣果驗

符堅圖識 晉書

秦符堅初即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識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識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葉圖識之文陛下當滅燕平

秦符堅圖識 晉書

六州願從河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識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為左道惑眾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顯項之壠里名曰鷄閣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顯項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居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乎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之藏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千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小次序上應天文象氣官布列依玉牒版簡不違帝王之數上元八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符堅遠瞻

光祿大夫

嵩神言劉氏世數南史

晉恭帝禪位于宋劉裕初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末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

觀之樹應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齊武帝時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觀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沈顗先知南史

齊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沈顗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

吉士瞻先兆皆應南史

吉士瞻字梁容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旌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帝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彈露為傭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已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其銘乃篆文曰錫爾金鉤具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人為貞閣將軍歷位

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為太子左衛率又出為西陽太守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過疾不肯瘳普通七年卒於郡

樂鵠遷秩南史

樂鵠字尉遠梁武帝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鵠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江陵水洲之應南史

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篡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梁武帝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梁元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王椿宅兆北史

王椿字元壽為太原太守魏孝莊帝以功封真定縣子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紹宗葬髮北史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東魏以慕容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園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綠髮昨來忽盡綠者罕也其竿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八艦同坐暴風從東

北來纔斷飄飄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悅朝廷嗟傷焉

陸法和書壁北史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者若目幼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齊文宣帝時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逝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妻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阿那肱亡齊北史

初天保中齊文宣帝自晉陽還鄴遇僧禿師於路中大呼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環終破你國時蠕蠕主阿那環在塞北驢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

世人皆稱為環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隋文帝啓關北史

隋文帝楊堅初除定州總管先是州城門久閉不行齊人白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啓之及堅至而開之莫不驚

薛濬六七之壽北史

薛濬為兒時與宗中兄戲淵演見一黃蜂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歸大憂倅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隋文帝時濬歷尚書僕射考功侍郎後終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

明皇康街牡丹市二類

唐明皇時民間貢牡丹花面一尺高數寸帝未及賞為厭街去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街花以獻金仙帝私曰野鹿遊宮中非嘉兆也殊不知應祿山之亂

李金忠蘆生其室唐書

李金忠仕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又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芽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唐僖宗光啓元年拜為蘆龍節度使後果傳二世

海陵卜吉金史

金廢帝海陵封料石岡神為靈應王初海陵嘗過此祠持杯挾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

海陵獲鹿金史

金廢帝海陵獵于途你山次于鐸瓦嶺天雨并謂群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點祝曰若我與日大貴當使一矢橫加門脊上及射果橫加門脊上後為中京留守嘗大獵于此地園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為公相獲一而已於是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

王凝應星墜宋史

王凝字成庶唐宗立召領監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遷宣歙池觀察使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王疑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宜為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領一方何賴哉遂與賊相持久而賊去未幾卒

周世宗北征宋太祖為水陸都部署及莫州先至元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戰却數千騎關南平世宗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不豫還京師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永德

劉鋹年祚有驗宋史

南漢主劉鋹初祖襲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饗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二十五也上下各五得五十五及張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謡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未以二月四日擒鋹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

太宗喜得捷名宋史

宋太宗北征劉繼元行次瀋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為師必有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語攻城諸將曰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王禹偁雷兆宋史

王禹偁宋真宗時知黃州其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王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駟勞問離豫之詢曰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累至却才踰月而卒

廣陵四相賞花事文類聚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宋仁宗時韓魏公守廣陵日芍藥一出四枝公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倖王荊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何如名使當之及暮南水門報陳太傅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挿之其後四公皆為首相

卞伯玉雞入竈事文類聚

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徑口入良久乃於突而出羽毛不焦鳴如故伯玉尋病殞

吾也而星隕而卒元史

吾也而珊竹氏狀貌甚偉腰大十圍父曰圖魯華察吾也而以

武勇稱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泰州開元府七路征行兵馬都元帥佩虎符憲宗元年召問東夷事對曰臣雖老倘藉威靈指麾三軍敵國猶可克况東夷小醜乎帝壯其言問飲酒幾何對曰唯所賜特旨一駟馬都尉在側素以酒稱命與之角飲帝大咲賜錦衣名馬俄謝病歸七年復來朝帝憫其老謂曰自太祖時效勞至今者獨卿無愆賜養甚厚以都元帥授其中子阿海八年秋九月卒夜中星隕帳前光數丈有聲吾也而曰吾死矣明日卒

瑞應 祥瑞見而有應驗者

黃帝五色華蓋事文類聚

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因作

華蓋

大禹黃龍負舟吳越春秋

禹濟江南省水理有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  
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  
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去

宋文帝黑龍負舟南史

宋文帝劉義隆初入奉皇統車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  
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  
以堪之

宋文帝鳳凰來見南史

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戊戌鳳凰二見  
於下乘鳥隨之改其地曰鳳凰里

宋孝武帝雲陰牙面史

宋孝武帝名駿初封武陵王文帝二十二年累遷雍州刺史自  
晉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帝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  
會元凶弒逆率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  
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斑  
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  
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  
開霽有紫雲二陰于牙上四月辛酉上次栗州丙寅次江寧丁  
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奏表上尊號戊辰上至新亭己巳  
即皇帝位

豆盧勣惠政有感北史

豆盧勣字定東周武帝時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

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  
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水涌出有白鳥翔止隄  
前乳子而後去有白依見於襄武人為之誥曰我有丹陽山出  
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隋文因靈瑞封慕容北史

慕容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隋文帝時遷鄆州刺史開皇十三年  
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  
雲浮於上雉免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

肅宗得寶換代宗唐書

唐肅宗寶應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皂衣引至  
一所見天帝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今刺史崔旆進達於天子  
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

賜寶獲於楚州天祚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即日寶  
應紀年云

王建感瑞即位五代史

蜀主王建字光圖唐僖宗時累遷西川節度使梁朱溫滅唐遣  
使者諭王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  
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  
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  
己亥建乃即皇帝位

周世宗少時師戰准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

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金祖生異金史



今太祖皇帝未生時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  
千斛圖言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  
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  
祖生幼時與群兒戲力兼數輩舉止端重世祖愛之世祖與  
膳醢麻產戰於野鵲水世祖被四創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髮  
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  
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鳥連三發皆中遼  
使矍然曰奇男子也

世宗以慶雲即位金史

世宗大定元年十月辛丑有南征萬戶完顏福壽高忠建慮萬  
家奴等自山東率所領兵二萬完顏謀衍自長安率兵五千皆  
來附謀衍即以臣禮上謁乙巳諸軍入城共擊殺存福等是夜

諸軍被甲環衛皇城丙午慶雲見官屬諸軍勸進固讓良久於  
是親告于太祖廟還御宣政殿即皇帝位

二日相繼應宋祖受禪宋史

苗訓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為殿前散負右第一直散指揮使  
周恭帝顯德末從宋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連  
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為六師推戴訓皆預  
白其事既受禪擢為翰林大夫

五星連珠在降婁宋史

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連珠在降婁之次初嘗係周顯德  
中嘗謂揚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真宗五色雲如蓋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執事汾陰懈怠者罪勿原

乙酉習祀后土儀丁亥將祀汾陰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  
院元德皇后聖容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貺節  
丁酉奉天書發京師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氣翼  
伏庚子右僕射判河陽張齊賢見于汜水頭陳竟獻白鹿

謹應謹言而有應驗者

鸛鵲應昭公出奔左傳

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鵲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  
之世童謡有之曰鸛鵲之公出辱之鸛鵲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鸛鵲踰跡公在乾侯徵褰與褊鸛鵲之巢遠哉遙遙獨  
公喪勞家父以驕鸛鵲鸛鵲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鵲來巢  
其將及乎

晉惠公隕于韓之應國語

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  
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扭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  
里平死禍公隕于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  
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慮方省不倦  
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董卓應讒而死魏書

漢獻帝時有讒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卓  
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嘗  
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恠  
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

張駿應姑臧之讒晉書

蔡駿帝時為梁州牧涼王初駿之立也姑城諺曰鴻從南來  
雀不驚誰謂孤鷄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後收河南  
之地

符堅謠言

前秦主符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  
中月餘不滅堅母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比觀而  
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為諺曰長鞘馬鞭擊  
在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  
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  
得阿得脂得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異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  
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慕容冲應鳳之謠言

慕容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符堅滅燕納之寵冠  
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  
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  
乃出冲長安又諺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  
凰後果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

桓玄應八十日之兆言

桓玄既篡晉初在建康宮中恒覺不安若為鬼神所擾語其所  
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晉安帝元興中衛陽有雌雞化為雄  
八十日而冠雉具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  
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老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  
桓其凶兆符皆如此後果為馮遷所殺

齊高祖為領軍望氣者陳安寶見上身上恒有紫氣安寶謂

王洪範曰此人貴不可言所居武進縣有一道相傳云天子路  
或謂秦皇所游或云孫氏舊迹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  
王休仁鎮東府宋明帝懼休仁而常閉東府居明帝又屢  
幸改代作伐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之及蒼梧王敗安成  
王代立時咸言為驗術數者推之上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之  
言其在此也

魏地赤火南流有驗南史

齊武帝時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齊此  
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  
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炎至七炷而疾愈

吳興丘園賓密以還鄉邑人揚道慶慶疾二十年依法灸即瘳

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慮朝野  
憂惶力疾召樂府奏丘聲伎成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  
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自重不能無遺慮  
耳

王陳珍滅之謠南史

梁末童謠云可憐已為子一日行十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  
起黃塵汗人衣皇矣相料理及王僧辯滅群臣以謠言奏陳武  
帝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景馬上郎王字也歷謂陳也而不  
解早焚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梁為早焚  
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亦有驗云

王陳珍滅之謠南史

陳後主見之 隋兵所虜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  
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接迎汝及隋文帝命  
晉王廣率衆伐陳軍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其  
言始驗

文宣屢應謠言北史

齊文宣帝未受魏禪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大宣帝聞之將徙一  
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  
聖人大宣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東萊兩頭燕河邊發雞飛  
上天燕燕兩頭於文為高河邊發雞為水邊羊指文宣帝名也  
於是徐之才感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  
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  
將生心且識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

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四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群羊數  
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  
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  
之封也帝乃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及登祚改年為天保士有  
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  
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牛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李  
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  
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  
吾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  
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  
以為知會曹幸晉陽夜宿紅明嶺嶺有數株柏樹皆將千年枝  
葉嫩茂以有竹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頭罵射中一株未幾

立枯而五月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為猖獗不專云昏  
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飲酒翹樂成災因而致斃

徐之才拆謠北史

徐之才為尚書典御齊武帝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不豫敕  
令詠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  
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跋求伽約祠嫁石婆斬家作婦  
人唯得一量載疑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才曰跋求伽  
胡言去已約祠嫁石婆宜有好事斬家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  
冢唯得載疑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紮之為字此下系疑者紮當  
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  
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後主杯酌有驗北史

齊後主時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  
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陸息駱提婆詔  
改姓為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為母提婆為家更  
不採輕賈輕賈後自療面欲求見為大姬陸提使禁掌之竟不  
得見

韓禽歌應北史

先是江東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  
風始曾不知所謂及隋文帝大舉伐陳以韓禽為先鋒禽本名  
韓武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群書佳事淵海卷之四十五

群書紀事淵海卷之四十六

紀異門

感應感善惡之報應者

成王收金縢反風起未事文類聚

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成王啓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反風木盡起

上帝報耳靈驗史記

漢武帝元朔末郊雍獲一角獸若麒麟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為五時時加一牛以饗賜

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

夏統歌感天變晉書

夏統武帝時人也母病市藥船寓洛濱時三月上巳賈充於洛謂統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櫓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日然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足以扣船引聲嗚呼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舍水漱天雲雨響集毛詩呼雷電雲集氣長沙塵烟起王公以下

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髮鬚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

符帝神陰助有驗南史

梁武帝天監六年旱甚詔祈符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符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鐵條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起詔追傳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離離帝神報勅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入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竝目觀焉

高駢開道有震碎石唐書

高駢字千里唐懿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勦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任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石乃得道因名道曰天威云

審知德化開港五代史

王審知梁太祖時加拜中書令封閩王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博之子楊所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殷帝焚香擇相五代史

後唐發而欲擇宰相問於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遷清望官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札之

仁宗禱雨太乙官事文類聚

宋仁宗慶曆間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是日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甚當雨以禱不誠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雖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乙官公乞傳音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使百姓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慮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怕至瓊林苑

事文類聚卷中

主

回望而太乙官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雨帝却道遙輦御平輦微蓋還官明日召對帝曰朕自卿得雨

匠氏毀司馬墓碑壓死事文類聚

司馬溫公宋哲宗紹聖初有旨令毀隱碑豫章先生自黔安至荆南作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群公楊館登朝天下喜斷碑零落卧秋風謂此也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拆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死其碑元賜諡忠粹德

雷擊義寧寺事文類聚

宋哲宗元祐所立義寧寺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記碎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祭文成其辭始息宋史

辛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樵歌熹嘗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熹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理宗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度宗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應驗言吉凶之有應驗者

東方朔奏對泰階事文類聚

東方朔對漢武帝曰願陳泰階六符應邵注曰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

事文類聚卷中

四

為士庶人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之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

嚴豐諫蜂集不祥事文類聚

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

田者當貧後漢

有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其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

微之兄弟俱盡事文類聚

王微之字子猷晉孝武帝時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猷之

俱病為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微之曰  
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  
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秀之擲果入柱南史

劉秀之字道實宋孝武時累遷至益州刺史以起義功封康樂  
縣侯徙丹楊尹先是秀之從叔劉彬之為丹楊與子弟聰事上  
宴聰事柱有一穿榜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果遙擲柱入  
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

晉夢婦語皆應南史

陳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夢有人自天而下導  
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王策金守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  
及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

庭以雷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

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眾盛草言荒穢隋  
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  
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或言後主名叔寶反語為少福亦敗亡  
之徵云

賀拔岳見異人北史

賀拔岳魏孝武時為尚書左僕射加關中大行臺岳營河曲軍  
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岳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  
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

潘彌知吉凶北史

魏孝武時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帝在道遙圍宴阿  
至羅頤侍臣曰此處有急事人聊增懷愁命取所乘波

斯驛馬使南陽王琕之持攀鞍蹶而死帝惡之日宴還宮至後  
門驚驚不前輒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  
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醜而崩

山偉達尼言米驗北史

山偉字仲才仕魏孝靜帝時為衛士將軍中書令監廷尉其  
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方外兵郎李真三公以事並為  
而行偉少居後路達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即作  
白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  
言

羅靈顯言北史

周羅朕仕陳宣帝封侯隋文帝賜爵義寧郡公討漢王諒  
黨於晉絳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與馬自止策之不

動有飄風旋繞馬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太平邪尋即除

無為戀恨時即風止馬行後其子仲隱夢羅朕曰我明日當戰  
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  
其日也

僧孺拜官事文類聚

河南伊缺縣前每歲儀有八人者即水中灘出石燐金砂清微  
可變半僧孺為尉一日對灘見其燐之有老吏曰此必分  
司御史若足西臺常有一雙燐飛下燐下不向日僧孺拜察陽  
何惜鴻鵠言訖一雙燐飛下燐下不向日僧孺拜察陽

張率言北史

唐張率有泉鳴于夏...以為不祥連曉之張聞之曰急  
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已在門



知往

羊枯識環

羊枯五歲時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枯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特人異之謂李氏子則枯之前身也晉武帝時枯為荊州諸軍使征南大將軍

鮑靚字太玄

鮑靚字太玄年五歲時父為云本是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子有驗晉元帝時靚為南海太守

文滄五歲時母有夢事文類聚

後蜀文滄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

滄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向靖女復生索刀事文類聚

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請覓數刀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先者

夢徵

黃帝夢得二龍事文類聚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屋瓦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帝悟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上解清治者天下宜有姓風名者哉夫十鈞之弩與力能達者也驅羊數萬野之

能事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聲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

黃帝夢遊華胥事文類聚

黃帝夢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焦然飢色肝膽皆然五情喪惑於是放萬機退而閒居大庭之館肅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夫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憂憤乘空如領寢寢處若處林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神行而已黃帝既悟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遐

禹復金簡事文類聚

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衛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男子自

稱玄菟赤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馬禹乃退齋三

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

高宗夢得良弼事文類聚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若王曰帝嘗養子良弼

振

秦穆公夢觀鈞大廣樂事文類聚

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大廣樂帝錫之以策秦遂大昌

子王夢河神弗肯致財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初楚子王令尹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縻弗致也大心之子與子西使榮黃陳弗聽榮李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

令尹令尹其不動民實自敗也果敗

貞伯占夢左傳

魯成公五年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  
其夢我且人各有能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  
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滅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  
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

聲伯夢涉洹左傳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  
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予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  
占也還自鄭魯成公十七年冬中夜夢而占之曰余恐  
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

昭公夢襄公而適楚左傳

魯昭公七年楚子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遷居  
曰臣能得魯侯遷居遷居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  
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  
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  
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衛逐莊公左傳

魯哀公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左面而  
曰登此昆吾之虛歸生之瓜余為潁良夫叫天無辜公親  
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寡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  
歸曰如魚鼈尾衛侯乃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  
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

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野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

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窮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  
圖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圖因匠父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  
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夫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執  
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覓之以  
為呂姜既入焉而示之辭曰沽我吾與女璧已氏曰般女璧  
其馬往逐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  
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路

無姑夢蘭史記

鄭文公有賤妾曰無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  
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者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兄之異之  
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蘭乎公曰諸  
甥公名之曰蘭事見宣公三年

曹國人夢公子立社史記

曹靖公時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  
之諸待公孫振許之且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  
聞公孫振為政必去曹無能曹獨及靖公卒子伯陽即位好田  
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振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見言田  
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者之  
子乃亡去公孫振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  
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振  
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衛襄公夢康叔史記

衛襄公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孔成子夢協立靈公事文類聚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縶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孟縶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故立靈公

衛平為宋元王占夢史記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

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纁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授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言凶介懸兌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變澤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因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曰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索籍視圖水上漁

者五十五家上汎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殺龜見夢史記

江上有人得名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謀欲遣去人殺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

孔子夢坐兩楹而卒孔子家語

孔子夢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隳乎

手詒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隳吾將安杖詒人其萎吾將安放夫人殆將病也遽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作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孰能宗余余遽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

景公問夢致國人稱善說苑

齊景公敗於楮丘夜猶當公姑坐牀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倮屨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焉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

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者易矣

二世夢虎史記

秦二世夢白虎驚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濟於望夷宮欲祠涇

王美人夢日生武帝史記

漢景帝為太子時王美人夢日生武帝史記徵也末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為孝武帝

王莽夢高廟神靈譴責前漢

王莽地皇二年莽奉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減所夢銅人膺文又感夢漢高廟神靈譴責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劔四面提擊莽遂

居高寢

蔡茂夢未得秩事文類聚

蔡茂字子禮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光武建武中茂初在廣漢亭聖大殿極上有三穗木挑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夫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木入臣之上祿也取中穗中台之位於字未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賀職有闕公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

漢靈帝夢父怒已後漢

漢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謹使絕其命勃海王惺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惺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

許永曰此何祥其可樓乎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為悲痛勃海王惺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並改葬以安冤魂返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濟濟夢亡兒求託報書

蔣濟字子通仕魏晉王芳為領軍將軍進封昌亭侯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處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詎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領母為白侯阿今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

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

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煩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候氣難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適適亦何惜不一之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遂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自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縣事矣

蔣琬夢牛頭得郎蜀書

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言甚惡之呼問  
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  
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郎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  
尚書郎

魏延夢頭生角事之類舉

諸葛亮蜀後主時出北谷口魏延為前鋒延夢頭生角以問占  
夢趙直直訴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自破之象退而告  
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乃其凶甚矣果為楊儀所殺  
堅母夢腸繞昌門吳書

孫堅字文臺孫武之後也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  
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

集事卷四十六

十五

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宿  
而懼之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  
達好奇節子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呼延氏夢兆晉書

劉豹妻呼延氏魏齊王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  
有二角軒轅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  
也其夜夢口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  
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脉之生貴子宿而告豹豹曰吉徵也  
吾昔從邯鄲張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  
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司馬懿夢王賁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內忌外寬晚年大行殺戮夷人示族以立威權

及病篤夢賁達王凌為崇甚惡之嘉平三年秋八月崩于京師

趙雲夢引弓中弩晉書

趙雲字子龍時寇漢劉聰北地雲漢將魯微大怒引弓射之染  
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王敦夢天啗晉書

王敦尚武帝襄城公主晉元帝時累加征南大將軍始病夢白  
犬自天而下啗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  
而敦死時年五十九

戴洋應夢晉書

戴洋為郿水令吏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  
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果立元  
帝於建鄴

王導夢悅得錢晉書

王悅字長豫導長子也東晉元帝時為中書侍郎事親色養導  
甚愛之導一日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倍矣尋掘地  
得錢百萬意甚惡之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  
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將侯公兒不佳  
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曰  
中書惠非可殺者言訖不見悅遂卒

陶侃夢八翼晉書

陶侃字士行少時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  
八唯一門不得入闚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解左腋  
猶痛及成帝時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每思折翼之祥凡事  
自抑而止

姚襄夢長服衣平書

晉穆帝時姚襄之冠洛陽也夢于其服衣衣升御坐謂長皆侍立且謂侍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

羅含夢鳥書

羅含字君章曾祖丹陽太守父綏陰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畫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蘇思目新弱冠州三辟不就晉廢帝海西公時累遷至侍中

李雄母夢雙虹書

蜀主李雄字仲雋李持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跪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

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開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雋有奇表終為人主雄後果據蜀稱王

符健母夢大熊晉書

前秦主符健母羗氏夢大熊而生及長而勇果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既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

姚襄夢符堅得疾平書

後秦主姚襄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羗與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襄懼走入官宮人迎襄刺鬼誤中襄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宿而驚悸遂患陰腫

劉刺之出血如夢襄遂狂言或稱臣其殺陛下者先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

慕容德母異夢平書

南燕主慕容德字玄明錢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

傅曜夢托呂光書

傅曜為振旅督郵考覈屬將而立池令尹與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後涼主呂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某校諸縣而立池令尹與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暗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劉穆之夢泛海南史

劉穆之字道和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換船既而至一山山峯巒秀意甚悅及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

彥回夢人與卜著具南史

褚彥回累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封南康郡公少時嘗為病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像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宋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驛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彥年四十八

安都夢天門南史

薛安都宋孝武踐祚除右軍將軍初征關陝至日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歟曰夢天門開乃



中興之象邪

玄謨夢經獲免南史

宋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進向滑臺魏太武自來救而玄謨力歛器精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將士雖怨倦失人心及太武至麾下散亡略盡輔國將軍蕭斌將斬之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乃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果獲免

陶母夢天人捧爐南史

陶侃景字通明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其振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至日生

袁粲夢日南史

袁粲字景倩宋孝武時為海陵太守廢帝子業即位粲在郡夢日隨其背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慶之夢人賜綰南史

沈慶之以郡公統諸軍事時宋前廢帝狂悖日甚慶之猶盡言諫帝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先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綰與之謂曰此綰足度籍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而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

何點夢授九病差南史

何點字子皙宋明帝時微辟不就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置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拘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得德所感

齊宣孝后夢麻粥南史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勤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而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之乳后夢人以兩碗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

伯玉三夢南史

初齊高帝蕭道成在淮陰荀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君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中自謂是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敘宋元徽二年而道成破柱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為蒼梧王謂伯玉曰卿夢今旦効矣

齊高帝夢龍南史

齊高帝蕭道成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夢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藉以左道厭之上後於所樹華表柱忽龍鳴震響山谷

孫奉伯夢龍南史

齊高帝在宋明帝泰始中夢明帝寢疾為身後之慮多霸功臣每云蕭道成有不臣相道成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明帝遂前准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舊與帝款是行也帝與奉伯同室則奉伯夢上乘龍上天

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叙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第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又參軍崔靈芝夢見其弟是

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

孝昭二后夢龍據屋市史

齊世祖武皇帝諱暕字宣遠高帝長子也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已未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侍產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為龍兒年十三歲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身至足

弘景夢經南史

齊高帝十六子經出閣時始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近後弘景隱山忽夢經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歸後

三年當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

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張敬兒逆謀南史

齊張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高氏女有色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高氏為室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杜樹欹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杜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高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微中夢一餅熱如

裴氏夢鈴入懷南史

任道為中散大夫齊武帝時述妻河東裴氏高門有德行嘗夢見五色未爛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

齊武帝夢金翅鳥南史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齊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庖膳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乃驗永泰元年子夏薨年七歲

孝嗣夢移床南史

徐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齊明帝之世初在車府畫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問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

何胤過疾妻夢代南史

何胤字子季齊東昏侯永元中徵召不就及梁武踐祚召為特進先補遣領軍司馬王景之費手詔諭意給白衣尚書祿胤因辭時微遇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

梁武帝夢武負過水南史

齊武帝時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帝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  
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帝曰卿必大貴我當  
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之就  
武孫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恩天監二年帝  
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  
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  
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  
宅于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年間遂為大郡

柳慶遠父夢擢南史

柳慶遠字文和梁武帝時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初慶遠從父兄  
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得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  
夢以吾得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沈約夢斷舌南史

沈約初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累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  
尹侍中初梁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  
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  
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羣卿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  
及還未至林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至視  
之亟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  
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多少與約各  
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議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  
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上及疾止遣主書黃穆之專知  
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黃徐  
焚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趙貴召穆之約懼遂卒

梁武帝夢拜陳南史

梁武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祚殿說所夢何  
敬容對曰臣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感應斯  
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

之遠夢折臂南史

劉之遠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梁武帝謂曰卿母年德  
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  
太守如故初之遠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  
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遠後年奔憤車折臂右手偏  
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數曰豈默而王乎周捨嘗戲之  
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西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

江淹夢筆南史

江淹字文通梁武帝天監中累至散騎常侍少以文章顯晚節  
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  
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  
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  
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  
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  
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到既夢帝脫帽與已南史

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到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梁武帝  
勅繹曰到溉非真汝行事足為汝師既嘗夢武帝適見諸子  
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憲敬事焉

少瑜夢陸倕授筆南史

紀少瑜字幼瑒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練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至梁武帝時為東宮學士

子春夢郭一州南史

陰子春字幼文歷位胸山戌主泉莞太守時青州石廬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廢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辦牲醴請名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

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勤經月餘魏欲齎胸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梁武帝詔授南青州刺史鎮胸山

梁武帝夢中原侯景降南史

梁武帝夢中原蓋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朱異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異曰此字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絳紅悔無所及昇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此上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辛遂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

侯景夢焚書南史

侯景字萬景梁武帝時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入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賊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寡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書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

侯景夢犬羊在御坐南史

侯景字萬景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梁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

昭明夢班劍授綱南史

梁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晉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夾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晉安王為皇太子

鮑泉惡夢南史

鮑泉字潤岳梁元帝時以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侯景遣宋子仙任約罷之城陷執送景所景於巴陵敗還殺泉沉屍黃鶴磯先是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

陳高祖夢日南史

陳高祖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

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喜

陳世祖夢日南史

陳世祖文皇帝諱清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秀梁太清初帝夢兩日闕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

陳文帝夢得寶刀南史

陳文帝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武帝受禪立為臨川王夢梁武帝以寶刀授已同文有侯安都之敗於沌口武帝詔文帝入總軍政尋命率兵城南曉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文帝入纂皇統中寅至自南曉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文帝嗣膺寶錄文帝辭讓至于再三公卿固請其日即皇帝位

文帝夢昭達升台鉉事文類聚

陳章昭達字伯通陳文帝時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夢昭達升台鉉及旦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卿何以償對曰臣當效犬馬之勞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徐母夢雲化鳳集肩南史

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先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經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陳宣帝大建中陵位至尚書左僕射封建昌縣侯

常英夢日北史

常英字世華後魏孝文帝時以外戚為平州刺史濁貨徒敦煌

承明元年徵英復官先是英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至是果驗

魏孝文高后夢日北史

後魏孝文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冀孝文初乃舉室西歸近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孌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都曹見后奇之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嘗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閭宗宗曰此奇徵也言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主家也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樂安公主焉昭儀寵盛有司是帝心后自代如洛陽暴覺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所賦也

酈範夢兆北史

酈範字世則東魏孝文帝時除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蹀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禪營丘矣範笑荅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安祖夢雉謝德北史

裴安祖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鷄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感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魏孝文帝至河東存問故老安祖朝帝與語甚悅

夏侯大夢被杖而亡北史

夏侯大宇元廷後魏宣武帝時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未  
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  
言大心驚懼却人曰世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  
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  
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大曰卿  
昨夜當大飲溺水如此大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  
昭暴病卒其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  
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勞俄而心悶而死洗滌者  
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白下許

宋穎夢妻劉氏史

宋穎字文賢東魏孝明帝時為涼州刺史穎前妻劉氏亡後十  
五年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

涕流穎且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休之夢銅柱轉三匝北史

陽休之魏孝明帝時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  
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  
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連石轉休之呪曰  
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  
南者其夢竟驗云

爾朱榮破葛應夢北史

爾朱榮字天寶魏孝明帝時累遷至柱國大將軍初榮將討葛  
榮軍次襄垣還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  
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墮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  
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

與此人自稱已是魏道武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按榮寤  
而喜自知必勝

爾朱兆以夢勸高歡入洛北史

爾朱兆字萬仁爾朱榮從子也魏孝莊帝時功進車騎大將軍  
莊帝既誅爾朱榮兆將入攻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  
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代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  
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川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  
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慶今行必克吾比夢兆  
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一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  
我今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  
報之

爾朱兆夢攻洛北史

爾朱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  
遣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過渡津令為之縮水  
豚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掃  
而導馬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  
騎叩宮門宿衛乃覺驚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魏  
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擊坐於永寧佛寺

魏孝武帝夢當貴北史

魏孝武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李  
氏帝性沉厚學涉好武事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  
人有從諱謂已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及在田舍嵩山道士  
潘福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侯之乃帝也既而高歡遣四百  
騎奉迎帝入璽帳陳誠泣下露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



出蒲服御進湯沐連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遂即位于東郊之外帝於甌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雲龍門入

元忠夢執炬入父墓北史

李元忠將仕魏亭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昭先人也竟如其占魏孝武帝時徵拜侍中封晉陽縣伯

高昂夢為奴所殺北史

高昂字叔曹東魏孝靜帝時封京兆公使奴京兆侯西魏宇文泰軍京兆於傅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二脰時劉桃捧在勃海亦夢京兆言折得理將公付賊賊

知昂必死還奔馬昂心輕敵地旗通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

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有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閣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道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虞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

泰初母夢風雷北史

賈泰字世寧母夢風雷泰起若有雨伏窗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霽灑而驚汗遂有娠泰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清夢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至魏孝靜帝時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

齊武明太后夢龍而孕北史

齊武明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龍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魏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脫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龍帝怒按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搃之帝於昆季次免九蓋其徵驗也

士遜夢父北史

李構齊文襄時為定州長史將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議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禁游道而訴焉士遜書即如夢者見將道怒已曰我與構思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誣陷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鄭妃夢人斬汲北史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神武子彭城王浹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汲第至內室稱勅呼汲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汲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汲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汲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汲見殺

貴母夢老人授子北史

宇文貴字永貴父莫豆平後周武帝保定中以貴勲贈柱國封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慶父夢登樓遠席北史

柳遐字子昂幼而爽邁形貌巖然髯威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

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梯甚峻履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遠恨吾不及見耳吾向後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及後周武帝保定中徵入朝果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

達奚武因早祀神夢覺而雨事文類聚

達奚武周武帝保定中以太保為同州刺史時旱武祀華山廟岳既高峻人難登武年逾六十攀藤而上晚不得還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旦而澍雨

琳母得石夢仙北史

高琳字季琰母嘗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

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屠之精若能寶待必生令子母驚寢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子因名琳字季琰北周武帝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進位柱國

薛裕言夢雨檀而卒北史

薛裕字仁友隋文帝時為相參軍事裕曾宿于京兆韋夏之廡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也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檀之憂尋卒

尹氏夢老翁賜子北史

魏簡公第五子名瑞母尹氏初有娠偶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其有筮

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預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

陳奇夢鬼屢北史

陳奇長於易與特雅不合雅遂抵奇罪下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初奇被召使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

李庶托夢趙起見養北史

李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庶兄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將福託劉氏為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船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

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為趙起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果賁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李嶠夢雙筆唐書

李嶠字巨山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唐高宗時中進士第

知章夢鑿心唐書

知章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割焉驚悟思開徹遂偏明六經唐中宗時為太常博士

鄭氏夢巨人界稱唐書

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方姓夢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視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鄭啞然應後中宗時內秉機政符其夢云

李適夢論大衍數唐書

李適唐肅宗時為工部侍郎嘗夢與人論大衍數稽而曰吾嘗  
蓋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嘗墓樹十松焉  
及未病時衣冠往後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旨及素琴于前士  
貴其達

玄宗夢紫雲三覆唐書

玄宗揚皇后帝在東宮時紫雲初入為良媛時太平公主忌  
帝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織悉必開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語張說  
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決劑以入帝於曲室自責之  
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  
止遂生男是為肅宗

李白母夢長庚唐書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  
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  
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白唐玄宗時為翰林學士

唐玄宗夢梵僧果育釋氏遺經

唐玄宗開元四年天竺三藏法師輸波迦維無云善至京帝初  
夢梵僧風度瓊異因追畫工授以形段闕于殿壁反畏至入對  
帝熱視乃夢中所見僧也悚然異之館于西明寺寧薛諸王皆  
降禮欽重

明皇夢鍾馗啖鬼而瘡疾頓瘳事文類聚

唐明皇開元中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詔疾作畫夢一  
小鬼衣絳帛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指一鈞扇盜太真繡  
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

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竄人物如藏  
耗即耗人家喜事人慶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  
藍袍繫角帶執朝靴徑捉小鬼先刺其目然後摩而啖之上問  
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  
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祿袍以葬之感恩發誓  
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瘡疾頓瘳乃詔畫工  
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親立筆成圖進  
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賜以百金

寶參夢賜半臂錦唐書

唐德宗時寶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  
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  
豈上以某功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

李德裕唐武宗時為宰相嘗開鑿新繁縣東湖是夜夢一老父

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  
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杜牧夢白駒唐書

杜牧唐武宗時為考功郎中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  
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  
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精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鄭光夢御大車載日月唐書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唐武宗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洞照六合宿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閱月宣宗即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紫平盧軍節度使

馬裔孫夢神授筆事文類聚

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開府其地有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

仁裕夢剖腸胃五代史

王仁裕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後漢高祖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太祖夢鶴知延徽至遼史

韓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

遼興宗夢吞金雞遼史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小字褥斤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熙面復視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後至與僕從皆墜異之久之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

金康宗夢應太祖龍位金史

康宗歲癸巳十月夢逐狼屢發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僚佐眾皆曰吉尤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康宗即世太祖龍位

萬公應夢命名金史

張萬公字良輔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至一室勝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金海陵正隆二年進士第

范質母夢人授五色筆宋史

范質字文素後梁時父守過鄭州防禦判官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後周太祖時官至宰相

高防夢印宋史

高防字修已性沉厚守禮法後漢隱帝時授屯田員外郎改授儀令時楊邠用事與防有隙未幾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門入授防防審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為主刑官乎俄而周太祖即位起為刑部員外郎吏齎印至一如夢中所觀

楊礪夢來和天尊宋史

楊礪字汝礪廣順中周世宗節制瀘州礪曾文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觀官衛者非人間殿上王者垂珪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案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與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礪以籍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來王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也還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為推官嘗問礪同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及卒帝冒雨臨其喪礪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太祖文悅五夢宋史

辛文悅以五經教授宋太祖初時從其肄業周世宗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遯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

聖祖夢蛇化龍宋史

太祖微時客居至漢東依董宗本而避諱憑藉父勢太祖每避之避諱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化龍飛騰東止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避諱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遯諱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遯諱再拜

呼萬歲

王處訥夢納星鑑宋史

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授洛河石如麵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竊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宋太祖建隆二年以欽天曆學誤詔處訥別造新曆遷少府少監

李至母夢仙授圖宋史

李至字言幾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及長辭華典瞻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轉為翰林學士

臧丙夢父指星宋史

臧丙字夢書內舊名愚字仲四既孤常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父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人因望而拜既畢執丙曰吉祥也丙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後太宗時為司農少卿拜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

宋史

凌策字子美上宗雍熙中舉進士起家尋拜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初登第策以六印加綬上遣之其後往劾外凡六任時以為異策勅中書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

神神補錄宋史

錢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土一培之後鎮華州節鉞二十年宋太宗時進位檢校太尉

趙自然因夢辟穀宋史

趙自然家茂滋旁以畝為業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嚼食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開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茶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痛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篆符籙耳童為元道歌言修鍊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

龐母夢月宋史

宋真宗皇后劉氏初后母龐氏夢月入懷已而有娠遂生后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穀蜀人龔美携入京師后年十五

入襄邸置之王宮真宗後立為皇后

宋真宗夢葉得蔡齊事大加崇

蔡齊字子思宋真宗時人也帝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首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折第一卷乃蔡齊

冠城母夢珠宋史

冠城字次公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有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第真宗天禧中為河北轉運使

黃亢母夢星須宋史

黃亢字清臣母夢星須于懷鞠而吞之有娠亢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宋真宗時王隨知杭州亢作詩以諷隨

章母夢積勞宋史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鉤事閩為建州刺史還家適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負復夢家庭積勞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莊重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元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

查道夢神致爵宋史

查道字湛然好學嗜弈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暇玩極於卑倫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真宗時果加刑部郎中進右司郎中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

真宗因夢建廟宋史

王欽若字寧國仕宋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大中祥

符初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為大書儀衛副使先是真

宗嘗夢神人言賜大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

午木工董於殿前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

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成儀奉導至社首

跪授中使執捧以進真宗至舍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

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顯增建廟庭及至威

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

梅詢字昌言性下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教為朝廷

言兵嘗知濬州後坐薦舉未能貶懷州團練副使真宗時在濠

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

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貴顯夷簡力也

宋庠母夢道士授書宋史

宋庠字公序父杞嘗為九江掾與其妻鍾構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庠仁宗天聖初擢進士第一

沈母徵夢宋史

劉沆字冲之祖景洪始揚行密得江西衛將彭玠據州自稱大守屬景洪以兵欲脇眾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

居不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玠幾活

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

書堂即故蔡榮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

而有娠乃生沆及長個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宋仁宗天聖八年擢進士第二



劉沅夢所頭為狀元事文類聚

相國劉沅宋仁宗天聖中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所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釋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公詰之曰所却頭留項在裏蓋南音呼沅為項也後果第二人及第

李迪夢剝髮為狀元事文類聚

李文定公迪美髯宋仁宗時御試前一日夢被人剝削俱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為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沅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狀元及第

楊大年夢至人添壽事文類聚

楊大年宋仁宗時年三十七為翰林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僕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寓三十七字六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增山人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楊寔致友人作夢宋史

楊寔字審賢少有雋才仁宗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寔也遂擢第一公卿相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賜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寔作龍寶山人寔自謂龍首我名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李氏夢墮月生純仁宋史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見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性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宋仁宗皇祐元年中進士第

韓氏感夢生富弼宋史

富弼字彥國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鳳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文才

馮母夢得蓮花宋史

馮元字宗道進士中第授江陰尉累遷翰林學士史館修撰仁宗時卒贈尚書諡章靖元七歲時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花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書子以兄之子聽焉後

余靖夢死秦亭宋史

余靖舉進士擢集賢校理仁宗嘉祐中官至工部尚書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亭也

張洞夢兆宋史

張洞字仲通美宗時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在棣時夢人稱教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求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

滕母夢虎生元發宋史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偶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英宗時舉進士後仕至龍圖學士

郭祥正母夢李白宋史

郭祥正字功父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堽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李白後身也神宗熙寧間中進士第

范母夢鄧禹生祖禹宋史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先世一偉丈夫被金甲入殿  
宣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宋神宗時司馬光  
薦為秘書省正字

趙鼎因夢更名宋史

趙鼎初名種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鼎遂更云官至吏部尚  
書宋神宗時以太子少師致仕

執中夢神人宋史

喬執中字希聖調任城王神宗時累遷給事中寬厚有仁心  
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紹聖中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詰旦為客  
言之少焉談笑而逝

伯虎夢收父書宋史

唐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改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

皆有象法哲宗元祐三年其父將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  
山伯虎夜半號庚曰吾夢收父書後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  
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喪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  
吾決美起裹糧黎明走洪川戲舟遇江漲聲援數十里客舟皆  
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哨以厚利  
不許伯虎趨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望  
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  
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吳仲庶夢石事文類聚

吳仲庶作守金陽有三大石甚奇時夜仲庶夢三舉子求衣且  
曰若不冉祐明日當為燒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識  
原其意既而視其縣見兵馬司狀中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

之用公遂悟教寺僧愛護宋哲宗元祐中毛漸作淫欲移置縣  
令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

洪興祖夢六刀宋史

洪興祖高宗時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  
號乎已而果然

蕭燧夢松栢宋史

蕭燧字照鄰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使知儋智高反燧  
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  
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  
平江府觀察推官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  
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宋孝宗  
時遂國子司業

汝愚夢授湯鼎宋史

趙汝愚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初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  
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說者以倡引  
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汝愚  
劉屈楚唐魏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曰  
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從胃之意必欲殺我我死  
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登所害暴斃天下聞而  
冤之

鄭惠叔夢立石事文類聚

鄭曰鄭矯惠叔宋孝宗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  
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  
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視則有大石蒼然如雲梯之已絕

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

范父夢雙日照庭宋史

范應鈴字旂叟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屬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寧宗開禧中舉進士調永新尉仕至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

江萬里兆夢宋史

江萬里字子遠自其父燁始一子燁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有辱其能杖燁健士璘僥首不落歸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今石官以杖士人自意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夢陳夢之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貴者

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僥有鋒穎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宋理宗時拜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承祐夢贈著草宋史

孫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將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

實禹夢祖父戒言修德有報事文類聚

實禹鈞家甚富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夜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聞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尹思貞得夢而卒事文類聚

尹思貞字季勗明春秋選四門助教撰諸經義撰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父辟居而會親族叙訣二日卒

杜鵬舉夢鳥旁曳脚事文類聚

杜鵬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於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柱上本為鵬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漸而謂之曰汝不為鵬即汝之名字當為旁而曳脚也名字且前定况官與壽乎

邊錫夢靈運託為子事文類聚

宋邊錫初生父為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為父子錫生貌類夢中若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充湘潭號為邊羅漢

之事夢魚來謝事文類聚

梁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日仲夏有遺生鯉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又夢來謝云當令君延筭

魯公放蛤來謝事文類聚

魯公好放生以蜺蛤之類人所不放而活命之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籠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張詠夢坐黃兼濟下事文類聚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戴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詳疑以有欽嘆之意公翌旦

即遊典客諸西門詩黃承

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報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過禾爰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未爰未熟小民艱食之際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奉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素公蒙二吏按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者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皆然

崔悅放龍事文類聚

崔悅尚書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著青綠羅衣拜告求生既寤見器中有水泛龍正十九頭遂請水吹放之

陶穀鬼眼事文類聚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吏附耳曰求錢千萬穀不應又云

錢伍萬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必不至顯位

關陵見夢事文類聚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刺煩拔之當有後報沐頭果有一朽棺頭穿壞關陵墜地草生目便為拔草內着棺中以履塞穿即於關陵處得一雙金指環

張雷通夢生三耳事文類聚

兗州張雷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令為判錄申天曹天曹先之府君悅與雷通額上安一耳既而夢見雷通生一耳尤更聰俊時號三耳秀才

柳慎生耳事文類聚

方陰官以事懇上元夫人而不允聞陽世有士人柳慎善為文遂追令為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得額癢輒搔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下有三耳秀才

殷延嗣夢朱揆及第事文類聚

孝廉朱揆居永嘉苦學與表兄殷延嗣同宿殷夢一人直抵房謂曰朱揆其年某月某日杜何郎下成名覺而說之未曰何戲言之甚邪揆遂將朱禮經疏後紀之至末年西上後果於杜侍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差

克翁夢為元史

李永魯字子掌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諫用神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掠江西以家自隨生神贊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為異神贊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神不恤而為學益力乃自順陽徙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為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神至神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為易今名字以夢故

劉因夢馬而生元史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殷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保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遂性理

之詩長燭元世祖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  
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  
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  
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

黃潛母夢星而娠元史

黃潛字晉卿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  
潛潛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  
四方元仁宗延祐二年中進士第

酸齋母夢神授大星元史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惠公名貫  
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為氏復以酸齋自號母廉氏夜夢神  
人授以大星授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異既長精力超人

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元仁宗時拜翰林學士

馮母夢文昌元史

呂思誠字仲實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欄衫紅鞵束帶趨而  
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入國  
子學中元晉王泰定元年進士第

歸賜母夢日出元史

歸賜字彥溫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  
來掩之及名賜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文宗至順元年登進士  
第授同知潁州事鉅奸擊強人不敢以年少輕易之

黃澤母夢聖元史

黃澤字楚望由馬學苦思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  
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

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  
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  
元順帝至正六年卒

達禮道告夢而卒元史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幼穎敏經史過目輒解元順帝時累遷至  
中書平章政事達禮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刺章者  
阿兒剌氏阿魯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  
下以傳于汝汝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廢壞我家  
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  
語汝明且坐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耶  
強汝告而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  
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刺章果見顯

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顏面  
卒矣

符識 符合識語者

晉元牛繼馬後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深忌牛氏遂為二楯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  
佳者而以毒酒餵其將牛金以其先得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  
說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晉元帝亦有符云

李龍得玉版晉書

後趙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  
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慕容儁之應也

齊高帝備應符識南史

齊高帝昇明二年冬延陵縣李季廟湧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湧井奔涌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本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大堅白字色乃黃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會稽剡縣有山名剡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剡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兒嚴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皆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其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持帝小字也河洛識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曰蕭蕭草成道德盡備按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

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爾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人曰皇帝運興千奉願諸雍州刺史蕭亦奔奔斧以獻按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璽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一世之數三十二者三十三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若是今備之云

岳議 謠言成識者

取錄月期 國語

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繆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緒之旂鴉之奔奔天策焯焯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郭偃知重耳之入 國語

平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矣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矣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倚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也鎮撫國家為王妃也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序之迷意以導之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長安女子狂呼 漢書



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肥水是其應也又誰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誰云魚羊斗牛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牛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又為姚萇所殺果驗

符堅授龍驤之微音書

秦主苻堅將寇晉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實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

范雲事關蹕聲南史

范雲字若龍常春高帝永明末梁武尚在布衣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雲之舍易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梁武

齊武帝時小兒任咸南史

齊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言武帝靈駕而鼎業傾移也永明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於地謂之闌鑿鑿之為言族也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禁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紗為帽半其裙而折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攪攘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為忽遽倚勸攪攘之言於是驗矣

梁武言及舊識南史

梁武帝嘗與范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開外述國識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營書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妻為六宮有天下此姬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

武帝錢識南史

初梁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為九佰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為六佰識者以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歷數非人事也

侯景識南史

侯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敢肉不異凡等世間將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誣呼為開梨景甚信敬之景常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王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比盡并江陽主亦預食例景焚骨揚灰曾羅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梁元帝命烏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

後主伐水與謹南史

陳後主時令人於湘州採水搗造正寢檝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既而漁人見棹浮於海上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冠來無際畔始比齊末諸省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梁朝亦有

此種識者以為省主將見省之兆

并州謠言北史

庶人楊諒隋文帝第五子封漢王陰有異圖并州謠言一張緯兩張緯客量少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緯別授則二緯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為屬之

金陵解字識事文類聚

唐僖宗時黃巢將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鎖矣遂解去

字識 有字見成識言者

松昌谷有石青質白字釋氏通鑑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八月四日源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十年太子李治善燕山人士樂大國主仁滿千古五六七王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等乃至為善源州奏丁朝群公擬字繫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使以玉帛詣其谷祭之

靈見 死後精靈顯見者

夏侯氏清英如生北史

夏侯氏魏宣武帝時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初與南人辛謙度還江文通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聞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

飲宴儼或有知庶共歡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身大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以若獻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雖僧明心有畏恐披蕭欲出使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嗜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噴其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升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禍盜咸有次緒

長安宣政殿鬼遊事文類聚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每夜見鬼騎衣鮮麗浮其間唐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傳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

長安宣政殿鬼遊事文類聚

自有遺誤耳明奴因許與之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今在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飲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以此其事遂絕

宗元見羅池唐書

柳宗元唐憲宗時為柳州刺史宗元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韓愈因碑以實之

陰助 偶有陰靈之助者

歷代寄載續火野言

歷代祖世皆殖億客萬人皆產鉅億當從漢歸未達家數十

里路傍見一婦人從世求寄，行可數里婦謝去，謂世曰：「我天使也，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故以相語。」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緩行日中，火當發，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宜黃侯龍見致勝而史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陳後主、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八千餘人，沿江而下，欲趣蕪湖，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三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以充軍用。隋將楊素、李弼等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關，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二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貴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龍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船，更決死一戰，於是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驟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

穆崇隨後走免難北史

魏道武帝時，穆崇隨後走免難。北史：穆崇，遼東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警，崇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阮中。徐乃獨馬奔去，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追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

秦彥誠自破得脫唐書

秦彥，本名立，隸伍籍，傳宗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夢神曰：「秦彥，而從我去，宿而視，城破因得亡。」令即更名彥，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貫入黃巢黨中，賊與計，勸降高駢，累表，和州刺史中。

和初宣歙觀察使齊滿病，彥代之。

溫琪數獲不死五代史

華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披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縣，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其家，後事梁崇，崇有戰功，附晉崇官至左驍衛上將軍。

李克用禱馬五代史

李克用，唐昭宗大順二年，拜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攻三谷于鎮州，擢常山以西，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厭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焉不嘶馬，倘不嘶，以免。」

全斌漂舟泊岸宋史

耿全斌，父顯，懷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顯携謁陳搏，搏謂有藩侯相，顯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泊江，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太宗即位，補東班承旨。

陶弼見溪龍開宋史

陶弼，字商翁，少儼，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弼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闕，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泥土拔，又出大雲，各卒，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宋仁宗時，官至東上閣門使。

李顯忠立傳宋史

李顯忠，初名世輔，南歸宋，賜名顯忠，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嘗產數日不能乳，僧過門曰：「所產乃奇男子，當。」

以劍矢冥母旁即生已而采生顯忠立於蓐威異之

楚鼎元世祖時始受符印十八年東征日本鼎率千餘人從左

丞范文虎渡海大風忽至舟壞鼎挾破舟板漂流二晝夜至一

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泛來

集遠領之以歸

感物 以人偶感於物有異者

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管嗚呼軍

人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

陸士衡黃耳致書晉書

陸機字士衡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晉惠帝時趙王

倫輔政以機為相國參軍倫將篡位以機為中書郎倫誅齊王

問疑機與謀遂收機吳王晏教理之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

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

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

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

楊生犬數救死事文類聚

晉廢帝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飲酒行大澤草中眠時

寒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

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他日

又聞行墮下空井中狗呻吟微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生日

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

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

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

五日狗夜走歸

恭容鹿因馬止難晉書

燕王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

就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踴躍人莫能近就曰此馬見異先

朝孤常使之濟難今不欲著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追就

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子儁比之於鮑氏驄命

謝昌寓齊高帝時為劉俊廣州參軍性甚至嘗養一鵲昌病

病二旬而鵲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鵲遂飛去

何胤字子季梁武帝詔為特進光祿大夫不就胤常禁殺有虞

人逐鹿鹿往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鵲紅色集講堂馴

狎如家禽

張彪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晝夜樂聲不息刻令王懷之不

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時陳文帝已據廣陵時及會稽

虜乃遣沈泰與寶真還州防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及與岐迎陳

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

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嚴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

之張彪時中進容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會稽

子 176-808

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形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倉在庭前後未嘗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鹿眠未覺黃倉警吠却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鹿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道相逢却不能生得遂殺鹿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倉號呼鹿屍劍宛轉血中有若哀狀陳文帝遣章昭達進軍迎鹿妻便拜稱文帝教迎為家主鹿妻楊氏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鹿妻墳冢既畢黃倉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而妻楊氏即割髮毀面慟絕誓不行投於井文帝遣軍人出之垂死以火燒濕復投火死

洪進齋前集稿宋史

陳洪進泉州人後晉出帝開運元年漳州殺程贊迎延政從子繼成為刺史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三年延政入江南洪進在泉州日方畫有蒼鶴翔集內齋前引吭向洪進洪進視之有魚鯁其喉即以手探取之魚猶活鶴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

狗報主昨奴頭事文類聚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得殺然然及妻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暇奴當戶倚張弓插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取唯注睛舐屑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

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鶴聽講經事文類聚

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噪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鐘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怪誕怪異妄誕者

子楊聚衆晉書

晉成帝咸康中石季龍據襄國為趙天王時趙境內有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

李姓名為李子楊將于郭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譚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謀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頭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

梁武時振振之謠而史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振振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精爽

有精爽與獸人者

荀偃視不可含左傳

魯襄公十九年晉侯伐齊光馬魯襄公享在具卿子蒲圃而荀

偃蹇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  
請見弟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  
撫之曰事具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  
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李瞻刺腹言哭自若南史

梁簡文帝時李瞻起兵為賊所執送詣建鄴侯景先出之市中  
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哭自若見其膽  
如升焉

慕容恃德停柩易馬北史

盧潛雅性貞固齊文宣時除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祖珽常要  
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怒

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蟲  
我死特上驛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  
巫祝以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驛馬其子遽奉  
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

建寧王喪輜不動唐書

代宗大曆三年建寧王倓喪於彭原既至城門喪輜不動帝謂  
李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艱難定策  
者必為挽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進辭輜乃行觀者  
皆為垂泣

凶年

異常荒歉之歲

關中斛米萬錢晉書

晉惠帝永平七年關中饑米貴餓詔骨肉相賣者不禁  
飢民鳥面鵲形南史

梁武帝大寶元年時江南大飢江揚獨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  
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  
岳芟實荷花所在皆斲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  
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鵲形俯伏林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  
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  
骨成聚如丘隴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七

夷狄門

裔族

夷狄之苗裔世族

西羌出三苗之裔後漢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平河首餘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鄰嘉平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

母兄亡則納娣嫂故國無經案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與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然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羌人爰劔為豪後漢

羌無爰劔者為秦厲公所執以為奴隸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藏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劇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其神怪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劔教之田畜墾落種人休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為無爰以爰劔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

後世世為豪

巴郡五姓之族後漢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曄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君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

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習比不更

板楯蠻夷之裔後漢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項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賤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輪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什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資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漢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

西南夷諸國之號

夷洲廼徐福採藥之所後漢

集部

夜郎姓竹後漢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逝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  
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之有才武自立為夜  
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  
子賜其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為立後  
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

西南夷滇王之國

湟中胡大月氏之別後漢

集事卷十

繫獸大種後漢

南蠻者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乃募天下有能  
犬戎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女時帝有五色  
狗曰繫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撲之乃得此  
狗人獻之帝以繫成頭此為犬其文五  
繫因名下今之後繫瓠遂街人頭造闕敷怪而諺之乃吳將軍  
首帝喜而計繫瓠不可妻以女又無封爵之道欲報而未知  
宜女謂帝下今不可違信因請行不得已乃以女配之繫瓠  
女走入南山石室中陰絕人跡不至今辰州是於是女解去

蒙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不得進後生六男六女其後因自相夫妻織績八尺好滌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窰帝賜以名山廣澤號口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吐谷渾分立西夷

西戎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關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關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關其常性何怒於人乎別甚異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焉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上室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焉而

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焉遠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焉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

吐谷渾葉延寧祖晉書

吐谷渾氏葉延寧性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寧曰自義皇以來待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

侏儒國身長四尺

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

射而食之

久間氏後為蠕蠕

蠕蠕姓郁久間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間木骨間者首亮也木骨間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間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豁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間死子車廋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改其號為蠕蠕

高句麗立國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

今集卷南十

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天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驥者食令瘦驚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馬達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過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為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初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純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

百濟立國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素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  
如姬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感  
有姬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豕豕以口氣哺之不死後徙於  
馬蘭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召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  
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鱉皆為揚東  
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馬初以百家濟河號百濟

日陸春招誘驪城北史

徙何故就春出於遼西其伯曰陸春則亂波賣為漁陽烏  
丸子大原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槍唯庫尊官無  
乃囑曰陸春口中曰陸春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  
慧權相益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尊官以曰陸春為健  
使將人詣遼西遂食招誘亡叛遂至驪城

單于女就狼北史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愛其  
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  
素紇氏斛律氏解氏護骨氏其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  
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  
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  
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徵之問耳後一年乃有一  
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  
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  
之其姊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為狼吞而產子  
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無鄰統大帥當  
種各有君長為性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關無行

陣頭別術突乍出中人不能堅戰

突厥狼種北史

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帝滅沮渠氏阿史那  
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  
借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  
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  
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惡瘡國遂被滅泥師都脫別感異  
氣能徵占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  
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  
慶折水其一居跋斯慶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初有阿謗步  
種類並多突厥大兒為出大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  
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

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女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  
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長者即推立之阿史那  
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  
種也

突厥狼種北史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  
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  
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復  
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  
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  
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  
遂生十男十男長外姓女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旗不忘本也

吐狗國男狗女人五代史

吐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熊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第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嚼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

匈奴諸部五代史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荅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墨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名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

如飛

的斤祖系至傳交州元史

玉倫的斤祖名不可罕無父母乃樹癭中生土人養既長為君傳至的斤三十餘君矣嘗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議和親以息民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其地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疆以有此山也蓋據其山以弱其國乃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的斤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醢醋其石碎乃輦而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卒突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

高昌國王樹癭而生元史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王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氏人土田而為之君長

異相夷狄人有奇異生相者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

高壽

夷狄有高年者

鮮卑老奴魏書

并州刺史卑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漢無十許人歲言語飲食如常人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遜讓夷狄有能讓立者

突厥叔姪讓立北史

隋文帝時突厥的斤沙鉢略卒初攝國以其子雍虞闕性懷遠令立其弟弟讓讓虞雍虞闕遣使近處羅侯將立之虞雍侯

曰我突厥自木打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雖虐割又遣使謂虞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今根本反同枝葉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歲羅侯竟立是為葉護

### 忠義

蓋也合義於本國者

唐太宗貞觀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莫之從其

禮大尸起家滿束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膝臣也頡利始生以拔渾邪至是哀恻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家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浮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

### 孝行

夷狄能孝父母者

吐谷渾視連絕遊田晉書

西戎吐谷渾辟奚死世子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乾歸拜為白蘭王幼庶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熙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

葉延縛草報父讎北史

吐谷渾延被羌苗姜聰所殺有子十二人年延少而勇米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叶泣涕其母曰儼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曰若不勝吞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妨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呂黎公吾為公孫之子按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遂以吐谷渾為氏焉

視連絕宴北史

吐谷渾葉延死子辟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辟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智郎華夷父也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五年

羅支天稟仁孝唐書

頡利可汗子疊羅支有至性既食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太宗聞而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 友愛

夷狄友愛於弟者

辟奚思弟晉書

辟奚西夷之君也素友愛三弟既誅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今寄食而已遂以憂卒

### 事中國

能服事中國者



阿豺歸命

吐谷渾阿豺自立自號驍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沙州也  
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其并氏是地方數千里號為驍  
國入何水也其水名曰阿豺水東流更有何名曰何部  
熱江至巴都入江阿豺入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遠表  
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封為澆河公

高昌來貢

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焉昌城取其地勢高故人民昌  
以為名焉後魏初沮渠無諱自署焉昌太守無諱死焉茹以關  
伯周為焉昌王高昌有王始於此後魏至隋皆來貢獻

回鶻入貢

回鶻本匈奴之別裔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後魏號鐵勒唐初  
號特勤後稱回紇其君長曰可汗自貞觀以後朝貢不絕

大食朝貢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樂善者探穴得文石  
以為瑞乃糾合其衆剽略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為王據有波  
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

龜茲朝貢

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衣黃衣寶冠與案相九  
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葉布博易有米麥瓜  
果西至大食國行六十日東至夏州九十日或稱西州回鶻或  
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自天聖至景祐四年入貢者五

內附

能附於中國者

賢果舉來附

哀牢夷者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果遣兵乘旱船南下江漢擊  
附塞夷庶多見其種庶多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  
風飄起水為逆流飄涌二百餘里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  
千人賢果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康多康多王與戰殺其六  
王哀牢者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  
賢果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曾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康多輒被  
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果等  
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  
守鄭鴻降求內屬老武封賢果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

沙州朝貢

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唐宣宗大中五年張  
義潮以州歸順

渤海來降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唐高宗年高麗徙其人居中國則天萬歲  
通天中契丹攻陷營府有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遼東唐宗以  
為急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國所有扶餘肅慎等  
十餘國歷唐累後唐朝貢不絕後唐天成初為契丹阿保機攻  
撲餘城下之改扶餘為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阿保機  
死渤海王復攻扶餘不能克歷長興清泰遣使朝貢周顯德初  
其酋莫崔烏斯等三十人來歸其後隔絕不能通中國太平興  
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大驚河平小校李勣等

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

諸闕陳樂宋史

西南諸夷國王太宗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瑋遣其使龍光進奉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秋稻以木弩射獵鹿充食每三二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財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光進之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謂其曲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猴使者衣虎皮曳裘以虎尾掉首為飾詔授漢瑋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

蒙漢誠詰闕貢獻宋史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蠻夷撫水州其酋皆蒙姓雖有會由收殺粟甚少但以整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他處太宗雍熙中數寇邊境掠取民口畜產詔書招安補其酋蒙令地殿直蒙令札奉職成甲中又數為寇盜止令邊臣驅逐出境其黨校獵者凡三十餘人宜州守將因擒送闕下上召見詰責之對曰臣等蠻陬小民為飢寒所迫耳上顧謂左右曰昨不欲盡令殺戮顧無類矣因釋罪賜錦袍冠帶銀綵成最遺之逾年酋長蒙項等六十五人詣闕納器甲百七十事又蒙漢誠蒙度璋蒙瑛來朝上器甲數百及毒藥箭誓不撓邊比歲皆遣使來貢及輸兵器乃授漢誠官賜物有差

廣州夷族來歸宋史

占誠太宗雍熙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關送占城夷人斯當娘并其族一百五十人來歸分隸南海清遠縣

占城夷人來附宋史

占城太宗端拱元年廣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來附

大理慕義公貢宋史

大理國即唐南詔也神宗熙寧九年遣使貢金裝碧玕山纓帽刀劍犀皮甲鞍轡自後不常來亦不領於鴻臚徽宗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瑑奏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德願為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瑑置局於賓州

上書夷狄致書於中國者

南越王上書求援宋史

南越王興與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發兵大子使戰助往諭意南越王胡瑛瑛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交州黎桓獻俘宋史

交州黎桓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上言欲以高麗傳九十三人獻于京師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之給衣賜資糧遣還占城詔歸其王

獻方物

以本國產物獻于中國者

越家獻白雉事文類聚

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及漢平帝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薦宗廟

西戎獻劒刀事文類聚

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劒亦力切玉如切泥

時渠國貢火齊鏡事文類聚

周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寸暗中視如畫人向鏡中語則鏡中響應之

粵王佗奉貢職前漢

文帝元年南粵王趙佗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珠具五百挂露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

大宛國歲獻天馬前漢

大宛國王蟬封與漢武帝約歲獻天馬二匹

邾支國貢馬肝石事文類聚

漢武帝元鼎間邾支國貢馬肝石百升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甘泉殿有髮白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諸曰不願方伯惟願拭肝石

烏孫大宛獻神馬史記

武帝時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騊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

烏孫獻方物史記

烏孫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焉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娶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傷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犬馬及象軒善眩人獻于漢

蠻夷獻白雉白兔後漢

漢光武時十三年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肅慎國重譯獻弓矢魏書

魏陳留王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三尺五寸楷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枝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

倭國獻白珠生口雜錦魏書

魏邵陵厲公時倭國王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披邪狗等

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

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扶南貢馴象晉書

扶南國去林邑三千餘里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朝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還之

大宛獻汗血馬晉書

晉武帝泰始六年九月大宛獻汗血馬者來貢方物

伏飛督王獻鵠鳥晉書

穆帝升平二年三月伏飛督王饒獻鵠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大宛獻馬晉書

秦主苻堅時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米鼠五  
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近千里馬  
所獻馬其悉逐之庶克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  
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師子國獻玉像南史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晉安帝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  
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刑制殊特始非人工此像歷晉宋  
存元官寺先有微士載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  
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屢妻  
潘貴妃作釵釧

高麗王獻諸白馬南史

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諸白馬

天竺國獻金環南史

天竺迦毗梨國宋文帝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  
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亦白鷄各一頭

呵羅國獻金剛指環南史

宋文帝元嘉七年呵羅單國都蘭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  
指環赤鷄鷄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

高麗王獻馬南史

高麗王高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獻馬八百疋孝武大明二年  
又獻肅慎氏柁矢石絮

婆皇國獻方物四十一種南史

婆皇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  
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為婆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

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  
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鷄

槃槃國獻佛牙畫塔南史

槃槃國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  
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畫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  
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并菩提樹葉唐糖等香

鄧至國獻馬南史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宋文帝時王象居耽遣使獻馬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通  
號安止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蒼四百斤馬四疋

于陀利國獻金芙蓉南史

于陀利國在海南洲上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  
留陀獻金銀寶器後跋陀死子毗針邪跋摩立梁武帝天監十  
七年遣長史毗負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

中天竺國獻琉璃唾壺南史

中天竺國梁武帝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瑞  
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扶南國獻珊瑚佛像南史

扶南國跋摩梁武帝天監二年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

天竺國獻珊瑚佛像南史

梁武帝天監二年天竺國獻梁帝珊瑚佛像

林邑國獻白猴南史

林邑國范文贊子天凱梁武帝天監九年奉獻白猴

于闐國獻方物南史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武帝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步鄒十八年又獻瑠璃鬘

鮮卑獻馬駒南史

鮮卑慕容氏休運等梁武帝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瑠璃鍍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等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西將軍護軍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盤盤國獻佛牙釋氏通記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盤盤國獻帝佛牙

波斯獻佛牙南史

波斯國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

婆利國獻金席南史

婆利國在州東南海中洲上梁武帝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鸚鵡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扶南獻瑞像等物南史

扶南國留陀跋摩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珠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

滑國獻黃獅子南史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梁武帝普通元年遣使獻黃獅子白貂

裏波斯錦等物

扶南獻旃檀像釋氏通記

梁武帝普通元年扶南國獻旃檀瑞像

扶南國進貢物南史

扶南國梁武帝普通元年至大同九年時累遣使獻方物又獻生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實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羸形

丹丹國獻牙像火珠南史

丹丹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高昌國獻鳴鹽枕南史

高昌國魏氏子堅梁武帝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毘毘等物

浮鵠山女人進紅席南史

梁武帝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為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

于闐獻玉佛像釋氏通記

梁武帝大同七年于闐國獻玉佛像一身

盤盤國獻馴象南史

梁簡文帝大寶二年九月盤盤國獻馴象

蔡利延等遣使進獻北史

蔡利延吐谷渾之後也魏太武討之於白蘭蔡利延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車七年遂還舊土蔡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拾寅自恃嶮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

頰盾國獻獅子北史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一月頰盾國獻獅子一

洛那國獻馬北史

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劍

疏勒國送袈裟北史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袈裟

月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

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

波斯獻馴象北史

魏獻文帝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武帝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洛那國獻馬北史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魏孝文帝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

高車北史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彌俄突既立復遣使貢又奉表獻金

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曉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彩六十四匹魏宣武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爾忠志特所欽嘉後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

伏連壽獻聲牛蜀馬北史

伏連壽吐谷渾之後也魏宣武世至于正光聲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

南天竺獻馬北史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魏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

嚧噠貢獅子北史

嚧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魏孝明帝正光末遣貢獅子一

嚧噠國獻獅子北史

魏孝莊帝永安三年六月戊午嚧噠國獻獅子一

夸呂獻能舞馬北史

夸呂自號為可汗西魏文帝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潘喻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呂無遣使獻能舞馬及羊牛等

白蘭獻甲鎧北史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周武帝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宕昌國獻猛獸北史

周武帝保定三年三月丙子宕昌國獻生猛獸二詔放之南山

焉耆獻馬北史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負渠城白山四七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

赤土國遣獻金葉北史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隋煬帝大業二年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帶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為鼓而送之

大夏獻方物

大夏即吐火羅也高祖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璃水精栴

西突厥獻寶馬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祖時許婚可汗喜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劍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

察失利獻白鸚鵡

察失利太宗時並遣使者入朝獻寶律骨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于翅因弓馬銅鍾帝與之

西屠夷獻方物

西屠夷頭黎太宗貞觀時獻馴象銀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

新羅獻女樂

唐太宗貞觀五年新羅王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弓還況於人乎傳使者歸之

康獻方物

康者一曰薩末鞞亦曰蘇林建太宗貞觀五年遂請臣帝曰朕惡取虛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里靈腸志邪卻不受俄又遣使獻獅子獸帝珍其遠命秘書監虞世南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玄宗開元初貢獅子鎧水精栴磻瓶駝鳥卵及慈諾侏儒胡旋女子開元二十二年獻波斯駿二拂蘇綢毼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柁

辟大纓毼二綢

波斯獻方物

波斯居遏水西太宗貞觀十二年遣使者獻活樽蛇狀同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貞觀二十一年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玄宗開元七年獻獅子五色鸚鵡

拂蘇獻赤玻璃

拂蘇古大秦也太宗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奏

高麗獻珠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春高麗王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妹口太宗救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慙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

却頡利獻羊馬

頡利太宗時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

日本獻方物

日本古倭奴也高宗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碼若五升器

吐火羅獻方物

吐火羅高宗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鸞翅而行日三百里能敵鐵俗謂駝鳥顯慶中又獻碼碼鎧樹高三尺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駿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

默啜獻馬謝婚

默啜高宗時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

骨利幹處瀚海北產良馬首似橐它筋壯大日中馳數百里  
高宗時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勞答以其地為玄闕州其  
大酋侯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曰騰霄  
白日皎雪驄曰凝露驄曰日光驄曰決波驄曰飛霞驄曰發電  
赤曰流金驄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

吐蕃獻金寶器唐書

吐蕃弄贊高宗時獻金排十五種以薦昭陵顯應三年獻金盃  
金頗羅等復請婚

龜茲進遊仙枕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間龜茲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  
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為遊仙枕

吐蕃進辟寒犀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冬至交趾國進犀角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  
溫然暖氣襲人曰此辟寒犀也

南詔獻寶器唐書

南詔異年尋唐德宗時獻鐸鞘浪劍刀生金瑟瑟牛黃琥珀  
甕紡絲象犀越駝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露水  
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鐸刀鐸時以毒藥  
并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  
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訶陵獻鸚鵡唐書

訶陵憲宗元和八年獻鸚鵡奴四五色鸚鵡類如鳥等

日本國獻冷暖菓子事文類聚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美憲宗令侍詔願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

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千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  
三因獻子基局冷暖菓子王性冬則暖夏則冷

高麗貢銅賦書五代史

高麗國唐明宗長興三年時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  
拜建玄莞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旗以開  
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  
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  
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  
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  
昭進別叙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雖圖  
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曰  
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雖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于闐來貢五代史

于闐國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為鄰  
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二十餘里後晉  
主石敬瑭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  
鹽餅金釐牛尾玉甕等皆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彭武軍  
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

于闐獻玉五代史

于闐其國東南口銀州靈州涇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  
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  
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  
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自愛  
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

臣等至于闕聖天願請之以邀聖約臣等謹奏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占城來貢五代史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界雲南鄰真臘止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周世宗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遣使者蒲訶散來貢大油八十四瓶薈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水為函猛火油以瀝物得水則出火薈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瀝水雖散而香不滅

昆明國獻薈薇水事文類聚

昆明國周世宗顯德五年獻薈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瀝水永散而香不滅

高麗進劍遼史

高麗自有國以來傳次近人民土田歷代各有其志然高麗與遼相為終始二百餘年自太祖皇帝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劍天贊三年來貢

烏限于厥部貢獻土產遼史

遼聖宗統和六年甲寅烏限于厥部以歲貢貂鼠青鼠皮非土產皆於他處貿易以獻乞改貢詔自今止進牛馬

日本國入貢宋史

日本國者古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為名或云是舊名改之也其地東南西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隔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

貢唐永徽初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

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貢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太祖時拜表來貢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又別

啓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棹子念珠各一

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標一口芭龍一納法螺二

口漆皮二十枚金銀時繪管一合納髮髻二頭又一合納參議

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

銀時繪硯一管一合納金硯一麻毛筆松煙墨金銅水硯鐵刀

又金銀時繪扇一合納繪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扇一

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十枚螺鈿書一

螺鈿書凡一金銀時繪平管一合納白細布五疋鹿皮籠一納

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鑲紅絲雜泥障使書屏風一雙

石派黃七百斤

吐蕃貢駝馬宋史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京羌髮利威孤

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為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唐貞觀後常來

朝貢至德後因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太祖建隆二年

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其國宰相論

恐熱以奉厚安樂及石門等七關未歸

占城上表入貢宋史

占城太祖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陀盤遣使蒲訶散來朝表章

書于貝多葉以香木函盛之貢犀角象牙龍腦香藥孔雀四大

于闐貢胡錦琉璃瓶宋史一

于闐國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安史之亂絕不復至晉天福中其王李重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鄴持節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王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其使言本國去京師九千九百里

占城入貢宋史

占城太祖乾德四年其王悉利因陀羅遣使因陀珣李帝婆羅貢馴象牯犀象牙白氈哥緹越諾王妻波良僕瑁男占謀律秀瓊等各貢香藥

定安國入貢宋史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攻破其酋師糾合餘衆保于兩

占城貢雌象宋史

鄒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太祖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貢遣使入朝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椅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讎侵侮不已聞中國用兵北討欲依王師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真遣使來貢

占城貢雌象宋史

占城太祖開寶三年遣使貢方物雌象

三佛齊入貢宋史

三佛齊太祖開寶四年遣使李何來以水晶火油來貢五年又來貢七年又貢象牙乳香鬘散水萬歲桑楠桃白沙粉水晶指環瑠璃瓶珊瑚樹

勃泥奉表入貢宋史

勃泥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督使副蒲兵

判官哥心等貢表云一龍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香龍腦二十家底凡一家底並二十兩龍腦版五玳瑁殼一百個香三獅象牙六株表二萬皇巾千萬歲壽望不責小國微薄之禮其表以數重小黃紙封之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整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以華言譯之

三佛齊表貢宋史

三佛齊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吉請乘船航載香藥犀角象牙三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航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其王遣使蒲押陀羅來貢小佛錦布犀牙香藥

占城貢象宋史

占城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遣使象入貢詔留象廣州畜養之八年獻馴象能拜伏詔高於京畿宣陵縣

丹州蠻來貢宋史

太宗淳化元年南丹州蠻番師莫洪替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遣其子淮通來貢銀盤二十銅鼓三面銅印一鈕旗一帖繡真珠紅羅襦一上降優詔賜緣百匹還其襦

楊陀排貢馴象宋史

占城太宗淳化元年其新王楊陀排自稱新坐佛逝楊陀排遣使李臻貢馴犀方物未許為交州所攻國中人民皆驚走而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

占城入貢賜馬宋史

占城太宗淳化三年遣使李良甫貢方物賜其王白馬二匹

占城奉表入貢

占城人亦至道元年正月其王遣使來貢奉表言前遣使李良甫迎伏蒙聖恩賜臣細馬二匹銀鑲銀五口銀鑲銀五條弓弩各五張及箭等物恩甚隆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遠在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小國曲加優賜然臣自為土長聲勢高卑常恃外國頗相侵擾况以前民庶如芥隨風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賜臣內閣駟驎及旗幟兵器等物國聞之知臣荷大德之寵而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若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綿邈不啻數萬

占城奉表入貢

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全而至皆聖德之所及也自前本國遣奉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天威廣被臣土疆臣雖頑身無以上報無臣有使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嶽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判官李磨等進奉犀角十枚象牙三十枚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沉香百斤夾纈黃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雞二萬四千三百雙胡椒二百斤犀角五前件物固非珍奇惟表誠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珠珍惟重良馬係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歸願垂顧賜臣之幸矣然日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島嶼等處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已有進奉美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檢具籍以付帝占今造船舡來使風部領歸國冀得安其生聚以實自福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上覽表遣使詣廣州詢問諸事悉付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匹遂常制

交趾貢七寶

交趾真宗即位進封黎桓南平王無侍中樞前遣使知兵馬使阮紹恭副使趙懷德以金銀七寶裝交椅一銀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綃細布萬疋來貢詔陳千萬歲殿太宗神御許紹恭等拜奠及賜賜桓帶甲馬詔書慰勞

吐蕃獻馬

吐蕃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得將軍折通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為酋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疋

占城貢犀象

占城真宗咸平二年其王楊魯俱毗茶逸施高遣使朱陳亮副使蒲薩陀婆判官黎姑倫以犀象玳瑁香藥來貢賜章等冠帶

交趾貢犀象

交趾真宗咸平四年又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等賜之犀一象二象玳瑁二七寶裝金瓶一來貢

丹眉源國入貢

丹眉源國真宗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吉馬副使打臘判官皮泥等九人來貢木香千斤鎗鑽各百斤胡黃連三十五斤數計百斤紅繩一合花布四段蘇木萬斤象牙六十一株召

吐蕃貢馬

吐蕃真宗咸平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族已戮一八繫一人聽朝吉詔夜諭之聽自處置十一月使來貢馬

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別賜綠百段茶百斤

蒲端貢獻乞恩

蒲端國真宗咸平景德中蒲端國主其陵數遣使來貢方物及獻紅鸚鵡其後國主悉離邑大遼至亦以金版鐫表來上其使已絮漢上言伏見詔旨給賜占城使鞍勒馬大神旗各二乞如恩例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下請賜雖小旗五從之

占城奉表貢宋

占城真宗景德四年遣使布祿多地加等奉表來朝表函稱以文錦詞曰占城國王楊晉俱毗茶室萬頌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屬于湘楚三王境界止不及於幽燕仰瞻昌時實遠往跡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惠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葉茂前王功芳但后蒼生是念黃屋

非心無大不是生靈有土並為臣妾真風遍布需澤周行凡沐

照臨共增聳扈臣生于邊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為遂性龍樓鳳閣尚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爵無侵奪俗有舒蘇歲歲拜遠下臣聞寧上國蒙陛下恩行華福及勝魚特因迴人頌賜戎器臣本土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幸易答洪恩聖君既念於賓王微懇肯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祿多地加副信臣除通麻瑕耶那判官臣皮霸抵一行人力等部署上毛遠充歲貢雖未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慶望睿明甫寬謹發專信臣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重加賜券蓋念恭為臣子合古若親服師車與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千員旒旌不任死罪布祿多地加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于佛遊北去舊所七百里使還賜物甚厚

注筆奉表貢宋

蒲端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王羅茶羅不遣進奉使使節里三文武副使蒲端判官翁勿防務官亞勒加等奉表來貢三文等以盤來真珠碧頗頗升殿布於御案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其國主表曰臣羅茶羅主言昨巡船船商人到本國告稱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嶽禮祀分陰至德并開上穹眷命臣昌期斯

統也無遠右道遠大中之德以昭陛下民懷翼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於行幸太信矣及於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

有赫顯今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醜難如易狗世君或為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贊今者竊聽詞頌晉及遐邇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玉帛矧滄溟之曠絕在跋涉以稱艱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闕任上作貢同蟻蟻之慕羶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上物來貢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千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初羅茶羅乍既開商船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道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那勿丹山望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不牢山升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歷嶺山水



口歷天竺山至有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塚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詔開門候候史祐之館伴

喃廝囉獻馬宋史

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廝囉立遵等獻馬五百八十二匹詔賜器幣總萬二千計以答之

占城王遣使入貢宋史

占城真宗天禧二年其王尸嘿排摩摩遣使羅皮帝加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薑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箋香二百斤別箋一劑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檳榔千五百斤來貢

占城遺貢方物宋史

占城仁宗天聖八年十月其王陽補施離皮蘭德加拔麻羅遣使李蒲薩麻取陀瑟來貢木香玳瑁乳香犀角象牙

占城表貢宋史

占城仁宗皇祐二年正月使俱舍剎波微收羅婆麻提楊卜貢象牙二百一犀角七十九表一通一以本國書一以中國書

日本僧誠尋入貢宋史

日本國神宗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台州上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香爐木槌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虎兔所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蓋賜同來僧方袍是後遠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

注華乘貢宋史

注華國神宗熙寧十年其王地華加羅遣使奇囉囉副使南卑

琶打判官麻國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琥珀珠玉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簪薇水金蓮花木香丁香便副以真珠龍腦登陸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使藥室藥方之以為懷化將軍保順郎將各賜衣服器幣有差各與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日本僧仲回入貢宋史

日本國神宗元豐元年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遣仲回等貢純二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乃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

占城貢瑠璃物色宋史

占城神宗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陀收摩提婆遣使貢方物乞市驛馬詔賜白馬一令於廣州買驛以歸五年貢瑠璃珊瑚酒器龍腦乳香丁香華滋茹檳榔七年文州李乾德言其王領兵三千人并妻子來降以正月至

南丹蠻修貢臣職宋史

神宗元豐六年大軍討安化南丹蠻莫世忍獻弓矢自言願世為外臣修貢不懈遷檢校戶部尚書給銅牌旗號官其子姓九人

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宋史

元豐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奏典亦以為言帝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馬八兒國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道招諭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主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之程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

達俱藍國從之四月主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此庭壁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月二人至館屏人令其官若爲通情實乞爲達朝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聞亦赴算彈彈音陶告變算彈籍我全銀田在妻孥又欲殺我我說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文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國金銀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某某燕買比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壁以阻風不至俱藍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至期

朝廷遣使令庭壁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墨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壁皆從其請四月還主那旺國庭壁復說下其主忙昂比至蘇木都刺國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壁因喻以大意土漢八的即日納款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年馬八兒國遣價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還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壁奉詔招諭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阿兒曰未來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刺皆遣使貢方物

占城遣使奉表貢物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廣南西  
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右丞  
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刺哈迭尼  
有內附意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  
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城  
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孛羅耶叩南故占  
把池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

安南國貢獻方物

安南國王世丁陳日烜世社至元二十一年閏五月甲辰遣其  
中大夫陳謙南貢王杯金瓶珠條金鎖及白猿綠鵲幣帛等物  
真蠟占城國貢獻元史

右皆怒曰東胡無道...  
受一女子乎遂取所愛...  
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  
與我界棄地吾欲有之...  
頃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  
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  
頃大破滅之

### 定難

能定本國患難者

張鄭相知唐書

新羅有張保皋...  
五十里不啻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  
年以藝常不相下自...  
諺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

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皋萬人守之自太和後海上...  
無鬻新羅人者保皋既貴於其國年飢寒客連水一日謂戊主...  
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皋元規曰若與保皋所負何...  
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死故鄉邪年遂...  
去至謁保皋飲之極歡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皋...  
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  
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皋為相以年代守清海

吐蕃納馬贖罪宋史

吐蕃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知秦州張佖置大洛門新砦先是信...  
欲近渭置採木場蕃族聞之即徙帳一宿不能遂掘之戎人輒

悔因鄉導少劫信深入掩擊悉敗走至是求...  
州曹瑋言熟戶郭廩敗賞樣丹皆大族...  
敢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獲樣丹首...  
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  
地為名詔授順州刺史先是張佖深入蕃境...  
魚角蟬殘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  
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  
少為訴者瑋叱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邪戎族聞之皆畏服

### 富侈

本國富盛奢侈者

副貨金駝北史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

### 技巧

夷狄有伎能巧思者

大月氏鑄石為琉璃北史

大月氏國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

### 神異

過難有神助物護之異者

昆莫狼乳前漢

烏孫王號昆莫其父難兜靡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

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時難兜父布就胡侯亡置草中為求令還見難兜之人為斷肉刑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非以其民與之使將兵數有功

### 東明投淵廩不死後漢

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髮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火如雞子來降我國以有身王因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空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賜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淪水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王夫餘而王之焉

## 知來

能知未來之事者

吐谷渾先知北史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突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涉歸死若洛廐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與若洛廐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威廐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開始當顯耳

## 夢應

有夢而應驗者

陽遠金日光麗南史

陽遠初在孕其母夢生見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美人謂

金之精者為陽遠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 紀異

紀本國之異事者

乞伏遇神物晉書

乞伏國仁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過一巨獸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遇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乞伏千統千者夏言休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臂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

鯉魚化鐵鑄刀南史

漢末大亂林邑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為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如文墓立大木曰南西卷縣夷帥范勿家奴管牧牛於山澗得鯉魚二化而為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易憂文心異之

## 感異生子

所感異常而生子者

沙壹感龍後漢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集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元謂坐為陰因名

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黜遂共推以  
為王後率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  
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水皆著尾九隆死世  
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  
生人以米不嘗交通中國

### 嗜慾

嗜好物慾者

述律廢政嗜飲五代史

述律本夷狄種號自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  
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  
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 遺命

臨終囑付後人者

吐谷阿豺囑子北史

吐谷阿豺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度以大  
業屬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璜繼事阿豺有  
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篋箭將玩  
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篋箭折之慕利延折之  
曰汝取十九篋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  
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

吐延帶劒託子北史

吐谷渾死本遼東鮮卑氏也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  
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昂城羗酋美聰所刺劒猶在體呼子

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蘭地既訖  
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殺餘人恐倉卒然不能相  
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  
劒而死

### 報怨

報復怨恨者

馬者會滅白山音書

馬者國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僧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脇  
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  
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  
山遂據其國

### 女主

國俗以女為主者

倭國立女主為王後漢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桓靈問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  
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倚婢千人少  
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  
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  
獲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  
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南齊書倭國傳

南齊書倭亦曰社婁曰聞婆在南海中謂宗上元間國人推女

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舍君間之  
其知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補金悉莫怒將斬之群  
臣固請悉莫曰而非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為請乃斬指以  
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

黃氏撫衆宋史

仁宗至和九年八月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縣治為亂黎人王  
日存王承福陳顏招降之璽管安撫司上其功得借補承節郎  
淳熙元年詔承節郎王日存子孫許襲職四年冬萬安軍王利  
學寇省地蓋是進率衆拒之兵弱戰沒八年六月詔三十六  
都統領王氏女襲封宜人初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邊陲皆受  
封爵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為亂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  
者以功封宜人至是黃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朝廷從之

風俗

夷狄之土風習俗者

匈奴隨畜田獵為生業前漢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  
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  
橐佗騊駼騊駼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  
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  
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土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  
獵禽獸為生業急則入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  
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  
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  
飲食其餘貴壯健其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

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

大倭國踔踞為恭後漢

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微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  
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  
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縹布出白  
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菓茹無牛馬虎豹羊鵲其  
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  
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  
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  
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命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蓬豆俗  
皆徒跣以踔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  
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

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  
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卜用  
吉而行來度海今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  
在塗吉利則願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使兵殺之  
漢光武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  
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高句驪所部風俗後漢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瀋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  
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  
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  
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胸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  
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



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鄉大加主  
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使屬玄覽賜鼓吹伎人  
其俗淫皆潔淨自喜慕夜探男女群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  
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秘神亦以  
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  
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半獄有罪諸加  
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  
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其葬積石為封亦種  
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句  
驪一名額耳有別種依小不為居因名曰小水額出好弓所謂  
額弓是也

丹驪夷附漢為郡後漢

丹驪夷者漢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  
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都尉其山有六夷七  
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  
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  
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衆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  
餘丈為卽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  
牧有犍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氍毹出名馬有靈羊  
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有脂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  
角羊麝香輕毛氍毹牲其人能作旌旗班固青頰髦羊羱  
之屬特多雜樂地有鹹土麥以為鹽齏羊牛馬食之皆肥其西  
又有三河獐子焉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為徵外靈帝  
時後分蜀郡北郡為汶山郡云

夫餘國地方風俗後漢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  
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玄離國王出行其侍兒  
於後妻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  
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牢牢豕以口氣噓之  
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淪水以  
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馬  
於東夷之城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山名馬赤玉貂納大珠如醯  
棗以負柵為城有官室食牢牢獄其人龐大疆勇而謹厚不為  
寇鈔以弓矢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  
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稱讓升降以臘月祭

夫餘國地方風俗後漢

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敵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  
亦祭天殺牛以號占其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  
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  
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持無  
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  
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  
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  
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  
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副子射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射仇台  
印綬金綬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  
戲以遺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  
二萬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

帝嘉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為遼東云

倭國風俗類考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伊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毋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毋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畊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

倭國風俗類考

王十

鯁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世謀舩柄渠舩有千餘戶世有三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兒馬舩副曰卑奴毋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毋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止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

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書其內有奴國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諸中國皆白編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給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綿招頭其木橫槁但結束相連累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長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葛桑絲綿出細紵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矢知下長上竹箭或鐵鋸或骨鋸所有無與儔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蓬

倭國風俗類考

王十

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蠟燭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若吉善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其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柶杆豫樟檉投檉烏號佩香其竹篠篳桃支有薑橘椒蕞荷不知以為滋味有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求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龜法視火圻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

足相臣服收租賦有即開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人倭監之自  
女王國以止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  
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  
洋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  
逢道路巡入草傳辭說事或導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  
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  
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早彌呼事鬼道能惑  
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  
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  
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  
倭種又有倭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  
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乘船行一年可至

馬韓國異俗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十里有三種  
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  
其俗少網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  
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  
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珞  
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  
人性驍勇魁頭露紛如吳兵衣布袍足履革鞣其國中有所  
為及官家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繫赤皮以大繩貫之又  
以丈許木鍾之通日嗑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作且以為健  
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  
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

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  
各有別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水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  
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淳磨而所行善惡有異  
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晚禮俗其遠處直入囚徒奴婢相聚無他  
珍寶禽獸草木畧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  
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  
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  
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夫餘制度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  
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  
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故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

人羸大性驍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  
牛加猪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  
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  
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敬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  
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  
袂袍袴履革鞣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狢白黑貂之  
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  
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婦人妬皆殺之尤  
憎妬婦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  
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狢美珠珠  
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  
古之亡人作城柵皆負有以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

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上吉而蹄解者為山合者  
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飽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米穀  
人餉葬者百數厚葬有柳無棺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  
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疆  
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  
有弟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  
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願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  
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錄  
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於王或言當易水  
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莫用  
王匣常豫以付玄菟即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

夫餘王墓

猶有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瑱璫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  
著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滿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滿城  
蓋本滿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

挹婁猪膏塗身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止所  
極其土地多山獫狁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  
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  
常穴居大家深至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  
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  
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絮作酒在中央人圍其表  
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指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  
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

所謂挹婁貊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肯其祖賦重以黃  
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  
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  
豆豉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祭虎為神

歲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  
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  
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準僭號稱王陳勝等起  
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魁結夷服復  
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  
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  
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愚慈少嗜慾有廉恥不誤句麗言語

夫餘王墓

漢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  
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  
尉主之皆以漢為民後漢都尉封其渠師為侯今不耐歲其  
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  
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  
簋桑作繅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  
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  
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牙  
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糧弓出其地其海出斑魚  
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

弁辰生男石壓其頭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

除側次有樊滅次有殺次有邑借有已抵國不斯國并辰彌  
離彌凍國并辰接塗國動者國離彌凍國并辰古貢彌凍  
國并辰古淳是國并辰國并辰半路國并辰國并辰國并辰  
彌國并辰彌烏邪馬國如港國并辰甘路國并辰國并辰國  
延國并辰狗邪國并辰走滑馬國并辰安邪國馬延國并辰  
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并辰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  
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  
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晚  
蠶桑作繅布束駕牛馬嫁娶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  
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鐵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  
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禍今辰韓人皆禰頭男女

近倭亦文身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連皆住謀路

肅慎巢居穴處

肅慎氏一名柁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  
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  
阻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墨  
以言語為約有馬不乘但以為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  
肉衣其皮續毛以為布有樹名雖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  
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扶  
弓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  
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褕入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  
飾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婚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  
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文木作小樽故猪積其上以為死者之

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  
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各皮骨之甲  
檀弓三尺五寸楷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  
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楷矢石磐逮于周公輔成王  
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  
魏景元末末貢楷矢石磐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  
其王傳雞錦罽毼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

龜茲男女剪髮垂項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  
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剪髮垂項王宮壯麗  
煥若神居武帝大康中其王遣子入侍

文身國制度

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土俗歡樂物豐而踐行客不齋糧  
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  
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  
罪則置猛獸食之有狂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師子國鬼神市易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通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  
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言市易鬼  
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願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  
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

扶南四葬

扶南國其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  
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之為墓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

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馳

海島人物南史

梁武帝天監六年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水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女國婦人水妖南史

扶桑國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就入水則姪娠六七月產子女人習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荊蒿而氣香味鹹

毗騫王不死南史

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又自古不死

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穀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棲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

混填納扶南女為妻南史

扶南國俗本裸身被髮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賣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遊至扶南外邑柳葉人眾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而矢及侍者柳葉大懼眾降混填填乃教柳葉穿布冠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為妻生子分王七邑

扶南沸湯魚獸決獄南史

扶南國大王愛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闊地五六十里次當伐金鄰國受遺疾遣太子金生代行愛如子病因其愛自立遣人許金生而殺之愛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中壯士繫絙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哺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蕉龜龜為禮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抹行七步又以金鏹雞卵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圍猛獸有罪者輒以餒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麋鹿及人亦噉之

突厥絞頸以驗脩短北史

突厥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氍毹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與之以醢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公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昏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

匈奴異俗北史

匈奴字文莫輒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鄰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



北火

高車其俗躡蹠褰蹠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娉以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開馬令女黨恣取上馬祖乘出闌而立闌外派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端乃止俗無錢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送入其家馬群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

北史

高車之俗其畜產自有記載雖閩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集之移去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錢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被除而群隊

六十五

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布拭換回堅之以乳酪灌馬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簪屈髮髻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厲則為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為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遠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

服藥北史

烏菴國在賸彌南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喜更無恙  
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  
數頭一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反埋骨北史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為王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皆被髮貴人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北史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  
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  
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產名駒

社史

晉國都那密水南數里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  
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闍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  
頭馬十疋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

北史

穆國都烏辭河之西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  
華全銀鏤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曰有十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  
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

# 史

條者蓋南蠻之別種無氏族之別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好相殺害若殺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必殺而食之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髯髯者乃剥其面一施之於竹及燔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李妻孥者以自賣以供祭焉

赤土國構棚焚屋北史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其俗皆穿耳剪髮無冠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故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髮於項後男女適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聚富之家意華靡金銀非王賜不得服用無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簫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瘴少種柏無時特宜稻稔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為酒

噠噠兄弟同妻北史

噠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一婦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

于闐不見王髮北史

于闐國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且末熱風為患北史

且末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駝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波知池龍北史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有池傳云天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詔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西屠夷以二月為歲首唐書

西屠夷其地冬溫多露而產虎魄狔狔結遼島以二月為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潘為酒椰葉為席俗凶悍米戰鬪以磨塗身日再塗再洗拜謁則合爪頓額有文字書浮屠屠道治金銀像大或十圍吋王為陽通王妻為陽阿德太子為阿長通宰相為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勞王亦白龍古貝糾絡臂飾金珮為纓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王衛兵五千戰乘象膝為鎗竹為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若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界自死

婆賄伽度國土熱衡路植椰子樹不見日王居以金為壁

婆賄伽度國土熱衡路植椰子樹不見日王居以金為壁廚覆銀瓦露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為隄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因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那王出與以金繩狀遠則乘象城史數百人青氍為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給錫為瓦務支為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甍錯以金銀丹彩紫鏡塗地覆以錦蜀王居亦如之民七歲視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通其法復為民永用白氍朝霞以繡常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繹珠玉宮設金銀二鍾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欲無枉括有罪者束五竹撻背重者五鞭者三鞭人則死土宜菽粟稻梁麻大若腰無麻麥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鑒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

江猪白豔琉璃器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水青裳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傍至五六

吐蕃戴珠五代史

上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戴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

于闐如佛五代史

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熱酒青酒不知其何釀而味尤美其食糗沃以蜜粟沃以醢其衣布帛有園圖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

党項人壽五代史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

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屬

履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強

鞬切子生而食肉五代史

鞬切子其人髮首被布為衣不鞬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鞬切子則皆散走

契丹頑傲五代史

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得鹿多得其風俗與奚獫狁頗同

鐵甸與俗五代史

或旬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牛肉能讓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之

殊方產物五代史

唐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牛綠野馬獨拳駝白驢鼠粉羊角鋼砂腦脂金剛鑽紅鹽屬馬騶駼之華其地宜白麥青麴麥黃麻蔥薑胡荽以藥駝樹而種其可汗常棲居委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娑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十寸以紅絹裹之既嫁則加龍帽又有別族

龍家其俗與統小異

契丹律國出魚鼠五代史

契丹律其人長大髮頭首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

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

胡嶠陳契丹大畧五代史

蕭翰鎮汴州聞遼太宗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舍唐中七年當周太祖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壁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入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

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開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真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焉曰此辭鄉嶺之可一南望而為水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旋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冰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觥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

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某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襄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雜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襄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蕪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凡欲時卓帳于此

于闐無水常寒五代史

于闐國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胤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臣鄴

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甕以上渴又西渡陷河伐柁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紆州紆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

于闐諸沙五代史

于闐國晉高祖天福三年冬十二月張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照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一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首曰崑崙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

甘州同鵲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

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

西夏風土禮俗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受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繼遷始大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緣境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鑑訣野戰歌製番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其俗衣白窄袖冠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設官分文武其冠用金縷如間起雲銀紙帔紅衣金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矢穿靴無髮耳重環紫旋襪六襲出入乘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華樂之五音為一音教禮之九拜為三拜

大竺國俗宋史

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後曰婆羅門俗宗浮圖道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十餘輩問出西南指求身毒為昆明所閉莫能通至漢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由是其教傳於中國

南毗國源流以防颶風宋史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由三佛齊風颶月餘可至其國王每巡行先期遣兵百餘人持水灑地上以防颶風揚沙塵列邑百以進食日一易之置翰林官供王飲食俗喜戰鬪習刀稍善射鑿雜白銀為錢產真珠布其國取遠番船罕到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船舟多至其國矣

勃泥國皆聘飲椰子酒宋史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闌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計順風為則其國以版為城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其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在王左右者為大人王坐繩牀若出即大布單坐其上衆昇之名曰阮囊戰鬪者則持刀被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地無麥有麻稻又有羊及雞魚無蠶絲用吉貝花織成布飲椰子酒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為殯載棄山中

三佛齊國俗宋史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為隣居臘閣婆之間所管十五州土產紅藤紫礦箋沉香檳榔椰子臘閣婆之問所管鐵土俗以金銀

貿易諸物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人用香油塗身其地無麥有米及青白豆雞魚鴨鵝類中土

真臘國職象宋史

真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羅希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有銅臺列銅塔二十有四銅象八以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

丹眉派國以版為屋宋史

丹眉派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閩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華二十五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為屋跣足衣布無紳帶以白紵纏其首貿易以金銀其主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地出犀象鋤石蘇木諸藥四時炎熱無雪霜未嘗至中國

注輦國異產宋史

注輦國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塼一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為之皆植花朱雜木其第一至第三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主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為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王之所居室四百餘區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地產真珠象牙珊瑚頗黎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雞鵝鵪鶉

甘藤羅千年棗椰子甘羅嶼梅婆羅蜜等花有白木利散錄  
蛇膽佛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羅連蟬梨水蕉之類

層檀國俗宋史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一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使風  
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  
亞眉蘭傳國五百一十世其人語音如犬食地春冬暖貴人以  
越布纏頭服花錦白氍布出入乘象馬有奉祿其法輕罪杖重  
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綿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駝馬犀  
象藥有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薰陸產真珠玻璃蜜沙華三  
酒交易用錢官自鑄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居一分禁民私  
鑄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賚  
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

銅鼓集衆宋史

徽宗大觀二年融州蠻其俗鑄銅為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  
召同類爭以金銀為大鼓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  
以集衆號有鼓者為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為  
刺史

父質與子宋史

徽宗大觀二年有融州屬蠻大丘洞首領楊光朝請內附又有  
楊克端等百三人來歸皆納之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  
並林木為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編蒲畏  
鬼神喜淫祀刻木為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視每忿怒則推  
刀同氣加兵父子間復讎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  
得牛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隣皆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

於子去禽獸無幾

稻粟再熟宋史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  
置費珍莊瑛播郎牂牁等州其地北距交州百五十里東  
距辰州二十四百里南距交州一百五十里西距昆明九百里  
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熟多霖雨稻麥皆再熟無徭役將戰征乃  
也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  
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鼓銅沙鑼以祀神

交趾地理風土宋史

交趾本漢初南越之地漢武帝平南越分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  
漢置交州晉宋齊梁陳因之又為交趾郡隋平陳廢郡置州煬

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太宗端拱元年加黎

桓檢校太尉進邑千戶實封五百戶遣戶部郎中魏庠庠部負  
外郎直史館李度往使馬太宗淳化元年夏加黎桓特進邑千  
戶實封肆伯戶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鑄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  
又使馬明年六月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  
鑄等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  
等以船九艘平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  
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  
皆有茅舍三間營其尚新日為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  
虛誕務為誇詡盡出舟師戰懼謂之罕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  
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縣部民富  
產安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東其民混於軍旅以雜



色之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為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飲馬側身問皇帝起居軍按轡偕行時以檣櫓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休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縵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為飾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詞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館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饌以獻焉

流求國風土宋史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其國整棚三重

環以流水植棘為藩以刀稍弓矢細鼓為兵器

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歛有事則均稅旁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袒裸肝膽殆非人類

黎洞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毋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條朱崖環海豪富無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縵縵績木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鉢瓢人飲石汗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為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

榴花成酒宋史

漢使取實米獻文記

土產

夷狄之國所產物者

宛左右多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

哀牢出蘭干布後漢

哀牢夷明帝時置哀牢博南二縣哀牢人皆穿鼻僇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米文繡屬氍毹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狸狸野獸

斯調國火布新書

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

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

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

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象則其鳥獸之毛也

南荒火鼠新書

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布

大宛汗血馬晉書

子 176-847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入月氏北接康居大  
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  
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為聘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  
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飲具善  
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為器物不用為幣也太康六  
年武帝遣使賜顯拜其王藍度為大宛王藍度卒其子摩之立  
遣使貢汗血馬

大秦以金銀為錢晉書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  
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枕栴琉璃為牆壁其精  
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  
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  
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旗幟之屬及郵驛制置  
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  
明珠大具有夜光璧駃騠犀及大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  
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  
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獻以金錢

林邑出產金貝南史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後漢伏波將軍馬援  
開南境置此縣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  
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  
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淥成五色織  
為班布沈木香者土人所斷續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  
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沈者棧香

扶南國出產金寶南史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  
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  
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膏腴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  
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雀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  
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  
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  
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  
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倭國與產南史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攬  
次次曰奴往鞮人種木稻紵麻羅桑織績有蔓挂楠椒蘇山鼠  
雞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地吞此獸地皮堅不可  
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

扶桑以皮作錦南史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  
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  
名扶桑葉似桐初主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  
以為衣亦以為錦作柘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

扶南大樹皮堪紡績南史

扶南國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  
五洲復東行漲海十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生  
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  
若小垢澆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燭用之不知盡

高昌白疊子南史

高昌國蓋車阡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牧煌西次龜茲北勝秋  
勤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  
蒲植九穀人多飲麵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  
草實如蘭蘭中絲如細絨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布甚  
軟白交市用焉

大秦神龜白馬北史

大秦國一名黎軒多瑇瑁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西  
海水之西有河河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  
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土為堂室

龜茲流膏北史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山之南一百七十里其國西北大山中  
有如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餅餅甚臭服之髮齒已  
落者能令更生痛人服之皆愈

高昌赤白鹽北史

高昌者車阡前王之故地也氣候溫暖土良沃穀麥一歲再  
熟宜蠶多五果人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  
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  
貢之中國多酒桃酒俗事天神無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  
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

大食產龍馬唐書

大食本波斯地歲獻貢人蒲陶大者如雞卵有千里馬傳為龍  
種

拂菻出奇寶唐書

拂菻者大秦也其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磬珊瑚木  
難孔翠水犀水羊毛為布白海西布海中珊瑚洲海人采  
大珠以獻水犀水羊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亦  
黃其文如鳥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船上絞而出之六時不取  
即腐

扶南出剛金唐書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十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宮室王  
姓古龍告重觀柵城桔槔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髮髮保  
行俗不為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獲國出剛金狀類熟石英生水  
底石上人浚水取之可以剋玉扣以殺角

吐火羅有神馬唐書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元魏謂吐呼羅者少女多男壯有頗黎山  
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此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  
環王東南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表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  
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瑤瑁文螺石玳  
初取柔可治既鑲刻即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奉  
鷹爪獸牙穿耳傳唱以古貝橫一帛縶于腰古貝草也謂其死  
為布粗曰貝精曰貝

吐火羅有神馬唐書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元魏謂吐呼羅者少女多男壯有頗黎山  
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此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  
環王東南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表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  
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瑤瑁文螺石玳  
初取柔可治既鑲刻即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奉  
鷹爪獸牙穿耳傳唱以古貝橫一帛縶于腰古貝草也謂其死  
為布粗曰貝精曰貝

吐火羅有神馬唐書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元魏謂吐呼羅者少女多男壯有頗黎山  
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此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  
環王東南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表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  
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瑤瑁文螺石玳  
初取柔可治既鑲刻即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奉  
鷹爪獸牙穿耳傳唱以古貝橫一帛縶于腰古貝草也謂其死  
為布粗曰貝精曰貝

大洲產火珠唐書

環王東南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表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  
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瑤瑁文螺石玳  
初取柔可治既鑲刻即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奉  
鷹爪獸牙穿耳傳唱以古貝橫一帛縶于腰古貝草也謂其死  
為布粗曰貝精曰貝

吐蕃宜馬五代史

吐蕃國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  
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

西夏土產唐書

西夏土產大麥車豆青裸床子古子葵藏地蓬實莢菽苗小蕪

西夏土產唐書

西夏土產大麥車豆青裸床子古子葵藏地蓬實莢菽苗小蕪

西夏土產唐書

西夏土產大麥車豆青裸床子古子葵藏地蓬實莢菽苗小蕪

美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廟草沙惹野莊拒灰條白蒿鹹地柏質  
閩婆國俗宋史

閩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  
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  
北汎海十五日主勃泥國又十五日主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  
暹國又七日主柴曆亭抵交趾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  
麻粟豆無參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為鹽多魚鰲雞鴨山羊無推  
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出金銀犀牙箋沉檀香  
苗香胡椒檳榔硃黃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綃絲絨吉貝布  
剪銀葉為錢博易

拂菻國俗宋史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

西大食及于闐回訶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元豐四年

十月其王威力伊嚧改徽始遣大首領使所都令斬孟判朱獻  
駿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西錦牛半  
馬獨峰駝梨杏千年果已獲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筚篥壘鼓  
小鼓葉偏鼓

占城物產宋史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驪  
州界汎海南去三佛齊五日程陸行至賓陀羅國一月程其國  
隸占城焉土地所出蕉沉香檳榔烏楠木蘇木白藤著蠟吉貝  
花布絳紋布白氍布藤篋貝多葉金銀鐵等物五穀無麥  
有粒米粟豆麻子官給種一斛計租百斛果實有蓮竹蔗蕉子  
椰子鳥獸多孔雀犀牛畜產多黃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

任耕耨但殺以祭鬼

自恃

倚恃本國之強者

宛國不肯予馬史記

漢武帝時使者多言宛有善馬在武帝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  
二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出其北有故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  
伏數百人為軍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  
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

詭詐

夷狄有詭譎虛詐者

阿保機智殺諸部五代史

契丹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  
劉守光暴雲幽涿之人久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以陷城  
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  
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  
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  
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汝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  
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時鹽  
池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市  
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  
律果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  
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

會盟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元欲執趙延壽五代史

元欲東丹王子也元欲妻趙延壽以為妹五月朔旦元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崱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元欲謂延壽曰妹自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然元欲俱入食頃元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延壽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耶律德光在汴州與我葦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震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惜耶礪等罷去元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

借擅夷狄借兵而擅為者

社論強北北史

社論與姚興和親親通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默弗素古延諸部社論遣騎救素古延突擊破社論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背殺之或臨時捷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頡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論連戰於頡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論所并號為強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而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摩附之皆是自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孺婦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

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

耶律德光以晉王為子五代史

晉王太子耶律德光時唐遣趙延壽趙延壽救趙延壽而德光父子按六國相谷下救德光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救晉王德光乃崇置晉王為王敬瑭為皇帝帝自解衣冠被之曰晉王晉王太子耶律德光親子猶父已而楊光遠救敬瑭降晉晉高祖自太原之沁陽德光送至洛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厚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于肅敬瑭自解衣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四匹戰馬十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

高麗自立宋史

高麗本曰高句麗高麗九州屬冀州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之

暴雷夷狄有之強暴而殘害者

玄菟郡也在遼東蓋扶餘之別種以平壤城為國邑漢魏以來常通職貢亦屢為遼寇情楊帝再舉兵唐太宗親駕伐之百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為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長

暴雷

突欲說血五代史

元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元欲引兵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批目封灼不勝其毒

蘇恭酷雪五代史

蘇恭者吳州三德光之後弟也德光滅後晉以為邢州節度使

元欲立命守鎮州麻谷九醜雷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  
臍而後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  
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

### 篡逆

夷狄之篡王自立者

林邑國主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曰南西卷縣夷即范雅奴也嘗

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爲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  
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所之石即瓦  
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估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  
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  
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

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武僕徐振屈  
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

### 惡逆

夷狄弑逆者

蓋蘇文弑君唐書

高麗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感衆性忍暴  
父爲東部大人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  
謝衆請攝職有不可准發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  
臣與其君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給云大閼兵列饌  
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  
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號文專國猶唐兵部  
尚書中書令職云

元欲幽祖母五代史

元欲爲人僞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耶律德光嘗賜以綃數  
千匹元欲散之一日而盡元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  
律怒曰我兒平昔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  
王皆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元欲將廢之元欲留  
其將麻谷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  
翰林學士徐台符爲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  
所將兵多亡歸元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  
也

### 窮夷

窮極邊夷之遠者

契丹欲窮所見五代史

契丹嘗遣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賁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  
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  
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過平  
地則溫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  
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壇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  
不可往矣

### 邊害

夷狄寇邊爲惠害者

遼東西部寇遼東書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  
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  
自稱峭王在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



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兵力居象中自號獨天安  
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  
劉虞為幽州牧張純執首北州乃定後兵力居死子樓班年  
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索紹與  
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  
矯制賜蹋頓難數瑯王于東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論學中國立法

魏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其來號為頑首每來抄掠  
犂牛奔遁驅捷牛隨之犂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犂牛  
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  
虜今社論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遠害遠害言聖人生大  
起信矣

羅氏鬼國理宗寶祐四年遣報恩擒言大元兵屯大理國取道

西南將大入邊詔以銀華兩使恩擒結約羅氏為援

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二

羣書集事淵海後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故孔氏之教博文為先約禮次  
之蓋有所識斯有所畜而不博則  
無以為約也近古之世事簡而文  
未繁其為學者多要而寡雜史法  
既立變而為傳記之書條分縷積  
以至于汗牛充棟其勢不能盡或  
又纂略舉要俾易於求索庶幾盡  
其所謂博有志於稽古者隨所得  
而資焉顧天下之事為端不齊善  
惡成敗紛揉百出必於是擇而從  
之善者法惡者戒則凡見諸紀錄  
者雖人殊事異皆我之師也若夸  
多闕捷米華葉而棄本根支離決  
裂而率無所歸宿甚者謀取偏見

為彊辯設行之資則雖博也將  
取之而況于略乎故博固貴乎要  
而所謂要者非書之謂也有羣書  
集事淵海者蓋

國初人所輯不著姓名凡四十七卷  
自君臣而下至夷狄為門十為目  
五百七十二為事之條其多以數  
千計大抵皆集諸書事略自春秋

戰國訖于元季每條之下必註其  
所出若可謂博而要矣內官監左  
少監賈公性在司禮出納機密雅  
尚文事購而得之圖欲捐貲鏤板  
以便初學病其字太小募善書者  
錄之稍拓其式質疑訂舛程工計  
日累數月而後畢亦可謂勤矣此  
以公務撙至

內閣請序亦簡意懇甚乎夙抱書癖  
今且老不能徧閱也因為之浩歎  
而書之

弘治乙丑八月十日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國史官會典總裁長沙李東陽序

題羣書集事淵海後

右羣書集事淵海凡四十七卷門分彙列具有條貫其所采輯自春秋戰國迄于前元而不著名氏豈元末喪亂之際窮居避世而託志於文字以終其身者如虞卿之徒歟夫自有書契來世愈降而文愈繁事變紛沓載在典籍窮年不能

殫其槩此固學者所病是書上下數千百年凡世變所有蒐采略備俾後之博文者據類考事一展卷而得之亦可謂博洽也已抑君子之學自博而反說之以究于約從博非所貴也纂是書者畢力而晦其跡豈亦不欲以博自名者歟計是書流落人間殆將百餘年矣其

不至泯滅者幾希少監賈公偶得之書肆購以重價且欲鋟梓以廣其傳豈物之用舍固亦有數歟賈公雅好文事日以傳達

帝命至

內閣間携以相示懇予為識其後

愧非博洽者辭不獲姑書此

責若其間采輯之當與否

暇言也

弘治乙丑八月甲子光緒

國少傳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會稽謝遷題



羣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史藝文志以爲宏治時人編蓋  
據高儒百川書志所載也考李東陽懷麓堂集有  
此書後序稱國初人所輯內官監左少監賈性在  
司禮購而得之捐貲鏤板病其字太小募善書者  
錄之稍拓其式是此書本出自明初百川書志特  
據賈性重刻之本遂誤以爲宏治間人耳其書分  
門十分子目五百七十二集諸書事迹自春秋迄  
戰國凡數千條條下各注所出皆陳因習見又門  
目繁碎配隸或多不當引據亦多舛誤殊無足採  
錄卽李東陽及劉健原序亦深致微詞云



Z1101000445589